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

张宪文 主编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 南京保卫战

马振犊 等编

凤凰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 南京保卫战

马振犊 陈宝珠 张庆军 编
杨 云 刘鼎铭 奚 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京保卫战/马振犊等编.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凤凰出版社, 2005. 7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张宪文主编)

ISBN 7—214—03984—2

I. 南... II. 马... III. 南京大屠杀—史料
IV. 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 第 055384 号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张宪文 主编

第二册 南京保卫战

马振犊 等编

责任编辑 朱晓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凤凰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丹阳教育印刷厂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6 插页 4

字 数 442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984—2/K·503

定 价 28.00 元(精装)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名 誉 顾 问 李源潮 梁保华

顾 问 孙志军 洪银兴

学术指导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朱步楼	步 平	吴 源
张异宾	李恩涵	张海鹏	杨永建
周世康	荣维木	徐康英	章开沅
笠原十九司		谭汝谦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编 张宪文

副 主 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振犊	王 正	王卫星	张 生
张连红	杨夏鸣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孙宅巍	陈沈张	陈宝珠	张建宁	李继锋
杨 斌	松冈环	林伯耀	孟国祥	经盛鸿
姜良芹	胡菊蓉	郭必强	高晓星	曹必宏

翻 译 委 员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星	王奕红	文俊雄	叶 琳	吕 斌
-----	-----	-----	-----	-----

刘玉飞	朱圆圆	汪平	汪丽影	沈琳
陈娟	李斌	李茉莉	谷肖梅	沈岚
吴立新	何慈毅	罗锋	罗文文	罗萃萃
杨夏鸣	郑寿康	赵仲明	奚欣华	袁静文
郭整风	崔巍	蒋耘	雷国山	

编 译 者

张宪文	南京大学教授
张生	南京大学教授
叶琳	南京大学教授
何慈毅	南京大学教授
郑寿康	南京大学教授
姜良芹	南京大学副教授
汪平	南京大学副教授
赵仲明	南京大学副教授
王奕红	南京大学副教授
李茉莉	南京大学副教授
沈琳	南京大学讲师
陈娟	南京大学讲师
汪丽影	南京大学讲师
雷国山	南京大学讲师
吕斌	南京大学讲师
李斌	南京大学讲师
朱圆圆	南京大学讲师
张连红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经盛鸿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立新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郭整风	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罗锋	南京师范大学讲师

- | | |
|-----|-----------------------|
| 马振犊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胡菊蓉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曹必宏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郭必强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杨 斌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蒋 耘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 陈宝珠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文俊雄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沈 岚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员 |
| 王 正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
| 孙宅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王卫星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 崔 巍 |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
| 李继锋 |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 |
| 杨夏鸣 | 江苏省行政学院副教授 |
| 张建宁 | 南京市档案馆副研究馆员 |
| 罗萃萃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
| 孟国祥 | 南京医科大学教授 |
| 谷肖梅 | 东南大学副教授 |
| 高晓星 | 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 |
| 袁静文 | 中国医科大学副教授 |
| 刘玉飞 | 上海外国语大学讲师 |
| 奚欣华 | 安徽大学副教授 |
| 罗文文 | 连云港市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

总 序

王忍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经评审通过的课题,中日历史研究中心视各不同课题的内容、工作量的大小给予经费资助,以助成其研究计划。

这样的年度课题招标,从1998年起,每年进行一次,每次约有15~20项课题申请得到通过。最早通过的课题,有的已经完成,并通过了结项手续。为了反映中国学者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研究成果,使它能被社会所了解,充分发挥它进行学术探讨、揭示历史真实的作用,以便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在中日关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巨大创痛的事件,我们决定从这些成果中选择一部分出版,总题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搜集、编纂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即是其中的一种。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力图向中国年轻一代,也向日本年轻一代提供认识历史本来面貌的真实材料,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希望所谓历史认识问题不再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一大障碍,希望中日关系向着睦邻合作、和平共处的方向发展,真正发挥东亚两个近邻国家之间经济上互补互助、文化上互相学习尊重的精神,在难免发生矛盾和冲突时,永远不诉诸战争。

是为序。

总 论

张宪文

一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东北沈阳地区挑起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这场战争由局部地区蔓延到全国,先后经历了14年。中国人民虽然经过艰苦卓绝的武装反抗斗争,取得了战争的最后胜利,但是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它不仅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也给广大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各地制造了许多大规模暴行,其中以南京大屠杀最为严重、最为残酷,它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法西斯大屠杀、广岛原子弹爆炸,同为世界近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惨案。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军在攻占中国上海之后,迅速沿沪宁铁路、宁杭公路,并绕行高淳、芜湖一线,三路向中国首都南京推进。中国军队由于沪战新败,在苏南地区未能组织有效抵抗,故南京保卫战处于军事上极端不利的地位,未能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活动。在差不多六个星期的时间中,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主要表现在:

第一,日军大量屠杀南京的和平居民及放下武器的或被俘的中国士兵。他们采取集体屠杀和分散屠杀的形式,在南京城区和近郊制造了许多大规模屠杀活动。其中,最惨烈的有燕子矶、草鞋峡、煤炭港、鱼雷营、宝塔桥、中山码头、江东门、凤台乡、花神庙和汉中门等处的屠杀。这些

屠杀行动,多者杀害数万人,少者也有两三千人。更多的是到处滥杀无辜。屠杀的对象,不仅有青壮年,连老人、学生、儿童、妇女,也不放过。屠杀的方式,也是形形色色,有枪杀、砍杀、刺杀、活埋、焚烧、水溺等,甚至进行杀人比赛、杀人取乐等。当时,南京的许多慈善机构留下了大量的埋尸记录。日军的官兵日记和西方媒体,都有大量记载和报道。

第二,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种方式奸淫中国妇女。被其强暴的中国妇女,不仅数量多,而且连古稀老妇、未成年的少女和孕妇,也惨遭污辱。日军还在南京设立多处慰安所,强征中国妇女,供其蹂躏。

第三,对南京城市的破坏和财产的抢劫。日军占领南京后,到处进行焚烧掠夺。市民的房屋、家具、粮食、牲畜等财产,受到重大损失。全城到处是断墙残壁、瓦砾废墟,一片凄惨景象。

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制造的这一大规模屠杀事件,给南京人民造成了长期的心灵创伤,受到了中国人民、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包括日本人民的强烈谴责。

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等 11 个国家,在东京组织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东条英机等重要战犯进行了审理。同时,在中国南京也组织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谷寿夫等人进行了审讯。这些审判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大的国际事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政治影响。这些审判都以大量的、确凿无疑的犯罪事实为依据,对日本战争罪犯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如东京审判,自 1946 年 5 月 3 日至 1948 年 11 月 12 日,历时两年半。开庭 818 次,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779 人作了书面证言,受理证据 4336 件,英文审判记录 48 412 页,判决书长达 1213 页。

东京和南京两个法庭,严格地依照法律,对日军战犯的战争罪及违反人道罪作出了正义的判决,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称赞。日本政府作为战败国,理应深刻地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侵略践踏过的国家开创新的国家关系,共同面向未来,维护世

界尤其是东亚地区的和平。

可是,战后 60 年来,日本政府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基本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或躲躲闪闪的态度,而且在其国内发展着愈来愈大的极右势力。他们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他们对战争不反省,对被侵略国家不道歉,甚至不断地散布歪曲战争、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他们甚至全面否认自 19 世纪以来侵略中国的历史,把南京大屠杀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每年的 8 月 15 日,都有许多官员包括内阁大臣等,去靖国神社参拜。现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连续几年坚持参拜活动,而那里除了供奉着一般战死者的亡灵外,还供奉着东条英机等战争罪犯的亡灵,这无疑严重地伤害了亚洲被侵害国家人民的感情。1996 年 8 月,日本公开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这部书。说什么要对“大东亚战争”进行总结,实际上是对侵略战争包括南京大屠杀全面翻案。该书是日本自民党及与靖国神社有关的三个协议会(“回报英灵的议员协议会”、“遗族议员协议会”、“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协议会”)组织的“历史研究委员会”,对国会议员所作的 20 次报告的记录。出席报告会的议员达到 1116 人次。这些报告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全面翻案。

日本右翼的活动越来越频繁。2005 年 5 月,日本厚生劳动省政务官森冈正宏更进一步妄称“甲级战犯在日本国内已经不是罪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任意以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进行单方面审判的”。这种为战争罪犯正名,否定东京审判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美化侵略战争,更是为日本首相继续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根据。日方一连串的翻案言行,导致中日关系、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日趋紧张。

为什么战后日本某些人始终坚持侵略史观,我们认为有极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

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执行新的远东政策,导致日本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战争责任,更不肯承认战争罪行。

战后,美国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苏联和共产主义。美国从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战略格局出发,要扶植日本,企图利用日本的力量对付共产主

义,因而采取独占日本的政策,不去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侵华战争的重要罪犯冈村宁次,逃脱了法律的制裁;1950年11月,在美国的操纵下,重光葵刑期未滿即被非法释放,并再次担任了日本外相。美国更错误地赦免了侵略战争的主要责任者天皇裕仁的罪行,不仅不给予批判,而且使天皇制度继续保存下来,这是导致日本不能深刻反省的重要国际因素。

第二,日本不能正确对待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政府 and 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罪行的宽容政策。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惨重灾难,中国人民完全有权利、有理由向日本讨回战争损失。中国政府为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以无比宽大的胸怀,主动放弃了日本对华的战争赔偿。可是,日本的某些人却“以怨报德”,不能正确认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沉重灾难,反而将自己打扮成战争的受害者。民意调查显示,相当多的日本普通民众认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这和一年一度的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纪念活动给日本民众造成的错觉有密切关系。同时,中国海峡两岸国共两党早年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差异和对日政策的分歧,也增加了日本政府认罪的难度。当今,台湾民进党执政当局,试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也使中日关系增加了变数。

第三,被日本传统文化扭曲的道德观念,成为日本不能承认侵略罪行的精神枷锁。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是创造日本国家的天照大神之子孙,是神权之化身。日本人民长期受皇道主义、国家主义教育,培养了一种盲目服从的观念意识。日本广泛鼓吹武士道精神,主张献身。20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精神与法西斯主义结合,成为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并誓死效忠天皇的精神支柱。在这种观念的诱导下,许多年轻的日本军人以能为军国主义牺牲生命、入靖国神社成为“护国神”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那些曾因发动侵略战争而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处死的战争罪犯,都被美化为“护国神”,并在战后被某些人视为民族英雄。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右翼人士不肯承认战争罪行,亦不可能批判军国主义的危害。

日本历史上甚少与外界沟通和往来,形成了单一的大和民族结构,存在着狭隘的民族观念。他们不能以宽大的胸怀面对世界,面对各国人民。日本国土狭小,资源匮乏,人口众多,因而一些人认为,要求生存,就必须向海外扩张,并把发动对外战争视为国家发展的关键。日本根深蒂固的扩张主义观念,是其不愿承认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第四,日本不愿采取明确的、深刻的认罪态度,还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日本是世界经济大国,虽然近十年来经济不景气,但其经济实力仍居世界第二位。日本不仅要以经济大国身份,影响亚洲乃至世界经济,而且在积极谋求成为世界军事大国、政治大国,并想获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的兵力不足,但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试图改变军事自卫队的性质,谋求向海外发展军事力量。日本担心中国的发展和强大,对中国的军事潜力极为忧虑,认为中国在未来是它的最大竞争对手。在对华政策上,日本政界存在明显分歧。有人友好,有人敌视,也有人怀疑。在对华贷款问题上,日本政界有人提出不能再给中国以支持,否则将使中国“如虎添翼”。在对台湾问题上,日本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不仅将日美安保条约的范围扩大到台湾,而且把对台湾关系的表态,限定在1972年中日建交声明的框架内,不明确表示不支持或反对台独。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同日本右翼的分歧在短期内是难以逆转的,要日本右翼和某些官方人士转变侵略史观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

由于日本政府的政策误导和不恰当宣传,日本一些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中日历史问题漠然无知,甚至有人对日方曾经有过的反省也采取不理解的态度,对历史问题的解决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加强中日关系史的宣传和密切两国友好往来,使广大日本人民了解历史真相,正确认识历史,理解受害方中国和亚洲人民的感情是十分重要的。

战后,许多中西方人士开始关注南京大屠杀这一残暴的历史事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和日本的历史学者已经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事

件的研究。他们从大量的历史事实出发,坚持正义立场,写出了一批有说服力的著作。一些当年曾参加南京战役并直接实施屠杀南京人民行动的日本老兵,在多年后公布了他们的日记或回顾了那段惨痛的历史,如《东史郎日记》等。许多欧美传教士、新闻记者、学者、医生,曾亲眼目睹日军在南京的各种残暴行为,他们写下了许多有价值的日记、新闻报道,如《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等。但是,更多的南京大屠杀史料散落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及一些文化部门,也还有些材料保存在私人手中。为了加强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严正驳斥日本右翼否定或歪曲南京大屠杀的谬论,把大量的有关史料搜集、整理、汇集起来,是一项有重要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工作。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提出课题,建议并支持南京地区历史学界的专家、教授,联合海内外的学者、朋友,合作编辑一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几年来,本课题编委会成员曾分赴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及台湾等地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史料保存机构,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档案和各种历史文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和设在台北县新店市的国史馆,都提供了一批未曾公布过的史料。我们先后从海内外搜集到一千多万字的原始材料。这些史料将为历史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科学根据。如此浩大的史料将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人类悲剧。日本右翼千方百计地抹煞它的存在终将是徒劳的。正义的、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完全可以从中作出正确的判断。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军处理遇难者

尸体的材料。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北华捷报》等报刊上。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的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史料。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记录、审问武藤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也完整地介绍了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作出正确的判断。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

文更为准确、更符合原意。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其中由南京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将陆续出版。我们希望这套史料集能为广大的海内外历史研究者和众多读者提供尽可能多的、内容丰富全面的历史资料。但是,由于材料来源广泛,有加害方、受害方、第三方的亲身经历、亲见亲闻材料,也有回忆材料、各种档案文献材料、报刊材料等,其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述有不一致的地方,甚至受记述者立场、观察角度或认识上的局限,记述有矛盾之处,也有一些错误的或不正确的观点,这并不奇怪。对这么一件震惊世界的大惨案,声音不可能完全一致。保存史料原貌,是历史工作者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规范。因此,我们对史料均照原样收录,不加任何更动,提供给历史研究者,由他们在使用时加以考辨、解析,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结论。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由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江苏省行政学院、南京市档案馆和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学者共同组成编委会编纂完成。该史料集是一项较大型的

学术工程,从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编辑到出版,需要较多的人力、财力支持。几年来,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江苏省和南京市的社会各方面及市民、海外学者朋友,以及编委会成员所在工作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们,都给予了许多支持和帮助,我们深表感谢。我们十分敬佩和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们为本史料集的出版所做的大量的辛勤的工作。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期盼正义的日本人民与中国人民一道,深刻地总结历史教训,为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为两国人民世代代的友好而共同奋斗。

出版凡例

一、本史料集按不同专题分册出版,一般情况下,一个专题一册,亦有少数为两个专题一册,或一个专题因内容太多而分成数册。

二、史料集所选中文资料,个别行文中有人名、地名、别字、错字及用词不规范者,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均原文照录。但在别字、错字后面注明正字。其中内容重复或与主题无关部分,编者则略加删节。史料集所编译外文史料中原有对中国人民的污蔑之词和对日本侵华的溢美之词,不作改动。

三、所选史料一般以一件为一题,凡同属一事彼此间又有直接联系的成组材料,以一事为一题。

四、所选史料一般不作注解。如确有需要时,则在页下作注。

五、所选史料均在文后注明史料来源。如外文史料属首次翻译刊出,则注明译校者。

六、由于收录的资料形成时间不一,因此,不同时期所涉及的人名翻译差异较大,有的外国人的译名甚至多达五六种,为了保持史料的完整性,我们一般未作改动,而是在相关册里附加外国人名(包括简称、别名、中国名等)译名对照表。

本 册 说 明

发生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间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犯下的旷古罕见、违反人道的罪恶行径。这场浩劫的发生,完全是日本军阀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有动机的刻意纵容的大罪恶。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实俱在,谁也抵赖不了。战后日本右派把所谓“因中国军队的抵抗”作为士兵们进城后大肆屠杀中国军民泄愤的借口之一,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本专题汇编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二册,题名为《南京保卫战》,所收集的材料为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而与来犯的日本军队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及其他史料,包括目前所能搜集到的中方有关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其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保卫战指挥官唐生智等人的往来电文、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统计报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亲历回忆资料等。正史档案与口述史料兼备,为研究抗日战争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提供了许多极具价值的史料。

本册所载的档案资料出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及保存在台湾省相关机构的档案,基本上都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回忆录及其他资料转引自各地文史资料等正式出版物,因作者立场、观点、了解情况的局限以及回忆录写作时间前后不同,其内容中含有许多不准确甚至错误的成分,为保持史料原貌,编辑时未予删改,请读者注意鉴别。因《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册编辑的需要,有关日军进攻南京战役的资料,收编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其他册中,特予说明。

本册的编辑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明了,中国军队为了保卫自己的国

2 南京保卫战

都,对侵略者进行了拼死的抵抗,给予敌人顽强的阻击,大批官兵英勇为国捐躯,涌现出许多英雄事迹。由于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我方指挥者的失当,这场战役最后归于失败。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役中的作战,在整个抗战阶段中只是一次规模不大的战役,中国军队在卫城作战中,既没有违背国际公法采用生化等禁用武器,也没有采用非常规的作战方式,没有屠俘与虐待,根本不存在因“抵抗”而成为日军在进城后对市民及失去抵抗力的中国散兵进行大屠杀的任何借口。相反的是,上述种种劣迹都在日本军队中发生了。南京保卫战是一场落后的中国军队拼死抵抗先进装备日军来犯的战役,日军胜者不仁,对平民与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世所罕见的残酷大屠杀与奸淫烧掠,其法西斯的本性暴露无遗。在这样的罪恶事实面前,日本的任何狡辩与抵赖都是徒劳的。

本册汇编由马振犊负责,张庆军进行了前期的资料收集与编辑工作,陈宝珠担负了主要的编辑任务,杨云、刘鼎铭、奚霞参加了后期的编辑校对工作。

马振犊

2005年5月

目 录

本册说明	1
一、南京防御作战计划及战斗命令	1
1. 参谋本部所拟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1934 年)	1
2. 参谋本部所拟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计划(1934 年)	5
3. 中国军事机关就南京附近修建永久工事一组文件 (1934—1935 年)	11
4. 参谋本部所拟南京防守计划(1934 年)	19
5. 参谋本部所拟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1934 年)	25
6. 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 年 11 月 8 日)	29
7. 第三战区作战命令(1937 年 11 月 13 日)	30
8. 薛岳命令所部转战锡澄线(1937 年 11 月 19 日)	32
9. 唐生智策定南京城防御计划(1937 年 11 月)	33
10. 军委会对第三战区第七战区及首都卫戍区发布作战命令 (1937 年 11 月 25 日)	34
11. 唐生智命令各部队转移阵地(1937 年 12 月 8 日)	35
12. 唐生智关于从南京城撤退命令稿(1937 年 12 月 12 日)	36
附：日本间谍对南京的侦察情报(1937 年 10—12 月)	37
二、蒋介石唐生智等往来军事函电及中方发表之声明	50
1. 何应钦致刘光密电稿(1937 年 7 月 30 日)	50

2 南京保卫战

2. 何应钦致冯玉祥密电稿(1937年8月16日)	51
3.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1937年9月2日)	51
4. 何应钦致谷正伦、桂永清代电稿(1937年9月3日)	52
5. 蒋介石致谷正伦电稿(1937年9月4—9日)	52
6. 唐生智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4日)	53
7. 唐生智致何应钦函(1937年9月)	54
8. 唐生智签呈(1937年10月)	55
9. 刘湘致蒋介石报告(1937年11月20日)	56
10. 陈继承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20日)	57
11. 蒋介石致唐生智电(1937年11月25日)	57
12. 蒋介石致顾祝同等密电稿(1937年11月30日)	58
13. 唐生智等致钱大钧密电(1937年12月13日)	58
14. 唐生智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2月17日)	59
15. 徐源泉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2月23日)	60
16. 军委会告上海同胞书(1937年11月12日)	62
17.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1937年12月12日)	63

三、关于南京保卫战之报道和评论

1. 《中央日报》社评：告(南)京市民众(1937年11月12日)	66
2. 上海失守后中方之新阵线(1937年11月13日)	67
3. 太仓失守(1937年11月13日)	68
4. 日军续到援军(1937年11月13日)	69
5. 日军进窥苏州(1937年11月17日)	69
6. 京沪线战况(1937年11月19日)	70
7. 日军轰炸非军事区(1937年11月19日)	71
8. 中日双方在常熟苏州一带之激战(1937年11月20日)	72
9.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1937年11月21日)	73
10. 常熟苏州失陷 中方在镇江布置第二道封锁线 (1937年11月22日)	73

11. 日军图谋破坏江阴防线(1937年11月22日)	74
12.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视事(1937年11月22日)	75
13. 江阴无锡间发生激战 中方加强南京守卫 (1937年11月23日)	75
14. 南京设立中立区 各国大使有此提议(1937年11月24日)	76
15. 东线战事中心转移(1937年11月25日)	77
16. 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保卫南京(1937年11月25日)	78
17. 唐生智发表讲话“与南京共存亡”(1937年11月27日)	79
18. 无锡城郊血战(1937年11月28日)	79
19. 日本大本营的成立与军权的扩大(1937年11月)	80
20. 江阴华墅镇发生激战(1937年12月1日)	82
21. 江阴失陷(1937年12月1日)	83
22. 日军便衣队出现在溧水附近(1937年12月1日)	84
23. 蒋介石巡视南京防务(1937年12月1日)	84
24. 丹阳危急(1937年12月2日)	85
25. 南京防务加强(1937年12月2日)	86
26. 中方加紧构筑新阵地(1937年12月2日)	87
27. 中方实施交通破坏 阻止日军进攻(1937年12月2日)	87
28. 中方布置新防线(1937年12月3日)	88
29. 南京 日反对划中立区(1937年12月3日)	90
30. 日军加紧军用物资补充(1937年12月4日)	90
31. 江阴炮台失守(1937年12月4日)	91
32. 日军遭到中方阻击(1937年12月5日)	94
33. 中方溧水阵线后移(1937年12月6日)	95
34. 南京金陵大学 决迁移成都 暂假华西大学开课 教员学生大部抵汉 图书仪器并无损失(1937年12月6日)	96
35. 日军逼近南京(1937年12月7日)	96
36. 南京城内昨闻炮声 敌犯汤山已被击退(1937年12月7日)	

4 南京保卫战

.....	99
37. 蒋介石申明军纪 各级地方官吏守土有责 (1937年12月7日).....	100
38. 南京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地区(1937年12月8日)	101
39. 敌分三股袭南京 其进路已被阻断 昨日无大接触 京城戒备加严(1937年12月8日)	102
40. 侨民陆续离京(1937年12月8日)	103
41. 南京市面萧条(1937年12月8日)	104
42. 蒋介石离开南京 首都近郊发生激战(1937年12月8日)	104
43. 日军三路猛犯南京(1937年12月8日)	105
44. 中山门外已闻炮声(1937年12月8日)	106
45. 日方承认战况激烈(1937年12月8日)	106
46. 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评 反对签订城下之盟 (1937年12月8日).....	107
47. 日军攻陷淳化 兵临城下(1937年12月9日)	109
48. 各路作战日军动态(1937年12月9日)	112
49. 日军向前线增兵(1937年12月9日)	113
50. 首都东南郊大激战 我第一线防务巩固 淳化镇两 据点我拼死坚守中 汤山附近争夺高地伤亡均重 (1937年12月9日).....	113
51. 敌昨突袭京城未逞 光华通济两门已转危为安 大批敌机竟日狂炸城内外(1937年12月10日).....	114
52. 南京陷入混乱(1937年12月10日)	115
53. 日本总领事申请外侨离京(1937年12月10日)	116
54. 日军逼近南京城(1937年12月10日)	116
55. 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论 号召全国军民作死里求生 之战斗(1937年12月11日)	117
56. 日军和平入城无望 重炮攻击南京东南城壁 (1937年12月11日)	119

57. 京郊敌总攻受挫 光华门外相持中 敌机滥炸下关一带 大火 松井荒谬函件我决不理(1937年12月11日)	121
58. 首都附郭[复廓]仍激战中 敌一部冲入光华门已被歼灭 炮火笼罩全城 难民区亦落弹(1937年12月12日)	123
59. 中华门等处战事激烈(1937年12月12日)	124
60. 中方守军拚死迎敌(1937年12月13日)	126
61. 京城战事激烈空前 敌屡图内冲均失败 紫金山上我仍据 高地炮击 空军亦协同作战予敌重创(1937年12月13日)	128
62. 社评 敌机轰炸英美军舰(1937年12月14日)	129
63. 南京频遭重炮轰击(1937年12月14日)	131
64. 蒋介石发表通电声明退出南京之意义(1937年12月14日)	131
65. 日军进入中山门(1937年12月14日)	132
66. 蒋委员长发表宣言 继续抵抗敌军侵略 退出南京绝不 致影响既定国策(1937年12月14日)	134
67. 南京我军安全撤退 传有小部尚滞留江边 (1937年12月15日)	135
68. 南京沦陷经过(1937年12月)	136
四、南京保卫战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	138
1.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	138
2. 第二军团京东战役战斗详报	149
3. 陆军第六十六军战斗详报	164
4. 陆军第一六〇师锡澄南京两役战斗详报	166
5. 陆军第八十八师京沪抗战纪要	175
6.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	178
7.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之役战斗详报	184
8. 陆军第三十六师战斗详报	199
9.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	212

6 南京保卫战

10. 澄镇宁各要塞区作战经过及心得概要 221
11. 南京首都警察抗战实况 235
12. 南京各军师突围概述 238
13.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 240

五、南京保卫战参战军官回忆录资料 243

1. 唯真：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243
2. 周振强：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250
3. 杜聿明：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255
4. 王耀武：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259
5. 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265
6. 彭月翔：紫金山战斗 276
7. 欧阳午：南京保卫战侧记 281
8. 李慕超：在沪宁抗战的日子里 284
9. 刘庸诚：上海南京抗战亲历记 290
10. 邱维达：我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 304
11. 陈颐鼎：南京守城战斗的一鳞半爪 311
12. 卢畏三：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 318
13. 严开运：南京抗战亲历记 322
14. 王晏清：我随罗卓英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片断回忆 330
15. 匡希圣：南京保卫战亲历记 333
16. 陈剑声：所谓南京保卫战中亲历简记 337
17. 唐生智：卫戍南京之经过 340
18. 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345
19. 程奎朗：南京复廓阵地的构筑及守城战斗 352
20. 王正元：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 361
21. 俞洁民：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 365
22. 郭浚：第二军团驰援南京述要 366
23. 韩时忱：护卫团旗退出南京 370
24. 李西开：紫金山战斗 374

25. 索本勤:九九高地阻击战	380
26. 马崇兴:伤亡殆尽的宪兵教导第二团	381
27. 向鸿远:增援光华门侧记	383
28. 杨熙宇:守卫光华门外机场的战斗	386
29. 瀛云萍:坚守乌龙山炮台	388
30. 刘树芑:战车第一连在下关	391
31. 何嘉兆: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	392
32. 沈咸: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	397
33. 刘民:血染挹江门	401
34. 刘绍武:第八十三军南京突围记	403
35. 李益三: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	410
附一 南京保卫战大事记	416
附二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422
附三 南京保卫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判断表	425
36. 王绵举:南京保卫战的部署及战斗经过	429
37. 谢耀华:南京保卫战亲历记	446
38. 谭道平:史无前页的首都卫戍战	449

一、南京防御作战计划及战斗命令

1. 参谋本部所拟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

(1934 年)

中国若与一外国作战，则关于南京之防御须预计下列各攻击可能。

(一) 敌军舰轰击城市。

(二) 空中袭击。

(三) 停泊江面敌舰派兵上陆袭击。

(四) 以诸兵连[现为联，下同]合部队沿京沪铁路或经汤山向南京之攻击前进。

(甲) 指挥系统

欲求防御指挥之适当，端在指挥系统之明确规定。

(一) 南京要塞司令

属于南京要塞司令者：

(子) 平时

所有南京一带之防御设备及第一要图规定要塞区内之守备兵：
步兵三团。

野炮兵三连。

十五生的重榴弹炮三连。

高射炮四连。

小加农炮二连各有炮六尊。

2 南京保卫战

要塞工兵连二。

要塞电话连一。

要塞无线电连一，每连分三排。

要塞通信鸽排一。

(丑)战时

上述各部队与设备以及警戒守备队计步兵九营。

预备队约计步兵一师。

南京设立飞机警报勤务。

掩护要塞之飞行队，警备区内之全体宪兵警察及警备区内有关系之地方官署，对于使用之交通通信机关现有之通信器材。

要塞司令平时应负责之件如左^①：

所属一切军队与要塞之作战准备、警备区内战斗实施上一切准备方法。

为实施任务起见，组织司令部，见附列编制表[略]。

该司令部战时若未隶属某军指挥，则仍须负警备区内全部防御之责，若已归某军管辖，则惟负局地防御之责。例如：

要塞之防空以及属于要塞之航空部队。

警戒守备队。

宪兵及警察队。

要塞区内之地方官署。

上列各部俱承奉警备司令命令执行任务。

(二) 警备司令隶属某军指挥部

抵御一种攻击已由外调集多师于南京城内外各处，则警备司令须隶属于军指挥部，警备司令之权利义务已如上确定，惟军指挥部关于警备司令直属部分之如何运用，有命令警备司令之权。

军总指挥更有调用警备司令预备队以及游动炮兵之权。

(乙)一般处置

^① 指档案原件位置，本书中所有类似的文字方位指示等均系档案原件中的位置。本书注释除特别注明外均为本书编者注。

(一) 一般处置为战衅将起时南京市先行宣布戒严。

(二) 同时为一切固定炮台与驻扎南京城内外之军队宪兵警察规定警备处置。

(三) 决定要塞是否隶属某军指挥或警备仍系独立。

(四) 决定何种部队为警备预备队以及何种飞行队直属于警备司令。

(丙) 对付(一)至(四)条各种攻击之处置

(一) 敌军舰轰击城市

顾虑长江水势,预计能驶入之敌舰至多不过万吨装配二十一生的火炮。

所有南京城内外固定火炮抵御敌舰射击之力有限,此项炮已太旧,射程过小,不过阻止敌舰于下关五六公里之外,但敌舰已可于要塞炮射程以外轰击城市。

故须加入轻重游击炮兵(曲射炮尤要)于长江两岸,以收指臂之效。

于是道路网有按照第二要图构筑之必要。

加入野战炮一连、十五生的重榴弹炮一连于长江北岸,野炮二连、十五生的重榴弹炮二连于长江南岸即可。

宜设法分配探照灯抑或一至二具于北岸各炮连。

炮兵战斗归炮兵司令统一指挥,统辖一切游动及固定炮兵,通信器材电话及无线电器材尤须充分,以资灵便。

下列各项准备处置对于固定要塞炮极端重要。

伪装

种植树木草皮于凝合土质之掩蔽部上面,并须涂绘彩色。

弹药补充

每炮装配爆裂榴弹三百发,附带必要之药包数量,构筑避弹掩蔽部。

固定炮台之位置,每易兼设坑道式掩蔽部。此项工事可由工兵担任。

射击演习

每年至少须实弹射击一次,惟射击数小时内须封锁航路,以免危害

4 南京保卫战

江内船只。

探照灯

各炮台至少须有良好探照灯一具，烛照二千公尺，其电缆应设于地底，否则易被炮火破坏。

防空

除以上所述对于飞机袭击之一般掩护外，各固定炮台均应用小加农炮任局地防空，每连有小加农炮二门至四门即可。

通信网

实施战斗时，各炮连须有架设良好之地底电话网，互取联络。

(二) 对空中袭击之处置

为防护空中袭击计，下列处置殊属必要：

1. 按照第三要图设立对空警报勤务。
2. 按照第四要图配置高射炮及小加农炮。

3. 关于后列各项处置，应明令地方文事机关，例如晓谕居民关于避飞机炸弹、掩体之构筑、飞机攻击时之动作、消防准备、夜间熄灯、派遣强有力之警戒斥候、为居民组织救济勤务、毒气攻击时之动作，亦按上法令知各机关。

4. 敌机接近之际当早报警于本地战斗机，使之加入作战。城内飞行场之飞机应迅速迁移。以上各项处置平时即应演习以为试验，保护居民之一切处置尤须时加稽察。

(三) 对江面敌舰上陆袭击之处置

此项上陆袭击之敌初仅薄弱兵力，以敌方军舰仅能派遣较弱之上陆队故也。

此种袭击之目标如左：

(甲) 占领城外乌龙山、幕府山两处炮台。

(乙) 在下关上陆后占领兴中门、挹江门、狮子山。

炮兵不能射入南京城市。

防御阵地须在后头山—东阳镇迤西—狼山—汤山—大连山—方山一带选择(参照第七要图)[略]，详细阵地线须在平时确定。

综结上述各节，本篇并未列入一切细则，不过一种平时准备方针及

战时应有之处置。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1994]

2. 参谋本部所拟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计划

(1934 年)

第一 敌情判断

敌图侵占华北或夺取华南或袭击我首都,此时我军若无力解决长江敌舰,则敌必以海军及空军之协同截断我大江南北增援军之渡河,以策应其上陆军之作战,可以预断也。

第二 方针

敌不论从何方来袭,我军均能依步炮火之掩护于安全之地点,以小轮船拖带民船实施南渡或北渡为要。

第三 渡河要领

一、我军渡河以日间施行为主,必要时则于夜间行之。

二、各渡河点一次所渡之兵力,在步兵预定为一营,炮兵则预定为一连。至各部队渡河之次序,由该部队最高长官按当时情况定之。

三、敌舰若占南京镇江江面,阻止我军渡江,或敌袭占南京下关时,我宜依幕府山、乌龙山及镇江要塞炮暨渡河掩护队之掩护,分由下蜀、江边之义渡局对岸之沙漫州及龙潭、江边、陈家圩三江口对岸之大河口二处,用小轮拖带民船陆续渡江。

四、敌若在南京下游龙潭、下蜀、江边一带活动,此处渡江发生阻碍,或我军欲于南京上游同时另渡其他部队时,则依马鞍山掩护队及东西梁山守备队之掩护,由采石镇、和县、新河口及八段洲、龙口桥分两处用小轮拖民船陆续施行渡江。

五、采石方面渡河如受敌妨碍,则于杨泗庙附近高地配置渡河掩护队,并藉采石守备队之掩护,分由东西梁山及当涂半边街、牛屯河口用

小轮拖带民船以行渡河。

六、我军欲于采石及东西梁山等处同时渡江,其要领同前四、五两项所述。

第四 渡河掩护

渡河掩护队之兵力及掩护之方法与配备,因渡河之地点及地形而异,兹分述于左。

一、我军由龙潭、下蜀、江边一带渡河时,则对于渡河点下游之敌舰以镇江要塞炮拒止其上驶。对于上游之敌舰,以幕府山、乌龙山炮台拒其东下,并以掩护队步兵一连、炮兵一排配置于龙洲附近,高射机关炮一连(欠一排)配置于黑犬圩附近,步兵一营(欠一连)及炮兵一连(欠一排)配置于下道口附近,高射机关炮一排配于李家沟附近,步兵一连配于四源沟东方一带,步兵一营(欠一连)、炮兵一连配置于大河口、陆庄及王庄附近高地一带,高射机关炮一连配置于衙门口附近高地,为渡河直接之掩护,其详如图。

二、我军由采石镇、和县一带渡河时,则于马鞍山、慈姥山一带配置步兵一营(欠一连)、炮兵一连,以拒止敌舰之西上。以高射炮一连配置于成家山,任对空之掩护。西山、九华山及八段洲、采石渡口以当地守备队担任警戒。又以步兵一连、高射机关炮一排配置于针鱼咀一带,步兵一连、高射机关炮一连(欠一排)配置于新河口、王家圩一带,任直接掩护。对于上游东下之敌舰,则以东西梁山守备队拒止之。其详如图。

三、由当涂半边街大信镇之东梁山渡河时,对于上游东下之敌舰须以步兵一营(欠一连)、炮兵一连占领杨泗庙附近高地及江岸拒止之,对于下游上驶之敌舰,则以采石守备队抗拒之。半边街、中屯河口各配步兵一连、高射机关炮一排,担任掩护。东西梁山渡口警戒则以当地守备担任之,惟须增加高射机关炮一连,任对空之掩护。

四、我军若由采石、东西梁山两处同时渡河,则对于敌海空军之袭击,我渡河掩护之方法与前述二、三两项同。

五、必要时应派遣海空军之一部,协助陆上部队对各渡河点施行密切之联合防卫,以期掩护确实。

第五 渡河准备

一、龙潭、下蜀方面渡河。

1. 渡河点：(甲)龙潭江边之三江口、陈家圩及对岸之大河口。
(乙)下蜀江边之义渡局及对岸之沙漫洲或泗源沟。

2. 渡河材料：渡河用小轮船拖带民船行之，甲乙两处渡河计共需小轮八只及能乘二十人至三十人民船共五十只，搭载炮兵甲板船六只。

大河口及划子口平时仅停有民船约三十只，小火轮则无之，故平时对于镇江、南京、仪征等处之船只须先调查，渡河时即行征集之。

但搭载炮兵之甲板船宜于平时制备之。

3. 渡河材料整備场：小火轮船及民船征集宜分泊于大河口及义渡局并沙漫洲之各小河内，力求遮蔽。搭运炮兵之甲板船平时即停泊于仪征之泗源沟之河中，或泊于大河口之小河内亦可。

各部队弃船登陆宜在小河口内行之，务求减小目标为善。

4. 碇泊场设备：大河口之夹河内平时应建埠头四处，三江口、陈家圩亦各筑埠头一处，作为民众渡江码头。义渡局码头须加以整理。战时或事变时，三江口、陈家圩各添筑急造栈桥码头各一处，义渡局、沙漫洲则各筑埠头四处。此项埠头所要之材料可预备于龙潭、下蜀，以便使用。惟材料之种类及数目，平时须派技术人员亲往实地侦察预计之。

5. 交通路开设：龙潭及下蜀至江边之道路，并大河口经东沟镇通太平集至六合县之道路，沙漫洲至仪征之道路，现均不能通行炮兵，务须修筑之。又大河口至万运桥之道路，亦宜预行修理之。

6. 渡河集合场：陈家圩南方衙门口附近及土地沟附近沙漫洲北方均为预定集合场，惟尚须详加侦察。

7. 渡河掩护队之通信以用电话为主，记号传令为副。

二、采石镇、和县方面渡河。

1. 渡河点：(甲)采石镇及对岸和县之新河口。(乙)采石东之八段洲及对岸和县龙口桥。

2. 渡河材料：本处渡河用小火轮拖带民船行之，甲乙两处渡河共需小火轮八艘，民船每只可乘二十人至三十人者共五十艘，搭载炮兵甲板船六艘。

8 南京保卫战

小火轮船及民船于渡河时由和县、采石、芜湖等处征发使用之，但平时对于各该地之船舶须先行调查为要。至搭乘炮兵用之甲板船应制备之，以免临时无法征集，或改装为善。

3. 渡河材料整備场：小火轮及民船征集后宜分泊于采石镇龙口桥之各小河口内，搭载炮兵之甲板船宜预泊于和县南门外之小河中备用。

各部队乘船上陆，除八段洲外务在小河口内行之，以期荫蔽为善。

4. 碇泊场之设备：采石镇江岸原有京芜小火轮码头，但不坚固，炮兵不能利用此码头上下船，惟步兵单人可以上下船，故部队渡河须平时于本镇小河口内筑埠头四处，龙口桥、新河口两处亦须各筑码头四处，以便乘船上陆。至八段洲江边应修筑急造埠头四处，平时将材料储备于采石镇，战时实施之，其所需之材料种类及数目宜由技术人员实地侦察预计之。

5. 交通路开设：采石汽车站至采石镇江边有大道二条，其中一条可通行炮兵，惟八段洲经赵村至京芜汽车路间须筑道路一条，以便步炮兵之运动。又新河口及针鱼咀通和县城之道路均须预为修筑为要。

6. 渡河集合场：和县南门外及司徒庙附近并盛家山西南麓暨西山之下赵村附近均为预定集合场。

7. 渡河掩护队之通信以电话为主，记号传令为副。

三、东梁山、当涂、江边方面渡河。

1. 渡河点：(甲)东梁山之东侧及对岸西梁山之河口并大信镇江边及对岸之张家湾。(乙)当涂之半边街及对岸之牛屯河口。

2. 渡河材料：渡河用小火轮船拖带民船行之，甲乙等处渡河共需小火轮八艘(每轮拖运步兵一连)，每只可乘二十至三十人，民船五十只，搭载炮兵甲板船六只。

小火轮及民船战时或事变时由当涂、东西梁山、芜湖等处民家征集使用之。惟查西梁山河口内约有船十只，又当涂县南门外小河内约有二十只，尚不敷应用，故平时对于各该地船舶须另行详细调查而准备之。至搭载炮兵之甲板船，宜制备之为妥。

3. 渡河材料整備场：载运炮兵之甲板船须准备于当涂县南门外河中候用，小火轮及民船战时征集后分泊于西梁山及半边街之小河内。

各部队上下船宜在小河口内行之，以期荫蔽。

4. 碇泊场之设备：大信镇江边及张家湾江边并西梁山江口、东梁山东侧暨当涂之半边街河内及牛屯河口内亦须各建埠头四处，以便部队上下船容易。

5. 交通路开设：由东梁山至大桥镇及塌桥镇须各筑大道一条。西梁山经白渡桥至和县及西梁山经张家湾、五显集、大戴桥至含山县亦应修大道一条。由当涂西门至半边街及牛屯河至姥下镇之道须行修筑，俾部队运动便利。

6. 渡河集合场：大信集及西梁山北侧张家湾、隐驾庄、小城村、半边街附近为预定集合场，但尚须加以侦察。

7. 渡河掩护队之通信用电话为主，信号传令为副。

第六 其他事项

一、各碇泊场建设埠头工程及所需之材料由技术人员另行计划实施之。

二、若在夜间渡河，应于渡河点及集合场设标志，交通路傍设道标，以资识别。

三、各渡河掩护阵地由各该掩护部队构筑之。

四、诸渡河点平时应准备跳板各一百条，系船麻绳各二百条，分储于龙潭、下蜀、当涂、采石等处。

五、马鞍山有日人在内经营铁矿，若采用该处为对抗下游敌船之掩护阵地，宜拘禁之或监视其行动为要。

六、每次渡河兵力若定为一连，则渡河材料可减四分之一，但载炮兵甲板船不在其例。

七、平时如能于各渡河点常备小火轮一只、乘人甲板船六只，战时按需要增加之，则更为便利。

八、因我海空军势力微弱，对于伪装遮蔽宜竭力讲求，应于渡河点及其乘船上陆集合诸场及道路两侧附近栽植树木及矮竹等，更于真渡河点附近酌设假渡河点，以资欺骗敌军之侦察并期遮蔽确实。

九、各渡河点所采用乘船上陆之各小河流，其水量深度应依使用之拖船（小火轮）之吨数大小、吃水量如何而分别酌加修浚之（应由技术人

员策定之)。

十、如财力、时间许可,各种渡河材料总以合乎军用而预行购置,以增大渡河能力、节约渡河时间为宜,不得已则利用应用材料。本计划系以一部(拖船)购买式之原则而策定之。

十一、必要时用大民船装沙石或用水雷封锁芜湖附近江水最浅之处,以阻敌舰东下。

首都上下游渡河所需材料种类概数表

渡河地点区分	小火轮 数目	民船 数目	搭载炮兵 大甲板 船数目	跳板 数目	麻绳 数目	路标
龙潭下蜀方面	八只	五十只	六只	一百条	二百条	四百条
采石镇和县方面	八只	五十只	六只	一百条	二百条	四百条
东西梁山 当涂江边方面	八只	五十只	六只	一百条	二百条	六百条
合 计	二十四只	一百五十只	十八只	三百条	六百条	一千四百条

附记

一、小火轮及民船平时调查,战时征集使用之,搭乘炮兵用之大甲板船宜制备之,否则须将征获之船舶修改使用之。

二、征用之民船每只须能乘二十人至三十人者为宜。

三、跳板及麻绳路标平时须分储于龙潭、下蜀、采石、和县、当涂等处,战时收用之。麻绳每条长约五十米,跳板长约二丈,宽约六十生的。

四、修筑各埠头及架设电话所需之材料由技术人员另定之。

3. 中国军事机关就南京附近 修建永久工事一组文件

(1934—1935 年)

(1)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令 战字第 3652 号

(1934 年 8 月)

令参谋本部

案据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呈称,南京城防主要工事应先建筑,请分令各主管机关提先构筑,等情,附建议案六项。据此,除指令并分令外,合将该议案之第二、五两项随令抄发,仰即迅速查核办理具报,此令。

计抄发建议案二件、图三件。

译法肯豪森对第一处关于谷司令呈文签呈之意见

对警备司令谷司令掘一长濠并积土筑一高墙于雨花台周围及天堡城至太平门外公路之建议,鄙人完全赞成贵厅签呈主张。

鄙意若为防敌侵袭首都,无需偌大工事,工程既大,需费必巨,需时甚久,需力甚多,转不如用以构筑新式而有效之防御工事。试一推算崎岖之岩石地中,需动何种土工,不难测知。

此种工事,用以防御战车,效力之大,自不可没,惟遇敌轻袭,一时未必用战车参加,更未必在建议地区。

若对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苟中十五公分之榴弹数枚,顷刻倾圮,无甚价值,故鄙意以为不如仅采用加坚之野战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氾滥、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鄙意以为此种办法比原议之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而需费无多之掩护,更形重要。

附原文乙件

法肯豪森署名 八、十七

奉谕即将签呈译成德文，并面询鹰屋顾问。于细阅译文及附图后，当即声明赞成第一处签呈主张，且本人所拟首都防御方案之防线，亦与签呈所主张者相同，而不主张深沟高垒之旧式防御。特囑转呈龚所长。

范望附识 八、十七

签呈

为签呈事。窃查雨花台、天堡城为南京城之制高点，远证已往战史，近察现在地形，于攻防二者之关系甚大，实有构筑工事之必要。惟敌如仅以海军登陆，施行小规模之奇袭，则我军只占领前方本阵地抵抗之而有余，似不致波及于后方雨花台与天堡城。如敌对南京施行大规模之攻击，由沪杭前进，则我虽在雨花台天堡城筑设抵抗力薄弱之土城，对敌之攻城重炮，似亦无济于事。为顾虑水陆两方面起见，拟取适中办法如左：

一、雨花台附近，应择要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即参照德顾问选定之线，将左翼延伸至东岳庙口。

二、将天堡城之旧址加以修理，环城构筑重机关枪掩体数座，使能瞰制登山之敌。

三、沿天堡城与紫金山之山腹山麓，择要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

再关于该要塞司令建议案之第五项，“请指定相当地点，构筑富有防空能力大规模之司令室”，拟请由该司令部拟定地点呈核，是否有当，理合签请鉴核。谨呈

副厅长龚

厅长 王

代次长熊（批：为巩固城防，所拟办法确有必要。）

次长贺（批：本人甚同意，交范主任，望更与鹰屋^①顾问一商。八、十六）

总长蒋

第一处谨签 八月十五日

^① 德国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姓名之意译。

(2) 参谋本部致军事委员会呈

(1934年8月21日)

呈

案奉钧会战字第三六五二号密令内开：“案据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呈称，‘南京城防主要工事应先建筑，请分令各主管机关提先构筑，等情，附建议案六项’，据此，除指令并分令外，合将该建议案之第二、五两项随令抄发，仰即迅速查核办理具报，此令，计抄发建议案二件，图三件。”等因。奉此，查该建议案第二项，雨花台、天堡城为南京城之制高点，远征战史，近揆地形，于攻防作战上实有修筑工事之必要。惟建议构筑外城外壕，不独工程浩大，费款需时，其结果仅能收防御战车之效，但在仅以海军登陆施行奇袭之敌人，一时未必有战车参加战斗，尤其是使用于建议地区，如是则我军占领前方本阵地抵抗之即可，似不致波及于后方雨花台、天堡城各地。若遇敌人施行正规之围攻军作战，则此种工事，即以十五公分榴弹炮足可破坏。兹为顾虑万全起见，采取适中办法分陈如左：

一、雨花台附近——即参照德顾问选定之线，将左翼延伸至东岳庙口——择要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步兵支撑点、机关枪阵地、观测所等项）。

二、天堡城之旧址加以修理，环城构筑重机关枪掩体数座，使能瞰制登山之敌。

三、沿天堡城与紫金山之周围各要点，构筑步兵重兵器半永久工事。

四、此两地于可能范围内构筑或准备铁条及他种障碍物，如氾濫、蹈发地雷、触发地雷等，尽量向纵深地区逐渐增加。

以上办法似比原建议效力大，范围广，用途多，而造成一种速成且需费无多之掩护。

至关于建议案第五项，“请指定相当地点，构筑富有防空能力大规模之司令室”，拟请由该钧会指定适当地点，庶拟定方案时有所依据，奉令前因，合将核议情形具呈列复，是否有当，恭请鉴核施行。谨呈

军事委员会

中华民国廿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

二、拟请将南京雨花天堡两山四周附近掘壕筑堤以为外城而严警备案。

据江宁区要塞司令钱伦体呈称,雨台与城毗连,至关重要,其台炮威力虽不甚伟大,然对于城防上实有极大之价值,拟请将雨台掘壕筑堤以为外城,并在该台及大胜关、板桥镇一带预筑强固工事,配置相当步炮兵,以固城防,等情。查该司令所请筑设雨台外城,似属需要,拟请准予雇工估计设施。其设施之地区即按照钧会去年派李处员青等侦察首都附近阵地报告书,其四丁项所指补助复廓线之附近(右翼自吴兴别墅东端起,经窑上一韦家井—臧家巷—后子冈—白家水洞—井儿村—宋家楼—丁家卫—双桥门以迄于城之东南角,两翼依托于护城河),随地面之形势,或沿山脚,或利用原有之凹道,掘广四公尺深五公尺之外壕,并筑底宽四公尺五、高四公尺、顶幅二公尺五之土堤,以为雨台外城之城廓(如附图甲与附图乙)[略]。至该司令所请在该台及大胜关、板桥镇一带预筑强固工事配置步炮兵一节,似可暂缓,至必要时再呈请设施之。

复查天堡城位置冲要,其与城毗连情形较之雨台尤为密接,若一旦太平门关闭,则与城内交通断绝,对增援补给均属困难,即有陷于孤立之虞。且对于下关及太平门车站方向来袭击之敌,其本身之侧背毫无直接防护,殊属危险,似亦应有筑设外廓之必要,拟请准予同时雇工。估计其设施地区,拟由太平门外约四百公尺之大道与后湖堤交叉点之后方起,沿蒋王庙道东侧山脚之线,经樱桃园西端之小河,纵贯第一峰天堡城北侧山谷,直达第一峰西方之鞍部,掘筑与雨台同等障碍力之外壕及高堤。其右翼依括于前湖,顺该湖上流河身,经明陵墓西侧,纵贯第一峰与天堡城南侧之山谷而达第一峰西方鞍部,掘筑障碍力稍次之壕堤达接之,并于香林寺东北之城墙上开设涵洞式之城门,以利与城内之交通(如附图丙)[略]。

以上两项是否有当,应请核示遵行。

附呈附图三件〔略〕。

.....

五、拟请指定相当地点构筑富有防空能力大规模之司令室,以免战时受敌弹攻击,指挥统御发生紊乱案。

现在世界各国军备群趋重于空军,推想将来战事发生,势必以有力之空军出动于敌国之国防要地及重要都会,以图毁灭其武力物力,扰乱其指挥统御,藉以开战胜之端倪。南京为我国首都所在,其地位之重要自无待言,其天然地形,以有长江襟带其傍,目标又特为显著,一旦有事,敌必首先以海空军来相威胁,无论我国空军尚正在创始之际,防堵难期得力,即使已具有相当实力,亦仍难免无敌机乘隙窜入肆行爆炸之顾虑。故为预策战时指挥统御不生故障起见,似不能不指定交通适当地点,构筑富有防空能力设备完全之地下司令室,俾得遂行其任务而巩固首都之警卫。是否有当,敬候裁夺。

(3) 江宁区狮马两台要塞堡垒地带整理会议记录

(1935年7月8日)

一、地点:参谋本部第一厅

二、时间:二十四年七月八日上午九时

三、出席人员:军政部 徐 康

参谋本部:龚理明 尹呈辅 姚继权

南京警备司令部:吴光朝

江宁要塞司令部:钱伦体

南京市政府:张剑鸣 郑德奎 潘歌雅 陈邦彦

四、主席:龚理明

五、记录:姚继权

六、决议:

1. 下关热河路地皮由南京市政府办理收回。

2. 各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草案内关于江宁区之特别规定,第一项文字意义欠明了,应将“除”字删去,由军政部办理。

3. 狮马两台第一地带依据市政府之 $\frac{1}{2500}$ 地形图为准,推定钱伦体、徐康、吴光朝、张剑鸣、潘歌雅、郑德奎、姚继权七人于本月十一日(星期四)会同详明勘定界址,树立标桩,由钱司令召集,于是日下午一点在要塞司令部齐集出发。

4. 勘定标桩时,应遵照公布之各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草案,按现地情形在已划定范围内可酌予极小限度之伸缩,但不能逾越原划定之经过之各地点。

5. 勘定标桩后,应将办理情形由军政部会同市政府呈报行政院,并会同参谋本部呈报军委会,由军政部主办。

6. 行政院审查会决议之第二项禁止游览区之立标志及通知等由南京警备司令部、江宁要塞司令部商办,其第三项关于建筑上之应注意事项由市政府办理。

报告 二月二日于本厅第二处

奉钧座交下城塞组城军字第二六五六号公函一件内开,准南京警备司令部函转请会同派员列席会商城防地带范围及限制办法,等由,奉批派马代处长龙文出席,等因,奉此,职遵于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时出席该会。兹将议决南京城防地带范围及其限制办法草案呈请鉴核。谨呈

厅长 王 转呈
 龚
次长 杨
 熊

职马龙文谨呈

附呈南京城防范围及其限制办法草案一件。

南京城防地带范围及其限制办法草案

一、本办法系为巩固首都防务而订定之。

二、凡南京周围城墙及其内外地区统划为城防地带,其范围及限制事项依本办法施行。

三、在城防附近如系要塞所在,除应遵照要塞堡垒地带法之规定外,其城墙附近内外地区仍须依照本办法之限制。

四、南京城墙地带之范围以周围城墙为基线，在城内距城墙一百公尺之地区属之，在城外则以护城河外沿为界，无护城河之部分则以距城墙三百公尺之地区属之。

五、在城防地带区域内，不论城墙内外，除关于军事上应行设备外，非经管辖军事当局之许可，不得任意堆土取土及改变地面上原来之标高。

六、在城墙内侧城防地带区域内，自中山门、汉中门以南之城墙，离城根六公尺以内，其以北之城墙二十公尺以内，为绝对禁止使用区域。在此区域以外之地区准许植树造林、耕种筑路，建筑房屋不得超过附近城墙之高度，并不得堆积存贮危险物品（如火药、油池之类）。

七、在城墙外侧之城防地带区域内，距城根六公尺外只准耕种，但植树造林、筑路建筑等非经管辖军事当局之许可不得施行。

八、在城墙外城防地带区域外三百公尺以内之地区，不得构筑三层以上之楼房，凡钢筋混凝土之建筑物均须设置药室。

九、在城墙内侧附近有连绵广袤之高地土埠，如西城自挹江门南起迄清凉山止，及狮子山、富贵山等处，其城防地带区域应扩大至三百公尺。

十、城防地带范围之界线如附图，并在地面上按照上列尺度于相当处所标示之。

十一、本办法自呈准日起施行。

(4) 参谋本部军政部致军事委员会呈

(1935年9月)

参谋本部
呈
军政部

案查前奉行政院第三七〇三号密令内开：“关于首都要塞区域及新开地区之整理暨设计等事项，由何部长召集审查，拟具办法三项，令仰遵照，会同规定，绘图具报，并由参谋本部召集。”等因，遵照规定召集，由各关系机关派员参加讨论审定。兹将讨论决议及办理经过概情列

下：（一）马台（即马家山、清凉山）要塞第一地带区界限，决议照公布之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得酌予小限度伸缩，并须力谋禁戒确实，不使外人窥探内容。关于要塞地带区域附近高地顶山头，均应列入要塞区内，其附近之平地山麓，尽量开放，俾市场增加繁荣。又地带线经过高地之东侧，建筑物高度不得超过山岗高为原则，经由推定人员依照原则实地会勘划定，绘具界线图前来。至狮台（即下关狮子山）地带区之界限，决议照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南以中山路，西以热河路，北沿京市铁路，界限显明，毫无疑义，仍照原定办理。（二）禁止登览之地方宜多立标志，并通知中外人士事项，决议由南京警备司令部、江宁区要塞司令部会商办理，等语。至通知中外人士一节，查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条文，前经外交部通知驻华各国使馆在卷，此节俟必要时再行援例办理。（三）扩充新住宅及添造马路，应保留天然风景，非万不得已，不将高地铲平。决议事关建筑上注意事项，应由南京市政府遵照办理。又附带修正之点如下：江宁区要塞堡垒地带区域实施规定条文内，特别规定第一项载“下关除在第一地带区域内”一句，文气与事实不符，应将该句内之“除”字删去。除呈复外，所有会同办理院令办法三项经过及附带修正之点各概情，理合抄同原令，并绘具马台地带区界线图各一份，备文呈请鉴核备案。谨呈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

附呈抄原令一份、界线图（二千五百分之一）一份[略]。

参谋总长蒋中正

军政部部长何应钦

次长曹浩森

4. 参谋本部所拟南京防守计划

(1934 年)

第一 敌情判断

战时敌军对于南京方面之攻击约有下列之数种：

一、海军之炮击城市。

二、空军之袭击都市。

三、江面之敌舰派部队上陆袭击。

四、诸兵连合之敌沿京沪铁路、京杭国道，或沿江北地区向南京攻击前进。

以上各企图，敌或任取一种，或并用数种，则视当时之情况而定。

第二 方针

警备队以保卫南京之目的，须以相当之兵力及全区要塞击破或抵抗敌方海陆空军之攻击为要。

第三 指导要领

一、对敌舰之炮击，须以轻重游动炮兵之主力配于长江南岸，以一部配于北岸，与各炮台协同，由炮兵队长统一指挥，出敌舰不意，集中炮火而夹击之。

游动炮兵之战斗尤须着眼于补救炮台射程之不及而适宜配置之为要。

二、对敌陆战队上陆之袭击，须以各炮台及游动炮兵努力击灭当前之敌舰，以破坏敌军上陆之根据。

同时以必要之兵力守备城区各要地，并掩护各炮台另以强有力之兵力攻击已上陆之敌，压迫之于江中而歼灭之。

三、对敌机空中之袭击，须将所有防空部队由防空指挥官统辖之，应于各要点设对空警报机关，以早探知敌机之行动，一接敌机接近之警报，即以防空飞行队驱逐敌机于都市上空之外。高射炮及高射机关枪

充分准备，俟敌机一入射界即迅速击灭之。

四、对诸兵连合之敌，须以警备区之预备队或集中野战军以击攘之，并须于距南京较远之线努力抵抗敌军之前进。

无论敌由京沪路或京杭国道或江北地区前进，均须利用地形，以一部任正面防御，以主力攻击之侧背为要。

五、若战争期内能封锁长江，且长江上游、南京、汉口、重庆间无敌舰时，则游动炮兵与守备队之一部自可转用于他处。

六、一般之备战要领。

甲 战衅将起时，南京警备区域即宣布戒严。

乙 规定江宁区要塞驻京军队及宪兵警察之备战准备及任务。

丙 决定警备区是否隶属于野战军或仍是独立防御。

丁 决定以何种部队为警备区预备队，何种飞行队配属于警备区。

第四 兵力部署

一、指挥系统。

为求防御兵力之充实及指挥之适切，须设一南京警备司令，以统一指挥警备区内各种部队。

甲、独立防御时 平时南京警备司令部直属于最高统帅部，统辖全区要塞及警备部队，负筹画[现为划]一切作战准备，战时则负警备区防御之全责。

乙、隶属于野战军时 为抵抗敌方强大之攻击，集中野战军于南京附近时，则警备司令即隶属于野战军司令官，其任务仅负要塞局部防御之责，此时关于警备司令部直属部队之运用及其预备队与游动炮兵之调用，由野战军司令部之命令规定。

二、兵力(详见附表)。

甲、平时兵力如左：

一、南京警备司令部。

二、特务连。

三、江宁区要塞。

四、步兵三团。

五、野战重榴弹炮三连(十五生的口径)。

六、野炮兵三连。

七、野战高射炮兵四连。

八、小加农炮兵三连(每连六门,内有一连四门)。

九、要塞工兵二连。

十、要塞电话兵一连。

十一、要塞无线电一连。

十二、要塞通信鸽一排。

乙、战时兵力 如警备司令部未归野战军指挥时,除平时各部队外,应再加如左之各部队及机关:

一、预备队一师。

二、对空警报勤务机关。

三、飞行队。

四、全区内之宪兵队及警察队。

五、全区内有关系之地方官署。

六、全区内之通信机关及器材。

三、军队区分及其任务。

甲、乌龙山、幕府山两炮台须各以步兵一营担任掩护,并各派必要之前进部队,以早探知敌之行动为要(见附图第三)。

乙、以步兵一团担任城北地区之守备,以其二营占领下关,抵抗敌军之上陆,并守备兴中、挹江两门。

以步兵一营及装甲汽车若干为本区预备队位置于三牌楼附近,本地区守备队长位置于三牌楼附近(见附图第四)。

丙、江北地区守备队(步兵一营、重榴弹炮兵一连、野炮兵一连)务努力抵抗敌军上陆,与江南各部队协同战斗。

丁、城区守备队(步兵一团、警察保安队及宪兵队)担任各城门及各要地之守备,须预筑工事以利最后之抵抗,必要时为其他守备区之增援。

各机关之警卫搜查间谍及检查城门之出入,均由该守备队担任之。

戊、炮兵队以所属之重榴弹炮兵及野炮兵各二连配置江南岸,协同各炮台对敌舰炮战,以封锁长江航路,并与步兵协同战斗。

第五 水雷阻塞

战事爆发时,于长江航线敷设水雷群以破坏敌舰,并封锁上游以阻其航行。

第六 防空

一、按照附图第六,设对空警报机关(对空监视哨)于各要地,用有线电话及无线电话连[现为联,下同]络,发现敌机即速警报防空指挥官,以便各防空部队准备战斗驱逐敌机。

二、按照附图第五配置防空炮及高射机关枪于各要地,俟敌机入我射界内,以猛烈之枪炮火击破之或驱逐之。

此外于各炮台群各配小加农炮二门至四门,由炮台群长直接指挥,任局地之防空。

三、预防敌机投掷烧夷弹,须准备充分消防队。查现时警察厅所属之消防队仅有官兵二百余人,平时扑灭火灾尚感力薄,故须增编消防队。

四、灯火管制,平时即应加以准备,以便按当时之情况适时熄灯而免为敌机袭击之目标。

五、关于下列都市防空之事项,应由地方官宪晓谕居民:

一、避空中敌机爆击掩体之构筑。

二、对敌机袭击时之动作。

三、对毒气袭击时之动作。

四、消防准备。

五、灯火管制。

六、救护居民勤务之组织。

七、警戒斥候之派遣。

以上各项处置平时即应演习,以资熟练。保护居民之一切处置尤须时加稽考。

第七 交通及通信

一、交通(见附图第七)。

应按照附图第七构筑交通网,以利游动炮兵及守备部队之运动。

二、通信。

甲、战时各炮台与各炮兵连须架有良好电话网，以资联络而免破坏。

乙、战时对空警报勤务机关与司令部及其他防空部队联络，须按照附图第二架设通信网。

丙、长江两岸之监视哨与地区守备队长或游动炮兵及炮台之联络，须架设电话或用光号联络。

丁、警备区司令部与各炮台及游动炮连并各地区守备队各机关之联络，除利用现有之电话外，于必要之处添设有线电话及无线电话，更以通信鸽为辅助通信。

通信线有被敌弹破坏可虑之处及通信最重要处均须架有线电话与无线电话二种，以防通信中断，并以视号通信为辅助为要。

第八 其他事项

补给及卫生事项另定之。

附件第一 准备事项

一、南京守备队之编成。

二、阵地之侦察及设备。

甲、为抵抗由京沪路或京杭国道及江北岸前进诸兵连合之敌军，须选定防御阵地于后头山—东阳镇迤西—狼山—汤山—大连山—方山一带与江北岸通江集—葛塘集—徐家潭—常营—中店镇—汤泉镇一带，其详细阵地线应即时侦察确定之。

阵地中各要点应预筑为设堡阵地，掩护各炮台之步兵阵地亦须预先构成之。

乙、长江两岸游动炮兵之阵地须先行侦察而确定其位置，最要之阵地亦先行构筑之，阵地附近亦须预植树木或其他遮蔽物。

丙、京城各城门须准备沙袋，以便战时填塞城门立时做成掩体。

三、关于各炮台应准备各事。

甲、各炮台平时应构筑地底弹药库及避弹掩蔽部、坑道掩蔽部，此种工事由要塞工兵担任之。

乙、探照灯：各炮台至少须有烛照四千公尺以上之探照灯一具，其电线应设于地底，以免被敌炮火损害。

各游动炮兵亦应有相当之探照灯,长江北岸方面应有一二具。

丙、伪装:要塞全区内宜多树木,并植草皮于炮台铁筋混凝土上,或加绘迷彩,以遮蔽敌之观察并欺骗之。

四、交通路之开设。

五、通信器材之购备及通信网之架设:通信器材须预备购备,必要之通信线亦先架设之。

六、弹药准备:各炮台每炮应准备破甲榴弹三百发,附带必要之药包。其他各部队亦须准备必要之弹药。

七、灯火管制:将来须使室内线与室外线之总管制须分别设置。

八、军队演习:各炮台每年至少实弹射击一次,惟此时须封锁长江航路,以免危及江内船舶。其他部队平时亦须演习抵抗敌军种种战斗之动作。

附件第二 实施程序

按其缓急轻重分期实施,应并入中部国军作战计画[现为划]案统筹并计之。

附件第三 图表

- 一、南京警备司令部警备区域要图[略]。
- 二、南京防御外部阵地要图[略]。
- 三、幕府山乌龙山炮台掩护之阵地要图[略]。
- 四、南京城市警戒配备要图[略]。
- 五、南京防空配备要图[略]。
- 六、南京防空警报机关配置要图[略]。
- 七、南京警备区交通设备要图[略]。
- 八、南京警备司令部编制表[略]。
- 九、南京警备队编制表[略]。
- 十、特务连编制表[略]。
- 十一、重炮兵营本部及连编制表[略]。
- 十二、小炮连编制表[略]。

5. 参谋本部所拟对敌袭击首都之防御要领

(1934 年)

欲从长江方面袭取首都,必先于下关或上下游附近各处江面麇集敌舰。就政局方面立论,确有此种可能。所以我方对江内敌舰位置,应随时有详确报告,而于国交紧张之时,此举更形重要。敌舰行止地点稍有变更,即应报告中央机关。而对敌军舰及能任部队输送之运船驶入长江口时,亦应随时报告。

我方应计算政局,有迫我暂放弃先制权,甚且任敌先对我实施攻击之趋势。敌方由是得处置自由。政事当局之任务,为积极抵抗之适时而坚决,使我尚有防御之可能。军事当局之任务,为作最后抵抗之准备。

一、政事当局应有无论如何不放弃首都之明显决心。

二、随在确知敌方兵力位置。

三、有适时准备及严密组织之防御。

苟有抵抗之坚忍志愿与不事疏忽,无论如何,首都非掩袭可得。

第一条由他处决定。

一般之江面警戒,宜有更明确之组织。若仅责成各要塞司令由所在地报告外籍军舰与商轮之通过,实嫌不足。宜组织统一之通报勤务,由江口起直达全部江流。鄙意以为此乃海军部任务,各要塞司令只能逐一监视本辖区内敌舰,报告其行踪。

故此种监视,宜用秘密谍报补充。

防御只能用永驻首都兵力。应全体具最后决心,任首都掩护,虽剩一人一卒,亦不轻于放弃。附件第一^①详列所有部队之战斗序列暨其可以参加战事之兵力。附件第二(地图一张)为各部队之驻区(因各处俱有,故不另绘)。

^① 本节附件均省略。

所有兵力,宜作能应付一切情况之运用。

上陆可能

最受威胁地点莫如下关商埠。敌舰可以直靠各处码头,陆战队即可成宽正面上陆,侵入市内重要部分(火车站、电灯厂、大仓库等)。北城凸出部内之狮子山暨许多城门易受包围。狮子山与幕府山间隙地,不啻引敌深入。无论如何,有准备封锁北部城墙凸出部分之必要,即在海军部左右之线。另有可以上陆地点为燕子矶。该处在乌龙山幕府山两江岸炮台射程之外。吃水稍浅之舰,可以驶入夹江,即适时沉船,阻绝两端航路,亦不可恃。该处为通城墙最薄弱地点,即紫金山西麓(太平门)之最近路径。

该处上陆亦可与袭击孤立而警备薄弱之乌龙山同时并举。惟此种动作,究离城太远,必不单独举行,必与其他一处(虽或仅向下关)之佯动作相连。

在南京市上游附郭[复廓]一带未必有强大兵力上陆。

惟上陆必与空中攻击连络,或先以空中攻击为上陆之开始。

由是可见,下关正面须有直接、强大、向纵深配备警戒之必要,其下游由幕府山至燕子矶须有直接警戒,而该处本防御区宜折回至杨梅山—红山(标高一〇三)(和平门东一公里)之线,使攻者不能用船炮掩护,而南京市上游暂时只须监视江面,消息灵通。

所发命令宜以左列诸观察点为标准。

防御区分为三地区:

右翼地区 (南京市下游)

战斗地境 太平门—玄武湖东岸—三元庵—幕府山东部(线上归右地区)。

中央地区 南京市

战斗地境 南城墙—上河镇(线上归左地区),

左翼地区 (南京市上游)

各地区预备队及总预备队兵力之区分,见附件第三,其对战斗之参加,见附件第四(五万分一地图)。全般情况,有分期准备之必要。

(一) 紧急集合准备 各部队俱在营舍携全副武装,准备紧急集

合——抽调市外各部队(步四六三、四六八两团)来京。首都稍受威胁,即下令调集之。

(二)战事将发生 各部队开入指定阵地。目前已应发给全般部队详细命令,使能按照短简口号实施,全般部队应屡次演习阵地占领,自行构筑工事。行进路、桥梁、通信、向左右连络与邻部衔接,俱应侦察确定,使随时能妥速到达。有时不妨在单独地区试演紧急集合与阵地占领。

总预备队用输送连、汽车、公共汽车等运动。汽车队编成步兵营输送队,由交通团派技术人员组织监运队。

战斗序列中各部队稍有变更,即应妥为移交。

(三)抵抗时期 自占领防御阵地起,各级长官直至最前线步哨,个人俱负遇有上陆尝试,不待命令,即以所部兵力,迅速抵抗之责职。

工事构筑 一般用野战工事。燕子矶与幕府、狮子两山间隙地,希望构筑若干混凝土机关枪掩体。

下关各桥梁与门洞应设法阻绝,凡无门诸洞,尤形紧要。亟宜准备鹿砦与沙囊,从事堵塞。

防空

积极防空 计划中之高射炮三连暨其威力范围,见附件第五(十万分一)地图。高射炮连未能加入以前,由各部队自任积极防空。故各应架设重机关枪数挺,苏罗通二公分炮数门,永任营舍等之局部掩护。中央军校至少应向太平门、天堡城、北极阁各派二公分沙罗通小炮。战事将发生,所有适用之重兵器俱应加入防空。

空中警报业务 于实施防空演习时规定,再审核其当否。一部须与防御方面之观测业务及江流监视连合办理。

消极防空 实地工作与现已进行之居民训练工作连络,此乃警察与官兵之首务。警备司令管理消防队之参加。空中警报信号(用警铃)即应规定公布。

因电灯厂即在江边,警报发生,即有停止发电之可能,故须公布采用临时灯火办法。惟各处司令所及日用所需之设备,须有电灯。

市内秩序之维持 战事忽然发生,必有大批难民逃避,下关民居稠

密且直受威胁各部，势必更甚。警察与宪兵之任务，为指导居民各循应走之路，毋或妨害防御。

适当办法为公布紧急集合时，晓谕居民家居勿轻外出，街上禁止行人。故应及早宣布戒严。

卫生处置 各地区之大小军民医院，俱用命令指定，俾前敌各绷带所之伤兵能迳[现为径，下同]送该处治疗。

每地区内亦应指定马匹集合场，附设兽医院，派兽医人员服务。

特种处置 后方阵地，除北城城墙最窄一段尽头处应有后方阵地外，务应在紫金山北坡、太平门、北极阁、五台山、新辟之汉中门线内侦察阵地，规定阵线。

铁甲列车 情况许可，至少调集三列车拱卫首都。一列驻津浦路张家庄车站，一列驻尧化门车站，两处俱对江荫蔽，一列驻京市铁道之中正街车站。

输送队 至少宜编成三队，每队以三辆装甲汽车、二十辆公共汽车、六辆载重汽车编成之，每队能载步兵一营。

部队之准备工作 根据发给各部队之防御命令，各该部队即应入手工作，先为干部演习，继以细节侦察，最后则为用全部占领阵地之演习。

城墙内之机关枪掩体 各掩体内除位置豫[现为预]定之机关枪外，应充分准备手榴弹。

永久炮台与城门洞 亦充分屯储手榴弹，手榴弹为对付进抵城脚敌兵之最良战具。

特设观测所 总指挥部宜另构筑若干特种观测所，直接报告，地点如左：

乌龙山沈家库附近标高九三，用小无线电台及闪光连络，监视江流及对空报告。

紫金山经气象台用电话及闪光连络，监视全线及对空报告。

太平门西之高地，电话连络，监视右中两地区至狮子山为止。

北极阁用电话与闪光连络，监视北正面。

城墙西南隅，连络用电话与两轮自动车，监视西南正面。

南门西南吉家凹附近标高八〇·一,用电话与小无线电台联络,监视长江上游。

各观测所须派受过战术训练之官长(陆军大学、参谋本部、其他高级机关)担任观测,随带剪形望远镜。未参加各部队出人员与器材,各学校、各兵监及其余各机关出器材。

联络与命令传达之妥确 一经命令准备紧急集合,战斗序列内各独立部队、各地区司令、警备司令、江宁要塞司令、首都警察厅、南京市政府、南京电报局局长俱应派联络参谋与命令接受人员(乘汽车、双轮自动车或乘马)赴总指挥司令所。

日期 九月十五日以前,各部队等所得任务俱应就地侦察完毕,并规定答案,阵地及工事之详细要图即附此项报告呈核。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1994]

6. 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

(1937年11月8日)

第一 方针

战区依巩固首都之目的,先期向平、嘉、吴、福既设阵地线转移,以节约并保持国军战力,拒止敌人,待后续兵团之到达,再以广德为中心,于钱塘江左岸方面转取攻势。

第二 指导要领

一、京沪方面,以最小限兵力,利用吴县、福山镇线阵地拒止敌人,不得已时,逐次转移于无锡、澄及宜兴、武进等线阵地。

二、由京沪方面抽调二师(除第七军)经宜兴、长兴至吴兴,归张发奎总司令指挥,同时以炮兵大部转移于沪、杭方面,另抽调较次之三至五个师,回任首都之巩固,并构筑工事。

三、沪杭方面,守备崇德县、石湾镇、南浔镇线及临平镇、吴兴县

线,最后以刘建绪总司令所部(第十集团军)退守杭州附近,第七军之徐、程两师退守长兴县附近,待川军到达后,转移攻势。

四、续到之川军六个师,车运者由南京汽车输送至广德附近,船运者由芜湖、宣城再用汽车输送至宁国附近集中,置重点于广德方面,攻击沪、杭方面之敌人。

五、京、沪方面不堪作战之团队及可抽出之资料即运送后方。

[上述资料出自(台)“国防部史政局”《抗日战史——淞沪会战(三)》一书中所刊布档案,台北国防研究院,1966。以下简称为《抗日战史——淞沪会战(三)》]

7. 第三战区作战命令

(1937年11月13日)

一、战区以占领乍浦、平湖、嘉善、吴县、福山线本阵地,拒止敌人之目的,即向该阵地转移。

二、左翼作战军以税警总团、第五十一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师、第四十六师之一团、第四十四师、第七十六师之第二二八旅、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第一七六师,占领大墅镇、青阳港、支塘镇、白茆口之线,掩护战区主力军之转移及左翼作战军吴福线阵地之占领。

三、右翼作战军坚固占领乍、平、嘉本阵地,拒止敌人,其在京沪方面之各师,应照左列规定:

第五十五师,到平望镇归还建制。

第六十二师,经苏嘉铁路车运至嘉兴城。

第五十九师、第九十师到唯亭、直义上车,向嘉兴、盛泽镇输送,第十九师、第十六师、第一〇七师余部徒步行军,行苏嘉公路向嘉兴转移。

第一〇八师、独立第四十五旅到吴县城附近集结后,经苏嘉公路向嘉兴转移。

第六师待昆支阵地奉命撤退后，速经苏嘉公路向嘉兴转移。

四、左翼作战军应依照下列规定，向吴福本阵地转移。

(一) 第一阵地带：

第八师、第十四师占领苏州河右岸角直镇、云龙之线，第一五四师、第一五九师、第一六〇师占领苏州河左岸港田里、真义镇、傀儡湖、余泾村之线，及对苏州河方面之警戒。

第四十四师、第七十六师之第二二八旅、第三十二师、第九十八师占领巴城镇、东墅塘、古里村(不含)之线，但第四十四师、第七十六师之第二二八旅须俟昆支阵地奉命撤退后开始转移。

第六十师、第十三师、第五十六师、独立第三十四旅、第四十师、第七十六师(欠第二二八旅)占领古里村(含)、梅李镇、浒浦镇之线及浒浦、耿泾口、福山镇间之江防。

(二) 第二阵地带：

第一〇七师：平望镇(不含)、北尺镇(不含)间地区。

第八十九师：第三师、第五十八师，北尺镇、同里镇、车坊镇、苏州河右岸地区。

第五十七师：外跨塘、唯亭间地区。

第五十三师：沙湖塘、浦村、斜塘镇间地区。

第一三三师：湘城镇、昆城湖间地区。

第六十七师、第十一师：莫城镇、常熟(含)间地区。

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第一七六师：俟昆支阵地奉命撤退后，转移于常熟(不含)、萧家湾(含)、福山镇间地区。

第十八师、第四十六师：吴县城西、浒墅关附近。

五、两作战军之作战地境，为陆家港镇、平望镇、陶庄镇、张练塘镇、天马山镇之线，线上属右。

六、江防部队担任福山镇(不含)以西、长江右岸及左岸之守备。

七、战区预备兵团：

第一师、第七十八师、第三十六师、第六十一师、第八十八师、第一〇二师及保安总团至锡澄阵地担任野战工事之构筑，统归胡宗南军团长指挥，但第三十六师、第八十八师、税警总团须俟昆支线阵地奉命撤

退后,方开始转移。

第一五六师在吴县附近集结待命。

第九师、第五十一师在吴县城(不含)、吴江城间地区集结待命,但第五十师须俟昆支阵地奉命撤退后,方开始转移。

八、予现在吴县城,尔后到武进城。

阵前敌总司令暂在吴县城指挥,俟吴福主阵地部署完毕后,位置于宜兴城。

[上述资料出自《抗日战争史——淞沪会战(二)》一书中所刊布档案。]

8. 薛岳命令所部转战锡澄线

(1937年11月19日)

一、我吴县方面部队已陆续撤退,现留置有力部队于望亭附近,阻止敌人。

二、本翼军决放弃吴福阵地,逐段撤退,以掩护锡澄阵地之占领。

三、第十五、第二十一集团军可逐段转移,应继续迟滞敌人,三日至二十二日黄昏前,不使敌接近锡澄线之前进阵地鸿山、安镇、何塘桥、乌龟山、闸山镇之线。

四、两集团军转移后,仍按前令,萧之楚、刘和鼎两军及第六十师留于锡澄线使用,其余第十八军至宜兴待命,第二十一集团军至武进待命(为顾虑锡澄线作战,以后能掩护南京外围阵地之占领,已得顾副长官同意,务请注意照办)。

五、两集团军转移之部署及作战地境等,由罗、廖两总司令会商协定之。

六、予俟锡澄线部署完毕,即往武进。

[《抗日战争史——淞沪会战(三)》]

9. 唐生智策定南京城防御计划

(1937年11月)

首都保卫军作战计划 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于南京

第一 方针

保卫军为使第三战区主力军作战容易之目的,即利用雨花台、天堡城、红山及幕府山已完成之骨干工事,编成核心阵地,强韧守备南京,以牵制敌军。

第二 指导要领

一、要塞以全力掩护长江封锁线,并协同核心守备队之战斗。

二、核心阵地,虽寸土不让敌军,各守备部队须作物资及械弹上准备,俾具独立作战之能力。

三、各守备地区应多筑掩蔽部,并赶筑永久与野战工事,及速编成坚固障碍物。

四、各部队对于既设阵地工事位置,应预先检查修补,并多作战斗预行演习。

第三 兵团部署

一、第八十八师以主力位置于雨花台附近,任水西门、中华门至武定门及雨花台之守备。

二、第三十六师以主力位置于龙王庙附近,担任玄武门、红山、幕府山至挹江门之守备,并与幕府要塞协同作战。

三、教导总队以主力位置于小营(中央军校西),担任光华门、中山门至太平门及天堡城之守备,并以一团归要塞邵百昌司令指挥,任乌龙山要塞守备。

四、宪兵队以主力位置于清凉山附近,担任定淮门至汉中门及清凉山之守备,并于龙潭、汤水、淳化等处各派兵一连,处置退回之散兵,待命撤回。

五、警察队担任城内秩序之维持及交通点、重要仓库、自来水塔、电灯厂等处之守护。

六、要塞部队固守乌龙山、幕府山之要塞地区，并掩护长江封锁线。

七、防空队以七公分五高射炮位置于五台山附近，其余分别位置于大校场及下关等处，主任城市、大校场、轮渡、自来水塔、电灯厂之掩护。

八、运输、通讯、卫生、补给等项，另行拟定计划。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93]

10. 军委会对第三战区第七战区及首都 卫戍区发布作战命令

(1937年11月25日)

一、战斗序列：

(一)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中正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兼副总司令上官云相，辖第十一军团上官云相部。

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香翰屏，辖第十五军团刘兴部、第十八军团吴奇伟部。

(二)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副司令长官陈诚，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兼副总司令刘建绪，辖第二十三军团刘建绪部，第十六军团罗卓英部，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副总司令廖磊，辖第七军团廖磊部，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刘湘，兼副总司令唐式遵，辖第二十四军团唐式遵部，第二十五军团潘文华部。

各战区军团以下军队区分，由各战区区分呈报。

(三) 首都卫戍部队之战斗序列另定之。

二、作战地境：

第七、第三两战区作战地境为遂安城、淳安城、昌化城、广德城、蜀

山镇之线，线上属右，特须对太湖方面警戒。

三、第七战区以一部确保许村、博鹿、洛舍镇、埭溪镇阵地，以新锐之川军攻击吴兴城方面之敌，并以一部确保广德、孝丰各据点，其应加整理之部队，着向兰溪及其西南地区转移。

四、第三战区以有力部队扼守锡澄线，保持重点于无锡方面，并各以一部确保南渡镇、溧阳、宜兴各据点，须与南京卫戍部连络，其应整理之部队，着向徽州及其以西地区转移。

五、首都卫戍部队迅速构筑工事，固守南京，并与第三战区连络。

〔《抗日战争史——淞沪会战（三）》〕

11. 唐生智命令各部队转移阵地

（1937年12月8日）

一、第七十四军之第五十八师着移西善桥附近，任对芜湖方面及沿江之警戒，第五十一师于本（八）日晚放弃方山、淳化镇阵地，改守麻田桥、河定桥之线。

二、第六十六军各部着向城内集结，待命移动。

三、第二军团之第四十八师（欠一团）占领杨坊、薛氏坟、曹村、和尚庄、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左与乌龙山守备队、右与教导总队连络，迅速构筑工事。第四十一师仍占领龙潭、打油山及龙王山之线，右与第七十八军之第二补充团连〔现为联，下同〕系，拒止敌人。另以旅长指挥步兵一团，附炮兵第八团之一连及要塞部队，为乌龙山守备队，于下西风头、张家边、小金庄、乌龙山炮台、白家边地区编成坚固之环形阵地，并应具独立之持久作战能力。

四、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五、第七十一军之第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之线，右与第八十八师及第五十一师、左与总队连系。

六、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七、第七十八军之第三十六师(欠一团)固守红山及幕府山一带。

八、第八十三军之第一五六师及第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之线,掩护第一线部队之撤退。

九、在镇江之第一零三及第一一二两师即向南京急进。

[《抗日战争史——淞沪会战(三)》]

12. 唐生智关于从南京城撤退命令稿

(1937年12月12日)

(一)

卫戍作命特字第一号 地名参看卅万分一图

命令 十二月 日 午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七十六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六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

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略]。

司令长官唐○○

(二)

命令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于南京司令部

一、本部各部队奉命向徽州附近地区转进。

二、本司令部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着于今(十二)日晚渡江,向乌衣、花旗营附近先集结待命。

三、各部队之行动,如另表规定。

右令

附各部渡江次序规定表一份[略]。

司令长官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93]

附:日本间谍对南京的侦察情报

(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

(1937年10月27日 机密第2144号)

最近派谍报员(中国人)赴南京,往返一周,令其视察该地状况,其结果已及时电告要领,现追报情况如附件。

再,考虑到谍报员的立场,请对情报来源尽量保密。

附件:

一、上海南京间往返均利用汽车,一般都途经上海、青浦、昆山、苏州、无锡、宜兴、句容、南京,另外也可利用绕经杭州的通路。公路上往

来卡车很多,路面破坏严重,且无暇修缮(青浦、无锡间尤甚),汽车很难运转;路旁放置的颠覆和破坏的汽车数十台以上。

汽车多在夜间通行,白天较少,军用卡车很少通行。关于上述情况,系在军事委员会任职的某中国人所讲。最近上海南京间的军事运输,为躲避飞机的轰炸,大多利用水路,只有不重要的军用物资用卡车运输。目前,上海北新泾到苏州间的水路,可以看到许多难民利用水路逃难。沿公路却看不到难民,仅在宜兴附近看到数十名难民在沿途坐卧。

二、苏州、无锡等城市似有许多军队在调动,但其所属极为复杂,听士兵的口音,好像混杂有广东、广西、贵州、湖南等各地军队。但在来往道路上却全然看不到行军的军队。各要地(城市、村庄人口和桥梁等)的警备人员,除宪兵外均着便装,乍看觉察不出是军队。

三、对沿途行人,宪兵检查非常严格,如无相当证件,不准通行,外国人的汽车也常常是逐一检查,而句容县天王寺的检查最为严格,对经过地点逐一用电话核实。我就在此处耗费约两小时。

四、与平时一样,沿途农民从事农耕,目前是收稻大忙时期,一般说是个大丰收。据农民讲,农闲时接受壮丁训练和种种抗日宣传。因此附近农民抗日意识很强,特别因飞机不断轰炸,抗日宣传效果很好。

五、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 53 万余,都是各机关公务员、财产无法转移者和当地商民等需要在南京坚持到底的人。一般人心尚属平静。

六、市内商店大多关闭,太平路一带开业者不过四分之一,较大饭店全部歇业。物资方面,洋货、杂货品种缺乏,棉布、丝织品、毛织品等欠缺,价格为事变中[前]的一倍,卷烟也一样,米价每担 10 元(上等米)到 8 元(中等米)左右。其他土产品等未感不便。公共汽车,仅有下关、夫子庙线开通。船只的出入,因难民的往来,显得很乱。

七、同往常一样,市内由宪兵、警察、武装保安队警备,重要地区警备极严,绝对禁止出入。为对付空袭,要员住宅、旅馆等均设有地下室,其他街道旁也设有一般地下室(构造很简单,多为木板所盖,上面敷土),总共有一百几十个,大的可容纳十几人,小的能容三四人。另外,

也有的利用空地或山冈修造规模稍大些的,如挹江门内海军部旁边所建防空壕就足以容纳几十人,设备亦颇完善。

空袭时,30分钟前发出警报,10分钟前发出紧急警报,路上行人全都进入地下室避难,车马停在一定地点,街上全无人影。由于宪兵警察和防护团员的周全指挥,以及市民有秩序的行动,避难是在极其良好的秩序下进行的。我在南京逗留期间亦曾数次在路旁地下室避难,一般市民已习惯空袭,面无惧色,态度冷静。

八、市内各处涂刷很多抗日标语,多数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致团结抗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等词句。

第一公园设有战利品展览场,陈列着日本飞机坠机碎片等。要想摄影,不论中外人均须官宪许可,否则不许拍照。茶馆、旅馆等处,告示禁止谈论军事。市内对所谓汉奸严加监督取缔,市民抗日意识很强。

九、政府机关均留有少数下级职员,高级职员在别处秘密办公,职员裁减很多,局课合并,目前执行工作者多系气盛的年轻人。事务紧张,义务工作,宴会全都停止。公务员像军人那样紧张,犹如北伐时期。

十、市内各部队驻京办事处林立,第八路军也设有办事处。叶剑英(共军参谋长)为主任。

十一、市内壮丁均受训练,从事各种任务,其他一般市民,分别按当局命令,分担各种工作,对少数不服从命令者以汉奸论处,予以严惩。

十二、综合政府内部中国人的谈话,在南京政府,蒋介石仍处于领导地位,李宗仁、白崇禧、其他地方军阀及共产党的人物等被网罗成立了军事最高机关(国防委员会的工作)。各地军队还都服从蒋的命令,但这都不过是战时的暂时结合。另外,在政治、军事方面,据称周恩来、叶剑英的势力也相当大。

十三、南京上游的轮船,由于英国船和中国船同时航行,数量很多。飞机也在南京、汉口间飞行。京沪线原来的每天一次快车和南京、苏州间的普通列车,因轰炸而时常停运;津浦线浦口、济南间,每天虽有一次快车,但因军事运输和空袭,完全不能正点运行。

十四、截至目前,空袭造成的损失,最严重的是军用机场,其他建筑物受损较少。从外面来看,中央党部背面的部分建筑物破坏;故宫飞

机场机库破坏三分之一；电灯公司破坏一部分（城北一带居民尚无电灯）；中央广播局破坏；中央大学的一部分和女生宿舍破坏；监察院部分建筑破坏；金陵兵工厂一部分破坏（之后该工厂迁移他处）；盐务署全部破坏；津浦铁路码头全部破坏等等。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军官学校等内部损坏情况不清，外观上似乎多少受些损害。

十五、金陵大学美国人 Y. P. Tenn 对日本空袭进行了极详细的调查，它是费用和损失对比性的经济调查，每天都将空袭状况报告给美国友人等。我曾与其会见，他强调空袭造成结果是失大于得。

十六、报纸方面，《中央日报》、《南京日报》、《新民报》、《新京日报》、《朝报》仍然继续发行（都缩减了篇幅），其他事变后发行的十几种小报均大同小异地登载战况新闻，有很多卖报人在街头叫卖，销路良好（可邮送）。杂志情况与上海相似，种类不多，事变后而特殊出版的只有《抗敌》、《抗战》、《战斗周报》等二三种，其内容也多似上海，无政治、社会、思想评论，主要是鼓舞抗战意识的内容较多。

（2）驻华大使川越致广田外务大臣函

（1937年11月1日 上大普通第37号）

据10月19日南京中文报纸报道，10月18日在南京市政府纪念周会上，市政府工务局长报告了事变以来该局工作中以下各项主要工作：

一、南京市的防空壕设备

市内各干路两侧和主要地区，根据人口的多寡已设有150处防空壕，在人口稠密的城南还要增设50个。

二、汽车统制

汽车总部成立以来，全市编队汽车600辆中被征发200辆，其中150辆派往前线，剩余的50辆作为宪兵司令部用车。

三、船舶统制

设船舶总队部，正在大力进行船舶统制，预定将所有200吨以下的船只和100吨以上民船全部编入该部。本市有相当于上述吨位的轮船20余只，民船200余只。该部已于10月20日在下关设办事处。

四、除以上措施外,还进行空袭后的公路、桥梁巡察修理等,以保交通万全。其他军事方面需处理的工程很多,均在分别进行中。

(3) 广田外务大臣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1月15日 合第2626号)

上海第2268号电

目前滞留在上海的英国陆军武官福雷查(フレーザー)14日与本馆员谈话,值得参考之点如下:

中国军队士气开始低落,并迅速蔓延。武装、弹药之缺乏已成事实。对我方而言,今后的战局将是:中国的第一防线是江阴、无锡、吴兴、杭州,届时将无喘息之机。南京方面,汪精卫、何应钦已无势力,估计蒋介石对于和或战也不处于个人决定的地位。犹如大战末期那样,军事当局已推托不管,蒋介石说不定会使出何种手段。当前,军事方面被认为有势力者是白崇禧、陈诚。另外,高宗武总不露面,据中国人称他可能在上海,总之行踪不明。

请勿发表。

(4) 沪驻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1月15日 合第1050号)

致大臣第2274号电

根据情报:

一、南京政府利用粤汉线输入武器,但因日本飞机的连续破坏已不能顺利进行,因而制定了利用湘桂线铁路,经柳州联络安南的计划,由政府系统银行支付经费,一再催促该铁路工程。另一方面,蒋介石心腹驻法大使馆武官唐浩(音译)被派往安南,同法国当局密商有关武器运输等问题,唐已到达广西。

二、张群、汪兆铭等每有机会即不懈努力促使蒋介石和平解决。前此曾请翁文灏将李思浩引诱到南京,让李设法寻求转变南京当局的办

法(李已于三四天前赴宁)。此外,李因有个人财产存入中国银行,被认为不会有卖国行为,可自由行动。

三、张治中被免职已成事实,目前正在督战的是陈诚、胡宗南、张发奎、黄琪翔等。一般市民对日军最近的快速推进感到茫然,对中国宽慰性声明等几乎不予理睬。南京陷落也是必然的事(法国大使亦对伊藤公使谈称,由于日军的迅速前进,南京的人心极度动摇,正在建议政府转移)。

四、陈光甫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为调查战时资源于近日设立)委员长,现正逗留在重庆;杜月笙、虞洽卿不知逃到何处。救国公债官募委员会总办事处和市党部已被驱逐出法租界。市党部本月15日撤离该租界。

五、蒋介石的笼络共产党及长期抗战是防止共产党推翻国民政府的一种办法,此点当地知识阶层大体均已认识清楚。

(5)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2年11月19日 合第1082号)

致大臣第2330号电

据谍报:

(一) 中国俘虏之我20余名航空兵全部收容在南京反省院,援共产党对中央军俘虏之例给予优待,由通晓日语之政工人员进行灌输革命思想的特殊训练。日前转移到重庆反省院一部分,剩余人员据称最近将被转移到成都或别处。

(二) 刘湘不愿让直系部队赴前线,提出需中央支付500万元出动费这一难题,中央最近爽快地支付了全部金额,不容分说地调动了该人的部队(刘已于12日来南京)。在四川,眼前仅有王陵基、唐多部队的土著军存在。另外,何键也受命出动省内全部剩余部队,一筹莫展的……①将保安队及壮丁队和收编的土匪等送到前线以搪塞中央。蒋

① 此处原文有漏字。

将四川、湖南的土著军队分别调到省外，急忙用中央势力巩固阵地。

(三) 军政部、训练总监部、中央民众训练部等制定《战时民众训练服务大纲》，命令各省市当局遵守。上海市政府也在中国军队撤离当地前接到命令。其目的是将各社会民众编在特务、游击、警卫、交通、防空等 13 个队，分别进行战时训练。

(6) 广田外务大臣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 年 11 月 20 日 合第 2704 号)

上海第 2324 号电

据伊藤公使：

一、关于南京政府各机关转移问题，事先已得到法国大使通知，这是根据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的决定。如前电所称，转移时外交部曾劝说各国大使馆赴汉口。故此，美、德使馆已决定迁汉口。

二、政府各机关转移的影响如何，颇须注意。关于此点，15 日法国大使称，南京政府因以抗日为目的，国内正在动摇当中[此句话原文在旁边记有？号]。有二种相异分子组成，但为保持蒋介石嫡系势力的统率地位，政府机关如果分散，蒋介石也感到困难。18 日，意大利大使会见宋子文时谈称：中国人越坚持抗战，日本的条件可能越苛刻，加上目前的战况，和南京政府各机关的分散已是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考虑的也是利益。宋称：中国方面，当今虽只有继续抵抗，但必然会越加困难。谈话中流露了相当悲观的情绪。意大利大使称，上海抗日中心人物宋已开始降低声调。

三、南京政府分散到各地，即使蒋介石和军部仍留在南京，在形式上也呈现出国民政府垮台之兆。我方应将此点向各国说明，为证明我方一贯立场，对此加以利用是有益的。

(7)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1月21日 合第1095号)

致大臣第2353号电

一、综合谍报所述：

1. 南京捕捉汉奸活动虽很厉害，但多系中下层人物。褚民谊、曾仲鸣、高宗武等被枪杀的说法不过是共产党为制止亲日派所散布的谣言。汪兆铭因在西安事变时激烈排击共产党，故对其积怨很深，至今仍被视为敌人。

2. 杨虎城和钱永铭数日前离开南京。杜月笙（目前称病闷居家中）、王晓籁、俞鸿钧、沈钧儒、郭沫若等人似乎最近都已离沪。宋子文虽在上海，但也在伺机离开。还有，蔡劲军^①在南市陷落时住在租界，因警察、保安队以及许多民众牺牲，受到市民的非难，所以躲藏起来了。

3. 当地还保留着蒋介石的间谍情报机关和隶属于参谋本部的刺探日本军情的机关，每月以三四十万元的经费大力搜集日本方面的各种情报，他们也采用收买外国武官的手段。另外，在所谓捉捕汉奸方面由陆京士、朱学范负责。

4. 日前孔祥熙的儿子积极要求接近我方（主要为自己和宋霭龄的安全着想），杜月笙等人也是同样态度。我方则坚决表示不是时机，他们必须改变历来的既同南京政府又同我方联系的两面态度。

(8)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广田外务大臣函

(1937年11月24日 公信第2327号)

为供参考，兹将11月21日《立报》报道的目击者关于常州和无锡状况的谈话要领译报如附件。

附件：

根据昨天(20日)从常州、无锡来沪者所谈，日本飞机对以上两地

^① 上海公安局长。

的空袭情况如下：

无锡工厂林立，交通方便，素有“小上海”之称，但因敌机轰炸现已变成死城，工商业全然停闭，居民全部搬家。近一个月来，敌机空袭 40 余次，投下炸弹一百三十四枚，起初只向铁路沿线投弹，之后连市街附近也遭空袭，商店、学校、医院、机关、民宅被烧者达 240 余处，死伤无数。受灾区域以车站附近一带最甚，新世界、铁路饭店一带繁华地区现在已一片瓦砾。罹灾者中最惨者一般系从市内到农村避难的平民。有时一二十只运输谷物的船上满载着难民，因敌机轰炸全部沉没；还有的难民七八十人沿田路归农舍途中竟也遇到 3 次敌机轰炸，无一生还。纺织工厂、制粉厂被破坏者更多。目前无锡的壮丁和工人不断出动协助军队打仗，群众的抗战热情不断高涨。

常州位于京沪路中间，靠近江阴要塞，故经常遭到空袭，轰炸 50 余次，投弹七八十枚，戚墅堰电厂附近最甚，老北门一带的损失也很大，车站几乎全毁；中山门外的繁华地区已夷为平地；破坏学校、商店、民宅达 150 余家；大成纱厂的损失也非常大；西门外荻市街一带的轰炸更惨，四日前 50 余名船夫运送大豆，刚到常州就遇到空袭，死亡 20 余人，其他幸存者加入军队参加了抗战。全市各级学校全部停课，只有县立某小学校在地下室坚持上课，学生不过 15 人，师生誓同该城共存亡。一般商团和受训公民全都为保卫国土而出动。

(9)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 年 11 月 25 日 合第 1133 号)

大臣第 2411 号来电

据密派南京的谍报人员报告，南京决心防卫到底，在任命唐生智为防卫司令官的同时，四川省的约 8 个师的军队到达，驻扎在附近。据称最近亦有来自贵州的军队到达。此外，据报纸报道，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于 23 日举行中外记者招待茶会，宣称南京依然是中国的首都，民政由市长马超俊办理，本人(张)负责治安维持，竭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

(10)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电

(1937年11月26日 合第1137号)

致大臣第2415号电

25日在南京蒋介石偕宋美龄接见外国记者团时称：我们相信正义力量必胜，一定抵抗到最后；不会放弃南京，充分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所谓南京陷落前要烧毁市街的说法，只是谣传；停战问题责任在日本，日本飞机投下的声明是匿名的，希望迅速停止战争的日本不应提出苛刻要求；同时，对于共产主义，说是只寻求中国的合作，这与上述意旨是有矛盾的和不符合事实的；所谓和谈开始云云，为时尚早，日本必须首先觉悟，吾等在联盟规约范围内期待苏联援助，即使九国条约会议以失败告终，也确信签字国的对华援助，等等。

(11)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1月27日 合第1149号)

致大臣第2441号电

据26日夜驻南京纽约泰晤士(タイムス)通讯员阿边德(アーベント)谈称：26日，除蒋介石夫妇外，所有政府要人全都争先乘船去汉口，从其狼狈状况看，给人以南京陷落迫在眉睫的感觉。目前，南京市内军队和军需品通过，难民四处乱窜，混乱不堪。同时，因医院里的中国人全部逃走，在下关车站和其他地方的约4000名伤兵向后方运送，但无人治疗，遂有3名美国医生和4名护士看不下去，强硬要求蒋立即支出3万美元，开始救济。

(12)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2月4日 合第1198号)

致大臣第2524号电

据谍报：

(一) 南京集合许多四川、湖北、湖南等各地杂牌军，他们在放弃南

京时准备掩护中央军撤退而将最后留在南京,杂牌军的不满声浪不断高涨。

(二)在中央军官学校和其他政府机关的朝鲜人,集中到庐山,编成一个军,进行训练,使之作为朝鲜民族统一战线的实力的计划,正由南京军机关实施。

(三)活动于上海的各抗日团体中的有力者,都已逃往汉口或香港。最近,在武汉,以李公朴为首的民族统一战线势力逐渐增强。

(13)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2月5日 合第1214号)

致大臣第2536号电

关于第2469号去电:

4日,市川归来,报告的问题如下:

1日午前9时,本官一行乘卡车出发,同日午后6时抵达苏州,翌日(2日)在城内外转了一下,许多地方都被战火破坏,不仅繁华大街,甚至连小胡同也被中国兵胡乱掠夺,食品和其他商品悉被拿走,室内空空。目前,居住在城内的人只有老人或军队使役者,里弄间尚有些避难者,总数不详,估计有数千名(难民大多住在山麓村庄)。我方部队现仍驻扎城内,难民返回很少,松井部队的特设宣抚班与特务部无关,四五天前设立,虽已使令中国人组织了自治委员会,但尚未开展正式活动,不过上述宣抚班已转至别处,让位给苏州宣抚会特务部。3日以来允许一般中国人从平门、磐门、金门三处进城,但进城者不太多。

目前约有1300名日军驻扎在领事馆以及租界内日人住宅,虽然很荒凉(据领事馆使用的中国仆人说中国兵未进入租界),但建筑物和其他物品未受任何破坏,只是在中国街的5家日人商店由于火灾或掠夺已几乎不复存在。

(14)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2月9日 合第1229号)

致大臣第2583号电

关于9日的南京情况,情报很少。据美国领事馆通报,南京还剩美国人18名,除3名领事馆人员外,都坚持留在城内;英国领事馆人员称,英国人除12名报纸通讯员外,全都乘炮舰和码头船撤退。9日晨10时半左右阿边德(アーベント)收到南京的最后电报,据该电报称,不管中国人对其他外国人有无掠夺等残虐行为,一般外国人都很恐怖。迄今尚无那种悲观的电报。不过今早10时以后已无电报。

另据意大利总领事的通报,芜湖的敌军已发生叛乱。

(15)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驻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7年12月10日 合第1235号)

致大臣第2589号电

10日中文报纸载,南京城外各处发生火灾,清华、汤山、大校场机场已被占领,中华门已被突破,但中国军队仍在坚守。

我松井军司令官劝告唐生智于10日中午前投降;我方还发出劝告侨居南京的外国人离去的通报。外交部发言人声称,蒋介石在国家危急关头决不放弃领导全国的责任,决心支撑难局,否认蒋的下野、孔祥熙的下野和蒋介石已外逃等。这些均系汉口国民社电报所报,该电还特别报“路透社”消息,国民政府已成为军政府,朱、毛等将成为政府内的重要分子。

外电还大肆报道意大利将于本周内退出联盟的消息。《大公报》的短评称,这与承认满洲国有关,退出联盟的日、德、意三国的结合,值得注意。

(16) 驻沪冈本总领事致北平森岛参事官电

(1939年12月14日 合第1273号)

致大臣第2657号电

据13日汉口电,当天蒋介石在前线发表宣言称:国军的撤退不仅不影响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的既定国策,而且全国一致抗战的决心在继续加强;盖政府既已转移,南京无论政治上还是军事上都不再具有重要性;本人在日军加强攻击,我军牺牲很大的情况下,后撤阵地,是作战上的根本计划,根据此次计划将南京驻军退守至其他阵地,继续抗战。该宣言已通过无线电在汉口发表。

[本节文件均选自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之《南京大屠杀》第一部分,中华书局,1995。]

二、蒋介石唐生智等往来军事 函电及中方发表之声明

1. 何应钦致刘光密电稿

(1937年7月30日)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刘副主任勋鉴：机密。昨(廿九日)会报会议，沿江各重镇居民，应逐渐疏散，南京市百余万人口，战时甚感不便，必要时，可先将妇孺迁移他处，各机关职员之眷属，亦宜有秘密移动之准备，以免妨害公务。等语。查此事关系重大，应由军委会召集各院部会开秘密会商讨，妥拟方案，呈委座核示后，再逐渐实施，希即查照办理。何应钦。卅戌。参。印。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以下简称《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

2. 何应钦致冯玉祥密电稿

(1937年8月16日)

急。苏州。冯副委员长：删酉电敬悉。○密。连日以来，首都空战甚剧，我空军士气旺盛，击落敌机十余架。市面秩序极为安定。南口浴血苦战，阵地毫无移动，特此奉闻。何○○。铕。参戌。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4页]

3. 蒋介石致何应钦电

(1937年9月2日)

何部长：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应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完成日期与工事计划详报为要。中正。二日。

何应钦批：由徐参事约集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教导总队长及该队参谋长等，于今晚会商遵办。何应钦。九三酉。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5页]

4. 何应钦致谷正伦、桂永清代电稿

(1937年9月3日)

代电。南京谷司令、教导总队桂总队长：奉委座手谕，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应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完成日期与工事计划详报为要。等因，奉此。除分电教导总队遵照谷司令（教导总队文）外，合亟电达，仰即遵照，赶即计划具报为要。何应钦。江亥。参。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5页]

5. 蒋介石致谷正伦电稿

(1937年9月4—9日)

(1) 9月4日电

南京。谷司令鉴：九月二日呈悉。宪兵第一团第二营所担任监护之国防工事任务，准由第一二一师接替。除分电外，仰即派员与吴师长接洽，并将接替情形具报。中○。支。一作。

(2) 9月9日电^①

本京。谷司令：已电令第五十三师、第七十七师、第一百二十一师迅速开南京，归该司令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预定七十七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五十三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百二十一师担任句容、天王寺一带。希妥为计划，并于到京后分别予以指示为要。中

^① 此件未注明发电日期，其签注时间为9月9日。

○。()。一作。京。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395 页]

6. 唐生智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

(1937 年 9 月 24 日)

南京。委员长蒋：外密。关于吴福线野战工事之构筑，本日在苏召集上官军团长云相、张总指挥钫、鹰屋顾问及其他有关之幕僚商讨，决定如下：(1) 由上官军团长负全般战术上指导之责，由杨副主任负技术上指导及材料准备之责。(2) 筑工部队由第三十三师之三团附民工七千人，担任福常段，第七十六师之四团附民工一万三千人，担任昆汤湖以南头西塘镇一带之工事。并限期分区召集各部队连长以上各级官长，详为指示构筑阵地一切要领与方法。(3) 工事进行程序，先完成吴福线本阵地，次及前进阵地及伪工事，尤为注意常福段及各公路线两侧，特别加强提前完成。(4) 民工两万人，由就近各县征集，已用钧座名义电苏省府及施专员，限二十六日以前征齐。(5) 阵地之编成，由鹰屋顾问指导，并令杨副主任率各机关部队构筑，采用疏散纵深伪装，以期加强抗力，减少损害。(6) 开工日期预定为二十七日，并限于双十节前完成。以上各项，除飭迅速照办外，谨呈鉴核。职唐生智、顾祝同。回西。苏。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396 页]

7. 唐生智致何应钦函

(1937年9月)①

敬之先生勋鉴：顷代总顾问斯达开来此建议数事，颇有可采之处，兹特另纸开陈，以备参考，即祈查察，酌核施行为荷。顺颂
勋祉

弟唐生智敬启

附代总顾问建议事项一纸。

抄代总顾问斯达开建议事项：

一、日使通知各使团，预备明日正午以后轰炸南京，请速离开。请考虑政府应否迁移。

二、请指定各顾问安全办公地点，并缓扣各顾问借薪（已通知李处长办理）。

三、前奉委座令派资深顾问三人前往津浦、平汉、平绥各正面，现除总顾问已赴前方外，只有斯泰秋、斯达开、史培曼三人为将官阶级，斯如前去，此间将无人主持。又前经时请先说明情况，并规定隶属关系。（似可许其派将官二员、校官一员，余请作战组拟办。）

四、前购之鱼雷帽及十五公分炮皆已到香港，请设法运至江阴。

五、江阴之封锁，除船只水雷外，应再加木料圆材一层，以增强之。

六、第十团之重炮，现在福山三连、浦口一连，皆无用，请改派至前方使用。

七、上海方面防御战车之地雷，因前方部队不习使用法，皆弃而不用，请派工兵学校人员前往指示。

八、上海考尔夫球场，外人消息停有敌机一百七十架，皆暴露场上。我炮兵（在我射界内）或飞机若能急于轰炸，实为破坏其大举空袭

① 此件无时间，根据其他有关文件查核，系为1937年9月。

之最有效方法。

九、昨日人广播我军在沪使用毒瓦斯,或为故意造谣,为彼方使用地步,亦未可知,应速更正。(斯并之[知]我之化学工业尚在幼稚,决不宜采用,予人口实。)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6~397页]

8. 唐生智签呈

(1937年10月)

抄唐生智签呈 廿六年十月

兹谨拟具第三战区与第五战区作战地境区分意见如左:

甲、作战地境

第三战区与第五战区之作战地境,拟选定于桥墅镇(扬州东北约二十公里)—姜堰镇—海安镇(如皋北约二十公里)亘海之线。

乙、理由

一、淮阴与海州有密切关系,无论就作战之策应上及后方之交通上,均应属第五战区。

二、长江为敌重要之侵入路,启东、如皋、泰县等地逼近长江,直接影响江防,以属于第三战区为妥。

三、缪军仅有两师,且与江南有长江之隔,欲以江南之兵力增援,殊感不便,故其守备区域宜小,泰县以北由第五战区负责为当。

以上所拟是否有当,伏祈批示。

谨呈

委员长蒋

批:依照白副总长指示办理。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8页]

9. 刘湘致蒋介石报告

(1937年11月20日)

报告 十一月廿日午前十二时于南京赤壁路司令长官部

一、效酉一作元电奉悉。

二、职部遵照部署如下：

1. 第二纵队行动如次：

A. 以一个师担任长兴，一个旅担任宜兴附近湖岸之警戒，并于廿三日完全到达。

B. 以两个师集结于五里店、广德、七里店、十八里店地区间，并推进一部至泗安镇附近警戒，廿二日前须到达一个师。

C. 以一师半集结于溧阳张渚镇、戴埠镇地区间，限廿二日全部到达。

2. 直属部队行动如次：

A. 独立十三旅集结于清水河附近(芜湖以东廿公里)。

B. 独立第十四旅集结于芜湖。

C. 宪兵营驻南京。

右呈

委员长蒋

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 湘呈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8~399页]

10. 陈继承致蒋介石密电

(1937年11月20日)

特急。南京。委员长蒋：○密。按目前情况，敌情判断如下：(1) 敌当以一部沿京沪线进逼，以主力循京杭国道绕攻南京，此路敌军到达长兴后，必分兵出广德、宣城，循江南铁路袭取芜湖，断我后路，并与京沪、京杭三面夹击，作围攻首都之企图。(2) 处置：我军为粉碎敌之企图计，拟请于广德、郎溪附近火速抽控有力兵团扼要固守，相机出击，情况有利时，则直蹙京杭道上敌军侧背，与南京方面友军遥相呼应而夹击之。谨呈管见，当否？乞核。职陈继承。卞。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399页]

11. 蒋介石致唐生智电

(1937年11月25日)

南京。唐司令长官勋鉴：兹颁定首都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如下：(一) 司令长官唐生智，(二) 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三) 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四) 首都警备军谷正伦，(甲) 桂总队，(乙) 宪兵部队，(五) 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中正。有酉。一作元。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0页]

12. 蒋介石致顾祝同等密电稿

(1937年11月30日)

军急。南京。顾副司令长官、刘司令长官、唐卫戍司令长官：○密。兹规定第三、第七战区及首都卫戍军之任务如下：一、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二、第三战区依前令开始转进以后，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掩护主力之行动，并破坏重要交通线。三、各战区须与首都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其损失过大之部队，应酌令其撤退于宁国、芜湖以西地区，积极整理补充待命。四、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敌之攻围军。五、将各战区之部署具报为要。中○。卅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0页]

13. 唐生智等致钱大钧密电

(1937年12月13日)

机急。牯岭。钱主任：护密。飞呈委座钧鉴：谨将奉到真侍参、真戍侍参两电时情况及以后处置经过概要呈报如下：(1) 光华门自佳至真，被敌突破三次，先赖教导总队支持，继赖一五六师苦战，歼敌获械，幸告无恙。而真午起，雨花台方面恶报频传，安德门、凤台门各要点均陷敌手。即令八十八师缩短阵地，七十四军、七十一军与之密切联系，飞调一五四师应援。诂文日八八师雨花台、八七师工兵学校、孩子里，教导总队紫金山第三峰均告失陷，城内各地亦被敌之机弹炮弹轰炸。

十四时，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三百余。八十七、八十八两师溃兵退至铁道部，为卫戍司令部特务队阻止，反被包围，比须急紧，当严令调三十六师一团入城戒备，秩序暂定。申，中山门城垣被敌轰塌三处，紫金山东部火光四起。据报敌一部由采石矶渡江，进犯江浦乌龙山，江面发现敌舰三艘。徐军阵地亦被突破数幢〔处〕，已退守乌龙山附近，情势益急。十七时，召集各军长会议，决定分头突围，当晚实施（另电呈报）。散会后返铁道部，交通阻隔，已不能入。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现〔现〕。职等于是夜九时渡江，徒步至六合，本晨乘车抵滁。本部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人，现在六合、乌衣等处分头收容中。职唐生智、罗卓英、刘兴同叩。元。印。〔临淮关〕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4页〕

14. 唐生智致蒋介石密电

（1937年12月17日）

特急。武昌。委员长蒋：○密。（一）顷据宗南电话报告，粤军约两团今日已退至滁县，41、48两师已到来安。浦口方面之敌似未前进。（二）桂、俞、王耀武、王敬久及其他各部，职以在徐州附近不便整理，已令开汴，日内均可陆续到达。（三）职篠西偕墨三乘车抵汴，随经郑到汉待罪。职唐生智叩。篠亥。汴。印。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05页〕

15. 徐源泉致蒋介石密电

(1937年12月23日)

武昌。委员长蒋：为密。职军先头部队歌日先后抵京，即编入卫戍军战斗序列，奉令担任栖霞山、中山墓之线，构作第二线预备阵地。鱼日，因汤山镇北之孟塘发现敌人数千向我挺进，旋奉令推进至龙潭、拜经台、射乌山、孟塘之线，以与汤水友军齐头，藉固左翼刻[刘]师。(246R)进至石洞山附近，即与敌遭遇，发生激战，肉搏终日而占领石洞山。同时(241R)占领拜经台、龙潭一带后，亦与敌接触。但(246R)被敌重围困处核心，顽强抗战，尤为壮烈。遂令(242R)于阳日拂晓前向石洞山左翼增援，予敌痛击，反复冲锋，其乌山、丁家山、鸡笼山、东山头等处为我所夺，毙敌甚多，但我(246R)、(242R)亦伤亡过半。迨至庚晨，汤山失守，友军后撤，本军阵地右后方各要点遂为敌有深受威胁。同时敌另有一股约千余人，突破我石洞山、丁家山之间，占领红绉头、漳桥等处，断我联络。是日适(48D)(42B)赶到，即令进占龙王山，以一部逐漳桥之敌而占领之。其(144B)晚亦到达，故即占领栖霞山、中山墓之线以遥援之。当晚，又奉令撤至左自乌龙山到曹庄赶经和尚庄至杨坊山北麓薛氏坟止，并以(142B)欠(273R)专任乌龙山要塞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连系。青日拂晓，遵命撤至所命之线。该线不特无预筑之阵地，即要塞区之工事亦未完成，兼之杨坊山要留守，教导总队未及占领，职察知该山位置两军结合部间，关系甚重，若置而不顾，危险堪虞，不得已勉抽(287R)第三营占领此山，支撑重点，藉维战局。蒸日下午二时许，敌乃向我和尚庄方面猛攻，我予痛击，未能得逞。真晨，敌以炮卅余门、飞机十余架连合不断向我杨坊山一带攻击，将工事毁平，随以坦克车十六辆掩护步兵二千余人围攻此山。我守该山秦营长慎符指挥全营反复混战，卒以敌炮火飞机轰炸过烈，全营壮烈牺牲。当其激战之际，职恐该山一失，后方联络即被截断，由我左翼抽调(283R)第一营进占银孔

山抢筑工事,以为之备。而敌占杨坊山后,随以全力继续猛攻,轰炸惨烈,尤倍于前。我守该山乔营长喆渊身先士卒,血战半日,饮弹殉国,而全营亦壮烈随之而牺牲矣。斯时,职军损失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预备队亦使用无余。至晚六时许,只得整理残部,缩小阵线,退入乌龙山要塞区内坚守,誓共存亡,以作南京城外廓之支点。詎知我军退入后,台长即失通信,设备亦被毁坏。至文日,敌机与陆炮连合猛攻,下游敌舰亦炮击炮台,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高射炮均为炸毁,区内房屋多被烧焚。至下午五时许,小金庄下游江面封锁线似已被敌破坏,敌舰逐渐上移,同时要塞区西南两面被敌冲破,同时我军粮弹俱绝,不得已率残部由东面冲出,乘夜渡江,再图报国。幸至元日午前七时许陆续渡竣,于通江集略为收容。而敌机复跟踪轰炸,敌舰复向之射击,不能久留,仓卒[猝]指示来安县为集合点,令各师分寻小道渐进。十七日到来,集合半数,旋即向定远转进,今抵寿县矣。该详查(41D)官长阵亡 57 员,受伤 38 员,士兵阵亡 1725 名,受伤 581 名,骡马阵亡 90 匹,受伤 26 匹。(48D)官长阵亡 44 员,受伤 45 员,士兵阵亡 2093 名,受伤 435 名,骡马阵亡 95 匹,伤 5 匹。军团部特务连士兵阵亡 47 名,受伤 13 名。(41D)损失步枪 1580 支,匣枪 19 支,轻机枪 3 挺,重机枪 3 挺,信号枪 3 支,工作器具 3946 把。(48D)损失步枪 1244 支,匣枪 63 支,轻机枪 7 挺,重机枪 13 挺,信号枪一支,工作器具 1936 把。军团部特务连损失步枪 4 支,匣枪 8 支,工作器具 89 把。(41D)虏获步枪 87 支,轻机枪 6 挺。职军渡江,迄今尚幸高级官长均亲自率队相照料,沿途秩序庶免混乱。而沿途他部无归宿之散兵触目皆是,其状况之惨,随时予以收容,期免零散。而沿途县镇壮丁,复以敌人担[临]近,惧陷沦后受敌压迫,请求加入我军者尤众。职亦略于收容,藉资补充,因是两师士兵增另不少。刻查(41D)现有官长 472 员,士兵 5778 名,骡马 174 匹,步枪 3130 支,匣枪 327 支,轻机枪 39 挺,重机枪 43 挺,迫击炮 16 门,信号枪 22 支,工作器具 2180 把。(48D)现有官长 407 员,士兵 5046 名,骡马 131,马步枪 3064 支,匣枪 284 支,轻机枪 31 挺,重机枪 31 挺,迫击【炮】16 门,信号枪 12 支,工作器具 1562 把。特务连现有官长 7 员,士兵 141 名,马 2 匹,步枪 72 支,匣枪 33 支,轻重机枪各 2 挺,工作器具 61 把。惟

各旅团现在建制极不完整,而新兵又多,必须给予时间整训,以图继续抗战。所有本军京东战斗经过概况及人员马匹伤亡、武器损失并虏获与沿途收容补充各情形,理合电呈鉴核。再,连日行军所经各地电报不通,以致报告延期,并乞垂察。职徐源泉叩。(23. 03)。〔寿县〕。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416~419页〕

16. 军委会告上海同胞书

(1937年11月12日)

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昨发表告上海同胞书云:亲爱的上海同胞们,我军因为战略上关系,暂时从上海附近向后撤退。我们一方面用全力巩固第二阵地,必定在最短期内积极进取,来收复我们淞沪。我军这一次的撤退,是战略上有计划的撤退,绝不是战争的失败,而且真正的抗日战争,实际上从这时候方开始,这是同胞们所已确实认识而能格外奋勉的。我们军队和上海同胞别了,回想到三个月的抗战,我上海同胞不避危险,不分昼夜的和前线努力协助,前线一切需要,都能如响斯应。战区附近,牺牲非常惨烈,而军民合作抗敌的精神,愈久愈坚,这种义勇和热情,是我全体官兵所刻骨铭心,终生不忘的。

我军虽然暂时撤退,我们一刻不能忘记我们的同胞。在我军撤退上海的时候,敌人对各位同胞必然施用种种的压迫和引诱,这在我们是十分悲痛,非常的挂念。但我们相信爱国的上海同胞,现在虽然处境很艰难,意志一定是坚决的。我们竭诚盼望上海同胞们始终抱着牺牲抵抗的精神,互相扶助,互相勉励,个个人当作自己是战场的兵士一样,誓死反抗敌人到底。上海同胞们一定不会忘却三个月中间军民死伤的惨烈,而继续发扬先烈的精神,上海是我们民族精神所集中发扬的中心,上海的同胞们要立志作国家精神上的长城。

同胞们,我们军队和各位暂时小别了,我们满腔怀念着各位同胞的

痛苦和牺牲,对于同胞们所已表现的爱国精神,不是言语所能表达我们的感激于万一。我们永远纪念着同胞的鼓励,一定要再接再厉,奋斗到底。我们虽然离开了上海,但我军在嘉定、南翔的阵地上,仍然望得见上海,我们殉国将士的灵魂,也仍寄托在上海,我们热烈抗战全国一致的一颗心,也始终离不开上海的同胞。我们和各位同胞的精神,相互永远的联系着,我们结成一条心,合成一个力,抗战一定胜利,复兴一定成功。我们军队一定在最短期内收复淞沪,来报答我们同胞,我们决不辜负上海同胞的热望。军事委员会政训处。

[《申报》1937年11月12日]

17. 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1937年12月12日)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之所罕觐。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十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存,惟有捐糜顶踵,期以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前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侵蚀于不知不觉之间,则因循苟且,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和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

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当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则远胜于。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阻难愈多,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使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亦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退屈,则精神一衰,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倍】于今日战争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多增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巨,亦无可辞,所谓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决心者此也。(二)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与其屈服而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受敌人宰割,万劫不复。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日战争,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制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橥二义,一为民族生存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

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于天下。吾人对于此种伟大使命，当然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亡，则吾人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少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

[《国闻周报》14卷50期]

三、关于南京保卫战之报道和评论

1. 《中央日报》社评：告(南)京市民众

(1937年11月12日)

此次政府移驻重庆的理由，是适应战况，统筹全局□□，而且是制敌不是怯敌，这一层在本报昨日社评中，已经解释得很明白。京市党部□□及各界抗敌后援会昨日发表告本市同胞书，希望大家凝定意志，勿自惊扰，为民族复兴而奋起，为国家独立而抗战，我们在这里尤其有阐明的必要。

第一，政府是处理全国政务的最高机关，它必须有行使职权的最大自由，不受任何威胁和牵制，所以政府的驻在地要适应环境，不能站在抗战第一线上。至于南京地方，除原有市政当局及军警机关依旧尽职服务外，政府并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率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和兴奋。

第二，长期抗战本来不必过于重视一隅的进退和一时的得失，但是抗战的最后胜负，每每不决于前方的军事行动而决于后方的持久力量，谈□□□□，后方民众比前方将士所担负的更为重要。南京是前方的后方，对于前方的需要□□□□知道得很清楚，对于后方的援助，我们更居于集中策应的重要地位，所以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不是本身的安全而是如何使前线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更加巩固，更加奋励。

第三，首都的拱卫既然设有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能够维

持得很周密，他如食粮充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抗战已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后盾，民众能多出一分心力和物力，政府不仅可以从容应敌，并且还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的把握，也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尽责的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样凝定意志，为国奋斗，这种力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期待着前途的光明由这种力量发挥出来。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2日]

2. 上海失守后中方之新阵线

(1937年11月13日)

本报特讯：我军左翼阵地仍在广福直至浏河之线坚强扼守，中路南翔至黄渡南北各防线亦无变动，连日来敌虽由京沪路及南大公路不断进行，均遭我军击退。惟右翼方面自泗泾至松江一带，敌军进攻极猛，数日来各路均有激战，尤以泗泾及松江两处附近为最烈。据今晨所得消息，泗泾镇因无险可守，我军业已放弃，刻在镇外泗泾塘及文官浜南岸沿松泗公路固守，并将该浜三条石桥炸毁。又青浦以北至黄渡之线，我军有密切之联络。至于松江至枫泾沿铁路线一带，我方均有重兵阻敌前进，前昨两日均有激战。

[《申报》1937年11月13日]

3. 太仓失守

(1937年11月13日)

连日敌主力集中左翼,猛犯我枫泾、嘉善,复侧趋王江泾,图切断我苏嘉路之联络,经我大军严密堵截,生力增援部队亦源源开到作战,王江泾附近展开猛烈血战,顽敌已被我包围。至敌右翼方面,自我嘉定守军自动后移新阵地后,敌积极整理配备,同时敌舰七十余艘,集结浏河白茆口方面,以密集排炮竟日夜轰击我阵地。我工事被毁坏,为避免过大牺牲,不得已略向后撤。昨晨敌在炮火掩护下,大批在各口岸登陆,兵力计在一师团以上,横泾、鹿河镇、归家庄、何家市等附近诸村落,悉遭蹂躏。敌骑卫陷支塘,沿公路东窥太仓,另一路由浏河陆渡桥来犯。我太仓守军早筑有极坚固工事,沉着应战,敌数度猛犯,均被击退。昨晨双方混战,炮声连天,敌遗尸遍野,屡退屡进。我军以第一线工事被敌突破,不得已忍痛后退,与嘉定守军会合,坚守外冈、天福庵、蓬阊镇之线。敌大举在右翼登陆,显系采取左右大包抄战略,以压迫我苏州、昆山之线。昨晚起敌数十门重炮集中轰击我外冈等处阵地,敌步兵约一旅团之众,挟坦克车四十余辆,亦分路大举进犯,两军肉搏血战。我为战略关系,于今晨奉命移守青阳港之线,双方隔河对峙。昆山城内隆隆炮击及机关枪声清晰可闻,此线我兵力雄厚,一切早有充分准备,足可与敌一拼。敌方今午宣传已攻陷昆山说,绝非事实。又敌机三十余架,今晨飞向昆山、苏州及苏州、嘉兴沿铁路公路河道线肆行轰炸,图破坏我交通运输。苏州、昆山、嘉兴城内大火四起,民房延烧极惨,但我军工事及交通运输损害尚轻。

[《申报》1937年11月13日]

4. 日军续到援军

(1937年11月13日)

中央社云,昨晨(十四日)起,迄今午(十五日)止,续有敌商轮改建之敌运输舰筑后丸、一七二号运输舰 Naples 丸、八二号运输舰主基丸、二〇四号运输舰昭国丸、三一〇号运输舰岩手山丸、第十号运输舰威尼斯丸、一八五号运输舰旺洋丸、一五一号运输舰隅田丸、一八四号运输舰 Padon 丸及长寿丸并运输舰 Mamiya 号等共十一艘,相继驶沪,分靠招商局北栈、汇山、大阪、黄浦及虬江码头,除载来敌七次援军之第六批约万余人外,并有敌大批重兵器如铁甲车、重炮及其他军用品等起卸上陆。

[《申报》1937年11月13日]

5. 日军进窥苏州

(1937年11月17日)

自敌军在白茆口登陆后,浏河、嘉定之敌即联合向西进犯,我军为战略关系,已由昆山、青阳港而退守正仪[真义,下同],而与嘉兴之线取得密切联络,并配置雄厚兵力,与敌人作殊死之战。同时在白茆口登陆之敌,有一部从支塘越白茆河而进窥常熟。据关系方面消息,昨晚常熟东门外已发生激烈战事,双方损失均重。由金山卫登陆之敌,自在嘉兴七里桥站被我击退后,遂北窜王江泾、平望,沿苏嘉路进窥苏州,我军正在严予截堵中。该线我方驻有重兵,且我高级长官现均在前线亲自指挥,士气亦十分振奋,在此凡百余公里之新阵线上,我将士决予敌以重创也。

军息,我军事当局刻以淞沪战局完全移至国防线上,敌虽步步进

犯,但该线我方早有准备,军力配置已臻完竣,今明当展开大战,与敌死拼。昨日下午,敌分路冲击常熟,当在该城东南近郊发生恶战,同时有敌舰多艘集结福山江面,猛轰福山防地,掩护陆军登陆,企图侧击常熟,我军正在奋力堵截中。常熟至真义之线,我军沿大横泾及阳澄湖以东各高地,阵线非常巩固,真义以南直达平望之间,与苏州成为鼎足之势,有密切联络。平望之敌昨有一部沿铁路线北窜,企图压迫苏州,刻在胜湖唐家湖被我严堵,不难歼灭。由嘉善东南侵击嘉兴之敌,昨虽进抵七星桥及十八里桥一带,旋即遭遇我军围击,毙敌甚多,已不敢前进。嘉兴、平湖、乍浦之线,除平湖附近有战事外,此外均极安静。

[《申报》1937年11月17日]

6. 京沪线战况

(1937年11月19日)

中央社苏州十八日电 正仪一带,敌以全力进犯,企图突破,袭击唯亭,威胁苏州以东阵地。连日战事激烈,我军奋勇应战,现为利用天然屏障,已转向阳城[澄,下同]湖南一带坚守。至嘉兴方面,十八日下午与外间尚通消息,可证仍在我军手中。

【本报十八日上海专电】京沪线,我军扼守正仪站,两日来反攻昆山,先以迫击炮散兵阵线发炮轰击,继以机枪步枪手榴弹冲锋。大雨滂沱,激战甚烈。我前锋抵南新渎镇,十八日晨与昆山以南周巷各线取得联络,敌遭袭,已向后退。洋[阳]澄池沼区有激烈游击战,太湖东岸线我大军云集,战事重心在告江附近。敌沿苏嘉路进犯,现泊于福山敌舰炮击我萧家宅一带阵地,十八日晨放千余发,图抄袭浒浦后路,数度谋登陆,未得逞。

中央社苏州十八日电 敌永野片桐等部由白茆口附近登陆后,与佐藤高桥等部续向浒浦以西一带进犯,十七日晨一度窜至福山城之一角,惟守城

我军沉着应战，奋勇迎击，当晚即将窜敌击退，现正乘胜追击中。

中央社上海十七日海通电 上海方面之日军已于本日停止前进，在苏嘉铁路沿线作战之日军遭遇坚强抵抗，本日午后正仪一带发生激战，该面总指挥为防守浦东之某将军所部军队，不仅予敌人以坚强之抵御，甚至在嘉善方面作数度成功之反攻，其计划似在截断附近日军及其主力。上海以北，本日午后亦发生激烈炮战，据称日军未能在福山附近登陆云。

中央社上海十八日海通电 真义、嘉善以西一带战事关系甚大，本日双方继续激战，就午后情况言，日军虽曾尽量运用优越之机械化部队，但并未突破华军防线。华军在坚固防线内勇猛抵抗，尺寸必争，甚至数度利用地势施行反攻，致使日军毫无进展。本日日军当局发表战报极为审慎，此乃未有实际进展之表示云。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9日]

7. 日军轰炸非军事区

(1937年11月19日)

【中央社路透十八日京讯】苏州监理会医院纾鲁曼语人亨利教士，十八日晨由仪征到京，谓闻诸东吴大学医学院之工程师。该大学医院之林乐知厅与健身房□□□周初为日机所轰炸，苏州医院诊疗所亦被轰炸。当轰炸时，大学医院中尚有若干伤兵，苏城该部分并无军事机关，仅医院与教会房屋耳。诊疗所屋顶悬有巨大美国旗一幅。据该工程师言，苏城大受日机空袭之损毁，尤以观前街一带商业区域为甚，死伤几何，无从估计，但必不少。纾鲁曼语人在离苏前之一星期中，外人备受惊惶，消息不通，水电俱无，惟闻飞机声与炸弹爆裂声终日不绝而已。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19日]

8. 中日双方在常熟苏州一带之激战

(1937年11月20日)

【本报十九日上海专电】常熟电 我军两日夜反攻甚得手，冒雨前进，在福山转至常熟线展开血战。十九日晨敌变更计划，大队由梅李塘登陆，与支塘方面敌军会合，进犯嘉里村市，同时白茆口敌军放出小艇甚多，图沿白茆塘袭常熟南郊。京沪线正面，敌冒雨犯正仪镇，十九日晨我军攻敌侧背，敌向昆山退却。敌舰数十艘，十九日晨再炮轰狼山福山，图窥江阴封锁线。我地势巩固，敌绝难获逞。

【本报十九日上海专电】嘉兴战事极激烈，敌十八日晚由嘉善塘□镇、平湖、王江泾三路进犯，苏嘉路被截断。三日来气候恶劣，敌机与炮队活动较难，我军从容布置，整个阵线，皆转佳象。平望镇被敌机轰炸，其步队取道淀山湖，经楣里镇袭平望，进窥吴江，我军迎头痛击，敌北犯企图卒告惨败。我军利用吴江湖沼地势环抱围剿，十八日大雨中歼灭敌八百余，吴江城在我军手中，阳城湖激战未已。

中央社杭州十八日电 杭州湾登陆之敌向西进犯，连日激战，我仍坚守嘉兴。十八日晨我生力军续有开到，一度冲破敌阵。又乍浦仍在我军坚守中，惟距平湖之东北八里许，十七日发现敌少数部队，我军刻正在歼灭中。又敌有进犯湖属南浔之企图，平望十七日发生激烈之争夺战。

中央社常州十九日电 嘉兴城郊十九日晨发生剧战，敌犯平望镇吴江以北一带之阵地，我军奋勇迎击，敌受创甚重。至福山以南之谢家桥一带，敌军仍继续南犯，常熟仍在我军坚守中。

中央社镇江十八日电 我军常熟福山阵线屡巩固，福山以南谢家桥镇，敌我隔河相持，正面敌军已退。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0日]

9. 国民政府移都重庆

(1937年11月21日)

国民政府顷发表宣告如次：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国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还。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迺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中华民国廿六年十一月廿日。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1日]

10. 常熟苏州失陷 中方在镇江布置第二道封锁线

(1937年11月22日)

我军左翼经二星期之血战，顷已安然由福山、常熟、苏州退至无锡、江阴新阵地，敌正倾全力犯我江阴要塞，图冲破我长江封锁。我后方大

军刻在镇江构筑坚固工事,并在江面布置第二道封锁线,以备万一。至首都方面,全市民众异常镇静,军事领袖均留京指挥防事,首都近郊布有十二个师以上之精锐部队,足资固守。同时我军右翼自嘉兴、乍浦两重要据点被敌突破后,现我军新阵地系守澈浦东之长川坝、沈荡、硖石、桐乡等处。敌在沪杭公路上已与我军在海盐附近发生接触。至沪杭铁路线上,敌我在王店东首激战甚烈,嘉兴方面另一部分敌军已越过我南浔防线,进迫吴兴,企图由京杭国道进犯南京。我援军已开抵姑村,敌来决与死拼。

[《申报》1937年11月22日]

11. 日军图谋破坏江阴防线

(1937年11月22日)

南京 兹据华方报告,日军舰近在狼山福山炮击甚烈,其用意显在破坏江阴方面之封锁。再则苏嘉铁道线上战事甚为激烈,华方生力军已开赴前线,阻遏敌军之前进,故自南京开出之新编队伍,每日不绝于途云。(中央社十一日路透电)

南京 据华人方面消息,福山及苏州华军因战略关系,均已退移新阵地,继续抗御日军之前进,嘉兴方面日军已越南浔进迫吴兴,企图沿京杭国道前进。

东战场我敌争持百余日,初战线仅淞沪七十华里,自敌在金山卫登陆后,展长至二百余里,顷战事延至江阴、无锡,战线延至五百里以上,我军在此新的防线上,决可达由消耗战而至主力战目的云。

华东社云,苏常二地虽然沦陷,第一道国防线被敌冲破,但现在我所处之地位,实占优势。华东社记者昨晤在本市之外籍观察家,据谓“日军目前即使利用其坦克车及机械化部队,然中国军士正可利用地势,展开游击式之战术,恐今后日军难以长驱深入,在潮沼河汉之日海

军陆战队，亦必为中国军队在山崖峻岭中袭击无疑”。

华东社云，左翼我军后移后，与右翼仍遥相呼应，目下我军右翼由海宁、海盐、硖石、长安接太湖滨诸要点，遥与无锡、江阴成一垂直线。杭州市面照常，无甚影响。

[《申报》1937年11月22日]

12.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视事

(1937年11月22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于前(二十)日视事，并发布告如下：“案奉国民政府命令开，转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此令。等因，奉此，遵于本日视事，除呈报到任日期外，用特布告。凡文武机关暨一般民众，当此国难严重时期，均应各竭所能，各尽所知，沉着应变，共赴事机。倘有不轨奸徒造谣生事，摇惑人心，或乘机扰乱，妨害安宁者，均为国法所不容，本司令长官职责所在，执法以绳，决不稍予宽纵。特此布告军民人等，其各凛遵毋违。”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2日]

13. 江阴无锡间发生激战 中方加强南京守卫

(1937年11月23日)

自扬子江之福山至杭州湾之乍浦第一道国防线上经敌我血战一周后，我军被迫放弃该线，退守江阴、无锡、长兴、宜兴、崇德、硖石、海盐等据点，东战场之形势，从此又进入另一新阶段。我军除在该线以西步步为营处处抗战外，复在镇江焦山作第二道长江封锁线，同时在南京周围二十公里地带，增加坚固工事，调集二十万重兵，准备与敌决战。我军

事当局,连日均在前线某处指挥作战,态度非常镇静,意志格外坚定。本报昨日探得前线各路形势及战况颇详,兹分志如下:① 长江南岸,因福山炮台失守后,敌舰遂纷纷西进,企图破坏江阴封锁线,前日晨(廿一日)起,已在段山东首江面向我段山附近炮轰甚烈,我江阴炮台亦以要塞巨炮还轰。② 常熟方面之敌,约有两联队以上之众,进据常熟后,即沿尚湖南岸之锡常公路,配备机械化部队,以无锡为目的,猛力西犯。昨晚(二十一日)已在东亭镇附近发生遭遇战,形势非常激烈,无锡城内已闻清晰之炮击。③ 由苏州正面西犯之敌,约有两师团以上之兵力,进占苏州后,即循京沪铁路线直扑无锡,刻在无锡东南面之周泾巷左右两面激战。敌军复袭故技,调集大批汽艇,载运陆战队沿太湖北岸进袭,企图包抄无锡后路。但我军在太湖北岸沿京沪铁路线一带环湖驻有重兵,该路敌军,必遭痛击。④ 太湖南岸敌已由姑村西侵吴兴,刻在姑村西面五六公里处激战,但据另息,吴兴近郊已有战事,我军因受太湖南岸水路进逼之敌压迫,有放弃吴兴模样。⑤ 由嘉兴前进之敌,亦在一师团以上,分两路进犯,一路向西以崇德、石门为目标,刻在濮院、桐乡一带对峙中,一路向西南沿沪杭线进逼硖石,刻在王店、硖石间相持。由沪杭公路进扑之敌,仍在平湖、乍浦之线,被我重兵所阻。

[《申报》1937年11月23日]

14. 南京设立中立区 各国大使有此提议

(1937年11月24日)

【南京二十三日电】路透社讯,外国大使在与中国当局合作之下,已拟定在南京成立一中立区之计划,此项计划日内即可提交日本军事当局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1月24日]

15. 东线战事中心转移

(1937年11月25日)

中央社溧阳廿三日电 我军因战略关系退出苏州、常熟，现扼守江阴、无锡、长兴、吴兴迤南迄钱塘江至杭州一线，我生力军已开往前线，阵地已趋稳固。

中央社长兴二十三日电 盘据南浔之敌，二十三日晨开始向我吴兴前线之警戒阵地猛犯，迄晚敌沿公路两旁之小河，利用汽船及帆船抄袭我正面之后路。我以缺乏船只，又无桥梁，行动不便，阵地遂被突破，旋由我左右两翼掩护正面之部队退却，同时并派生力军占领吴兴两旁之高原，阻敌前进。二十三日敌又在飞机及大炮掩护之下继续来犯，我占优越之地势，予敌重创，刻尚在激战之中。

【本报廿四日上海专电】无锡电 敌分水陆两路向长兴进犯，图北犯宜兴，南侵吴兴，闻有少数之敌已在长兴宜兴间夹浦登陆，我军正包抄中。

【本报廿四日上海专电】敌仍图破坏我江阴封锁线，均经击退。周泾巷已克复，太湖西侧，敌五路犯湖州，廿四日竟日猛攻海盐，被击退。宜兴防务严密，虽屡被飞机轰炸，我工事无损。

中央社江阴二十四日电 敌对江阴觊视已久，迩来更图破坏我封锁线，在江阴下游七十里之刘海沙一带，派舰巡弋，一面探我实力，一面暗置浮筒，惟均经我发觉，终未得逞。近则屡派飞机轰炸，自二十一日以来，每日均有十余架在江阴上空盘旋。过要塞地带时，因我高射炮射击猛烈，始终不敢低飞轻犯。二十三日在城内胡乱投弹二十余枚，旅馆戏院各毁一处，民房坍塌数栋，死伤平民五十余人。二十四日上下午复四度来犯，在县城南四五里夏港地方掷弹多枚，死伤难民二十余人，其中多为妇孺，断胫残肢，惨不忍睹。惟一般壮丁，则因恨敌入骨，尤不忍难弃乡土，均自动协助军队构筑工事，防护交通。目前敌虽难有自陆上

逐步侵犯之趋势,但我野战军力量颇为雄厚,守土将士,咸抱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敌如来犯,必遭痛击。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5日]

16. 蒋介石发表谈话声称保卫南京

(1937年11月25日)

南京 今晚蒋委员长接见外国新闻记者时声称,吾人坚信,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抗战到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云。蒋委员长偕其夫人入招待室,具有信任与决心之气概,绝无失败者颓唐形象。蒋委员长续称,中国拟维持决心抗战之政策,吾人将防卫南京,但在远处为之,外人之生命财产当予以保护,外传南京如有陷于敌手之危险,将付诸一炬之说,仅属谣言云。继言及停战之可能性,蒋委员长称此事决于日方。蒋委员长后言及日机近掷下一盒,内载一函事,谓此函不载寄者姓氏,其内容希望早日停战,并声明日本不欲提出严厉条件,仅欲得中国防共之合作,此种言论,殊与事实相反云。记者询以和议如何可开,蒋委员长称,讨论此事,今尚非其时,第一日本必须觉悟云。记者又询以是否希望苏联扶助,蒋委员长答曰,余所希望者乃国联机构内所规定之扶助。记者复询以九国会议既无助于中国,中国能希望他方面之援助否,蒋委员长答称,渠确信九国公约签字国将援助中国,如无此援助,则所有条约悉属无效,而破坏条约之举动反得奖励矣云。(二十五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1月26日]

17. 唐生智发表讲话“与南京共存亡”

(1937年11月27日)

首都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华人必须牺牲,今有两事可决者:一余为中国军人,拟为国家牺牲己身;一为吾人之牺牲,将使敌人多所丧亡是也。外人之能离京者以离京为上,惟中国政府自将竭其能力,担保留京外人之安全。在长期战争之后,纷乱实不可免,即一醉汉,犹将行其清醒时所不为之事,则受炮弹、炸弹猛轰而处于艰难困苦中之大军,有时作越轨之行为,亦何足为异乎?首都现由编制完善之军队卫守,其余军队正在陆续撤退,若辈难望其严守纪律也。假使外人有不满之处,吾人闻悉之后,即当竭力矫正之。余为负责之员,拟尽余力所能为,以遏止纷乱。在数日之中,局势尚不致骤行严重,惟一旦局势转危,则各城门均将紧闭,且将取其他行动,但无论如何,余必竭力保护外侨也。当局业已布置驻兵各地点,保持纪律,不特注意本城,且注意本城四周五十公里一带,勿容许其他军队开入首都,如欲开入者,必须声明愿与共存亡。

[《东方杂志》34卷20~21号]

18. 无锡城郊血战

(1937年11月28日)

昨日前线各路战事,双方主力仍在太湖南北两岸长兴及无锡,形势俱异常紧急。本报自各方所得消息,分志如下:①日军连日以来两路猛攻无锡,企图突破江阴无锡之线,一路自常熟沿锡沪公路前进,一路则自京沪铁路线之正面进犯。因铁路线我军防御坚固,周泾巷得而复

失者多次。公路线方面,激战尤为猛烈,我军东亭镇之阵地,一度被其突破,小队日军遂被其进至北门城郊,城内亦有被其突进之说,但尚未能征[现为证,下同]实。北门城郊则已发生空前之血战,我军奋起作壮烈之牺牲,日炮正向城内猛轰,已发生大火。铁路线正面,则我军尚扼守车站之东周泾巷之西,我军大批生力军已往前线应援。江阴要塞,仍屹然未动。段山我军继续与日舰以巨炮互轰,炮战异常剧烈。即或无锡有变,我军江阴、武进之线,仍极巩固。② 太湖南岸,我军自吴兴西移后,日军进攻长兴甚亟,公路线上正在展开猛烈激战,长兴形势虽甚危急,但仍在我军坚守中,我军正据有公路两旁高地,凭坚固守。战事刻在横上、吕山一带进行,我军后方生力军已驰往加入前线迎战,故宜兴方面至今安然无事。沪杭路方面,因吴兴方面之影响,桐乡我军稍有后移,石门、崇德之东,两军刻在烁头镇激战。硖石、海盐之线并无变化,与长兴之线仍成一直线形之坚强阵地。

[《中央日报》1937年11月28日]

19. 日本大本营的成立与军权的扩大

(1937年11月)

在日本,传闻多时的设立大本营问题,于本月十六日阁议正式决定后,经过日皇十七日的批准,已于二十日在宫内正式公布成立了。这大本营组织的手续,首先便是废除明治三十六年公布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其次便是颁布大本营的新军令。新军令除将旧条文第四、第五两条取消外,其与旧条文不同之处约有下列数点:第一,新军在旧条文中“日皇大权之下置最高统帅部称之为大本营”一节中,加以“战事或事变之际”之句,以表示非但“战时”,即在“事变”之际亦可适用;第二,旧条文第二条中有“高等部”字样,新条文则完全削除,仅记明“大本营之编制以别文定之”,以表示大本营之设立,系由动员制定,其组织则依照战时编

制；第三，旧条文“参谋长与海军军令部长各为其幕僚之长，奉仕帷幄之机务，参划策战，以应终局目的，图谋陆海军之共同策应为任务”一节中，新条文则将“海军军令部长”一语改为“军令部总长”。——这是此次日本大本营组织的大概。

在这组织中，我们首要指出的，第一，是明治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公布的旧战时大本营令系用敕令公布，此次大本营令却用军令发表。“敕令”与“军令”，虽同须奏请日皇裁可，但前者的奏请权属于内阁，而后者则属于军部。换言之，即前者须经阁议决定而由首相奏请，后者奏请权既属军部，则仅须陆海军两大臣奏请即可生效，其他阁员无从过问。所以不用“敕令”而用“军令”的结果，便是内阁该项权力的削除，同时即是军部统制权的扩大，因而今后大本营的组织，大本营令的修改或废除，均操于军部之手，其他阁员则无发言余地。

在新军令的第一条上，既规定大本营为日皇大权之下所设置之最高统帅部，第二条复明白指定“参谋总长及军令部总长，各为其幕僚之长”，在日皇之下，“奉仕帷幄机务参划策战”，所以实际上大本营的构成分子悉属军人，其他如国务总理大臣及枢密院议长等，均不能参与大本营的组织。此其结果，便可以使军部得为所欲为，不复受任何政治社会势力的牵制。

其次，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次大本营的组织，军部非特在组织上增大了无限的权力，在设立大本营的时期上亦获了随时可以设立的法律上根据，他不但仅在战时享有此种“军权统治”的权利，且在任何彼等认为必要之时，均可视为“事变”而采取此类方式，便于行事。新军令第一条所以加以“战时或事变之际”字样，其作用实即在此。

当然，军部的此种收获，并不是偶然的。在过去，军部为着争斗政治的领导权，已做了种种的尝试，也受了种种的阻力，因而引起对政党财阀和元老等的磨擦。这次，在组织大本营的运动中，同样，我们也未尝不可找出这种斗争的痕迹。

这显然是有计划的。军部在上海掀起战事以后，军部系统的势力便已开始做这种活动了。九月初旬，素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中野正刚更在七十二届议会中正式提出这个组织大本营的建议。其间，曾经近

卫内阁的一再敷衍,设立“企划院”,创设“内阁参议”制,以为战时统制及动员对付中国抗战的机关,来缓和组织大本营的运动,这才阻止大本营的组织迟迟没有实现。

然而,这一切阻止军部扩大军权的努力,显然已完全失败了,在军部系统的积极活动之下,日本大本营的组织终于正式宣布成立了。这不能不说是军部企图独揽大权的尝试已获得相当的成功。这种成功,使日本不能有独立的外交,也不能有独立的行政,军权高于一切,内阁仅为其附庸,一切均将在军部的领导之下进行,一切均将握在军部的掌握之中。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疑的在日本自身,今日是蹈入更危险的路线了,对世界尤其中国亦不能不说是遇了更大的威胁吧。

[《东方杂志》34卷20~21号]

20. 江阴华墅镇发生激战

(1937年12月1日)

日攻陷无锡后,我军一部移常州,一部移江阴华墅镇,凭龙砂山、龟山天险力守,现正在激战中。在吴兴孤军守城之陶凤威、徐君若两团,因陶不愿就湖州维持会长,美国教士无法调解,日军继续攻城,徐团长在县政府中流弹受伤,陶之胞弟建芳,由东门郊外率千余战士攻日军之背,日军猝不及防,死伤颇多。旋为保全实力计,不得已挥泪率部已离湖城,往孝丰县久守,教士亦离城赴杭。湖城情形现极紊乱。(华东社)

[《申报》1937年12月1日]

21. 江阴失陷

(1937年12月1日)

昨以电讯阻断,前方战况愈感沉闷,嗣据本报多方探求,所得情形分志如次:① 江阴为我军左翼重要据点,日方虽倾海陆空军全力围攻,经我忠勇将士拼死抵御,固守两月,仍能安然无恙。惟昨日外传常州至江阴之线,已有多处陷落,我军为战略关系,始行退出江阴要塞,其时间谓在二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许,城郊并曾经一度壮烈血战,日军乃于三时半完全占领。常州车站之东约一公里处,昨发生战事,城内我军开向城东进击,旋以形势紧张,我军已移守丹阳、广德之线新阵地。② 我英勇空军,连日飞往长江下游轰炸日舰,常阴沙一带五十里之间,日舰或伤或沉,损失不赀。③ 中路宜兴两军正展开猛烈之血战,城内惨遭轰炸。进犯宜兴之日军,一路由夹浦向北推进,一路由乌溪上岸,趋汤渡攻宜兴东门。惟宜兴之西,我已筑有坚固阵地,即使城垣不保,日军恐亦不能轻易西犯。④ 广德确在我军固守中,日军抵长明村王婆镇后,有分兵北犯溧水、句容之势。该处地势较高,山陵重叠,易于坚守。⑤ 盛传日军昨有一部分在翁家埠登陆,沿海塘犯杭州甚急,但至今晨二时止,尚无确报,难以证实。

日军前由吴兴西进,其用意在于窥南京。三十日日机多架轰炸宣城,损失不大,此举似为西犯之先声。又我右翼南路固守海宁、崇德、菁山防线,甚为稳固,近二日来,日军未曾来犯。三十日澈浦方面有日军二千人登陆,向嘉兴开去。

右翼日军以主力攻我广德以东二十五公里之泗安镇,二十八日下午二时,有日军五千余,多系机械化部队,由东北两方猛犯,并以飞机十余架掩护前进。我某某两部当即剧烈抗御,激战至下午七时,卒以损失过重,退出泗安,现已在泗安、广德间布妥新阵地。

[《申报》1937年12月1日]

22. 日军便衣队出现在溧水附近

(1937年12月1日)

二十八日晨三时许,溧水附近发现日便衣队数十人,鼓噪妄动,经我守军围击,悉数解决。

今晨十时外人方面消息,长兴日军犯我广德长明村王婆镇后,顷有分兵北侵溧水、句容之势,缘广德、宣城之间多山道,我且有备,故彼方乃沿公路线前进云。(华东社)

[《申报》1937年12月1日]

23. 蒋介石巡视南京防务

(1937年12月1日)

南京 日军刻向首都逐步前进,本城已转成一大军营,准备抵御,各要点之街道现正筑造有刺铁丝障碍物,城外则开掘战壕,并布置其他防御工程。首都主要城门现仍开启,惟较小之二门,今日已闭。蒋委员长今日曾巡视环城四周之防务,路透电社后向负责方面探悉,蒋巡视后,甚为满意,蒋夫人亦留居城中。今晨路透访员周游全城,见贫民甚众,仍留城未去,盖若辈皆赤贫如洗,无力他徙也。安全区域委员会现正筹备设立避难所,俾首都发生战事时,将若辈移往该处。委员会曾向日当局提出此项建议,但迄今尚未接复。公共汽车现已停止开驶,惟其他公用事务,仍照常维持。据马市长宣称,电灯、自来水、电话三项,将维持至机器损毁而后已。邮政完全如常,城中五邮局每日仍忙碌收发邮件,上海报纸仍按期寄到,此为众最欢迎之物。邮政职员刻在极大困苦之中办公,虽常遭轰击而未有弃职者。首都邮政当局已租定轮船一

艘,俾在最后一分钟载局中职员三百五十人与彼等之眷属至安全地点。
(三十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1日]

24. 丹阳危急

(1937年12月2日)

前方战事,本报昨晚自各方所得消息,汇志如下:① 我军江阴、常州之线虽被日军突破,江阴城厢亦被侵入,但征以各方报告,江阴要塞确尚在我军手中,我坚守要塞之忠勇将士正准备与要塞共存亡,封锁线亦确未被冲破。日方昨宣称轰炸江阴对江之天生港炮台,恐系误传,因天生港为南通之船埠,并无军事设备,亦无炮台。靖江方面,昨据来人谈,尚称安静,并不如外传之甚。② 京沪铁路线正面,常州我军昨向西移动,已在吕城、陵口之间布置阵地,因此丹阳刻已异常紧急。日方宣称已占据陵口车站,在该处与我军激战,则尚难证实,常州日军有向金坛进犯模样。③ 宜兴被日军侵入后,城内已发生大火,但我军尚猛抗日军于郊外,血战未已。因宜兴之陷落,溧阳亦为日军继续攻击之目标,昨日已有日军企图向该处前进之说。④ 广德方面战事,确一度被日军占领,并已分兵三路进犯,一经戴步[埠]镇攻溧阳,一经陆家铺攻郎溪,一经四殿铺攻宣城。昨深晚据可靠方面消息,谓已由我军克复,但日军在积极反攻中。⑤ 沪杭铁路正面,消息甚少,日军虽有三路攻杭州之形势,一路自吴兴南下,一路自铁路西进,一路沿沪杭公路攻击,但我军全线已有生力军加入补充,短时期内当不致有何变化。海盐我军昨有西移海宁之说。

[《申报》1937年12月2日]

25. 南京防务加强

(1937年12月2日)

南京 中国军队现正积极预备南京城郊之防御工事,蒋介石将军日昨对新建防御工事视察一周后,至表满意。现在南京城门除有十门已经用障碍物关闭外,其余十三门仍照常大开,城中各处均筑行战壕,街衢交通要点均置沙包电网,城外各军事要点亦均布置炮位埋藏地雷。目前南京驻军约五万人,日内尚有继续开来者。此种大规模之守城准备,实证明中国当局一息尚存、一弹尚在均必死守南京之宣言。南京人民大部迁离,故市容极为荒凉,商店大部关闭,路上行人稀少。京中尚留有外侨五十人,当局正采取各种方法,以保证该外籍人士之安全撤退,此项外侨退出南京均登英美法炮舰西上云。(一日国民社电)

汉口 中国政府发言人顷对此间海通社代表宣称,一息尚存,一弹尚在南京,均必抵御到底。南京附近之国防线现已加强,且大军已集中该处,政府虽离开首都,但不能视为放弃南京。该发言人仅称,蒋介石将军现提出一口号曰,一,投降日本,失去一切;一,抵抗日本,获得一切。中国在技术上为劣势,故惟有延长战争以使日本枯竭。至南京情形,该发言人宣称甚为安定,人民迁徙已定,食粮用品一切均无匮乏之虞。前线战事,虽甚严重,但非无望。日本故言打到重庆,此为绝不可能之事,徒见日本之一吹雷而已。中国之抵抗力量决不动摇,日军仍有一兵一卒在中国土地,中国均坚决抗战到底云。(一日国民社电)

[《申报》1937年12月2日]

26. 中方加紧构筑新阵地

(1937年12月2日)

南京 此间中国军事当局对于东战场军事仍抱乐观，认镇江、丹阳、句容至溧阳之阵地足以长期抵拒日军之攻击，同时认广德至宣城之线，日军亦难突破，盖在苏浙皖交界之地带，山脉蜿蜒，故极易防守。又据中国当局观察，镇江炮台最少可抵拒日军一月半至二月之久，因镇江附近大抵为山区，且该处江面狭窄，故较江阴炮台为易守。总之，中国当局决计不惜任何牺牲，保卫南京，不久之将来，南京将成为中国之马德里。（一日快讯社电）

[《申报》1937年12月2日]

27. 中方实施交通破坏 阻止日军进攻

(1937年12月2日)

南京 日军临近南京时，该地近郊恐将发生激烈战事，华军方面为预防一部分日军到达芜湖起见，已将广德、芜湖间之桥梁悉行轰毁，并将公路毁去，俾使机械化部队不能通过。华军更于芜湖、镇江间之扬子江中建筑障碍物多处。蒋委员长目下仍在南京，昨日下午曾与此间某中国高级官员互通电话云。（一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2日]

28. 中方布置新防线

(1937年12月3日)

汉口 据此间最后消息,中国之新国防线业已布置就绪,由镇江、丹阳以至金坛,该线之北端为镇江,位于扬子江南岸离南京约七十里。中国方面力言,军事当局自始即计划此种逐渐之撤退,故中国军队之向后移动,秩序井然不紊,并使日军遭受重大损失。权威方面认日本不能于短时期内即溯江而攻南京,军事专家认日本如破坏江阴附近之封锁线,必尚须数日工夫,但同时中国又可在镇江附近筑就一新封锁线云。(一日国民海通电)

东战场抗战形势,近日我军颇见稳定,其原因一则积极补充,增加作战力量,一则自战线移至山岭地带后,易取守势,故前线消息传来,使人振奋。据昨日本报所得各方战讯,综合如下:① 江阴要塞在我翁照垣将军统率之下,大军二万,应付裕如,日维倾力攻袭,我阵地仍安如磐石;② 常州我阵线西移后,现坚守奔牛附近之地区,外传陵口被占,实系讹传;③ 金坛东郊我已构成新工事,准备迎击,惟连日金坛、溧阳、丹阳、溧水、句容各县均遭惨烈轰炸,民间损失之重难以数计;④ 右翼广德已两失两得,现由我军坚守中,该处有崇山峻岭,迂回曲折,日军以地形不熟,辄遭我军之奇袭;⑤ 崇德、石门湾之线,战事已入紧张状态,日军似有威胁杭垣模样,现我已在石门、桐乡及沿京杭国道之白沙村、青山关、三桥埠等处配置重兵扼守,可保无虞;⑥ 驻防海盐之我军,因受左翼及中路西移之影响,已现突出之势,奉令改守海宁沿塘一带,坚守此重要之据点。

南京 据美联社记者今日报称,华军在东战场虽有一部分向后移动,但此间人心仍极镇静,众意中央精锐,必能于南京一带予日军以最猛烈之打击。据称,蒋委员长最近曾于中山陵园默祷一整日云。(一日国民电)

南京 据中国军事当局发表公报,防守广德之川军今日从事反攻,在广德泗安区痛创日纵队。按该二地前为日军占据,广德尤为重要,中国最佳飞行场之一在焉,日军且能由此进窥芜湖,侧击南京华军,川军第一次在前线作战,成绩良佳,奋力反攻后,已克复该二地。(二日路透电)

广德业于一日午由我收复。当三十日晨激战之际,我军□□师师长饶国华,曾奋勇抗战。按右翼之日军自长兴分两路进犯,而以主力西向广德,经二十八、二十九两日之激战,飞机场一带于三十日午失陷,我军即退守距城三四公里,但仍坚守据点,奋勇抗战,屡进屡退,相持甚久。饶师长身先士卒,虽在日军坦克车及野炮轰击猛暴进攻之下,犹镇守据点,指挥作战,以是日军伤亡甚多,而饶师长卒以身殉,同时旅团长三人亦受伤,士卒异常痛愤。此时我军因工事俱被炸毁,不得不自广德西移,此后战事之激烈,为我军退出淞沪以后所仅见。日军虽随踪抵誓师渡镇一带,但我饶师将士同仇敌忾之心益深,俟机还击。此时我安徽守军乘日军立足未定之际北进突击,日军仓惶应战,野炮两门及装甲车枪械等多不及运走。泗安镇既收复,日军腹背受击,乃由广德一带绕道公路之东北向长兴溃退,于是沦陷日军一昼夜余之广德于一日午完全克复,现正肃清泗安镇广德一带及此地带公路以外之残余日军。

伦敦 英国驻南京领事白伦与英大署武官费莱塞现仍留居南京。英大使署留京之英侨二十一人,内有数人现居英炮船,惟大多数避居上游约四里之怡和公司趸船。趸船中且留出地位,以容德领事与其职员、受德大使署保护之十一人、美侨若干人(内有五女子)、荷侨三人,英当局已通告日当局,现以该趸船供英侨等居住,以免为战祸波及。(一日路透电)

弗朗克福城 据今日此间弗朗克福新闻报接驻汉口访员报告,中国现已重集大军,抵抗日本之侵略。中国中央军之大部分尚未参加作战者,将为此次重整新军之核心队伍,而更补充以各地方之后备队。又讯中国政府之某数部行政机关业已在汉口成立,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王宠惠、中政会秘书长张群均已先后到汉,开始办公云。(二日国民海通电)

[《申报》1937年12月3日]

29. 南京 日反对划中立区

(1937年12月3日)

【中央社东京二日路透电】国际红十字会之主张在南京划中立区事，已告失败。日方认南京已成军事重地，若将该处划为中立区，则距军事区太近，将来必至无法区分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3日]

30. 日军加紧军用物资补充

(1937年12月4日)

昨日有日本运输船墨西哥丸、吉野丸、玉津丸等由日本开来，上午九时陆续驶进浦江，至大阪码头及黄浦码头停泊。各船又载到该国续派来沪之援军一批，共计有一千七八百名，均衣黄呢制服之陆军，当时即在该两码头登陆。随后有交通电信船名“冲绳丸”一艘，亦调到上海，以供军用。同时尚有京仁丸、海平丸等四轮继续进口，各船又运来大批军械、弹药、竹筏并机械化的帆布桥梁、橡皮舢舨等至沪，各船乃分泊在招商局中栈、华栈等处，立即起卸载来之军火及军用物品，即晚各船将载运伤兵回国。所有运来之桥梁、竹筏、舢舨船等将转运前方，供河流区域内应用。

苏州河内，昨日有悬挂日旗之小火轮六七艘，拖带驳船，满载兵士约千余名，又载有军用食料之菜蔬杂物甚多，驶向苏州河西，开往前线。

昨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黄浦江有日汽艇一艘，拖带大驳船两艘，满载麻包、木箱、子弹、粮秣等，经外白渡桥苏州河西驶。未几，复有上项汽艇一艘，亦拖大驳船二艘及小空艇一只，而大驳船上则满装日海军陆战队兵士约二三百名暨其他器械军用品等甚多，末后之小空艇似预备将拖带之

人物由小空艇驳送前线应用,均经苏州河疾驶往西而去。

[《申报》1937年12月4日]

31. 江阴炮台失守

(1937年12月4日)

确息,江阴炮台四五日来受日海陆空联合进攻,左右腹背乃至顶部均遭最新式武器猛袭,可谓五面受敌。我当地守军以血肉之坚城补物质之不足,奋勇抵抗,支持至一百小时左右,卒以守军孤单,武器落后,于昨【前】晚(二日)七时许,不得已忍痛退出。江阴虽为我滚滚长江之第一门户,但最近我已在江阴以上紧闭门户,重重封锁,日军再图西上,必遭遇更坚强之抵抗也。

又右翼北路之日军由濮院进犯石门湾后,二日经我反攻进抵石门湾时,日军以兵力单薄,即向后退却。

昨日本报所得各方战讯,摘要分述如次:① 丹阳方面,据日方消息,谓日军片桐、大野等各部队已于昨晨完全占领县城,日军待后续部队到后即向镇江出发。但另据确息,丹阳城郭双方混战,异常激烈,形势确十分吃紧,但尚未失守。② 溧阳方面,日方亦称已被占领,并向溧水推进,昨晨十时许,到溧水前方二十公里之施家桥。惟我方自宜兴失陷后,日军虽积极西进,企图进攻溧阳、溧水,威胁丹阳、镇江之侧背,但中经陈塘桥、徐舍镇、红塔市、都山荡等处,均有我方布重兵,奋勇抗战。仅溧阳城郭发现便衣队,形势略现混乱,失守之说,仍难证实。另息,日方仍注主力于长兴宜兴之间,现正不断增援中。

[《申报》1937年12月4日]

附：江阴要塞失陷经过

长江第一重门户的江阴要塞失陷了，然而因为电讯的隔断，交通的梗阻，关于当时战前战后的各种状况，当为一般人所关心，何况那里伟大的战迹，又是不可消灭的重要史实呢。江阴旅沪同乡会为着要明了江阴的真实情况，曾于战前战后，先后派遣干员十五人，前往江阴实地调查，业已陆续返沪。记者特为综合各人实地调查所得情形，作一个有系统的报告。

历史上的伟迹

江阴在现在是国防第一个要塞，然而它在历代的英雄名将眼中，对于这苍老的古城，都没有把它忘怀而忽略。在那里不知流过多少壮士的碧血，埋下多少健儿的白骨。尤其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民族英雄阎海元，统率数千江阴子弟，誓死不降满奴，被围孤城中死守，抵御二十万众的清军，血战达八十余日之久，终于粮尽援绝，伟大而悲壮地同这古城偕亡，造成了这可歌可泣的史实。至今二百数十年来，国人还没有模糊。

地利天险关系

江阴的形势，北枕长江，东有巫山、段山为屏，西有萧山、青山为障，南靠秦望山、大小茅山为前哨，一面临江，三面山岗起伏，把这江阴深藏在众山环抱的中间。如此雄壮的形势，深得地利天险之胜，江阴要塞，构筑在黄山、君山，北对靖江，彼此呼应，电雷学校和飞机场也附设在要塞地带里，并且还有武澄、锡澄、琴澄等三条公路及其他支线，交通便利，工商实业也相当发达。因为它有地利天险关系，不但在过去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是在近代内战中，也没有一次不与这古城握手，发生过若干关系。

尽成一片瓦砾

自从“八一三”全面抗战展开，淞沪一隅之地，经过三个月的血战，东战场战线西移。上月二十一日，日机十余架盘旋江阴上空，首次投弹轰炸。嗣后日机每天飞来掷弹，最初如吴汀鹭住宅、县政府、利用纱厂等悉被炸毁，旋于北门街一带大施惨炸，如南菁学院、顾家埭、善门路、大宜春、小桥头以及同生泰、日新恒等各大商号，尽成一片瓦砾，实深浩叹。当时日军舰队集中于福山以东的约达七八十艘，环攻段山，隆隆炮声渐渐震撼

江阴,时为上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的情形。日军已在福山登岸,日舰炮火也已射入江阴县境的东乡了。

日舰遭受重创

战事从常熟侵入了江阴区内,江阴情势,日见吃紧,江阴全境,大军云集,日机每天来犯,却被我高射炮迎击,只在高空投弹。我江防总司令刘兴、江防司令许康、要塞司令欧阳驹均亲赴前线指挥。城内治安,归由戒严副司令袁县长负责维持,率同壮丁,担任输送、救护等工作,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城内居民十九向江北迁避。我黄山要塞,不久也开炮应战,轰然巨响,震动大江两岸。同时各山炮台也突起轰击,日舰中弹颇多,其中二艘沉没,十数艘受伤,于是日舰不敢逼近我炮火射程之内。

遭陆海空围攻

不久无锡、常州相继沦陷,日军除了舰队密集炮火的猛轰和大队日机的惨炸以外,并联合其陆军三路进犯。东路由常熟进犯周庄市、长砂山一带,西路由武进(即常州)经由夏港迫肃山、青山,这路战事最为剧烈,这里系由广西部队防守,奋勇抵御,前仆后继,双方伤亡却很重大,民众为流弹所伤者为数极多。但日军凭其飞机、大炮、战车,倾全力进犯,终于我桂军二营之众,死守二山不退,均作壮烈之牺牲。南路由无锡沿锡澄公路进扰,经北渚、青阳,与其东路由常熟方面进犯之日军会合。再越日,桥南闸被日军三面包围,陷入孤军苦战。时为上月月底间的情形。

沦陷经过情形

十一月三十日,城内炮弹横飞,因此大火延烧,黑烟冲霄,红光烛天,自东门起至马牌楼一带,尽为浓烟烈焰所包围,兼之前东北军部队不战而溃,城厢被迫于本月一日失守。但我要塞驻军仍凭险发炮,与日军作殊死战,经二日夜的血战,于本月三日下午终于后援断绝,万余孤军乃杀出重围,挥泪退守镇江。但仍留一团之众死守,于本月八日仍在黄山要塞与日军抗战,准备流此最后一滴血,向日军索取其给付重大的代价。在八日傍晚,尚有时疏时密的枪炮声,但至九日则已寂静无声,想已壮烈牺牲,与此要塞偕亡了。总之,江阴要塞的失陷,绝非日军的大队军舰攻进,实由于三面重围的绝援和内部东北军的不战而溃所致,否则,或许江阴要塞尚在我孤军死守中呢。

失陷以后种种

这次江阴我军的撤退,确比苏常一带的撤退有计划有秩序,最先将配备于江阴城东之我军炮队秘密渡江,旋将各要塞炮及各山炮台逐一炸毁,以免转资日军所用。江中封锁线现由日军用小汽艇扫除,但因遭对江八圩港炮台轰击,无法进行。日军在九日之夜渡江侵入对岸靖江,又与我军发生激战。据自本月十日晨由靖江逃出之江阴人某君乘昨日由太古公司之芜湖轮到沪谈,靖江于十日之晨还是在我军之手,战事发生于靖江县城的东南郊外。泰兴方面,我已调集大军,防堵日军沿江西进,封锁线内我军所沉巨船一时恐不能全部扫除。某君认为沪报所传日军已经拆毁的话,似乎此说过早。

[《申报》1937年12月4日]

32. 日军遭到中方阻击

(1937年12月5日)

汉口 据此间今晨接中国方面消息,日军进犯南京之企图已遭受中国军队之打击,日军在常州北十里之吕城已被遏住,而日军由溧阳犯溧水之计划亦陷于停顿。此种原因,固由于正面军队之抵抗,但同时中国军队之进逼太湖南岸之长兴方面进展,至广德方面日来战事至烈,双方均损失綦重云。(三日国民海通电)

昨据外人方面所得南京消息称,日军自三日晚间起,配备雄厚兵力,以镇江、句容、溧水三据点为目标,分兵数路,同时开始进攻。我军事当局以上述三据点系南京之屏藩,为军事必争之地,除在南京周围二十公里地带调集精锐重兵严密拱卫外,并严令镇江、句容、溧水一线各部队,须与阵地共存亡,未得命令,绝对不能退后一步。故自昨晨起,丹阳以北直至南向溧阳、溧水间一带,展开猛烈战事,尤以溧阳西面沿公路方面为最。又由广德、泗安沿公路反攻长兴我军,目的在抄袭日军后路,现我军进展颇

顺利,形势极佳,预料一二日内将展开空前血战。

由溧阳进攻溧水日军仍在和桥、张渚间与我军对峙中。徐舍闻尚在我手,该路日军因太湖南岸我军反攻,逼近长兴,已予以重大顾虑与牵制。并悉吴兴、石门、濮院等处之日军确因受我军游击之影响,已在向桐乡地带后撤,该线我军形势因而益见好转。

丹阳附近仍有激战,炮声连天,两日来未曾稍息,双方搏击之烈,得未曾有。我军且在新丰、马陵镇间加强工事,凭高扼守,实力充厚,已予北进日军重大顿挫。至西进围攻句容之日军,亦同在白兔镇东遭遇我军极大之阻力,并发生恶战,双方均未闻有若何进展。惟该路日军给养发生困难,似系事实。坚守常州城厢之马时一旅,因无险可据,业率部退往丹阳,将凭茅山天险以拒日军前进。(华东社)

[《申报》1937年12月5日]

33. 中方溧水阵线后移

(1937年12月6日)

汉口 今日此间接华人方面消息,沿京杭公路前进之日军已越过溧阳、溧水,目下正向距京东南约二十二里之句容进逼,今晨南京已闻炮击。同时又传中国军队已在首都四郊布防,准备大战。江阴炮台与丹阳陷落消息,已由华方证实,华军主力现集中于镇江东南,另有兵一师在镇江、丹阳间作殿军战。自无锡、常州失守后,江阴炮台完全陷于日军包围中,日军藉重炮与坦克军之助,突破华军防线。华军于退出炮台前,曾将所有炮位悉数炸毁。闻江阴炮台对岸扬子江北滨之炮位仍在坚守中,对日军舰冲破封锁线之企图,力能加以阻挠。(四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6日]

34. 南京金陵大学 决迁移成都 暂假华西大学开课 教员学生大部抵汉 图书仪器并无损失

(1937年12月6日)

【本报特讯】南京金陵大学全体教职员学生因战事关系，亦随同各机关，自南京分批退出。二十八日第一批首先抵汉，截至前日止，该校教职员学生已到二百余人，均暂寓武昌华中大学内。该校图书仪器亦均同运来。昨日该校当局已决定将全体人员及物品分作六批迁赴四川成都华西大学，准备在该处继续开学上课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6日]

35. 日军逼近南京

(1937年12月7日)

东战场之战局，自我军退出丹阳、金坛、溧阳三据点后，战事重心遂西移至镇江、句容、溧水一线。该线为我南京之门户，而我军事当局对于保卫首都，已下绝大之决心，在首都之屏藩线上，誓与日军作一空前之决战。据最近两日来所得前方战讯，日军于侵入丹阳、金坛、溧阳等地后，即以雄厚之军力，分向镇江、句容、溧水地带节节进逼，且欲实行水陆并进，完成大包围战略计，意将先从镇江入手，藉以打开长江水路，以便海军进迫之企图，亦极明显。我军事当局对于日军之阴谋早已洞悉无遗，故除在镇江江面布置极坚强之第二道封锁线外，其在镇江、句容、溧水一带之陆地工事，更有严密之准备，同时复令我右翼部队猛力抄袭日军后路，使其首尾不能兼顾，陷于绝境。征诸前昨两日所得前方战况，已证明此项计划正在

进展之中。兹据本报由各方探得最近消息如下：① 由丹阳沿京沪铁路线进逼之日军被我军遏阻于新丰车站及查泽一带，昨晨尚在该处激烈相持中。由金坛进犯句容之日军前昨已迫近城郊，昨晨至午，在该城东北面发生极猛烈之争夺战。同时复有日军一部取道公路，企图与铁路线日军谋取联络，以期侧击镇江，但在八干岗方面已被我军严予堵截。又由金坛正面沿公路进扑天王寺之日军因有机械化部队之配备，来势至猛，我军以该处地势较差，又因句容方面已受威胁，于昨晨拂晓前，已将阵地略向西移。② 由溧阳西进之日军于占据上兴埠镇后，即以重兵向溧水进迫，刻在该处东南面展开血战。西北面一带我军非常雄厚，且与句容、镇江之线有密切之联络，而我拱卫首都之大队生力军尚未奉命参战，总计该处地带我军兵力在五十万以上。日军欲在本月十五日以前占领南京，决难实现。且据昨日所得确息，我军右翼以精锐部队向日军取猛烈之攻势，克复广德、长兴后，乘胜南进，夹攻吴兴，昨于城郊三面，已俱在我军包围之中，吴兴收复，指顾间事耳。我军如能再向北推进，攻击中左两路日军后路，则日军必将陷于绝境，而东战场之形势，亦将为之一变矣。

镇江附近新景镇、官唐桥一带，我搜索部队百余人六日上午九时许与日军遭遇。日兵四五百名，我以众寡不敌，颇受压迫，曾向后退二三百里，至某地即与敌作战。我以一部兵力，激战至四小时左右，虽死伤泰半，而日军之伤亡更倍于我，我士气大旺，准备战至最后一人。至下午一时，另有我另一搜索部队约一连左右，自新丰镇闻得密集枪声，乃绕至日军之背后，收夹击之效，日军遂不支而溃，遗机枪三挺，弃尸百余具而逃。我复继续追击，又毙日军一排左右，将其全部击溃。

汉口 日军自前日起，向南京方面之推进已获得重要进展，中国方面亦承认句容及天王寺均已失陷，日军之离南京仅三十里。但今晚中国最高指挥方面仍重申守卫南京之决心。中国丹阳方面驻军已退至镇江，相信日军将对镇江大举总攻，该城日来日机轰炸颇烈，本来之三万人口，几已撤退一空云。（六日国民海通电）

本埠讯 美联社记者据华方今晨消息，在此四日之内，广德屡失屡得凡三次，日昨广德又告克复。照目下情形观之，南京方面之决战已迫于眉睫。华方之主力部队自昨日起已集中于镇江、句容及溧水西北一带，镇

江、句容均在华军手中。惟溧水方面因战略关系,华军已于昨日放弃,向西北移动。江阴方面之封锁线,日军虽连日进行破坏,卒未得逞。昨晨从溧水方面有日军约二百余人围攻句容,但以人数过少,而华军在句容方面之势力又甚雄厚,经数度交锋,卒被华军围困于土桥镇(在句容之西)相近之山区内。日军虽深感南京一带地形困难,不易攻击,然昨日曾由郎溪(皖境,在广德之西)方面向南进发,与华军之反攻部队相持。闻日军在该处之阵线已被华军突破数处。又从广德及泗安推进之华军部队于日前克复长兴后,即向吴兴推进,企图与该处之华军取得联络,再大事进展,在吴兴东门一带,中国别动队甚为活跃云。(六日国民社)

江阴要塞虽已失守数日,而我封锁线则安如磐石,日军三四日来每次均派轰炸机二三架轮流轰炸,迄未毁开。日舰至今午仍在我封锁线以下数英里处停泊,一般人预料日军如迟迟不能突破此线,或将在北岸企图登陆。

南京 日本军事观察家豫[现为预]料,南京将于五日内陷落,至迟在十二月十五日。今日下午此间大本营发表公报称,南京四周之日军阵线现逐渐缩短,星期日正午,日军已进至距南京东南十二里半之处云。又据报纸登载上海来电称,日军舰破江阴封锁线,扫除江面之水雷,已溯江而上。(六日路透电)

据日方消息,由丹阳前进之片桐、大野、野田、助川各部队,并由金坛向左侧压迫之伊佐、藤井、胁坂、人见等部队,共同进迫句容,今与南京城相距又缩短十里。一方安达、永津、浅间各部,复向镇江前方洪山陆村铺方面急进,惟西面系山岳地带,遮蔽南京北方。至于在溧水之某部及山及长野部队,集合于前方约十五基罗之平原,以图截断华军退走芜湖之路。横断太湖之角冈小泽野副之全军,今已占领溧水南方之邓埠镇。又讯,占据溧水之日军某部,五日上午已向乌山镇前进,占据句容之某部,已抵戎岗镇。

据日方消息,由广德向宁国前进之某部队,已越十字铺、朱塘铺,于五日正午抵距广德十五公里之洪林桥。

[《申报》1937年12月7日]

36. 南京城内昨闻炮声 敌犯汤山已被击退

(1937年12月7日)

【中央社南京六日下午十二时电】汤山东五里许之仙间桥附近，六日晨起有敌七八百人窜至，以重炮轰我阵地，京中上午十时许，下午七时许均隐约可闻炮声。句容土桥镇仍有我军驻守，惟情况如何，则未判明，我军现在句容以北汤山以东之地与敌激战，五日午京中外国记者数人驱车至句容视察，将抵该地附近时，突闻密集枪声自东北而来，有顷又见炮弹向句容城内射击，足见当时敌尚在句容以东，迄今日下午九时止，据报仙间桥之敌死伤百余名，已略向后退，发电时记者用力倾听，已不闻炮声，可为一证。

.....

京改划难民区

【中央社南京六日路透电】首都现时事实上已完全施行戒严，街道上满布臂缠黄色圈带之军队，下关江边一带亦有多数之军队，军事当局竭力维持治安，金陵女子大学现作为妇孺之避难所，难民区委员会宣布在难民区内食物并不充足，避难者须自带食物，区内之各商店咸劝令开门，中国当局已允委员会之请，悉将区内之军事设备于三日内迁出，该委员会曾明白宣称，此举必须当行，否则一切计划无从施行也。

【中央社南京六日电】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顷得日本复电，语多含混，谓难避免不轰炸该区之责，该会主席费起^①，四日特往卫戍司令长官公署，访问当局，要求不在该区布置军事设备，我当局已允准。

【中央社讯】关于南京安全区问题，顷据接洽此事之杭立武氏谈，此所谓安全区，实系为不能离京之一般平民安全计，惜日方未能同意，但留京之外侨仍热心进行，改称难民区。该区域以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

^① 即乔治·菲奇。

包括新住宅区,预计可收容二十五万人左右,本人三日离京时,关于该区域内之组织,已经准备完成,此事承留守南京之唐司令长官及马市长多方赞助,留京外侨,至为钦佩,日方亦间接声明,在其所谓可能范围内,遵守此难民区方法,惟究竟如何,尚待事实证明云。

【中央社南京六日路透电】留居南京之各美侨,已奉到美领馆之通知,令其准备即日退出南京,或将于今日撤退,亦未可知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7日]

37. 蒋介石申明军纪 各级地方官吏守土有责

(1937年12月7日)

查国家设官,守土牧民,责无旁贷,捍御患难,义所当然。稽诸往史,每当外侮侵袭之际,辄多效死勿去、成仁取义之贤,正气光昭,日星同炳。我中华民族至于今日得以独立于世界,不至沦为异族之奴僇者,纯赖此至高无上之精神为之支柱。此次对倭抗战,尤为我全民族生死存亡所关,举国皆知,必须以持久之奋斗,争最后之胜利。故初期作战,沿海必遭蹂躏,敌军难免深入,固早在吾人意计之中。惟吾人制敌之策,在军事方面,虽战略或须后退,但必节节予以强烈之抵抗,处处予以奇突之袭击,决不容其长驱直入,安然盘踞。在政治方面,虽城镇不免放弃,但乡村民众必仍由各级地方政府严密掌握,行使治权,决不任其彷徨无主,涣然瓦解。务使敌军无论如何狂暴,决无传檄可定之地,更无颐指可使之民。则彼侵入愈深,兵力愈散,防范愈难,随处皆荆天棘地之场,自必有师老气衰之日。效命将士反攻其前,战地民众响应于内,所谓最后胜利之目的,即将以是而获伟大之实现。想我各级地方有司,对于此中因果,咸已深切了解。本委员长有鉴于此,特行严切申令,凡战区各省、各县地方,如遇县城沦陷,则县政府应即迁至所属之乡区,继续工作,领导民众,从事抗敌。或此乡再陷,则更迁至另一乡区。或竟全境皆有敌踪,仍应迁入邻县接境之地。

但期有一寸之土,三户之民,则行政机构决不涣散,工作决不中断。推而至于行政督察专员及省政府,亦复如是。各县如有失陷,即应移驻所属之他县。省会如受敌迫,即应另移适中之地点,继续督励所属办理一切善后、收容及民众组训事宜,以为作战部队有力之协助。其在必须移动之前,所有当地壮丁及积存物资足为敌用者,尤应尽力设法一并迁移,不可仓皇委弃,任其资敌。须知敌寇所恃,惟在机械重器,交通艰难不能进,兵力结集不敢分,断无处处满布、步步追踪之可能。各地方政府果能预为布措,随机应变,尽有从容移徙之余地。此实我抗战前途成败利钝所系,务仰各级地方有司深懍职责,切实遵照。本委员长尤当此考验有无报国之血诚,倘有闻警先逃,致使地方管理无人,秩序陷于混乱者,则一律以军法从事,立置重典,以昭炯戒。其能见危奋志,守土有功,克尽职责,完成任务者,则必予不次之超迁,特殊之荣贵,以资矜式。本委员长今出法随,决不姑息,幸勿视为具文,其各懍遵为要。

[《大公报》1937年12月7日]

38. 南京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地区

(1937年12月8日)

汉口 中国首都之大战现已迫在眉睫。据此间消息,日军已达扬子江秣陵关附近之某点,对南京成半包围形势。中国军队在南京城郊者有三十万人,其中有二十万人为地方军队,一切工事都已布置就绪,各种事实均显示政府尽力保卫首都之决心。中国方面颇占地利,因首都众山环拱,如栖霞山、紫金山、汤山之类,列峙郭外,日军必先破坏诸山防务,始能进占首都也。“抵抗日本至最后一滴血”,为京郊十四师人之口号。至于城中生活虽紧张程序日益增加,但人民认大战之来,迟早终不可免,故亦安之若素,并不张皇。城中街道充满军事设施,政府官署亦由军队驻守,窗口均已架设机关枪,城中及南京附近业已宣布戒严,实施军法。留京外

侨之最后五十人亦已撤退，同登炮舰，停于南京上游二英里之地方，该处对京郊炮声可清晰听见也。德国人留京者现尚有十二人，包括使馆官吏及教会职员，但已准备船只，一俟时机危急，即可登船西上云。（七日国民海通电）

南京自八日起将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地区，所有与保卫南京军事无关之居民，须一律入难民区内，不得自由走出。同时街市内非有黄色卫戍肩章及应对口令者，不得通行。

[《申报》1937年12月8日]

39. 敌分三股袭南京 其进路已被阻断 昨日无大接触 京城戒备加严

（1937年12月8日）

【中央社南京七日电】敌军对大南京之进犯刻已判明为三路，一自句容以北，绕至汤山镇北九华山之背面，沿小路而攻我麒麟门，此路全部约有两个联队。二自句容正南二十二公里之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我光华门东南十二公里之淳化镇，此路约有三联队及一机械化兵团，似为敌之主力，攻犯甚猛，六日曾以大批飞机轮流轰炸，助其攻势，我军六日已自淳化南十公里湖熟镇北移，与敌相持于淳化镇以南，六日晚曾在该处击毙敌前头部队数十人，获步枪二十余枝，旗帜文件多种。其进犯之第三路线，则自溧水北击，人数亦约有两联队左右，我军三、四两日曾在秣陵关与敌激战，六日已北移，正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之殷巷镇迤南，七日尚无激战，目前敌之进路，均被我保卫大南京之基本部队阻住，欲图再犯，决非易事。

【中央社南京七日电】南京自八日起将非正式宣布为交战地区，所有与保卫南京军事无关之居民须一律迁入难民区内，不得自由走出，同时一般市巷，则非挂有黄色卫戍肩章应对口令者，不得通行。

.....

【中央社上海七日路透电】日军现分四路进犯南京,昨日南京又遭空袭,此为战事开始以来第一百二十次之空袭。

【中央社上海七日路透电】据日方声称,今晨七时半至十一时半之间,约有日机九十架飞往南京轰炸,至损毁情形,迄未获悉,惟据沪外国海军方面所接南京今晨九时消息,则情形甚为平静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8日]

40. 侨民陆续离京

(1937年12月8日)

南京 美国务院今日训令此间全体美侨尽速离京,撤至安全地带。惟美国教士教员及医生等约十五人得通知后向美使馆表示,因职务关系,不愿离去。金陵大学教授贝克博士语美联社记者云,“吾人均感觉责任在身,不能贸然离此”。(二日国民社电)

南京 英舰斯加拉白号今日抵此,闻将泊于怡和公司蔓船旁,以便保护离境外侨。同时英舰克利基持号将泊于江中,以观发展。(三日路透电)

南京 南京英人因此间目前尚无危险,故避居于特备蔓船上者仅及半数。此外居于蔓船者尚有他国妇女数人,惟美国妇女五人则仍留城中。外人之居城者,皆准备于紧急时立即登船避险。(三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1. 南京市面萧条

(1937年12月8日)

南京 南京各商铺泰半停业,铺主他适,仅有若干售食物之店铺尚未闭门。惟存货渐罄,所剩者惟售价昂贵之罐头食物与洋酒耳。太平路为南京主要商店区,现呈荒凉之象,平时行人车辆络绎不绝,今则几成空衢。下关江边货物堆积,而避难者亦结集于此,各欲尽速乘船上驶。武装警士为便利装货上船起见,不许避难者拥至船上。今日此间未闻空袭警报。(二日路透电)

南京 南京英侨住宅门上现皆粘贴以中英文印成之字条,上书此系英人产业。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2. 蒋介石离开南京 首都近郊发生激战

(1937年12月8日)

汉口 蒋委员长今晨乘飞机离京,目的地未悉,众信已抵南昌。(七日路透社电)

东京 据此间所接中国传来之消息,日本海陆空军今晨联合向南京与芜湖施行总攻击,此为昨晚日军占领紫金山之进展。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昨谕今晚间各城门一律关闭,事前曾劝旅京外侨全体退去,故除少数外籍新闻记者外,各外侨已于昨日午后一时离京。(七日路透电)

南京 首都在其悠久之历史中,行将第一次沦陷于外人之手。中国守军已于今日起对于军火库、汽油机、飞机库及工场等开始作有系统之破坏,所有损坏飞机一时不能修复者,本日亦悉行毁去。惟完好之飞机,则

均于今晨离京，飞往内地之根据地。据尚未证实之消息云，华军或将于退出之前将政府壮丽建筑及人民住屋所在之城市付诸一炬。中国军事当局为免除日军利用作掩蔽起见，拟将南京各军事要点之房屋悉行焚毁，现有三处已起大火矣。同时华军当局已采取严峻方法，制止抢掠，据云已有嫌疑之抢劫者六人被枪决，四名在车站附近，二名在江边，又有一百余人已在城外被捕。今晨有太古公司拖船一艘，正由怡和趸船开出时，在一小舟中之华兵二人拟阻留之，该拖船不顾，仍向前驶行，华兵乃向之开枪数响，但拖船上英人咸平卧舱面，故无一受伤。自日机轰炸芜湖后，英船现已不复上驶。今日芜湖又遭日机袭击数次，太古货栈被炸弹击中，但尚未有外人死伤报告。日军现渐迫近京郊，城中居民现皆避入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已请日方勿在安全区作战。该委员会今日函致日当局，谓中当局业已撤退安全区内之军事机关与军队，故委员会刻正办理该区划界事宜，希望日方勿轰炸该区云。函内对于日当局所称日军不欲攻击不驻兵及不设军事机关之地方一节表示欣慰，并声称区内有外侨十五人至二十人，准备担任区内行政事宜云。法舰查尼尔号今日十二时半开往上游，大约系赴芜湖。（七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3. 日军三路猛犯南京

（1937年12月8日）

外息，日军对大南京之进犯刻已判明为三路，一为自句容以北绕至汤山镇北、九华山之背面，沿小路而攻我麒麟门，此路全部约有两个联队。二为自句容正南二十二公里之天王寺沿石子路攻我光华门东南十二公里之淳化镇，此路约有三联队及一机械化兵团，似为日军之主力，攻犯甚猛，昨曾以大批飞机轮流轰炸，助其攻势。我军昨已自淳化南十公里湖熟镇北移，与日军相持于淳化镇以南，昨晚曾在该处击毙日军前头部队数十

人,获步枪二十余枝,旗帜文件数种。日军进攻之第三路线为自溧水北击,人数亦约两联队左右。我军三、四两日曾在秣陵关与日军激战,昨已北移,正相持于秣陵关北五六公里之殷巷镇西南,本日尚无激战。目前日军之进路均被我保卫大南京之基本部队阻住,欲图再进,当有重大牺牲。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4. 中山门外已闻炮声

(1937年12月8日)

外息,自句容绕至九华山背面攻我麒麟门之日军千余人,在汤山镇正北五六里之孟塘被我从中切断。另由麒麟门以东之我守军某部,对日军包围歼灭。记者于七日下午一时三十分驱车至火线观战,出中山门后即闻隆隆炮声自东北方袭来,并有密集枪声杂于其间。中山门外石沥青之京杭国道两旁,我忠勇之生力部队均源源赶赴前方。车中望陵园新村之优美楼房,烟火冲天,初尚惊疑日兵已至,或奸人纵火,经询沿途步哨,始悉为我军自动焚毁。过孝陵卫街,更见两侧房屋均已焚毁,仅我在防御战上最需要之断壁残垣矗然而立而已。车抵某地越十分钟,因知我某军所在地,乃下车访晤军事长官。据谈我军形势已趋好转,因我军某部已自西北及正北两方开到,正对汤山背后之日军取夹攻之势云云。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5. 日方承认战况激烈

(1937年12月8日)

同盟社称,占领金坛之伊佐、下枝、富士井、胁坂等日军各部队已进抵

句容南方,五日且已突破句容后方之索墅镇,六日午前十时抵青龙山,并更进攻,至正午时已进抵离南京东南约五基罗之处。一方由广德方面猛进之冈本、竹下等各日军部队,五日午后已占领宁国,并更继续急进,将达芜湖江边。向芜湖推进之长野、山田、长谷川、冈本等各日军部队,占领水阳镇后,今晨已进抵距芜湖约十五基罗之耀头,目下仍在激战。又攻略溧水之千叶、山田、山崎、山本等各部队,目的在直捣南京之背,今晨已抵华军堡垒之秣陵关,尚在猛攻中。又在北面阵地之安达、永津、浅间等各部队,以一小部包围攻击镇江要塞,其大部则自昨日起依然沿江向南京前进,故各地咸已展开极猛烈之战事。

东京 大本营陆军部七日正午发表云,进攻南京日军第一线各部队已于本月七日晨刻将华军正式防御线如栖霞山(在南京东方约十八启罗)、青龙山(在南京东北方约八启罗)、方山(在南京东南十五启罗)等均经占领,攻略南京之态势,至此已告完成。(七日同盟社电)

同盟社称,日军当局七日正午发表,谓日军第一线部队今晨占领栖霞山(在紫金山东北十八里)至方山(在南京东南方二十四里)之首都防御线。

[《申报》1937年12月8日]

46. 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评 反对签订城下之盟

(1937年12月8日)

我们首都已不幸在敌人围攻中,全国人民在此时应当重新对敌人彻底认识,对祖国前途更彻底检讨一下。

昨天东京电,敌外务省发言人说,欢迎第三者调解,但同时东京已准备八十万人的游行庆祝,预备于占领我首都之日举行。大家只就这简单两条消息看看,就可以认识敌人如何玩弄辱没中国,并可以知道敌人所谓调解是甚么意义。

自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没有一天拒绝过调解,但始终是肯,日本

不肯。最近又发生调解的声浪,但试问假若日本尚有万分之一的诚意,那当然要停止进攻,然后才能说到和平调解,现在怎样呢?这四个月来,以海陆空大军进攻中国南北省区,其直接加诸中国的军事的摧残不用说了,其在城市、在乡村、在陆、在海,以飞机、以炮火杀戮我们的平民,不知道多少千千、万万,焚烧摧毁我们平民的财产,又不知道是多少亿、多少兆,这都不用说了,而是现在一面欢迎调解,一面庆祝进攻我首都。

这可以知道敌人所谓调解之意义,只是庆祝胜利后的纳降,其最毒者,乃希望我合法的正统政府肯接受他占领我首都后之所谓和议。因为如此则省得他制造傀儡,并且可藉我正统政府之力,以自己消灭国内的抗战精神,同时使国际上无法说话。这于他太便利、太合算了,而中国怎样呢?

我们是无党、无派的报纸,向来拥护统一,服从国策。在开战以前,从没有一天以言论压迫政府主战,也从没有附和一部分人年来所谓即时抗战论,以使政府为难。今年卢沟桥案发生以来,认为大难临头,更不容伸张私见,所以始终只是拥护蒋委员长在庐山演说之主旨,并阐扬军事上、外交上政府屡次发表之正式声明。所以自抗战发动以来,一面鼓励军民抗战,一面拥护政府在外交上之立场。因此之故,我们亦向不反对国际调解,亦并不反对外交上之多方运用。但事到今天,却不容不大声疾呼,请求政府当局,对于最近发生的所谓调解问题,应下明白之决心了。我们以为政府即日即时,应当明白宣布,如日本不停止攻南京,如日本占了南京,则决计不接受调解,不议论和平。我们以为这绝对不是高调,乃是维持国家独立最小限度之立场。我们不问日本条件如何,总之一面庆祝攻占南京,一面说和议,这显然证明日本抹杀中国独立与人格,那条件之劣,就不问可知。且纵令条件在文字上粉饰得过去,但实行起来,一定在实质上丧失独立。因为他若诚意见和,就断不会再攻我首都,既攻首都,就是想叫我正统政府于失尽颜面之后,再屈服给他。敌人既存心如此,试问怎样和得下去,换句话说,怎样屈得下去呢?

我们认识国家军事上、经济上之种种艰难,同时极不满于英、苏、美

等比京会议之虎头蛇尾,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自己努力保持国家之独立与人格。这个如不能保,则不但抗战牺牲付诸流水,并且绝对无以善其后。中国今天虽在此危急环境之中,但仍有一极强之点,就是军心团结,永无内乱。倘使我正统政府于失了首都后反而接受所谓和议,则国家团结亦将立时不保,那就怕真要成瓦解土崩之大祸了。国民政府迁渝办公之日发表宣言,说为的是避免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固然可耻,但犹是政府在城之中。现在第三者动议调解,我已声明可以考量之时,而还要攻我首都,并且大举庆祝,这比逼迫我作城下之盟其意思还要毒辣,其辱我、欺我的程度还更加几倍了。我们境遇现在很艰难,但不可以自己更增加其艰难。敌人的进攻已经够猛烈了,不可以再加上一个“自溃”。我们当此危急存亡之日,请求全国军队、全国各界共同维护住我卫国抗战的最高统帅部之大旗,共同拥护蒋委员长于千辛万苦之中,贯彻叠经声明之国策。倘南京不幸被占,应明白拒绝名为调解实为屈服之一切议论。所有政治上、军事上的缺陷,大家诚意扶助领袖,在三民主义之下,不分党派,同心奋斗。这样下去,或者被占领地要出现多少汉奸组织,一如上海发现之所谓大道政府之丑怪傀儡,但是那完全代表不了中国,完全是敌人负责,所以并不可怕。我们全国一切拥护国家独立的人,依然可以守住正统政府,大家心安理得的工作与牺牲。这样,中国就永不亡,民族精神也永不至衰落。时机紧迫,千钧一发,我们贡献这几句愚直之言,特别希望在汉口的政府当局们注意。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8日]

47. 日军攻陷淳化 兵临城下

(1937年12月9日)

今晨五时,日军以步骑兵千余名、坦克车三十余辆自淳化镇西十公里之东善镇攻犯该镇北二公里之史家井,我某军以一团出击,首先以战

车及钢炮等向日坦克车猛射，继以机枪堵截，激战三小时，日军始终未能冲过该镇。八时许，日军陆续后退，遗尸百余具，伤者已随余日军退去，日坦克车五辆毁于路旁，并遗轻机关枪两挺，步枪五十余。我方亦伤亡三百余，淳化镇仍在我军坚守中。右翼日军因有大批增援，昨突向宣城以北桥头一带猛攻，我军某部正坚拒中。

沿京汤大道正面之日军，因我军炮火猛烈，未敢前进，现我军仍坚守炮兵学校一带阵地。守句容之粤某军两团，在日军四面包围中，抗战三日有半，牵制日军前进，收得极大效果。今晨日军陆续增援，围攻更猛，该两团忠勇士兵，以牺牲过重，弹药亦将用罄，乃由梁卓芬及翟洪宇两团长命令以最后之弹粒冲出重围，一时交战至烈，毙日军百余，勇猛突围，抵达京汤国道。下午四时，均已安然达到××归队。（八日）

汉口 本日战事已逼近南京，东南郊外已发生冲突，日军主力部队似拟以飞机、机械化部队及炮兵为助进攻光华门外之淳化镇。日军一部刻在作包围九华山之行动，并向麒麟门前进，另有一部则向长山门进逼。中日两军之前哨，已在群山中屡有接触。昨夜城内可闻炮声，华军为准备防地起见，现着手焚毁各建筑物，中山门外中山陵区内之美丽新屋现多在焚毁中。同时一般平民已奉命移至安全区，区外除佩黄色臂章之宪兵外，不许车辆或人民往来。全城今日已宣布为战区。（八日路透电）

外息，华军骑兵七名昨夜在九龙山背后搜索日军时，被日军六十余名包围。班长黄某高喊杀敌，并开骑炮猛冲，毙日军五六名，华军亦伤亡三名。余复以刺刀冲杀，毙日军十余名后，分别冲出。日军仍归还原阵地。

南京 日继续向南京前进，华军当局已下令焚毁首都西南门外近郊之房屋，以免日人用作掩蔽。华军当局虽经宣布并无破坏城内房屋之意，惟其他建筑如桥梁水塔之类，日军得之有用者，或将毁之。昨晚首都已闻自句容附近汤山方面传来之炮声，据云有日炮三尊在该处施放。昨被枪决之抢劫者六名，现已陈尸车站示众。安全区域今日已第一次悬挂其特殊标志之旗帜，警察通告居民迁入该区，或离开南京，并发布告称，各处未关之城门，不久即将关闭，以便管理人民之行动。首

都卫戍司令唐生智昨日召开军事会议之后,即下令所有军队离去安全区域,此项命令旋即实行。美大使馆附近五台山上所架设之高射炮业已迅速移去,今早将续有其他军事用品移出该区。路透社记者今晨往安全区视察,见其中已挤满居民,尚有数千人仍继续迁入。通至该区之各巷,汽车拥挤,几不能通行,随地可见各避难者坐于彼等所携少数所有物之上,静候安插住处。国际安全区域委员会已接收区内之各处公共建筑、学校、大学、最高法院、军校及华侨俱乐部等,以便容纳拥入该区之难民。以上各处房屋大约可容六万五千人,惟现时已入该区之人民共达八万人。安全委员会已发表管理规则,请迁入区内居住者对于住处应尽力作私人之接洽,因各处公共建筑及机关之房屋将留作收容最贫苦之难民,此后更拟向空屋之房主接洽,免费供无家可归者居住。该委员会复称,区内将由红万字及红十字会主持,设立施粥厂,以供贫苦者之果腹。上海中国飞机零件公司总理拍脱逊氏昨日由沪抵京,沿途共行两星期之久。据称,镇江被日机轰炸,损害甚巨,该地亚细亚火油公司之办公处曾被炸弹直接掷中。拍氏又称,向后撤退之华军秩序甚好,并守纪律。镇江街市中有抢劫者,悉被军队枪决,其次,抢劫者闻多为张学良氏之旧部云。

同盟社称,由宣城向芜湖进击之宁冈、小界等部队今晨开始行动,迭次遭遇华军抵抗,正午进至河上桥,该地离芜湖十七公里。(八日)

同盟社称,分三路进攻南京之日军今晨未晓由步兵开始战端,即沿京杭道路推进之助川、大野诸部队由汤山山根向山腹华军阵地内迫。又突破索墅镇之胁阪下等部队,继续攻击普山要塞。又他方冲过秣陵关天险之千叶、山田诸部队已抵牛首山前,向雨花台压迫华军。各战线均已展开,枪炮声震动山野,至正午更为猛烈。(八日)

[《申报》1937年12月9日]

48. 各路作战日军动态

(1937年12月9日)

据某方接得探报：(甲)日军十六师十四旅团木村先三所部二千五百名，三日晨三时左右开抵江阴，尤任进犯南京左翼之先头部队。该部附有机械化部队，并山炮八门，骑兵三百八十五，辎重兵一百三十九，机枪队二百五十，余为步兵。(乙)三、四两日，日军向京沪铁道线方面增援，先后共四千二百人，特别侧重于丹阳向句容一线。现①丹阳至句容线日军，计为金州市步兵八百，炮兵二百及坦克队，由岩本统率。延陵镇炮兵三百，骑兵五百，白兔镇步兵五百，机械化队三百，由中野统率。耿村市陆战队三百，炮兵三百，由阪垣统率。②丹阳至镇江线日军，计马陵镇步兵五百，炮兵三百，由桑田统率。唐岗镇步兵一千二百，骑兵及坦克队三百，机械部队八百，炮兵五百，及一机枪队，由斥侯、后藤两人统率。③溧阳至溧水线日军，计官唐镇陆战队一千五百，步兵五百，机械队五百，坦克队及骑兵三百，由楠本宫岛统率。天王寺镇步兵八百，机械队三百，坦克队及骑兵二百，由森田中岛统率。(丙)一、二、三三日前线日兵死伤报告，闻共二千四百五十一名，计武进二百六十六名，江阴八百一十三名，丹阳五百零二名。中线方面之田中部队，因伤亡过重，已于四日调沪休息。

东京 大本营本日下午一时发表公报称，陆军中将中岛昨日下午三时四十分在南京四周第一道战线指挥战事时，左胁中弹受伤。(八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9日]

49. 日军向前线增兵

(1937年12月9日)

据某方报称,日军佐佐木部队步兵千二百名及炮兵机枪队机械化部队数百人,由苏州河西驶增援溧水、句容线,并开到关东军第三旅团所属部队共二千五百名,内除步兵外,计骑兵五百二十人,辎重兵三百四十人,机械化部队一百十五人,坦克车十二辆,装甲车十四辆,大炮八门,平射炮十八门,重机关枪廿九架,高射炮五门。又五日晨日军二百六十八号运输舰到沪,装有军火共一千箱,当转运苏州河西驶。

[《申报》1937年12月9日]

50. 首都东南郊大激战 我第一线防务巩固 淳化镇两据点我拼死坚守中 汤山附近争夺高地伤亡均重

(1937年12月9日)

【中央社南京八日电】保卫南京第一线之战,自在汤山、淳化、秣陵关与敌接触后,今已进入第四日矣,现除秣陵关方面我军略向后移外,整个第一线尚迄然未动。

.....

京中空气 紧张活跃

【中央社南京八日电】京中既转入前线,一切空气更加紧张活跃,所有妇孺老幼,皆携其所认为至要而不可抛弃之镍锅、小宠被、包等至上海路两侧街巷中,今日上午数小时内,平民移入难民区者不下三万人,区内油酒杂货店转呈热闹之场,与中山北路以东,及新街口以南地带之

森严肃穆相互对照,极不调和。此地带内,除在赶赴难民区途中之平民外,已成佩有黄色卫戍臂章者独占之街衢,而壕渠沙包铁丝网障碍物一切巷战设施亦遍置于此地域中,近三日来,京市昼间不在警报中者,每日平均仅二三小时,且警报早无空袭与紧急之分,轧轧机声,终日不绝于耳,究其数为几何,渐已不为人所注意,而抗战活动之进行,车辆人马之往来,已不问有无警报,继续不辍,今日前方炮声甚稀,自非战争转缓之兆,而为敌我展开正面接触,需要机枪步枪,较诸大炮尤甚之故也。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9日]

51. 敌昨突袭京城未逞 光华通济两门已转危为安 大批敌机竟日狂炸城内外

(1937年12月10日)

【中央社南京九日下午十时电】今晨一时许,敌军二千余名,以坦克车三十余辆前导,携重炮五六门,由淳化镇与方山间之土路,向我南京东南郊猛冲,当时我附郭[复廓]部队正在重新部置之中,敌乘机向高桥门猛烈进攻,高桥门当即不守,黎明敌已冲至高桥门西北二公里之七瓮桥,当地我方守军因事前略有移动,未能妥为堵塞,敌复沿土路向我光华、通济两门进迫,同时以坦克车队冲入我大校场飞机场,我守机场之少数部队奋勇抵御,全部殉职。上午七时许敌开始以攻城炮对我光华门集中射击,城门被击破一洞,一时情况极为紧张,我在该门守军本甚薄弱,不图敌兵进袭如是骤迫,唐司令长官乃急调某某两师之一部及教导总队、宁兵队、特务队等开到抢救,以城头迫击炮、机关炮、战车防御炮猛烈堵击,敌军当将我飞机场两旁营房占据,布开阵地,并向光华门以西之通济门猛攻。上午十时左右,光华门外之敌见攻城失败,略向后退,遗坦克车六辆,尸体二百余具于大道两旁,我军士气大振,光华、通

济两门均已转危为安。

【中央社南京九日电】今日自晨七时起，敌为掩护攻城，以飞机六七十架在我城内外反复轰炸，投弹数百枚，警报迄晚未止。

【上海九日路透电】南京城内晚间已闻日军主力步队进攻之机关枪及继续之炮声，城内防御准备极度紧张，中日间全面血战即将展开，城内被射杀之反动分子之尸体暴露街头，似作为他人之警诫，南京邮局已停止办公，电报局仍照常工作。日军现正忙于补充之运输，其中有攻城大炮，势将炮轰南京，日军进攻南京之军队分据城外各点，日军已抵达光华门，南京民众均已迁入难民区中，现时南京已宣布为战事地带，英美德大使馆留京办事人员昨夜均留宿于江中之船上，彼等在可能范围内，每日仍回京照常办公，一部外人仍留城内，但其中多系在所谓安全区中之医院服务者。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0日]

52. 南京陷入混乱

(1937年12月10日)

南京 南京军队今日在城内火光熊熊、城外炮声隆隆之中仍进行防卫工作。下关沿江一带向为居民稠密之区，所有房屋凡可供敌方利用者，现已由军队纵火焚毁。各支路现已用沙袋等物堵塞。避难者仍纷纷挟其少许用物，趋入安全区。汤山公路有不少伤兵来城求治，驮载军火与供应品之牲畜，亦络绎于途。日机仍轰炸城外华兵，郊外各村镇悉已焚毁。路透记者经过一镇，路之两旁皆付诸一炬，仅留较好房屋数所供华兵居住，但华兵他日离去时，仍将成焦土也。同时中国军事当局因局势危急，已警告外侨勿入南京。英美德三大使馆之留京人员昨晚均在英美军舰上住宿，惟今晨仍登岸办公。目下留京外侨包括新闻访员、摄影记者及安全区域委员会人员在内，约计二十名。英舰两艘及美

舰一艘,均下碇于下关上游二哩[现为英里,下同]许之三家[汉]河。据云,现时仍有中国非战斗员二千余名留住城中之贫民区域云。(九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10日]

53. 日本总领事申请外侨离京

(1937年12月10日)

字林报云,昨夜(八日)日总领事冈本致函领袖领事挪威总领事亚尔氏,正式申请南京外侨立即迁离,以免波及,并请转达领事团中有关系各员。日大使署发言人昨晚亦声明,日当局视迁入南京所谓安全区者,乃自己冒险出此,日军虽不欲攻击无华军防守任何区域,但观南京之状况,日军实不能担保无流弹击中难民区域云。(九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10日]

54. 日军逼近南京城

(1937年12月10日)

汉口 日纵队由南向京进攻者,已突破秣陵关华军防线,进抵距京九哩之牛首山。该区华军伏于诸山间,现正猛御沿南京溧水公路向首都南门进攻之日军。牛首山为首都著名风景地,夏季周杪常有京中居民乘汽车赴山中寺院游息。现留汉口之美大使詹森,今晨接留京大使署发来长途电话,谓京中现一切安谧,惟汤山方面有炮声而已。留京者为亚志森氏、斐克斯顿氏、盖西氏三人,昨夜均宿于美炮舰巴莱号。(九日路透电)

汉口 据此间昨晚接南京前线报告,日军现仍在南京城外若干处所,均距城尚远。一路日军虽逼近雨花台,但距南门尚有数里之遥。此间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之占领栖霞山及汤山则已加以承认云。(九日国民海通社电)

东京 据日军总司令部今日发表官报,宣称日军已进抵紫金山以东五哩之麒麟门,另一路到达南京以南七英里之处,双方正激战中云。(九日国民海通社电)

[《申报》1937年12月10日]

55. 汉口《大公报》发表社论 号召全国军民作死里求生之战斗

(1937年12月11日)

昨天路透电,暴日五大臣会议已决定攻占南京后继续进攻,不到中国“表示诚意”不止。这真是好消息,这一电,不啻给中国增加百万兵。

何以故?因为这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过去两三个月间,不少外国观察家以为日本占了上海可以停进,近来又有人观察,日本攻打南京后将不再进。关于北战场,不少的人以为敌军将不过河;又有人看,其目标在北五省。以上种种观察,今天证明一切不对了。日本事实上自己供认其军事目的在打倒独立的整个中国了。

中国政府及一般有觉悟人民本来早下了长期抗战的决心,但是因为战局的展开、牺牲的重大,自不免有悲观忧虑者发生。加以国际间不断的有调解之尝试,中国为友谊计,亦不能拒绝不听。所以决心虽定,而社会上传播的空气,则时有动摇。这些情形,今天以后,却天然的一扫而空了。这不是极与中国有利吗?

暴日军阀最大的特色是无止境。九一八以来,我们的经验太苦了,亦太多了。暴日每次进攻中国,并不是一动手即有全部计划,其野心乃

随其军事进展而不断的高涨。军事一进步,野心大一分,得陇望蜀,得寸进尺。一个侵略目标,在未得之时,未尝不以为满足欲望,但一旦得到,则变为既成事实,而新的欲望随之发生。所以,与暴日讲让步,讲和平,是完全无用的。这个情形,蒋委员长知之最真,所以几年以来,百端忍耐,不轻决裂,因为知道这个强敌,一开战,就要战到底,中途不容停止,并非中国不肯和,实在敌人不罢手。

大家对军事,今后不许有悲观心理。事实上,凡力量都不是本来有的,应当于紧迫环境中赶紧创造,赶紧补充。国际上最显之例,那是西班牙的政府军,在一年前初开战时,兵力非常薄弱,可以说是全无正式军队,但打了一年之后,现在的军力,反比初期大得多,这就是受环境逼迫,不断的改造而成的。中国抗战以来,显了许多优点,也露了不少缺陷。今天的惟一命题,就是如何增加及维持战斗力的问题。关于军械,当然也困难,但不是全无办法。今后最紧要的,是全力解决人的问题。怎样鼓舞人民,以组织无量的预备军?怎样使各业人民都能直接间接贡献其力量于抗战自卫的工作?怎样更提高军队之政治的自觉,以神圣纪律,加强团结?凡此种种,都一定是人力所能办,只是方法及工作人员能力的问题。

关于国际形势,也决不可悲观或失望。凡是中国的友邦,都对中国表示了同情,这一战自然各主要国家都有重大利害关系,但总之现在是日本打中国,不是打各国。而各国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环境也各各有异。我们不可因现在还没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觉焦躁或失望,而应当看清大势,坚决的、自主的努力自卫,无论如何,再数月或半年之间,一定要引起国际重大变化无疑。

全国同胞!日本现在是确切要把中国置之死地了,我们除非愿作朝鲜,就必须死里求生。我们必须即时起一致决心,迅速并确实的准备长期应战。一切方法,应择善而从,许多是技术问题,不是主义问题。大家都要和南京守城将士一样坚决!一样勇敢!独立的中国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条路了!

[《大公报》1937年12月11日]

56. 日军和平入城无望 重炮攻击南京东南城壁

(1937年12月11日)

东京 日军因唐生智未答复松井所致和平让城之要求,今日下午一时三十分,已在南京四周实行总攻击。按松井限唐于正午答复。(十日路透电)

汉口 南京方面战事自今晨开始后已有迅速之发展,变为自中日战事开始以来最大且烈之恶战。据此间所接消息,保卫南京之华军决定坚持到底,誓死抵抗。截至今晨,日军绝无一兵一卒侵入城中。昨晚虽竟夜激战,但限于南京西南城郊,距城约尚有十二英里。中立观察家对于南京战事之各方面均加以密切注意,因认为南京命运于中国整个前途所关至巨云。(十日国民海通电)

东京 据今日此间所接芜湖来电,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今晨十一时为日军占据。(十日路透电)

东京 日军七千名,内有骑兵若干,已进抵距南京上游约八哩之大胜关,盖防城中华军向芜湖方面退走也。(十日国民社电)

东京 陆相今日在阁议报告南京之战局时宣称,南京与其四周显筑有坚固之防筑工事,惟华军能否作任何猛力抵抗,实为疑问云。(十日路透社电)

东京 大本营今日公布南京方面日军之司令官,系前军事参议官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乃明治皇之婿,现年五十。(十日路透电)

(本埠息)据向本埠消息灵通之西人方面探悉,昨晨以迄昨午,南京之战事不因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将军要求和平入城而比较缓和,抑且光华门、通济门、中山门一带之战事更形剧烈,自朝至午,未有片时停息。华军对于死守南京至为坚决,予日军以重大打击。及至午后,日军以和平入城之要求无望,遂实行总攻,展开更剧烈之血战。日军显已获得增援及补充,调集重炮战车,倾其全力,集中炮火,猛攻东

南面之南京城壁，大施轰击，并以大队飞机轰炸城垣，企图突破城墙而入。华军则沿城扼守，对于逼近城脚之日军，以机枪及迫击炮轰射，并亦以重炮向日军阵地轰击。双方炮火之密，几无一分钟时间之停息。战事发生之地点：① 汤山与中山门间之孝陵卫，前夜双方争夺战至为剧烈，传日军昨已逼近中山门；② 大校场日军分兵二路，昨晨进犯通济、光华二门，城墙有数处被毁，卒被华军堵截击退；③ 雨花台仍在华军之手，日军被阻于岔路口之北，进犯雨花台未逞，惟雨花台西南之西善桥（江南铁路小站）已被日军攻进；④ 紫金山日军向乌龙庙、蒋王庙推进，图攻太平门，战争已离太平门不远。

伦敦 本日，伦敦中国大使接来电，内称蒋委员长行将辞职之谣传实属无稽，华军现正在南京四周坚决抵御，并已完成巷战种种准备，以防城内万一发生战事。该电又称，中国游击部队已克复鲁东之城市多处云。（十日路透电）

汉口 据此间中国权威人士宣称，防守南京之华军，只要有一兵一卒，均必坚守到底，中国有利之战略，在尽量延长抗战，以待日本之枯竭。外交部发言人今午向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宣称，即使南京不守，中国军队亦当在未来战争中，明显表示继续抗战之精神，在任何情形下，均决不致不战而退。发言人继称，如南京果尔沦陷，中国人民亦不表失望，因日本军器之占优势，乃为举世共知，而中国之抗战，只有以最大牺牲求最后胜利。中国政府及人民共同引为满意者，厥为有贤能领袖蒋介石将军，得全国一致之拥戴及信任，蒋氏一日认为抗战当继续下去，则举国当一日敌忾同仇也。（九日国民海通电）

南京 昨日日军二千名，携坦克车卅辆突袭南京二门。日军占据大校场飞行场与防空学校后，用以为攻击光华门、通济门根据地。守门之华军以迫击炮、机关枪、来福枪抵御，唐生智将军急调模范师增固光华门之防务。据华方消息，双方在二门鏖战后，日军被迫退走，死伤甚众，光华门城门曾为炮弹击穿。昨日日军之突袭，兵力若更强厚，当已入城而攻陷南京矣。日军之所以能突袭者，因原来守门之华军图退出城门之阵地之故。华军因日军飞机轰炸甚猛，士气受有影响，致令日军前进几未受有抵抗也。昨日彻夜爆炸声甚厉，足证华军正在从事炸毁

桥梁与其他军险地点。今晨有日军气球二枚在紫金山南升高了[现为瞭,下同]望,华军击之未中。(十日上午十时路透电)

东京 据此间所接报告,日军已于昨日占领芜湖,今晨自芜湖向东推进,占领当涂。闻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已下令在南京城内建筑防御工事,并劝令所有外侨,包括外交团代表,一概离开首都。(十日国民海通电)

本埠息,日军为袭击南京后路,由广德、溧水方面两路向江南铁路线进犯。宁国于八日为日军攻陷后,向北进逼芜湖,传日军昨已越芜湖南方之清水河,又分兵两路进犯芜湖南郊外之杨村及芜湖西南郊外之桥村。日方宣称,业于今晨攻陷芜湖,但未得其他方面之证实。至于溧水方面日军,向当涂挺进,似欲威胁我南京之右侧及芜湖之左侧,芜湖现状确甚危急。

汉口 据此间探悉,日军经过两星期之挣扎,昨日将江阴附近华军在扬子江中所安水栅摧毁一道,驱逐舰数艘已向南京进发。但镇江尚有第二道水栅,且陆地华军炮台不断轰击,进攻南京之日本海军颇感棘手云。(十日国民海通电)

[《申报》1937年12月11日]

57. 京郊敌总攻受挫 光华门外相持中 敌机滥炸下关一带大火 松井荒谬函件我决不理

(1937年12月11日)

【中央社南京十日下午十一时电】敌军昨晨猛烈攻犯我光华、通济两门,被我击退后,迄今午未再来犯。惟今日由晨至午敌机三四十架在城内外滥施轰炸,漫无标的,民房被毁甚多,死伤亦重,尤以下关区为甚,有数处中燃烧弹起火,火焰冲天,城内高处均可望见。敌亦由飞机掷下松井石根致我唐司令长官之荒谬书函,限正午答复,唐氏置之不

理,下午一时余,敌之大部又以坦克车先导,辅以机械化部队,仍向我东南郊猛冲,企图攻进城门,同时飞机滥炸,大炮频发,较昨晨尤烈,我守军各部拼死御敌,奋厉无前,激战至晚,炮声始渐稀,敌我仍相持于大校场附近,我阵地视昨日未有变动,惟双方伤亡均极重,敌企图一举而入城之梦想,已为我忠勇将士坚强之抵抗所摧破矣。

.....

【中央社上海十日路透电】日军对南京之总攻,已于今日下午一时半开始。

【中央社讯】据路透社消息,敌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九日由敌机掷下对我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之所谓最后通牒,内容极端荒谬,谓敌军现已包围南京,将来大战开始,对于任何人皆有莫大之损害,若我军必欲抗战,则一切战争之恐怖均将见于南京,竟劝我唐司令长官向敌投降,并限十日中午以复函交在句容公路之敌方哨兵,逾限不复,敌军即向南京进攻云云,敌方此种通牒,固属对我军之莫大侮辱,且亦为敌军不择手段对我非战斗之京市民众大肆屠杀之先声,我唐司令长官奉令卫戍南京,誓与南京城共存亡,刻正督率所部,奋勇抗战,对敌方之荒谬通牒,决不置理云。

【中央社南京路透电】南京中国军队,今日在城内火光熊熊城外炮声隆隆中,仍进行防御工作,下关沿江一带所有房屋,凡可供敌方利用者,现已由军队纵火焚毁,各支路现已用沙袋等物堵塞,避难者仍纷纷挟其少许用物趋入安全区域。日机轰炸城外华兵,郊外各村镇悉已焚毁,中国军事当局因局势紧急,已警告外侨勿入南京,英美德三外使馆留京人员,昨晚均在英美军舰上住宿,惟今晨仍登岸办公,目下留京外侨,包括新闻访员,摄影记者及安全区域委员会人员在内,约计二十名,英舰两艘及美舰一艘均下碇于下关上游二哩许之三汊河,据云,现时仍有中国非战斗员二千余名留住城中贫民区域云。

.....

【中央社香港十日电】据上海同盟九日电,日当局除要求南京外侨迅即离境外,并要求长江外轮亦一律离京他驶云。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1日]

58. 首都附郭[复廓]仍激战 敌一部冲入光华门已被歼灭 炮火笼罩全城 难民区亦落弹

(1937年12月12日)

【中央社南京十一日下午十时电】敌军自九日起每日向我东南郊猛攻，飞机大炮，不断轰炸，我城防部队抵死抗御，奋勇绝伦。十日傍晚光华门一带城垣被敌攻城炮击毁数处，敌军一部虽冲入城内，当即被我包围歼灭，敌遗尸五百余具，仅十余人生还。城垣被毁之缺口，约经我工程队赶堵，并添置防御工事。我军士气悲壮，人人抱必死之心，敌图唾手而得南京之梦想，已遭受第一次之严重打击矣。敌机十一日竟日轰炸全市，难民区亦落数弹，民房之毁坏及非战斗员之死伤，直难枚举。

【中央社讯】我政府发言人昨晚发表谈话云，日军已入南京之说实属不确，今(十一)日傍晚政府某要员尚与唐司令长官以电话谈话甚久也。据南京消息，南京今(十一)日遭敌军猛烈之轰炸，雨花台及紫金山附近均有激烈战事，昨(十日)夜日军一部曾自光华门冲入，但旋为我军包围歼灭，冲破之处，现布置坚固工事，情况已转危为安，南京近郊各处我军奋勇御敌，士气极坚，惟究能支持若干时，则难预断，盖我军系以血肉之躯与敌之猛烈炮火对抗也，敌军炮火现集中向城内射击，飞机轰炸亦猛，尤以今(十一)日下午为烈云。

【中央社南京十一日路透电】昨日日军二千名携坦克车三十辆，突袭南京二门，日军占据大校场飞机场与防空学校后，用以为攻击光华门通济门之根据地，守门之华军以迫击炮、机关枪、来福枪抵御，唐生智并调教导师增固光华门防务。据华方消息，双方鏖战后，日军被迫退走，死伤甚众。

【上海十一日路透电】据日方报告谓：日军今晨十时在飞机与大炮掩护下重新向南京进攻，日军步队用坦克车为前导，分三路向已轰毁城

墙缺口处突进,城内中国军队据守其坚固之阵地,予日军以坚强之抵抗。

【上海十一日路透电】南京之命运,仍保持于平衡状态,中国军队冲出,向三路进攻之日军迎击,与日军作决死之战,以保卫南京,据日方今晨绝早之报告谓,截至现时止,中国守军之形势已处于极度严重关头,虽中国军队仍继续坚强抵抗,但其阵地已为日军之大炮不断轰击,其交通线及集中点亦均被日本飞机炸弹轰炸,昨晚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血战时所流之血,将石子砌成之街道染成深红色,据日方之报告谓,现时已有七部分日军,附有大量之坦克车,准备自北面东面及南面冲出一路以入城。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2日]

59. 中华门等处战事激烈

(1937年12月12日)

汉口 据外人方面今夜十时之消息,南京局势未有变化,都城仍在华军据守中。(十一日路透电)

汉口 今日此间接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来电,措词颇为悲壮,内称“吾军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相争,伤亡之数,当然重大”。唐氏又称,目下南京全城已处猛烈轰炸之下,雨花台及紫金山附近仍在激战中,华军现正扼守雨花台山顶之炮台,猛力抵御云。唐氏虽承认光华门已于昨晚被日军突破,但称首都局势仍在华军控制之下,现正坚决抗战。至于华军对于日方之攻击究能抵御几许时日,则颇难预断,惟华军之士气,殊激昂也。唐氏又称,即使日军进占南京,华人将觉其抵抗侵略之地位更为有利,因日军愈深入,其所遭遇之困难亦愈多云。(十一日路透电)

汉口 芜湖陷落消息已由负责外人方面征实,日军于昨日下午四时三十分完全占据该埠。(十一日路透电)

南京 日军藉飞机大炮及坦克车之助,猛攻中国守军,决欲占领南京,故首都五门,均有激战,其中以中华门(即南门)外之战事为最烈。闻该处华军坚守雨花台山顶之炮台,猛烈抵御。雨花台山顶之上,共有炮台三座,保障南门之入口,南京主要商业区域之中华路,即在该门以内。同时据华方消息,孙中山陵墓所在地之紫金山,已被日军占有,现正准备进攻中山及太平两门。中山门即在南京著名之中山路上,出该门即至陵园及陵墓。太平门位于中山门之稍北,昔年太平军之役,清军围攻南京达十年之久,最后始由曾国藩率军将太平门城垣轰坍,始克占领。华人方面对于日军在此战事初期已将紫金山占领,均表惊讶,因该处之防御工程极为坚强也。此山既为日军所占,因其居高临下,全城已在其完全控制之中,日人可在山颠架炮,轰击城中之任何部分云。占领光华门外飞行场之日军,现正攻击中华门东之光华及通济两门。(日方消息则称,已占据光华门。)(十一日路透电)。

南京 日军于今午十二时半即未接到哀的美敦书答复,满限半小时后,分兵三路总攻南京。但截至晚间,未获显著胜利。日军以山上大炮及空中轰炸机掩护进攻,华军奋力抗战,并以驱逐机飞起迎战,卒将日机全数逐去,军事障碍物及飞机场,均丝毫未受损害。日军主力以大量坦克车掩护,进犯光华门,虽占领光华门外飞机场,但死伤奇重。华军守飞机场之兵士壮烈抵抗,无一生还,日军于是侵入城门,未及数武,即为华军以奋勇肉搏逐出城外,更增大量援军,坚壁固守。据中国方面宣称,日军是役阵亡二百余人,华军俘获坦克车六架。鏖战之时,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将军亲在前线之一坦克车中,躬自督战。(十日国民海通电)

同盟社称 胁坂部队之伊藤部队占领光华门后,华军大举由正面反攻,日军一时陷于极度苦战。

同盟社称 日军胁坂部队十日下午五时半攻略光华门,与守军展开激烈战斗,而于傍晚遂占领光华门。入晚,华军增援大部队迭次实行夜袭,战况剧烈。同盟社称,日军今晨十一时下令总攻击南京后,片桐、大野、野田、助川各部队由紫金山东北方向和平门与太平门进击,富士井、伊佐两部队由紫金山下直向中山门推进,各处展开激烈战斗,战况

甚猛烈。

同盟社称 日军炮兵在紫金山第一峰第二峰设炮兵阵地,今晨十一时接到总进击命令后,时向城内开火,海军航空队亦与陆军飞机协力活跃。

汉口 据此间今日中午所接消息,三路进攻南京之日军,因华军英勇抵抗,截至此时,已遭击退,据称日军迄尚未能侵入城中占领立锥之地。今晨如拂晓起,南京即为日军密集重炮轰炸之目标,日空军亦异常活跃,轰炸猛烈,密如疾雨,使南京市民充分认识大规模近代战争之恐怖。华军器械设备之远逊日军,为举世共知,但皆秣厉浴血,誓死抵抗,保卫寸土之英勇壮烈,无与伦比云。(十一日国民海通社电)

南京 使团今日假美国驻华大使馆之手,向中日两方提出另一人道主义性质之建议,“请停战三日,在停战期内,日军对城垣勿予攻击,以便华军引兵退撤”。(十日国民社电)

汉口 中国政府发言人今日向海通社记者宣称,中国军队决不放弃南京,谣传种种,概属无稽。继称华军已派兵增援首都,现在城中之部队仅有数师,大部华军在防止日军之包围,向南昌方面移动,故即使南京不幸沦陷,华方主力部队仍可继续抗战云。(十一日国民海通电)

汉口 此间对于南京方面战事至为关切,但因交通困难,消息迟滞,以致谣诼繁兴,可靠消息极难获得,京汉间电话电报仅间或通达云。(十一日国民海通社电)

[《申报》1937年12月12日]

60. 中方守军拼死迎敌

(1937年12月13日)

本埠外人方面消息,昨日首都战事之激烈,实为前所未有,中华门有已被日军攻破说,但尚难证实。至其他各门攻城日军,因受我军强烈

抵御，均稍向后退云。

东京 据朝日新闻访员电称，昨晚南京中日两军争夺东南城垣，彻夜血战，情形之激烈为有史以来所未见。日军在华军猛烈抵抗之下，力图扩大其在东南门内所获面积一百米突之据点，并占领紫金山孙中山陵墓附近华军之坚强阵地。观于各报所载消息，并未提及战事之进展，战况之激烈，可略窥一斑[斑]。据日本某通讯社随同日军在南京东南门作战之访员电称，今晨九时，日空军数队密集轰炸城垣、城门以及城内华军阵地，历一小时许，传可突破华军之防御云。同时东京及其他各城市，对于日军之攻入南京，均举行庆祝。（十二日路透电）

东京 据各报接讯，南京各门之大战终日进行不已，日军曾用轰炸机炮队甚至高射炮，希图击破东南城垣。垣外日军藉高地炮队猛烈轰击之掩护，已占据中华门，但他处日军因求其炮队与飞机便于轰炸计，均已稍向后退。东京与名古屋均举行提灯会，庆祝胜利。（十二日路透电）

上海泰晤士报云，昨日（十一日），据日军情报处主任对日新闻访员声称，攻取南京实非易事，日军虽已占有该城之一隅，尚不能谓已占据南京。要知南京自北至南，长达五哩，自西至东，长达三哩，尺土皆经固守，四周缭以高十五米达、深十米达之坚垣，垣外且有广二十米达之深壕，而诸湖亦足为日军进攻之天然障碍，故攻取南京，实非易事也云。

汉口 日军于过去四十八小时中，虽藉飞机大炮及坦克车之助向南京各城门猛攻，但因守城华军咸抱必死决心，奋勇抵御，迄未得逞，截至十一日午夜止，南京城厢仍在华军据守中。据外人方面接得消息，十一日午后，日军进攻城垣益烈，日机轰炸亦猛，落在城厢之炮弹及炸弹当在五百枚以上，致城中火焰冲天。华军虽在陆空猛烈夹攻之下，仍拼死迎敌，有进无退，其忠勇壮烈，令人钦佩。据十一日晚中国政府发言人表示，保卫南京之华军必战至最后一人而后已，外传华军已放弃南京之说绝对不确，截至十一日傍晚，南京仍在华军固守中。华军各据点布置坚固之工事，准备于日军突破城垣入城时与之作猛烈巷战。总之，日军若欲占领南京，必须作出重大之代价而后可。（十二日快讯社电）

南京紫金山被日军占领，十一日，骑兵军檀自新部师师长王镇淮率

部由后方夹攻，日军死伤千余人，王弹中左肩，亦受轻伤。（华东社）

巴黎 关于中日两国战事，急进社会党《共和报》顷载称，“东京方面企待南京陷落消息已三日于兹，南京四郊迄今犹在血战之中，于以见日军业已遭受意外的抵抗。中国当局既已拒不媾和，未来局势如何发展，殊难加以臆测。特日本经济情形既不许战事迁延不决，该国文武两派又非水乳交融，则华军坚守南京之举至堪重视，吾人务当密切加以注意矣”。（十二日哈瓦斯电）

[《申报》1937年12月13日]

61. 京城战事激烈空前 敌屡图内冲均失败 紫金山上我仍据高地炮击 空军亦协同作战予敌重创

（1937年12月13日）

【中央社南京十二日下午六时电】敌军连日均以大部队分路猛攻京城，我军奋勇抵御，不顾牺牲，已予强寇以重大打击，我军虽牺牲壮烈，敌军之伤亡较我军更多，尤以今晨敌军向光华门猛冲十数次，均告失败，其损失之惨重，为数日来所未有，我军已在和平门外筑就坚固阵地，敌军虽仍不断猛攻，但已被我军击退至距城若干距离，又我军现据守紫金山上之一号高地，敌则占据三号高地，我以地势较高，炮击准确，致敌军又蒙极重大之损失，我空军飞机多架连日协同作战，迭予敌以重创，此亦为击退敌军之重要因素。

【中央社南京十二日下午四时电】敌自十一日上午三时起，屡向我乌龙山以南阵地猛攻，发炮已达万发，飞机不断投弹，更以坦克车数十辆掩护其步兵前进，我阵地几全被毁，血肉横飞，敌我伤亡均极惨重，我军现仍坚守乌龙山西，待援反攻。

【中央社东京十二日路透电】朝日新闻访员电称，昨晚两军争夺东

南城垣，血战通宵，激烈空前。日军在华军猛烈抵抗下，力图增强其在东南门内所获一百米突之据点，并占领紫金山中山陵附近华军之坚强阵地。观各报消息，并未提及战事之进展，可见战况激烈之一斑。据日本某通讯社随同日军在南京东南门作战之访员电称，今晨九时日空军曾密集轰炸城垣城门及城内之华军阵地，历一小时，企图突破华军之防御云。

【上海十二日消息】沪讯，敌称已占中华门、和平门、中山门，但未述及时间，另讯则称将于十二日或十三日占领南京。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3日]

62. 社评 敌机轰炸英美军舰

(1937年12月14日)

前日暴敌飞机向停泊南京附近之英军舰蟋蟀号圣虫号^①两度轰炸，投弹多枚，侥幸未中，这件事，震动中外，已经够大的了。乃昨早汉口美大使馆接到消息，才知道前天下午敌机在南京上游二十九英里处，竟将美国军舰巴纳号以炸弹炸沉。舰长等受重伤，死者约二十人，生存者五十四人，逃至和县，其中受伤者有十余，美使馆职员四人幸未伤亡，另有英人义^②人，有商人及新闻记者，伦敦泰晤士报及合众社代表在内。迄昨夜止，死伤情形，还不详知。

我们知道，敌人曾警告各国，须将船只离开南京，这美舰停在南京上游二十九英里地方，可证明是业已遵照日军警告办理。那么，这轰炸的意义，当然更为重大。敌人对中国军舰情形，消息灵通，所以当然知道不是华舰，何况旗帜鲜明，极易辨别，又何况同时遇炸的美孚船四艘，事前曾通知日方，请求保护。总之，事实证明，当然是故意轰炸，不是

① 即“瓢虫”号。

② 指意大利。

偶然。

中国政府人民,听见两大友邦军舰的遭祸,特别是美舰的炸沉,实在万分惋惜。我政府发言人关于此点业已声明。我们尤其抱憾的,是除了表示同情惋惜之外,丝毫无能为力。因为我们国家,不幸遭遇暴邻的侵略,虽然血战抵抗,不能加以制止,我们首都已在万分危险中,所以我们更无力量保护友邦船舶及人命。

在同日之内,英美军舰同受轰炸,商船更不断的受着袭击。这种情形,两大英语人民,是怎样解释呢?我们知道英国人对远东问题,近来甚为焦虑,英国尽着忍耐,日本尽着进攻,现在公然接连几度轰炸英国军舰了。我们又知道,美国人赞成孤立政策者不少,所以罗斯福大总统,不能畅行其政策,但现在日本竟明目张胆的将美国军舰炸沉了。军舰尽管避难,而日本尽管进击,孤立政策的美国人,又作何感想呢?

昨天路透电,又恰巧报告一消息,是日本正大举扩张海军。据说正建筑四万六千吨的大战舰三艘,其外还有一大批。四万六千吨的战舰,是世界空前的尝试。日本这样拼命造舰为对付谁?为威胁谁?英美两国人,一定比我们更要明了。

我们老早说过,日本征服中国若成功,英美等要被迫退出亚洲。这是正当的认识,当然的结论。现在世界大局,必须从军略上看,不能单从经济商业上看。从军略上看,日本进攻中国,就是威胁世界,海上胁英美,陆上胁苏联。日本的计划,正着着进行。他在中国军事上越顺利,对欧美越藐视。前天轰炸英美军舰,就是今后大趋势的缩影,至于霸占海关,封闭门户,那更不必论了。所以英美人民今天要自己解答的问题,是究竟愿不愿退出东亚,一切听日本所为?特别美国孤立派,应当对此点彻底检讨,因为要孤立,还要孤立得彻底。不然,就连代表国家权利的军舰也不能保安全,何况商业利益呢?

英美人,特别是美国人,对这样空前的暴行,作何感想,我们不必妄加推测。现在只是深深的表示中国人的同情,而我们特别以同业者之地位,对于巴纳号舰上遭祸受惊的英美记者,敬致慰问之意。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4日]

63. 南京频遭重炮轰击

(1937年12月14日)

汉口 据华人方面消息,进攻南京之日军因遭遇华军坚强之抵抗,迄未达到预期之进展。截至十二日晚止,整个城厢仍在华军据守中。十二日自拂晓起,日军又以城厢为其密集重炮轰击之目标。日机亦甚活跃,猛烈轰炸,弹密如雨,致民房中弹起火者随处皆是。难民区亦中弹多枚,无辜人民惨被炸毙者不计其数。(十三日国民海通社电)

[《申报》1937年12月14日]

64. 蒋介石发表通电声明退出南京之意义

(1937年12月14日)

汉口 蒋委员长今晚由前线发表宣言,声明国军虽退出南京,仍将继续抵抗敌军侵略之决心,其全文由无线电传达至汉,文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西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移动,今已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申报》1937年12月14日]

65. 日军进入中山门

(1937年12月14日)

南京 据报纸接南京电称,日军现正沿下关大路南进,故南京守军或四面受围,其歼灭仅为时间问题。日军并称,已于星期日晚占据浦口,故南京守军退路已被截断云。(十三日路透社电)

南京 据此间所接电报,声称进攻南京之日军今日拂晓已进逼东门(按指中山门),数小时中并占领城南一部分。继称京沪铁路之终点下关车站现正有激烈恶战,日本兵舰若干艘已溯江西上,助攻首都。日方消息,承认紫金山尚在华军手中,华方抵抗极其坚强云云。(十三日国民海通社电)

汉口 此间未接到日方所称浦口已被占领之证实消息,华人方面谓,日方消息殊可怀疑云。(十三日路透社电)

同盟社云,日军伊佐、富士井各部队,今晨未晓于工兵队援护之下,乘铁舟渡过中山门外之小河,上午五时由城垣破坏处冲入城内,沿中山路向明故宫方面进击。同时中华门方面之胁坂、人见、长谷川、冈本等各部队,由南方入城内,于是南京城内东南地区发生大巷战。上午六时,富士井部队占领中山门,胁坂、人见部队占领中山门光华门间之城垣。上午八时许,中山门外之日军炮兵向城内开始炮击,援助步兵作战,入城各部队到处与华军冲突,展开猛烈巷战。至上午十时,战况最激烈。至近午,竹下、冈本等部队击破西南角之水西门入城,因此巷战地区更为扩大。又在紫金山西方高地之片桐部队与中山门之战斗相呼应,进至明孝陵西方。同时沿京沪铁路向北方迂回之助川部队,长驱侵入下关,牵制北方。助川、野田部队之一部,上午十时许占领紫金山西部之天文台,而向太平门攻击。(十三日同盟社电)

汉口 此间中国政府要人今晨接见海通社代表,保证南京即将失陷之说绝对无稽,并力言截至现时日军未曾有一兵一卒侵入城内。据

军事机关最后发表之官报，指陈保卫南京之中国军队组织极端完善，进犯各城门之日军不惟不能突破阵线，而且伤亡奇重，还较华军之损害为甚，因华军均凭藉工事坚固之战壕及沙包为掩护故也。该项官报继称，华军用轰炸机协助防卫首都，其结果城郊之日军军需仓库均蒙巨大之损害。截至今晨，日军未能在城门以内获得寸土。晨间，双方肉搏甚烈，但日军均被击退。该官报继称紫金山最高峰仍在华军固守中，并以炮台继续对挖掘战壕之日军轰击。日军不惟大炮失其效力，而且无法退却云。（十三日国民海通社电）

昨日日文合同新闻报称，肋坂部队之伊藤义光少佐，于十二日下午九时占领南京光华门时，在城门忽遭手榴弹所击，立即殒命。查同日下午五时二十分，日章旗在城头摇时，敌军（指我军）竟拼命猛袭，敌军炮火集中于日章旗，敌大军云集左右，蜂拥而至，加以手榴弹如雨而来，而我军（指日军）虽寡不敌众，但仍死守城门，詎料敌一个手榴弹，向空飞来，适中伊藤佐头上，遂倒仆城头而死云。

汉口 据中政府发言人称，昨夜官场接到南京长途电话，据谓日军虽拼命攻城，但终未得逞，南京仍在华军据守中。华军虽牺牲壮烈，然日军死伤亦复奇重。光华门附近正在血战中，中国轰炸机为守军援助，乃阻遏日军前进之重要因素。日军对和平门阵地袭击最烈，但华军已巩固其防线云。今日此间接中国官场电报称，防守南京之军队共约十一师，中国飞机曾两次飞抵南京天空，力助守军御敌，闻日内尚将加派飞机前往助战。日方所传日军占据紫金山之说实属不确，因日军仅占得该山一小峰，至各主峰连蒋山、钟山在内，均仍在华军之手。闻唐生智将军已获“首都疯子”之绰号，将军年近五十，曾参加国民军北伐之役，近患病甚重，日军由沪西攻时，将军应命卫守首都。将军每晨必至山巅视察全城，凡障其视线之屋，辄令焚毁之。救国日报记者龚德柏已被任为行刑主任，龚为日本留学生，而抗日至烈，近且著有一书，书名《战胜日本》。（十三日路透电）

[《申报》1937年12月14日]

66. 蒋委员长发表宣言 继续抵抗敌军侵略 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既定国策

(1937年12月14日)

【中央社讯】蒋委员长昨晚由前线发表宣言,声明国军虽退出南京仍将继续抵抗敌军侵略之决心,其全文由无线电传递至汉。文曰:国军退出南京,绝不致影响我政府始终一贯抵抗日本侵略原定之国策,其惟一意义,实只加强全国一致继续抗战之决心,盖政府所在地既已他迁,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皆无重要性可言,予作战计划,本定于敌军炮火过烈使我军作无谓牺牲过甚之时将阵线向后移动,今已本此计划,令南京驻军退守其他阵地,继续抗战。

【中央社镇江十三日下午九时电】敌军自月初占据句容后,即分兵数路,向南京东南近郊猛犯,本月五日起,京郊战事之激烈,视淞沪之役有过之无不及。敌借飞机大炮狂暴之掩护,及坦克车与机械化部队之冲击,我军抵死防御,奋勇无前,虽迭予暴敌以巨大之打击,终以敌机滥施轰炸,我阵地大部被毁,仍以血肉之躯与无情之炮火相抗,其牺牲之大,可以想见,如大校场、栖霞山、雨花台及和平门等处之剧烈战斗,敌我死伤枕藉,其数直难究诘。十一日敌军一部冲入光华门,被我包围歼灭,是役来犯之敌军十余人还,其后敌更集中炮火,轰击城垣,飞机投弹,终日不绝,十二日夜敌军再度侵入城内,激烈之巷战自此开始,我唐司令长官督率守城部队,以必死之决心,与敌作殊死斗,同时我空军亦协同作战,战事呈极度紧张之状态,迄十三日午,城内外仍在混战中,闻我最高军事当局以政府西移,南京在政治上军事上已失其重要性,为避免无谓之牺牲,已令唐司令长官即日率部退出南京,驻守新阵地,继续抗战。

【中央社香港十三日电】交通界息,我空军一队十三日下午一时飞京,在通济门外一带敌军阵地猛烈轰炸,敌损失颇重,我机旋即飞返原防。

【上海十三日路透电】南京彻夜炮火未停,今日天方拂晓,激烈大战

又开始,松井司令部昨晚公布,谓中国军队曾一度猛烈反攻,又谓:日军今晨六时占领中华门,日军已可全力操纵东南部城墙。

【上海十三日路透电】南京陷于严重危险中,据谓:日舰已将镇江封锁线破坏,并继续向南京急进,据正式发表消息,日军于上星期六日在芜湖与南京中间某地渡江,该部军队现已占领浦口。另据日本报纸载称,因日军开抵下关结果,南京已处于被包围之形势中。日本报纸消息谓,南京东南两城各门已均被日军占领,明陵附近中国军队之防区亦已被日军占领云。

【上海十三日路透电】据日方发表消息,日本进攻南京之军队,仍遭遇中国军队坚强之抵抗,经飞机掩护陆军强力突击结果,已向南京城内东部角落进展,日军所占领之建筑物有军事委员会、中央军官学校及行政院等机关。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4日]

67. 南京我军安全撤退 传有小部尚滞留江边

(1937年12月15日)

【中央社上海十四日路透电】南京之中国守军抵御大规模之日军攻击阅一周后,昨奉令撤退,撤退时极有秩序,至昨日傍晚以前即已全部撤尽,自淞沪战事发生迄南京陷落时,适为四月,撤退之华军自何方而去,迄无消息,据推测大部分军队系乘轮舟溯江而上,余则沿陆路而行,为掩护撤退,南京城内仅留少数部队作战,此少数部队据报,昨晚尚在下关江边一带,如晚间尚未退出,则今日退出当非易事,盖日舰已自镇江上驶,彼等渡河,殊不可能也,闻松井周内将至京。

[汉口《大公报》1937年12月15日]

68. 南京沦陷经过

(1937年12月)

首都沦陷

这半月来,华北战讯依然沉寂,抗战的重心完全在于保卫首都。自十二月初旬丹阳、金坛、溧阳三据点被日军突破后,首都的门户已失,我军当集中精锐于京郊,以与日军在首都城内外作一空前的决战。“抵抗日本至最后一滴血”,成了京郊十四师英勇战士的口号。从十二月七日起,京郊即展开空前壮烈的血战,雨花台下,麒麟门外,杀声震天,流血遍地,我战士无不一以当十。唐生智将军虽以负病之身,独亲自驾坦克车冒炮火督战,一时有“南京疯子”之称。鏖战六七日,卒以日军炮火猛烈,防御工事多为破坏,我军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奉最高领袖命令退出。但首都虽告失陷,对于我国抗战前途却并无影响。盖一则我国首都早经迁渝,二则南京重要建筑物如军火库、飞机场以及官署等亦早已焚毁,日军占领后必毫无可得。蒋委员长更于十六日播音全国,表示誓死抗战,南京附近,我军精锐三十师已布设弧形防线,准备与日寇决战。这样看来,可知首都的陷落,并不能视为对我国一个致命的打击,而是我国抗战新阶段的开始,兹将详情分别叙述如下:

首都陷落经过

自上月底丹阳失守后,日军即配备雄厚兵力,以镇江、句容、溧水三据点为目标,分兵数路,于十二月三日晚起同时开始进攻。我军事当局以上述三据点系南京之屏藩,当即调集精锐重兵,严密防守,并严令各部队须与阵地共存亡,未得命令,绝对不能退后。自十二月四日晨起,溧阳、溧水间一带,展开猛烈战事,我军同时又由广德、泗安沿公路反攻长兴,以抄袭日军后路。

至四日,句容、溧水、镇江相继失守,日军当分三路直攻南京:一自句容以北绕至汤山镇北,九华山之背面,沿小路而攻麒麟门;二自句容

正南之天王寺,沿石五路攻我光华门东南之淳化县;第三路则自溧水北击秣陵关,对南京成半包围形势。同时,日军又分兵一支攻芜湖,以制南京之背。

至七日,南京已陷于紧张状态中,四郊炮声,清晰可闻。留京外侨皆纷登炮舰。城中街道充满军事设施,政府官署亦由军队驻守,窗口均架设机关枪。我守军并于七日起对于军火库、汽油库、飞机库及工场等开始作有系统之破坏。一切布置就绪后,蒋委员长亦于当日晨乘飞机离京。

十二月九日,日司令松井竟投函唐生智将军,要求和平让城,并限于十日正午答复。唐将军置之不理,至十日午后一时三十分,日军遂在南京四周实行总攻击。日军猛力进攻,我军拼死抵御,血战之烈,为中日战事发生以来所未有。唐生智将军坐坦克车,亲自督战,驱驰炮火中,一时京人称之为“首都的疯子”。

五门血战数日,麒麟门、光华门皆先后为日军突破。至十三日晨,日军又冲破中华门,沿中山路进迫。我军节节抵抗,发生剧烈巷战。日军同时又由紫金山发炮攻城,我军亦于狮子山还炮抵抗,枪声、炮声响若巨雷,自朝至暮无时或息,我军壮烈牺牲者甚众,日军伤亡亦极重。战至正午,水西门亦破,于是城之西南一带皆发生空前巷战,全城火光冲天,首都遂沦陷日寇手中,时距“八一三”抗战开始正四个月也。

日军占领南京以后,即渡江北进,分由津浦线及运河进犯。其由津浦线进犯者,一股系由和县、乌江窜至铁路线西;一股系由仪征、六合窜至铁路线东;一股则由浦口登陆,沿铁路正面北犯。此三路日军,现正与我军在全椒、乌衣及六合附近之线相持。其由运河进犯者,系由镇江对岸瓜洲登陆,沿运河北进,现正与我军在扬州仙女庙一带隔河对峙。

四、南京保卫战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

1. 南京卫戍军战斗详报

一、作战地点

1. 南京东南正面阵地(江宁镇、牛首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之线)
(十二月四日至八日)
2. 南京复廓阵地(雨花台、紫金山、乌龙山、幕府山及南京城垣)
(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日)

二、作战部队(战斗序列同)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

刘 兴

第二军团	军团长徐源泉
第四十一师	师长丁治磐
第四十八师	师长徐继武
第六十六军	军长叶 肇
第一五九师	师长谭 邃
第一六〇师	师长叶 肇(兼)
第七十一军	军长王敬久
第八十七师	师长沈发藻

第七十二军 军长孙元良
 第八十八师 师长孙元良(兼)
 第七十四军 军长俞济时
 第五十一师 师长王耀武
 第五十八师 师长冯圣法
 第七十八军 军长宋希濂
 第三十六师 师长宋希濂(兼)
 第八十三军 军长邓龙光
 第一五四师 师长巫剑雄
 第一五六师 师长李 江
 教导总队 总队长桂永清
 第一〇三师 师长何知重
 第一一二师 师长霍守义
 宪兵部队(约二团) 司令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 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八团之一营(十五榴)
 炮兵第十团之一营(新十五榴)
 战车防御炮八门、轻战车十辆
 防空司令部所属各高射炮队(大小共二十七门)
 城防通信营
 本部特务队

三、作战前敌我双方之情况及布置概要

敌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后,与淞沪方面之敌策应西进,我乍、平、嘉、吴、福、锡、澄诸阵地及吴兴、长兴诸要点相继失守。当时首都防御军仅有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及宪兵部队,皆属上海抗战后最近到京新加补充者,当决定以固守附郭[复廓]据点及城垣之目的,策定防御部署要旨如左:

(一) 以第八十八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

(二) 以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

(三) 以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江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

(四) 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

(五) 以旅长指挥教导总队之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并令各部队征集民伕,于各地区内赶筑工事。迄复奉令增加七十四、六十六、八十三各军(皆经久战,补充整理尚未完毕),乃决定东南阵地为第一道防御阵地,其配备如左:

(一) 第七十二军派出右侧支队至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

(二) 第七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

(三) 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

(四) 第八十三军任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之守备,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是时以第九师团全部为主力、约二师团之敌军,配有强大之炮兵及机械化部队,已以一部由武进向丹阳、一部由京杭国道向首都前进。适我八十三军复奉令转进至丹阳、镇江作战,其龙潭至孟塘一段阵地,改由第二军团徐源泉之一师担任守备,乌龙山要塞亦由该军团派队接防,其后续之一师,俟到达后,准备以主力在杨坊山、乌龙山线上构筑工事。但截至四日晚,徐军到龙潭者只一团,其余甫进至栖霞山附近。此时我六十六军之前进部队,已在句容与敌开始交战。此作战前一般之概略情形也。

四、战斗经过概况

十二月四日

是日,句容以东四十里处及天王寺西北上葛村附近各发现便衣敌军,与我派在前方之游击队接触。南渡、溧阳间及丹阳以西公路有敌步炮联合纵队与机械化部队,其进攻南京企图业已明了。当即令各部努力搜索敌情,并严加戒备。

我左翼八十三军之一五四师(一五六师尚在丹阳、镇江间作战)奉

令调往东昌街策应镇江部队作战后,其接防之第十军四十一师部队正在输送中,先头之一团,本日开抵下关,即令向龙潭急进。其他第一线、第二线兵团,已占领阵地完毕,努力赶筑工事。

十二月五日

本日拂晓,第六十六军派在句容占领前进阵地之两团(一营守句容城,主力在句容西北栗子里附近占领阵地)与敌接触,略经射击,敌即后退。午后,土桥镇、牧马场诸地发现敌部队,似有向我两翼包围企图。当命六十六军严加防范,并命前进部队于不得已时可相机归还建制。

湖熟镇方面敌骑颇为活跃,与我在该处之五十一师前进部队接触,当被击毙数名。索墅镇及禄口镇亦有敌骑、敌探出没无常。

第二军团之四十一师部队,本日一团到达龙潭,二团到栖霞山、龙王山之线,正开始占领阵地,其余一团开驻乌龙山,担任要塞守备。后续之四十八师俟到达后,准备向龙潭推进。当以情况渐次严重,该军团右翼尚不能与六十六军衔接,中间发生空隙,随时有被敌侵入可能。入晚会议后,即令在栖霞山线上之四十一师部队迅向保国山、拜经台之线先行推进(附录)。

本日敌机十余架轮流轰炸,大校场及明故宫机场略有损失。

十二月六日

昨晚,句容之敌约三联队以一部向我前进阵地正面攻击,主力分两路向土桥镇、牧马场前进包围,其一部并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迂迴[回],截断我句容部队归路。当经六十六军派兵一团向新塘市之敌攻击,并命在东昌街之一五四师向句容前进助战,但新塘市之敌得有增援,未能迅速驱逐。我前进部队是日陷于苦战,情况不明,事后调查,该部被敌包围,损失颇大。

午前十时,向牧马场前进之敌突有一部由九华山北麓侵入孟塘,虽经派部堵剿,但该敌一面抵抗,一面利用凹地继续西进。午后二时,其先头在高家庄、大胡山附近发现,金汤大道及六十六军后方联络线有被截断之虞。当命三十六师抽兵一团,配属战车防御炮等前往扑灭(附录),并命四十一师由北、六十六军由南,向孟塘、大胡山间凹地围攻。是晚,各部布置完毕,准备明拂晓将敌一举肃清。同时,固守镇江之七

十一军及一五六师亦奉命以主力向南京转进，冲击孟塘敌之侧背。

由天王寺经上葛村前进之敌约一联队，本日向湖熟镇我前进阵地猛攻，五十一师守军积极抵抗后，不得已撤回。而昨晚由土桥镇前进之敌，本早进至索墅镇，向我淳化镇阵地行威力搜索，更有大批敌机竟日在淳化镇阵地轮流轰炸。我守军沉着应战，并派队向索墅镇驱逐，得敌旗数面，枪十余支，斩获颇多。

京建关道，本日有敌步炮纵队由溧水向南京前进，其先头向我派在秣陵关部队进攻，另有敌骑绕道向江宁镇方向前进。

十二月七日

午前二时，据六十六军不确情报，进据孟塘、大胡山之敌突然失踪，似有向北转进进攻龙潭模样。当命三十六师之一团暂控置在麒麟门附近待命。四十一师照常占领阵地，并向孟塘前进，与六十六军左翼确实连系。七十一军迳开高桥门附近待命。拂晓后，得知大胡山附近之敌仍盘据未去，因令各部继续连系前进，迅将该敌消灭。终以通讯困难及敌机之骚扰，各部队未能同时进展，未克奏效（附录）。是日，我汤山镇前面第一线阵地受在炮兵营房展开之优势敌军攻击，各处被敌突入，不得已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山镇。同日，龙潭、拜经台、保国山之线亦到处发现敌踪，与四十一师发生混战，双方各有伤亡。

淳化镇之敌，本日以步炮飞机协同向我阵地猛攻，机枪掩体亦被击毁十余座。我五十一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我部队伤亡甚大，嗣调该师预备队前往增援，得维持原状入暮。

秣陵关前面之敌分两路向我进攻，本日已进至杜桥、杨山之线，并有向我右侧大山迂回模样。

第四十八师部队本日到达南京，即命开往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占领阵地，赶筑工事。八十七师之一团乘车到达高桥门，准备在河定桥、上坊门、高桥门线上接防原五十一师第二线阵地。

在文昌街之一五四师，本日攻击前进，到达白兔镇、行乡镇附近，惜因汤山方面情况变迁，半途中止。

十二月八日

本日，敌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第二道防线，与我守军

发生混战。至八时许,汤山镇状况不明,汤山及两侧高地始终在我手中。其后方珠山、青龙山之线复经一五六师派部队接防(该师已有二团于七日晚间由镇江到达麒麟门,归六十六军军长指挥),阵地渐形稳固。惟占领大胡山、高家庄之敌昨晚得增援后,本日拂晓向我进攻部队激烈反攻,并调主力向栖霞山方面包围。我四十一师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反复冲击,毙敌甚多,终以敌机轰炸及炮兵优势,到处呈苦战状况,未能将侵入之敌依限解决,我进攻部队伤亡很大。

淳化镇方面,本日敌进攻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归路。我五十一师部队奋勇抗战,伤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几全部壮烈牺牲。后援不继,该镇遂于午后四时失守。

本早,进攻牛首山之敌以战车四十余辆为先导,向将军山附近猛扑,经我战车防御炮击毁六辆,即迅速后退,全日战况极为沉寂。惟右侧支队受敌有力部队攻击,渐呈不支状态,下午自动向板桥镇后移。

八十七师本晚大部到达指定地点。一五六师余部及一五四师正向南京转进中。

鉴于上述情况及集中兵力固定南京起见,是晚下令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要旨如左: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

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及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连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军之一五六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

在镇江之一〇三、一一二师向南京急进。

十二月九日

敌乘五十一师撤退、八十七师当时仅到二团、阵地占领尚未稳定之际跟踪而来,高桥门、七瓮桥及中和桥均不及破坏,敌遂得,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将大校场、通光营房占领(敌约步兵二千、坦克车十余辆)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守兵,见情势紧急,比将城门紧闭。敌将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光华门轰击,不一时,洞穿二穴,敌军小部突入,当被我军击灭。此后随堵随破,几频[濒]于危者凡三数次,赖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之反攻及直属特务队之增援,至午后四时,始将大校场之敌击退。但盘据通光营房内及城门洞内之少数敌人则始终顽抗。

同日,牛首山方面五十八师与敌激战竟日,因八十八师派出之右侧支队过早撤退,敌军一部进占大胜关,且有沿江北犯模样。我五十八师阵地形成孤立,入晚下令撤退,与五十一师连合担任双涧镇至宋家凹守备(在八十八师右翼延伸线上)。

十二月十日

敌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同时攻击,战斗较九日为激烈,光华门复被敌突破二次,但冲入城内之敌百余人,悉被歼灭。比以一五六师增援通济门及光华门之城垣守备,一面于城内赶筑工事(附录),并以一五九师控制明故宫附近,策应一五六师作战,另以新由镇江撤退回京之一〇三师任中山门附近城垣守备,归桂总队长指挥。是夜,一五六师选敢死队坠城,将潜伏城门洞内之少数敌军焚毙,将盘据通光营房之敌歼灭,光华门及通济门方面遂得转危为安。但雨花台八十八师阵地右翼稍形动摇,失去阵地前要点三数处(附录)。至第二军团方面,本日情况稍缓,不甚紧急。惟该军团四十一师以攻击孟塘方面受挫,正撤退收容中(附录)。

十二月十一日

敌以主力一面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同时以一部攻占杨坊山及银孔山,并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至午后二时,我八十八师雨花台右翼阵地为敌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我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络已断,午后战况不明。是夜,令八十八师缩短阵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右与七十四军、左与八十七师密切连系,其城垣防务(除中华门、雨

花台附近外)由一五六师及七十四军分担。原拟将六十六军或八十三军诸部队转移攻势,但考虑各部队疲惫已甚,无此力量。至一一二师、一〇三师因新自镇江方面撤回,其疲劳则过之。

十二月十二日

本日自拂晓起,敌以飞机炮兵同时猛烈攻击,战况较昨尤为激烈。至正午止,八十八师雨花台主阵地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第二峰亦失,第二军团则被压迫,退守乌龙山至吉祥庵之背水阵地。遂令一五四师增援中华门方面之作战,但八十八师退入城内之部队混乱异常,云梯城门撤闭不及,为敌侵入约三百余,雨花门及中山门城垣均为敌炮击毁数处,遂调三十六师一团进城准备巷战。至午后三时,八十八、八十七两师各一部溃退部队,经中山路北走拟出挹江门,至铁道部附近为本部特务队及三十六师所阻,不听,秩序益紊。午后五时,召集各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因十一晚曾奉到委座两真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遂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一) 七十四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击,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 七十一军、七十二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击,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 教导总队、六六军、一〇三师、一一二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击。教导总队向昌化附近集结。六六军向休宁附近集结。一〇三师、一一二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 八十三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击,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十二日晚十一时后开始,但八十三军为十三日晨六时。

(五) 第二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三十六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三十六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

后渡江(又最后口授命令要旨:87D、88D、74A、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十二月十三日

突围部队除一部按照计划实施外,其余多向下关渡江者,遂命令各部向临淮、蚌埠集结。

五、所见

(一) 此番防护首都部队多系历经战斗,损失重大,老兵缺少,新补士兵未受训练即加入火线,官兵多不认识,一遇敌机敌炮,相率复溃,致无法统御,实为固守南京之计划重大打击。

(二) 各部到达南京为时过迟,对于地形之认识、工事之赶筑皆迫不及待。官兵体力精神俱感疲弊,故对于敌情搜索殊欠周密,而旺盛企图心及机动力更为缺乏。

(三) 国府西迁后,各项交通器材随之俱行,各军经上海撤退损失,亦所存无多,致弹药之补给、伤兵之救护与夫抢堵城垣缺口材料之运输,俱极缓慢,一被突破,即有牵动全线之虞。

(四) 首都防护永久工事虽早经构筑,但正面过广,与兵力不相称,临时土工兴筑不多,新兵又不知利用,处处呈遭遭[遇]战,以致不能演成阵地战。

(五) 各级指挥官对上级命令不重视,尤其不按指定之时间履行任务,是为最大之弊端。此外部队对新兵器使用之智[知]识缺乏,每遇敌之特种兵器即形慌乱,无所措置。

(六) 各部队长缺乏互信观念,无独立作战精神,往往道听或悬揣友军情况之不利而自乱其作战步骤。

(七) 畏惧敌人心理过甚,但求局部苟安,全无旺盛企图心,故部队一经占领阵地即无法活用,敌得集中力量任意选择攻击目标。以我军素质装备与敌悬殊,欲固守一地,自亦难矣。

首都防空三．七及二公分高射炮分配表

炮 数 阵 地	区 分	三．七高射炮	二公分高射炮	隶属之部队
青龙山		2	4	三．七高射炮团 二公分学兵队
兵工署		2	2	高射炮团
下关轮渡		2	2	全[现为同,下同]右
自来水厂			2	全右
国府军委会		2		全右
飞机厂		2	2	全右
浦 口			3	防校
清凉山			2	军校
北极阁附近			2	全右
午朝门附近			2	全右
句容飞机场			一连	教导总队(待防校 回京后改预备队)
附记	1. 以上所列部队统归首都防空司令部指挥。 2. 步校共有二公分炮十六门,现仅用八门。 3. 如防校开庐山之二公分炮调回,应担任句容、广德、飞机场三处之防空。			

首都防空三．七及二公分高射炮分配表

炮 数 阵 地		区 分	三．七高射炮	二公分高射炮	隶属之部队
青龙山			2	5	三．七高射炮团 二公分学兵队
兵工厂			2	2	高射炮团
下关轮渡			2	2	全右
自来水厂				2	全右
国府军委会			2		教导总队
大校场飞机场			2	2	防校
浦 口				3	防校
清凉山				2	军校
北极阁附近				2	全右
午朝门附近				2	全右
句容飞机场				二门	教导总队(待防校 回京后改预备队)
浦 镇				二门	教导总队
附记	1. 以上所列部队统归首都防空司令部指挥。 2. 如防校开庐山之二公分炮调回,应担任句容、广德、飞机场三处之防空。				

2. 第二军团京东战役战斗详报

一、战斗前彼我形势之概要及登陆后之部署

本军团于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委员长蒋令，开赴南京抗战，遵于十二月二日由汉口开始船舶输送，先头第四十一师之第一二一旅及其师部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到达下关煤炭港登陆，即向甘家巷前进。其第一二三旅于五日正午船抵南京、芜湖间，迭遇空袭，不能行驶，隐匿停泊，至六日上午三时许，始达煤炭港登陆，向甘家巷跟进。第四十八师分批赓续输送，行至安庆、芜湖间亦时受空袭，至八日始先后登陆完毕。初奉卫戍参字十二月一日零时作命第二号要旨如左：

一、敌在宜兴、武进附近与我友军保持接触中，广德附近发现敌军一部。

我第三战区主力由天王寺向溧水、宣城之线转进，长江口、浦口有我第一军，镇江有我第七十一军占领阵地，江阴要塞在我固守中。

二、卫戍军以防护首都之目的，成二线配备，即开始占领阵地。

三、从略(友军部署)。^①

四、从略(友军部署)。^②

五、第二军团徐源泉所部，即渡江加入南京守备，以其主力在小金庄、甘家巷、杨梅山、仙鹤观之线，接收八十三军阵地。

应派旅长指挥步兵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任乌龙山要塞之固守。

该军团与七十八军、教导总队之守备地境，规定如左：

七十八军	} 刘家凹—土岗—笆斗山镇相连之线：上属第二军团。
第二军团	

① 原文如此。

② 原文如此。

第二军团 }
教导总队 } 刘家凹—杨坊山北麓—仙鹤观南麓东码头相连之线：上
属第二军团。

余从略。^①

同时侦得向镇江近迫之敌，先头部队为第十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即处置如左：

命 令 十二月四日十一时于付厚岗 66 号(要旨)

一、敌情及友军情况，如卫戍军命令第二号。

二、本军团以协力守备南京之目的，决即于龙王山、栖霞山及仙鹤观、杨梅山、甘家巷、小金庄之线占领阵地，逐次拒止敌人之前进。

与友军作战地境同卫戍参作命第二号。

三、第四十一师(欠一二三旅)应由煤炭港出发，迅速占领龙王山、栖霞山之线，以纵深配备，利用交叉火构成坚固工事，拒止敌人，并掩护军主力占领阵地。

前方并与八十三军之一五四师联络。

四、第一二三旅附无线电一班于登陆后，以二四六团迅推进小金庄占领阵地，俟四八师派部队接替后，该团即推进栖霞山，增强该师前方力量。余由该旅长率领守备乌龙山要塞，并指挥要塞部队，增筑工事，固守该要塞。

五、第四十八师于煤炭港登陆后，应于仙鹤观、杨梅山、南北象山、小金庄之线构筑坚固工事，完成后控置于甘家巷、台家塘、上花林附近待命。

六、军部即进驻尧化门。

旋据第四一师丁师长治磐报告，职师(欠一二三旅)于本(四)日上午九时于煤炭港登陆完毕，比即向甘家巷前进。行至和平门车站与太平门车站、尧化门车站间，迭遇空袭，至下午十时，始到达甘家巷附近集合，拟于明(五)日拂晓前占领龙王山、栖霞山之线。第一二三旅约于五日可到，俟其先头团登陆后，遵令该团进占小金庄阵地，余由该旅长率

^① 原文如此。

占乌龙山,并指挥要塞部队守备该要塞等语。

二、战斗经过

五日拂晓前,第四一师(欠一二三旅)遵令占领龙王山、栖霞山之线,构筑工事。六日上午一时,该师之二四六团登陆,拂晓即进占小金庄阵地,增筑野战工事。六日上午三时许,第一二三旅(欠二四六团)登陆,即出发乌龙山,并指挥要塞部队守备该要塞(如附图第一第二)〔略〕。

六日,奉卫参字两作命要旨如左:

一、进据句容之敌,步兵三千名、炮二十余门,又汤水东南约八公里之杨家村附近,亦发现敌步探三五人。

前派往该方向之警戒部队,已向汤水镇撤退。

二、着第二军团前线部队迅占乌鸦山、拜经台、雷彭台之线,并派步兵一连至乌鸦山东约七八公里之普渡桥,对东方南方警戒,并与八十三军连络。

本军团长即率四一师丁师长治磐、张旅长习崇、芮旅长勤学驰赴该线附近侦察。查全正面约二十公里左右,若以装备不全之一步兵师配备该线,实嫌过宽,处处薄弱,再与右翼汤水镇友军 159D 衔接更属难能。但为遵守命令维持全局计,只得强勉处置如左:

命 令 十二月六日上午十一时于栖霞街(要旨)

一、敌情及友军情况〔略〕。^①

二、着该师派二四一团,并调担任小金庄警戒之二四六团,归张旅长习崇指挥,迅速占领乌鸦山、拜经台、雷彭台之线,分派一部至九华山,占领前进阵地。另以步兵一连,扼守普渡桥,构筑工事,逐次拒止敌人。

三、第二四二团迅占领龙王山、栖霞山之线,构筑工事。

四、第一二三旅(欠二四六团)并指挥要塞部队,守备乌龙山要塞。

^① 原文如此。

旋于本(六)日下午十一时四十分接丁师长报告如左:

一、据张旅长习崇报称如左:

1. 第二四一团已于本(六)日下午十时,占领拜经台、雷彭台之线,并步兵一连占领普渡桥完毕。

2. 第二四六团进至丁家山、龙江头附近,即与由孟塘方面侵入之敌约七八百人遭遇,该团当占领丁家山一带,驱逐该敌,并威力侦察其后方情况等语。

二、职拟俟该团侦察明敌情后,即令二四二团由龙王山进至乌家山、狮子山之线,成侧面梯次配备。其守备乌龙山之二四五团调至龙王山,为师预备队等语。

本军团长据报后处置如左:

命令 十二月七日上午一时于尧化门

一、该师着如所拟部署,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二、栖霞山、小金庄各阵地及乌龙山要塞守备,俟四八师到达后另令迅即分别占领。

同时,将上项情况及处置用电话报告唐卫戍司令长官备查。

七日拂晓,我第二四六团在射乌山、石洞山、丁家山之线,即与一循东斗山一循陈家边、德山庙、火龙山、大胡山一带之敌,步兵约一旅团,炮约十余门,激战终日,互有伤亡。同日下午八时,我二四二团亦占领乌家山、狮子山之线,与当面之敌对峙,夜间施行侦察预备,明(八)日拂晓向敌人左翼出击,冀捕捉而歼灭之(如附图第三)[略]。

本日战斗后,拾得敌尸符号悉为第三八、第三九联队,知当面之敌确系第十师团。

八日六时,奉卫参作命第25号命令如左:

命令 十二月七日下午十二时于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

一、侵入孟塘附近之敌约二三百人,仍盘据火龙山、大胡山附近顽强抵抗中。

二、我军以彻底消灭敌之目的,决自岷山—狮子山—射乌山三方面包围攻击,并限明(八)日将该敌捕捉歼灭之。

三、六十六军以有力部队,展开于棘山—空山之线,向该敌攻击前

进,并须截断孟塘附近敌之退路,堵截其后续部队。

四、三十六师补充二团,展开于岷山—马基山之线,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五、四一师除守备龙潭、拜经台之部队外,应展开于射乌山、木山及龙王山之线,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六、战车队主协力三十六师补充二团之战斗,并掩护我步兵之前进,受第三十六师李团长指挥。

各部现今(七)日晚须攻击部署完毕,明(八)日早六时一举摧破敌军。

七、重炮兵第八团之一连由娄团长指挥,于东流镇附近占领阵地,与友军切取联络,支援步兵。攻击开始时间,由该团长协同三十六师李团长决定之。

使用弹药五十发。

八、击破敌军后各部行动如左:

1. 第四一师应推进至岷山,经乌鸦山至拜经台占领阵地。
2. 第三十六师补充二团,着于百家庄、赤燕山以西地区,集结待命。
3. 重炮兵第八团之一连,暂归六十六军军长指挥。

注意:1. 各部应密切联络。

2. 八十七师以三团向孟塘前进,预计明(八)日午后先头可至。

3. 一五六师一部已抵九华山附近,与敌交战中。

在未奉令前,业飭丁师长实行攻击准备,及奉令时,该师已于本(八)日早六时开始攻击。敌步兵约数千人,炮约三十余门,亦于同时攻击我丁家山、石洞山、射乌山、狮子山之线,并以一部牵制我拜经台二四一团,互相激战。我毙敌甚多,本军亦伤亡枕藉。我242R、246R除固守所占各阵地外,另以一营争夺东西斗山,冀免敌之侧射。至九时许,正酣战中,敌更以飞机六架,坦克车八九辆,与其原有之步炮连合部队猛烈攻击。我即以守龙王山之二四五团(欠一营)由右翼出击,卒形成东西斗山、丁家山各点之争夺战。终日肉搏,旋失旋得,遂使我242R、

246R 干部伤亡殆尽,而 245R、241R 亦各伤亡二三百名不等。至下午六时许,我四一师仍固守狮子山、石洞山、射乌山及拜经台、龙潭之线,与敌对峙,同时我派出与三十六师,向大胡山攻击之。补充二团联络中校参谋黄立武回称该团在复兴桥、许巷间占领阵地,攻击无进展,汤水镇友军闻亦撤退。

同日,第四八师先头第 142R 于上午二时到达煤炭港,先后登陆,即飭该旅急行军,以 284R 守备乌龙山要塞,289R 接替龙王山阵地。该团于十二时到达之际,适敌有一部约四百余人,由小胡山窜入红堰头、漳桥各村落,截断我 242R、246R 与后方之联络,当飭该团令第三营驱逐漳桥、红堰头一带之敌而占领之。其师部及 144R 亦于上午八时登陆,复飭该部向栖霞山急进,另以一部分进小金庄,占领阵地,赶筑工事。至下午五时,始完成全军纵深配备(如附图第四)[略]。

八时,复奉卫戍司令长官唐卫参字第 28 号命令如左:

命 令 十二月八日十六时于卫戍长官司令部

一、有约步兵二千余人、炮二十余门、坦克车四十余辆之敌,自七日拂晓以来向我淳化镇、祖堂山之 74A 阵地攻击。

二、另有步兵千余、炮数门之敌,及战车十余辆,与我汤水镇 66A 阵地部队混战中,并有一部西进至岷山、马基山附近。

三、军以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之目的,规定各部队行动如左:

友军(从略)。^①

1. 第二军团之第四八师(欠二团)占领杨坊山 122.5 高地北麓薛氏坟、曹村、和尚庄、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左与乌龙山守备队,右与教导总队联络,务速构筑工事。该军团之第四一师,仍占领龙潭及打油山、龙王山之线,右与三十六师之补充二团连系,拒止敌人,并于栖霞山、龙王山之线,预备占领第二阵地。

2. 第二军团以旅长指挥之一团,附重炮第八团之一连及要塞部队,为乌龙山守备队,于下西风头—张家边—小金庄、乌龙山炮台—白家边之地区,编成坚固之环形阵地,务具独立持久作战能力。

^① 原文如此。

附本军与左右友军作战地境如左：

教导总队 }
第二军团 } 林家庄(太平门车站北)一朝阳洞北麓—木田紫竹园—

萧公庙—东码头、南横山之线：上属右。

第二军团 }
乌龙山守备队 } 许家边—李家苑—下西风头—北象山—董家边北

端相连之线：上属右。

在未奉前令之先，四一师已牺牲过大，与敌胶着，难以撤退。而龙王山、栖霞山及小金庄之线，已由四八师之 289R、287R 及 284R 之一部分别占领，从事增筑工事中。军团长鉴于上项情形，一面将前方情形用电话报告唐司令长官，一面拟遵令四一师改占龙潭及打油山、龙王山之线，并抽出部队，接替龙王山、栖霞山之阵地，以使四八师遵令占领新阵线。但四一师因正面过广，伤亡过重，疲劳过甚，当夜深变换阵地之际，未免混乱，以致撤退未完，敌即以一部跟踪追击，以大部由小胡山经复兴桥向龙王山以西地区绕追，企图截断我全阵地后方联络线，遂即处置如左：

命 令 十二月九日上午二时于尧化门军司令部

一、敌情及友军新部署，如卫参字第 28 号命令所示(另纸)。

二、本军团应迅速占领杨坊山北麓薛氏坟—曹村—和尚庄—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左藉乌龙山要塞，以主力控置于太平山附近，【达】与敌决战之目的，规定各部部署如左：

1. 48D(欠一四二旅之二八四团)应即占领薛氏坟—曹村—和尚庄(含)之线，构筑工事，以 289R 控置于银孔山左后方袁枣树附近，为师预备队。

2. 41D(欠 242R、246R)应即占领和尚庄(不含)—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构筑工事。

3. 48D 第一四二旅(欠二八三团)任乌龙要塞之守备，遵照卫参字第 28 号命令规定，迅速编成坚固之环形阵地，具最后与敌作持久战之能力。

4. 41D 第 242R、246R 迅撤至太平山后、朱家边、伏家场一带整理，

并为军预备队。

三、本军团与教导总队作战地境如左：

竹园—萧公庙—东码头—南横山咀之线：上属右。

四、两师作战地境如左：

四八师 }
四一师 } 和尚庄—前村—羊山头—岗下之线：上属右。

五、军战斗指挥所设于乌龙山。

当由 48D 之 289R、287R 于龙王山、栖霞山之线与敌保持接触，阻止敌之追击。我四一师全部于九日拂晓前脱离敌人，撤至上示之线，占领阵地。其四八师龙王山之 289R，于拂晓亦相继藉栖霞山 287R 之掩护，撤至银孔山左后方袁枣树一带占领预备阵地。287R 在栖霞山中梅墓一带与敌支持竟日，敌虽多方攻击，终未得逞。至晚七时即令其归还建制，加入该旅之和尚庄一带防御线，以厚兵力。查由杨坊山北麓经和尚庄、下西风头至曹庄之线，既无预筑阵地，即要塞区域防御工事亦欠完成，经本军各部赶筑终日，不过粗具野战工事之程度，未克增强。复查杨坊山全部，形势重要，而教导总队未及占领，设被敌占，则彼此侧翼均受瞰制，殊为可虑。为维持全局，不能不顾计，勉令 288R 第三营延伸至杨坊山而占领之，抢筑工事，以作右翼重点之支撑（如附图第五）[略]。

十日上午九时以前，敌机飞来本阵线上空侦察，同时多方威力搜索，侦我虚实，作攻击准备。至下午二时许，遂向我和尚庄、曹村、杨坊山一带猛攻。我部沉着应战，予以痛击，卒未得逞。

十一日晨，敌以炮三十余门、飞机十余架，连合不断向我杨坊山一点攻击，将工事毁平，随以坦克车十六辆，掩护步兵二千余人，围攻此山。我守该山 288R 第三营陈营长庆勋指挥全营，反复混战，卒以敌炮火与飞机轰炸，及其轻机枪火猛烈，全营壮烈牺牲，陈营长身负重伤，此山遂被敌占。同时本军全正面均受敌攻击，激战终日，以致 288R 中校团附何继厚、第一营营长苑师温、287R 第三营营长秦慎符等亦先后受伤，下级干部负伤尤多，士兵更无论矣。当其激战之际，军团长恐杨坊山一失，后方连络即被截断，遂令 283R 第二营进入银孔山阵地，以为之

备。而敌占杨坊山后,随以全力继向银孔山猛攻轰炸,惨烈尤倍于前。我守该山 283R 之第一营营长单喆渊、连长孙世考,身先士卒,血战半日,饮弹殉国,而全营官兵亦伤亡殆尽。当单营激战时,该团之第二、三营前往增援,受敌炮击与飞机轰炸,未及赶到,又伤亡过半,银孔山遂为敌占。同时全正面战斗均甚激烈,预备队使用无余,无力出击,全军损失已达三分之一以上(如附图第六)[略]。

当本(十一)日中午战斗正酣之际,卫戍司令部余参谋长电询本军情况,并悉光华门已被敌冲破之讯。至晚六时许,军团长鉴于本(十一)日伤亡奇重,正面过广,决难久持,恐误战局,除将本日战况及整理战线与部队各情形电禀唐司令长官外,并请派得力部队恢复空隙,以保城内与前方之交通,助本军巩固乌龙山要塞,作南京外廓之支点。但惟时京郊公路线已为友军阻塞,且被敌人截断,而本军粮弹无法接济,尤其伤病官兵更难转送,至以为虑。本日晚睹紫金山东段高地,火光熊熊,延烧半夜。

十二日上午八时起,敌机不断与陆炮连合,猛炸要塞区下游。敌舰亦炮击炮台,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高射炮均被炸毁,区内房屋亦多被焚烧。当本(十二)日激战时,军团长因情况紧急,亲赴前线视察,以振士气,督率所部,坚守原阵地,与敌抗战。至下午二时许,唐司令长官与邵要塞司令先后电话垂询本军战况,并令本军团出击。适军团长在前线未归,由丁师长治磐接话,当即报告全线受敌人攻击甚烈,无力出击等情,逮军团长接丁师长治磐报告回指挥所,而电话已断。至下午三时二十分,小金庄下游江面封锁线有被敌舰破坏模样,敌舰逐渐上移,同时接乌龙山要塞龙台台长卓超寰报告两起如左:

报告一

本台龙一台二三公分及一五公分炮,均被敌机炸毁坏或自损,均不能射击,仅留龙二台十六公分炮可射击,士兵炸死伤三十余人。

报告二

本日下午二时余,敌舰冲过封锁线下,当本炮台各炮发射将敌击退,刻未见敌舰踪迹。又于四时五十五分发现敌扫海舰数艘,亦将其击退,仅十二公分炮二门可射击。

旋又接守备队队长丁绶符报告如左：

报告 下午五时

职调查本日要塞部队被敌机及炮火爆炸情形如左：

1. 职营全营人员、武器均无损失伤亡。
2. 甲一台 88 高射炮被敌炮火损坏之。
3. 龙台二三公分炮二门、十五公分炮二门均被炮火毁坏，受伤官兵正在调查中。

又高射炮队长李诚午报告如左：

报告 午后六时于乌龙山庙台部

1. 官长无损伤，士兵轻伤二名。
2. 第一炮发射机炸断，方向盘炸坏，不能转动方向，炮门损坏，内有炮弹一颗，不能退出；第二炮之炮门损坏，不能开关，炮上亦炸伤数处；第四炮管退机损坏，不能射击，测远机炸毁（搜索镜箱及零件均炸毁）。
3. 对空消耗炮弹七十一发，对水上目标消耗炮弹八十发。
4. 黄昏时，敌舰六艘在划子口外江中停止，状况不明。夜间无探照灯照明，且炮上无照明器材，不能射击。

四时许，卓台长失踪，野（山）炮各连长亦多不见，当用无线电报报唐司令长官，电文如下：

职军昨（真）日与步炮连合万余之敌，并附战车二十余辆激战入夜，以各师连日逐次消耗兵力达三分之二，不能再于要塞外作战，拟缩小阵线，以一部撤入乌龙山要塞内，大部占领要塞外之戴家边、贾家边、汪家边、白家边之线，为求巩固，以备与要塞共存亡。惟龙台总台长业已失踪，并将龙台平时通信设备如无线电电话、军鸽破坏无余，使职无法指挥，迄欲与钧座通话亦不可能。尤可虑者，要塞炮射击指挥无人，野（山）炮各连官长亦多不见，而要塞工程原未完竣。查今（文）日自拂晓起至发电时止，敌炮仍向要塞区连续发炮，飞机轰炸五次，似此要塞本身已不可恃，职惟有尽力督率官兵在重围之中，与敌奋斗。惟给养弹药及伤兵后送诸问题，仍祈设法解决为祷。12·16（如附图第七）[略]。

至下午十一时许，犹无复电，正在苦闷中，而上游沿江边络绎逃来散兵，均云南京失守，出城部队增集下关江边，无船渡江，抱木板浮渡而

淹毙者甚多,情形凄惨,言之可痛云云。同时又见由上游下驶民船二十余只,陆续逃至乌龙山下,据船夫称南京于下午即失,我等原在浦口被扣,下午无人过问,见情况不好,又上新河、白河口一带均有敌,不能上驶,只得向下游逃生等语,当即扣留各该船于乌龙山下。窃以本军若孤守待命,必至全部消灭,实与长期抗战无补,同时要塞区外西南两面,又被敌冲破,情况甚危,遂决心令要塞区内部队据守阵地,拼死抗敌,以收容区外部队。于十三日午前零时,先令一部奋向东面打开退路,严密警戒,乃由周家沙、黄泥荡(即黄天荡)两码头,乘夜陆续渡江,分向长江北岸之望江亭、通江集等处收容集结。当一时许开始渡江,正遇东风,达旦不息,往来顺风,驶渡甚速,至十三日早七时许渡毕。所有乌龙山炮台及守备队官兵,均率其同时过江,并事先令野(山)炮尽毁。渡毕后,仅一小时,约十三日午前八时,敌舰即上驶,敌机亦至,长江两岸上空侦察(如附图第八)[略]。

三、转进情形

十三日晨,本军于望江亭、高家片子、沙洲桥、通江集一带分别收容,又幸该地带柳林丛密,得藉其以隐蔽之。至下午三时许,乃令两师分路转进至来安集合。

十六日抵来安,胡军长宗南派联络参谋朱有连来部投递公函一件,内附顾副司令长官代电一通,文曰:奉委座电谕,贵部即取捷径开赴合肥整理,并须对芜湖及江浦方面严密警戒,等因,合亟转达,希即照查,等因,奉此。当因顾副司令长官驻在地不明,未能呈复,拟即经沙河集、滁县、全椒等地开往合肥。行抵大新集,得悉滁县方面友军在该县集结甚多,全椒已有敌人,遂绕道张八岭、池河驿向定远前进,再转合肥。

二十日,在寿县东马厂集奉唐司令长官皓西电开,文曰撤退命令迭派员分途设法驰送,深虑不易到达,无时不以兄及贵部情形为念。今晨抵汉,闻兄苦战奋斗,卒能率大部突围渡江,至佩至慰。除面呈委座外,希将详情电告。

当日酉刻,将京东战役前后经过概况及部队转进情形,电复唐司令

长官。

二十二日，在寿县奉武汉行营主任何养未鄂参电开，奉委员长蒋马午一作元代电开，第十军徐源泉部抗战经过一节悉。该军应令移至黄安、麻城整理。等因，特达。等因，奉此。除电复经六安转黄安、麻城整理外，惟行军日久，兵力疲劳，拟到六安稍为休息再续进外，同时将京东战役经过概况及转进中情形电呈顾副司令长官。二十三日，本军于寿县出发前，曾将京东战役人员马匹枪械之伤亡损失及卤[现为虏，下同]获与沿途收容补充各情形电禀委座。二十四日，至雁口集遇雪，休息一日。二十五日续进，二十七日到达六安，因官兵疲劳过甚，二十八、九日复降雪，休息数日，整理补充，遂于二十七年元月五日出发，至十四日完全到达黄安、麻城集结(如附表第二、三、四、五)[略]。

此次退却，其秩序不紊者，上自军团长下至军士，均未离队，而兵卒亦能确守军纪。

先是本军派在南京城内及煤炭港办公之官兵，于南京失守时，仅41D无线电第五班张班长洪轩回部，其余人员均失踪，至今未归，姓名见(附表第一)[略]。

四、抗战所得之经验与感想

甲、第二军团长徐源泉京东抗战所得经验与感想：

一、防御应取攻势。

本军两师系本年十月间改编之整理师，兵器装备皆甚羸劣。京东之役，四十一师于栖霞山、龙王山之线及龙潭、拜经台、射乌山之线，四十八师于乌龙山、曹庄、和尚庄、杨坊山之线，实地正面各约二十公里，纵有少数国防工事，或因重兵器不足，或因无是项兵器大都不能利用。各线地境过宽，各以全师兵力完全展布，犹觉不敷分配。而敌之攻我，专注一点，我则处处薄弱，坐以受攻，终至于被敌各个击破。盖防御而不取攻势，鲜有能达目的者。为取攻势，必须使下级部队各有相当预备队，以作机动出击之用，此防御地区之决定，应顾虑下级兵力，使能适合攻势之要求，实为必要。

二、师或军应配属炮兵。

炮兵能压制敌火,壮我士气,步炮协同,攻守皆利。京东之役,敌炮每以数十门向我连续发射,弹如雨注,而我无一炮还击,于士卒精神上颇受打击,因之敌更猖狂无忌,我之损害大矣。统计我军伤亡被炮击者占十分之七,为求步兵能发挥伟大战力,则师或军必须配属炮兵。

三、要塞构筑应求强固。

乌龙山为首都复廓要点,又为江防重地,设置要塞诚为必要。惟以现代空军发达,而我海军又极贫弱,不能阻敌舰深入,则该要塞之构筑,非力求强固不可。乃乌龙山炮台炮位露天,无异于野战炮兵之阵地,经敌舰半日之炮击,全台炮位即毁坏无遗,失去要塞之效用,实为憾事。

乙、第四十一师师长丁治磐京东抗战所得经验与感想:

一、贫乏国家装备应先于国防工事。

国防工事构筑甚多,糜款亦巨,然此次抗战,实无一处能得其用,其原因在既无预定部队驻守,临时配以某部,殆如既成之衣,未必适体。例如本师自十二月四日起参加首都卫戍战役,始而进入龙王山、栖霞山一带阵地,继而推至拜经台、龙潭一带,阵地所见数处掩体在实地既嫌散漫,在本师则反以兵器缺乏,无法利用,结果石洞山、丁家山一役,仍须脱离国防工事,施行野战,虽以窳劣武器,在敌之空炮战车连合攻击之下,与之互攻,一日之间,仍能杀敌逾千,尔后太平山之役亦然。及至十二月十一、二日本师扼守乌龙山要塞,以为可藉要塞炮火力掩护得行长期抗战,乃敌舰以半日之炮击,乌龙山各炮及高射炮全毁。倘使以国防工事之费,尽量使军队装备更新,使之随地可战,俾敌之野战军受我打击,则胜利之券,岂不操之在我?

二、建制分割之害。

此次抗战,战斗序列至为凌乱,甚至平时已有之军师序列,亦多以临时抽调,而致破坏指挥统御,使战时不能收协同一致之效,实减少战斗力量。本军虽未被分割使用,然以两师之众,只以步枪为重要之武器加入战场,兼未附属炮兵,加之在一月以前老兵已被抽调,新兵入伍者不足一月,在被抽之老兵补充他师,情感既殊,仅作新兵之用,在被抽之师,则以多数新兵麇入,有不教是弃之苦,以故本师此次战斗,干部老兵为新

兵装枪者有之,为新兵选地形者有之,挈新兵前进者有之,而老兵干部伤亡遂重矣。老兵常于战后啼血而道曰“敌则易击,惜我新兵多累耳”。

三、作战指导与方针不一致。

栖霞山、龙潭阵地既为持久目的,则不应令主力推进。本师原任守此持久阵地,后又受命全师推进于拜经台、射乌山、孟塘之线,与敌战斗致消耗过半,及至最后阵地无力出击,此指导与方针不一致之害。

四、无重点欠主动。

敌之攻我,多为攻击一点,本师于石洞山、丁家山、太平山、乌龙山各战斗,敌之攻我,其正面皆不过一公里,则集中空炮火力及步兵冲力,一点既破,全线动摇。而我方始终须遵守固守某某线之命,毫无主动之能力,终至战局全现悲状而后已。

五、守秘密太过致使友军无连系。

自发动抗战以来,即秘密队号,并秘匿指挥位置,此对防备汉奸则得矣,然而因此友军情况不能互知,协同实多障碍,某部被攻,他部情况不明,因之不敢出击,致逸战机,一部失败,全部瓦解,是直为小失大耳。且纪律不良之军队,已可藉此以自匿其奸,见于退却途中实不少此弊。

六、逐次使用兵力之害。

本师使用之时,四八师尚未全到,致使丁家山之役,不能并[拼]本军全力予敌人以更大打击。及四八师受敌攻击时,本师又在战后整理之际,不能立时出击,而教导总队在我右翼,又不能策应。及十二日敌攻紫金山、幕府山时,本军亦已精疲力尽。推而至于上海之战,在战略上亦犯只求局部胜利,忽略作战方针之弊。大敌当前,不能互为呼应,使用兵力之害也。

七、我空军贫弱之际,应集中使用于野战军主决战方面,都市防空可依消极防空手段。

此次抗战,敌之陆军,除炮火外,并无可骄于我者,而我最受其威胁者,为敌优势之空军轰炸我步兵阵地,而我之空军多用于都市防空,结果都市防空亦不能周密。及今思之,实不如集中我空军于主决战方面,而使陆军得有协力之为愈也。

丙、第四十八师师长徐继武京东抗战所得经验与感想:

子、我军之缺点

一、有牺牲心而无协同心 抗战以来,我军大都采取守势,故敌人恒以少数部队与我军对峙,牵制我之兵力,另以大部并集中炮火与飞机之轰炸,以冲破我军之一点,达其席卷之目的。而我军当敌人冲破时,虽不惜任何牺牲,极力抵抗,但邻接部队罔有乘机出击以协助者,终致被敌各个击破,无法挽回战局。

二、步炮不能协同 炮兵射击准确之修正,除恃飞机之观测及炮兵自行观测外,其主要之观测,则有赖第一线之步兵观测,报告于炮兵指挥官修正之。查此次战役,步炮协同之效力甚小,反观敌炮弹射击准备,则胜我实多。

三、无纵深配备 我师除以一团守乌龙山要塞外,其余三团则担任左自和尚庄起,右至杨坊山北麓至山地起伏绵长二十余里之战线,一线配备尚虑不足,纵深配置,实所不能(查杨坊山原属教导总队,因该部未派队接替,故我军不得不分兵布防)。

四、部队欠训练 本师在未参战以前,即奉令抽选老兵,虽经补充,然因无征兵区,招募又极困难,截至出发方得陆续补足。查此次新补之兵素无训练,一旦驱入前线,不但无应战知识,且不易指挥,故下级干部伤亡较多。

五、情况不明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正面之敌及友军状况,均欠明了,故作战指导难得适切。

丑、战略上拟请考核之点

一、国军装备及编制,应力求划一,以免高级指挥部战时指挥部队对于区分任务及作战计划,有所扞格。

二、敌人采取外线作战方式,以其精锐之兵力及炮火用于主攻方面,其他方面则采守势,用以威胁牵制我军。我军大底[抵]系均衡配备,随时可使敌人觅得其弱点。若我守势亦形成重点,乘机打破其攻守计划,则敌必疲于奔命,难得为所欲为矣。

三、扩大义勇军之组织,加强游击战,以扰乱敌之后方。

3. 陆军第六十六军战斗详报

陆军第六十六军南京突围战斗详报

一、突围前敌我形势(如附图二)[略]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早朝以来,敌以主力(约两师团)向我紫金山(教导队防守)、雨花台(八十八师防守)之线猛烈攻击,敌我争夺甚烈。至午后一时,雨花台及紫金山第一峰据点相继失守,八十八师之一部,直向下关溃退,为驻铁路部之卫戍司令部特务营所制止。时中山、中正马路上兵民混杂,枪声四起,秩序大乱,交通几断。职军除一五九师归八十三军指挥,于是早驱逐雨花门、中华门之敌外,而一六零师及军属炮工兵营集结于玄武门、水西门一带,构筑工事,准备巷战。

职军自十日由大水关入城待命后(如附图一)[略],以作战日久,伤亡甚巨,乃权命一五九师缩编为两团,归林旅长伟涛(原九五零团团长)指挥。一六零师缩为两团,归喻旅长英奇(原九五六团团长)指挥。全军人不足一师。人事整理虽略已就绪,但械弹补给则尚未完备。

二、影响于战斗之天候气象及战斗地状态

突围出城时,因一部胶着于第一线,撤收不易,而太平门沙包堆积,竟一时许之搬运,部队始通过。时又值教导总队撤入城内,互相挤拥,队伍紊乱。出城后虽经整理,又因此途地雷满布,触发不少,颇有死伤,以至队伍益形紊乱。而敌战车又往来驰突,节节拦阻,以致我军伤亡甚巨。

三、突围理由及所下达之命令

我军死守孤城,虽可稍延时日,然我守敌攻,主客互易,处处陷于被动。敌可集中陆空军击我一点,城池虽固,势难持久。况十二日雨花台、紫金山第一峰之要点亦已失陷,城内全被瞰制。若向后转移,则有长江之阻,大部队渡江,甚感不利。与其为敌歼灭,或自淹死江中,何如反攻,与敌作殊死战,则胜负之素,未可定也。兵法有云:置之死地而后

生,故宜以旺盛之企图,出敌不意毅然反攻也。是日午后酉时,接奉卫戍司令长官唐突围命令后,即下达要旨命令如左:(如附图三)[略]

1. 敌约五六联队向雨花台、紫金山我友军阵地猛烈攻击中,紫金山以北有敌一联队。我守军全部于本(十二日)夜突围,向安徽转进。

2. 军以突围之目的,于本夜九时由太平门出发,经紫金山北麓东西流镇、句容、溧阳、郎溪等地向宁国集中。

3. 第一六零师(欠四八零旅)应于黄昏后到太平门集合,撤除城门沙包,依九五六团、九五五团次序,经紫金山麓向句容方向之敌攻击,掩护主力前进至高骊山后,即向南转进。

4. 军属炮兵营、工兵营应于黄昏后,依次到太平门集合,在一六零师之后跟进。

5. 第一五九师(欠四七七旅)应于黄昏后,将守城部队逐次撤退,到太平门附近集合,在工兵营之后跟进。

6. 笨重行李及机密图书文件,不得已时自行焚毁,勿入敌手。

7. 行进时,予在九五五团先头。

下达法:集合团长以上口授要旨,使自行暗记。

附记:1. 左臂缠白手巾为识别。2. 口令,丢那妈。

四、各时期战斗经过

第一五九师于十三日拂晓,行抵尧化门、仙鹤门时与敌遭遇,发生激战,我军奋勇冲锋,将敌击退。十三晨行抵东流镇附近,又与敌遭遇,肉搏数小时,卒将敌击退,毁敌炮四门。十三夜行抵珠山、火龙山附近,整理队伍,重行编队。十四晨行抵汤山镇公路,又与敌千余人发生激战,在敌陆空军协击之下,不顾一切,奋力冲锋,再三肉搏,将敌击退,向九华山、高骊山前进(如附图四)[略]。第一六零师于十二月十二日午后十一时,九五六团行抵岔路口附近遇敌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我师即以一部向敌冲锋,几经肉搏,敌不支而退。我师乃以一部向敌施行掩护,主力向东迅速前进。十三日二时,行抵仙鹤门东端,又与步炮联合之敌遭遇,我军奋不顾身,向敌炮兵阵地攻击,毁敌炮数门,敌不支而退(如附图五)[略]。至午前五时,到达复兴桥附近,一部向空山前进。派职军参谋处长郭永鏞率领一部向火山前进,职率主力向狮子山前进。

到达空山、狮子山后,与步炮空联合约四五千之敌遭遇,发生激战,屡围屡攻,再三肉搏,牺牲壮烈,得未曾有。毙敌千余,毁敌炮数门,战车三辆,铁甲车一辆,汽车二辆。黄昏后,敌纷向汤山镇、龙潭方向溃退,我军乃以一部跟踪追击,掩护主力向九华山附近前进(如附图六)[略]。入夜后,因部队混乱,指挥困难,乃各自为战。职乃与部队失却联络,一部由华副师长率领,抵汤山附近被敌拦阻,乃转向青龙山东南,经老虎洞南转,一部向龙潭之敌追击,至江边后,乘隙渡江,经郑南返。我主力于本(十三)日夜半行抵九华门附近,因疲劳过甚,乃于九华门、乌鸦山附近休息。至十四日,由职军部参谋处长郭永鏞于九华山、高骊山间地区开设收容处,收容各师官兵千五百人,并组织民众担任游击,屡挫敌人。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率领南返,经茅山、溧阳、郎溪、广德至目的地集中。(郭处长永鏞突围经过如附录)[略]

陆军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七月四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83]

4. 陆军第一六〇师锡澄南京两役战斗详报

陆军第一六〇师锡澄南京两役战斗详报

一、战斗前敌我之态势

本师自加入上海方面以来,即转战于刘行、广福、南翔、周家笪地区,凡两阅月。至十一月十一日奉命撤退时,又因友军掩护不力,以致在安亭之徐公桥附近受敌袭击,损失奇重。后复奉令占领港田里、九谦桥之线,掩护我军占领吴福国防工事线,随又奉令占领原线,掩护全军总退却,至十一月十八晚奉令撤回洛社镇。立足未定,又复奉令即开锡澄线,占领石塘、长寿镇、长泾镇、郁家桥之线。当时收容所得,全师战斗员兵不足三千,且自十一晚由前线撤退以来日夜未停,绝无整理与补

充机会,因此实力大减。幸官兵深明大义,咸存必死之心,士气尚可用耳。

二、各时期战斗概况

十一月二十日,初到洛社镇,即奉军令要旨如左:“着该师限即日开回锡澄线,占领石塘桥、长寿镇、长泾镇、郁家桥之线已设阵地”。师基上令要旨,即开始行动,经前洲镇、北七房向青阳镇前进。

二十一日三时许,全部到达青阳镇附近,即以四七八旅展开于石塘桥、长寿镇、长泾镇、郁家桥之线,以四八零旅为预备队,位置于青阳以东附近地区。至午,奉令以原任务交十九集团军后集中青阳东南地区整理。

二十二日十二时,接防部队尚未到达,我九五六团在长泾镇之一部已与敌先头部队接触,相持至晚。交防后,九五六团撤至璜塘附近,主力在青阳附近整理。

二十三日三时,又奉令以主力占领石塘桥、璜塘镇为主阵地,以一部占领长泾镇、二分里为前进阵地,并限天明配备完毕。师奉令后,即先以电话下达命令要旨如左:

一、九五六团迅即占领长泾镇、二分里之线前进阵地,极力迟滞敌之前进,以掩护主阵地之配备。

二、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九五九团应即占领石塘桥至璜塘镇之线,积极加强工事。

三、九五八团着即并编九五九团,至九五八团部队编余官佐,随师行动。

拂晓后,接九五六团喻团长报告称:“(一)防守长泾镇之友军,不待接防,已先行退出,致该地为敌占领;(二)职团现占领祝塘、艾家桥之线,与敌对峙中。”师据报后,即令该团占领祝塘、艾家桥之线,并须派出有力便衣队,积极侦察敌之兵力行动。九时,我便衣队进至长泾镇附近,受优势之敌压迫,不得已退回前进阵地。至十一时,我九五六团遂与步炮连合之敌千余人激战于祝塘镇附近地区,相持入夜。

二十五日拂晓,敌又向我前进阵地猛烈攻击,虽经该团官兵沉着应战,敌不得逞,但我左翼友军之郁家桥、华墅镇阵地被敌冲入。八时,步

骑联合之敌数百人已窜至我璜塘阵地,向我九五九团刘振标营进攻,致防守祝塘、艾家桥阵地之九五六团陷敌三面包围中。师根据上述情况,遂令九五六团由右翼撤回璜塘镇西端,为总预备队。十三时,敌炮向我璜塘阵地猛烈轰击约一小时,继以步兵五六百向我冲击。我俟敌进至最近距离,即以机枪猛烈射击,毙敌甚多,是夜阵地无变化。

二十六日拂晓,敌又向我璜塘阵地炮击,至七时,即以步兵向我全线进攻,尤以璜塘附近阵地为最激烈。十六时,奉军令要旨如下:

一、军奉令转进于句容附近地区。

二、该师应即经郑陆桥、丹阳城向句容转进,但到达丹阳时须派出有力之一部占领丹阳,掩护军之通过,候命归还建制。

师基上令要旨,即作如下之处置:

一、命大小行李及伤兵速经郑陆桥、丹阳城向句容前进。

二、派先遣参谋速赴丹阳侦察地形。

三、派设营队先行侦察退却道路而标志之。

四、命九五六团即在青阳附近占领收容阵地,俟师主力通过蕉溪镇后即改为后卫。

五、命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九五五团于黄昏后开始行动,经蕉溪镇、三河口向郑陆桥转进,但须每团各留一连在原阵地掩护,至明(廿七)日二时方得撤退。

六、将处置经过报告军长后,自率师部及直属队先向郑陆桥转进。

是晚,各部均照预定计划安全撤退。

二十七日七时,本师部队全数到达郑陆桥,闻横林方面枪声颇烈,知敌已进抵横林,向我收容阵地攻击。师有派兵一部占领丹阳掩护全军通过之任务,不能不迅速前进,遂决心白日行军。是日天气阴暗,敌机侦察比较困难,十时出发,按师部、四七八旅、九五九团之次序,经小新桥镇向罗墅湾前进,二十时许,到达该地宿营。

二十八日八时,续向西行,经访仙桥,十七时抵丹阳,各方情况仍不明了。除令九五九团留守丹阳外,余部续向西行,是晚在张茵庄宿营。

二十九日七时,奉军令要旨:“该师除以一团留守丹阳、一团留守句容候命撤退外,余部着开赴麒麟门、白家场附近地区整理。”十三时,除

令九五九团留守丹阳候命撤退外,余部续向西行,是晚抵白兔镇宿舍。

三十日七时,续向西行,除着九五五团留守句容候命撤退外,余部抵杨家村宿营。

十二月一日,师部及四七八旅(缺九五五团)已开抵麒麟门、白家场附近收容整理。

二日十时,在麒麟门接九五九团十一月三十日于丹阳之报告称:本(三十)日十四时,敌各以炮四门,步兵四五百名,分别攻我杨、许两营阵地,经我官兵奋勇抗战,毙敌七十余人。我亦伤亡连排长共四员,士兵百一十余名,阵地现仍固守中。同时,得悉一五四、一五六、三十六、五十一、五十八、四十一、四十八等师及教导总队与宪兵两团防守南京城垣及龙潭、保国山、汤山、半边山、淳化镇之国防工事阵地。我师除留守丹阳、句容两团外,余部占领珠山、多子山、青龙山之第二线阵地。十二时,奉令将留守丹阳之九五九团拨归八十三军邓军长指挥。

三日,师在麒麟门、白家场附近地区休息,但留守句容、丹阳之两团,因任务关系无法整理补充,能掌握者仍仅有九五六团约千人。

四日,接九五九团翟团长由句容电话略称:本团奉令于本(四)日一时由丹阳绕道经镇江到达句容城。师据报告即着该团开回汤山镇。十四时,又奉军令要旨如下:

(一)着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九五九团,迅即占领句容西端已设阵地,为前进部队,极力拒止敌之前进,无令不得撤退。

(二)着九五六团即在珠山、青龙山、多子山之线占领阵地。

师基上令要旨,即于十四时四十分下达如左之命令:

(一)敌之先头部队三四百人现已到达天王寺附近,我一五九师现占领汤山镇、仙澜桥南北之线已设阵地。

(二)师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之目的,决以主力占领句容西端已设阵地,以一部占领珠山、多子山、青龙山已设阵地。

(三)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九五九团,应即占领句容西端已设阵地,为前进部队拒止敌之前进,无命不得撤退。

(四)九五六团应即占领珠山、多子山、青龙山第二线已设阵地,归本部直接指挥。

(五) 通讯连应即以师部为基点,向军部及各旅团架设电话专线。

(六) 野战病院即在麒麟门附近地区开设。

(七) 弹药交付所设坟头村。

(八) 本师兵站分站设麒麟门。

(九) 余在白家场师战斗指挥所。

五日十一时,我潜伏句容东端之便衣队与敌百余发生接触。十三时,敌数百人进入句容,向我万家边、朱家下、邵家村阵地施行威力搜索。十六时,据邓旅长报告:午后四时,有步炮联合之敌三千余人,到达土桥镇,有向新塘市前进模样。又有敌兵一队约千余人,于同时经牧马场向汤水方向前进。师据报后,除转报军部及通报一五九师外,并令邓旅长严密防范。

六日三时,弹药车二辆运至新塘市附近,受敌截击。六时,电话不通,前进部队完全受敌包围。十二时,虽奉撤退令,但无法送达,遂由华副师长率九五六团两营前往策应。至十五时到达汤水,敌已与我一五九师接触,公路方面之敌且进占炮兵营房,当即分两路冲出,送达撤退命令(命令用密码译成)。十六时,因左翼友军未遵令到达指定地点,致敌由九华山北麓绕我左翼孟塘,当即令九五六团派两连,由刘营长厚率领速调孟塘,以主力集结珠山,并分一部至大胡山占领阵地,与敌相持入夜。

七日三时,防守句容之邓旅长已率九五五、九五九两团突出重围,到达白水场附近。据邓旅长报告如左:

(一) 步炮联合之敌五六千人,于六日拂晓将我阵地四面包围,水泄不通,敌机二十余架不断轰炸,敌炮亦同时向我猛烈轰击,步兵则轮回向我阵地后方冲击。

(二) 职以未奉命令不敢擅移,因固守原阵地,与敌激战至十六时,闻汤水方面枪声甚烈,知敌已向我主阵地进攻,遂决心于黄昏后突围归队,以免受敌各个击破。当时之部署如左:

1. 命中校团附刘栋材率兵一营向土桥方面佯攻,俟主力突出重围时,即随队尾跟进。

2. 九五五团应于黄昏前完成攻击准备,黄昏后即由京杭国道以南

地区向汤山方面之敌攻击前进。

3. 九五九团缺一营为预备队,随旅部行进。

十九时,依照部署开始行动。当时敌之主力似在炮兵营附近,京杭国道以南地区兵力较为薄弱,经我官兵奋勇冲击,凌乱不堪,纷纷溃退。旋炮兵营房之敌即向我右侧攻击,职即派九五九团之一部拒止该敌,余部且退且战,至七日二时,到达白家场附近。

(三)是役,毙敌三百余名,我伤亡官兵十余员,士兵三百余人。

拂晓,正面之敌向汤水猛攻。孟塘之敌二千余人,于七时进至复兴桥附近。我九五六团即向该敌侧击,歼其一部,敌未敢前进。八时,敌主力转向我大胡山、岷山、龙山阵地攻击,企图进出白家场,断绝我军后方联络,赖九五六团拼死抵抗,敌不得逞。但敌之后续部队仍不断向孟塘方面移动。十二时,遂增调三连,归刘营长厚指挥,堵截孟塘之敌,掩护我军左侧。

八日二时,奉军令要旨:着该师协同三十六师补充团及四十一师,于本(八)日拂晓向侵入复兴桥之敌包围攻击而歼灭之。是时,本师兵力仅有九五六团,不及千人,经昨(七)日与敌激战终日,损失不少,而九五五、九五九两团又新由句容突围归来,残破不堪,不能使用。当即决心以九五六团担任第一线,其余编配完毕后为预备队,随即下达命令如左:

(一)侵入复兴桥方面之敌约千余人,现与我对峙中。我三十六师补充团及四十一师,现已进出东流镇、狮山之线。我炮兵连现在东西流之间地区占领阵地。

(二)师以先行歼灭该敌之目的,拟即协同友军包围敌之左侧背而歼灭之,攻击重点指向复兴桥东南地区。

(三)九五六团第一营(附一连)应固守孟塘原阵地,截断敌之后方联络。

(四)九五六团(欠第一营又一连)应在原线,于拂晓前完成攻击准备。

(五)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九五六团、附九五九团应即迅速整理补充,限拂晓前编配完毕,控置于大胡山、岷山之间以南地区,为预

备队。

(六) 本师与三十六师补充团之战斗地境为[地名无从查考]之线，线上属本师。

(七) 余在白家场师战斗指挥所。

拂晓，全线开始攻击。至九时，大胡山方面虽略有进展，但汤水阵地被敌突破，现我一五九师在汤山、半边山等处与敌激战。至防守孟塘之九五六团一营，亦被敌四面包围，现浴血抗战中。师据上述情况后，认为必须先行扑灭复兴桥方面之敌，然后能解孟塘之围，以分敌势而救汤水之急，遂决心用全力向复兴桥方面之敌进攻。无如友军踌躇不前，未能协力，至未得手。十四时，我防守孟塘之刘营已全部殉国，营长阵亡。而汤水方面情况非常危急，而敌之生力军仍源源增加，我则全无预备队可供调用，幸官兵咸抱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不稍后退。十六时，奉军令撤至大水关、燕子矶附近地区整理，即于十六时三十八下达如左之命令：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我防守近郊之部队现已进入阵地。

(二) 师奉令即撤至大水关、燕子矶地区整理。

(三) 九五六团应于黄昏后经麒麟门、仙鹤门向燕子矶前进。

(四) 余部即按师部、四七八旅、九五五团、九五九团之次序，向燕子矶前进。

二十四时，各部完全到达燕子矶附近集结。

九日，在燕子矶附近整理待命。

十日晚，奉令调入南京城，驻中央党部及中央大学待命。

十一日，奉军长兼师长叶令，将全师编并为九五五、九五六两团，擢九五六团团长喻英奇为四七八旅代旅长，师参谋处长蔡如柏调充九五六团团长，遗缺以中校参谋钟汉柏升充，并委司徒非为少将参谋长，部队仍在原地候命。

十二日七时，奉令构筑玄武门至水西门之南正面阵地，准备巷战。至十八时，各友军纷纷退入城内，致城内西南方秩序大乱，而突围命令适于此时突然下达，其要旨如下：“军即按一六〇、一五九、一五六、一五四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水、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师奉令

后,以时间仓卒,遂先以电话告命令要旨,着各部即将所有輜重完全毁弃,余枪分发夫役使用,士兵一律轻装,即至太平门内集合。

十九时,各部在太平门内集合完毕,即召集连长以上下达口头命令如左: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 师以突破重围、集中宁国之目的,拟即由太平门经紫金山北麓东西流镇、汤山、句容、溧水、郎溪,向宁国集中。

(三) 逐日行进目标规定如左:

第一日(十三)句容东南地区。

第二日(十四)溧水东南地区。

第三日(十五)郎溪东端地区。

第四日(十六)宁国附近。

(四) 九五六团为第一线,循师行进路向当面之敌攻击前进。

(五) 九五五团为预备队,随师部行进。

(六) 行进时,余在师部先头。

是夜,月色皓洁,气候清和。十九时三十分开始移动,费一时余之时间,始将堆塞城门之沙包除去。而防守紫金山之友军又复败退入城,无人指挥,秩序大乱,中途复因自埋之地雷及障碍物所阻,队伍非常凌乱。至岔路口附近,略事整理,始归掌握。而岔路口之敌业已发觉,向我射击,于是副师长指挥九五六团在前,军长指挥九五五团殿后,即向当面之敌轮回冲击。二十二时突破岔路口之敌阵,二十三时越过京芜铁路,二十四时夺取仙鹤门以南阵地,毙敌兵三四百名,敌骑五六十匹,毁敌炮二门,沿途电话线均被我军剪断,敌狼狈向东南逃窜。

十三日一时三十分,到达麒麟铺,拂晓到达汤山、空山、棘山一带。敌即以战车五十余辆,往来驰逐,截我去路,飞机三十余架,猛烈轰炸。敌兵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攻击,经我军屡次冲锋,均未能突出,且被截成数段。此时与军长亦失却连络,遂占领山头,各自为战,拼死抵抗。入夜,仅统率官兵六百余人突出重围,向预定目标前进,于二十日到南陵,二十四日到徽州,交四八零旅副旅长莫福如负责收容。

另一部由参谋长钟汉柏率领人枪四百余,于二十七年一月一日到

达徽州,其余百十成群之小部队,亦陆续归队集中。

嗣据参谋处长钟汉柏报称:职自与钧座被敌冲散失却联络后,只率传达兵九人,于十三日晚到达土桥镇附近村庄。十四日,集合官兵百余人被敌沿京杭国道及京容支路点面包围,放枪向各村庄射击。而我化整为零,处处向敌逆袭,复集零为整,乘夜向南由戴家边冲过公路时,敌人后方之交通通讯被我零星部队切断,秩序异常凌乱,敌步炮兵均沿公路向东狼狈溃退。十五日,过岔路镇到谢村,在乌山镇附近公路击毁敌装甲汽车四辆,毙敌十余人。到谢村后,又收容官兵百余人。据报,溧水红蓝埠、孔镇均有敌司令部,沿路有敌梭巡。即将二百余人分编为两连,一由一五九师机枪连长邓华才率领,一由九五六团步炮连连附徐祥率领。并知我军有六七百人已过谢村,向小丹阳转进,乃率队赶至小丹阳,只见散兵数百人,群龙无首,幸秩序尚好,商民异常协助。同时知我六七百人之部队已到薛镇,被敌阻拦,正设法渡河中,但不明率领人姓名。即下如左之通报:

(一) 据报当涂有敌骑二百余,并有兵力未详之大部队沿河拦阻。石臼湖有敌汽艇十余只出没,我渡河困难。

(二) 余已率兵两连到达小丹阳,决本晚向溧水红蓝埠方面转进。

(三) 贵部今后行止如何? 请即示知,以便联络。

晚间七时许,九五五团营长陈剑光及九五九团军需主任辜国华等率七百余人,自薛镇回至小丹阳,士气萎靡。职为行军路径及沿途驻地给养等种种关系,即商定将一千余人,临时以江南游击支队名义,编为一二两支队。第二支队决定由辜国华率领,即晚回谢村,向溧水北方之袁家铺经十四牌、蕙封山转向南进,到宁国集中。职亲率第一支队,号称三大队,即由邓华才、徐祥、黄德才三大队长率领,共有官兵七百余人,轻机十二挺,步枪二百二十一支,驳壳五十余支,乘夜通过红蓝埠北约十余里之仙人桥至新桥市,复经芝山、又溪港到邓埠镇北约七八里之某村停止。侦知固城湖、三塔荡间横断南北交通之胥河,所有上坝、下坝、邓埠河口等各处桥梁,均有敌扼守,河中时有汽艇梭巡,并连日敌由胥河拖船东运之尸体、辎重等络绎于途,东甯情形非常忙急。乃决心令第一大队夜袭邓埠当面之敌,掩护本队通过。激战一小时,敌且战且

退,第一支队得完全通过邓埠,经梅渚镇出东桥、独山界牌而至广德东二十余之甘溪沟,复经卢村、谢村、刘村、张村而至新布桥,进入我十三师游击队周司令所部之警戒线,再经石口、胡乐寺、绩溪到徽州,遵令将所部交莫副旅长收容编配。因伤亡、落伍、散失,到达时尚有官兵四百二十余名,轻机枪八挺,步枪一百七十二支,驳壳枪五十支。沿途民众见我军戴钢帽,穿草黄军服,咸以为敌军过境,惊相避匿。待领路之工人传知为“我们中国自己的军队,是广东队伍”,又复争趋慰问,自动供给茶水、饭菜,并派人领路等,信形亲热,而于昔日十九路军淞沪抗战之良好印象,更加称道不置。一路日夜兼程,迂回转折,所有经过路程时日,多所忘记。等语。

三、战斗后之措置[略]

陆军第一百六十师师长叶肇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四月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82]

5. 陆军第八十八师京沪抗战纪要

[前略]

南京战役

一、战前敌我形势

由杭州湾北岸窜扰太湖以南之敌,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陷我吴兴后,续复西犯广德、宣城,其主力则北折经郎溪、溧水迳趋首都。至十二月四日止,已窜抵秣陵关、湖熟各附近地区。

京沪线方面之敌,自我军十一月二十六日自动放弃锡澄线,即向我跟踪追进,至十二月五日,已窜抵句容以北地区。就上项敌军行动观

察,乃在对我首都卫戍军采分进合击包围战略。

太湖南北我军阵地自为敌次第攻陷后,敌复锐意西进,其进窥首都之企图已亟显著。为期巩固首都防卫并相机予敌以强烈打击起见,大本营于十一月二十六日颁发首都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如左:

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甲、外围守备部队——74A、66A、10A 占领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牛王庙、汤山镇、乌鸦山、龙潭之线主阵地。

乙、卫戍部队——72A、78A、首都警卫军担任韦家村、黄山顶、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附近及光华门外飞机场、孝陵卫、紫金山、通济门、中山门附近、玄武门、挹江门亘清凉山等复廓阵地之守备。

二、战斗经过概要

十二月四日下午以来,占领句容之敌以约步兵五百余、炮四门,复由土桥、索墅西犯,当与我 51D 在淳化之前进部队接触。同时由天王寺西犯之敌骑百余并步兵约五百余人,则直趋湖熟并与该处之警戒部队发生战斗。迄至五日,各该方面之敌均有增加,敌机群亦肆意轰炸,我官兵苦战至六日,形势已渐不支。淳化方面敌人之进攻亦趋激烈,七日,敌全线发动攻势,74A 方面淳化阵地当被攻陷,66A 方面孟塘被敌窜入,10A 方面东斗山、陈家边附近与敌激战终日。长官部虽于七日夜十二时下达攻击命令,准备对窜入孟塘之敌予以歼灭,旋以各部队奉令之时间有先后,行动未能协同一致,致失良机,因此外围战斗全陷被动。八日午后,司令长官以汤山方面战况既无进展,宋墅我亦复陷于苦战,为减轻上项不利态势与集中力量固守复廓阵地起见,当[令]外围守备部队改守河定桥、蔴田桥、杨坊山、和尚庄、曹庄、乌龙山之线阵地。九日晨朝以来,沿京芜路北犯之敌已进占大胜关,由淳化方山进犯之敌已占领光华门外飞机场与东光营房一带,又由汤山西窜之敌已在马群与教导总队接触,其迤北之另一股则与 48D 在栖霞山对峙。十日上午,敌在各方施行威力搜索并行空中侦察,积极作攻击准备,午后,敌在京芜路方面已逼近小米行。由淳化进犯之一股,其势甚猛,于九日占领工兵学校、孩子里后,本日复进逼光华门,当与我 87D 及本师五二八团行猛

烈之争夺肉搏，激战至日暮始将该敌击退。十一日拂晓，沿京芜路进攻之敌已增至二千余名，其飞机大炮不断向我毛官渡、华严寺阵地轰炸。午后，华严寺失而复得者数次。入夜十一时，51D 撤守赛虹桥迄关帝庙之线。本八八师当局[前]之敌第九师团主力，本日进攻极为猛烈，迄至午刻，安德门、凤台门各要点相继陷落，当奉命缩短阵地，固守雨花台与中华门附近城垣，惟该处危机仍未减轻。当晚，本师各旅团长以形势恶劣，齐集雨花台商议进攻或退守诸处置，向上建议，惟当时长官部尚无撤退或突围之计划，故无结果。迨十二日晨朝，沿京芜铁路进攻之敌已逼近赛虹桥、雨花台方面，因系敌主攻所在，虽经我全部官兵奋勇苦斗，奈外无粮弹，内无援兵，且敌挟战车、飞机、大炮及精锐陆军，不断施行猛攻，我二六二旅旅长朱赤，二六四旅旅长高致嵩、团长韩宪元、李杰、华品章，中校参谋赵寒星，营长黄琪、符仪廷、周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各率所部反复肉搏，奋勇冲杀，屡进屡退，血肉横飞。上午，韩团长宪元、营长黄琪、周鸿、符仪廷先后殉难，下午，旅长朱赤、高致嵩、团长华品章、营长苏天俊、王宏烈、李强华亦以弹尽援绝，或自戕，或阵亡，悲壮惨烈，天日亦为之变色。全师官兵六千余员名将皆英勇壮烈殉国，五二七团李团长杰亦因突围至飞机场，被敌击伤自杀。傍晚，敌一部逼近江东门与中华门，长官部为保持战力计，乃召集各军师长商决突围撤退大计，但为时已晚。会毕，城内秩序已趋紊乱，军队无法掌握，议决事项多已不能有计划地遵照实施，遂任各部队自采适宜处置，以行撤退。当因集结不易，且有因与敌胶着不易抽调者，致全师零星撤退渡江之官兵总计不过四五百人耳。损失之重大，概可想见。南京之战亦可谓惨矣！

6. 陆军第五十一师战斗详报

(1938年1月)

陆军第五十一师于卫戍南京战斗之经过

一、本师奉命保卫南京,于十一月二十八日由句容开抵上方镇附近,当奉到司令长官唐命令:着以主力担任方山至淳化镇之守备,以国防工事为主,构筑野战阵地,尽量联系加强之;以一部位置于高桥门、河定桥(不含)之线,构筑预备阵地;于湖熟镇派出警戒部队,严密监视,左与66A、右与58D切取联络。当以三〇一团占领右由宋墅(含)经淳化镇迄上庄(不含)之线,左与66A切取联络;以三〇二团占领右由方山(含)、左迄宋墅(不含)之线,右与58D切取联络,限三日内完成可御中口径炮弹之防御工事;以三〇六团为师预备队,位置于宋墅附近,策应第一线部队之战斗,重点保持于左翼;以三〇五团位置于高桥门至河定桥(不含)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师部位置于上方镇之城盖里、湖熟镇。又由三〇一团派步兵一连担任警戒,句容、汤水、秣陵关一带均派有严密之警戒监视敌情,并与各友军保持联络。此战斗前我军之一般状况与部署概略。

二、在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目标显明之机关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爆破材料及障碍物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且本师任罗店附近恶战两月,官兵伤亡过半,后复担任青浦、昆山、望亭数次之掩护任务,孤军苦斗,精锐尽失,中间虽经数度补充,然皆为来自田间之新兵,故战斗工作力量均感不足。

三、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由土桥、索墅西犯之敌约五百余人,炮四门,与我淳化前进部队接触。同时由天王寺西犯之敌骑百余,后续步兵五百余人,则直趋湖熟,亦与该处警戒部队接触。迨至五日下午,淳

化正面之敌已增至二千余人,炮十余门,终日激战,其飞机大炮轰炸尤烈。至六日下午,我湖熟之连仅剩二十余人,遂突围退出,其余官兵均与阵地共殉,而我左翼汤山镇亦于六日失守矣。以是淳化成为畿辅战局之焦点。

七日晨,由湖熟北进之敌约五百余人,由咸墅、李墅攻击我宋墅、下王墅之阵地,并向方山迂回,与我三〇二团接触。复以一部约二百余人向上庄攻击,企图由左翼窜入,威胁淳化之侧背,对淳化正面则以炮火飞机竟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激烈。三日以来,我官兵伤亡达九百余人,然士气旺盛,阵线巩固。敌倾全力来犯,总计不下十余次,均经我军击溃。是役,我共缴获敌步枪三十余支,战旗十三面,地图二副[幅],毙敌二百余,伤三百余名。我军亦伤亡过重,左翼依托空虚。敌复以精锐部队向我猛烈攻击,我即以三〇一团之一部对左翼形成勾形配备,以确实掩护左侧背,以三〇六团之一部增加宋墅对下王墅之敌攻击前进,恢复原有阵地,彻夜激战,敌卒退出下王墅。八日晨,敌由湖熟开到之生力部队约二千人,炮十余门,加入下王墅至淳化方面之战斗,同时以主力部队由上庄抄袭破口山,断我归路。其正面部队又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战况之烈,炮火之密,前所未有。然我宋墅、淳化之守军,虽在硝烟弹雨中仍拼死撑持,与敌肉搏冲锋,杀声震天。相持至下午九时,仍在淳化附近与该敌胶着中。是日,我三〇一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九员,排长以下伤亡一千四百余名。敌亦伤亡极重,尸横遍野。当晚奉到司令长官唐命令,放弃淳化、方山阵地,向河定桥(不含)、麻田之线转移。于九日拂晓始安全脱离,进入新线阵地。我三〇五团担任之高桥门至河定桥之线,于七日晚奉命交由八七师接替。当以该团位置于管头左翼构筑阵地,掩护淳化部队之战斗。

八日晚,我奉命放弃淳化,该团即负责掩护我第一线部队之转移,在管头、上方镇附近与敌激战甚烈。该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五员,排长以下伤亡六百余名。惟河定桥先期为敌占领,该线又未构筑工事,仓卒应敌,激战半日,始恢复阵地。

九日晚,复奉命转移于藏家巷、毛官渡、新闸、杨庄之线占领阵地,

奈该线亦先为敌人占领,经彻底之混战,始将该敌击退。

十日拂晓,敌七八百名沿京芜铁路由小米行攻击我军左侧,激战甚烈。

迄十一日晨,敌已增至二千余名,又飞机炮兵不断轰炸。相持至午刻,敌以主力由孙家凹绕攻华岩寺、姜家营,复以一部沿天后宫大堤,企图突破,毛官渡华岩寺失而复得者数次。据守该处之三〇五团营长于清祥负重伤,连排长以下伤亡四百余名。十一日午刻,因我雨花台之守军先行退去,以致我毛官渡、华岩寺阵地腹背受敌,然犹奋力拼战,不敢轻弃寸土。相持至本晚十一时,奉命换守赛公桥经沈家圩迄关帝庙以东之线,并以一部担任水西门以南八百公尺处起迄西南城角之城垣守备,左与 88D、右与 58D 切取联络。当以一五一旅之程团全部及三〇五团之残余扼守赛公桥至关帝庙以东之线。一五三旅邱团全部及三〇一团之残余,据守水西门以南八百公尺处起至西南城角之城垣构筑工事,掩护附[复]廓阵地之战斗。

十二日拂晓,敌即集中炮火轰击赛公桥及西南城角,旋以坦克车十余辆,飞机二十余架,掩护步兵进攻赛公桥,战况之烈,空前未有。赛公桥为敌突破数次,幸赖官兵英勇与敌肉搏,经三小时之恶战,终将赛公桥阵地完全恢复。是役,我三〇二团团长沙智阵亡,营长曹恕初受伤,连长以下伤亡一千七百余名。我击毁敌战车四辆,毙敌五百余名,获轻重机枪十余挺,步枪四十余支。十二日午时,中华门以西城垛被敌炸毁数处。至午后二时,敌爬墙登城者约二百余名,而我左翼守兵又复不战而退,东段城垣空无一人。我三〇六团虽奋力将该敌驱逐,然因受雨花台敌火之瞰制,兵力又极单薄,相持至晚七时,已阵亡营长万琼、胡豪二员,负伤团长邱维达一员,连长以下一千三百余名。是夜八时,奉令突围,即集结残余兵协同 58D 向双闸镇冲锋,至元日拂晓渡江完毕。

四、战斗经过如附图一二[原缺]。人员、武器、弹药损失如附表一、二、三。

师长王耀武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 日

陆军第五十一师(卫戍南京之役)人员伤亡统计

军 官		军 佐		军 士		兵 卒	
伤	亡	伤	亡	伤	亡	伤	亡
259	140	36	10	593	419	2897	3501
小计	399	46		1012		6398	
合计	445			7410			
统计	7855						

陆军第五十一师(卫戍南京之役)俘获敌军官兵及战利品统计表

名称	数量	卤获月日	卤获地址	备 考
步枪	85	12月12日	淳化镇赛公桥	
轻机枪	7	12月12日	赛公桥	
重机枪	3	12月12日	赛公桥	
战车	4	12月12日	赛公桥	
附记	1. 在淳化镇我击伤敌机二架,均落于敌阵地,未取回。 2. 在淳化附近我缴获地图二幅、战旗十三面,均经呈缴。			

陆军第五十一师(卫戍南京之役)武器弹药损耗表

名 称	数量	损耗月日	损耗地点	备 考
汉造七九步枪	2381	12月4日至13日	淳化镇上方镇 赛公桥及城厢	向双闸镇冲锋突围及 渡江时损失最重
中正式七九步枪	1019	全	全	
汉造七九马枪	120	全	全	
捷克式轻机枪	56	全	全	
白郎林轻机枪	59	全	全	
三十节水机枪	80	全	全	
二十响驳壳枪	108	全	全	
十响驳壳枪	185	全	全	
左轮枪	90	全	全	
信号枪	38	全	全	

续表

名 称	数量	损耗月日	损耗地点	备 考
八二迫击炮	22	全	全	
汉造刺刀	2859	全	全	
中正式刺刀	924	全	全	
钢盔	3050	全	全	
防毒面具	960	全	全	
步骑枪弹	366636	全	全	
机枪弹	349306	全	全	
钢心弹	12000	全	全	
31公分尖机弹	240000	全	全	
七九S弹	300000	全	全	
驳壳弹	11978	全	全	
左轮弹	4055	全	全	
信号弹	362	全	全	
八二迫炮弹	323	全	全	
黄磷弹	260	全	全	
曳光弹	1200	全	全	
手榴弹	8614	全	全	
附记	1. 兵器附件及各项器材损失已另案呈报。			

陆军第五十一师呈报南京损耗被服装具数量表

区 分 名 称	旧管	新收	损耗	实存	单位	备考
灰军毯	12048	7620	18168	1500	床	
皮大衣	200		193	7	件	
灰布棉衣裤	7555	9520	11851	5224	套	
黄军帽	9679	3496	7951	5224	顶	
黄军衣库[裤]	19358	3496	17630	5224	套	
黄绑腿	9679	3496	7951	5224	付	

续表

名 称 \ 区 分	旧管	新收	损耗	实存	单位	备考
灰军帽	15839	9520	22254	3105	顶	
灰军衣库[裤]	14000		14000		套	
灰绑腿	15839	9520	20149	5210	付	
卫生衣		4400	2900	1500	件	
蓝军帽	2040		1660	380	顶	
蓝棉衣裤	840		460	380	套	
蓝军衣裤	1020		640	380	套	
棉大衣	8378	14160	15458	7080	件	
棉背心	12614	7620	19149	1085	件	
白衬衣裤	36037	16345	42354	10028	套	
雨 笠	5938	1028	5662	1304	顶	
布雨衣帽	90		90		套	
腰皮带	2301	4991	5592	1700	条	
铅质水壶	1998	3528	5421	105	个	
饭 盒		8000	7788	212	个	
灰布干粮袋	30		30		个	
炒米袋	1000	8730	5730	4000	条	
圆帐幕	17		12	5	个	
行军锅灶	4	30	24	10	付	
官长乘鞍	9	50	39	20	套	
士兵乘鞍	10	200	102	108	套	
番[帆]布马槽		100	50	50	个	
番[帆]布水桶		100	50	50	个	
附 记	1. 旧管数系二十六年七月份以前现存数。 2. 新收数系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七年一月止逐次请领数。 3. 由开封军需局领到行军锅灶十五付,棉大衣一千五百件,棉军衣裤一千五百套未列入。					

师长王耀武[印]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月 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92]

7.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之役战斗详报

(1938年1月)

陆军第七十八军南京之役战斗详报

军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无锡归入第三战区总预备队序列，旋奉总预备队指挥官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面授命令，着即开赴南京集结待命，等因。军遵照以所部于二十二日集结南京麒麟门附近(当时部队状况如附表第一)，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卫参字第三号训令：着以主力位置于汤山附近，担任观山至朝真观地区之警戒，并于警戒地境内指导民佚构筑复廓阵地。等因。二十三日，军遵照命令行动，并于指定之复廓阵地位置侦察地形，计划工事，当时态势如附图第一[略]。

二十四日，所要民佚无着，军以所余部队进入工作地区，自行担任构筑，其阵地构筑计划如附图第二[略]。惟部队因补充新兵逐次到达，必须整理，原有实力甚微，而担任工区过广，故迄二十五日止，工事殊少进展。十七时，军长奉召赴卫戍司令长官公署会报，并随司令长官晋谒钧座听训，面奉南京城垣守备计划。军于当晚即策定新部署，下达翌日军之行动命令，并使各旅团长及直属部队长准备于翌晨随军长侦察新阵地之地形。二十六日午后，军之态势如附图第三[略]。并由侦察之结果重新决定详细部署，下达军阵地构筑命令，其要旨如附图第四[略]。

二十七日，补奉司令长官卫参作字第一号命令，要旨与守备计划同，军正遵照施行。其作战地境及军队区分之规定如附图第五[略]。迄三十日之三日间，军主力所任红山、北固山、煤炭山及象山附近之阵地工事逐日进展，并以城防部队担任玄武、中央、新民、兴中、挹江(留一孔)各城门之堵塞，军之战备始奠初基。同时，一周以来逐次补充整理部队，亦大体完毕。统计军当时之实力如附表第二。

十二月一日，奉司令长官卫参字第一七一号合同命令，所示敌我态势及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六[略]。军授予各部队战斗任务下达守备命

令,其部署如附图第七[略]。

二日以后,军一面监察所部工事之进行,军长率全部幕僚每日视察阵地,作种种研究,以指导工事,改正弱点,并于阵地中随时召集各级干部作精神讲话及预想战斗上之指导。凡属官兵,无不踊跃从事,互相策勉,故克以什一之力集十倍之事。

三日,补充第二团所任红山要点工事先限完成,因另使其担任北固山、幕府山阵地前外壕之构筑。同时,军一面考虑万一疏虞时之准备,而策定城内街市战之工事设施,预拟于城外阵地完成后,调还城防部队,使之担任构设,其要领如附图第八[略]。

六日午后三时,奉司令长官命令如左:“1. 我第六十六军在汤水镇前方与敌激战中,孟塘附近发现敌之一部。2. 着三十六师派步兵一团进驻麒麟门附近,向前面酌派警戒部队。”

军即以补充第二团开赴麒麟门附近担任警戒,其指导要领如附图第九[略]。并为该团离京之故,重新部署军队,下达命令,其要旨如附图第十[略]。

七日,军得知一般状况如左:

1. 汤水以东附近之敌约步炮混合加强一联队,仍与我六十六军部队激战中。

2. 栖霞山东南之江陈村发现敌约千余人,与我在该处之友军亦发生激战。

3. 孟塘附近之敌兵力未详,昨(六日)午以来有继续向西挺进之模样。

4. 军补充第二团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于本(七)日上午十二时奉令展开于葛家边、复兴桥、北冈之线,向东攻击。该团由麒麟门出发,午后二时许,以步兵先头到达东流镇西端,得知许巷、复兴桥已先被敌占领,遂以所部展开于眼泉庙南北高地之线,向许巷、复兴桥攻击。午后六时,占领许巷。惟复兴桥附近之敌猛烈顽抗,且较我优势,我左右均无依托,且新兵畏战,不能再攻,遂成相持之局,各于原地彻夜。其态势如附图第十一[略]。

八日,军得知一般状况如左:

1. 淳化镇附近自六日以来敌我发生激战,本(八)日午后已入于混战状态中。

2. 我六十六军于本(八)日午后已放弃汤水。

3. 栖霞山附近,本(八)日拂晓以来敌我激战甚烈,午后七时以后亦入于混战状态。

4. 军补充第二团(轻战车七辆协同)本(八日)日向复兴桥、大小胡山之敌行拂晓攻击,十时许,连续冲锋数次,得攻占马基山。惟是时敌大部增援到达,全线转移攻势,并有战车五辆由小胡山掩护步兵向西出击,我战车被击毁二辆,余均撤退。旋马基山南半部被敌占领,敌主力更向我左侧后移动。该团自团长以下虽奋勇力战,屡次突破敌之包围,卒以所部究属新编,连排长指挥能力薄弱,意志极不统一,士兵亦无训练,类多束手待毙。其第二营大部遂被敌完全歼灭,其余众亦完全溃散。营长朱丹负伤,第一、第三营共伤亡连排长以下百余名。迄午后七时,遂仍退守原阵地,与敌对峙。此役,团长李牧良衣襟被穿两弹,卒仍于第一线掌握部队依次撤退,据守原阵地,实堪嘉慰。当时战斗态势如附图第十二[略]。

是晚,奉司令长官八日十六时卫参作字第二十八号命令,其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十三[略],但军之阵地无变更。

九日晨,军长赴红山、北固山、煤炭山一带视察,亲见全线阵地工事悉已如规定程序完成,遂召集守备部队营长以上主官于红山,面授南京北郊附近守备计划,并征询各员所见,一一解答之。归更下达命令,使各部队悉就令定位置,严重戒备。午后所得之一般情况如左:

1. 敌占领大胜关,我七十四军刻仍在该处东北附近地区与敌激战。

2. 光华门外飞机场、东光营房一带,我八十七师及教导总队一部正协力恢复中。

3. 军补充第二团昨(八日)晚在原地掩护两翼友军撤退后,于当晚十二时许,奉令经麒麟门、尧化门以西岔路口附近开回南京,归还建制。本(九)日午后四时到京,整理中。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损失消耗如附表第三。

4. 马群附近我教导总队已与敌接触。

5. 我四十八师仍与敌在栖霞山附近对峙中。

十日,奉司令长官九日午后七时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如左:

“1.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地,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2.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

军遵照下令由下关守备部队第二一二团协同宪警负责遵办,并出示布告,使各友军知照。其要旨如左:

1. 无司令长官公署通行证而渡江者,认为私行渡江。
2. 私行渡江不服制止者,准一律拘捕转送核办。

本日,敌围攻东南城更为逼近,午后曾一度突入光华门外廓,黄昏时始得恢复。其一般态势如附图第十四[略]。

十一日,军奉令增厚城防,作巷战准备,当时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十五[略]。午后一时许,奉司令长官面授命令要旨如左:

“第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务须固守朝阳洞至乌龙山之线阵地,如有部队散兵自行后退,着由该军严予制止,倘敢违抗,准以武力执行。”

军当经命令北固山一带阵地守备部队妥慎遵办。

十二日午前,军所得一般状况如左:

1. 昨(十一)日以来,敌一部已占领江心洲,其大部与我七十四军在上河镇附近激战中。
2. 敌第九师团主力攻雨花台、光华门一带甚烈。
3. 敌另约一旅团攻陵园、遗族学校、吴王坟一带甚烈。
4. 敌另约一旅团突破我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在和尚庄附近之阵地,已占领杨坊山、银孔山附近一带,继续向退入乌龙山要塞之四十一、四十八两师攻击中,并有一部向西搜索前进。

军炮兵当即以准备之火力,向杨坊山、银孔山、尧化门一带地区行急袭射击。迨后,该方面敌情沉寂。正午十二时许,军长奉司令长官电召,面谕要旨如左:

1. 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惟一交通路,该军应竭力维持秩序,禁止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2. 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由汉西门与城内连络,禁止一切散兵及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

午后一时,复奉司令长官电话命令:着于下关宣布戒严,禁止一切行动,各等因。军均遵照办理,并令第二一二团除留兵力四连守城外,余均开入下关,宣布戒严。此时并得知雨花台已失守,敌攻城甚激,我八十八师部队由城外爬城入内,向挹江门溃退。二时许,经我挹江门戒严部队劝堵,收容约二千余人,由孙师长亲自率领,仍回中华门附近。四时许,据下关戒严部队报告,七十四军在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等语。军以与戒严令抵触,向司令长官公署请示,奉令制止,等因,当亦遵即执行。五时,军长赴司令长官公署开会,当席经司令长官宣示全般状况,征询各主官意见后,即授予命令,军奉令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此时,深以大局夷陵,部队未发一枪、未杀一敌即行撤退,并未能与各友军同一行动,突破敌之包围,引为遗憾。军长回部后,已至午后六时,因一面令附属之炮兵第三连即刻归还建制,一面下令召集各部队长于军部面授掩护渡江之部署。八时三十分,各部队长先后到达,军长即面授命令,其要旨如左:

1. 军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渡江后,待命继续渡江。
2. 各部队任务及行动详细规定如要图,附图第十五[略]。
3. 现在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受一〇八旅刘旅长指挥。
4. 各部队概由金川门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门。
5. 余仍在原地,十二时以后,由金川门至和记公司附近。

九时许,各部队长回队部署。迄十时,挹江门内拥挤,炮兵及教导总队、六十六军、七十四军、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各部队甚多,均争先抢过城门,互不相让,秩序顿形混乱。加以先有各机关汽车拥挤不能通过,委弃城门附近,通路更为狭窄。各部士兵前停后挤,迟到者更急不可待,任意开枪,甚至自相冲突。随之下关秩序亦无法维持,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十二时三十分,城南一带枪声尚甚

稀，战况殊为沉寂。是时军长率幕僚至和记公司附近，军直属部队先已到达，非掩护部队亦渐次到达集结。适先派往浦口觅船者觅得小汽艇两艘，又约五百吨之河轮一艘，民船十五只，皆系重金雇用，计小汽艇运一次给资十元，小河轮运一次给资百元，民船运一次给资五元。军长因受各部队长之敦促，随军直属部队（欠工兵营）于第一次渡江，到达浦口后，更使各船继续往江南装运。但因麇集下关之其他各部队均行向和记公司拥挤，于是军属各部队悉被冲乱抢渡矣。当时概计本军完全未渡江者，计在三汊河担任掩护之二一一团第三营全部，在三牌楼担任掩护之二一二团第一营全部，在中央路担任掩护之补充第二团第三营全部，在红山担任掩护之二一五团第三营全部，在卖[迈]皋桥、北固山担任掩护之二一六团第二营全部及在江边不得渡过之工兵营全部，二一六团第三营全部，辎重营第一连全部，通信营第一连全部，无线电排全部，军马及预备械弹、被服、辎重全部。其他渡过之部队，亦残缺不全。军长在浦口亲自指挥船渡，鹄候部队，遥闻隔江嚎恸之惨，惟有相向唏嘘，默然泪下也。当时已渡江之部队，即令陆续向司令长官指定之乌衣镇前进，集结待命。军长于十三日上午四时许下令，各旅团长须待至正午十二时始能离开浦口，向乌衣镇前进。

十三日午后四时许，抵乌衣。

十四日，奉令开蚌埠集结，清晨，军长召集各旅团长面授收容整顿部队事宜。

十八日开始，以列车输送至信阳，以后续奉命由列车输送至萍乡整理。迄本（十二）月三十日全部到达。至此，清查部队经沿途收容约尚共有官兵四千余员名，其实力概况如附表第四。至南京之役，经清查人员伤亡如附表第五，武器弹药器材损耗如附表第六。被服装具全数损失，因无档可稽，无法查报。

惟战后追怀，百感丛集。良以深负党国之重托，领袖之期望，虽未敢失职违命，然力不足挽邦国之夷陵而厚民族以玷辱。纲常惟重，谨束身以待罪（完）。

军长宋希濂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元月 日

附表第一

陆军第七十八军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到达南京初部队状况概见表

区分 部 别		级 职	主官 姓名	人 员		武 器					各种弹药	备 考	
				人员 总数	战斗 员兵数	步 枪	轻 机 枪	重 机 枪	迫 击 炮	小 炮			
军部	司令部	中将军长	宋希濂	109	60						各种武器仅配随枪弹药		
	补充团	上校团长	伍光宗	1772	800	1038	10						
第三十六师	直属部队			650	315	120	3						
	106旅	旅部	上校 代旅长	顾葆裕	45	20	12						
		211 团	中校 代团长	王芝瑞	754	605	170	22	8	4			3
		212 团	中校 团长	熊新民	931	650	228	31	8	4			
	108旅	旅部	上校 代旅长	刘英	50	25	18						
		215 团	上校团长	刘英	400	200	120	18	6	4			
		216 团	中校团长	张绍勋	360	160	70	15	3	2			
合计				5071	2835	1776	99	25	14	3			
附记	一、本表所列系部队初到南京, 未经补充时之概数。												

附表第二

陆军第七十八军二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部队实力概见表

数 目 部别		区分	人 员					武 器								
			职 级	主官 姓名	战斗 官	非战 斗官	战斗 兵	非战 斗兵	步 枪	轻 机 枪	重 机 枪	迫 击 炮	小 炮	驳 壳 枪	手 枪	
军司令部			中将军长	宋希濂	25	20	30	26	500					6	5	
第 三 十 六 师 直 属 部 队	师司令部		中将师长	宋希濂	20	15	28	20						4	4	
	106旅	旅司令部	上校 代旅长	顾葆裕	9	4	35	11	20						4	3
		211团	中校 代团长	王芝瑞	71	35	1532	353	500	45	12	4	4	27	9	
		212团	中校团长	熊新民	82	23	1607	388	500	27	12	4		26	8	
	108旅	旅司令部	上校旅长	刘英	8	2	36	5	17					5	1	
		215团	上校团长	伍光宗	76	27	1545	409	521	45	12	4	4	29	7	
		216团	中校团长	张绍勋	79	13	1527	271	500	27	12	4		27	6	
	师直属部队	特务连		上尉连长	辛季麟	4	1	156	10	80	3				36	
		骑兵连		上尉连长	王子禄	4	1	90	10	40						
		工兵营		中校营长	萧兆庚	14	12	414	62	119	1				10	5
		通讯营		少校营长	李错	27	8	152	75	24					11	2
		輜重营		少校营长	宋湘陵	13			330	23					3	11
		消毒连		上尉连长	杨兴尧	2	1		110	5						
		卫生 第一连		中校连长	冷培元	3	1		145	4					1	1
		卫生 第二连				3	1	120	154	4						
	补充旅	旅司令部		上校旅长	李钦若	4	2									
补一团																
补二团		中校团长	李牧良	75	24	1327	247	500	27	6	4		3			
合 计					518	191	8477	2617	3357	175	54	20	8	218	53	

续表

数 目 部别		区分	弹 药							防毒 面具	钢盔	备考	
			步 弹	轻 机 弹	重 机 弹	迫 炮 弹	驳 壳 弹	小 炮 弹	手 枪 弹				手 榴 弹
军司令部									100	5000	2036	15	
第三十六师	师司令部							1000	80		15	10	
	106旅	旅司令部	2000				200		80				
		211 团	20000	34000	24000	200	850	347	660		90	133	
		212 团	9330	90700	77000	190	320		30	138	146	242	
	108旅	旅司令部	1800				290		10		2	3	
		215 团	55206	29240	3050	200	390	210	200	1329	71	132	
		216 团	94589	55900	7500	190	450		190	102	56	91	
	师直属部队	特务连	10895	3610			2610			126	64	57	
		骑兵连	5000										
		工兵营	10200	1050			315		40		45	165	
		通讯营	1220				515		15		75		
		辎重营	1700				90		40	40			
		消毒连											
卫生第一连		400				50		20					
	卫生第二连	400											
补充旅	旅司令部												
	补一团												
	补二团		50000	27000	2500	120	3200		100	2000			
合 计			252740	241500	30550	780	10280	1557	1525	8645	2600	847	
附记													
1. 三十六师原有小炮四连,有两连调赴华北尚未归还建制,故只有二连。 2. 军部新领之步枪 500 枝,拟待补充第一团编成时发给使用。 3. 全军现有捷克式轻机枪一五九挺、白郎林十六挺、苏洛通小炮四门、白赉达二门。 4. 表列存放军部之防毒面具,正分配各团中。 5. 补充第一团奉命由江西保安第六团编成,刻尚未到达。													

附表第三

陆军第七十八军补充团于大小胡山之役人员伤亡械弹损耗表

区 分		部 别	补充团全团	附 记
参加战斗人员		官	82	一、该团于十一月七日至九日间之战斗概况如表
		兵	1546	
死		官	5	
		兵	220	
伤		官	10	
		兵	265	
生死不明		官		
		兵	56	
消 费	弹 药	步枪弹	28000	
		轻机弹	22000	
		重机弹	22000	
		迫炮弹	96	
		手榴弹	1800	
损 失	武 器	步枪	96	
		轻机枪	9	
		重机枪	1	
		手枪	6	
		驳壳枪	6	
	弹 药	步枪弹	1200	
		轻机弹	600	
		迫炮弹		
		重机弹		
		小炮弹		

附表第四

陆军第七十八军现有人员武器器材数量报告表

军长宋希濂

数 量 部 别		区 分	人 员		武 器				通 信 器 材				备 考
			官	兵	步 枪	轻 机 枪	重 机 枪	驳 壳 枪	迫 击 炮	总 机	皮 机	坐 机	
军司令部			12	10									
三 十 六 师	师司令部		45	153				7					
	106 旅	旅司令部	9	46	14			3					
		211 团	58	751	204	21	4	21			4	3	5
		212 团	90	939	240	28	4	28	2	1	5		4
	108 旅	旅司令部	11	50	13			5					
		215 团	83	882	229	11	2	22		1	4	2	5
		216 团	77	495	158	10	1	24		1	3	1	6
	师 直 属 部 队	特务连	4	130	50			32					
		骑兵连	1	35	18								
		工兵营	11	65	19			3					
		榴重营	8	193	18			3					
		通信营	19	123	29			6		1	12	6	6
		消毒连	1	25									
		卫生连	8	88	7			1					
	补充旅	军乐队	4	20									
旅司令部		4	15				2						
补一团												奉命由江西保安第六团补充，尚未到达。	
	补二团	41	434	133	5		13						
合 计			486	4451	1132	75	11	170	2	4	28	12	26
附 记			1. 全军现尚有马骡七五四匹，现在南昌。 2. 所有卫生器材及交通工具，在南京撤退渡江时全被损失。 3. 被服装具仅现有人员着佩一部，且多零碎不全。										

附表第六(甲)

陆军第七十八军损耗武器弹药器材统计表

区 种	分 类	队 号 军司令部	第 三 十 六 师												补充旅		总 计			
			师司令部	直 属 部 队						第一零六旅		第一零八旅		旅司令部	补充二团					
				通信营	辎重营	工兵营	特务连	卫生连	骑兵连	军乐队	旅司令部	二二一团	二二二团			旅司令部		二二五团	二二六团	
枪	七九步枪				150	5		30			180	195		256	354		265	1435		
	捷克式轻机枪					1					22	16		23	20		19	101		
	伯郎林轻机枪																			
	启拉利轻机枪																			
	马克沁重机枪										9	7		10	11		9	46		
	十响驳壳枪	2			6	1	1	3		1	20	19	2	18	20		15	108		
	二十响驳壳枪		1		2						13	15		12	9		8	60		
	左轮枪	3	1		2			1			7	8	1	7	8		9	47		
	白郎林手枪	3	1							2	3	2	1	3	2		1	18		
	毛瑟手枪	2			1					1	7	9	2	2	3		4	31		
	炮	八二迫击炮										5	3		4	4		4	20	
		苏洛通小炮										4			1				6	
		伯来得小炮													2			2	6	
		欧利根小炮																1	2	
	损	耗	弹	七九步弹	28000	9000	1000	20000			4200		8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50000
七九轻机弹				50000									25000	20000		23000	22000		10000	150000
七九重机弹				125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30000	275000
驳壳弹				22500	200	160	800	600		180			2000	1500	60	2000	1200		1300	32500
左轮弹				3450									100	50		50				3650
手枪弹				2280								30	40	60	30	40	40		30	2550
八二迫炮弹				1800									400	400		400	400		400	3800
小炮弹				1000									2000			2000			1000	6000
手榴弹				33000	40		100			56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22000	143196
黄色炸药				100																100
英造油密炸药				600																600
锑恩锑炸药				1600			2200													2800
方形锑恩锑炸药				800																800
元[圆]形锑恩锑炸药				500																500
器 材				钢 盔		209	100		360	25		98			786	798		792	783	
	防毒面具		311	30	200	400	120	100	100		30	1095	1100	30	1096	1098		1092	6802	
	望远镜		2								2	25	25	2	25	25		25	131	
	立体测高仪											1			1			1	3	
	大元锹					284						300	300		300	300		300	1784	
	小元锹					216	40		40			500	500		500	500		500	2796	
	大十字镐					200						200	200		200	200		200	1200	
	小十字镐					200	50		54			200	250		250	250		250	1504	
附 记																				

附表第六(乙)

陆军第七十八军卫戍南京通信器材损失统计表

区分	类别	品 名 程 式 数 量 单 位			部 队 号		第三十六师						补充旅		总 计
							直属部队		一零六旅		一零八旅		补充一团通信连	补充二团通信连	
					通信营	工兵营通信排	二二一团通信连	二二二团通信连	二二五团通信连	二二六团通信连					
有线电材料类	机器类	交换机	二十门	部	4									4	
		交换机	十五门	部	1									1	
		交换机	十门	部	3	1		1	2	1		1		9	
		交换机	五门	部	1									1	
		皮 机		部	29	5	4	2	4	2		4		50	
		桌 机		部	21			2	1			2		26	
		被覆线		卷	100	16	10	6	14	8		10		164	
		工具袋		只	9	4	1		6					20	
		络车架		架	22	8		3		6		10		49	
		起 子		只	16	4	2		5	6				33	
		电压表		个	3	1	1		1					6	
		地试棒		根	40	8			8					56	
		胶柄钳				4	4		3	7				18	
		干电池		只	52	4	6		13	8				83	
		水电池								4				4	
		水手刀				4	2		1					7	
		铁 锤				4	5		3					12	
		电铃线				2	1							3	
		黑胶皮				4	2							6	
		线 盘						10	6	14	18		6	54	

续表

区分	类别	部 队 号 数 量 品 名 程 式 单 位			第三十六师						补充旅		总 计	
					直属部队		一零六旅		一零八旅		补充一团通信连	补充二团通信连		
					通 信 营	工 兵 营 通 信 排	二 二 一 团 通 信 连	二 二 二 团 通 信 连	二 二 五 团 通 信 连	二 二 六 团 通 信 连				
无 线 电		整架机器	5W	副	10									10
		同 上	5W	副	3									3
		脚踏发电机	5W	部	3									3
		加重干电池	45V	只	38									38
		干电瓶	45V	只	81									81
		触火器		只	1									1
		火花塞		只	1									1
		活塞圈		只	2									2
		表民多考不令		只	1									1
		黄铜轴承		只	2									2
		连接杆		只	2									2
		白金螺丝		副	1									1
		收报灯	RU201	只	3									3
		听 筒		副	3									3
		灯 座		只	5									5
		收报栅漏		只	5									5
		成音变压器	1 6	只	15									15
		香蕉插头	B-405	只	4									4
		保险丝		卷	1									1
	附 记		汽 油		听	23								
		滑 油		加仑	14									14
		蒸馏水		磅	14									14

8. 陆军第三十六师战斗详报

[前略]

第八 南京防御战斗

军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无锡归入第三战区总预备队序列，旋奉总预备队指挥官第十七军团长胡(宗南)面授命令，着即开赴南京集结待命，等因。军遵照以所部于二十二日集结南京麒麟门附近(当时部队状况如附表第一[见上一节])。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卫参字第三号训令，着以主力位置于汤山附近，担任观山至朝真观地区之警戒，并于警戒地境内指导民佚构筑复廓阵地，等因。十一月廿三日，军遵照命令行动，并于指定之复廓阵地位置侦察地形，计划工事(当时态势如附图第一[略])。廿四日，所要民佚无着，军以所余部队进入工作地区，自行担任构筑，其阵地构筑计划如附图第二[略]。惟部队因补充新兵逐次到达，必须整理，原有实力甚微，而担任工区过广，故迄二十五日止，工事殊少进展。当日午后五时，军长奉召赴卫戍司令长官公署会报，并随司令长官晋谒委座听训，面奉南京城垣守备计划如左：

南京城垣守备计划

一、方针

1. 军以固守南京之目的，利用雨花台、天堡城、红山及幕府山已成骨干工事，编成坚固复廓阵地，以少数兵力行强韧抵抗，以期牵制敌军，使我主力军作战容易。

二、指导要领

2. 要塞应以全力掩护封锁线，并保持独立作战能力。
3. 复廓阵地虽尺寸不得让予敌军，各守备部队应为物质械弹上必要准备，俾具独立作战之能力。
4. 各守备地区应多筑掩蔽部，赶筑永久及野战工事，并速编成坚

固副防御。

5. 各部队对于既设阵地工事位置应预先检查并多行演习。

三、兵团部署

6. 第八十八师以主力位置于雨花台附近,任雨花台及武定门经中华门至水西门之守备。

第三十六师先以主力位置于张王庙附近,担任幕府山、红山、玄武门、挹江门之守备,并与幕府山要塞协同。

教导总队应以主力位置于小营附近,担任天堡城及光华门至太平门之守备,并以一团归江宁要塞邵司令指挥,任乌龙山要塞守备,并切实掩护封锁线。

宪兵队以主力位置清凉山附近,担任清凉山及汉中门至定淮门之守备,并于龙潭、汤水、淳化等处各派兵一连,处置散兵游勇,待命撤回。

警察队担任城中秩序之维持及交通要点、重要仓库、自来水塔、电灯厂等处之守护。

要塞部队应竭尽全力固守乌龙山、幕府山之要塞地区。

7. 防空队以七生的五高射炮位置于五台山附近,其余分别位置于大校场及下关等处,主任城市、大校场、轮渡、自来水塔、电灯厂之掩护。

8. 军输、通信、卫生、补给等项由主管官基于本案另行拟定计划。

军于当晚即策定部署,下达翌日军之行动命令,并使各旅团长及直属部队长准备于翌晨随军长侦察新阵地地形。迄廿六日午后,军之态势如附图第三[略]。并由侦察之结果重新决定详细部署,下达军阵地构筑命令,其要旨如附图第四[略]。廿七日,补奉司令官卫参作字第一号命令,要旨与守备计划同,军正遵照施行,其作战地境及军队区分之规定如附图第五[略]。迄卅日之三日间,军所任红山、北固山、煤炭山及象山附近之主阵地工事逐日进展,并以城防部队担任玄武、中央、新民、兴中、挹江(留一孔)各城门之堵塞,军之战备遂奠初基。同时,一周以来逐次补充整理部队,亦大体完毕。统计军当时之实力如附表第二[见上一节],一般素质虽远逊西安出发时之部队,然亦差堪战守之任也。

十二月一日,奉司令长官卫参作字第一七一号合同命令,所示敌我态势及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六[略]。军授予各部队战斗任务,下达守备

命令(其部署如附图第七[略])。二日以后,军一面监察所部工事之进行,军长率全部幕僚每日视察阵地,作种种研究,以指导工事,改正弱点,并于阵地中随时召集各级干部作精神讲话及预想战斗上之指导。凡属官兵,无不踊跃从事,互相策勉,故卒收以一分力集十倍事之功。十二月三日,军补充第二团所任红山要点工事先限完成,因另使其担任北固山、幕府山阵地前外壕之构筑。同时,军一面考虑万一失利时之准备,而策定城内街市战之工事设施计划,预拟于城外阵地完成后,调还城防部队,使之担任构设(其要领如附图第八[略])。六日午后三时,奉司令长官命令如左:

1. 我第六十六军在汤水镇前方与敌激战中,孟塘附近发现敌之一部。

2. 着三十六师派步兵一团进驻麒麟门附近,并向前面酌派警戒部队。

军即以补充第二团开赴麒麟门附近担任警戒,其指导要领如附图第九[略]。并为该团离京之故,重新部署军队,下达命令,其要旨如附图第十[略]。十二月七日,军得知一般状况如左:

1. 汤水以东附近之敌约步炮混合加强一联队,仍与我六十六军部队激战中。

2. 栖霞山东南之江陈村发现敌约千余人,与我在该处之友军亦发生激战。

3. 孟塘附近之敌兵力未详,昨(六)日正午以来有继续向西挺进之模样。

4. 军补充第二团归司令长官直接指挥,于本(七)日正午十二时奉令展开于葛家边、复兴桥、北岗之线,向东攻击。该团由麒麟门出发,午后二时许,以步兵先头到达东流镇西端。得知许巷、复兴桥已先被敌占领,遂以所部展开于眼泉庙南北高地之线,向许巷、复兴桥攻击。午后六时,占领许巷。惟复兴桥附近之敌猛烈顽抗,且较我优势,我左右均无依托,且新兵缺乏战斗经验,难于再攻,遂成相持之局,各于原地彻夜。其态势如附图第十一[略]。

八日,军所得知之状况如左:

1. 淳化镇附近自六日以来敌我发生激战,本(八)日午后已入于混战状况中。

2. 我六十六军于本(八)日午已放弃汤水。

3. 栖霞山附近,本(八)日拂晓以来敌我激战甚烈,午后七时以后亦入于混战状态。

4. 军补充第二团(轻战车七辆协同)本(八)日向复兴桥、大小胡同之敌行拂晓攻击,午前十时许,连续冲锋数次,得攻占马基山。惟是时敌大部增援到达,全线转移攻势,并有战车五辆由小胡山掩护步兵占西出击,我战车被击毁二辆,余均撤退,旋马基山南半部被敌占领,敌主力更向我左侧后移动。该团自团长以下虽奋勇力战,屡次突破敌之包围,卒以所部究属新编,连排长指挥能力薄弱,意志复不坚定,士兵亦少训练,类多束手待毙。其第二营大部遂被敌歼灭,其余众亦形溃散。营长朱丹负伤,第一三两营共伤亡连排长以下百余员名。迄午后七时,遂仍退守原阵地,与敌对峙。此役,团长李牧良衣襟被穿两弹,卒仍于第一线掌握部队依次撤退,据守原阵地,实堪嘉慰。当时战斗态势如附图第十二[略]。

是晚,奉司令长官八日午后四时卫参作字第二十八号命令,其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十三[略],但军之阵地无变更。十二月九日晨,军长赴红山、北固山、煤炭山一带视察,亲见全线阵地工事悉已如规定程度完成,遂召集守备部队营长以上主官于红山,面授南京北郊附近守备计划,并征询各员所见,一一解答之。归更下达命令,使各部队人员悉就令定位置,严重戒备。午后,所得一般状况如左:

1. 敌占领大胜关,我七十四军刻仍在该处东北附近地区与敌激战。

2. 光华门外飞机场、东光营房一带,我八十七师及教导总队一部正协力恢复中。

3. 军补充第二团昨(八)日晚在原阵地掩护两翼友军撤退后,于当晚十二时许奉令经麒麟门、尧化门以西岔路口附近开回南京,归还建制。本(九)日午后四时到京整理中。人员伤亡、武器弹药损耗如附表第三[见上一节]。

4. 马群附近我教导总队已与敌接触。

5. 我四十八师仍与敌在栖霞山附近对峙中。

当时,军对南京北郊附近之守备计划如左:

第七十八军南京北郊附近守备计划

甲 方针

1. 军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之目的,决于红山、煤炭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门、挹江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利用工事连系要塞,主以火力歼灭来攻之敌。

敌之攻击重点,东正面将指向红山附近,西正面将指向下关附近。

乙 指导要领

2. 依一般情况,东正面主阵地选定于红山、北固山、幕府山东端高地之线,左右两翼依托于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而以石顶山南北各高地、高家村高地、铁石山、煤炭山东方附近高地线为前进阵地,并派出一部于太平门车站、陆家井、晓庄村、反省院、燕子矶之线占领警戒阵地。西正面主阵地选定于老虎山、象山、水关桥、狮子山、黄泥山、南山、华严冈之线,左右依托于幕府山要塞与南京城,而以水雷营、东炮台迄下关惠民河东岸之线为前进阵地,并以一部于海军体育场、江口车站、电灯厂、九家圩之线占领警戒阵地。

炮兵主阵地于南京牧场西南侧地区选定之。

3. 阵地工事就原有之永久工事为基础而构筑之,首先完成以交通壕纵横连络之散兵坑、有掩盖之步兵重火器掩体、人员武器轻中掩蔽部及必要之副防御工事(外壕与铁丝网),尔后依时间之许可逐渐加强之。但工事重点应如左着眼:

甲、红山、北固山、煤炭山、象山、狮子山、黄泥山、南山各构成强固闭锁堡,充分赋予独立性。

乙、石顶山、华严冈各构成半闭锁堡。

各阵地之工事主由各该守备部队担任构筑。

4. 就现阵地一般编成之工事(如附图第四[略]),应用专守防御诸原则,发挥各据点独立战斗之性能,并极力节省阵地守兵。其间隙之封锁务以火力而不以人力,确保有生的战斗力量而不过早消耗,以达成持

久战斗之目的。

5. 基于上项要领,红山地区守备队至少应控置预备队一营,北固山地区守备队应控置预备队五连,西正面守备队战斗初期至少须控置预备队一团。

6. 东正面守备部队须利用警戒阵地及前进阵地之地形与工事作顽强之抵抗,使敌误认为主阵地,过早消耗其物质,且掩护我主阵地不致过早为敌所发现。但石顶山、煤炭山两据点必须固守之。西正面警戒部队利用警戒阵地之永久工事,与幕府山、狮子山诸要塞炮协力,极力妨害敌舰之接近及其陆战队之登陆。

7. 敌不待清扫江阴、镇江、乌龙山水上封锁线即挟其陆空军以临我时,则东正面为主战场,西正面之预备队得适时转用于东正面,相机行盛大之逆袭或出击,歼灭当面之敌。如陆海空军并进以临我时,则东西固守,依情况以总预备队分别支援之。

敌如挟强大之陆海空军以攻我,而我东西两阵地之要点大部为其所夺,兵力亦大部过早消耗时,则以总预备队协同金川门、挹江门守城部队掩护收容,退守南京城北垣,连系狮子山要塞,与敌作殊死战。反之,阵地仅一部被敌突破时,则依逆袭以恢复之。

8. 阵地前后交通网之破坏依计划(如另纸)实施之。

丙 守备部署及任务

9. 三十六师骑兵连主力位置于大水关,一部位置于燕子矶各附近,连络友军,搜索敌情。遇敌压迫时,则经由吉祥庵、铁石冈、三元庵、和平门道撤退,归入军预备队位置。

10. 三十六师一零八旅任东正面红山、北固山阵地之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连络,左与一零六旅连系。一零六旅以一部守备东正面煤炭山阵地,其主力协同幕府山、狮子山各要塞,担任西正面之守备与金川门、新民门之警戒,右与一零八旅连系,左与清凉山守备队连络。

教导总队		玄武门南侧—太平门车站—刘家凹之线,线上属左。	
一零八旅			上元村—场冈—北黄方村各北端—764高地北侧鞍部—嘉善寺—金陵煤矿公司—反省院—象坊村各南端之线,线上属右。
一零六旅			
宪兵第二团			步兵学校—张家庄之线,线上属右。

11. 三十六师工兵营任全阵地铁条网之构筑及阵地前交通网一部之破坏,完毕后即归入总预备队位置。

12. 炮兵主力于风景山西南附近地区,一部于篆塘附近占领阵地,并在红山、黄方村北端高地设主观测所,其主射向为晓庄村、过街篷各附近。关于炮兵防御应有之各计划另定之。

13. 军补充旅第二团、三十六师工兵营骑兵连为总预备队,统归该旅李团长指挥,集结于和平门、金川门附近地区,并以一小部任玄武门、和平门、中央门之警戒。

丁 通信

14. 南京附近及阵地间之通信主用有线电话,副用传令手旗、信号枪通信,与后方之连络主用无线电信,副用有线电信。

15. 三十六师通信营应以南山为基点,主用镀锌线,构成军与各旅团双程通信网,并须与南京卫戍司令部通信指挥部切实连络,构通军与各友军间之电话通信为要。

各部通信交换机应纳于地下室或掩蔽部中。

戊 补给

16. 粮秣弹药随时向南京卫戍司令部兵站总仓库领发,但军兵站须随时贮有全军需用之粮秣半月份,弹药一基数(军政部规定之基数)。

17. 三十六师兵站应在和平门外、金川门外各附近开设粮弹交付所,将粮秣运存该地交付。但弹药除首补足各守备部队与存贮各永久工事外,余统须存于南山地下室,尔后按各部需要,临时送往交付所交付之。

18. 薪炭一月份,动植物佐食品半月份,照明材料半月份,各部自行调办存贮。食盐卤菜一月份,则由三十六师副官处统筹调办分发。

19. 各部对饮料水井,务先侦察化验标记,并派兵看守之。

己 卫生

20. 三十六师卫生第一连应准备于和平门车站、文殊禅院(金川门外)、挹江门各附近开设绷带所,卫生第二连应准备在中央党部、外交部开设野战病院。

21. 伤病兵至野战病院之输送,主用担架,副用汽车。由野战病院之后送,主用船舶,副用车辆。

十二月十日,奉司令长官九日午后七时卫参作字第三十六号命令

如左：

“1. 本军目下占领复廊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

2. 各军所有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准以武力制止”。

军遵照下令由下关守备部队第二一二团协同宪警负责遵办，并出示布告，使各友军知照，期冀协力维护上令，免滋误会也。其布告要旨如左：

1. 无司令长官公署通行证而渡江者，认为私行渡江。
2. 私行渡江不服制止者，准一律拘捕转送核办。

本(十)日，敌围攻东南城更为逼近，午后曾一度突入光华门外廓，黄昏时始得恢复(其一般态势如附图第十四[略])。十一日，军奉令增厚城防，作巷战准备。当时军队部署如附图第十五[略]。午后一时许，奉司令长官面授命令如左：

“第四十一、四十八两师务须固守朝阳洞至乌龙山之线阵地，如有部队散兵自行后退，着由该军严予制止，倘敢违抗，准以武力执行”。

军当经命令北固山一带阵地守备部队妥慎遵办。十二月十二日午前，军所得一般状况如左：

1. 昨(十一)日以来，敌一部已占领江心洲，其大部与我七十四军在上河镇附近激战中。
2. 敌第九师团主力攻雨花台、光华门一带甚烈。
3. 敌另约一旅团攻陵园、遗族学校一带甚急。
4. 敌另约一旅团突破我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在和尚庄附近之阵地，已占领杨坊山、银孔山附近一带，继续向退入乌龙山要塞之四十一、四十八两师攻击中，并有一部向西搜索前进。

军炮兵当即以准备之火向杨坊山、银孔山、尧化门一带地区行急袭射击，迨后，该方面敌情遂沉寂。正午十二时许，军长奉司令长官电召，面谕要旨如左：

“1. 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惟一交通路，该军应竭力维持秩序，禁止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

2. 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由汉西门与城内联络,禁止一切散兵及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

午后一时,复奉司令长官电话命令,着于下午宣布戒严,禁止一切行动,各等因。军均遵照办理,并令第二一二团除留兵力四连守城外,余均开入下关,宣布戒严。此时并得知雨花台已失守,敌攻城甚急,我八十八师部队由城外爬城而入,向挹江门溃退。午后二时许,经我挹江门戒严部队劝阻收容约二千余人,适孙师长来,遂由其亲自率领,仍回中华门附近。午后四时,顷据下关戒严部队报告,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架设浮桥,等语。军以与戒严令抵触,但仍向司令长官公署请示,奉令制止,等因,只得废私奉公,遵即执行。午后五时,军长赴司令长官公署开会,当席经司令长官宣示全般状况,征询各主官意见后,即颁授如左之特字第一号命令(地名参看三十万分一图):

1. 敌情如贵官所知。

2.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十二)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又芜湖有我七十六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六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3. 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4. 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即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5. 通信兵团除配属各部队者应随所配属部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6. 各部队突围后之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7. 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8. 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司令长官唐○○

附表第一

南京卫戍军突击计划

队号	突围时地境区分	开始时期	行军地境	集结地	联络法
74A	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	十二日午后十一时	74A	祁门附近	如附表第二之规定
71A		十二日午后十一时	71A	黟县附近	
72A			72A	黟县附近	
教总队	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 (按教总队、103D、112D、66A之次序)	十二日午后十一时	66A	教总队昌化附近，103D、112D于潜附近，66A休宁附近。	
103D			教总队		
112D	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各相连之线，线上属右	十三日六时	103D	歙县附近	
83A			112D		
83A			83A		
附记	1. 第二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封锁线，万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待命。 2. 第三十六师应掩护各机关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开始渡江，向乌衣附近集结待命。				

附表第二

各部队转进时联络信号规定表

区分 信号	问	答	备考
信号弹	红	绿	
号音	起床号音	吃饭号音	
哨音	一长一短	一长两短	
口令	照原规定		
附记			

军以奉命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至乌衣附近待命之任务，故又奉到特字第二号命令如左：

“1. 本部各部队奉命向徽州附近地区转进。

2. 本司令部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着于今(十二)日晚渡江向乌衣花旗营附近先集结待命。

3. 各部队之行动另表规定。

附各部队渡江次序规定表一份。”

各部队渡江次序规定表

区分 次序	部 队	集结码头	渡江开始时间	渡江 指挥官	备 考
第一次	1. 司令长官司令部 2. 特务队	津浦码头及 三北码头	下午六时	余念慈	
第二次	1. 各种炮兵 2. 战车部队 3. 武器弹药 4. 防空司令部 5. 炮兵指挥部	同右	下午八时	邵百昌	不能搬运之 炮兵及装备 等 一 律 毁 灭之
第三次	1. 宪兵司令部 2. 宪兵各团 3. 警备司令部 4. 通信部队 5. 工兵部队 6. 本部机枪连	同右	下午十时	萧山令	
第四 五次	36D 及补充第十一团	同右	下午十二时 至十三日上 午四时	宋希濂	补充第十一 团受七十八 军 宋 军 长 指挥
第六次	1. 义勇军 2. 金陵师管区 3. 补充兵训练处 4. 铁道司令部 5. 运输司令部 6. 以上五次不能载完 之人员	同右	十三日上午 四时至六时	何志浩	
附记	1. 各次序单位应听渡江指挥官之指挥按时登船,不得自行拥挤。 2. 各部笨重行李一律不许渡江。 3. 第三十六师掩护各部队渡江后再行渡江,该部撤退时,南京所有建设应尽量毁灭之。 4. 各部渡江时务宜静肃。				

军长回部后,已至午后六时,因一面令附属之炮兵第三连即刻归还建制,一面下令召集各部队长于军部面授掩护渡江之部署。晚八时卅分,各部队长先后到达,军长即面授命令,其要旨如左:

“1. 军掩护司令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渡江后继续渡江,至乌衣镇待命。

2. 各部队任务及行动详细规定如要图(附图第十五[略])。

3. 现在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受一零八旅刘旅长英指挥。

4. 守城部队务由金川门出城。

5. 余仍在原地,本(十二)晚十二时以后由金川门至和记公司附近。”

晚九时,顷各部队长回队部署。迄十时,挹江门附近扰攘殊甚,查系各军师部队拥挤出城,輜重行李纵横塞途,始悉各友军为无法遵从命令,自动放弃阵地,争赴下关渡江。当时群相争挤,抢过城门(挹江门三窠,两窠全塞,另一窠亦已塞去一半,当时为守城之计也),互不相让,秩序紊乱。加以先有各机关汽车因拥挤不易通过,委弃城口,通路益为所闭,以至前滞后拥,急不可待,任意开枪,互相冲突,延及下关秩序随同紊乱。卫戍部既未事先准备轮渡,各军师复不重视命令,群思利用其预为私扣之少数船舶自行偷渡,因此部队失其掌握,无法控制,惊疑莫定,草木皆兵。故各级官长无形放弃其职责,互不相顾,遂致江岸人声鼎沸,蚁聚蜂屯,遍野闻乱枪之鸣,沿江起争船之斗。船行至中流被岸上未渡者以枪射击沉没者有之,装载过重而沉没者有之,抢登被挤落水者亦有之,呼救之声彻于霄壤。斯时军长率幕僚至和记公司附近,军直属部队先已到达,非掩护部队亦渐次到达,目击纷乱扰攘,无可为计。正焦灼中,适派往浦口觅船者竟得小汽艇两艘,又约五百吨之小河轮一艘、民船十五只来迎,乃以重金雇用,开始装运。无分本军及友军,官兵相互抢登,故第一次军仅能渡过直属部队,尚欠工兵营。军长以部下之敦促,随同渡江,到达浦口后,指派员兵监视各船继续开转装运。但因麇集江岸之友军沿江往复拥挤,于是军属各部队悉被冲散,无法掌握,争渡亦难。当时概计本军完全未渡江者,计在三汉河担任掩护之二一

一团第三营全部,在三牌楼担任掩护之二一二团第一营全部,在中央路担任掩护之补充第二团第三营全部,在红山担任掩护之二一五团第三营全部,与在迈皋桥、北固山担任掩护之二一六团第二营全部,及在江边不得渡过之工兵营全部,二一六团第三营全部,辎重营第一连全部,通信营第一连全部,无线电排全部,军马及预备械弹、被服、辎重全部。其他渡过之部队亦残缺不全。然军长尚在浦口亲自指挥船渡,鹄候部队,迨久而渐闻隔江嚎恸之声凄楚酸心,亦惟有相向歔歔,默然泪下而已。当时已渡江之部队即令陆续向司令长官指定之乌衣镇前进,集结待命。军长于十三日上午四时许下令各旅团长,须待至正午十二时始能离浦口,向乌衣镇前进。十三日午后四时许抵乌衣,十四日奉令开明光,军长乃召集各旅团长面授收容整顿部队事宜。至滁县,续奉令开蚌埠集结。十五日,车运抵蚌,稍得闲暇,略事收容整理。十八日,复奉令转平汉路信阳整理。廿二日抵信阳后,正从事编整中,奉委座电令,集结萍乡整理训练,迄本(十二)月卅日,全部到达。清查部队,经沿途收容,约计尚有官兵四千余员名,其实力概况如附表第四[见上一节]。至南京之役,除被服装具及一部器材之损失因文档湮灭无法稽查外,其人员伤亡如附表第五[见上一节],械弹损耗如附表第六[见上一节],均附篇末。

惟战后追思,百感丛集。良以膺党国寄托之重,领袖期望之殷,虽无违命失职之尤,究负心余力拙之愆,不禁叹息痛恨者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14]

9.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

宪兵司令部在京抗战部队之战斗详报

甲、战斗前彼我形势概要

一、本部历驻南京，故全国宪兵勤务均以首都为中心。自上海失陷，敌军西渐，政府为顾虑宪兵勤务不至中断起见，于二十六年十一月，命本部副司令张镇率领一部分人员迁湘办公，俾全国宪兵在任何环境下，不致失其主脑。其余在京之部员及所有宪兵部队，统归副司令萧山令（原系本部参谋长）指挥，协助友军防护首都。嗣敌进逼苏州，南京防务益形吃紧，副司令决于是月十八日，以在京之宪兵教导团为基干，指导民工构筑雨花台一带工事。同时我宪兵第十团加紧巡察及城防勤务，以妨汉奸之活动。宪兵第五团之一部，负护卫长官及监护运输之责。至二十六日，本部宪兵第二团、教导团特务营及宪兵第五团之一部，受命为清凉山守备队，并将雨花台一带之工事交第八十八师接收。防务交代后，即计划清凉山阵地之构筑，同时我宪兵第十团撤收郊外宪兵队，担任明故宫飞机场至第三十三标附近高地一带之守备任务。

二、敌自十二月七日侵入句容、溧水后，即沿京杭国道及京沪公路向南京前进。

三、本部参加作战部队之军队区分：

1. 清凉山守备队长、宪兵第二团团长沙将罗友胜

宪兵第二团

宪兵教导团

宪兵特务营

宪兵第五团之一营及重机十连。

2. 明故宫守备队长、宪兵第十团团长沙陈烈林

宪兵第十团

乙、兵力部署

一、清凉山守备队之兵力部署如左：

教导团第一营附宪五团之重机枪连，配备于上新河、棉花堤之阵地。

教导团(欠一营)配备于水西门、汉中门至清凉山二十八号机枪掩体之线。

第二团配备于清凉山至老虎洞阵地之线。

特务营为预备队。

二、明故宫守备队之兵力部署如左：

第一营附重机枪一排，配备于明故宫附近。

第二营(欠一连)附重机枪一排，配备于复成桥。

第三营附重机枪一排，配备于第三十三标附近。

第五连为预备队。

丙、战斗经过

十二月九日七时，由方山前进之敌约数百名，坦克车三十余辆，进占光华门外防空学校，并猛力向我光华门一通济门之线攻击。守备该处之友军教导总队之一部，兵力薄弱，势甚危急。我清凉山守备队奉令派兵二连，迅速向该两处增援，当由周团长亲往部署。斯时也，敌机约十余架，分向该地带轰炸，掩护□□□□□□□□□□□□□□□□，但以我增援部队之沉着射击及友军教导总队之迫击炮命中精确，遂将已突进至光华门外护城河之敌击退。十六时，友军教导总队之后续部队到达，我增援部队以任务已完成，一部奉命归还清凉山防地。同时我明故宫守备队之当面，亦遭受由中山门外而来之敌之猛攻，不得已奉命放弃原来阵地，占领淮清河、逸仙桥至竺桥之线，阻止敌之前进。是夜，我清凉山守备队即开始进入阵地，当由守备队指挥官罗友胜下进入阵地命令：

1. 敌人业已逼近城垣，突入光华门之敌已被我军包围歼灭，我军在各城垣之阵地尚无变化。

2. 本队以拒止敌人之目的，即时进入阵地，并严防敌人利用夜暗之爬城。

3. 宪兵第二团为左地区队,即时进入清凉山以左之阵地。
4. 宪兵教导团及第五团之一部为右地区队,即时进入清凉山以右至水西门一带之阵地,并派兵警戒城墙。
5. 特务营为预备队,位置于右地区队后。
6. 叶排长率兵六名,并携带炸药,准备爆破水西门、汉西门外之桥梁。
7. 予在金陵大学附近。

至十日十二时,我派出至上新河、棉花堤之部队,被约有骑兵一连及便衣队二百名之敌猛烈攻击,卒以我坚强抵抗,敌未得逞。同日,我向光华门增援部队之一部,亦协助友军将又突破光华门之敌予以歼灭。我防守逸仙桥一带之守备队,于是日十五时,奉命退至古林寺、五台山一带严阵以待。至十一日拂晓,有步骑炮联合之敌大举犯我棉花堤之阵地,势甚凶猛,因我之前仆后继,阵地迄无变化。但因友军五十八师遭受敌之猛烈袭击,向江东门一带转进,我在棉花堤之阵地遂形突出,不得已,乃退至棉花堤稍后之线,继续抵抗。至十一时许,敌机数十架轮流轰炸我城内之各守备队阵地,至十四时顷,枪声更密,敌我相距益近,然我阵地迄然未动。至十二日拂晓,南京城外附近之敌约约[纷纷]向我固守复廓阵地之友军猛攻,斯时我城外之部队,竭力协助友军作战。八时许,敌炮兵开始射击我水西门、清凉山一带之阵地,我虽伤亡奇重,但阵地始终未能摇动。十二时,奉命在南京之部队须有与南京共存亡之决心,并增筑准备巷战之工事,全部闻命,气为之一壮。十六时,奉命将水西门之阵地交于友军五十一师,移交尚未清楚之际,我在南门守备之友军纷纷向后撤退,城中秩序遂形紊乱。我宪兵部队正拟严阵以待,与敌作殊死战,正部署中,即转奉卫戍长官命令,向花旗营集结待命。本部各团营遂按各部队渡河次序规定表之规定,于六时向下关江边集结,遵时渡江。斯时,萧副司令以身兼首都警察厅长,未能随队出发,所有在京之宪兵部队,暂由少将团长罗友胜指挥。当令宪兵教导团派兵两营,占领蛇山、龙蟠里、五台山一带阵地,掩护所属部队之退却,其掩护部队务于十时到达江边。不意,行至铁道部附近,即被[遭]友军三十六师之阻止。斯时,友军纷沓而至,拥挤不堪,枪声四起,血肉横

飞,于是队伍为之散乱,行装为之全失。迭经交涉,方许通行。至海军部门前又被该师所阻,本部所属团营益形紊乱,致能至下关江边者为数甚少。斯时,江中已无船可渡,乃扎木筏渡江。渡江后,指挥官罗友胜本拟将所属稍加统制,再至花旗营集结,谁知沿途屡被[遭]友军三十六、五十一等师之阻,屡经交涉,始到达徐州集结,遵令开湘整理。

丁、此次战斗中之所见

一、各级指挥官多乏积极的企图心,不能适时乘敌军之弱点而转取攻势。

二、指挥不统一,尤以各部队之连络欠佳,致予敌以各个击破之机会。

三、指挥官多缺乏战术头脑,致敌情判断多不正确。

四、步炮协同不良,任务尤不能彻底达成。

五、纪律废弛,致命令不能彻底。

六、渡河准备不充分,致十余万大军云集江边,均无船可渡,不得已而扎筏,当时溺毙于江中者甚多。

七、命令下达过于迟延,致背进部队屡被友军之阻止。

八、背进部署应事先计划,而退路之规定尤应详密,今以一挹江门(沙袋均未撤去)而退出十余万大军,致被踏死者堆积如山。

九、信号连络之规定太不确实,致友军隔河对射。

十、沿途互相缴枪,甚至将有组织之部队亦予以围缴,影响尔后抗战军之心理。

十一、缺乏新兵器之认识,致有误烟幕为毒气,见坦克车而溃退之现象。嗣后新兵教育,应予以各新兵器见习之机会。

宪兵司令部战斗详报附表
(一)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宪兵司令部工作器具损耗表

部 别		备 考									
		宪二团	宪二团	宪五团	宪十团	教导团	特务营	通讯队	合计	工 作 器 具	
损 失	大元锹	36	186	36	122	269	33	16	698		一、小号滤毒通风机一具,在南京时装于司令部地下室损失。 二、八倍双眼镜四个分发防空监视哨使用,于南京移动时损失。 三、本部收缴南京伤兵管理所钢盔八八〇顶,已全数拨交南京长官官司令部。 四、拨南京长官司令部钢盔七八顶、防毒面具四付、大元锹三八把、小元锹九九把、大十字镐六把、小十字镐八六把,又拨南京警备司令部重机枪营钢盔三〇〇顶,山炮连钢盔三七顶,工程处大元锹六〇把、小元锹八〇把、大十字镐三〇把、小十字镐五〇把、大手斧一〇把、小手斧一〇把。 五、拨长官司令部及警备部之各项本表,均未开除数目,俟另案呈请注销。
	小元锹	97	864	46	839	1000	59	7	2912		
	大十字镐	14	114		101	139	20	10	398		
	小十字镐	50	568	26	359	550	14		1567		
	中山锯		29		12			2	43		
	小山锯		32		12	14			58		
	镰 刀		27		28	30			85		
	铊 刀		7						7		
	叠 锯		20		10	10			40		
	网线剪		10			10			20		
	鹤 嘴		24			52			76		
	大手斧		20		13	5			38		
	小手斧		7			10			17		
	烟幕罐	个		50		40	40		130		
	钢 盔	顶	26	985		1040	1820	369	4240		
	防毒面具	付		80	15	80	80	15	270		
	滤毒罐	个		80	15	80	80	15	270		

(三)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宪兵司令部通讯器材损耗表

队 别			宪一团	宪二团	宪十团	通讯队	合 计	备 考
区 别	单 位	种 类						
器 具			五十门交换机	部		1	1	一、本表器具栏内五十门交换机等二十三项均系损耗。 二、材料栏内计皮机电瓶消耗五十六只、损耗十二只、# 16 铅丝消耗三十卷、损耗十四卷，七丝被覆线消耗三十三卷、损耗二十八卷，竹电杆消耗八百根、损耗二百二十四根，# 14 铅丝消耗三十九卷、损耗十四卷，其余均系消耗，特此声明。
			二十门交换机	部		2	2	
			十五门交换机	部		1	1	
			十门交换机	部	1		2	
			五门交换机	部	1	4	7	
			电话桌机	部	10	89	115	
			皮盒话机	部	1	15	18	
			络 车	付	2	4	9	
			皮 囊	只		12	14	
			悬线杆	根	2	6	14	
			试电表	只	1	2	4	
			胶柄钳	把	6	26	40	
			螺丝起子	把	3	26	36	
			水手刀	把	1	26	33	
			鹿足锤	把	6	26	40	
			竹 梯	架	2	13	18	
			上杆踏板	付	3	10	14	
			上杆皮带	根	2	9	14	
			受话器	只		18	18	
			送话器	只		18	18	

续表

种类		区 别		队 别		宪一团	宪二团	宪十团	通讯队	合 计	备 考
器 具	鬼 爪	只							4	4	
	花旗手电筒	只							4	4	
	手 锯	把							2	2	
材 料	1.5L干电瓶	只	30	10	24				130	194	
	皮机电瓶	只		2					66	68	
	#16铅丝	卷	6	3	10				25	44	
	七丝被覆线	卷	8	6	20				27	61	
	磁碍子	只	1150	150	700				1720	3720	
	洋钉	磅	15	2	10				49	76	
	竹电杆	根		130	100				794	1024	
	木电杆	根							110	110	
	胶 布	饼	3	1	3				7	14	
	小花线	卷	2	1	2				4	9	
	┘股听筒线	码							10	10	
	单心胶皮线	卷							5	5	
	#12铅丝	卷							80	80	
	#14铅丝	卷							53	53	
	有钩碍子	只							1620	1620	
	横档木	根							120	120	
	塞子线	码							20	20	

(四) 宪兵司令部南京卫戍战役人马伤亡统计表

区 分		队 别	司令部	宪二团	宪五团	宪十团	教导团	特务营	合 计	备 考
战斗参加人马	军官		七五	九四	一六	七四	八六	八	三五三	一、本表所列军官,凡本部参加作战之军佐军属均在内。 二、准尉特务长、准尉司书,均列入士兵栏内。 三、转进时因沿途被友军阻击及无船渡江之故,生死不明者居多。
	准尉士兵		一二四	一五〇四	三六一	九七一	一九一六	二〇一	五〇九九	
	马匹		八	八		一八	八	五七	九九	
死	军官		二	五	三		一	二	一三	
	准尉士兵		一九	二七六	四〇	一〇四	二九五	四七	七八一	
	马匹			五					五	
伤	军官			四	一			一	六	
	准尉士兵		一	二九		六	八	六	五〇	
	马匹									
生死不明	军官		一五	四四	三	三四	三〇	二	一二八	
	准尉士兵		四七	五四三	一三六	四八六	七三五	一〇八	二〇五六	
	马匹		八	八		一八	八	五七	九九	

10. 澄镇宁各要塞区作战经过及心得概要

江阴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 二十六年十二月一日间作战经过概要

甲、战斗前

(一) 敌情

(1) 自沪战发动后,敌即不断以空军来澄,向我要塞及舰队轰炸,尤以舰队受损最巨。

(2) 继即以海军进迫南通、刘海沙一带,日向两岸炮击,企图上扰。

(3) 迨我常锡相继撤退后,敌即以由陆正面围攻澄塞之目的,以大部(约步兵一旅团,重炮十余门,战车三十余辆)沿锡澄公路,以一部(约步兵二混成联队)沿常澄公路向澄推进,於二十六日到达青阳、华墅、杨舍之线,与我接触。

(二) 我军状况

(1) 兵力:江防总司令刘兴,指挥部队约为一〇三师、一一二师、江防司令、海军司令及要塞司令(所属计共步兵二营,工兵、通信、小炮各一连,及要塞备炮六十一门,内有十五公分新炮四门,八八公分新炮八门)。

(2) 配备:江防总司令于二十六日午后七时下达命令,概要如左:

(甲) 江防军以主力固守江阴要塞,以一部警备江岸,施行持久抵抗,以保长江门户。

(乙) 一一二师以主力占领由夏港口、夏港镇、青山、江阴城南至金童桥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丙) 一〇三师以主力占领由金童桥(不含)经杨家港、凤凰山东麓至长山东麓间之主阵地带,拒止敌人。

(丁) 五七军率一一一师以一部警备南通,拒止敌人上陆,以大部在靖江附近,协同要塞妨害敌舰活动,并拒止敌人上陆。

(戊) 要塞部队严整备战,构成江上火力阻塞线,制压敌舰之动作,尤须对于陆正面准备火力,支援陆军作战。

(己) 江防部队须以鱼雷快艇袭击敌舰,妨害敌舰活动,掩护地区。

要塞司令于接奉前项命令后,当即区分各台任务如左:

(A) 丙一台及远射程各炮,以火力制压张黄港附近敌舰之侵入。

(B) 甲三、四两台除担任空防外,并协同十二公分以下各炮,掩护水雷线与阻塞线。

(C) 所有全区各台火炮,集中火力,构成江上火力封锁线,以阻止并歼灭敌舰之强袭。

(D) 各台能对陆正面转移射击之火炮,按情况之必要,尽量支援我防守陆军之作战。

乙、战斗间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青阳、华墅、杨舍各点守军与敌接触激战后,即行撤回预定阵地。

敌机十余轮炸炮台及北关一带,当被击落一架。

敌舰六十余艘,泊于段山港以东,时向段山港、毛竹港我沿江部队射击。

各部按照作战命令,当夜配备完毕。

二十七日 敌于南闸、云亭、詹文桥前方修整炮车战车进出路,与我竟日均在原线相持,似在围攻准备中。

敌炮兵在小茅山附近占领阵地,向我黄田港口及君山等处断续射击,我丙一台亦予还击。

敌机除侧重我步兵阵地外,更于各台上空活动,投弹百余,无甚损失。

二十八日 敌抵南闸镇、云亭镇之线,向我守军冲袭,情势甚危,当由我丙一、黄山台分向敌步炮兵施行阻止,制压射击,士气大振。敌在小茅山炮兵推进南闸附近,与我炮台约距万余公尺,主向黄田港、八圩

港射击,企图断我江上交通,曾向八圩废舰误射二三百发。敌旋于云亭镇南五百公尺处约增重炮一连,使用系留气球观测,主向我马鞍山、黄山炮台及其诸工事不断施以破坏射击。

是晚,南闸失守,经我反复争夺,于拂晓前仍行恢复。

二十九日 敌以主力于南闸、云亭镇向我右地区猛攻,花山、起山两据点先后被占,经我各台尽量以火力支援反攻,虽曾恢复,终以兵力薄弱,损失过重,延至晚间,仍复后撤青山、板桥之线。

詹文桥、齿山之线,敌我战斗亦烈,我甲四台尽量予以支援。敌机十余,竟日向我炮台一带轰炸。

三十日 午前八时许,于新港附近距丙一台约一万五千公尺处,发现敌舰五支[只],据报尚有十五支[只]正自巫山上驶中,经我新炮及巫山海炮射击,当即击沉一支[只],重伤一支[只],轻伤一支[只],余均遁去,自此不敢复犯。

本日,除敌步兵与我相持附郭[复廓]之线外,更于南闸、云亭镇方面增加炮兵,与海空军协力,企图毁我炮台。而我新炮亦复大展所长,除将敌舰击退外,更将敌机击落二支[架],伤三支[架]。

是日,因炮战过烈,我西山、黄山旧十五公分炮各膛炸一门,通信网亦多破坏。

十二月一日 敌我不断炮战,激烈达于极点,我鹅肖、黄山各台共毁火炮四门,通信设备几全破坏,敌通信连据报亦几全被消灭。

敌机向我各台大肆轰炸,并向八圩港、十圩港投弹百余,企图断我江上交通。

及至午后,我附[复]廓步兵渐形不支,逐向后撤。五时许,西北关被敌突破,冲入城内。加以战车二十余辆掩护步兵,更自西北关分进至君山、龙岗我炮台区下,虽我守备部队死力抗拒,损失甚重,但因遮蔽角过大,备炮全失效力。

晚间,因我部队损失过重,弹药亦告缺乏,适时一一二师霍师长受伤,情势危急,军心混乱,实已再难支持,当由刘总司令下达撤退命令。

要塞司令于受领撤退命令后,其处置概要如左:

一、各台一面向夏港方面射击,掩护友军突围,一面向云亭镇、詹文桥方面射击,阻止敌人追击。

二、各台将所余弹药尽量射完后,即将火炮工事销毁,限于二日午前五时处理完毕。

丙、战斗后

(一) 撤退情形:步兵由夏港突围,向武进撤退,要塞于掩护友军退却后均渡江北向镇江撤退,当因两岸交通连日被敌破坏,船舶过少,损失颇多。

(二) 敌我损耗概况:

(1) 是役,敌方损耗,其已确知者,约毁兵舰一支[只],伤二支[只],毁飞机三支[架],伤三支[架]。

(2) 我炮台弹药,于撤退前业经消耗五分之四,火炮亦均相当销毁。尤其各新炮干部,于难中尽将所有器材运达仪征,缴呈该区司令,惜该司令竟以埋置土中,殊觉不值。该区退出残余部队武器,经军官军士大队收容者,约有官佐三十七员,士兵百十五名,炮对镜数支;经胡军接收者,约有官佐三十一员,士兵五百四十一名,步枪六百二十支,机枪三十七挺,小炮四门。

(三) 其他:

一、我于澄江所敷水雷,于撤退后仍留士兵看守,事后据欧阳教育长转据该士兵等归队后报告约如左:

(甲) 二日午后,敌舰四支[只]上驶,触发水雷,返时只余一支[只]。

(乙) 五日午后,敌舰一支[只],触雷未返。

(丙) 八日午前,敌汽艇一支[只]触雷炸沉。午后,铁驳船七支[只],载满敌兵,将达雷位,经该士兵等速发水雷二排(十二支[只]),似有被毁模样,顿时退返。

镇江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二月八日至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间作战经过概要

甲、战斗前

(一) 敌情 敌自攻略我澄塞直[之]后即图续攻镇塞。十二月七日,以一部由丹阳直趋句容,一部由镇江西南十里长山方面前进,午后三时,与我一〇三师接触。

(二) 我军状况

(1) 兵力:该区原隶江防总部,惟因刘总司令远在澄区,实由兼警备司令项致庄负责。及至十一月下旬,苏省府改组,保安警察先后渡江,项亦卸职。迨十二月一日,王敬久军到镇,乃由唐司令长官令疏该军指挥。乃阅三日,王军调赴龙潭,改归沈师长指挥。阅二日,沈师又调龙潭。继因澄塞失守,刘总司令虽曾率部到镇,但仅二日,又复转京,令归戴师长指挥。其兵力约如左:

一〇三师(约人枪二千余)

保安队之一部

要塞部队(所属计共守备步兵一营,工兵、通信各一连,及炮台备炮二十九门。)

(2) 配备:除该区原有各炮台外,丹徒至禹山归要塞守备营,硃梁山由保安队、硃梁山以西由一〇三师分负其防务。

乙、战斗间

十二月七日 自午后三时,敌与我一〇三师接触后,至晚仍相持中。

八日 拂晓后,敌以猛烈火炮向我射击,但我各台备炮无法超越镇城,支援友军作战,至九时,一〇三师已觉不支,下达命令大要约如左:

(1) 敌以猛烈炮火攻击甚烈,我军有不支之势,拟向龙潭方面转进。

(2) 贵部即行渡江,向六合转进。

该司令于奉到前项命令后,当即呈报部长及唐司令长官,自愿坚

守,并组敢死队一一三名,配置小合山一带,拒止敌人。

十二时,敌占镇城,我以兵力薄弱,固守象山之一隅。

午后三时,敌以炮兵占领甘露寺阵地,向我象台猛射,并以战车十八辆,步兵二百余,沿镇象公路前进。我以破坏道路不及,而象焦两台共仅四炮能对陆上射击,当被冲入象台。惟经我备炮猛射及敢死队勇敢之抗拒,旋即毁敌战车三辆,迫使退去。其步兵亦于北固山停止,与我相持至晚。我死伤约十余人。

入夜后,因敌部队增加,而我部队有限,与其坚守象台,背临大江,自陷绝境,何如退保焦都,可藉一水之隔,以为持久之助。当即乘夜将象台官兵退集焦台,司令部撤至都天庙,并将弹药、粮秣、炮门各件分别后撤。

九日 午前五时,敌即进达象山,利用象台原有工事,并以炮兵于甘露寺、九里街、尧山各点占领阵地,协同飞机(三至八支[架])竟日向我焦都各台轰击。我虽尽力还击,终以敌占遮蔽阵地,而我观测器材缺乏,难收显著效果。当日,焦山建筑几全破坏,焦台三、四两炮被毁,伤亡官长一员,士兵四十余名。

十日 本日,敌炮与飞机五架协同,续行向我焦台猛射。午后四时而后,更加十五公分火炮,掩护步兵操舟,向我焦台登陆。当时该台仅余一炮可用,通信亦被断绝,故于督饬所余残部尽力与敌周旋后,毁炮撤退。

十一日 午前,敌以火炮协同飞机向我都台轰击,所有都台附近(司令部在内)全被炸毁,廿三公分及十五公分炮口亦为损坏。幸各炮位均有掩盖之故,官兵死伤不过五人而已。

午后四时,敌以民船渡抵焦台。

十二日 午前,敌机三度飞向都台轰炸,午后,复以小炮机枪由焦台居高临下,向我猛烈射击,我炮已全炸毁,无法还击。

延至午后四时,闻敌已于上游六圩渡江,我保安队及要塞工兵均已不支撤退,差幸要塞守备营尚在坚持,敌未于我炮台附近渡江。入晚而后,该司令因觉无力再事支持,乃商请苏保安队李总队长派队接防,率同残部向扬州撤退。

附：圖台战斗之经过。该台孤立镇江下游六十余里，自敌占领镇城后，电线割断，即失连络。及至十四日，据该台长报告经过概要如左：

(1) 我台守兵仅四十余名，故均集中配备炮台附近。

(2) 九日午后，敌约三百余名向我攻击前进，当由我五峰山步兵协同龟山备炮，予以还击。相持至晚，因觉后方已失连络，乃携炮门及其他武器弹药渡过江北撤退。

(3) 是役计共伤亡七名，失踪十余名；步枪全无损失，弹药除消耗者外，亦均携行。

丙、战斗后

(一) 撤退情形：该部于十三日晚退集扬州，十四日随同自镇退下之苏保安队，向高邮转进。

(二) 敌我损害情形：是役该部计共伤亡官长三员，士兵一百六十余名；生死未明者，官长九员，士兵九十余名。所余残部，约可合编一团。

江宁要塞区自二十六年十二月九日起至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止间作战经过概要

甲、战斗前

(一) 敌情：犯我首都之敌于十二月九日接近尧化门、孝陵卫、安德门附近。城内已被敌炮射击。乌龙山前方，我第十军与敌自七日起即已开始战斗。

(二) 我军状况：

(1) 兵力：该区战时隶属首都卫戍司令长官，所属计共江防守备第二大队(海炮六门)，守备步兵二营，野山炮、工兵、通信各一连，及要塞备炮五十一门(内有八·八公分新炮八门)。

(2) 配备：除原有乌龙山、乌龙庙、幕府山、老虎山、狮子山、马家山、雨花台、清凉山各一台外，海炮分装划子口四门、小金庄二门。野山炮连(三一炮八门)于乌龙山占领阵地。

乙、战斗间

九日晨,雨台首向花神庙、安德门方面之敌开始射击。敌机迭飞甘家巷友军上空轰炸,当被甲一台驱逐。

十日上午五时,猛攻乌龙山之敌与我第十军激战,午后四时终被击溃。

敌机竟日向我尧化门、甘家巷间友军阵地轰炸,经我甲一台驱逐,不逞而退。惟友军损失过重,自甘家巷后移至尧化门新阵地。

小金庄附近海炮移划子口。

十一日晨,唐司令长官命将狮台野炮二门移第一公园放列,向光华门外之敌射击,毁敌重炮二门。

晨,尧化门友军后移太平山、银孔山之线。午前十时,敌复向之猛攻,我乌龙山一带备炮向敌密集部队猛射,闻敌受伤极重。至午后六时,友军后撤新阵地,而龙台已成被敌包围形式。

午前九时,雨台火炮一门被敌击毁。十时,敌于雨台左侧后袭入,该台被陷,人员多未退出。

本日,甲一台击落敌机一架。

长江要塞守备总队第二大队全部调划子口,备敌登陆。

十二日及十三日 本日,敌炮骤增,内有重炮七八门,主向我龙台、甲一台射击。至十二时许,先后毁我龙台火炮四门、甲一台火炮三门。

午前十一时半,敌驱逐舰四支[只]沿江而上,至封锁线前约一千五百公尺处,经我划子口海炮及乌龙山一带备炮射击,结果一只前桅及望台被毁,其余亦均被伤,回驶封锁线外约万公尺处,不时向我射击。

午后五时,唐司令长官召集会议,决定即行撤退,并令要塞射击掩护,必要时毁炮撤退。各台施行掩护射击及撤退情形如左:

(1) 乌龙山一带备炮仅余龙台一门、甲一台一门及野山炮连八门,自午后八时开始尽量射击,掩护友军退却。至十三日午前一时,友军撤尽,敌战车十余辆分由北家边、瓜村掩护步兵向我龙台进迫,当即被我炮连击毁三辆,惟以敌迫过紧,乃分别毁炮撤退。

(2) 虎台与甲二台自午后八时均向红山、北固山集中射击,掩护友

军撤退。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

(3) 狮台于午后九时向水西门、上新河一带之敌射击,掩护友军撤退,惟其十二公分炮二门,限于地形,无法射击。至十三日午前三时,毁炮撤退。

(4) 马台于午后八时向上新河一带射击,掩护友军退却。旋因消息断绝,被陷城中,无退出者。

十三日午前七时许,敌机多架轰炸封锁线,当将浮舟炸沉,并炸毁水雷九只(共设二十八只,战前已毁五只)。至九时半,敌舰九只向我封锁线直驶,被我划子口海炮射击,当即伤二只,沉一只,(系被炮击或触发水雷,未详。)我海炮三门亦被击毁。

丙、战斗后

(一) 撤退及结束情形:撤出残部由该司令率领,经津浦、陇海、平汉路来汉。

(二) 敌我损耗情形:

(1) 敌军损耗情形:被我先后击毁兵舰一支[只](伤五支[只])、飞机一架、战车三辆、重炮二门。

(2) 该部损耗情形:关于武器部分,除火炮全部被敌及自动破坏外,其余步兵火器及器材等项,多因伤亡遗失或于途间被友军截缴。现到汉者,共仅步马枪五十支,机枪手枪各二支,及少量之通信器材而已。

关于弹药部分:炮弹消耗约四千发以上。枪弹除退出士兵携行少数外,余多消耗。

至于人员部分:伤亡及踪迹不明者十之六七,无法详查。计约沿途归并者四百余员名,来汉者百余员名。

关于此次澄镇宁要塞各区作战心得概要书

查我澄镇宁要塞各区主为江防而设,此次各区敌舰屡期越我封锁上溯,终未如愿,总算无负使命。虽敌原未侧重海军,但若无我要塞雄峙其间,形势或又不同。举如淞沪之役,敌藉海军长射程炮与陆军相策应,即

其一例。但我人事未臧之处亦在不少,事后追思,更深警惕。兹将此次惨痛教训中所获心得,概陈如左:

(一) 确定要塞撤退之时机

此次各区撤退虽均奉有命令,然究不足为训。盖退却之要义,原为保持国力,先机退出无利之场所,待机转用有利之方面,此在野战部队,其本身具有整个机动性者,固属必要,而要塞之优点,如地形火力之利,几尽固着就地,退却而后所能幸存者,仅余人力一端而已。值兹物力艰于人力之际,殊觉失算。况据此次经验,要塞军撤退之时机究在野战军后,到时情势已迫,秩序已乱,即人员亦大多流散矣。挽救之道,似宜明令规定:(1)嗣后要塞撤退之时机,应由最高军令机关决定。(2)即万不得已时,亦应由战区司令呈准最高军令机关后行之。如此次镇区要塞,仅奉一〇三师师长命令便尔撤退,殊非所宜也。

(二) 提高要塞独立之性能

惟若要塞本身,并未具有相当之独立性能,勉令坚支,亦属徒然。举如此次敌以少数战车抵我澄区炮台直[之]下,竟使六十门以上备炮均因遮蔽角大,全失作用。倘使当时稍有近战设备及部队可用,何至于此。今后若欲发挥要塞之特性,除一面严限撤退之时机外,一面应于可能范围内,酌予增足其兵备,统一其指挥,加强其阵地,赋与多少独立应战之能力,是为根本。

(1) 增强要塞兵力:

要塞虽于平时除基本干部及守备勤务所必需者外,并无保有大量部队之必要,然于备战而后仍不酌予增补,仅于作战直[之]前交由野战军指挥,则野战军兵力即使甚大,仍难达成任务。盖就此次作战经验,各区平时所属部队最多不过步兵二营、工兵、通信及小口径炮各一连而已,到时要塞自身除任阵中必要勤务外,不但无力派出城外支队作稍积极之企图,即欲于火炮威力圈内之主正面及其要点构成外防御线,或于备炮间隙及其前后构成内部防御线亦不可得,一切陷于被动,均惟野战友军是赖。而野战军调动每甚频繁,忽促之间,地形既欠熟习,指挥亦欠统一,欲免牵制,已觉不易,期其协同,自更难矣。即如此次各区友军步兵官长,每有不顾炮台任务,强迫指挥射击,以及撤退时机互不相谋等情事,不一而足。

是虽多缘指导无方所致,实亦要塞自身未具独立所必要之最低条件,势所必至者也。尝观要塞著名战例,动辄守军数万,备炮数百,我国情势不同,虽无强与附会之必要,然若应夫[付]时机之进展,逐渐增强要塞之兵力,即在现状之下,当亦不无可能。要塞于各时期所需兵力最低之标准约如左:

(甲) 宣战或开战直[之]后:似宜增强其建制,守备部队之兵力,至少应能足够其内部防御线之配备及其主要勤务之遂行。盖此种部队,必须具有要塞专科之技能,原应经常保持,俾免临渴掘井,藉曰一时无力顾及。然于宣战或开战直[之]后(如卢沟桥事变后之各区),实已绝难再缓。譬如前此本部离京之际,方准宁区增设守备部队,结果无补时艰,徒增损耗耳。

(乙) 备战直[之]前:似宜配属相当之野战部队,至少应能足够其外防御线或前进阵地之配备。若能更予控置相当之兵力,以为预备队或城外支队诸用,则更善矣。此种部队之要求,虽同野战部队,并无具有要塞专科技能之必要,但必熟习该区地形及其诸设备,了解该区备炮特性及其备战诸计划,俾能随时紧密协调,适时发扬威力,毫无遗憾。是则须于备战直[之]前(如沪战发动后之澄、镇、宁、甬及目前之马、田、虎门各区)预行配属,俾留相当演习整備所需时间之余裕。

(丙) 作战间:似宜尽量保持增进要塞本身之兵力,常留有余不尽之势。盖要塞战之主旨,不在以要塞直接对敌作战,而在以要塞备万一之支撑,俾有喘息恢复之余裕,故非至此万一之时机,不但应于要塞周围力求以野战军于远距离拒止敌人,更须尽量保持增进要塞本身之兵力,方得常立不败之地。此次镇区之役,自始即无野战军参与,不但未将要塞作积极之利用,即消极之企图亦无济也。

(丁) 退却前:似应留置相当之野战部队,以与要塞共存亡。盖至最后关头,勉强留置大部之部队,为敌聚歼于狭小之地域,虽觉不必,但若仅留适量之部队,则因火炮地形之利,必能以少许之牺牲,换取多量之代价,以达消耗战之目的。至若此次各区野战军全行撤退,使我要塞无所凭藉,优点无法发挥,殊觉得不偿失也。

(2) 完成环形配备:

我国要塞，向为节约火炮之故，多仅主对江海正面编成，所有陆正面防御之责，则惟野战军是赖。此次敌即针对此种弱点，攻其不备，实为使我陷于惨败之主因。惟查侧重江海正面一案，此在当时，亦有相当理由，非如一般事后批评所云，纯出忽略所致。盖以我国海军较之陆军为弱，以有限之火炮，于海陆两正面间，二者不可兼得之际，自当以先完成江海正面为宜也。无如此次实战之结果，我野战军竟亦毫不可恃，今后要塞编成，自应根据此种惨痛之教训，勉力反求诸已，完成环形配备。

(3) 提高司令职权：

要塞战为一切战斗手段中兵力最为节约，而抗力最为强韧之战斗，故不但其战斗序列中之部队应受统一之指挥，即其要塞区内之一切人力物资，亦应受绝对之统制，方能达此艰巨之使命，是为定论。乃我此次各区司令之职权，就澄区言，不但未能及于区内之步兵，甚至对于水雷等副防御物之守护部及舰艇，亦难过问。就镇区言，竟受一〇三师师长之指挥，甚至即就现在武汉要塞司令而言，亦复上有炮兵指挥之制，中有江南江北炮兵以及江防司令之分，余可想见。故我所谓要塞者，实不过炮台总台长之别名耳。其难达成较高之成就，良有以也。是故今后要塞独立性能之完成，即使果能如前所陈，增强要塞兵力，完成环境配备，而后更须提高司令职权，始克有济。

(三) 其他：关于其他零星之心得，择要汇列如左：

(1) 关于装备者：澄、宁各区要塞之装备，其主要各条件原已相当具备，惜因尚有少许之缺憾，竟至减低全般之效能，因小失大，莫此为甚。更查此种缺憾之构成，与其倏于国力之不足，无宁认为人谋之未臧，盖其所需有限也。根据此次教训，其最感缺乏而亟须改进者约如左：

(甲) 增加防空诸设备：我国炮座，因几全属露天设置，即在其他新式要塞，为求火炮射界之广阔，以达积极之企图起见，亦不乏露天设置之例。此种显著而且固定之目标，应有良好之空防，自属毫无疑义。此次各区备炮，毁于敌机者约在二分之一以上，若能事前配属适量之高射兵器及航空部队，则于物质及精神之收获，当必甚多也。尤有进

者,此次各区之敌,均以系留气球于我火炮防空威力圈外,协同炮兵,担任观测,予我损害之大,殊属出夫意外,此则非有空军,实无有效对策矣。

(乙)改进交通、通信诸设备:各区交通、通信设备,多在地面之故,战斗初期即几全被破坏,对于指挥联络,影响至为重大。今后应据此种经验,认真加以改进,不但主要通信线路应设地下,更应讲求各种补助通信手段,以备万一。据闻此次宁塞使用通信鸽,结果甚为满意,盖以要塞各部位置多属固定,甚合犬、鸽通信条件也。

(丙)加发炮台官兵近战及自卫等兵器:敌如进抵炮台直[之]下,因要塞备炮遮蔽角大,多即失却效力,此次各区战斗末期,几全陷于此种惨境,实亦专守防御要塞到时多难避免之定命。若能配属炮台官兵以相当近战及自卫武器,则遇此种场合,不但不致束手无策,且无异增加若干之守备部队矣。

(2) 关于兵器者:

(甲)新炮使用之成绩:此次配属澄、宁各区八.八公分陆空两用及十五公分海岸用两种新炮,虽均匆促装设,器材既欠完备,设备亦未周详,然就此次仅用补助器材或自由射击所得结果而言,无论弹道之性能,弹药之效力,以及操作之便利,均有极度优良之成绩,若用指挥仪射击时,势将概不止此。今后建设要塞,如能采为制式,主以十五新炮用于海防,八.八新炮用于江防、陆防,尤其用于都市,兼负防空之责,最为相宜也。

(乙)旧炮使用之成绩:各区原有旧炮,年代虽嫌过久,使用尚幸不多,预计似颇堪用,殊于此次使用结果,膛炸之多,出夫意外。事后考查,盖因前次兵工署改良各区弹药时徒增装药量及初速,而未计及火炮年代所致。今后对于现有旧炮及海炮,若能著意于:一、增补观测器材,二、改善瞄准装置,三、改良并补充弹药,则尚不失为我国防利器也。

(3)关于筑城者:根据实战经验,凡于炮台区内地表面上,以铁筋水泥构筑诸工事,几全不切实用。盖以多量而巨大之构筑物暴露而且密集于狭小之地域,虽不直接命中敌弹,亦有震塌之虞,且徒增敌射击

指导,阵地判断之准据也。今后于地形许可之范围内,应尽可能将主要之工事掘设地下深处为要。

(4) 关于指导者:要塞主要之优点,除火炮外,厥为地形及工事,乃我此次野战军于匆促之间,不但不熟地形,且有不知工事所在等等情事,以致要塞及其他永久工事之根本价值,完全虚掷。今后改正之道,不但事前对于要塞设施之情形、配备之计划、工事之位置等等应有周详之图说等准备,并对该方面有关之部队及参谋等,应作充分之演习为宜。

澄镇宁要塞各区参战部队所报 战后心得及建议等项摘要

(一) 关于澄区要塞司令许康者:

- (1) 炮台应两岸分设。
- (2) 炮位以在棱线上露天为宜。
- (3) 陆正面应加倍巩固。
- (4) 通信网干线应安设地下。

(二) 关于镇区要塞司令林显扬者:

- (1) 要塞必须接连陆防,且有大批军队附属,方可达其任务。
- (2) 增加防空兵器。
- (3) 我国军队缺乏连络性,为失败之一因。
- (4) 镇区无兵站及运输之组织,失利后运输困难。

(三) 关于宁区要塞司令邵百昌者:

- (1) 要塞本身守备部队过于单薄。
- (2) 友军强迫要塞对陆正面射击。
- (3) 空防设备过于薄弱。
- (4) 即使简单之封锁,亦可使敌舰不敢昧然前进。
- (5) 要塞位置若无险可守,则价值全失。
- (6) 江防要塞对于水上交通机关应有充分设备。
- (7) 炮座以露天为宜,但于附近应有人员弹药掩蔽部。

(四) 关于长江要塞守备总队总队长唐静海者：

(1) 为达迟滞及消耗敌人之目的，沿江所装要塞备炮采用疏散配列方式，即每隔数里装设一至二门。

(2) 现有之鱼雷艇宜隐匿河汊草苇等适宜位置，俟敌舰接近，予以奇袭，俾得发挥其特性。

(3) 采用多量鱼雷作为江防之主要设备。

(4) 使用水雷为求数量节约及效力确实起见，其应注意之点：(一)“触发水雷”若用麻绳连系，则横江取五十米间隔数设一线已足，(二)“电放水雷”须有富于观测及发放经验人员始终留守岸上。

(5) 封锁方法虽多，然以树木连同麻绳满布江中最为满意，盖既经济又甚确实，且易搜集材料也。

(6) 敌人进攻路线不外循长江、陇海、平汉、粤汉或合肥、信阳各途，拟将各路线、各战线、各省、各县、以前、到后每公里，均挖长若千里之战壕，以收节节抵抗之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87]

11. 南京首都警察抗战实况

(1937年12月)

二十六年十二月，时距我抗战大纛之竖起仅五阅月，敌寇冒绝大之牺牲，循京沪京杭两路进薄我首都，时江阴封锁线被突破，敌舰溯江上驶，我守城部队在水陆环攻之下，转辗奋战，继之以白刃肉搏，卒于是月十三日于血花火光中突遭沦陷。于此役中，首都警察厅六千员警亦为参加战斗之一部，十之六七尽成国殇。凡此当时事迹，有可得而书者，谨为分叙述要于左。

战前之部署 首都警察平时编制在警察厅之下，分设警察局九，巡逻队三，保安队特务队各一大队，水上警察一中队，局之下面再分驻所

派出所,其配备采散在制,于战时运用,颇嫌迟缓。为应战时之需要,将各局警士改编为八个大队,特务队及巡逻队则并入保安队,并扩充保安警察为三大队,以战时建制作统一之指挥,无形中增加抗战之实力。十一月二十六日,领袖召集全厅各单位长官在陵园训话,略谓:“此次我国为维持世界正义,保障民族生存而抗战,军警人员,宜明斯旨。首都为总理陵寝所在,守斯土者,更应尽抗御。警察人员虽与军队性质不同,但维持后方治安,保护全市民众,实为责任所在,在此时期,尤须协助军队,坚守勿屈,是所厚望”。恭聆训言后,全厅员警益加奋励,咸有枕戈待旦,灭此朝食之慨。

十一月二十九日广德、宜兴失陷后,敌寇猛扑句容,首都战事,迫于眉睫。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氏,为求宪警联合动作,易于指挥,派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兼长警厅,并擢升第一警察局局长方超为副厅长。所有员警,亦全体动员,派保安警察第一大队第三中队守太平门及小营,第二、四两中队守中山门、紫金山附近,保安警察第二大队第六中队守金川门,第七中队守中央门外近郊,保安警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守飞机场及光华门,第九中队守通济门,并另派其他队警分守水西门、汉中门、三汊河、燕子矶。各局所编之警察大队,除第七局仍守下关,第八局仍守浦口外,其余各局则扼守清凉山及各城关之内线,水上警察则游弋江面。是时,在京外侨发起组织国际委员会,划定中山北路以西、汉中路与山西路之间为市民避难区域,由警厅抽调各局一部分员警,组织难民区警卫组,并由唐司令长官令派第六警察局长任建鹏兼警卫长,劝令留京之市民迁入难民区,四周均派遣警卫,并选派消防队警担任救护,以策安全。部署粗毕,战事已迫至首都近郊。

战斗实况 十二月七日起,敌寇由汤山、淳化镇、秣陵关会攻首都。时在京之作战部队,为教导总队,税警团,五十八师,八十八师,一〇五师,宪兵第二团、第十团,暨驻浦口之第一军与原有江宁要塞守备部队等,在附郭[复廓]坚守阵地,沉着应战。并由警察护送近郊人民渡江,然后纵火焚居,实行坚壁清野之计。十二月十一日,敌寇以炽盛炮火掩护,冲入大校场,我保安第八中队之一部与一〇五师取得联络,协同作战,三度将冲入之寇击退,且予以重创。维时机场已为炮火破坏无余,

奉命退守光华门,敌寇仍以密集炮火进犯,城垣崩圯。我第八中队员警,躬负奋钺沙袋,于硝烟弹雨中冒死填筑,修缮略备,复随军作战,因兵力单薄,伤亡复众,急调第六第七两中队增援。十二日,敌寇在机炮掩护下,以坦克车骑兵侵入光华门,我保安队警协同作战部队及宪兵拼死将敌击退。敌以正面进犯不逞,分兵由采石矶渡江,进窥和县、江浦,以断我后路。我驻防浦口下关之员警,协同第一军奋勇抵抗,敌又未逞。十二日下午,雨花台、紫金山相继沦陷,入夜,经过□□混战,大部分军队纷向挹江门撤退。警察人员虽于是时奉到唐司令长官命令撤赴下关,因多数员警不忍以形胜之区沦入敌手,迟至午夜,尚坚守原地待援。十三日清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相继失陷,敌骑兵坦克车队循雨花路进城,步兵由升州路窜入。是时,守军尽撤,而警察人员尚在小营、汉西门、挹江门附近与敌作殊死战。卒以众寡悬殊,孤立无援,转战至三汊河、燕子矶,稍作集结,复与敌寇作遭遇战者累日。我以步枪手榴弹为唯一之武器,几经肉搏,仅少数员警随同退军经江心洲转辗渡至北岸,检点人数,才三百余人耳。此三百之员警,幸得副厅长方超、第六警察局长任建鹏之率领,于十三日上午随军退却,循津浦线北行,沿途收编。然浮水渡江脱险来归之警士,亦仅寥寥数十人耳。抵徐州后,略事编整,抵达汉皋。警厅保安警察队原有一千七百余人,战后仅存一百余人,亦由保安总队长赵世瑞率领,先后到达汉口,奉命改编为内政部警察总队。

殉难员警调查 首都警察参与抗战,虽因变更战略,作战部队奉命退却,未能达保全守土之任务,惟员警作壮烈之牺牲者,实较任何各处为多。作战之前,在敌机轰炸下伤亡者约数十名。光华门、通济门作战时,第六中队长沈迪祥,第七中队王轩韶,第八中队长王中坚,第九中队长黄清率领所属奋勇抗战,几全部牺牲。保安第二第四两中队则于中山门、紫金山附近作战时伤亡过半。保安第三中队于小营附近遭敌围攻,中队长蔡志阵亡,员警死伤者十之六七。第一大队长邵增,中队长王中坚、沈迪祥、王轩韶,分队长祝宝山、曹志平、黄清,特务长刘席珍,录事李道生,或则身受重伤,或则杳无消息。以上仅就保安总队一部分而言,伤亡已达千余名,其他局队员警,则在汉西门、挹江门附近抗战及

在城内各处与敌巷战而伤亡者,约五百余人。厅长萧山令于下关指挥宪警作战时失散,迄今生死不明。督察长李蕃清于挹江门率警作战,饮弹而亡。第二局长贺如涛,被抗不屈遇害。督察处长竺莘翘被敌监禁。第五局长祝维平被敌押解沪上,情况不明。巡官谢尔康、郑宗正、郭云县、徐虬、万金钊,办事员汪森彩、李其臻,户籍员熊春隆、董宝鑫等,于燕子矶作战,因弹尽援绝,先后殉职。其他员警之为国牺牲者,难更仆数,迄今尚在转辗调查之中。首都警厅原有员警六千余人,抗战后退达汉口者仅百分之十四,被陷都门未能脱险者,约占百分之二十,其余十之六七,尽作壮烈之牺牲矣。嗟呼!裹创且再战,风雪万重山,后死者之责任,正未已也。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七八七 7594]

12. 南京各军师突围概述

第七十四军方面,十二日二十时奉命突围后,俞军长即令第五十一师残余官兵与第五十八师共同协力,突破城南敌之包围线,激战良久,卒排除敌军阻力,到达双闸镇。至十三日拂晓,除第五十一师残余官兵大部渡过长江外,第五十八师到达长江左岸者,仅得三分之一。

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与教导总队方面,因部队在奉命前业已自动撤退,无法集结掌握,亦有因与敌胶着不易脱离战场者,故一般损失较重。计第八十八师与教导总队当夜及翌日渡江者,各约千余人,第八十七师则仅直属部队三百余人渡过而已。

第六十六军与第八十三军方面,该两军奉命突围后,遂按第一六零师、第一五九师、第一五六师、第一五四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镇、句容向宁国附近集中。十九时三十分,第一六零师开始行动,经一小时许之努力,始将堵塞太平门之沙包搬去。时值教导总队撤退入城,互相拥挤,又因城外地雷满布,触发颇多,致队伍异常紊乱。而此时

敌军战车又往来驰逐阻击,行进更感困难,行至岔路口附近,乃与截击之敌展开血战。二十三时,突破敌阵,越京芜铁路南下,至仙鹤门及东流镇附近,又遇敌重重阻击,经肉搏始将其击退。十三日拂晓,到达汤水镇附近,敌战车三十余辆,往来驰逐,阻我去路,敌机三十余架,又更番轰炸,掩护其步兵向我猛攻,将我部队截成数段。此时,军长与各突围部队已失去联络,形成各自为战之混乱局面。入夜,第六十六军军长率领第一六零师残余六百余人,迭经苦战,始突出重围向句容前进。其他各师亦备受艰苦,蒙重大损失,始突破敌之包围,到宁国附近集中。我宪兵副司令萧山令,第一五六师参谋长姚中英,第一六零师参谋长司徒非等均壮烈殉国。

第七十八军方面,宋希濂军长奉命掩护司令长官部及其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遂令第三十六师及第二补充团于三汊河、清凉山、步兵学校、狮子山等地区,占领掩护阵地。是时,下关秩序已大乱,第七十八军无法维持,奉命向和记公司附近撤退。江面虽有少数船舶,因统制无人,多被争夺士兵击沉,亦有装载过重沉没者,状至凄惨。二十四时,第七十八军在和记公司附近开始渡江,向乌衣镇集结待命。惟因船舶过小及友军抢渡,其未得渡过之部队,计有在江边担任渡江之工兵营,第二一六团第三营,辎重营第一连,通讯营第一连,无线电排,以及在三汊河担任掩护之第二一二团第一营,在中央路担任掩护之补充第二团第三营,在红山担任掩护之第二一五团第三营,在卖糕桥[即今迈皋桥]、北固山担任掩护之第二一六团第二营。

第二军团方面,自本(十二)日八时起,敌机及其地上炮兵不断猛袭乌龙山要塞及外围阵地,而下游江面之敌舰亦遥为炮击,所有要塞重炮及配属高射炮均被炸毁。徐军团长电请派队增援,迄至深夜,未获复电。此时,据上游络绎逃来散兵称,南京已于本日午后失陷,下关江边无船可渡。惟当时军团尚未奉到撤退命令,若再派军困守,必致全部被消灭,为保存战力起见,遂决心渡江北撤。当令要塞区内守兵拼力抵抗,以收容要塞外围撤退之部队。迨午夜,先令一部向东开一通道,对敌严密警戒,嗣由周家沙、黄泥荡两码头乘夜暗渡江,分向长江左岸之望江亭、通江埠等处集合。至十三日七时,全部渡江完毕。八时许,敌

舰即向南京上驶,同时敌机亦向西岸轰炸。至十五时,徐军团长乃令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分别向来安转进。保卫南京之战斗,至此乃告结束。

南京保卫战结束后,各兵团之位置及行动如左:

保卫军主力,分向南京南方浙、皖两省之于潜、昌化、歙、休宁、黟、祁门等县附近集结,一部退至长江北之来安县附近。

第十六、第十八两军团,十二月底仍在宁国县城北方附近与敌对峙;第十一军团在宣城西北与敌对峙;第七军团十二月十三日后在余杭、于潜等县附近;第二十二军团十四日在德清县及其东南之线;第二十三集团军十二月十三日后往旌德、太平、石埭等县附近整理。

[《抗日战史——淞沪会战(三)》]

13. 第三战区南京会战经过概要

(1937 年)

南京会战

战斗前我军之位置

我军自放弃锡澄线后,以主力向浙、赣、皖边境撤退,以一部向南京背进,参加南京会战。十二月初,我守备南京各部约十五师强,其配备如左:

1. 主阵地,板桥至淳化镇之线以 74A 之两师担任,孟塘至龙塘之线以 83A 担任(后改为 10A 担任)。

2. 复廓阵地,狮子山及城北一带由 36D 担任,安德门至雨花台由 88D 担任,河定桥至工兵学校由 87D 担任,其北经紫金山前缘至蒋王庙由教导总队担任。

战斗经过

十二月四日,敌以主力沿京沪路,一部沿京杭路,各出现于秣陵关

及句容我前进阵地前,遂发生战斗,至晚,该两地即失陷。敌以兵力劣势,对我之主阵地不能作全般之攻击,乃以主力指向淳化镇,一部攻击汤山阵地。该两地赖既设之永久工事,得支持至七日正午尚未变动。而龙潭一带 83A 早经奉命开赴镇江,遗防由甫经抵京之 10A 接替,该军以先头之 48D 占领龙潭以北之阵地,而龙潭以南至乌鸦山间,因其 41D 未能如期到达,发生空隙,敌即乘机以一部由九华山窜至汤山左侧背之孟塘。当时总部令 36D、66A 之各一团对该敌攻击,以期一鼓歼灭,殊各部行动迟缓,而敌之兵力又复增加,不能如期解决,至此汤水陆地之左侧背感受莫大之威胁,而告放弃。同时,龙潭方面之 10A 本未占领确实,加以汤水我军之撤退,乃即向栖霞山后退。尔后,该军至乌龙与敌稍行接触后,即行渡江。在淳化镇一带之 74A 闻龙潭之不守,同时淳化镇东北之上庄亦被敌侵入,亦遂相继向牛首山撤退。此为七日之大略情形也。

各阵地之退却因无预定计划,敌之迫击接踵而至,七日傍晚,牛首山、高桥门均发现敌人。

复廓阵地之战斗

我复廓阵地守军之战斗准备大部均已完成,惟奉命占领高桥门、河定桥之 87D 甫由镇江战斗后逐次来到,至七日晚仅有两团占领该线,其余正在转进中,此时即蒙敌之攻击,故立脚未稳,被敌击退于孩子里、通光营房、七瓮桥、工兵学校之线。至八日晨,该师后续部队到达,得维持原阵地。是时,紫金山之教导总队亦与敌开始战斗。

八日,情况无大变化。九日正午,牛首山守备 74A 向雨花台以西之地区撤退,敌遂一部尾迫,主力转向雨花台阵地攻击。关于东南正面,敌先以主力攻击通光营房之 87D,因该处城垣为一凹部,不易奏功。至十日,其主力移攻紫金山之教导总队阵地,至当日下午四时左右,运动场及谭墓一带即被占领,我退守遗族学校、总理墓及第一峰一带。十一日,敌以主力转向雨花台方面,一部向 74A 攻击,该军即逐次向水西门撤退,至是雨花台即陷于孤立。至十二日午后四时,伤亡过大,遂成混乱溃退之状态。各军知雨花台既失,无法挽回战局,故亦相继入城,情形更为混乱。敌在中华门、水西门略经攻击,即得入城。

退却时之景况

我城外各部战败后均相率入城，惟城门未启，无法进入。除少数攀登城墙者外，余均由城下向下关逃奔。同时城内部队亦向下关拥挤。终以人数过多，除一部渡江及泅水而过者外，大部均作壮烈之牺牲。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 415～416 页]

五、南京保卫战参战军官回忆录资料

1.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唯 真

〔前略〕

二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十一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等几个人参加。当时刘斐的意见是: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的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就非垮台不可。

刘斐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认为敌人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既大,后方联络线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湾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刘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刘主张只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素来是矜持老成,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摩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功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也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七十八军宋希濂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

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刘斐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谈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又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要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并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甚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后,一面决定迁都重庆,表示要长期抗战,但同时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其中有两次投弹在中华门外的飞机场。所有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极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陵下边树林荫蔽的“四方城”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间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房子里,勾结德国大使陶德曼作投降活动。他一方面对蒋介石建议投降,一方面找作战组探听军事消息。当他晓得前线部队溃退下来的紊乱,乍(浦)嘉(善)吴福线上站不住,乃至沿太湖南岸西进的敌人将向南浔压迫,迂回锡澄线的后方,或直驱芜湖截断南京后路等情况时,就乘船去汉口了。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武汉发表过关于迁都的谈话。

蒋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针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长官司令部。首先把七十八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部序列,并准备调六十六军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

团等。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水镇、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在防御方针上则已改为固守性防御了。大约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敌人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后来这个部队到十二月八日才在南京煤炭港最后登陆完毕,立即投入火线,到十二日晚又向老家湖北麻城逃跑)。同时传闻汪精卫还是搞了一幕投降活动,听说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陶德曼到南京去同蒋介石谈过“和平”条件(详情不明)。

三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像煞是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十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的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

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敌人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向于十一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进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敌人,从十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对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敌人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敌人打退,抢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继续战斗到十二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脱逃。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二千人,仍由孙元良率领由中华门附近作战。到下午四时许,俞济时部七十四军又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准备,又经戒严部队请示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至于说到“固守南京”或给予敌人应有的损失,自然更是谈不上。

可是,据说就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唐生智突以征求各部队长意见为名,召集了一次会议。在会上也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就命令参谋长周斓把油印的突围命令交付各部队长,只说了声“照命令规定的办!”命令指定宋希濂的七十八军掩护长官部直属部队在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其余部队由正面突围。真是说时迟、那时快,自告奋勇要死守南京的唐生智,马上同几个重要人员登车驶向下关渡江去了。听说当他船到江心,却被守在浦口的第一军挡驾。即根据他自己原来的通知不准任何军人渡江,嚷着要开枪射击。经过再三央告,才让他登上了北岸。

当天夜晚从挹江门到下关一带就进入了混乱状态,渡江船只又少,当宋希濂随直属部队第一批渡江后,再把船只放回南岸继续渡江时,只见人人争渡,个个抢先,于是有的船因载重过量沉没了,有的船渡到中流又被岸上没挤上船的开枪射沉了,连掩护渡江的部队也有许多过不

了江。同时长官部草率的指示突围,有的部队并没有人到会,也没有接到突围命令,如徐源泉的第二军团,因战斗中被敌炮把通信线打断了,同长官部失去了联络,用电报同长官部连系又得不到回电,直到当日(十二日)夜半才从避难的船夫口中知道下关纷纷撤退的情况,就独断由龙潭附近渡江向合肥撤退。本来十二日入夜以后,战况非常沉寂,反是南京守军在下关自相践踏,乱得不可开交,使许多人淹没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实际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还是比较安全的。如六十六军叶肇部就是抱定与其淹没在江心,何如与敌一拼的决心,就由太平门出城,经紫金山北麓,沿途同敌人虽有过几次遭遇战,终于经句容、溧阳安全到达宁国集中。

当时,有些部队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既没有进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搭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没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失去了官长率领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像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像尘土一般一阵风吹散了。至于敌人进入南京后,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姑不在这里说了。

在蒋介石的投机性和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领了南京。国军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退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

敌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京过早沦陷是蒋介石一手种下来的恶果。为甚么对国家生死存亡的战争,会这样儿戏对待呢?据事后所闻,因当时汪精卫主“和”,所以他主张固守南京。他认为日本人是要逼中国为城下之盟,不会真正进攻南京。如果它攻下南京,则战争非长久打下去不可,“和”的文章就做不成了。这是汪的看法。蒋介石呢,他本来没有抗战的决心,不过为了他个人的地位不得已才抗战。因此他一味想投机取巧,在上海作战时想依赖九国公约制裁日本来达成和局;到南京作战,又想依赖汪精卫和陶德曼搞“和”,想以固守来达到“和”的目的。总之是没有破釜沉舟抗战到底的决心,所以在战争指导下处处被动。唐生智之主张固守南京,并自告奋勇要与南京共存亡,据事后传闻,也是幻想日本侵略者不会真正攻南京,或对南京采取攻而不下的政策,以逼蒋为城下之盟,并揣测蒋介石是会接受的。那么,他死守南京就可以功成名就,坐享其成。到日本侵略军拿出真刀真枪进攻时,他就在三十六计之中,马上选择了“走”的上计而溜之大吉。

这样一来,蒋介石想利用唐生智死守南京,以使为他依赖陶德曼和利用汪精卫搞“和”服务的目的就完全落了空。蒋这一气,可真是非同小可,所以在以后抗战的全期间再也不使用唐生智了。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2. 蒋介石的铁卫队——教导总队

周振强*

[前略]

六、守卫南京牺牲惨重

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高级将领都对守卫南京没有信心,不愿担任守卫的任务。桂永清参加了一次军事会议后,对他的亲信部下周振强、胡启宇、邱清泉说:“在会上,校长问大家谁愿担任守卫首都的总指挥时,连问三四次,都无人作声。后来由校长亲自到唐生智家里劝说,唐生智才勉强答应担任守卫南京总指挥的任务。”并说据他得到秘密消息,已由德国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同日本讲和,日本不一定会来打南京;即使来打,只要守一个短时间,也可以换得讲和的条件。

守卫南京的原计划是守南京外围汤山之线,因兵力不足,才改为防守乌龙山炮台、紫金山、雨花台之线。当时防守乌龙山炮台的是徐源泉的第十军。守卫牛首山的是俞济时的七十四军所部王耀武的五十一师和冯圣法的五十八师,牛首山失守后,这两师退守南京水西门。守卫雨花台的是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守卫南京下关一带。原计划守卫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之线是王敬久的八十七师担任,因他的部队没有到达,由教导总队派兵一营暂时防守,等八十七师到后移交。另有粤军邓龙光部也集结南京城内。教导总队奉令守卫叉路口、紫金山、孝陵卫到工兵学校之线。

当时我们判断敌人主力部队是由京杭国道向南京前进,而敌人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因此教导总队兵力部署的重点是保卫紫金山。兵力部署大概如下:

* 作者当时系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

副总队长兼步兵第一旅旅长周振强率本旅步兵第一、二、三团,军士营,附工兵一营为右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西山到工兵学校之线的防守。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七、八两团为左翼队,担任紫金山老虎洞左侧到叉路口之线的防守。骑兵团在汤山、青龙山之间占领警戒阵地,阻碍敌人前进。炮兵团在富贵山一带占领阵地。步兵第二旅旅长胡启儒率领本旅四、五两团和工兵团(缺一营)为总预备队,集结在太平门、中山门附近(步兵第六、第九两团开往江西补充新兵未回)。

十二月七日晚上,据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报告,敌人便衣队穿了八十七师士兵的军衣,混入在八十七师撤退的队伍中,袭击了该团驻汤山担任警戒的第一营,该营伤亡很大,汤山已被敌人占领。总队部一面命令骑兵团在青山之线极力阻敌前进,于九日拂晓前逐次经麒麟铺、叉路口撤退到徐坟附集[近],担任左侧的警戒,并与守卫乌龙山炮台的第十军联络;一面下令各队禁止八十七师的士兵通过阵地,以防敌人的袭击。

八日拂晓,大批敌机已向紫金山阵地轰炸,敌人炮兵集中火力向我麒麟门前进阵地射击,步兵也开始向我阵地攻击,敌人的先遣装甲部队已达通济、光华门外红毛山附近。因八十七师没有到达,驻守在红毛山之第一旅第二团周石泉营兵力单薄,伤亡很大。敌人的坦克车已炮击光华门。周振强见到这样情况,除即派军士营营长吴曙青率本营附战车防御炮连增援外,并报告总指挥部,由总指挥部调粤军邓龙光部接替红毛山的防务。八日一天战斗结果,我麒麟门一带的前进阵地被敌人占领。

九日拂晓,敌人集中兵力,攻击我紫金山老虎洞阵地。因老虎洞阵地比较突出,在敌人集中陆空火力攻击下,我军伤亡很重,增援不易,周振强决定放弃老虎洞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的主阵地。

十日拂晓,敌人占领我老虎洞阵地后,即开始集中力量向我紫金山第二峰、孝陵卫之西山主阵地攻击。因为教导总队在孝陵卫驻扎四年之久,地形很熟,构筑的阵地也比较坚固,官兵作战又都很勇敢,由十日至十一日晚止,在第二峰和西山同敌人反复的争夺战中,我队伤亡虽然很大,同时也杀伤敌人很多,阵地始终在我队手中。

十一日晚十时左右,周振强在紫金山第一峰指挥所看到南京中华

门方向和下关方向都起火,打电话到总队部也打不通。派人到总队部去看,回报说,总队长下午七时到总指挥部开会以后没有回来,参谋长邱清泉也离开了总队部,城里部队很乱,都纷纷向下关方向跑去。这时总指挥部的电话已不通,旅部参谋马连桂报告说,八十八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已被敌人占领,并有一小部敌人攻进了城,八十八师部队很混乱,又看到粤军邓龙光部队都出了太平门。周振强当即赶到富贵山总队部,召集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骑兵团团长王翰卿(此时总预备队第二旅旅长胡启儒、四团团长王化、五团团长睢友蒹已不知何往),告知当前情况,并商议决定:第三旅旅长马威龙率本旅同粤军邓龙光部一起突围;工兵团团长杨厚灿率本团到下关煤炭港、燕子矶之间准备渡河器材,骑兵团团长王翰卿率本团占领煤炭山之线担任掩护;第一旅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率本团为后卫;从十二时开始逐次由阵地撤退,留一部占领紫金山的天宝城为掩护阵地,其余部队向煤炭港、燕子矶之间方向撤退,设法渡江。周振强于是日夜一时率总队部特务营约百余人,经尧化门到了煤炭港,即指挥队部渡江,并指定滁县为集中地点。十二日上午十二时才用木排渡江,十三日到达滁县,共收容官兵四千多人。十四日晚,沿津浦路步行到明光,乘车经徐州、开封到武昌,得悉第三旅只有旅长马威龙、团长邓文僖二人突出包围。此后,教导总队奉令改编为四十六师,开驻湖南衡山。

敌人攻击南京只有二个师团,攻击重点是紫金山、雨花台。紫金山以北只有敌人少许部队,水西门到下关根本没有敌人。乌龙山长江封锁线在十二日下午二时才被敌人突破,敌舰才深入到下关江面。在十日至十一日的战争中,教导总队三团兵力约一万人没有使用,其余防守水西门的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和布防在下关的三十六师,以及集结城内的粤军,估计约二三万人。周振强在紫金山上看到敌人晚上向我阵地攻击时,麒麟铺一带驻有敌人部队的村庄都有灯火,目标很明显,当将这种情况报告桂永清,并同第三旅旅长马威龙、工兵团团长杨厚灿联名建议,要求集中兵力由紫金山的叉路口地区出击,威胁敌人的后方,但没有得到桂永清、唐生智的同意。他们的理由是“现在消耗兵员太多,万一出击不成,守南京的兵力就更不够了”。

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在上海作战时损失很重,担任防守雨花台的重要任务,本来兵力不够。在敌人重点攻击下,雨花台吃紧时,如果总指挥部能派队及时增援,雨花台阵地不一定会失得这样快。

当时,下关码头的趸船以及各军控制的民船,估计约千只左右。如果当时总指挥部有精密的撤退计划,将守卫南京部队作有计划的渡江撤退,部队就不会损失这样多。但因为总指挥部没有计划,高级将领抢夺交通工具,各自逃命,抛弃部队不顾,以致造成守卫南京的部队官兵,除了三十六师全部和教导总队少数部队渡江,以及粤军邓龙江一部突出敌人包围外,其余全部覆灭。

周振强于十二日下午二时渡江到达八卦洲对面北岸时,敌舰已突破乌龙山长江封锁线,亲眼看到渡江的我军官兵,在下关一带江面遭到敌舰敌机射击和冲击,因而死在江中的,约有三四千人,情况极凄惨,目不忍睹。教导总队参谋长邱清泉、第五团长睢友蔺、第二旅旅部中校参谋廖耀湘等三人在南京撤退时,化装藏人民间,以后又化装难民,才逃出南京。据他们说:敌人占领南京后,即大事搜捕我军官兵,装上卡车送到下关,用机枪集体杀害,并将尸体投入长江。这样被杀的有几万人,下关江面都为我军官兵的鲜血所染红。

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曾在南京城墙构筑有永久城防工事。当教导总队奉令防守时,发现中山门至光华门之间城墙上的永久工事,虽然外面涂了水泥,而内部的横梁都是南竹,并且已经腐烂。官兵发现这种情况,愤恨已极,一致要求要报告蒋介石严惩谷正伦。

教导总队的官兵在撤退时经过挹江门,看到三十六师的官兵将交通部、铁道部的东西全部搬运过江,并放火烧了交通部、铁道部。渡江后到滁县的途中,又看到三十六师的部队沿途收缴零星逃出南京的各师士兵的械弹。

桂永清曾自吹自擂地说:“大家都不愿守南京,我向校长自告奋勇,得到了十万元的犒赏费。”当时守卫南京的教导总队官兵约三万五千人,十二月份的薪饷,除了渡江的四千余人补发外,其余三万余人的薪饷和十万元的犒赏费,全部为桂永清所吞没。教导总队改编四十六师开驻湖南衡山的时候,教导总队伤亡官兵的家属,纷纷要求发放生活津

贴和抚恤金,桂永清避而不见。副师长周振强见到在南京阵亡的团长秦士铨、谢承端的家眷,每家发了五百元的安家费,但还受到了桂永清的申斥,认为发多了。

从以上南京守卫战的历史事实,证明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抗日是随时准备投降敌人的;而国民党的高级将领的抗日则是为了升官发财,到了稍有危险时,就抛弃部下不顾,各自抢先逃命。真正抗日的是大多数的中下级干部和全体士兵。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他们才是真正抗日的无名英雄。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第49~53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60]

3. 南京保卫战中的战车部队

杜聿明*

为什么单留德国战车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上海抗日阵地全线崩溃后,南京政府官员均异口同声认为不能再战,党政军各机关慌乱成一团,各部门争先恐后地向武汉撤退。这时蒋政权仅有的机械化部队——陆军装甲兵团,共有战车、搜索兵、战车防御炮三个营,也奉令向湖南湘潭撤退。同时这三个营在上海参战的一部,已经撤回南京。当经决定搜索营、战防炮营沿京(南京)赣(南昌)公路撤退,战车营搭上火车向长沙输送。但是由于蒋介石对于这一战略撤退事先毫无计划,沿公路走的车辆没有油料,沿铁路走的战车没有平车装载,这些部队一直就在南京方山营房待命。等到敌人迫近南京时,才弄一点油料,将汽车开走;战车则是将客车蓬车拆毁后才装上车的。

在待命的期间,有一天(大概是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晚上十点钟前后,何应钦忽然找我去说:“现在决定唐生智守南京,委员长(指蒋介石)要将德国战车全部留在南京抗战。”我说:“德国战车虽然是我们现在最好的战车,可是有枪无炮,威力不大;而且为数只有十五辆,在南京河流错综的江湖地带作战,性能也不适宜。不如留下英国的水陆两用战车和炮战车,有枪有炮,又可以水陆两用,适宜于南京附近作战。必要时还可以横渡长江,开往江北。”何说:“你不要想撤退江北,委员长说要死守南京,应照命令将德国战车留下。”我见这种情况,不敢再说,但心中总是百思莫解:“为什么蒋介石、何应钦都不根据战车的性能使用,而一

* 作者当时系装甲兵团司令。

定要留德国战车在南京抗战呢？”

原来这是摆打的架子

这个问题到了以后特别是解放以后，我才渐渐知道：“蒋介石所以临时决定守南京，并不是为了坚持抗战予日寇以决定性的打击；也不是为了保全抗战力量，准备进一步消灭日寇；更不了解抗日战争的性质，作全面抗战的打算。只是摆出个打的架子，将德国战车以及有关德国顾问的训练和部分德国武器装备的部队，如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等部队都留在南京，希望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辱投降。所幸毛主席早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就已揭穿了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投降主义^①；十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又指出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右翼集团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②”。在中国人民一致的谴责下，蒋介石才未敢投降。可是保卫南京的十余万将士，已因蒋介石的投降主义，作了不应有的无代价的牺牲。

一连战车的断送

陆军装甲兵团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开出最后一批车辆撤离南京后，即与留在南京抗战的第一连失却联系。十二月十二日南京沦陷，我想这一连战车一定全被消灭。但是战车是如何使用又如何被消灭的，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直到二十日以后，才有该连自南京陆续逃回来的官兵报告经过。原来自战车连向南京卫戍司令部长官部报到后，对于如何配合步兵作战没有得到明确指示；等到十二月五日，忽然奉到长官部的命令开往汤山附近协同某军（我记不清是哪一军）作战。该连当日到达汤山附近即遭到敌机的俯冲轰炸，次日清晨参加战斗，以后数日

①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四二页。——原编者注

② 见《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三五七页。——原编者注

继续在京汤公路及光(光华门)方(方山)公路一带先后配合好几个部队与日寇作战。在方山附近战斗中,战车三辆被日寇击毁,遗弃在公路上。十二月十二日拂晓,光华门阵地被日寇突破,守军八十八师步兵溃退。战车无人指挥,找卫戍司令长官部也无人负责。战车连长见上自卫戍长官部下至各军师情况均极混乱,即自动撤到下关,准备找船舶渡江。到下关后,见仅有几艘小火轮皆被第三十六师控制(据宋希濂讲实际上是被卫戍司令长官部控制),只找到四只木拖船将战车装上,又向第三十六师的一个营长借到一只小火轮;正在拖着木船过江之际,突然又有一只小火轮追来,不准这只小火轮运送战车渡江。双方经过激烈争执,因小火轮上三十六师的官兵较多,强迫将绳索砍断。载运战车的木船既无舵又无桨,不能掌握方向,只有听任江水冲击,顺流而下。有的木船在沙滩上搁浅,有的一直冲到江阴附近,官兵才只身脱险逃回。这一连战车就是这样毫无意义地断送了。

两个真正的英雄

在保卫南京战役中,虽然由于蒋介石的投降主义,战前既无准备,战时又无攻守进退的全盘计划,以致全军复[覆]没,丧失了抗日部队的元气。可是其间也有一些中国人民的忠勇儿子,激于爱国义愤,作出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如上述被击毁的三辆战车中,一辆战车上的两个战士中的一个(记不起姓名)逃回后,很气愤地对我说:当他的战车被日寇打坏时,排长怕死不支援救护他的战车就往后跑。他俩看到日寇的轻快部队已跟踪追来,想到继续在坏车上打必被敌人活捉,下车逃命又感到耻辱,就“决心与战车共存亡,埋伏在战车内,相机打击敌人”。果然日寇第一线部队未清扫战场,搜查战车,贸然长驱直入,向南京前进。这两个战士一直隐藏到下午四时前后,看见日寇又有一大队步兵来到,两人计议这是狙击日寇的最好机会。“他妈的,老子一个换你几十个!”他俩轻轻地将机关枪从战车转塔前后两端伸出,突然袭击,打得日寇落花流水,滚滚倒地的有几十人。可是日本鬼子也非常顽强,立刻散开,前仆后继地向战车攻击。但好几次皆未得逞,因这一大队日寇仅有步

兵武器,没有平射炮和山野炮,无法击毁战车。就这样地战斗到黄昏以后,日寇仍无办法。这时两个战士商定,丢掉战车乘夜撤退。他俩离开战车不远,日寇突然以机枪迫击炮轰击,他的战友不幸牺牲了,他自己脱离敌人逃回。

当这个战士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湘潭向我报告以上的情况时,我虽然口头上称赞他的英勇杀敌,可是心中怀着极大的狐疑,认为他说的好像是神话,甚至怀疑他撒谎。我竟未研究分析这个军士歼灭敌人的成就(反动派就是这样的)。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日寇为截断我西南通海防的交通线,由钦州防城登陆,深入南宁;十二月三十日我军在昆仑关歼灭敌人中村正雄所部将近一个旅团之后,在卤获的文件“皇风万里”这本小册子内,发现日寇叙述到南京战役的经验教训时,也谈到这一辆战车的埋伏狙击,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这时我才知道这两个战士才是真正的勇士,回来的那个战士并未骗我,是我太不信任他了。急忙再找这个战士时,才发现他已在昆仑关战役中为祖国人民英勇牺牲了。这两个英勇的战士,实在是祖国人民的优秀儿子。他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顽强地与日寇单独作战,创造出当时料想不到的奇迹。而我这个官僚军阀的作风,当时还怀疑他们的英勇战绩,后来又忘了他们的姓名。回想起来,真是愧对这两个无名的英雄,愧对他们的父母,愧对祖国的人民!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4. 南京保卫战的回忆

王耀武*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日寇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驻军奋起抵抗,战事甚为激烈。在上海一带地区的争夺经三个月之久,日寇看到由正面攻击,牺牲大而进展慢,就在十一月上旬,派舰队掩护陆军在金山卫登陆,企图包围我国在上海一带的军队而歼灭之。我军被迫撤退,接着就是保卫南京的战役,我当时任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参加了这个战役。兹将回忆到的几点事实写述如下,以供参考。

这年十一月十一日,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领军部直属部队及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发部,由罗店附近向后撤退,行至望亭时,军奉命占领望亭一带掩护各军撤退;任务完成后,经苏州、武进、句容,向南京撤退。到达南京时,军住通济门淳化镇中间地区。该军在上海一带作战牺牲甚众,缺额很多,军长俞济时及一般军官都希望撤至一个较安全的地点,整训一个时期再行作战。俞济时听说蒋介石在南京,就去见蒋报告部队已打残破、需要整训;蒋介石不但未准,而且决定该军加入南京保卫战的序列。(七四军辖二个师,每师两旅四团,这时全军约有官兵一万七千多人,轻重机枪、迫射炮齐全。该军是国民党军队中装备较好的一个军。)俞济时无奈何地被留在南京了。俞回到军里对王耀武说:“固守南京的部队最初并没有把七四军计划在内,第一军胡宗南部都过了长江,现住浦口一带,没有把他们留在南京,反而把七四军留下了,看情况南京是守不住的。何应钦、白崇禧以及所见到的其他将领都不赞成守南京,只有委员长和唐生智主张守。唐生智自告奋勇,提任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官,目的是在做官发财。你看南京能守得住吗?”王耀武回答说:“我看没有守住南京的有利条件:(一)各部队将从

* 作者当时系74军51师师长。

上海撤退,士气不振,一般官长身在江南而心已过江北。(二)唐生智的长官部是临时凑合而成的,所指挥的部队是临时调拨的,这些部队他过去都没有指挥过,他不了解各部队的情况,也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三)要守南京城,必须守住城郊的要点,地区大、兵力单、难以形成纵深,易被突破。因此我也认为南京不易守住。”这时不但俞济时、王耀武对守南京没有信心,留在南京的各部队长,也多认为固守南京没有把握,徒遭牺牲。

蒋介石为了鼓励各将领,振奋士气,在南京铁道部一个不大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保卫南京的军事会议。到会的计有唐生智、罗卓英、钱大钧、王敬久、桂永清、俞济时、宋希濂、孙元良、叶肇、邓龙光、王耀武、冯圣发等人。会场气氛沉闷,悲观情绪笼罩全会议室。蒋介石在会上的讲话要点如下:(一)南京是中国的首都,为了国际声誉,不能弃之而不守。(二)南京是总理坟墓所在地,我们如不守住南京,总理不能瞑目于九泉之下。(三)大家要有破釜沉舟的勇气和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四)南京郊区有预先作好的国防工事可利用,兵力部署要纵深有重点,紫金山、雨花台等要点不能放弃,必须坚守。(五)我已调云南卢汉等部生力军集中武汉,以备解南京之围。(六)唐长官见危受令,你们应服从他的指挥。在蒋介石讲完话以后,唐生智接着说:“守南京的任务是艰巨的,在这种情形下,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蒋、唐两人讲话后,到会的将领彼此看看,没有人讲话,关于南京能否守住的问题,在会前议论纷纷,内心明知南京不能守,但没有什么人敢在会上作具体的提出。足见在独裁者蒋介石的面前,人们是不敢畅所欲言的。因此,就不能集思广益与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出适当的作战方案。

日寇一天天接近南京,南京的情况也一天比一天紧张。七四军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的命令,占领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既设阵地,加强工事,严密警戒,防敌来犯。军令五一师占领淳化镇,五八师占领牛首山,军部在通济门外的一个村庄里。部队进入阵地后发现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预先作好的钢筋水泥的国防工事:有的用土埋着,有些机关枪掩体的门还锁着,开不开门;机关枪掩体的枪眼一般做的太大,不适用,极易被敌人发现目标,集中火力向我射击。因此官兵对既设阵

地的国防工事甚为不满。十二月七日上午正在抢修工事之际,据报告敌人经句容向我前进,离淳化镇只有三十华里;至午后四时敌人的小部队已与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八日拂晓,敌步兵在其炮火及飞机掩护之下,猛烈向我淳化镇的阵地攻击。此时在牛首山的五八师也在与敌激战中。我空军及苏联空军志愿大队的轰炸机及战斗机,奋勇向来犯的敌机反击,空战甚烈,敌机被我机射落两架,我机也被敌击落一架。在南京保卫战中,苏联的空军志愿大队表现得异常英勇,对保卫南京尽了极大的努力。官兵对苏联空军志愿大队为维护正义而奋斗的精神,甚为钦佩。五一师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在电话里对王耀武说:“苏联的空军真勇敢,使我万分钦佩。”三〇一团的团长程智也在电话里说:“只见苏联的飞机来帮助我们抵抗侵略,没有看到其他国家的飞机来帮助我们。我看到苏联空军人员这样的英勇,感到兴奋和愉快,巴不得把日寇的飞机多打下几架来解解我的恨。”但这时日寇的飞机仍占优势,常有敌机向我轰炸及扫射,据三〇五团团团长张灵甫报告,日机投下的炸弹,查有美国制造的字样,这充分证明美国惟利是图,把炸弹卖给日本,来屠杀我们中国人,真不是东西。他们能卖炸弹给日本,那么飞机汽油也会卖给日本使用的。

八日,五一师五八师与敌激战至黄昏,主阵地仍未被突破,夜间继续战斗。九日上午八时,敌以步炮空联合向我淳化镇、牛首山一带阵地攻击,尤以淳化镇的战斗为激烈。战至十时,敌战车六辆也投入淳化镇的战斗,平射炮也续有增加,以平射炮集中火力,向我开着大口的钢筋水泥的机关枪掩体射击,我重机关枪被打坏了很多,炮火连天,血肉横飞,我官兵有的被打断腿、臂,有的被炸出脑浆,伤亡很众,张灵甫也受重伤。淳化镇、牛首山阵地均于九日先后被突破。俞济时将战况报告了唐生智,唐即决定七四军撤至水西门附近,以一个师担任守备、一个师为预备队。

七四军战至九日黄昏,即由淳化镇、牛首山一带地区向水西门集结。十日到达后,俞济时令五一师担任水西门一带的城墙及水西门外的防务,迅速构筑纵深工事而固守之。五八师在城内集结于水西门以东地区为预备队。左与八八师的战斗地境连结,以中华门水西门中间

的城墙角及该城角以左一百公尺处归五一师,左归八八师。非有命令不准溃散官兵进入防线以内,以免敌人乘机混入。五一师师长王耀武即以该师一五一旅周志道部担任水西门外的防务,以一五三旅李天霞部担任沿城墙的防务,占领水西门中华门间的城角及其以左一百公尺处之城墙阵地,左与八八师密切联系,加强工事固守之。十一日,在水西门外湖沼地带,发现敌人的侦察部队,当予击退。十二日上午七时许,敌步兵由雨花台以右地区,在其炮兵及战车掩护之下,向水西门外一五一旅的阵地猛烈攻击。正值战斗激烈之际,敌战车三辆掩护其步兵向我阵地冲击,企图一举突破一五一旅的防线。我军也集中炮火向其射击,敌战车慌张乱闯,其中一辆一头栽到河沟里,人车都被消灭了。其余两辆仓惶后退。这时雨花台的战事甚为激烈,八八师的受伤官兵下来很多。敌攻占雨花台以后,继续在其重炮掩护之下攻击中华门,并增一部兵力,向水西门外一五一旅的阵地攻击,我第一道阵地被突破。战至午后四时许,三〇一团的团长程智阵亡,官兵伤亡甚众。在这一天由雨花台溃退下来的八八师工兵营等官兵约一千人,跑到一五一旅阵地的右翼(靠江边),要进入防线以内,守军不肯,溃散的官兵要进,互相开枪攻打起来,各有伤亡。情况之乱可见一斑。

十二日晨,据一五三旅旅长李天霞报称:“八八师的城墙阵地因没有部队防守,日寇约有百余名由一五三旅阵地以左的地区乘隙扒上城墙,占领了我既设阵地;在其步炮协同下,向我一五三旅守城部队的左侧攻击;并说城墙阵地是固守城的一道重要防线,长官部为什么不督令各部确实占领,这样南京还能守吗?”王耀武答敌人既已偷扒上城墙来,应集中力量迅速消灭它,李天霞得到王的指示后,曾督率部队与敌反复争夺,均未得手。而敌继续增加,战事愈加激烈,战至午后五时许,因官兵伤亡过大,该旅所守的阵地已岌岌可危,水西门内外房屋被日寇炮火打毁很多,数处起火。烟火弥漫,死尸纵横,状甚惨烈。

十二日午后五时,俞济时用电话对王耀武说:“唐长官召集军师长开会,城里情况已很混乱,开会可能有重大的变动。”王耀武说:“战事正在进行,我不能立即离开。开会如研究到放弃南京的问题时,不论突围或渡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及准备的时间。应立将江北岸所有的船只

调到下关至八卦洲的江边,分配给各部,并区分上船的码头;否则是不堪设想的。”俞又说:“我也考虑到这些问题,一定向上建议。”俞济时等参加开会的人到了长官部,唐生智就将已印好了突围命令的重要内容告诉大家,到会的人垂头丧气地同意了唐的主张。唐将命令立即分发给各军师长,很快就散了会。这时天已黑,俞见情况紧急,异常惊慌,仓忙派军部李参谋把命令送给王耀武,并嘱五一师立即设法过江,过江后到滁州车站附近集结。王耀武即令一五一旅在八卦洲附近绑扎木排过江,一五三旅及师直属部队至下关设法渡江,过江后在滁州车站附近集结。王耀武下达命令后,即率师部人员经城内中山路向挹江门前进,途中遇到三六师的部队阻止各部队向下关撤退,并不断地开枪射击,子弹由头的上空唧唧飞过,向挹江门行进的官兵看到这种情形,有的主张与三六师对打,有的说,没有叫敌人打死,而被自己的部队打死了,那才冤枉。王看无法由马路通过,又怕耽搁时间多了过不了江,就绕道向挹江门走去,在行进中不断听到爆破政府各部建筑物的声音。马嘶人嚷,伤兵喊叫,乱腾到极点,各部队遗弃的伤兵很多,其中勉强能行者,也拄着棍子向下关前进,一面走一面骂。曾听伤兵骂着说:“你们都逃了,把我们甩到这里,叫日军杀害,真令人伤心!他妈的,早知如此,谁肯打仗。”王到了挹江门,看到城门只开了一扇,人多门窄,极为拥挤,甚至有被挤倒踩死的,过此门如过鬼门关。有的驮马通过这个门被挤倒踩死于地下,有一人力车挤翻在地下;人们光顾逃命,宁肯踩着马及越车而过,也没有人将倒在城门地下的妨碍行走的马及车拉开,真是混乱惊慌、狼狈到了极点。

王耀武出了挹江门,走到下关江边,看到各码头上的人很多,都巴不得立即渡过江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看到江里有极少数的船只,这船是预有打算的部队派兵占用的。无船的部队见船就抢,也有互相争船或木排而开枪的。有的利用一块门板或一根圆木而横渡长江的,有的看到过江无望化装隐藏在老百姓家里的。王耀武无船过江,正在着急的时候,遇到了军部的张副官,他急忙对王说:“军长和冯圣发等都已过江了,军长见到战事失利,早派人在浦口预备好了一只小火轮,这只火轮每次可以装三百多人,叫我来接你和部队。”王即带着一部

分人上船过了江。王看到有这只船可利用多抢救一部分人,又怕这只船被别部抢去了,立即加派师部副官主任赵汝汉带着一部分武装兵,协同军部张副官接运七四军的官兵。经一夜接运的及自行设法过来的约五千人,武器损失殆尽。至十三日天亮,敌人的兵舰已在下关八卦洲的江面上横冲击闯,来往逡巡,并用炮向我利用船只、木排、门板、圆木等渡江的官兵射击。被敌炮火打死及敌舰撞翻淹死的很多。十三日南京全部被日寇占领,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5. 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

宋希濂*

[前略]

二、唐生智表示死守南京

我率残部三千余人于十一月二十二日上午到达南京,下午四时往见蒋介石。他这时住在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里,为的是避免敌机的轰炸。我见他时,看出他的脸色憔悴苍白,情绪却很紧张。他向我询问部队的实力情况以及沿途所见情形后,就说:“调你回来,是要你参加守卫南京的任务,归唐司令长官指挥。何部长尚在南京,需要补充的兵员武器器材等,可即向何部长报告。”我在蒋那里出来后,即到三牌楼军政部见何应钦,这时军政部绝大部分人员都已迁往武汉,仅有少数人员随何留京。这位何部长实际上是一位亲日派,他是一贯不赞成对日本采取抗战政策的。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十九路军在上海对日军的挑衅进行英勇抵抗,我那时任八十七师二六一旅旅长率部驻南京,曾向何应钦要求开往上海参加作战,何不许;我率干部三十余人于一个深夜闯入何的公馆向他请愿,军官们由于情绪的愤激,言辞间予何以相当的难堪,因此他大为不快(此事当另写短篇叙述)。这次一见面,何就对我说:“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过五十年的努力,发展成为世界上头等强国,拥有现代化的陆海空军。而我国没有自己的工业,机枪大炮,都要从外国买来;国家内部不统一,民众又无组训,怎能从事这样大规模的战争呢?”接着他对于在上海战场牺牲之大,损失之重,以及兵员物资等方面补充的困难,表示摇头叹惜。最后他将驻在芜湖的两个补充团约有四千多人拨给我师补充,要我迅即派人前往接收,同时拨发了

* 作者当时系 78 军军长兼 36 师师长。

一部分轻重机枪、步枪及通信器材工兵器材。我于二十三、二十四两日先后会见了唐生智、白崇禧、张群、王俊(第一部次长)、钱大钧(蒋之侍从室主任)、萧自诚(蒋之秘书)等人,大体了解到关于守卫南京的会谈经过及计划。

自敌军在金山卫登陆,上海战局急转直下之后,“守不守南京”成为当时军事上的中心问题。蒋介石于十七、十八两日曾三次邀集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王俊、刘斐、谷正伦等人开会。大多数认为今后进入持久抗战的局面,从长远和全面的观点着想,应以保存力量为上,均主张在原则上不守南京,只用少数兵力——最多六个团到十二个团——作象征性的守,并曾拟议以四川刘湘部的两个师担任。唐生智独持异议,坚主死守。其理由认为南京是首都,也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守南京才足以表现我们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并牵制敌军的兵力。由于意见分歧,在头两次会议上未作出决定。到十八日晚最后的一次会议,蒋介石说:“南京是我国的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对全国人心也有重大影响,完全不守是不可以的。应较十二个团的兵力酌量增加。”随着蒋介石就问:“守南京问题就这样决定,大家看谁来负责好?”当时都没有人作声,沉默了一会。唐生智自告奋勇说:“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如果委员长还没有预定人来担任,我愿负此责任,誓与南京共存亡。”蒋问大家的意见如何?何应钦说:“孟潇兄愿意担任是最适当没有的了。”大家都无异议。蒋介石于十九日以手令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唐生智于二十日视事,并发布告。但国民政府的正式命令至二十四日才发表,唐先视事后奉令,可想见当时南京的仓皇情况。张群也是不赞成守南京的。他认为没有守南京的条件,不可能长期固守。他另外还有一种见解,曾对我说:“如果我军自动退出南京,日军不是以武力攻占的。万一将来和谈时,它就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对我进行要胁。”这一位亲日派在那样举国一致,全面抗战的重要关头,仍念念不忘和谈。何应钦、张群是蒋介石的知心朋友,也是在军事上政治上极为重要的助手。他们对抗战的态度是这样,也就可以想见蒋介石的所谓“全面抗战”、“抗战到底”的话,究竟有多大的真实性了。

唐生智于二十日就职后,立即组织司令部,设置于铁道部内。在十八日的会议上,大体决定了守卫南京的部队为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七十八军宋希濂的三十六师(宋兼师长),七十一军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师长沈发藻),七十二军孙元良的八十八师(孙兼师长),第十军徐源泉所部丁治磐的四十一师、徐继武的四十八师,以及宪兵两个团,炮兵第八团的一个营和战防炮、高射炮、通信营等,共约七万人左右。长官部策定的守备计划,概要如左:

(一) 以第十军在栖霞山、乌龙山地区占领阵地,联系乌龙山要塞炮台严密封锁长江,并竭力阻击沿铁道西进之敌。

(二) 以三十六师在红山、幕府山、下关、挹江门附近占领阵地,联系狮子山要塞,阻击来攻之敌。

(三) 以教导总队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拒击由京杭公路来犯之敌。

(四) 以八十七师守备光华门、红毛山及通济门营房一带。

(五) 以八十八师守备雨花台、中华门一带。

(六) 其余部队为总预备队,位置于城内,担任治安的维护及防空等任务。

唐生智于二十七日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略谓:“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我依据长官部颁发的守备计划,于二十五日率部到达指定地区,给予各部队的命令要旨如下:

师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之目的,决心于红山、猪头山、幕府山、下关、和平门、挹江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利用工事,联系要塞,主要以火力歼灭来犯之敌。

重点:东正面指向红山,西正面指向下关附近。左右依托玄武湖与幕府山要塞。

阵地工事——就原有之永久工事为基础构筑。视情况予以加强,构成强固闭锁式或半闭锁堡垒。利用前进阵地,警戒阵地强韧抵抗,消耗敌人,并掩护主阵地。

师之骑兵连主力位于大水关,一部位于燕子矶,搜索敌情。受敌压迫时,由和平门退回预备队位置。

一〇八旅担任东正面红山、北固山的守备,右与教导总队联系,左与一〇六旅联系。

一〇六旅担任挹江门、和平门至晓庄师范学校一带的守备,右与一〇八旅联系,左与宪兵团联系。

同时划定了各部队的作战地境。师司令部位置于挹江门附近。

在九月下旬,军事委员会发表我为第七十八军军长,但所指挥的部队实仅为三十六师。自率残部三千余人到南京后,接收了补充兵约四千人。虽然有了七千多人的一个师,但大多数新兵都是才入伍的,有的还没有摸过枪,射击要领一点也不懂。部队开到阵地后,一面做工事,一面教射击,并做了一些石灰堆,要新兵进行实弹射击。

现在就守卫南京的兵力继续增加的情形加以说明:

上文我已说过,自上海战局形势逆转后,退却紊乱不堪。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率所部五十一师王耀武部,五十八师冯圣法部,与战区长官司令部完全脱离联系,自苏州一直退到南京附近的句容、汤山一带。俞济时是蒋介石的亲戚,曾充当蒋之侍从人员及警卫旅长多年。他到汤山后便来南京见蒋介石,蒋也没有责备他,就叫他率部参加守卫南京,经唐生智赋予这个军以守备淳化镇、牛首山一带的任务。这大约是十一月廿七日前后的事情。约再过了两三天,又有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率所部一五九师谭邃部及一六〇师(叶肇自兼),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率所部一五四师巫剑雄部、一五六师李江部(这两个军都是广东部队)自镇江退到句容、汤山镇一带,经唐生智报告蒋介石核准命叶、邓两军均参加保卫南京的任务。卫戍长官部令这两个军在汤山镇东西之线占领阵地,阻击沿京杭公路向北进犯之敌。这样就形成了以第十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第七十四军守卫南京外围阵地,以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守卫南京复廓阵地的两线配备的态势。增加了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三个军,由于部队的残缺,这三个军合计实有兵力约为四万人左右。加上原有的,保卫南京的总兵力约为十一万多人。

三、德国大使陶德曼到南京的内幕

截至十一月二十五日止,国民政府所属各机关都已迁移到武汉或重庆去了。在“八一三”上海战争未爆发以前,南京人口约为一百万人,至此所存者仅三十余万人。蒋介石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或三十日)亲自带着唐生智、罗卓英、周斓(长官部参谋长)、王敬久、孙元良、宋希濂、桂永清、邵百昌(江宁要塞司令)等人到紫金山、雨花台、狮子山炮台等处视察了南京的复廓阵地。政府的重心移至武汉去了,蒋介石在南京已经无事可做,为什么还不走呢?这是一个谜。在视察城区阵地完毕的那天,我问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委员长和你们什么时候离开南京?”钱悄悄地对我说:“还要几天,德国大使陶德曼日内就要来京见委员长。”我觉得突然,就续问:“陶德曼这个时候到南京来干什么?”钱说:“还不大清楚,可能是德国想来斡旋和平。”过了几天,我向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萧自诚了解陶德曼来京的内幕。他告诉我说:“陶德曼这次来京见委员长,是想由德国调停中日战争,他转达了日本所提停战条件六项:(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规定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非武装区;(四)中、日经济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绝反日运动。委员长曾征询白崇禧、唐生智、顾祝同、徐永昌等人的意见,他们均表示可以接受。电商阎锡山,也表示赞同。委员长向陶德曼表示,可以将以上条件做谈判基础,但对日本不信任,日本说话可以不算数,德国是好朋友,要求德国须始终担任调人到底。”同时又对我说:“德国希望中国参加反共反苏阵线,自不愿中日间的战争演变为长期性的。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亦不希望进行长期战争,它是采取逐次吞并的策略;因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颇大。如果谈判,总需要一些时间,日军在这期间大约不会进攻南京。这样,我们可利用这个机会把部队整顿充实一下。”这虽是萧自诚的话,实际上就是蒋介石的想法。

十二月四日晚八时蒋介石到铁道部南京卫戍长官部所在地,召集师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讲话,内容要点为:(一)抗战五个月来,虽然军事

上是暂时的失败了,丧失了许多地方,但也给了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使日军不能达到它速战速决的目的。(二)由于我国的英勇抗战,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和支援。(三)为什么要守南京呢?因为南京是我国的首都,又是总理陵墓所在,为国际观瞻所系,同时对国内人心的影响也很大,所以必须固守。(四)守南京可以牵制敌人兵力,而使其他部队得有喘息和整补的机会。(五)希望大家抱定决心,努力固守。现云南部队三个师装备齐全,兵力充实,又有作战经验,不久就可到达武汉。我将亲自率领这个部队从皖南方面来解南京之围。(六)守卫南京是一个伟大而光荣的任务,大家要在唐司令长官指挥之下,同心同德,抱定不成功即成仁的决心,克尽军人守土卫国的神圣职责。蒋介石讲话一个多钟头后,唐生智以悲壮的语调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最后蒋嘱大家要效法唐长官的决心和精神,服从唐长官的指挥,努力达成任务。从上述蒋介石的讲话,可以看出他的内心是多么空虚,身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由于在平汉路和上海战场的大溃退,部队完全失去了掌握,脑筋里所有的就是从云南开出来的三个师,他将亲自率领来解南京之围。如果说他当时的动机不是虚伪欺骗的话,至少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蒋介石于十二月五日(或六日)晨乘飞机离开了南京。

四、敌军三路进攻势如破竹

自敌军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领无锡后,即策定分三路进攻南京的计划。东路沿沪宁路进袭镇江后即向南京进犯;中路沿宜兴、溧阳、句容,直犯南京;西路则先趋广德经宣城攻芜湖,截断我南京守军的退路。东路之敌陷镇江后以一部沿铁路西进,于十二月七日与我栖霞山守军第四十八师接触。东路敌军主力沿沪宁公路西犯句容,于十二月四日攻陷;至六日,句容之敌北犯汤山(即汤山镇),与我第六十六军发生激战。中路之敌自陷宜兴后,即沿京杭国道继续北犯,先后进陷溧阳、溧水,于十二月六日进抵淳化镇。与我第五十一师发生激战。西路之敌自陷广德后,即继续前进,向郎溪进犯,在七里店、陆家铺、长乐铺等处,利用水道,以小汽艇前进,占领郎溪;于十二月六日渡丹阳湖南岸,威胁

我芜湖后方。同时,一部敌军,由十里冈越南漪湖之西陈村、双塘店进犯宣城;七日,敌军用战车冲入城内,遂陷宣城,旋犯湾沚镇。八日,敌军之第十八师团及伪满军于芷山旅猛犯芜湖,国民党守军及行政专员、县长等均弃城逃去;敌军进城后,屠杀我市民二千余人于江边。至十一日,南京与芜湖间之当涂,亦被敌军占领。至十二月八日我六十六军、八十三军部队在汤山镇东西之线遭受敌军重大压力,放弃该地,转移至城郊紫金山东北地区;同日,我七十四军退出淳化镇大胜关一带,并在大胜关东北地区继续与敌激战;我四十八师仍在栖霞山附近与敌军对峙。自六日以来,敌经常以大批飞机轰炸城内及城廓附近各要点。

十二月九日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旨如下:(一)敌军已迫近南京,我军目下占领的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线。各部队官兵应抱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尽力固守,不许轻弃寸土,动摇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员长命令按连坐法从严惩办。(二)各部队所有船只,一律交本部运输司令部负责保管,不准擅自扣留;着派第七十八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官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违抗,准以武力制止。

十二月九日敌围攻南京城更为逼近。我七十四军在大胜关、牛首山一线被敌军攻破,节节后退,被迫转移至水西门附近担任守备;旋敌军追至,即在水西门外之上河镇一带与敌发生激战。栖霞山被敌军攻占,我四十八师退至和尚桥附近与第四十一师协力在该地一带占领阵地。淳化镇之敌军主力,陷高桥门七瓮桥,遂沿大路向光华门进攻;另一部占领通济门外的营房,并向通济门进攻。沿京杭国道由汤山向南京进攻之敌,于九日向我教导总队守备的老虎洞、体育场、马群、孝陵街西南一带高地(这是前进阵地)展开攻击;我守军受敌军的攻势压迫,于是晚放弃了这条前进阵地,退守紫金山第二峰麟阁寺西山之主阵地。十日,敌围攻南京复廓阵地甚为猛烈,午后敌军一部突入光华门外廓,经教导总队与八十七师协力反攻,至黄昏始恢复。十一日,全线都在激战,我守军增援城防,并作巷战准备。十二日,敌军第九师团主力猛攻中华门外重要据点雨花台,守军八十八师伤亡惨重,至正午雨花台陷落。敌军占领雨花台后,迅即以重炮向中华门轰击,同时敌以一部分炮

火向城内新街口、中山东路等处射击,有许多建筑物被毁,震裂声振动全城;有三处起大火,黑烟冲霄汉。自雨花台陷落后,八十八师全部守备中华门,受敌军重炮的轰击,敌步工兵逼近城垣。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二时左右率所部二千余人向下关方面逃窜,企图过江。唐生智得悉,命我负责堵阻。我当力劝孙元良万不可这样擅自行动,孙为情势所迫,乃又率所部回中华门附近。敌军第六师团主力于十二日拂晓猛攻教导总队中山门外的主阵地,中山陵园、遗族学校、关王坟一带激战甚烈;至午后阵地多处被突破,敌军逼近中山门,但紫金山主峰尚在我军固守中。敌军另一旅团本日上午突破我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和尚桥附近的阵地,占领扬场山、银孔山一带,继续向乌龙山要塞进攻,并有一部向西窜犯。另有敌军一部占领江心洲等处,其主力与我七十四军在上河镇及水西门附近发生激战。围攻南京之敌为第六、第九、第十二师团及第五师团之第九旅团。十二日敌军对南京城的攻击达最高潮。敌重炮猛轰中华门,有数处倒塌,敌步兵在其炮火掩护下蜂拥而上。守军八十八师抵挡不住,撤离中华门。至此,南京城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当战争将迫近南京时,曾有些人士及外国传教士等,倡议组织难民区,经卫戍司令长官部核准划中山北路以北地区,即自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这区内约可容二十五万人。中华门至花牌楼一带,原为居民聚居的地区,尤以世代生长在南京的人及无力他徙的贫民,多半是住在这个地区里。十二日敌军猛攻中华门,这一地区落的炮弹颇多,许多房屋被毁,遂使这一带的居民发生恐慌,纷纷趋往安全区。当其奔走逃难之时,更高呼亲友,告以日军已冲入城内。而溃退的八十八师及一些高射炮队等亦加入退却。至是,自中山东路起通往下关江边之公路上,拥挤不堪,纷纷争先,梗塞于途。亦有急于奔逃,而将各物抛弃途中者。逃难中的居民及一部分散兵,亦有迁入难民区者。总之,十二日下午形成了极端混乱的状态。

五、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

十二日下午二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指示本师:(一)下关通浦口为我

军后方惟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现为麇,下同]集,以确保要点。(二)第七十四军在上河镇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与城内连络,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三)着该师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施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至四时左右,七十四军在三汊河搭浮桥,企图退入下关,经唐生智命本师予以制止。

自十二日下午二时敌军攻占中华门,中山门外的战斗亦异常激烈。敌军猛攻乌龙山要塞,情况十分紧张。敌海军舰队正在乌龙山附近江面清扫鱼雷,排除航行障碍物;同时得知侵陷池涂之敌,已在该处渡过长江,向浦镇前进中。卫戍司令长官部认为情况异常严重,战局难以挽救,遂于下午五时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首由唐生智简要地说明战况,并提出分路突围的计划,征求各主官的意见,大家均无异议。于是长官部参谋长周斓以印刷好了的命令发给每人一份,会议只历时二十分钟就散了。命令规定占领挹江门至幕府山一线的三十六师,负责掩护长官公署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得继续渡江,其余部队一概不许渡江,按照长官部指定的方向——广德、宣城、芜湖间地区——突围。但除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执行了这个命令,率所部绕过栖霞山附近之敌军间隙突围成功外,其余多拥向下关,企图觅船过江。这就造成了十二日晚间在挹江门下关一带的极度混乱,也造成了战史上的极大悲剧。

下关、浦口间原有两艘渡轮,每次可载七八百人,往返一次约需四五十分钟;那时下午五时就天黑了,早晨要到七时才天亮,即夜间有整整十四个小时可以航行(因白天敌机活动频繁,不敢开行)。如果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运输机关能确实掌握这两艘渡轮,则可至少运送三万人过江,但是他们却让这两艘渡轮开往汉口去了。留存在下关江边的,只是几艘小火轮(最大的只有一百多匹马力)和约二三百只民船,这样多的人要过江去,而船只却这样的少,因而就发生了许多悲惨事件。长官部召集的会议散了后,唐生智等立即开始渡江,但各部队均不遵令突围。教导总队、八十七师、八十八师、七十四军、六十六军及南京警察等,均沿中山路拥向下关,争先抢过挹江门,互不相让,并曾一度与守挹江门之三十六师二一二团部队发生冲突,秩序混乱达于极点。随之下

关亦乱,船只既少,人人争渡,任意鸣枪。因载重过多,船至江中沉没者有之;因争夺船只,互相开枪毙伤者有之,将船击毁沉没者亦有之。许多官兵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筏,行至江中,因水势汹涌,不善驾御,惨遭灭顶者数以千百计。哀号呼救之声,南北两岸闻之者,莫不叹伤感泣,真可谓极人世之至惨。

十二日下午五时半我在长官部开会回师部后,即以电话令各部队严密戒备,掩护唐长官等渡江,至八时左右长官部人员已渡江完毕。我于八时三十分集合各部队长面授要旨:(一)军掩护长官部渡江后陆续渡江;(二)一〇六旅之二一二团担任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的警戒,待命渡江;(三)一〇八旅留一部担任和平门、尧化门等地的警戒,待命渡江;(四)无任务之部队,本(十二)日晚十一时开始移动,至和记公司附近集合,归一〇八旅刘旅长英指挥;(五)各部队概由金川门出城,不准经过挹江门。我率师司令部人员及直属队于是晚十二时到达和记公司附近,当觅得小汽艇两艘,民船十五只,即开始渡江。第一次渡江后,派人将船押回江南续运。但麇集下关之其他部队均向和记公司附近拥挤,三十六师的部队多被冲乱,有些船亦被他们抢渡去了。至十三日晨八时止,本师渡江到了浦口的约为三千人,未能渡江者占半数以上。有二一二团营长谢淑周因部队被冲散,又无船可渡,他和两个传达兵扎了一个木筏,三人坐其上,放之江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行至乌龙山附近江面上,被敌舰发现,用机枪扫射。有一传达兵中弹殒命,他们将之推入江中,继续漂流。一直流至扬州附近十二圩,才被船户发现救起,在一个乡村里换了衣服,步行至津浦铁路之张八岭车站始获归队。

十二月十三日敌军入城后,纵兵放火,奸淫屠杀。将我无辜民众及失去抵抗力之徒手士兵,用绳索捆绑,每一百人或数百人连结一团,用机关枪扫射,或用汽油焚烧。据后来远东国际法庭对敌酋谷寿夫判决书调查证明:我军民被敌射杀火焚活埋者十九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的尸体经收埋者十五万余具,总计我惨死同胞三十多万人。日军在城内以“杀人竞赛”取乐。被奸淫妇女少者才九岁,老者到七十六岁,有的奸后又被剖腹。实为现代战史上破天荒之残暴记录。

南京的失陷和同胞死难的惨重,是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悲剧。除日

军那种极端残暴的行为外,在我国方面,参加保卫南京战役的高级干部,都是有责任的。尤以像孙元良那种卑鄙可耻的行为(孙元良于十二日下午五时到长官部开会出来后,就没有回部队,脱去军服,换上便衣,跑到一家妓院拜鸨母做干妈,迁到难民区躲藏了一个月,后以日军疏散难民,才混出来),更是罪不容诛。但主要的责任应该谁负?我的结论是:蒋介石。由于蒋介石从一开始起就没有打到底的决心,总想依靠什么“国际联盟”,什么“九国公约”,以及希特勒等人出来斡旋调停,早日结束战争,借以维持他的反动统治。这始终是他的主导思想。以这样的主导思想来指导战争,其战略战术的着眼,就必然是被动的、投机的。正因为在他这种患得患失的心理的作战指挥下,丧失了广大的国土,牺牲了无数的士兵,并使同胞死难者数以百万千万计,又岂止南京一役而已!

[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1]

6. 紫金山战斗

彭月翔*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下旬,南京城便已进入了战时状态。国民党政府各机关已纷纷西迁,南京市政府也已撤走。原来大行宫、花牌楼、太平路一带繁荣街道已变得十分冷落,入夜车辆行人稀少,只有少数几家商店在应市。陵园新村要人的公馆以及城内北京路、山西路一带政府要人的住宅也均已人去楼空。军政人员的家眷早已疏散。据各方面的判断,敌军即将围攻南京,战火已笼罩着南京城。

一、紫金山的防御

教导总队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战斗力较强的主力部队,辖有步兵三个旅(计六个步兵团,另有三个新步兵团当时在湖南训练),直属部队计有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讯兵营、军士营、特务营及辎重营。除军士营外,各营均已奉命扩充为团。但因无兵补充,无装备补给,名虽称团,实仍为营。其主要长官如下: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辖第一、二团,第一团团团长秦士铨,第二团团团长谢承瑞;第二旅旅长胡启儒辖第三、六团,第三团团团长李西开,第六团团团长刘子淑;第三旅代旅长马威龙辖第四、五团,第四团团团长睢友蔺,第五团团团长由马威龙兼。总计全总队兵员约为三万多人。这个总队在南京驻防训练了四五年之久,对南京附近的地形比较熟悉,阵地构筑比较坚固,官兵一般都抱有爱国热忱,士气比较旺盛,大多数中下级官兵,作战勇敢,一时被称为蒋介石的“铁卫队”。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末,总队接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防御命令后,即下达防御命令:决定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山门、太平

* 时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三团团附。

门附近地区，固守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歼灭沿京杭公路窜犯之敌。兵力部署如下：

骑兵营设置于青龙山、汤山镇、麒麟门一带地区，搜索敌情（后来该营受敌压迫，沿京杭公路退回预备队）。

步兵第一旅，附军士营及工兵一连，担任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及中山门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工兵学校之第八十七师，左与第二旅联系。

步兵第二旅，附工兵一连，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一旅，左与第三旅联系。

步兵第三旅，担任紫金山第二峰、老虎洞及岔路口一带之守备。右与第二旅，左与第三十六师联系。

炮兵营位置富贵山地区。

特务营、工兵营、通信营、辎重营为预备队，控制太平门、富贵山一带地区。总队部位置于富贵山隧道内。

二、战斗概况

十二月七日，向南京进犯之敌，在攻占溧阳、句容两县城后，继续西犯，与我淳化镇、汤山镇南北地区友军发生战斗。总队下令各旅、各团、队在防御阵地严密戒备，随时迎击窜犯之敌，并扫清射界。我们步兵第三团的防御阵地为：由陵园南端之林森官邸起，向北沿中山陵东侧，灵谷寺东南高地至老虎洞一带地区。兵力区分：以孙仲猷之第二营为右翼队，守备陵园新村至中山陵东南高地阵地，右与第一旅第一团联系。以邹蔚华之第一营为左翼队，守备中山陵东侧一带阵地，包括灵谷寺至老虎洞南端阵地，左与第三旅第五团联系；以卢禹鼎之第三营为预备队，守备吴王坟（梅花山）、明孝陵东侧一带地区阵地。团指挥所设在朱元璋墓前隧道内。

十二月九日，敌之右、中、左三路进犯部队，均猛向南京城进逼，敌中路主力沿京杭公路进犯。我教导队骑兵营与敌接触后，即逐次撤退至紫金山以北徐坟一带，担任总队左侧警戒。敌步、炮、空协力猛烈向

我总队紫金山前沿阵地老虎洞一带进攻。自十二月九日午后至十二日夜,敌我双方在我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西山一带主阵地前彻夜激战,双方均伤亡甚重。我总队遇敌之中路主力部队,当时我士气旺盛,官兵英勇奋战,击退了敌向我主阵地之猛攻。我始终坚守阵地,使敌人几日内不能前进一步。后敌人大量增援,敌炮兵延伸火力向我团吴王坟、明孝陵一带纵深阵地射击,估计发射弹约在八九百发之多,我阵地轻重武器掩体遭到破坏。我团指挥所附近也中弹数发,人员幸无伤亡。敌之气球在南京上空升起,指挥炮兵射击。敌空军也不时轰炸扫射助战。但我团在团长李西开指挥下,始终坚持战斗,固守阵地,不怕牺牲,奋勇阻击窜犯之敌。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时半,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已知胡启儒等主要将领,均已撤走,抛弃部队不管,城内军民一片混乱。团长李西开果断决定,即命令把指挥所转移到廖仲恺墓地南端之团预备指挥所重掩蔽部内,继续指挥战斗。夜八时半,李西开和我正在议论战局,商讨打算,第六团团长刘子淑,第一团团长秦士铨也先后来到我团指挥所,打听今后如何打算。李西开询问了他们的作战情况后,即将地图展开,四人坐在掩蔽部内,商讨今后的行动问题。李西开首先发言:“当前主将都弃城潜逃,城内军民一片混乱,我们孤立作战,很难坚持下去。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突围,或者北撤。如突围,由太平门外经徐坟、岔路口向栖霞山北突出重围,而后沿九华山在句容、溧阳、天王寺之间越过京杭公路,到渚镇后再向皖南转移;如北撤,先到燕子矶一带地区找船只过江。”他征求大家意见:“你们看哪条路好些?”秦士铨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还是北撤为好。刘子淑也说,我团都是上月搞来的新兵,未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怎能突围?还是找船过江为宜。大家都倾向于北撤,于是决定北撤过江。李西开即用电话通知各营:本团定于今晚十一时在太平门外冈子村集合,向徐坟、迈皋桥至燕子矶一带地区找船只或木材渡江。是夜十二时许,全团第一线部队,即撤出了紫金山战斗,按照部署向燕子矶江边北撤。

三、燕子矶渡江跟上总队

十二月十三日拂晓后,我来到燕子矶三台洞江边,只见许许多多失去军官指挥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由下关方向奔跑出来,燕子矶满街人群,拥挤不堪,一片混乱。有的人在砍电线杆,有的人在江边扎木排,有的人在拆老乡的门板。长江滚滚激流中,有的人抱着门柱、门窗,有的人坐着木桶、澡盆,顺着江流向东漂浮。十三日上午八九点钟,敌炮舰已驶抵八卦洲江面,向八卦洲、燕子矶一带炮击,敌机在空中侦察威胁。我亲自见到死于江中的人数不少,情况是极为惨烈的。我第三团撤退到燕子矶地区,部队已失去掌握,团部的人已被冲散。随我身边者,只有第三团二营的两个连长和一个迫击炮排长。我与李西开也失去联系。当时下关方向已有枪声,长江封锁线已被敌突破。在燕子矶三台洞地区,除我总队的官兵外,又有其他友军失去指挥的散兵,都在各自想法抢渡过江。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下,团部已不可能集中部队作有计划、有组织地指挥渡江了。当时我感到我团的部队已面临绝境,突围已不可能。在没有渡船的情况下,只有各自想办法冒险渡江才有一线希望。回忆当时从紫金山决定北撤至燕子矶时,没有预见到这种情况的严重性。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

面临这种绝境,不容稍有犹豫,我就同杨天威、李继明两个连长和一个迫击炮排长到燕子矶江边寻找船只。遇到本团军需主任郭伯涛,他正在江边看几个士兵扎排,准备渡江。我们得到本团士兵的帮助,分给我们老乡的一个床架子,上面铺着一条芦席,由郭伯涛付给士兵五块钱。我们四人都上了这张床架子,有一个士兵坐在老乡的一具棺材上在我们的后边护送。由于载重过度,我们四个人下半身都已浸在水里,我就把棉衣脱下,抛在江里。床架子顺水漂流到八卦洲东南边,经人搭救上岸。上岸的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三人在遇到急流漩涡时跳江溺水了。上了八卦洲后,发现已有不少散兵在洲上过夜,我就用柴火烤干了身上的湿衣服,在一个空房子里坐到天明。十二月十四日拂晓后,我找到了同渡的杨、李连长和迫击炮排长,一同到了八卦洲中间一

条小河边,寻找渡船渡江,发现几条小船满载着散兵向东驶去。当我们正因找不到渡船而失望的时候,从后边又驶来了一条小船摇着橹前进。船上有一个士兵大声叫道:“在岸上的是我的老营长,快点停船。”我们一行四人又得到本团二营的士兵帮助;上了小船向东开出去。当我们乘船开出港口的时候,敌炮舰又对准港口向我们渡船猛烈炮击。有的小船被打沉,有的人跳下河去想逃避,不幸被淤泥淹没了,我看情况很严重,即叫停船,命杨天威为全船指挥,在敌舰炮击渡船时,大家都潜伏在船底不动。敌炮舰开动转到别处时,我们的小船即继续开出港口,向北开到了燕子矶对面瓜埠街附近上岸,下午约四点钟到了六合县城。县里空无一人,我们一行数人,还有友军的士兵十余人,在县政府一个骡马房里休息。入夜后枪声四起,我们怕发生抢劫的事故,即于十二月十六日拂晓前,乘黑夜通知友军某师的士兵一起,沿公路往西到了浦镇车站。然后,我们一行数人沿着铁路前进,到了曹八集搭上了火车,经过蚌埠到达徐州车站。我同杨天威向徐州军运指挥部交涉要到一个四十吨的火车厢,所有沿路收容的官兵都上了这个车厢,然后转陇海路到了开封市,跟上了总队部。后来教导总队奉命改编为陆军第四十六师番号,驻湖南衡山训练,我调该师第一三六旅第二七一团。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7. 南京保卫战侧记

欧阳午*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中旬，我在中央军校十一期学生第二总队步兵第一大队第二队任少校副队长。总队长钟彬对我说：“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要你回部队。”（我原在第三十六师任职）我回答说：“在哪里工作都一样，暂时不想回部队，在这里也很好。若想在部队当营长，就不到这里来了。”总队长说：“这是命令。”就这样，我回到原部队——第三十六师。

十一月二十日左右我到南京，在街上遇见宋师长的弟弟宋介毅，他对我说：“师长由上海已到苏州，即来南京，你不必前去苏州，就在此等候吧。”二十二日宋希濂率部由苏州撤到南京。我见到他，知第三十六师在上海参战损失很大，全师只剩官兵三千余人，我原是该师一〇八旅二一六团二营少校副营长，现在要我去一营当营长。当时这个营只有干部，一个兵也没有。芜湖两个补充团，补充该师。其中有个团长卢盛棻（音），曾当过我的队长，和他一同来的蔡军需主任，是过去我团的军需。所以在接兵时，拨给我的数目较多，有六百多人。我带着这个新兵营，奉命守红山，营部设在迈皋桥。要把这些新兵在短期内训练到能参加作战，实无把握。他们不会射击，毫无军事知识，我就在红山上摆石灰包，边教射击，讲军事知识，边守阵地。

当时保卫南京的负责人唐生智，是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司令部设在铁道部。守卫南京外围阵地的有：第十军徐源泉部的第四十一师、第四十八师；第六十六军叶肇部的第一五九师、第一六〇师；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的第一五四师、第一五六师；第七十四军俞济时所属的第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守卫南京

* 时为国民党第36师108旅216团一营营长。

复廓的阵地有七十八军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第七十一军王敬久的第八十七师；第七十二军孙元良的第八十八师。分两线配备。合计兵力约为十一万人，号称二十万人。

十二月初（详细时间记不清了）我营奉命调到城里，营部设在中央门里国民党中央委员居正的公馆里，防守和平门、中央门、金川门、兴中门、小北门（新民门）五个城门。除和平门开着可以通行，其他门都关闭堵塞，不准通行。我营直接归一〇八旅旅长刘英指挥，旅部设在和平门内，师部设在丁家桥中央党部，师部指挥所在挹江门附近，宋希濂就在那坐镇指挥。

约在十二月七、八日，师部参谋主任张翼杨叫我去师部，对我说：现在城南面很吃紧，敌军主力集结在那面，你们要对南面严密警戒。

十日下午，光华门被突破，敌人蜂拥而来，第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率部迳向下关挹江门撤退。在挹江门口被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二团拦阻，当时宋希濂已接到唐生智的命令，前线部队一律不准撤退，如有违者，严加制止，必要时以武力解决。宋希濂和孙元良是同学，又一起当过旅长，宋对孙说，你的部队不能撤退，赶快带回去。孙元良被劝回去了。

十二月十二日晚，刘英旅长电话通知，要我当晚九点率全营官兵到下关去找张绍勋团长。九点前我做了部署，派出一个排在和平门外马路边高地构筑工事，掩护部队撤退，俟部队撤完到十点钟，要他们到下关去找部队。我们在向下关去的路上，不时听到零星枪声，也不知是谁打的冷枪。我们只顾向前行进，没有去理它。

第三十六师系由南京警卫军第八十七师两个团与第八十八师两个团合编而成，装备比较精良，干部素质也好，大都是陆军军官学校或各军事学校以及训练班毕业的军官，参加过淞沪“一·二八”战役及其他各次战斗，他们都有一定程度的作战经验。

十二点，我们到达下关，那里部队很多，乱七八糟，毫无秩序。到哪里去找团长？正在这时遇到第二一五团团团长伍光宗，他对我说：“你不必再找你们团长了，情况特殊，你带部队到煤炭港（现在肉联加工厂）找船过江吧。”我到煤炭港一看倒有些民船，但每船都有武装士兵把守。

这些士兵是广东第六十六军叶肇部和第八十三军邓龙光部队派来的，先控制了这些船，以为他们所用。我营部传令班长王锦民，是由上海撤退下来的，他对我说：“很难找到团长了，我们先找船过江。”他带了几个同班弟兄，携带二十枝驳壳枪搞来四条船，守船的士兵也随船而来。

夜一点多钟，我们上船，这时日军已冲进城里，新街口一带火光冲天，枪声四起，情况十分危急。我想让大家都上船，但船少人多，有的船因人多而在江中翻沉，景象十分悲惨，令人不忍目睹。我重机枪连都没有上得船来，我实在无法控制局面，掌握不了全部弟兄。当时情况之混乱，也难用笔墨形容出来，但至今仍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凌晨四点钟左右，我们仅有的少数人员到达浦口，等到天亮，我集合部队只剩一百余人，带到乌衣，等宋希濂到达乌衣后，我去见他并报告了自防地撤退及过江的情况。他连说：好！好！并命令把部队带到明光上火车到蚌埠集结。以后由蚌埠乘火车经徐州、郑州、武汉、长沙，抵达江西萍乡安源集结整训。

后来，我机枪连长徐正湘死里逃生回来了。他告诉我：当时机枪连没上得了船，和其他兄弟部队的不少官兵一起，被日军集中起来，押到一个沙滩上，用机枪射杀。他是从乱尸堆中爬出来，辗转找到这里来的。我听了后，悲愤交集，只能安慰他：“我们好好整训，今后一定报这个大仇。”

现在回忆这段历史，还是十分痛心的。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七日于南京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8. 在沪宁抗战的日子里

李慕超*

[前略]

三、参加保卫南京的战斗

撤回南京之初,连内进行了人员补充,调来了新排长俞泉龙、新连长赵佩华,补充了由安徽招来的新兵,随即投入了紧张的训练,准备迎击继续进犯的日军,保卫首都南京。

十一月中旬,我排奉命担任护船任务,临时归总队部副官处(处长余易麟)指挥。当时计有小汽轮一艘,木船十余只,为了避免敌机空袭,隐蔽在下关上游的三汊河内,边值勤,边进行新兵的教育和训练。为了适应实战的迫切需要,着重教练射击、刺杀和投弹等技能。

十一月二十日,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决定南京的防御配备分为外围阵地和复廓阵地两线。按策定的守备计划,教导总队的战斗任务是:在紫金山、麒麟门、中山门一带占领阵地,阻击由京杭国道(今宁杭公路)来犯之敌。于是教导总队组成了作战指挥部,位置于不为外界所知的富贵山地下室内。由于工作上的联系,我有机会进出其间,就当时目睹的情形来看,指挥部内的气氛是安静的,工作严肃认真,储备相当丰富,这一切,显示了指挥部保卫首都的决心和精神面貌。

“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后,教导总队奉命扩充为三个步兵旅,每旅三个步兵团,共为九个步兵团;但每一个步兵旅都有一个团在后方接收新兵,一直未参加上海、南京的抗战。除各步兵旅外,原有总队直属的各营,除军士营、特务营、通信营外,也均扩充为团,即炮兵团、骑兵团、工兵团、输送兵团。步兵第一旅(辖步兵第一团、第二团)附军士营及工

* 时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三营第九连排长。

兵一个营,防守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带地区。步兵第二旅第三团(团长李西开,现尚健在)附工兵一个连,防守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地区。步兵第三旅(辖步兵第四团、第五团)防守紫金山第二峰、老虎洞至岔路口一带地区。炮兵团阵地,位于富贵山地区。步兵第二旅(欠第三团)、特务营、工兵团(欠一个营及一个连)为预备队,位于太平门、富贵山一带地区。

十二月初,敌先头部队已迫近南京外围,即将接触我前哨阵地。当时我(第三)营(营长周石泉)奉命在红毛山附近占领阵地,组织防御,临时归守备光华门的第二团团长谢承瑞就近指挥。我营为了加强战斗力,已请准将我排调回,护船任务另由骑兵部队接替。

红毛山位于孝陵卫营房东南,原计划是第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的防区,由于该师尚未到达,暂由我营代为防守。当时我营指挥所设置在工兵学校大楼的地下室内。我(第九)连守卫红毛山及牌楼上之间地区,第十连守卫士兵学校以东高地,第十一连为预备队,在工兵学校待机,重机枪连及迫击炮排分隶各步兵连。由于孝陵卫营房原是我总队的训练基地,为了平时演习,这一带已构筑有假想的简易工事,因而在较短时间内各连都完成了战斗准备,进入了实战状态。

七日晚,敌先头部队袭击了我在汤山之线担任警戒的骑兵第一营,逐渐向麒麟门迫近。

八日晨,敌方升起了侦察气球,敌机对我紫金山主阵地进行了轰炸,敌炮也开始扫射了我麒麟门前哨阵地。接着敌先遣装甲部队到达红毛山附近,对我营红毛山之线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我连和第十连当即予以有力的还击,并组织狙击手炸毁了敌装甲车一辆。敌人不断增援,战况愈趋激烈,我营因兵力薄弱,伤亡较重。这时除预备队第十一连已加入战斗外,旅指挥所也调来了军士营(营长吴曙青)附战车防御炮增援我营。在激烈的搏斗与坚强的抵抗下,终于遏止了敌人的进攻,保住了阵地。

当晚,总指挥部另调邓龙光部接替了红毛山的防务,我营奉命转入白骨坟之线的既设阵地,归还第一团(团长秦士铨)建制。

转入白骨坟阵地后,营指挥所变换到遗族学校附近。当时我营为

团的第二线营,防御配备如下:

我连和第十连为营的第一线,我连在右,守卫白骨坟至卫岗之间地区;第十连在左,守卫下马牌至铁匠营西侧高地之间地区。第十一连为预备队,在遗族学校附近待机。重机枪连和迫击炮排由营直接掌握,机动使用。

我排是我连的第一线右翼排,守卫白骨坟附近地区。右邻是第八十七师,左邻是我连第一排(排长俞泉龙),守卫卫岗至京杭国道之间地区。第三排(排长蒲启长)为预备队,随连部位于白骨坟西北侧后方,待命机动。我排进入阵地后,观察了地形,下达了任务,完成了各项战斗准备工作。

九日清晨,正当我们就早餐之际,敌炮突然向我方发起扫射,我们顺着堑壕变换位置,敌炮也跟踪射来,直至我们转入纵向的交通壕内,才搅乱了敌人的射击规律,可是我们的馒头、干菜和饮水,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我们接受了这次的教训,强调了隐蔽行动,并尽可能地利用夜暗进行活动,以避免敌空中气球的侦察。敌炮一阵骚扰之后,接着集中空中和地面火力,向我紫金山老虎洞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火光硝烟,笼罩了紫金山麓。激烈的战斗,持续到中午,预料我友军已放弃了突出的老虎洞阵地,有计划地撤至紫金山第二峰主阵地,准备居高临下,阻止敌人的仰攻。当晚,我侦察兵回报,原教导总队驻地孝陵卫营房,已发现敌人活动,兵力不详。当即将情况上报,并加强了战备,以防敌人夜袭,直至次日破晓,敌人并未行动。

十日晨,敌人利用风向,向我紫金山主阵地发起了火攻。同时我团孝陵卫、西山之线,也受到猛烈的攻击,前线战斗,异常激烈。我连守卫在卫岗附近的第一排,也投入了火热的战斗。双方全力以赴,都有较大的伤亡。我团守卫在下马牌前方的战防炮连,全连都壮烈牺牲,连长王峻以身殉职。

紫金山是我方的战略要点,西山之线是保卫南京的重要门户,在敌人是势在必取,在我军是势在必守;因此,这一地带平时已构筑有国防工事,这时又配备了熟悉该区地形的长驻部队担任守备。因之几度争夺,敌人终未得逞。

十日午后,敌人骑兵和装甲部队在敌机的掩护下,突然出现在我总队的右侧,从远处看去,显得非常从容。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我右邻友军,对此竟毫无反应,听任其安然通过(事后得知,该部在上海作战和撤退中伤亡甚大)。我暗自担心,南京城南面的战斗,可能已出现不利的局面。

转头看看我军正面,敌人攻击受挫以后,还没有马上再能以重兵进犯的征候。是敌人放弃了掠夺南京的计划吗?当然不是。敌人是狡猾的,他们攻坚不下,已把重点转向我军南侧接合部分,企图从南侧迂回,从而包围南京。

敌我相持,不过十天。十二月十二日下午六时,连部传来了总撤退的命令。撤退开始的时间是当日午夜十二时正。撤退顺序是我连掩护全营,我排掩护我连。退出阵地后的集合地点是明孝陵。事出突然,实在难以理解。死守三个月的决心,为什么几天之内就改变了呢?不一会,蒲启长排长前来联系,似有同感。他说:“退,怎样退法?”我说:“如果不幸芜湖已经失守,那就只有渡江一途。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大军渡江,将是不堪设想的事。”他接着问我会不会游泳,并表示可以保我渡江。

轮到我排撤退,已是半夜一时,顺着城边小道,编成一路纵队依次而行,大家有气无力,默默无言,回忆两年前在军校时,这条小径是我们武装竞走的必由之路,追思往事,不胜感慨!队伍到达明孝陵,有传令来,集合地点改在军校。这时,只见中山门外的阵地上,一片沉寂,惟独紫金山上的守军,为了掩护大军撤退,与敌鏖战正酣,呼声震地,战友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不止一次地击退了敌人的冲击,迟滞了敌人的行动。

我们进入太平门时,城门已为沙包和车、炮所阻塞,人流拥挤不堪。我排战士根据上海通过黄渡桥的经验,前后紧拉着腰皮带,才没有被摔倒踩伤。挤到军校后,既无人负责,也无部队集合,只好随着人流,又挤出城来。出城后,发现前面部队的背进方向,都是下关,我预料我连的一、三排可能已走到前面去了,于是我排也决定沿着铁路线,径向下关追去。偶尔看到前面有手电忽明忽灭,意识到将通过我军布雷区,当即

小声传达,引起大家注意。自己布雷阻碍自己的行动,这在上海通过黄渡桥时就曾遭遇过,往事重演,不禁为之浩叹!到达下关时,已近黎明,挹江门方面,传来消息说日寇已经入城。至此,气氛更加紧张,于是我排径奔江边码头,与全连会合在一起。

江边的情况更为混乱,欲渡无船,人人面面相觑,望江兴叹。连长对我说:“你是管过船的,快带几个人去找找船。”我说:“现在哪会有船等着我们。即或有,船少人多,大家也保不了命。”连长还是要我去找找看,我只好应命。结果不出所料,沿三汊河而上,一只船也没有发现,据说先撤的部队,早已将船抢光。正在这时,一位青年女子惶恐地跑到我们面前,凄切地求我们把她带过江去。对她的处境,我们是非常同情的,但也确实无法相助。她一路紧随我们不舍,为了不耽误她的时间,让她好去寻找她的哥哥或另想别的办法,我当时不能不斩钉截铁地对她说:“这绝不可能,我们现在也一样没有渡江的办法,你快去吧!”她才没再跟随我们。

回到原处,适逢连长正在水中求援,并向我招呼。原来我们久去未归,他估计找船没有希望,就抱着一根木料企图试渡,无奈江水太冷,终至不支。经我援之以竿,幸免灭顶。这时,我们的蒲排长已不在那里,我暗想,他可能去实现横渡计划了,但愿他平安地到达彼岸。

从岸上回到江边的战士,意外地在某木行发现了不少枕木,给我们解决了渡江材料,于是群策群力,分组扎起木排来。扎成后,由上士傅增阶站在中心,持竿作舵手;我和连长、俞排长、第十连的萧排长坐在四角,持木片作桨。为了不使超过载重,又尽量减少随身装备和衣着,坐在四角的人,下半身浸在水中,就这样向江北起渡。

由于动作协调,最初还顺利。可是一接近江流,就寸步难进了。这时已日上三竿,满江尽是人头浮动。有军人,也有群众;渡江工具,有水缸、木盆,也有竹床、木板,凡是可以浮起的工具,几乎都用上了。大家都从死里求生,也无法考虑是否安全。尤其是敌机已开始活动,敌舰已到达八卦洲江面,炸弹、枪弹和炮弹,纷纷落在水面。在这危急时刻,大家也顾不了这些,一心想的是加速前进,早达彼岸。我们的木排在航向上几经调整以后,终于冲过了激流,比较顺利地靠近了彼岸。据事后得

知,当天有不少人一直漂到八卦洲,后来成了敌人的俘虏,遭到了屠杀。

一九八四年七月七日于武汉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9. 上海南京抗战亲历记

刘庸诚*

[前略]

四、在教导总队作战参谋处见闻

新兵的补充

上海参战后,教导总队扩编为三个旅和三个特种兵直属团,须要补充大量新兵。兵役署对教导总队的兵源补充,安排在淮阴地区。扩编后接兵人员领回的新兵,不够补充上海作战后的缺额,平均各连约缺少编制额定的15%。三个旅只有六个团。七、八、九三个团,在江西、湖南两省境内接兵,并未回京。

至于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等缺员更多,即以刘安祺旅(刘安祺后曾任十六兵团司令)来说,在上海作战时,他尚是旅长。撤退下来整补(在安亭)时,三个机关枪连,仅能并为一连,可见缺员之多。

南京之空战和苏联空军志愿队的援助

自“八一三”华东抗战开始后,我空军数量只相当于敌人十分之一。同时,我国不能制造飞机,均购自国外,飞机的质量和航速均不如敌人。开战之初,空战中我机被击落的不少,有的在机场为敌机炸毁。

这年七月中,苏联和我国订立了互不侵犯的友好条约,并及时组织了空军志愿军一队支援我国。

南京保卫战开始,自十一月初至十二月十二日之间,日寇的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组,不断窜来肆虐,苏联空军志愿队曾多次飞至南京上空迎

* 时为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第二团第一营第三连排长。

击。十二月二日午后二时,日机又来空袭,苏联空军志愿队立即起飞迎击。交战不久,我亲见苏机被日机击落一架,志愿队国际主义烈士的尸体掉在小营空坝里,摔得面目模糊不清。后由总队部派人把尸体安埋在太平门外地堡城附近。

南京外围防御战

敌军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占领无锡以后,即兵分三路,向南京进攻。东路敌军攻陷镇江以后,以一部沿铁路线西进,于十二月七日与我栖霞山守军第四十八师接触。经战斗后,栖霞山于九日被敌占领,第四十一师退至和尚桥附近占领阵地。东路敌军的主力,十二月四日攻陷句容;六日,沿宁杭公路进犯汤山,经我第六十六军及第八十三军所部阻击以后,汤山于八日失守。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转移至紫金山东北地区。敌继续向马群及其南北之线进犯。中路之敌,自陷宜兴以后,即沿宁杭公路继续北犯,先后陷溧阳、溧水,于十二月七日与我防守淳化镇、牛首山之第七十四军的第五十一师与第五十八师发生激战。九日,我淳化镇及牛首山阵地均被敌突破,七十四军奉命撤至水西门附近,以第五十一师担任防守,以第五十八师为预备队。该军的左邻为防守雨花台之第八十八师。西路之敌(牛岛师团)陷泗安、广德后,继续进犯,十二月七日陷宣城,八日陷芜湖,十一日占领南京、芜湖间的要地当涂。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南京的外围阵地到十二月九日为止已全部陷落敌手了。

老虎洞阵地的壮烈拼搏

紫金山的最高处称为第一峰,次高处称为第二峰。山之东麓突起的小高地,俗称老虎洞。要控制南京城,必须要占领第一、二峰。要夺取第一、二峰必须要先攻下老虎洞。故老虎洞之得失,颇为重要。

八日敌占领麒麟门后,就向上空放了一个巨大的气球,高约五百米,遥遥可以了望我军东线整个阵地。

八日午后,敌人集中炮兵火力向老虎洞猛轰后,步兵跟着发起冲击。当敌人接近我阵地时,防守该地之罗雨丰营利用构筑好的阵地,以

密集的火力向敌猛烈射击。居高临下,目标明显,敌人这天伤亡惨重。

九日拂晓后,敌人空军和炮兵投掷和发射了许多炸弹、烧夷弹、烟幕弹,一时,紫金山东麓弹声震耳,烟焰冲天。敌人再次发起冲锋,罗雨丰营坚持抵抗,同时又得到左翼第三旅第五团的侧击支援,敌人这次的进攻仍未得逞。

九日下午,敌人利用有利的风向,又发射更多的炮弹和烧夷弹,再次猛攻。我方全营牺牲大半,罗雨丰营长英勇殉职,老虎洞遂告失守。

紫金山南麓的战斗

教导总队于一九三三年在孝陵卫营房建队。在此训练已达四年之久。官兵对于当地的地形、地物,非常熟悉,了如指掌。

保卫首都的作战计划,确认南京的最高点——紫金山之得失,关系全局。山麓东南两侧将为争夺的焦点。这一重大据点,在教导总队的守备地域内。又自上海战役中得到一条经验,即是采取纵深配备为好。因此,教导总队阵地前的前哨阵地,左自西山前,经农艺校、红土山(即红毛山)、吴家坡至工兵学校由第八十七师担任(当时设想第八十七师还可以借此收容该师撤退下来的官兵,但正面显然过大)。十二月八日,敌人已在麒麟门升起巨大的了望气球,并于当日即向第八十七师前哨阵地猛攻。除该师新兵连竭力抵抗外,其余各部都以兵力单薄向城内撤退;继由教导总队第一旅之第一团,第二旅之第三团防守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西山迄白骨坟的主阵地,与敌反复激战。迄至十二日薄暮撤退以前,紫金山第二峰、明孝陵、四方城、卫岗、白骨坟之线,仍在总队的固守中,但官兵伤亡很多。

红土山的保卫战中,参谋处曾调军士营之一部归周旅长指挥,闻亦投入战斗。

光华门的战斗

自十二月九日起,敌炮兵部队已占领麒麟门、马群、沧波门、高桥门阵地,猛烈炮击北极阁、明故宫、富贵山,企图封锁富贵门、中山门、光华门等我军部队进出要道。

卫戍总部原先计划以王敬久的八十七师守卫西山、红土山、工兵学校和通济门。但该师自上海参战后,伤亡极大,上海总撤退时,又命该师掩护各部队撤退,长途跋涉,到南京时,只有淮安师管区补充的一连人尚为满员外,其他各连都缺很多人。十二月八日,第八十七师的新兵连(由江北淮安补充的那一连)在西山前的前哨阵地上曾与日军激战,敌人几次冲锋,都被击退。后以牺牲太大,才由教导总队第一旅派队接防。第八十七师防卫孝陵卫、红土山前面前哨阵地之一部,也因阵面过大,连长慈巨圣(辽宁人)又负重伤,不得不退下,交由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三营(营长周石泉)接防,并调军士营(营长吴曙青)附战车防卫炮增援。经过激烈的搏斗,阻止了敌人的前进,敌人伤亡惨重。教导总队在孝陵卫驻扎四年之久,地形熟悉,构筑的阵地也比较坚固;官兵作战又都很勇敢,故敌人在受到重创后,即以少数部队牵制教导总队防御的正面,而以主力部队猛扑第八十七师刘旅长(即二五九旅)防守的工兵学校。刘旅只剩有一营不到,虽曾竭力抵抗,但以人少无援,九日撤退进城,工兵学校遂于十日上午失守。工兵学校修有坚固防御工事,失守后,长官部震动,唐生智在电话上对王敬久大加斥责。这时,王敬久已把师部搬到富贵山地下室。其办公室本在邱参谋长室对面。我记得很清楚,他没带有参谋处或副官处到此。他也不在分给他的办公室里,整天整夜都在邱参谋长办公室里吸烟或打瞌睡。失守后,他受了上级的气,立即用电话召刘旅长到地下室来。

“你们为什么把工兵学校丢了?”王敬久声色俱厉地问他。

“我们自上海节节掩护各部撤退下来,人没有收容一半,加之这几天的苦战,许多官兵不死即伤,守工兵学校时只有一连多人了,所以……”刘旅长也没推卸责任,很镇定地回答。

“你快回去把剩下的人组织好,听候命令。”王敬久对自己部队的情况,哪有不知道的。说毕,也就叫刘旅长走了。

工兵学校在光华门的前方,工兵学校陷敌,光华门就失去了掩护。

十二月十日上午,桂永清回地下室,要我写一张临时命令卡调炮兵团入城,设阵地于明故宫附近,以支援谢承瑞团,还击敌人。此卡由李参谋钧歧送去,并监督执行。

午后三时许,敌人的敢死队在其密集炮火的掩护下推进到护城河一线。晚八时,由城外冲到光华门外城的城门洞内。但以城门坚固,而冲入城门洞内的也只有一个军曹所率领的十余人。桂永清得报后,惊惶紧张,立即亲率卫士和警卫连的一排多人到午朝门督战。五龙桥至光华门的御道街垒了五道沙袋,留有枪口,准备巷战。桂又打电话到参谋处要调睢友蒹团增援。谢承瑞团长负责守光华门,他向桂永清建议说:“进入城门洞下的敌人不多,不如先倒汽油下去烧杀,明日拂晓,我率敢死队冲出再全部地歼灭他们如何?”桂总认为可以,立命参谋长派人送汽油来。汽油多数储在军校和励志社等处。是夜,运送许多桶汽油去。谢团长亲率战士背了许多桶汽油放到城墙箭楼处。半夜,把汽油桶的口松开,丢在城门洞口,立即投下火种,摔破的汽油桶里溢出的油,迅即燃烧起来。护城河边的敌人射击更密。拂晓,我军守卫在城墙上的各营连,利用居高临下之势,以密集火力压制敌人。这时,谢团长亲自率一排英勇的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轻机一齐向那已受到烧伤的十余名敌兵射击,多数均立遭击毙。其中有一名未死,当即用担架把他抬到富贵山地下室的门口。本着国际红十字会优待俘虏的仁爱精神,总部参谋处电召医务所(即裹伤所)派医官前来给予治疗。又派日语翻译去询问,但他闭口不言。十二月十二日薄暮撤退时,他盖着灰军毯,安然地睡在地下。

光华门战斗,我们遭到的伤亡不小,但成绩是非常值得称道的。谢承瑞团长战前业已抱病,后又为火焰灼伤,辛劳过度,体力已十分不支,所以竟在通过挹江门时因拥挤而被踩死了!

五、双十二大溃退

南京总撤退的决定

芜湖失守后,敌第十八师团除留一部据守外,主力即沿京芜公路急进。同时第十二师团和第五师团之第五旅团更加紧了对南京的围攻。九日,牛首山、淳化镇、高桥门、七瓮桥、通济门营房等处,均次第被攻

占。十日,突入光华门外城城门洞之敌,虽被全歼,但敌之大部仍据城外护城河顽强抵抗,伺机扑城。十一日,全线继续激战,教导总队又急调工兵团和军士营各一连增援光华门;城内已在御道街分段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十二日,紫金山第一峰的东面和四方城、卫岗前我军防线的战斗愈加激烈。十二日上午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已遭受到炮击。敌海军小型舰数艘已至乌龙山要塞附近的江面,情况十分紧急;又传说:进占当涂之敌,已渡江向浦镇推进。在这种既难于守,又难于退(背江,缺乏船只)的情况下,对唐司令长官来说,应该是实践他自己庄严宣布过的“与南京城共存亡”这个豪言壮语的时候了,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召集师长以上的将领开会,简单地谈了战况以后,即提出撤退的问题向与会者征求意见;但未经任何讨论,即由参谋长周斓把事前就已经印好的撤退的书面命令,给每人一份,要大家“照命令规定的办”。就这样,他便“完成”了指挥保卫南京这场会战的重任了。

此事,桂永清于一九三八年元月初在开封临时收容站一次进餐时向我们讲:“唐生智长官自告奋勇保卫首都,在决定退却时,为了推卸失守重责,转弯抹角地说:‘为了尊重各位意见,特请大家来共同商讨,凡列席将领,同意于今日分别即行撤退的,请在会议记录簿上签名盖章。’他说完后,大家都沉默无语,深感难受。他又催促说:‘事机迫切,不容迟疑,希望迅速表态。’说完后,叶军长首先在决议案上签字盖章,继续签字的有参谋长、孙元良、宋希濂、俞济时、邓龙光等。王敬久沉默不语,仍抽他的烟。我站起来说:‘一个国家的首都,固守未到半个月,就拱手让给敌人么!况我们左翼并无多少敌人,紫金山制高点及其山麓大部分,都在我们总队固守中;中山门外自四方城、卫岗以东到白骨坟之线未失尺寸;光华门仍十分坚固,我们已调部队协助;至于中华门虽然危急,我们可以调紫金山北的预备队去支援他们嘛!不能这样就撤退。’”桂又说:“当时的签名盖章,无异于叫打脚模手印。”桂永清的话是否全都真实,姑记之以供参证。

据说,长官部当时所拟的撤退计划是,除宋希濂部掩护长官部直属部队由下关渡江后继续渡江外,其余部队由正面突围。但事实上从正

面突围的是个别的部队。马威龙率领的教导总队第三旅是个别部队中的一个。当时,该旅的战斗任务,主要的是防守紫金山。十二月十二日入夜以后,别的部队正向下关方向撤退时,他们仍在紫金山上和敌人拼搏。他们是在别的部队撤退以后,沿紫金山北麓,穿过敌人的间隙实施突围,以后转到皖南集结。马威龙这个人,是值得称道的:他是广西人,字云飞,黄埔军校四期的学生。笔者于一九三四年夏季由军校到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实习当兵时,他是我们的营长。他中等身材,精力充沛,在生活工作中,处处能以身作则。擅长射击,经常给大家示范,命中率极高。一九三八年他调第四十六师任旅长。兰封之役,我军围土肥原于三义寨,土肥原率寇据寨顽抗。马威龙亲临第一线督促汝鑫营冲锋,并亲自掌握一挺机枪掩护。就在这时,忽被敌狙击手射中钢盔,尖S弹(敌狙击手所用)由前额贯入,当即壮烈牺牲。汝鑫营长亦同时战死(汝系甘肃人)。

教导总队的撤退情景

长官部召集的会议结束后,各军、师长仓惶地各返指挥所。这时消息早已泄露于外,除教导总队和各部第一线战士还不知道外,其他消息灵通的各军师的后勤人员早已焚烧文件、物资,收拾起自己的紧要东西,奔向下关。

唐司令长官则于当天早晨即已电驻在蚌埠的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要他于十二点前在浦口车站替他预备一列列车。会议刚完,唐司令长官即乘小汽车逃至下关,立即渡江,丢了部队,登上火车逃到百里之外的滁州。

总队长桂永清从会议室出来,首先奔赴驻于城内的直属团营和一个旅指挥所,传达了撤退的决定,要求各旅、团以少数部队作掩护,其余分向下关、三汊河各自集结,利用一切可以渡江的办法,横渡长江。除随身轻武器外,其他重武器、笨重装备、粮食、物资等,全部销毁。是时,有些部队已先行动,又传中华门已失守,城内秩序大乱。

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后,在参谋长室召集参谋处长万成渠和副官处长余易麟(其他政治处、经理处、人事科、战地新闻报社已于数日

前渡江,乘火车转赴武汉),说明情况后,即令副官处人员撤到三汊河等地,并指示参谋处只携带少数重要文件,其余全部销毁。吩咐完毕,他向邱清泉说:“我们立即一同走吧!”当时,紫金山主阵地的战斗,仍很激烈;光华门的谢团,也在竭力反击。

“你先走吧!我暂留下,再和各团、营通通话,研究一下撤退的办法。”邱站着理他面前的一堆文件,冷静地回答桂。

“那也好。处理好后,你赶快到三汊河来。我们到达江北后,还要组织收容工作。”桂永清向邱说完,立刻带领几名卫士和余易麟慌慌张张地离开了地下室,向三汊河奔去。

在我们入伍时期,邱曾在军校任过政训处长,他对工作有责任感。这时,他不愿与桂同行,是不同意桂永清轻率地处理这个极其重要的撤退问题。过早地脱离战场,丢掉部队先跑是不光采[彩]的行为。

桂永清走后,邱叫卫士把一堆文件拿去烧掉,静坐在电话机旁,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两眼微闭,若有所思。参谋处的办公室就在他斜对面,处里有些人已跟桂永清先跑了。万成渠走前吩咐我必须把主管的机要文件和地图烧了再走。我们作战课的底稿、地图很多,只得边查边烧。这时,小炮连代理连长严开运带着兴奋的神态来到指挥部,匆匆地到参谋长那里去了。我觉得奇怪。严和我是相知的战友,上午他连阵地里的树木、枯草被敌人的烧夷弹引起燃烧时,他曾来指挥部向参谋长请示转移阵地的问題,出坑道口时被哨兵阻拦,曾来找我要通行证。当时,他的神情显得有些紧张,现在为什么兴奋起来了呢?现在正是开始撤退的时候,他又为什么离开了他的连跑来指挥部呢?以后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他没接到撤退的命令,不知道要撤退,他是因为刚打下一架敌人的飞机,特来向参谋长报告并请领奖金的(当时有规定,击落敌机一架,奖金五百元)。奖金虽然没有领到,但撤退的命令总算领到了。

我烧完所保管的作战文件和军用地图时,地下室内,只有邱参谋长和他的两名卫士。卫士在收拾东西。参谋长嘴上叼着纸烟,不停地抽,左手握着左轮手枪,正在装填子弹,态度仍从容不迫,室内电灯仍然通明。

我走过去向他报告说：“重要文件和地图已全烧了，我们走吧？”

“你受过伤，你先走吧！”他仍镇静小声地向我说。

我瞧他若有所思，但还不知他的想法。我迅速回到办公室，挎上公文包，包内有临时作战命令卡片数张，背了一床军毯。身边的传令兵魏尚，年约十八岁，安徽阜阳人，也只带了一条军毯，其他被盖、衣物用具一概丢在寝室内。

当我们离开地下室，走到出口处，看见那躺在左边地下的日军俘虏，盖着一床军毯，纹丝不动，没有任何人去伤害他。

我沿着富贵山麓下的碎石马路，走到和太平门交叉的路口，正遇见第六十六军的战士向城内走。这些战士是广西人，个儿矮小，全副武装，成三列纵队走着。为什么他们反而进城呢？这个疑问，使我大惑不解。后来，我们转移到开封后，清夜深思，我才恍然想起，卫戍长官司令部于十二月十一日午夜三时，曾电调第六十六军的一个旅增援中华门。他们接到命令和集结队伍可能较慢，途中又未奉到第二道命令，所以在这撤退混乱中进城。这可说明上级指挥官无能和他们（指这一旅人）尽忠职守，服从命令的爱国精神。但是，这部分战士又将懵懵地陷于危地了。

我这名“伤员”的撤退经过

天渐渐地黑了，灯火早已管制，大街小巷没有一盏路灯。住户人家的门扉紧紧锁闭。他们为了避免敌兵的残害，早已十室九空。

许多正在逃奔的战士，往日和班、排长生活在一起，朝夕与共；在这生死危急的时刻，仍然依依不舍，紧紧跟随。队形虽有些零乱，呼吸的节奏还是一致的，仓惶快步地走着，时时发出刺刀、水壶相碰的金属声响。

我的伤口新愈，左胸上腔尚感疼痛。归队时才丢了伤兵的扶杖，还不习惯快走。幸好在南京已住了五年，道路熟悉。我和魏尚抄近路走，经宗老爷巷、蓁巷直达鼓楼。这时，四面八方退下来的部队，愈汇愈多，集成一群人流，秩序混乱，蜂拥地向挹江门奔去。东南方的枪声仍然很密，但炮弹的爆炸声不多了。沿途呼叫、催促之声，不绝于耳，混乱到了极点。所谓“兵败如山崩”，正是如此景象。

防守挹江门的是第三十六师。听说，傍晚，第三十六师守城卫兵不

准部队往下关退。撤退到此的各部战士怒不可遏,竟致开枪混战。后面拥到的人群,勇不能挡,遂把城门洞冲开了。

我到挹江门时已是深夜十一点了。通过城门时,“肩相摩,踵相接”都不足以形容,简直是前胸后背相互紧贴,挤得喘不出气。我脚底都没有沾地,完全被架抬起来挤出去的。后来听说挹江门城门洞被踩死的就有三四层尸体。这就是“指挥无能害死三军”啊!

到了下关,却灯火通明,这是电厂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坚守工作岗位,继续为江边路灯输电。否则,不知道还要淹死好多人啊!

我们由下关江边的几个码头走到三汊河,都没找到总队的集合地点,方知上了当。其他部队也是如此。沿江岸拥挤着成千上万的战士,当发现江边没有船只时,望着灰蒙蒙的长江天堑,不见对岸,一时惊恐万状,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东跑西窜。这些战士中北方人较多,大都不识水性,怨骂之声不绝于耳。

其中也有些胆大的南方士兵,找寻木材,或拆下建筑物木料,准备捆扎木筏;又有许多不知厉害的战士,跳上趸船,想合力把趸船划到浦口。有的说:“我们到英国使馆里去避难吧!”更坏的,竟有开枪争夺别人扎好的木筏,以便自己逃命。又有些人扎好了木筏而不会划,在江中颠来倒去;有些木筏又以载人过多翻身落水,呼救之声,撕裂人心。

我家住在锦江河边,自幼喜欢游泳,在军校又受过训练,擅长远距离游泳。一九三五年休假日曾和九期江岑参来回横渡汉西门外的夹江,较有胆量。无如那时正是农历十一月十日,水毕竟有点冷,加之又在新负伤之后,因而产生了顾虑。在人声鼎沸中,忽然发现有三名战士弃了一块跳板,回上岸来。可能不会水,又可能不会驾驭而丢的。这块跳板长约十余米,宽约六十公分,厚约三十余公分,乘两三个人没问题。但必须有胆、会水、会驾驶才行。于是,我和魏尚找了两片木板,作为划水用的桨,登上跳板。魏尚坐在前头划,我坐后头划并拨正方向(当舵手)。浦口黑沉沉地没有灯光,只能借助下关通明的电灯作为反向指示,直向对岸划去。到了江心,江宽水急,风寒雾浓。俗语说,江心是“无风三尺浪”。这时,黑色的波浪一大团一大团地向跳板冲击,簸动极大,发生了很大的阻力,几乎翻板。我和小魏把毯子和零碎东西全丢入

江里,重量减轻,划行速度也保持了。江心也有在划的人,江面过宽,所看见的只有少数。划啊!划啊!划了很久很久,在黑茫茫中看到模糊江岸。但不是浦口而是芦苇丛生的淤泥江边。虽然冬季风微,但从起划地点,江面宽度和流速判断,可能已漂到浦口下游四至五里了。这时,我们两人饥寒交迫,精疲力竭了。若再傍岸向上流划去,水的阻力必然要大得多,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到达浦口。正在为难之际,忽然遇见几位宪兵划的一只小船过来。我们当即向他们求援,他们班长见我们只有两人,也就靠拢允许我们上船。

上船后,我们感到增加了希望,遂又鼓起余力,共同向上游划去。天将拂晓,这条小船方停泊在浦口岸边。

上岸后,我们道谢了这几位“见危能助”的普通战友——士兵,便坐在冷冰冰的街沿上,一边挤去裤足水湿之处,一边顺望首都,但见东、南两处,大火冲天(那是烧汽油、器材、装备、物资等等),浓烟四起,炮声、爆炸声音更密;下关江岸,长江中流,虽距浦口有几里路程,但那吼叫嘈杂之声,江中遇难求救之声,仍不断听到。

我口干肚饿,精力已尽,拖着沉重的脚步,噙着泪水,慢慢地去到江边了望,心如刀割,久久不忍离开。

六、乘铁道兵营的装甲列车重返浦口

灰沉沉的寒冬天空,云色惨淡,冷风凄切。浦口街上门关户闭,没有瞧见一个居民。侥幸渡江过来的失群战士,稀稀疏疏,三五成群的低着头匆匆地走着自己的路。战斗生活就像一条突然凝滞了的长河,昏昏的,恢恢的,使每个虎口余生的人茫然不知所向。

我和小魏没有一支枪,没有一把刺刀。怀着沉痛的心情,默默无声地循着津浦铁路两旁的小径向乌衣走去。每行数十步,仍回首遥望可爱的南京,想念尚在危城中的同学和战友们。“行行复行行”,“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如失群的孤雁,不停地向北走呀!走呀!

午后一点过,我忍着痛走到了乌衣车站。站上有出售馒头的穷苦小贩,我们胡乱买了些吃。这时,忽然由北向乌衣开来了一列装甲列

车,车进站后就慢慢地停下,上面下来一位中校军官,他径直到站台上向我打听南京方向的战况。当时我上装左上方佩有总队部参谋符号。我向他简明介绍了眼下撤退情况,并说敌人海军并未到达,浦口附近亦无敌人踪迹。随又取出一张总队临时作战命令卡给他看,要求他允许我同车去浦口,以便掩护和接待渡江过来的官兵。他表示同意。我和小魏上车后,同他互相自我介绍,方知他是铁道兵营营长冯庸(但非领导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冯庸),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的,身型瘦长,态度和蔼镇静。列车方要鸣笛前驶,教导总队胡启儒旅长跑步赶到了。他是早已到站,不知在站外哪里吃喝(乌衣站后有些搭棚的食堂旅店),听到车列进站,知道列车要北上徐州。看见我这个小部下正在车上和冯庸说话,笑嘻嘻地过来要求搭车,经我向冯营长介绍,当然他也上来了。

这列铁道装甲列车共有五节,火车头挂在最后,前头一节是车的主体部位,装有两门加农炮,车厢顶上还有一架重机关枪,可以上下升降,枪的把手有专人握着,旁边弹带已经装好。第二节车有一架苏罗通小炮,炮口正指向天空,射手、弹药手都做好预备。第三节是指挥室,前后都有看台,也即是冯营长和我们所坐的地方。第四节满载荷枪的步兵战士,总共约有一连人。每节的外层皮都装有钢板。军容严肃,警卫周密。

列车缓缓地向浦口驶去,沿途首先迎到王敬久师长和他的卫士。他仍穿黄呢子军服,外罩青毛哔叽的披氅。上车后,一言不发,不断抽烟,斜靠起眯着眼打瞌睡。据我所知,撤退会议开后,他去通知在明故宫待命的陈、刘二旅长就走了,并未回过地下室。再次接上车的是老迈龙钟的副参谋长余念慈和胖胖的参谋处长唐嗣(此两人均由胡旅长向冯营长和我介绍的)。车行不久,又接到了俞济时军长和他的卫士。上车后,都坐在指挥室的坐椅上,各抽着纸烟,显得有些倦容。他们交谈的只是那些军、师长是否过江;或者谈谈自己丢失东西的小事,绝口不谈组织收容和戒备有关的问题。

列车南下快到浦口了,忽听说敌舰已游弋到了八卦洲。矮胖大耳扇的俞军长等决定要冯营长回驶,不必在浦口掩护渡江大军。因为他们急于想到安全地点和找唐司令长官。

午后四时许,晚霞夕照,装甲列车急驶到了滁州车站,我和诸位“将

军”一同下车暂息。不一会儿,看见唐司令长官由车站内慢步出现。当他徐徐走到站台时,后面拥了一群先溜到的军、师、旅首长。下车的将领忙向他行礼,我则站在五十米外观望,听他们谈话。

唐司令长官瘦高的官体上,穿了一件黄呢子大衣,内着呢军服,衣领以下的几个纽扣都没有扣上,头上戴了一顶红绿色鸭绒睡帽,顶上还有一个彩色帽结子,嘴上叼着一支香烟,若无所事,安详自然,真不愧“大将风度”。

这时,桂永清总队长带了一群副官、卫士也赶到了。

桂永清离开地下室,丢了部队来到三汊河已五点钟了。据机电员高旭林和郭孔新(桂的卫士,以后进了军校十六期,曾在我中队任区长)向我谈:他们和桂总跑到三汊河,找到了工兵团扎的一张木筏,就同桂总、余处长和几名卫士登上去,立即向浦口方向划去。天完全黑了,人多,划得很慢。约在半夜零时,才抵江岸。但不是浦口,而是浦口下游芦苇岸边。丛生的芦苇长得有一人多高,芦苇外的江边,平坦如纸,淤积的污泥既宽且厚。桂总不知厉害,首先和一名卫士往下跳,脚刚落地,马上就往下沉。淤泥的含水量多,又深厚,又松软,两人很快就往下沉,愈沉愈深。未跳下去的卫士着了慌,迅速把绕腿取下接连起,将一头丢给桂总和那名卫士,筏上的人全力拖拉,才算免掉灭顶之祸。上筏后,判明位置,才又划到浦口。

桂总身体早已发胖。在这兵荒马乱之际,不仅找不到汽车,也找不到一匹驽马。铁路上又不好走,只好循着公路向滁州方向逃奔。

及至到了滁州车站,见到司令长官,报告了撤退经过,然后向唐请示是否将余部到开封整顿。唐司令长官当即表示同意。桂总回头命胡启儒旅长留下办理收容。

“我只同卫士一人到此,身边没有钱。”胡启儒说。

“余处长,你那里交一千元给胡旅长。”桂永清转身向余易麟说,余立即从公文包内取出一迭崭新的一元一张的钞票一千元,点交给胡启儒。桂总命令我说:“你留此处协助胡旅长,凡过江到此的,交代他们到开封报到。在车站联系好干粮的供应,单独过此的要酌情给予补助。”说毕,他着身边全部人员和唐司令长官等乘铁道装甲列车北上。

七、在滁州协助办理收容

桂总队长走后,胡旅长交给我一百元,吩咐照桂总指示办理,他和卫士就到车站后的小客店住下。我到车站找站长交涉,站长是一位皖北人,姓张。高大结实,约莫三十几岁,诚实爽朗。我拿出“作战临时命令卡”给他,请借粮食和调用车辆,他慨然许诺,非常热心地帮助我们,并领我去看堆积的袋装米面,要我随便取用。我叫小魏背了几袋去换馒头,小贩要加工费,我立即先付了几元,并要小魏在站内候车室发放。战局变化已到如此惨状,还分什么部队,要小魏见来的就发给。

我在滁州车站住了四天多,每天十点和午后三点左右都有敌机飞到车站乱炸。警报拉响,我和待车的各部战士急忙向站外地里疏散。车站设有临时红十字站,凡受伤的都给以医疗和包扎。

十四日上午,忽然见到同学李慕超、萧冠涛。我趋步到他们跟前,相对久久地握着手,心情十分沉痛,都有再生之感。他们向我简述了过江的情况。我接待后,请他们赶快乘车到开封集合。我们即匆匆告别。

小魏这次和我同过患难。他向我请假回阜阳探亲,我想他的父母听到南京失守,必定焦急和悬念,立即同意,给他十五元作路费,叫他到蚌埠下车再回家乡。

大麻子胡旅长住在小客栈,几天中从未到过车站,当然更说不上关心侥幸过江的战士的痛苦了。北伐时,桂永清在第一师何应钦部下任连长,胡启儒正是该连的排长,同事很久,也算得亲信了吧!他的如此胡来,也可能就是仗着这种亲信的关系。

十七日,胡启儒听说浦口、六合已有敌踪,他和卫士慌慌张张地来到车站。十一点有列车到站,他就要我同他到开封向桂总汇报去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于成都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0. 我参加南京保卫战经过

邱维达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上旬,我军自淞沪地区将主力撤向浙、皖、苏、赣边境后,日军主力由京沪沿线直迫南京,一部由杭州湾登陆之敌,则沿太湖以南,由安徽广德、宣城、芜湖迂回南京。敌舰亦由吴淞口溯江而上,会攻南京下关、浦口。沿京沪、京杭两路前进之敌,经遭我撤退各路军分别阻击,如在昆山、太湖、江阴、句容等处均给敌军以有力打击。

十二月四日,敌进占何家铺、秣陵关以及淳化镇、汤山以东之线,同时敌飞机大肆轰炸我南京外围各主要阵地以及城区建筑物,当时国民政府附近均落有炸弹。战争气氛弥漫全球。

五日拂晓,接近秣陵关、淳化镇、汤山以东之线敌军,开始向我守军发起攻击。我军竭力抵抗,至八日晚,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八师所守秣陵关、淳化镇的我军阵地相继被敌人突破,而守汤山、青龙山之六十六军叶肇部,被迫向紫金山北麓地区转移,敌军乘虚而进入南京东南郊地区,战火将很快燃烧到城区。

我当时任陆军第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三〇六团上校团长,在上海撤退时,担任整个战区掩护任务。等我完成掩护任务,敌军已越超我一日行程,也就是说,我的部队尚在青浦,日军先头部队已到达苏州白鹅潭,如要赶上我军主力,必须冒险穿过敌军大部队。有人劝我不要去冒险,部队在上海已经打得够疲劳,如碰上敌大部队,一定要吃亏。我考虑,尔后在南京可能将有更重要任务,不能只顾眼前本身安全。终于依靠当地老百姓替我带路,利用夜间穿插小路,有时绕过敌军空隙而顺利通过敌军数道封锁线,安全到达南京上方镇、淳化镇与师主力汇合。

* 时任 74 军第 51 师 151 旅 306 团团长。

我团到达上方镇后,稍事补充,调整人员,准备继续加入战斗。十二月七日,接到师部命令,为策应周志道旅作战,立即派一个营守备湖熟镇。我派第三营胡豪营长担任这项任务,与数倍之敌激战,阵地屹立未动。

南京外围战斗继续到十二月八日晚,由于敌后续部队源源增加,大量坦克、重炮、飞机均已加入作战,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所辖程智团、张灵甫团阵地均被敌军突破,部队纷纷向城区撤退。此时,王耀武下命令转移阵地。我团转移到光华门外飞机场,布置新阵地,继续抵抗。我到达机场,见到有几架残破机体歪东倒西停在机库内无人看管,油库、零件库储存物资不少,也没人过问。这些都是国家作战物资,为何不预作处置?真感到痛心!我又登上了望塔回头向南京城内望去,只见万家灯火,依然照得通明,这座美丽的古城,它可怕的命运迫近眉睫,几十万骨肉同胞仍在熟睡中,将来他们的遭遇怎样?我实在替他们担心啊!我想到战争以外的种种,不禁热泪盈眶。

在愁绪万缕中,又突然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件战史:正当德军进攻到法国凡尔赛城逼近城郊时,法国指挥统帅命令所有守城将士回首看看这座美丽的凡尔赛城,于是激发了全体法军官兵的爱国忠诚。正当此时,法军统帅下令向德军反攻,将德军击退数十里,获得胜利。我希望担任保卫南京指挥者也有如此胆识和魄力,在这场会战中作出奇迹。

我刚从上海撤退,转战到达淳化镇,见到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和许多同事都在一起议论南京战局,一致想了解谁来担当负责南京保卫战这个重任。有人猜何应钦,也有人猜白崇禧。十二月上旬的一天,王说:上级电话召集团长以上将校到中山陵附近听委员长训话,到时自然会宣布指挥者姓名。

八时许,全军团以上将校约四十余人陆续抵达军部,由俞济时率领向中山陵前进,途中躲了几次敌机侦察、扫射。到达陵园休息室时,冯玉祥、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等高级将领已经到达。休息一刻钟后,蒋介石的车队十余辆也来了。看来文武官员总共有二百余人。蒋着戎装,表情沉闷严肃。大家集中在陵园墓道中间厅堂。蒋训话说:抗日战

争已迫近南京,南京是吾党总理建立国都所在地,也是总理陵寝安葬之地,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国际观瞻所系,不能轻易放弃。这项任务,希望各位将领推选一位德才兼备者担任指挥。应与城共存亡,以慰总理在天之灵。厅堂中有几分钟寂静无声,满堂文武互相观望都不发言。再过两分钟,蒋的面色又红又紫,似乎有些激动。他接着说:好吧,既无人提名,我来担任守城任务吧。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各级将领坚持抗战到底决心,不达最后胜利,决不罢休。蒋的话声刚落,突然从将领队列中站出来一位将军,握紧拳头举得高高的,大声发言,口带湘南口音,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唐生智总指挥。他慷慨激昂地大声说:我是国家军人,国难严重之时,军人应临危受命,舍生救国。我愿代替委员长负此保卫南京战的责任。停一下又补充了几句:委员长是一国统帅,众望所归,决不能留在南京。话音刚落,蒋满脸笑容频频点头,示意赞成。接着,全体鼓掌表示敬意。正在全堂空气转现活跃之际,蒋又补充说:唐总监(任过军训总监)具有英雄本色。能见危受命,大家要学习他,所有守城部队要绝对服从他的指挥。

守城主将产生后,所有参加者随着蒋进入陵堂向孙中山先生座像行礼如仪,接着绕陵寝一周,蒋离开我们乘车走了。

十二月八日晚,我已转移到光华门外阵地。守到深夜时,从牛首山撤退下来的部队要通过我的防线,被我阻拦住,据询问部队番号是第五十八师,我说找你们的领队军官来见我,否则不许随便撤退,防止敌人乘隙突入。后来有位姓吴的营长来见我,他说守牛首山的防线已被突破,部队已经打得很零乱,我只带一个连冲出来。他说敌军部队跟着尾追,劝我早作准备。快到凌晨,第五十一师第一五一旅部队,也接着从淳化镇撤退下来,据周志道旅长亲自告诉我:敌军坦克和步兵紧跟后面,应作好一切准备。随后王耀武坐辆吉普也到我团对我说:现在情况紧急,经过三昼夜激战,淳化镇、方山等处均被突破,命我团调整部署,原阵地除留少数警戒部队外,主力要撤进城内,利用城垣为阵地,守备中华门到水西门之线,第三〇二团守备水西门以南地区。

十日晨我团从中华门入城,正在部署新阵地时,敌机编队轰炸雨花台第八十八师阵地,方山方面敌炮兵开始向我城垣轰击,中华门城墙垛

口被轰塌许多。此时我已意识到一场恶战就在眼前,将部队分配任务完毕,便带领一组侦察军官到阵地侦察地形、联系友军、组织协同。

午后四时许,南京城区战况已经激烈展开,由京杭国道前进之敌系一一四师团,前锋已占领飞机场,另一部占领雨花台东西高地。我军守雨花台的第八十八师部队已被击破。由于雨花台过早弃守,敌将炮兵阵地推到该处,掩护敌坦克和步兵直接进攻城垣,炮弹轰击城墙城垛,使守城官兵伤亡很重。我当时正在中华门城上指挥所,发现敌坦克两辆,掩护步兵企图通过中华门外军桥(此时设有大桥)。我命令集中步兵炮数门,直接瞄准射击。敌两辆坦克中弹掉入河中,敌步兵失去坦克掩护,纷纷后逃。我令一个加强连出击,杀敌数十人,士气为之一振。

敌我双方激战到十二日黄昏,听到全城周围阵地炮声隆隆,不绝于耳,机枪声、榴弹声、喊杀声,更是此起彼落,彻夜不停。九时许,第三营营长胡豪电话报告:中华门与水西门之间,城垣突出部有一段被突破,敌攻城兵正在利用绳梯爬上城墙。我立即命令该营挑选一百名精壮战士组织敢死队,严令务必在一小时内,将突入城墙之敌完全肃清。任务达成,官兵连升三级。命令下达后,营长胡豪亲率敢死队勇敢地向突破口冲杀过去,我指挥所有机枪大炮直接掩护。一时杀声震动钟山,不到一小时,将突入城上之敌全部肃清,除战死者外,生俘十余人,在格斗中,我第三营营长胡豪、少校团附刘历滋不幸中弹英勇牺牲。

战到深夜,接师长王耀武电话:南京全城战况混乱,要作有计划战斗已不可能,为了保持一部分实力作尔后长期作战计,部队完成当前任务后,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撤退方向。我接到电话后,认为情况不妙,任务亦艰巨,正与敌胶着时,如何后撤呢?在包围状态下哪里是后方呢?于是我集中几位营连长在城墙上研究撤退方案。敌人发现我们手电,向着我处扫射,我的左腿中弹骨断,幸有团附继续指挥。我被担架抬下战场,由于流血过多,当时即昏迷不省人事,到下关码头,才苏醒过来。

护送我的一位副官对我说:我们经过南京市区到达下关,街道情况十分混乱。店铺都关门,到处有乱枪声。我们来到下关,既无一艘船只,又无架设军桥,敌舰已临八卦洲水面,我说天一明敌人来了还是同

归于尽,何必把我弄到这儿来啊,不如战死为好!副官说:既来了再想办法过江。他接着还说我们通过挹江门时,守城部队是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发现我们接近,就盲目朝着我们射击,经我再三交涉才开城通过。

我在中山码头停了约一小时,眼看下关一带情形比战场更凄惨,从前线退下的散兵、伤员、后方勤杂部队、辎重、车辆,以及部队眷属、老弱妇孺,沿江马路挤得水泄不通。一会儿,江中的敌舰机关枪扫射过来,敌侦察机掉下几颗照明弹,吓得人群乱窜乱逃,到处一片哭声、呼救声、怨骂声,搅成一团,真是惨绝人寰!

此时,也有一些战士和健壮居民别出新计,有的下门板,找木头扎成木筏,有的找来木盆木桶,作为渡江器材。一时江面上人头挤挤,有如蚂蚁一般浮在江面上,黑压压地一片。后被敌舰发现,开始用机枪扫射,继则连子弹也不用了,兵舰开足马力,朝着江面上的人群横冲直撞。不到半小时,江面上所有企图泅水过江者,无一幸免,尽葬江底!

已经深夜,我考虑自己是一个残废者,已无逃生条件,欲安全渡过江已不可能,便叫我的副官和担架士兵快些离开,并将我身边一些钱给他们带去作路费。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说不通,一致表示要生在一起、死在一块。我说那好吧,我们不能等死,你们分成两组,一组向东、一组向西,打听沿江情况赶快来告诉我。分开不到一刻钟,有一组听到江中远处有一个人在呼叫我的名字“五十一师邱团长在哪里?”我停住呼吸静听一下,一点也不错,还在继续呼叫我的名字。我对副官说,喊声是从煤炭港方向而来,因为这一带人车拥挤,有船也不便靠岸,我们到煤炭港再说吧。等我们到了煤炭港,发现有一艘机动船,离我们只有二百米距离,船上的人声已经听得十分清楚,叫我们作好登船准备。后来才知道这条船是交通部长俞飞鹏留下给俞济时过江用的。俞济时同王耀武一起过江时,俞问王还有哪些人没有过来?王说邱团长是最后撤下的部队,听说又负了重伤,尚未过江。俞说好吧,这只船就交你使用吧。船上呼叫我的人,就是王耀武派来接我的一位副官、两个警卫员。

有了渡江船当然得到救星,但我是寸步难行的人,如何上船,的确又遇到难题,因为岸上人山人海,哪个不想登船逃命呢?船离岸尚有三

十米远,就有大批人跃向江中浮去,几乎把船都弄翻。后来有位水手想了一个妙计,拿一条绳索投到岸上,叫我的副官把绳一头系在我的腰上,船上一拉,就将我拉上船了。我上了船又已不省人事。等我苏醒过来时,我的副官告诉我,我从江里拉上来时,已经昏迷,旁边有位军官随身带有一瓶云南白药,叫我灌到你嘴内,你才醒过来。我对这位军官,当然表示感谢。请教他的姓名单位,他说是总指挥部的高参,姓何名无能。下面就是我们的对话。

我问:贵部的指挥所在何处?为什么各部队一直联系不上?

答:坦率告诉你,唐总指挥负此重任,事前一点准备没有。仓卒[猝]组织起来,连各部队的指挥系统、单位、兵力驻地都茫然不知。

又问:你们的指挥部,对守城作战部队下过几道命令?交换过几次敌情情报?

答:这是参谋长与参谋处的事,我当高参的不管这些。

又问:“与城共存亡”你们有这个思想准备吗?

答:讲话谁都会讲。真正做到是难上加难。

又问:既不准备死守,为什么一点渡河器材不控置在江南沿岸?

答:我只听说指挥部为渡江船只一律不留在江南,开过一次会研究过。有位军事家据说是老保定的高材生,他说孙子兵法有那么一条:“用兵之道,置之死地而后生。”用在南京守城战,使守城将士断绝后逃念头,下定决心与城共存亡,不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吗?这就能打胜仗。

我们的话谈到这里,我的伤口愈加剧痛,想到前线的战友更加心痛,难以抑制。此时听到一声汽笛,预示船已泊岸。我说了一声:“何将军,谢谢你的指教,我学了不少东西。再见。”

我们登上岸到了浦口车站,那里空无一人,据说日军已占领江浦。当地农民叫我们绕道而行。我原来的担架在上船时已经甩掉,他们临时搞块木板做一副临时担架抬着我。好不容易在十三日上午十时抵达花旗营火车站。我叫担架把我抬上车厢。有位宪兵来询问是何人,我的副官拿出我的名片交给宪兵,宪兵送到车上请示,不一会,出来一位军官请我上车,安排我在餐车上坐下。我说,也好,连我带来的一共五

人,先把肚子填饱再说。不一会列车已经向北开动,疲劳的身躯,已经进入睡乡。又过了一天一晚,到了汉口车站。回想这段遭遇,愤慨的心情久久难以平息。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1. 南京守城战斗的一鳞半爪

陈颐鼎*

一、在“焦土抗日”口号下城廓村镇一片瓦砾

抗日战争中第八十七师参加南京守城战斗,是先后两次进入的。这个师当时所辖部队计有三个旅、六个团和炮、工、通信、运输等营。第一次是在十一月中旬,由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师长沈发藻,自镇江先率领三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到南京接受任务(第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所指挥的部队实际上仅有第八十七师一个师)。余下三个团和到镇江后临时拨归指挥的有江苏省保安第四团,要我与同师的第二六〇旅旅长刘启雄负责镇江城守备任务,归刘兴指挥(刘当时驻龙潭,实际上没有同刘发生过指挥关系,仅是命令上的下达)。不多天刘启雄和向凤武率该旅也调去南京了。第二次是十二月六日沈发藻要我把镇江守备任务交给黔军某师(番号已记忆不清)接替后,即车运南京尧化门下车,尔后徒步到孝陵卫附近集结归还建制。当我交防离镇江时,镇江城的战斗已进入紧张状态,日军已有一部突入到火车站附近。我同与敌人胶着的部队交防后,以连排为单位撤到下蜀车站集合。七日午后开始由下蜀车运尧化门,到达后已是日尽黄昏。遂即沿着尧化门通往中华门的铁路线前进,到孝陵卫附近已是八日上午八点钟了。这一段的距离大约有八公里,我们步行其间,看到很多房屋,倒塌成了一堆堆瓦砾,也有被烧掉一半还有一半残存着的。天亮后到达宁杭公路附近,公路两侧的村子被烧得更为彻底,孝陵卫昔日的营房已不存在,只有卫岗公路南边孔祥熙的公馆还是老样子。其后从各方面打听,才知道这是守城部队为了扫清射界所干的。难道不这样做就不足以表示抗敌决心,不

* 时任 87 师副师长兼第 261 旅旅长。

这样做就不能作战？“焦土抗日”就是烧掉人民的房屋，不管人民的死活！后来事实证明这次的“焦土抗日”，只是“焦土不抗”而已。

二、长官躲在城内指挥，糊里糊涂的几天战斗

十二月八日上午八时许我率领唐德、郑国选两个团大约三千多人到达孝陵卫东中央运动场附近休息后，即带着必要人员去城内师部接受任务。不料走到中山门口，看到城门紧闭，只留下一个小口，且以麻袋装土堆积起来，上面架有一挺重机枪，守城门的武装兵均是头戴钢盔，左臂挂有黄布上镶着“卫戍”两个黑字的臂章。我们告知来意和去处后，他们坚决不许进城，并说非有长官部命令谁都不许通过。双方正在相持不下时，忽听到东方枪声大作，这才发觉敌人已到了跟前，于是我们舍去进城的打算速回部队，把部队后撤到西山之线，占领阵地以阻敌前进，并以无线电向师部汇报情况。直到下午二时才同师部取得联系。旋接七十一军军长王敬久指示：“着即在现阵地阻止敌人前进”。八日晚间我去工兵学校附近与本师第二六〇旅旅长刘启雄见面，从他那里得知以下情况。

刘旅自十一月中旬到南京后，他曾两次进城到中央饭店去看王敬久（王个人住中央饭店，军部在三牌楼原军政部对面第八十七师驻京办事处）。一次没有遇到，另一次王正在打麻将牌，没有得到很认真谈话。师长沈发藻正在忙着算接任师长的账和安排另行组织师部问题，未曾到师部去过。同师部有线电通讯，是搭在光华门附近本师第二五九旅总机上的。弹药、粮食在通济门外营房、工兵学校两处地下室皆有储存，由军政部派人直接掌握，旅不能直接领取，要有师部通知单才能付给。伤病员收容所设在光华门内。阵地工事，以原有的永久工事为基础，已把交通壕联系起来，有的地方构成强固闭锁堡。但因上级没有统一规划，各搞各的，因而火力配备不够好。

入夜后，刘启雄要我派出一个团占领该旅左翼白骨坟、孩子里阵地归他直接指挥。还要我率领其余部队于清凉庵附近为机动部队。我问刘当前守卫南京部署情况，刘说，除知道第八十八师在雨花台方面，本

师第二五九旅在小校场以北、中和桥、天堂村之线外,其他一无所知。到南京半个多月,没有哪个人对我们介绍过任何情况,也没有人来察看部队位置和地形,我看这场战斗是凶多吉少了。

十二月九日天将破晓,看到敌方小石山附近有由麒麟门通到中华门公路外升起一个观察气球,距离地面约一千公尺。不多时敌人的密集炮火就向海福庵、工兵学校原址我军阵地射来,继而敌机多架也对这些阵地进行轮番轰炸。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敌人的步兵约五百人以石家湾、大杨底、郭家底之处作进攻出发位置,向我工兵学校阵地冲来。由于这一阵地利用了原有的永久工事构成了强固闭锁堡,加上扼守这一阵地的官兵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连连打退敌人多次冲击。在阵地前敌尸中发现进攻部队为日军第十六师团。当敌人第三次进攻受挫时,我同刘启雄两人向师长沈发藻建议,以现在控制的一个团,由孩子里经张家上向小石山方向敌人右侧背进行反击。沈答请示后再说。结果,这一建议以万一出击不成影响守备兵力而未被采纳。

十二月十日午后敌军一部在坦克掩护下突破了我第二五九旅阵地,一部突入到光华门城门口,光华门两侧城墙被敌炮火击倒两个缺口,情况甚为严重。王敬久、沈发藻要刘启雄旅坚守原阵地阻止敌人进攻,要我由清凉庵向天堂村方向协同二五九旅夹击突入光华门附近之敌。并说恢复不了原阵地拿头来见。两旅如何协同,在战斗过程中采取哪些保障,不惟没有一点指示,就连他们的人影也没有看到一个,只把责任往下一推了事。自午后二时许开始反击,到近黄昏时已把突入敌人大部分打了出去,只有中和桥、老冰厂高地敌人利用了我原有的永久工事,始终未能打下。第二五九旅旅长易安华、团长谢家珣都死在这个阵地前面。我的旅部参谋主任倪国鼎也在这一战斗中阵亡。这场战斗打得很猛烈,真是烟火弥漫,死伤遍野。而我的军、师长们却安坐在城内听战况汇报。

十二月十一日,当面敌人再次对我工兵学校阵地进行争夺战,所有阵地前沿副防御设施,都被敌人炮火摧毁殆尽,但我阵地始终屹立未动。这天的战斗最大困难就是伤员兵送不出去。原因是占据老冰厂高地敌人,以火力封锁了光华门交通;加上守城门部队不同城外作战部队

协调,硬用麻袋装土把城门和昨天被敌炮火击倒的两个缺口堵起来,这样,不惟使负伤官兵不能后送,且连城内外有线电通话也从此中断,虽多次向上级要求改善,均未得到结果。更奇怪的是当敌人对我们阵地猛烈进攻时,在中山门外路北我军炮兵某部(番号已记忆不清)有普福斯山炮十二门在那里放列,我们要求以火力支援,他们也以怕敌炮火压制而拒绝了。

十二月十二日,我们正面的敌人异常沉寂,只听到雨花台方面枪炮声打得比较激烈。左翼紫金山有稀疏的枪声,并看见紫金山东侧有数处烧山大火向西燃烧着。我们同师部无线电联系到下午三点钟以后就中断了,别无其他情况。入夜后,派去教导总队马威龙旅联络参谋刘平回来说:“看到有广东部队很整齐地出太平门往东北方向去了。问他们到哪里去,拒不答复。马旅部队也正在往左翼铁路方向靠去”。还说看到城内有三处大火,黑烟冲天。到下午九时许,听到乌龙山要塞炮不断向城内盲目射击,有的炮弹竟落在中山门我们阵地上。又发现从中山门到光华门一段城墙上已没有一个守兵。我们根据这些情况和刘启雄进行了分析,肯定有了变化。但以守土有责,谁都不愿离开,鉴于形势紧迫,于是我和刘启雄共同决定要我的副旅长孙天放带领少数武装兵去左翼铁路线方面了解实际情况。孙于十三日零时左右自和平门骑着自行车回来,才知南京已经失守,所有部队纷纷向下关撤退。当时我们的处境右有老冰厂高地敌人封锁光华门去路,正面同敌人对峙着,后面就是护城河,只有往下关走去一条路。以常理推论,南京城既是主动放弃不守,必会派出掩护部队掩护大军转移,下关到浦口江面上也会备有大量渡河器材,供给部队使用。我们召集了团以上军官会议,决定大家共同负这次撤离阵地责任,并且每个人在决议上签了名,表示共同负责。十三日上午二时,我们开始从阵地上逐次把部队撤退下来,派第五二一团第三营占领苜蓿园到中山陵之线掩护阵地,阻止敌人跟踪追击,并要该营逐次撤退,到下关车站附近归还建制。三时许我们自中山门出发,沿中山门通太平门城外的公路,和玄武湖东侧通和平门的公路撤往下关。当路过吴王坟时遇到近两天来被战火打断腿的官兵数十人拦住去路,哭号着要求带他们一块走(自十日起光华门被敌人火力封锁不

能通行后,我们即在吴王坟附近开设了临时伤病员收容所,利用团属输送连力量一个个往下关送,由于路远、运送工具少未能及时送完)。终以限于运送工具未能接受他们的要求。这些人的后果,必然是被敌人惨杀了。每一想起这些为抗日而牺牲的官兵们,内心十分沉痛。

在南京城里糊里糊涂的五天战斗中,我们的上级没有同我们见过一次面,也没有哪个告诉我们南京保卫战一般部署情况,教导总队第三旅旅长马威龙他曾对我说:“南京保卫战斗是唱的我们当旅长们的戏。”末了,他们一声不响地溜了。这些历史事实,说明当时身负南京守土有责的一些高级军官,是怎样对待国家生死存亡的战斗的。

三、逃命中自相践踏

十二月十三日凌晨三时,我们自中山门集合地出发,以急行军速度向下关车站奔去。沿途没有遇到一个人,马路上的路灯照样亮着,玄武湖内霓虹灯仍像平日一样在闪闪放光,也没有听到枪炮声。假如没有城内三处大火燃烧得噼啪作响,谁都不会意识到这是崩溃的前夜。六时许我们到达下关车站附近,即看到一些武装人群像没头鸭子一样在乱窜。这时我和刘启雄才把擅自撤离阵地的畏惧心情放了下来。旋遇到师部某副官,才知道王敬久、沈发藻等已在昨天下午过江去了。他是沈派来找师参谋长赖某的,因他们在逃往下关途中被人群冲散。并说在煤炭港码头师部控有一艘渡轮等。于是我们带着部队又往煤炭港奔去。这时散在下关各方面武装官兵非常多,大家都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谁也不听谁的,也有因争夺渡江材料相互开火打死打伤的,混乱到了极点。九时许我们到煤炭港,那里连个船影都没有见,只看到沿江一些流散的武装人员,有的在绑扎各式各样的排筏,有的已漂在水中,随波逐流,顺江而下,也有人在水中被浪冲翻渡江工具哭号求救。我们看到这些情况,知渡江已不可能,自己的部队也被人群冲散掌握不起来,刘启雄主张到城里难民区暂时躲藏一下然后再说。我以进城如入虎口,就同刘分手,带着少数人沿着江边往燕子矶方向奔去。这一行动非常顺利,在十三日午后三时许到了燕子矶。当我路过乌龙山时还

看到一些工人正在给已装好壳子板的永久工事浇水泥。我对他们说用不着了,休息一下吧!他们还以包工快要到期不能停工来回答。我在一小山坡休息,盘算天黑后再往敌后走。这时,随我后面而来的人有武装官兵,还有宪兵、警察等不下三千多人。我身穿标有将级军官身份的甲种呢军服大衣,因而有些人主动来找我,要求跟我一起行动,听我指挥。我以这些力量散失可惜,便答应他们的要求。当即要随我而来的旅部特务排十多个人上山去警戒,在没有受到敌人进攻前不许开枪,意想暂时躲一下天黑后行动。我随即把这些散兵合起来对他们进行简短讲话,而后开始编组部队。不料敌人搜索部队已同我派去的警戒兵打起来,而这些愿意跟我行动的人,听到枪声之后,又一窝蜂往来的方向逃去。

这时我的身边只有两名卫士、一个副官和特务排长等七个人,他们见到敌人从山上往下追来,瞬息成擒的紧迫关头,不由我分说,就把我连推带拥拖到江边,不知从哪里搞来了约二丈长六尺宽的一块木板,放到水里硬要我上去过江。我看这块木板浮力不够大,有心摸出手枪自杀了事;可是,身边的手枪早已被卫士们拿走,求死不得。这时惟一的决心,就是宁死在任何地方,也不做敌人俘虏。我叫身边这些人一起登到木板上来,以求大家死也死在一起。木板离开江岸不到五十公尺,木板上已有了水,这些久共患难的兄弟们见势不好,为着减轻木板重量各自纷纷跳到水里,有的人就这样被水淹死了。这块木板因他们纷纷跳水而被蹬翻,成了斜立状态,浮在水中。我抓着木板一角,全身掉在水里。正作最后挣扎时,见到有一个人用六大捆芦苇扎成浮排,上面放着一辆自行车向我身边流来。我请求他把自行车掀到水中,搭救我到浮排上去。幸得他慨然允许,见危搭救,使我得免一死。这个人是桂永清教导总队的上士看护,名叫马振海,安徽涡阳人。此时敌人的兵舰已在江面上横冲直闯,来往梭巡,并用机关枪不断地向我利用各种器材渡江官兵射击,被打死及敌舰撞翻渡江工具淹死的人是无法计算的。一些尸体不断从我身边漂过,惨不忍睹。大约是晚间十点多钟,我同马振海漂到江北岸一处芦苇丛中停了下来。内心庆幸这场灾难未死,鼓足勇气向远方一点火光处走去。后来才知道当时所到的地方是八卦洲,

由下关用各种方法来到这个洲上的已不下万把人,都群集在上、下坝两个较大村镇的老百姓家里,把他们的粮食、鸡鸭都吃光了。这真是死者不幸,活人也遭殃。这时八卦洲四面已被敌舰监视起来,谁想走,谁就会遭敌舰射击。十四、十五日两天,我们在八卦洲找到由下关漂来的木材重新扎成木排,准备找机会渡过八卦洲夹江到六合去。这里到处可见被水冲到这里的一些人的尸体。我同马振海等人终于在十六日拂晓利用大雾用木排穿过敌舰,偷偷渡过夹江,而后经六合、来安等县,到张八岭津浦铁路车站,登上火车到徐州去了。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2. 八十八师南京中华门雨花台喋血记

卢畏三*

南京保卫战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斗。中国军队在保卫南京的战斗中抛头颅、洒热血,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在整个保卫战中,扼守雨花台、中华门的国民党中央军第七十二军八十八师官兵英勇奋战,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今天,谨以此文对他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一九三七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向我国发动进攻。八月十三日,上海战争打响。至十一月九日,日军突破苏州河防线,上海失陷。接着,日军一面分兵由嘉兴、杭州沿京杭国道迂回攻芜湖;一面以主要兵力沿铁道线直接向南京进逼。十一月十八日占领苏州,廿五日攻下常州,十二月二日袭入镇江,步步逼进。面对日军的凌厉攻势,蒋介石于十一月下旬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何应钦、陈诚、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等出席了会议,蒋提出要保卫这座世界名城,以目示何应钦,何低头不语,陈、顾等人一言不发,蒋十分难过。稍时,白崇禧说:南京必然三面被围,北面又临茫茫大江,背水之战,很不好打。刘斐亦附和之。蒋意颇坚,以为世界观瞻所在。白以为,有三四万人作象征性守卫即可,避免过多牺牲。蒋勃然曰:“你们不守,我亲自来守!”场面十分难堪。唐生智乃挺身而出:“我来守!”打开了僵局。于是,唐成为保卫南京的总司令。从八日至十二日,战斗进行了五天。蒋介石十日尚留在南京附近江面的军舰上,至南京陷落前才直驶武汉。南京失陷后,日军以为蒋尚在英舰上,因而还对江面的英舰进行了轰炸。

其时,国民党守军共十二万人。总司令唐生智,副总司令刘兴。整

* 作者当时系 72 军 88 师师部参谋。

个战斗序列如下：

第一军辖第一师，第七十八师（七十八师后调防浦口）、三十六师宋希濂部为总预备队守三牌楼至红毛山一线。

第七十四军俞济时辖第五十一师王耀武、五十八师冯圣法守光华门、汉西门一带（后改守淳化镇、牛首山外围）。

八十七师王敬久守汉西门、水西门等处，战斗地衔接孙元良之八十八师。

孙元良以七十二军军长兼师长身份，率八十八师四个团、六个直属营守雨花台、中华门一带。以雨花台为重点。

八十三军邓龙光部守栖霞山。

广东军叶肇辖一五九、一六〇师守外围铁路沿线。

第二军团徐源泉守战略要地龙潭。但后来日军采用大迂回战术，未经此地。

教导总队桂永清九个团加一个炮兵团共三万六千人守紫金山、孝陵卫等处。

全城的防守重点是紫金山和雨花台两处。即所谓：“钟阜龙盘，石城虎踞”之要地。

日军以十六个师团攻下上海后，分兵由苏、常、镇一线和嘉、杭、芜一线迂回向南京进攻。其清水正沫部于十二月八日攻下牛首山后，移师它去。另以谷寿夫、中岛、牛岛三个师团六万人攻紫金山、雨花台。

十二月六日，距南京城六十里的花神庙已能听到炮声。

七日，七十四军俞济时部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在牛首山、淳化镇展开了攻防战。

八日，日军陷牛首山后，兵临南京城下。初，以一个联队攻雨花台，遭守军五二七团迎头痛击，弃尸五百余具。午后，敌增加一个大队从南麓进攻，又遗尸二百余具而还。九日拂晓，敌先是一阵猛烈的炮击，继以飞机轰炸、扫射，再用坦克掩护两个联队分由西、南两面进攻。以西面五二三团朱赤阵地为主攻面，南面为协攻。日军采用一个大队、一个大队的轮番攻击战术，使我方不得喘息。战斗打得异常艰苦，营、连长牺牲若干，团长朱赤阵亡，团附韩宪元继续指挥。未几，高致嵩五二四

团增援上来,敌遗尸四百余具,不逞而退。十日,战事更烈,我方守军动用了手榴弹,一度短兵相接,幸二六四旅长廖龄奇率师直辖特务营补充上来。继而进行白刃战。团长高致嵩阵亡。师长孙元良亲上雨花台指挥,敌弃尸六百余具而退。然我军伤亡倍之。缘于老兵在上海抗战中伤亡过半,所补新兵对激战场面难于适应之故也。

十一日,敌分兵向中华门和光华门进行冲击。先以平射炮猛烈轰击,继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情况十分紧急。孙元良师长和吴求剑旅长亲临战阵,指挥反击。并调工兵营配合五二八团作战。午后,敌人冲进中华门。殊中华门是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后修的帝京城门,城高14~21米,下宽14.5米,上宽4.9米。用有一定规格的石条和大砖浇灌石灰和糯米浆砌成。墙内有能容两千人的藏兵洞,我军借着城墙优势,伺敌一入城墙,便上下内外交击。一时间枪声大作,入城者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冲进的三百多步兵乱作一团,狼狈万分。惜未将千斤闸关起来,将敌全歼。就这样,日军在中华、光华门三进三出,横尸累累亦未得逞。当此之时,紫金山第一峰已失守,我军退守第二峰。八十八师在肉搏战中虽伤亡惨重,却毫无动摇。守中华门的一个连,包括连长在内,牺牲得只剩十七人,又由排长黄自强带领。五二七团团长李杰在搏击中阵亡了,团附华品章又继续指挥,直至击退日军第三次攻击。

十二日上午,战斗更加激烈。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旅长吴求剑率工兵营登上雨花台作战。战斗至八时,五二七团继任团长华品章阵亡。未几,五二六团继任团长韩宪元牺牲。孙元良、张柏亭等人脸上、身上满布硝烟,指挥尚存官兵进行了艰苦的拼搏。十时许,雨花台失守。孙元良率工兵营、特务营和部分残兵不到二千人退下。行抵三牌楼,被宋希濂三十六师总预备队所阻。其时总预备队只有七千五百人无法支援,只是要他们回去搏击。结果,八十八师除二六二旅旅长吴求剑和二六四旅旅长廖龄奇各率近千人登上先控制的三百艘帆船渡江到浦口外,几乎全军覆没。十二日夜间十二时,笔者尚在和平门城楼上看见八十八师七八百士兵(其时连长以上几乎牺牲完了)。其中有部分缒城而下,进入华侨招待所。十三日早上也全部徒手被俘。孙元良本人也陷于南京,一个多月后,方化装逃出,成为实足的光杆司令。

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敌军已向新街口封锁射击。下午三时,唐生智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商讨军长兼师长者不能走,未兼师长者可撤离等事。但已成蛇足。除紫金山、雨花台被三十六师堵回的官兵外,许多军、师长会后就不见了。惟守在城内的八十八师和八十七师、教导总队、总预备队尚在岗位。笔者亦被陷于南京,直至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火车第一次通车后,同地质调查所王竹宾(河北人)等一起逃到上海,经香港、广州返回武汉。

从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五天的战争中,除守栖霞山的八十三军、龙潭的第二军团和铁路沿线的广东军一五九、一六〇师损失不大外,守城的七十四军遭到惨重伤亡。八十八、八十七师和教导总队几乎全军覆没。八十八师四个团,除五二八团团长沈兰芝外,其余五个正副团长均先后壮烈牺牲。营、连长牺牲多人,士兵死亡七千多人。今天中国共产党追认这些为民族的存续而慷慨捐躯的官兵为烈士,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十分正确的。谨此告慰烈士们在天之灵。

南京之战后,日本侵略军丧心病狂地进行了南京大屠杀。三十多万无辜的南京居民倒在侵略者的屠刀下。被俘的八万多士兵,也被分为精壮和病弱两类。前者被送往日本本土服苦役;后者分别被屠杀于草鞋峡和下关江边。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惨绝人寰的一页。在中日和平友好,人民亲密往来的今天,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均以大局为重,未乘日本经济起飞之机索还战债。不能不称颂中华民族的宽容大度,也不能不痛悼烈士的沥沥鲜血以牢记法西斯战争的危害,为维护世界和平而努力。

[政协四川省双流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双流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5]

13. 南京抗战亲历记

严开运*

吴淞浪激紫金高,犹忆当年抗战熬;
几许悲歌几许愤,翻腾往事总难销。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时,我是南京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步兵第二团第十三连第一排排长。七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七日,参加南京市区的防空。八月二十八日,奉命开赴上海浦东奉贤县南桥附近之柘林,归高射炮兵第二团第二营营长封成林指挥,担任掩护第八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发奎)总司令部的防空任务。十一月三日(敌人金山卫登陆之前两日)奉命调嘉兴,又改调常州,担任常州火车站的防空。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常州回南京归还建制,直接受总指挥部的指挥,参加南京的保卫战。

一、“八一三”前后参加南京市区防空情况

从七月七日到八月十四日,南京市区虽然不断的有空袭警报,但并未受到轰炸,敌机均为侦察机,掠过侦察的地区后即行逸去。八月十五日下午一时左右,有敌机八架侵入南京市区,飞行高度都不过四五百米。它们除集中地轰炸飞机场以外,还对大行宫及中山东路等处行人俯冲射击。我空军战斗机起飞迎击,地面高射炮火配合我空军战斗,在城区及郊区上空击落敌机三架,其中一架坠毁于上坊门附近。另传尚有两架中弹后,于逃归途中坠毁。这是一次胜利的空防战斗,人心为之振奋。为了预防敌机再来轰炸,我排决定抓紧时间构筑火炮和人员掩体。当时我们驻在小营的大操场里,由于那里地下水位较高和缺乏材

* 时为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步兵第二团小炮连代理连长。

料,所有的掩体都只能构筑露天的,但它们在敌机第二次袭击南京对我们的阵地猛烈轰炸时,却起了不小的防护作用。

敌人第二次轰炸南京是八月十八日下午四时前后。这次来袭的敌机共十八架,先在下关附近轰炸了一些目标再转入城区。那天,天气阴沉,云层较厚,当紧急警报发出不久,我们即听到下关方向传来爆炸声音,也看到我高射炮和高射机枪射向云层的红光和白的曳光弹。接着,敌机从云层里出现,直向我们阵地飞来。在快临小营上空时,总队高射炮连和排的炮火,同时向敌机射击,就在这紧接着的瞬间,敌机也向我们投弹了。小营操场及其附近,到处是剧烈的爆炸声,地面强烈震动,硝烟弥漫着整个操场。高射炮连存放弹药和器材的木棚以及小营营房内不少房屋都着火燃烧起来。机场和新街口等处,也陆续传来爆炸声音。这次敌机飞行的高度,都在两千米左右,采用的水平投弹,而不再俯冲。

我们这次遭受轰炸的损失情况是:高射炮连的弹药、器材被炸毁不少,火炮也部分地被炸毁。其他连里的一个列兵被炸死,司务长和两个列兵被炸伤。我排人员被炸伤了两个,一个是列兵李小明,伤在头部的左侧,头上戴的钢盔也被炸穿了。李小明的伤势较重,我要他们的副班长护送他到黄埔路(现解放路)口的中央医院。这时,传达兵戴勋说:“等等,让我去借借汽车。”说着,他就跑向珠江路,去了不多久,果然一辆小轿车就开到我们面前。车上坐的是一对中年男女,他们下车后,我问:“你们有没有急事要办?有急事请把车开走好了。”这时,男的非常诚恳地对我说:“请你放心吧。要说急事,送伤兵到医院就是急事。”那位女的也说:“连这点义务都不能尽,还是中国人吗!你们尽量用好了。”

李小明被送进医院以后,我继续检查全排人数,副排长刘训同不见了。全排的伙食费和公费都是由他负责保管的。战斗时他负责管射击与指挥,因此,我派了几个人在阵地附近比较隐蔽的地方去寻找,并要他们问问附近的居民,派出去的人回来说,有的老百姓刚才看到地方组织的救护队抬了一个受伤的军人往西去了。我估计,这很可能就是刘副排长。我决定先到鼓楼医院去找。我到鼓楼医院时,天已渐黑。门

诊部的一个护士告诉我：“敌机轰炸以后，各处送来的伤员不少，现在都在地下室进行抢救和治疗。”当我到了地下室，刘副排长先发现我了，他用低沉的音调叫我：“排长，我在这里。”我走到他身边正准备问他受伤的情况时，他先用右手指着他的左上胸，轻声地说：“在衬衣口袋里。”我知道他讲的是钱，是公款。接着，他说：“空袭时我是在小营北边的水沟边隐蔽的，左足的足趾炸掉了，已包扎好，不要紧的，但不能走路；不然，我早回排了。”他问本排被炸后的情况，我概要的告诉了他。被炸后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使我深深感到战友和民众中的抗日之情、民族之情，汇集起来是一股多么巨大的力量！由这，我还想起了另一件事：在清凉山防空时，我认识了扫叶楼一位和尚叫寄龛，他善画兰，能写诗。有天早上，我在扫叶楼门前遇到他，我问：“你近来有什么新诗？”他说：“有点新感受，随便打打油，谈不上是诗。”他吟了一首《晨钟》：“袈裟无碍学操戈，佛法慈悲不赦魔；和尚也能供战役，难为只念阿弥陀！”词间充满着同仇敌忾的抗战精神。一九四五年八月，我随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回南京参加受降时，还专门到扫叶楼去看过他，我又要他的诗稿看，他给我看了一首题为《“腊味”》的五绝：“天寒临岁暮，风雪遍秦淮。持钵城乡客，非人不化斋。”这“非人不化斋”五字，把一个沦陷区爱国和尚的精神面貌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抗日战争中，暗藏在阴暗角落搞出卖灵魂勾当的汉奸（且不谈汪精卫等那样的大汉奸），也并非没有。我排在九华山防空时，就曾遭到过汉奸的偷袭。我排离开九华山时，来接替我排任务的是高射炮兵某团的一个连。他们在九华山时，也不止一次地遭到汉奸偷袭。

二、参加南京保卫战

我十一月二十三日奉调回南京归还建制。连长朱梁（广西梧州人）已调升第七团当营长，赴湖南接收新兵。新连长为原来的连副赵自修（河北人），他率领连的第二、三两排，刚由上海撤回南京。见面后，他告诉我，第三排排长唐沅（湖南人，是我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已在上海牺牲了。记得在上次九华山驻防时，他曾对我说过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

话：“这次战争，是关系我们国家的生死存亡的，战争中谁死谁活也很难说，但为打鬼子而死，死了也心甘情愿！”

回孝陵卫营房后，我们只住了两天。十一月二十六日，我连奉命归总队指挥部直接指挥，驻地指定在太平门外的岗子村小学。那时，我连尚无战斗任务。有一天，我回孝陵卫营房取东西，路上遇着了第三团第三营迫击炮排长谢造时（湖南人，也是军校同期同学）。他邀我到他排的驻地吃了中饭，他还告诉我，在湖南的某师要调他去当连长，电报已到，总队已同意。但他又说：“我已同总队长讲了，不打完这仗不走。”可惜，没等到这仗打完，他已在梅花山西南侧的阵地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岗子村期间，我们曾看到过南京东郊上空的激烈空战，可惜到十二月初以后，就很少见了。从十二月九日起，敌人的侦察气球，已毫无顾忌地出现在马群附近的上空。

三、战斗景况

十二月五日，我连奉命在廖仲恺墓的附近地区进入阵地，担任防空、掩护总队指挥部的任务。总队指挥部的位置，在富贵山下的坑道内。为了便于指挥部同前线联系，为了城内富贵山附近的预备队出城便捷，在富贵山的东面临时开了一个城门（当时叫“新开门”）。我连进入阵地后，在开始的三四天，敌机没有轰炸。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构筑工事，掩蔽部都加了掩盖，抗力比较强。工事构筑完了以后，战线已逐步地迫至城郊。九日，在敌人尚未占领孝陵卫以前，总队指挥部为了营房不给敌人利用，临时组织了一个烧房队，赶回孝陵卫烧毁自己的营房，个人的衣箱、什物等，也同时付之一炬。

十二月十一、十二这两天，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十二日那天，敌人的炮兵不断向我地堡城及富贵山一带的炮兵阵地射击。敌人的飞机反复地向我阵地纵深及城内的一些大建筑轰炸。我连阵地的上空，敌机往来频繁，它来，我们就打，它继续来，我们就继续地打。在战斗中，除炮手、炮长和排、连长外，其余的人员都在掩蔽部里，在战斗中我连并没

有伤亡。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枪炮声越来越密集,经明孝陵、廖墓这条路上后送的伤员,越来越多。我连阵地附近,有些树木和地面的枯草,已被敌机投掷的烧夷弹引起燃烧。我准备把阵地向后转移,向指挥部请示时,电话不通,我通过新开门进入坑道指挥部,找到了参谋长邱清泉,他听了我的报告以后指着“敌我态势图”对我说:“这里(指明孝陵、四方城、卫岗地段)我们第一线的部队仍继续在坚持战斗,你连的阵地不能转移。为了避免遭受火烧,班、排的阵地可在你连阵地的地区内自作调整,但决不许后撤。”指示非常明确,我回到连阵地后,把班、排的阵地作了必要的调整。

战斗十分艰苦,第一线老二团(原胡启儒团)第十四连(防坦克连)连长颜希儒(广东人),他的连和我的连都是直接归总队指挥部指挥的。两个连的阵地相距不远。十二日下午,颜希儒到我的掩蔽部同我作了一次仓促的联系。他一见我,就很激动地向我要酒喝,我给他后,他一饮而尽。接着,他说:“现在第一线吃紧,稳不稳得住很难说。要是撤退的话,你走不走?”我说:“有计划的撤退,当然要走;没有计划就麻烦了。”他听了我的话,一声冷笑,说:“还能有计划么?!”我不了解他这样讲的意思何在,便问他:“你准备怎么办?”他说:“不管怎样的撤退,我都不走了!”这时,他从腰部取出两颗用绳拴着的卵形手榴弹,一手拿一个,无限感慨地对我说:“你看,够本了吧?!”当时,我认为他出于一时的激愤。以后,他连里的一个排长告诉我:“十二月十二日快黄昏的时候,连里得到了撤退的命令。连长立即召集班、排长作了传达,并指定我负责指挥全连的队伍,立即后撤。连长说他还要到阵地各处检查一下。当时,他随身跟着一个传达班长和一个传达兵。过后我们在撤退的行军中,始终未见他们回来。”

四、撤退与渡江

战斗中虽然有不少官兵英勇奋战,慷慨捐躯,但由于某些高级指挥者的无能与怕死,一场混乱溃退的局面终于痛心地发生了!要是不打下敌人的飞机,我们这连也就接不到撤退的命令。十二月十二日下午

四时左右,我连击毁了一架敌机,坠落于中山门北侧的前湖东南畔。当时总队曾有命令,规定击落飞机一架发奖金五百元。我特地到指挥部请领奖金。当我进入指挥部时,发现许多人都在忙碌地整理行装,有紧急出发的模样。但参谋长邱清泉却非常从容镇静,好像没有任何新情况发生似的。当我把打下敌机的情况向他报告以后,他说:“打得好!奖金等以后再发给你们。你现在准备撤退,你回去马上行动。队伍先到城里马标集合,再渡江到浦口。火炮和不便携带的器材,要全部毁掉或埋藏起来。”由于我当时没预料到撤退时会那样混乱,不同意毁炮,我说:“我舍不得!”他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说:“舍不得,你就带走吧,但千万要记住,带不走时,一定要破坏,不能留给敌人利用。”我回到阵地后,立即把撤退的命令传达给全连,很快就带了队伍出发,向马标前进。到太平门,听说马标没人管,知道情况不妙,便直接向下关前进。战斗中的情况实在难于预料,在自己部队撤退的路上,也竟然敷设起地雷来了。从太平门经和平门(现在中央门的东侧)到下关的道路上,很多地方都有用白色标记写的“小心,地雷!”这样一来,可麻烦了。原来的并列纵队,非变一路纵队不可,而且还得要从路侧绕过。队伍多,人挤,我连又是骡马部队,本来两小时左右即可走完的路程,却费了四个多小时。赶到下关,到处是被遗弃的车辆(小汽车特别多),到处是没人指挥的、拥挤混乱的人群,趸船上挤得更厉害。指挥渡江的人员在哪里?渡江的船只在哪里?可以利用渡江的器材一丝踪影也看不到啊!夜色昏昏,大江茫茫,连人都不知怎好,哪还能渡炮呢!于是,我决定先把火炮沉到江里,再设法渡江。当我向各炮的炮长宣传这个决定时,亲眼看见有的炮长流泪了,我也心如刀割。沉炮后,我想找到门板、竹竿之类的东西,结筏而渡。有个排长(李大海,安徽人)向我提议说:“撤退的部队这样的多,又这样的乱,找渡江器材又毫无把握,在下关或下关附近渡江,是没有希望的,不如沿江而上到芜湖比较好办,也说不定路上还会找到船只呢。”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芜湖已经失陷,因此我采纳了他的意见。集合时,许多人早已不知去向,一个连只有三十来人了(骡马在沉炮以后,也就让他们去自生自灭了)。当我带着队伍向三汊河、上新河方向前进时,发现去芜湖的人是很多的。一路上照样是拥挤、混乱。快

到上新河时,天已快亮,前方忽传来时断时续的枪声,经打听才知道通向芜湖的道路,已经被敌人封锁起来了。这时,有个军官模样的人在人群中大声疾呼:“弟兄们,我们是走投无路了,我们要拼呀!”接着,又有人高呼:“我们都是黄帝子孙,我们决不能当鬼子的俘虏,拼吧!前进!”我们和不少的人都跟着前进,都准备去拼杀。但敌人的火力点都是事先设置好的,已经严密地封锁了道路,牺牲在道路和道路两旁的人非常多。前进被阻止了,人群更混乱了。我连随在我身旁的只有四个人了。我们注意利用地形,沿着比较低凹的地方运动,绕到夹江江岸,决定设法横渡长江。

当我们通过一个池塘的边缘时,有个受伤的军官躺在那里,我经过他的身旁时,他突然用一只手拉着我的衣角,向我发出悲切的请求。他说:“同志,请你做个好事,补我一火吧!免得留下来受罪。”这时,在我身旁的戴勋,便举起手枪,准备要打。我狠狠地瞪着两眼睛,向他发出“不许打”的示意,他才把枪放下了。对伤员,我只好说谎了!我说:“后边已有担架来了,你等等,我们要向前冲。”这样,他才放了手。走了几十步,戴勋以责怪的口吻问我:“刚才你为什么不许我打那伤员?”我说:“你忍心吗?”他说:“好!你不忍心,你倒愿意把他留给日本鬼子,让他受罪!”(现在想来戴勋的想法和伤员的请求都体现了一个精神,宁死也不当鬼子的俘虏。)

到了夹江江边,那里的人也很多,都在寻找船只,结果,能用作渡江用的任何器材都早被用光了,最后,我们发现了四个粪桶,翻转来用绑腿布扎成筏子,向江北划去。这时江面上空出现敌机往来扫射,我们也只好听之任之。就在这非常紧张的时候,北岸来了一只小船,划船的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他要我们赶快到他船上,迅即把我们划到了北岸。上了北岸,天已黄昏,鬼子的兵舰已出现在江面巡逻,并不断地向正在江面的我们官兵射击。我们登岸,想先找个地方休息,但附近仅有一只大木船停泊在不远的江边。船上装的全是面粉,只有一个看船的人,他告诉我们:“乌江也有鬼子。”这说明在态势上我们仍在敌人的包围圈内,必须趁着夜里就走。我们便赶快做了些饼子,除当时吃了以外,还准备了不少路上吃的。我们也顾不得疲劳,随即向滁县方向转进。

十三日的这一晚,我们整夜都在摸索中前进。天亮以后打听到除浦镇以外,别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敌人,我们也就比较放心了。十四日夜里,我们是在乌衣附近的一个破庙里度过的。天一破晓,便继续赶路,十五日中午到达滁县,路旁的电杆上有“教导总队官兵到开封集合”的留条,我们准备到火车站搭车,但车站里非常混乱拥挤,什么时候开车也弄不清楚,我们只好沿着铁路线继续前进。入晚后到达明光,正好那里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我们挤上了车,直到开封,报到后交还了武器,我们算归队了。

一九八四年十月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

14. 我随罗卓英参加南京保卫战的片断回忆

王晏清*

淞沪战役以前,我是国民党军第十八军司令部中校参谋,正在陆大十五期学习。淞沪战役开始时,罗卓英打了个电报给我,临时调我到前线参加淞沪战役。接到电报后,我即赴上海前线,参加了罗店战役。以后,日军从金山卫登陆,绕到我后方,国民党军队就全面撤退了。在撤退的过程中,得知罗卓英奉蒋介石的命令,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司令长官唐生智守南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我同罗卓英到了南京,我住在南京铁道部的长官部。唐生智的长官部就设在铁道部里。罗未住在这里,有时来这里办公。

大概是十二月十日,罗要我陪同他到前沿阵地去视察。沿途经过山西路、鼓楼、大行宫、新街口一带,眼见十字路口都在构筑工事,工事都用沙袋堆起,是准备巷战的。我们又继续向中华门方向走。那时,日军的飞机正在向中华门投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沿途商店都关门停止了营业。到了中华门附近,看到被炸后的惨景,很多房子被炸塌了,远处传来老百姓的嚎哭声,撕心裂肺。我们从中华门的东侧登上城楼,发现附近有一些战士的尸体,这些战士都是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的,尸体倒卧在路旁,个个咬牙切齿,怒目而视。他们还没有打败日寇,就为国捐躯了。我们看后心里非常悲痛,当时我就叫第八十八师的军官把这些抗战烈士好好安葬,以慰忠魂。

我们刚登上城楼就遭到日军狙击手的射击,子弹嗖嗖地从耳边飞过。我们沿城墙边走到城门附近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有一股日军在城外行动。同时听到密集的机关枪声音;也看到了我军的人在运动,知道

* 时任第18军司令部参谋。

城外还有我军在同日军激战。我身后的第八十八师的军官告诉我说是他们的一个团。正说话时,枪声异常激烈,这个部队与日军成拉锯状态。那个军官又告诉我:“前天有一部分日军突入到中华门的城楼底下,并有少数日军冲进了中华门城门下,占据了沙包掩体工事,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情况十分危急。”但是,我们没有畏惧,马上组织反攻,冲来冲去,结果把突入城楼下占据沙包的日军打了出去,同时城楼上的人把集束手榴弹往下扔,日军一看站不住,也就不再攻上来了。我们马上恢复了中华门城楼下的阵地,解除了日军对城内的威胁。但是日军的飞机还是不断地向城里投弹,没有投到城墙上,只是落在城墙里面附近的街道上,我们又向东走了一段,城外的日军离我们很近,他们不停地用机枪向我们射击,中华门外有一些民房,日军就利用这些房子构筑了工事,开了枪眼向城上射击,所以在城墙上活动很难。我们看了一些情况后就回长官部了。

回去后,罗卓英对我们说,南京是先总理葬身之所,如果不战就放弃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有何脸面见先总理于地下呢?所以必须同敌人决一死战。他又说,要守住城,必须以城为依托,牵制敌人,以城外部队进行机动,里应外合才能守住城。今天南京是个孤城,城外除紫金山有我们的部分部队外,没有大部队集结,只能利用城墙为依托来消耗敌人。因此,我们守城是持久防御。他还说,我军将士是勇于杀敌的,但我们的守城部队粮弹都缺乏,因此,守南京是仓促的,草率的。要守到哪一天,还要看委座的决策。罗卓英后来又说,人生总有一死,我们死在南京,葬身钟山之下,必为后代所敬仰,还可以教育后人。他是暗示我们要与南京共存亡。

到了十二日上午,罗卓英突然要我到江北去联系,了解一下江北友军的情况,究竟还有哪些部队。我一到下关就发现了大问题。我找到海军舰队司令欧阳格,对他说明我要到江北去的意图。他说好是好,就是现在没有船。我说:“下关没有船,将来部队要撤到江北怎么办?”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清,只是派了只小火轮给我,送我过江。当时江南有很多伤兵没船过江。事后听说蒋介石下了命令,要南京的部队突围,只许卫戍司令长官部的人员从下关渡江,其他部队都要执行突围命令。

但是,在撤退过程中,绝大多数部队没有执行突围命令,一齐拥向下关。第三十六师宋希濂部执行长官部命令,除长官部人员外,一律加以制止,退到挹江门的部队与第三十六师发生冲突,被打死、踩死的人不少,但还是制止不住。

在下关的江边上,人们纷纷抢先过江,有的用木盆、门板渡江,江面上人头点点,像野鸭子一样。有的蹲在木盆里,有的趴在门板上,悲惨之状目不忍睹。以后我听说只有第六十六军叶肇的部队安全突了围。十二日我到了江北,未找到友军,已不能回南京,便向滁县前去。

十四日我到了滁县,罗卓英也到了。我随他到醉翁亭开会。不久唐生智也来了。大家刚一坐下来,唐生智就叹了一口气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又说:“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他叫把运输司令周鳌山找来,唐一见周就把桌子一拍,桌上的茶杯都跳起来了,他大声喝道:“你干什么的!你把我的几千伤兵都丢在江那边被日本人杀了!”周鳌山吓得不敢讲话,支支吾吾地说:“我有什么办法呢?情况变得太快了,我有什么办法?”唐生智又喝道:“枪毙你!”周鳌山呆若木鸡,后来低着头走了。

这时罗卓英向唐生智告别,回十九集团军去了。我也离开了罗,回陆大第十五期学习。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15. 南京保卫战亲历记

匡希圣

一九三七年八月,日本侵略者以庞大的陆、海、空军进攻上海后,国民党政府奋起抵抗,经过两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初级干部伤亡很大,急待补充,于是将军校十一期一总队的学生提前毕业。我当时在一总队步科第三队学习。因为日本的远距离重型轰炸机更本津航空队基地设在台湾,以大编队的机群不分昼夜轰炸南京,我们的毕业典礼只好深夜在紫金山脚下的丛林中举行。蒋介石亲自主持典礼,在紧张的气氛中,他简单地讲了几句话。过了几天,我被派到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当排长。七十一军军长孙元良兼八十八师师长,这时防线撤到四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仓库一带,进行巷战。日军不断以猛烈炮火向我防线轰击,伤亡极为惨重,再经一月多的激烈战斗,无法支持下去,上海便失守了。但是我师据守四行仓库的杨瑞符营长不愿撤退,仍然坚守不移,并升起国旗,继续抵抗。但这支孤军实难长久战斗下去,只好撤入英租界。上海沦陷了。

上海抗战时,用几团宪兵督战,凡未负重伤丧失战斗力的一律不准下战场。一个师伤亡大了编成一个团再战,一个团伤亡大了编成一个营再战,经过训练的老兵几乎打光了。农历十二月间,七十一军撤到南京等待补充新兵。新兵都是临时由各师管区补充来的,我所在的八十八师,临时由江西南浔师管区补充。发枪给士兵们时才知道这些新兵被捉到师管区后,关在院子里,不但没有训练,连枪都没摸过。我们相顾失色,没奈何,只好抓紧进行训练,夜间点着烛教士兵装子弹、瞄准、扣扳机等起码知识。刚刚三天,便把这些新兵塞进第一道防线了。

七十一军担任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前面几个山丘地区的防御,那里预先用钢筋水泥做了轻重机枪掩体,有钢板和厚橡皮两重门,可是掩体只着重射界广阔,射击口又高又宽,正对着敌方,在敌人前面暴露无

遗,很容易被敌人炮火摧毁,不能起到半点作用,花了钱,不能利用这些掩体,贻误国防大事,岂不痛心,连当班长的都破口大骂布置工事的是脓包。

大概是农历十二月二十日吧,奉命进入阵地。我在重机枪连当排长,急忙找到掩体位置,把重机枪和弹药搬进去,做好射击准备工作,安排正副班长当射手,新兵只能扛枪和输送子弹。当晚安静无事,第二天下午,日军骑兵在我阵地前奔逐侦察,即令射手连续扫射,不多久,敌骑便退回去了。新兵认为打仗就是这样,神色稍为安定。第三天,日军用猛烈炮火向我阵地轰击,我们只好把机枪从掩体内搬到外面,准备同敌步兵搏斗,到夜间日军步兵还未进攻。

南京东门外是紫金山,地势高峻,北门外是长江。西门外是上新河,多水泽地带,南门外是丘陵山地,便于坦克车和重炮运动,所以日军攻击重点指向雨花台我军阵地。第四天,日军用猛烈炮火掩护坦克向我雨花台阵地冲击,坦克后面跟着大群步兵蜂拥而上,我排机枪射手右臂被敌炮弹破片炸断,无兵能够代替,我急忙爬去接枪射击。中午时分,敌人突入我阵地内,用枪刺杀。新兵没有学过劈刺怎能抵得住,一齐崩溃下来。这时孙元良军长在中华门城楼上指挥,下令反攻,见无济于事,便一声令下,把中华门护城河上的桥梁炸毁,城门里面用砂石堵塞。雨花台退下来的官兵拥挤在金陵兵工厂、街上及护城河边,被日军俘虏的,有的当时遭集团枪杀,有的用铁丝穿手掌一串一串泼油烧死,有的挤在护城河里淹死。这时同我一起派在重机枪连当排长的军校步科三队同学凌淦叫士兵把机枪丢到河里,一起游过护城河,我并把在我身边的一个传令兵托过河去,选择城墙上的弹痕处爬墙。凌淦身伟体胖,爬在我的下面,不断叫唤要我帮助,我说只要我能够爬上去,一定会救你的。我终于爬到城墙上了,恰有一个伙夫挑着饭担子经过,我抢过他的扁担,伏在城墙上把扁担吊下去,但不见凌淦了,向城墙脚边一看,发现他已倒在血泊之中了。还有很多官兵的尸体堆积在城墙脚边,能够爬进城的为数很少。

进城第二天上午,城被攻破,南京失守了。街上到处是抛弃的枪炮和奔跑的骡马,在鼓楼边碰见步科三队的同学何瑞德,何是海南人,在

军校三年同一张课桌听讲,感情深厚,他忙问我如何打算?我说:“准备渡江,你呢?”他说:“寒冬腊月,游长江没有把握,准备化装成市民。”我说:“我不愿见到日军的狰狞面目,万一游不过长江,宁愿死在江中,葬身鱼腹。”两人眼眶湿了。我和何瑞德分散后,同很多官兵从挹江门墙上跳出城外,走到江边,看到有些官兵用水缸渡江,水缸一倾斜,便倒入水中了;有些官兵用门板渡江,门板一倾斜,便漂到水中去了。有些官兵用梯子捆几块木板在上面,认为这是安全的办法,各为逃生计,便你争我夺,甚至用手榴弹互相轰击,自相残杀,凄惨极了。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军官切齿骂道:“雨花台阵地虽被敌人攻占,紫金山一带阵地还在我军手中,怎么不从紫金山方面突围出去,总指挥只顾个人安全,丢掉这么多人的生命,搞到这样凄惨地步,真是混蛋。”日军在江中游动的兵舰,不时用机枪扫射,我的心在扑腾,被日军捉去,一定会死,万一能游过长江,或有一线生机。彷徨到黄昏时候,决心一下,脱衣纵身江中。这时正值寒冬腊月(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一入水中,全身如用铁丝捆紧一般,一直下沉。使出全身力气,拨水上冲,才浮出水面。信心增大了,便使劲向江北游去,并不感觉寒冷了。日军兵舰用探照灯横扫江面时,我便暂停游动,微露面孔,仰卧水上,待灯光过去,便继续游泳,直至东方发白,才游到长江北岸,这里不是浦口一带,已被江水冲下很远了。上岸后,摸进一个小村庄,不见一人,找些破旧衣服穿上,肚子饿到极点,寻到一些玉米种子充饥。间或听到日军步枪射击的尖锐声音,知江北已有日军了,便钻进村外晒场边堆积的麦草里隐藏和休息,夜晚向着北极星方向奔跑,经过几天到达徐州,知道七十一军在开封收容官兵,便乘火车到开封收容所登记。总共收容的人数约百来人,有些还是未上前线的后方留守人员。

两年后,我去衡阳接收新兵,不意与何瑞德重逢,原来他在衡阳师管区军士队当队长。我急忙问他怎样脱离虎口的?他说:“我找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家里,见到一个老婆婆,我把身份告诉她,请求认她做妈妈,她毫不迟疑答应了,急忙给我换了一身拉黄包车的衣服,衣背上印有拉车的号码,顶像一个车夫。日军进城后,分区集中所有的青壮年,排成横队,我故意站得突出队列,日本兵打我一拳,我后退两步,他发立正口

令,我仍然脚分开站着不动,他给我一条步枪,我用左手去接,握着枪的侧面,遮掩了过去,如果日本人怀疑是军人便遭杀了。在老婆婆家里吃住两个多月,才逃出南京。”我也把脱险经过告诉他。湖南将要解放时,他从广州寄给我一封快信,要我即刻到广西约同何桂恋同学一齐到广州做买卖,我知道他说的是隐语,要我到台湾去,我不愿离开家乡,再替蒋介石卖命了,就没有去了。

[政协湖南省祁东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祁东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12月]

16. 所谓南京保卫战中亲历简记

陈剑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弃守，全线崩溃。京沪线上惨遭日机狂炸，交通中断；沿途败军后撤，络绎不绝；人民扶老携幼，逃离城市。国民党首都——南京大为震惊，人心惶惶。国民党当局为安定人心，任命唐生智为京畿卫戍司令，负责南京防务，并提出“南京是东亚和平堡垒，与南京共存亡”之响亮口号，大有与日寇一决雌雄之势。同时在城内富贵山洞，满储粮弹，据云足够激战三月之需，并拥有较大口径火炮近百门，连江阴要塞的炮亦拆运城内。南京各城门以沙袋堵塞两端（系双城门，中空十余公尺），城内居民除老弱者早已迁出，城外坚壁清野，战前准备堪称充分。蒋介石嫡系部队，如军校教导总队、三十六师等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部队及少数杂牌部队近二十万人。论实力，足可鏖战三月，予日寇侵华嚣张气焰以沉重打击。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八日，日寇由丹阳、句容、土桥之线进迫南京城郊，接着系留气球升起，重炮向城内轰击，揭开南京保卫战之序幕。

九日上午，日寇占领光华门外防空学校营房，并炮击城门，攻势时紧时松，似为先头部队试探性攻击。此时，广西部队守备光华门城沿。十二月天寒地冻，士兵穿着单衣，入夜披毯蜷缩城垛下，而邻近之教导总队官兵则身着呢制军装。相比之下，待遇悬殊，因而士无斗志，战力薄弱。

十日拂晓，日寇以三辆坦克掩护，步兵进攻，猛轰城门。中午，城门被毁一角，出现缺口。日寇数次猛扑，企图由缺口突入城门洞内，但未得逞。此时卫戍司令部判断光华门乃日寇进攻重点，遂由教导总队派兵一连接替光华门防务，并推进山炮两门至城门右侧城垛，轰击防空学校之敌。入夜战况沉寂，仅三十六师守备的雨花台方向有稀疏枪炮声。

十一日拂晓，日寇复在坦克掩护下发起猛攻。约经两小时激战，寇

兵十余名突入城门洞内,并拆除内城门部分沙袋,以机枪封锁城内明故宫机场公路,至此战况紧迫。教导总队组织突击队欲尽快驱除城门洞之敌,但无结果。中午,乃派工兵于城门顶上挖掘数公尺深孔穴,直通城洞,并以大量棉花浇汽油点燃投入城洞,始将顽敌驱逐,将内城门重新堵塞加固,但被毁之外城门,在日寇猛烈火力射击下,无法修复。

十一日午后黄昏,日寇向光华门连续发起进攻,企图夺占城门,扩大战果。但均遭守军击退,并弃尸数具。晚间战况沉寂。两日来,守备雨花台之三十六师略有伤亡。入夜常有负伤官兵潜在城边,泅过护城河,要求城上守军救援,均投绳吊上城来。

从八日日寇迫近城郊,城内汉奸活动猖狂,民族败类惟利是图,令人发指。夜间红绿信号弹不时升起,接着便有炮弹落下。部队电话线也常遭破坏。教导总队曾捕获一汉奸,腰缠被割断之电线三十余公尺,被当场处决。

十一日入夜后,城内外一片静寂。约九时许,城内各部队突然大乱,指挥系统解体,上下联系中断。于是官兵疑惑不明,不识战况如何。部队群龙无首,各自涌向中山路,向挹江门方向移动。守城各部队均欲由此门逃出,渡江北上,因而新街口至挹江门十余里公路,全为炮车、汽车、马匹等阻塞,不能出城。前后人潮汹涌,欲进不能,众欲争先逃命,无人组织拆除沙袋。城内坦克部队,奋命夺路而逃,不惜从士兵身上碾过。因此在临近挹江门一段公路上,自相践踏,积尸盈尺。午夜,坦克碾毁和撞掉部分沙袋,始得出城,士兵也相随逃出不少。还有的士兵是以绳索或绑腿相接系于城墙吊逃出城的。此时,挹江门外尚有两团部队坐地休息,军容整肃,轻重机枪、迫击炮列置队前,据云是停止待命,入城增援的。该部队目睹城内逃出官兵的狼狈相,深感莫明其妙。

逃至江边官兵,意欲乘船渡江,但无一船只,遂用城郊居民的木板、木盆等,俯卧其上,划水渡江。翌晨,满江飘浮各种木器,而人多已冻僵落水。此一味赋予决心之背水战,失去控制,无撤退计划,无疑置自己于死地。

笔者当时匍匐坦克上得以出城,用木橱横渡长江。至浦口江边天已大亮,身陷河滩淤泥中约一小时之久,始被居民垫木板救出。随后沿

津浦路到达乌衣。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正在民舍休息,询及部队溃逃情况,面色惨白,但夸口云:“有我桂永清在,重整十万大军不成问题,”并命所逃出官兵速赴武汉收容所归队。桂系十一日黄昏离城渡江逃出,而任守备全责之最高司令官唐生智则在十日逃走。各级将领苟且偷生,擅离职守,与南京共存亡者,仅少数官兵耳。

处此大军溃乱,指挥官仓惶失措弃城逃命之际,军校教导总队第三团团长马威龙,胆识超群,意志坚定。虽大势已去,仍稳定军心,率领全团突围而出。并鼓励士气,突破日寇数道封锁线,安全转移至后方。“经霜识松贞”,守卫南京蒋军将校中,不愧为军人者,仅此一人耳。

整个南京保卫战,仅及三日,可谓不战而溃。十二日上午,日寇进城,未逃出之官兵惨遭搜捕屠杀。精锐之师,尽付无谓牺牲,言之痛心!此乃我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史上之奇耻大辱,罪责谁负?

淞沪沦陷,国民党当局对保卫南京举棋不定。若弃城不守,则民愤难平,因而出于应付舆论,本无决心。消极抗战,意在保存实力。然自食其果,实力枉弃,徒落千载骂名耳。

(笔者在南京保卫战中,任军校教导总队炮兵营第三连排长,奉命守备光华门,三日间均在此地区,所叙乃亲身经历。惟因职务所限,仅一隅之见,提供参考。)

[政协重庆沙坪坝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

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4年9月]

17. 卫戍南京之经过

唐生智*

一九三七年,上海战事开始时,我担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那时虽然身体不好,还是经常参加军事会议和调动军队的工作。我当时在会议上对抗日战争的主张是:“抗日持久,一个人拼他两三个,拖死日本人,最后胜利一定是中国的。”平常,我对蒋百里及一些朋友也常谈起抗日的问题,并和蒋百里讨论过抗日的办法。他去重庆代理陆军大学校长时,还在冷水滩下车,在我家里住过两天。对于上海、南京战事的计划,我同他也谈过,他提了些意见。执行部起草后,由蒋(介石)核定:以上海、杭州湾为第一线,昆山、无锡、苏州、杭州一带为第二线,江阴、镇江为第三线,南京、京杭公路(宁杭公路)为第四线。同时,“各线部队应该预先有准备,假如上海的部队打了一个时期要撤退时,则第一线上海、杭州湾的部队撤到浙江以西、皖南一带,整理补充,并在那里准备阵地。以后各线则陆续往后方调动,以作长期抗日、拖死日本人的准备”。当时,执行部是按照我的意见构筑各线工事的。蒋介石对我的意见,口头上表示同意,结果,他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就直接与各部队通电话下达命令,很快将各线的部队调走了,以致执行部修筑的工事和军事计划,都没有付诸实行。

我在军委会执行部时,蒋介石要我让德国顾问法根浩森上将多参加执行部的工作。我对蒋说:“法根浩森在日本当过武官,而德、意、日三国是一起的,这样搞恐怕不好吧?”蒋说:“法根浩森是个旧军官,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信任他。”但我始终对法根浩森抱着怀疑的态度。以后,他好像是从日本转道回国去了,还听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德国某部队的总司令,好像是驻在挪威。

* 作者当时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执行部拟定作战区域时,从海州至舟山群岛为第三作战区,当时蒋介石内定我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我患重病,上海战事刚开始时,蒋有一次问我身体怎样,我说精神还是不好。他说第三战区的事要冯玉祥搞,实际的责任由顾墨三去担负。我说:“好吧,我没意见。”他说:“关于军队调动有许多事,还是请你照料一下。”以后,我有一次在军委会碰到冯玉祥,他正准备到无锡去,他对我说:“这个事不好办。”我说:“这个事是费劲的。”不久,蒋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代理。可是,凡属一些军政实权,实际上都是蒋介石亲自掌握,不是他所谓亲信的人,是没有实权的,只是挂名而已。

上海战事非常紧张时,部队接连失败。我在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办公室,时常看见蒋介石打电话到上海骂人。那时,如顾祝同、陈诚、薛岳、白崇禧、张治中等所有的上海守卫失利的人,都被骂过。蒋介石稍有不如意的事,总是爱发火,喜怒无常。

上海战事开始后不久,刘湘到南京,曾见过蒋介石等许多人,也来看过我,我也回看了他。刘问过我关于上海、南京战事的看法,我说:“上海的战事是不能长久打下去的,只有拖住敌人一个时候,并利用这个时机,在后方休整部队和作好长期抗战的准备工作。至于南京的问题,的确不大好办,守是要守的,就是没有完整的部队来守。不过,依我的看法,可以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率领几个师来守卫南京,以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以拖住敌人。”刘说:“听蒋说,准备要你守南京。”我说:“根本没有这个必要,要我守,我只好拼老命。”他说:“你看能守多久?”我说:“天晓得。”刘在临走时,对我说:“我这次所见到的人,只有你对我讲了真心话。”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园的住宅内,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问题,并问大家说:“守不守?”他自己又说:“南京一定要守。”我说:“我同意守南京,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他说:“哪一个守呢?”当时,没有一个人作声。他说:“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我说:“用不着你自己守,派一个军长或总司令,带几个师或几个军就行了。从前方下来的人中间派一个人守,或者要南京警备司令谷正

伦守都可以。”蒋说：“他们不行，资历太浅，”又说：“再商量吧！”第二天，蒋又找我去，他说：“我们出去看一看。”到了复廓一带，主要是看桂永清所指挥的教导总队的阵地。他说：“这个地势，应该有办法。”我说：“现在从上海撤下的部队伤亡很大，新兵多，没有几个老兵，任务是艰巨的。”我回家以后，就要参谋处赶快拟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为城防正副司令，或再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应（谁知陈诚的部队在上海撤退时，就一气退过了宣城、广德，而敌人也跟着到了宣城、广德，另一支直趋芜湖了）。

下午，蒋又找我去，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要就是我留下，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够留下呢？与其是你，不如是我吧！”他立即问：“你看把握怎么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个字：‘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我自从九一八事变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守南京的任务。

蒋介石在离开南京的前夕，和宋美龄到我家里来。蒋对我说：“孟潇兄，你的身体还没有恢复，有劳你守南京，我很难过。”我说：“这是军人应该干的事嘛！我还是要重复前天对你说的话，我可以做到‘临危不乱，临难不苟’，没有你的命令，我决不撤退。”

蒋、宋走了以后，好几个高级幕僚都围着我来谈话。我记得有一个陆军大学的老同学欧阳起莘（湘乡人）对我开玩笑说：“你真是个湖南骡子。”我说：“骡子也是人所需要的。”于是一笑而散。以后关于南京战役的经过，有些详细情节，我也记不清楚了。当时有许多参加南京战役的军、师长大概他们总会写一些资料的。

南京我明知不可守，这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的。当时，局势也很紧迫，没有充足的时间布置，民众工作和军队工作都没有基础。上海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不惜调动大量部队在上海拼，我是不赞成的。

蒋曾说过：“上海这一仗，要打给外国人看看。”我对这句话很有反感。事后回溯，他是希望德国出来缓和局面的。

十二月十日中午^①，我接到顾祝同打来的电话，他转来蒋介石关于撤退的命令，要我渡江向津浦路撤退，军队相机突围。接到电话时是中午十二时，顾祝同对我说：“委员长已下令要南京守军撤退，你赶快到浦口来，我现在要胡宗南在浦口等你。”我说：“前线如此紧急，被突破的地方很多，如何撤退？”顾说：“你今晚务必撤退过江。”我说：“有许多事情应该与各部队长交待清楚，才能撤退，不然，以后责任，由谁来负？”他说：“你留个参谋长交待一下就行了，今晚赶快过江吧！”我说：“那不行，至迟也要到明晚才能撤退。我不能只顾一人的死活，不顾军队。”他说：“敌人已到六合，情况非常紧急。”我仍说：“今晚要我过江是不行的。”于是，就在当晚研究撤退部署。次日一早^②，就召集总司令、军、师长开会，我先将蒋的命令宣读一遍，再将撤退部署每人发一张（用油印印好的）。对于各部队的撤退时间、先后、路线都有详细规定。除了广东的两个军（邓龙光和叶肇部）按计划突围，宋希濂部遵照命令由浦口撤退以外，其他部队都没有按照命令实行。

我回到汉口，见到了蒋介石，送了一份南京战役概要。我说：“一切责任都是我的，请处分。”但以后，蒋也没有置议。我在这一段期间内，养了很久的病。

在汉口时，有一次汪精卫邀我去他家里吃饭，还有张发奎在座。汪当时的调子很低，他说：“这个仗不能再打下去了，要另想办法了。”我说：“已经死了这许多人，这些人都是为抗日而死的，我们何以对祖先？何以对死者？”汪即说：“在上海、南京牺牲的人不少了。”我说：“但他们都是为不愿做亡国奴而牺牲的。中国是不会亡的，抗战一定要坚持到底。除了抗战到底以外，别无出路。”这样，话也谈不下去了，终于不欢而散。从这次谈话中，我更认识到汪的为人：有点小聪明，但骨头太软

① 根据上下文判断和谭道平同志的回忆，顾祝同的电话应该是十二月十一日。——原编者注

② 召集守城将领开会宣布撤退命令的时间，应为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原编者注

了,什么气节都不讲。

不久,因我的父亲病重,我乃回到湖南东安原籍。

[自本件 17 号文件起至 35 号文件及附录均选自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南京保卫战》编审组编:《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以下出处略。]

18. 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

刘 斐 *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压力下举行了庐山会议,召集各界人士会谈,决定抗战。旋即在南京组织对日作战大本营,全国各界人士包括共产党人在内都踊跃参加。这样,神圣的抗日战争就展开了。

当时大本营作战组根据敌我基本情况,对敌我战略方针,作了具体的分析。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逐步蚕食政策,和它这种政策相适应,它在战略上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所以,当它挑起卢沟桥事变时,一方面引诱宋哲元等谋作地方事件解决,以便达到它不战而略取华北的目的;一方面调集重兵,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方针,先解决华北,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进一步压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

它之所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是因为:它的兵备虽强,但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贫乏;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且它是侵略者,侵略的不义战争是失道寡助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又有矛盾,若长期战争,它会引起第三者干涉。所以,它只能采取速决歼灭战略。而我国军备虽处劣势,但人口众多,兵源充足;领土大,资源丰富,国家潜力大;并且我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有哀兵必胜,得道多助等有利条件。故我利于采取持久消耗战略。

根据上面分析,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针对敌人企图使战争局部化的阴谋,应尽量使战争全面化;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应利用我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有利条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这些意见,成为当时指导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思想。

* 作者当时系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一厅(作战)厅长。

当日本帝国主义者看到中国决心抗战,它的不战而屈和企图使事件局部化的阴谋不能实现时,就一面加紧进攻华北,一面到处挑衅,并于八月九日发生了上海虹桥机场事件,借口要求南京国民政府撤退上海保安总队,压服中国各地的抗日运动。我为扩大战场,造成全面抗战的形势,就乘机主动把驻在苏州的张治中部三个师迅速驰援上海,迎击敌人对上海保安总队的进攻,展开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迫使敌人逐步向上海增援,打乱了它整个作战计划,使它陷于被动,而且深深地陷入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泥淖之中。在战事迁延不决的情况下,日本侵略军改用战略包围由杭州湾登陆,对上海阵地进行远后方的迂回。

十一月初,日军由杭州湾登陆后,蒋介石想把部队向原阵地后方稍撤,即把右翼(原中央兵团)撤到青浦、白鹤港之线,结果也站不稳脚。于是左翼兵团又不能不连带一起,向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转进。这时,受敌机动性较强的海陆空军的追击,部队不能不尽量疏散,就使原来已经混乱的部队更不好掌握。加之既设阵地线上既没有设留守部队和向导人员,也没有工事位置图,部队转进到来后,找不到工事位置;找到了工事位置,又没有打开工事的钥匙。以致在敌跟踪追击的情况下,没有占领阵地的余裕时间。因此,在吴福线上还没有站稳脚时,敌人已从吴福线的两侧(平望、福山、浒浦)进行威胁,只好继续向锡(无锡)澄(澄山,江阴县城)线既设阵地撤退,终于在锡澄线上也没有站住脚。

这样一来,南京防守问题,就出乎意料之外地提前提到日程上来了。

一、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防工事,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问题,十一月中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只有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等几个人参加,当时

我认为上海会战后期没有贯彻持久消耗战略精神,没有适时调整战线保存部队有生力量,不应该在敌海陆空军便于协同作战的长江三角洲胶着太久,且依靠九国公约,把战略作了政略的牺牲品,致自陷于被动。我军应坚持持久消耗战略原则,不应该在一城一地的得失上争胜负,而要从全盘战略着眼,同敌人展开全面而持久的战争。如果拖到日本对占领我国的每个县要出一个连,甚至一个营的兵力来防守战地,即使它在战术上有某些胜利,但在整个战争上它非垮台不可。

对于南京的防守问题,我认为日军利用它在上海会战后的有利形势,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京杭国道(宁杭公路)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前进,机动性大,后方联络线也很便利。而南京在长江弯曲部内,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由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以海陆空军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在立体包围的形势下,守是守不住的。我军在上海会战中损失太大,又经过混乱的长途退却,已无战斗力,非在远后方经过相当长时期的补充整训,不能恢复战斗能力。基于我军当前的战斗任务,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初期被敌强迫决战。故应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争取时间,掩护后方部队的整补及进一步实行全国总动员,争取在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有力的打击。针对以上的情况判断,我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地撤退。对兵力使用上,以用十二个团,顶多十八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

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我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蒋介石虽说我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法,值得再加考虑,当时他没作明确的决定。对上海作战中损失大的部队,他则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

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令在吴福线的部队尽力掩护占领锡澄线之

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孝丰等地转移。只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是调到南京整补的。胡宗南的第一军则在镇江附近整补,在掩护南京防守部队占领阵地后,即向长江北岸转移。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十五、六日,接着开第二次高级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和我之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他的理由是: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因此,非死守不可。但我仍主张只用十二至十八个团的兵力,作象征性的防守,并把当时敌我形势又谈了一通。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连陈诚、顾祝同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了。蒋在这次会上既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改变以前的部署,只说:“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值得考虑,我们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蒋问:“谁负责固守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沉寂,坚决地说:“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蒋说:“很好,就由孟潇负责。”蒋并望着何应钦说:“就这么办,有什么要准备的,马上办,可让孟潇先行视事,命令随即发表。”

蒋在决定固守南京的方针后,就决定迁都重庆。那时日本空军已对南京进行过三次空袭,中央机关各部门都已纷纷迁往武汉,只有很少数的人还在南京。蒋为避免敌机轰炸,住在中山门外树林荫蔽的四方城旁边的一幢极小的房屋里,全部只有两间小房。蒋吃饭、会客、办公,都在一幢小房里。汪精卫却住在中山陵园他自己的别墅里,当他得悉前线部队已撤离乍(浦)嘉(善)吴福线,日军已沿太湖南岸西进向南浔压迫等情况后,就乘船去汉口了。

蒋介石决定了南京防守方针后,唐生智在十一月二十日先行到职(命令二十四日才发表),组织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首先把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由第三战区预备序列调归卫戍军序列,并准备调第六十六

军叶肇部也参加防守南京。此外参加防守的还有原在南京的教导总队、宪兵团等。防守计划大体分作两线配备。即一部占领自京芜路上的大胜关起,至淳化镇、汤山镇(汤山)、龙潭这一弧形线的前进阵地。主力占领复廓阵地,就原有永久工事增强成为闭锁式或半闭锁式阵地。在防御方针上则已改为永久性防御了。大约是二十七、八日左右,日军已经越过锡澄线继续西进一两天的样子,蒋介石以计划已定,让作战组的人先走,他说他准备坐飞机走,还缓些时没关系。后来蒋介石在南京又大大增加了防守南京的部队,就地由东战场第三战区序列抓去的不算,连在武汉的第二军团徐源泉部也正在向南京输送中。

二、南京失守

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以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从他坚持固守南京的一切姿态来看,确有与南京共存亡的决心的。唐就职后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向新闻记者谈话,表示:“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件事有把握。第一,即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出莫大之代价。”

在唐生智以固守南京为目的方针指导下,就尽量要求增加兵力,蒋介石把一切可以调得动的兵力,都调去防守南京,以致兵力愈增愈多,共计达到十多万人。蒋介石在离开南京时曾召集守军高级将领讲话,要他们死守;并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说,现在云南部队已经在开拔途中,只要他们死守下去,不久他就会亲自率领强大的军队来解他们的围,歼灭入侵的敌人,光复国土云云。

唐生智为了表示破釜沉舟,背城借一的必死决心,还要交通部长俞飞鹏把下关到浦口间的渡轮撤退,以后又禁止任何部队和军人从下关渡江,并通知在浦口的第一军,凡由南京向北岸渡江的任何部队或军人个人,都请制止。如有不听他们制止的,可以开枪射击。

那时日军对南京分三路进攻:右路敌主力沿沪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阳、句容攻南京;左路由太湖南侧西进,先攻广德、宣城,趋芜湖,

截断南京守军退路,再向南京合围。十二月四日,右中两路日军攻陷句容、秣陵关,向南京外围阵地猛攻,至十二月八日,先后攻陷淳化镇、汤山、龙潭各地。这时,敌左路也攻陷芜湖,即北上于十一日陷当涂,继续向南京攻击前进。南京外围前沿阵地守军已逐次退入复廓阵地固守。

占领南京外围阵地的日军,从十日起对复廓阵地展开猛烈的攻击,集中步、炮、空协同的威力向各城门猛轰。当天下午就有一部分日军窜入光华门外廓,经尽力反击,到黄昏时才把窜入的日军打退,修好被轰毁的城墙缺口。战斗继续到十二日正午,敌主攻方面的雨花台被敌攻陷。那里的守军第八十八师孙元良部由城墙爬进城内,径趋挹江门,企图由下关渡江逃脱。经卫戍司令部指定的戒严部队宋希濂部堵劝,收容约二千人,仍由孙元良率领回中华门附近作战。到下午四时许,俞济时部第七十四军又由三汊河向下关搭浮桥,作向下关撤退准备,又经长官部制止。这时,敌虽猛烈攻城,雨花台和紫金山第一峰据点被敌占领,但战斗并没有到最后分晓阶段。

据说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唐生智向守城各部队长下达了撤退突围的命令。由于安排不周,大部分部队没有按计划撤退,而是退入挹江门,造成极度混乱,使许多人在城门洞内丧生或淹没在江里。因为许多部队并没有由正面突围,一起拥到下关去了。既然这么一打就要突围,当初又何必向复廓阵地撤退呢?岂非多此一举。自然在自己国内作战,由正面突围倒是比较安全的。

当时,有些部队长没有把突围命令传达下去就走了一走了事。所以到十三日敌人进城后,下关一带还在纷纷地扎木筏抢渡,自相践踏,有的淹没到江中去了。也有许多失去了官长率领的士兵,徘徊在南京街头,象无舵漂船不知往何处去好。有的只好向难民国际委员会交出武器请求收容了事。守南京的十多万大军,就这样一阵风吹散了。接踵而来的是日军惨无人道的大肆劫掠、屠杀,牺牲我几十万无辜人民,写下了史无前例的野蛮记录。

在蒋介石错误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使上海会战陷于被迫撤退,敌就跟踪追击,一举直迫南京而占领了南京。我主力损失惨重,多数已不能成军,给尔后抗战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困难,是无法估计的。如果蒋介石

石在上海会战后期,不对九国公约存有幻想,不改变及时主动撤退的决心和已下的命令,适时保全实力,主动转移到吴福线上,就能利用永久工事,更能继续消耗敌人。即使还要从吴福线后撤时,也可以利用锡澄线及镇江以西的山地,继续抵抗,而南京附近的作战也不会如此迅速地到来。就是打到南京来了,如果只用少数部队作象征性的防守,把大部分兵力控置在南京外围,利用外线有利态势,实行机动作战,亦可以争取较多的时间,确保自己的主动地位。因为上海会战后,南京和徐州已成互为犄角的形势,如果保持主力在南京外围,日军就不能从南京抽调兵力去攻徐州。徐州也不会在南京失守后不到半年就过早失守,保卫大武汉的会战也决不会很快发生。这样,我就可保有平汉、粤汉、陇海、津浦各铁路和长江等交通大动脉,来维持和补充战斗力,增补第一线的打击力量,继续赢得时间。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和战局的演变,也会和后来的情况有所不同。

19. 南京复廓阵地的构筑及守城战斗

程奎朗*

一九三七年八月,上海抗战爆发后,我在南京警备司令部(以后改编为首都警卫军)参谋处工作,直到南京陷落为止。这期间,参与南京附近防卫阵地的选定和构筑,以及战场联络工作,在撤退时,又是最后从乱军危城中冲出之一员。此役也是我个人生命史上最关键性的一段,惊涛骇浪,记忆犹新。

一、东南阵地的计划和构筑

南京附近的防御工事,战前由参谋本部城塞组(主持人吴和宣)在其外围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汤山—龙潭之线择要构筑有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种类有轻重机枪掩体和观测所、指挥所、掩蔽部。上海战幕揭开以后,日军全面侵略中国的野心毕露,它不以占领华北和上海为满足。蒋介石面临这种情况,对当时首都南京的防御问题,不得不开始考虑,于是责成南京警备司令部拟定南京防御计划,并由当时军事委员会执行部领导其事。执行部是当时主管国防工事的一个机构,由训练总监唐生智兼管这一工作,办公地点附设在百子亭唐公馆内。

南京警备司令由宪兵司令谷正伦兼任。警备区辖南京、江宁、镇江、丹阳、金坛、句容、溧水、高淳、芜湖、当涂、全椒、滁县、仪征、江浦、六合等十五个县市。司令部编制很简单,司令之下,设参谋长一人,下属机构只有一个参谋处,其他各处业务由宪兵司令部的各处兼办,不另设置。参谋处亦仅设第一科(作战)和第三科(后勤、通信),第二科业务由宪兵司令部情报机构兼办。司令部附设在道署街宪兵司令部里面右边

* 作者当时系南京警备司令部参谋。

一所旧式平房内。当时警备司令部参谋处拟定南京防守计划,是以决战防御的目的,选守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大连山、汤山、龙潭等处原城寨组既设永久工事之线为主阵地,简称东南阵地;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孔山、杨坊山、红土山、幕府山、乌龙山之线为预备阵地(亦称复廓阵地);在长江北岸,以浦口镇为核心,由划子口沿点将台(浦口北面高地)到江浦县西端为主阵地,与东南阵地夹江形成一环形要塞。计划使用兵力:东南阵地为四个完整军(十二个师),第一线三个军,预备队一个军;江北岸浦口地区使用一个军,总兵力为五个军(十五个师)。

这个计划经过执行部请示大本营核定后,即由南京警备司令部制定阵地编成、火车配置及工事构筑计划。在制定计划时,发现原由城寨组构筑的既设永久工事,大部分不是按纵深配备和侧射、斜射的火网要求构筑的。工事位置未注意隐蔽,大都选在高山顶部或棱线部分,也没有一个阵地编成计划和要图,仅有一个工事位置图供参考。因此在制定阵地编成计划时,除部分工事可以作为观测、指挥所使用外,许多工事都利用不上,需要重新选定位置,另行构筑。但警备司令部从事阵地编成及火力配置时,由于参谋处编制人员太少(第一科只有科长王章、上校参谋袁滋荣和我,还有一个管事务的参谋;第三科只有上校参谋潘绪滋和少校参谋寇某),没有派出必要参谋人员到现地普遍侦察,只由主管作战的参谋袁滋荣凭五万分之一地图在图上标定,参谋长朱昌整天忙于文书处理,参谋处长苏恂和,对于防御计划,既未提出方案,也未督促进行,仅由袁滋荣在图上忙忙碌碌。到了九月下旬,上海战事日益扩大,南京日夜遭日机轰炸,警备司令部附近亦数落炮弹。

谷正伦在上海战事开始时处决了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晟父子和另外几名汉奸敌谍之后,深感战局紧张。在一次纪念周上,对宪兵司令部和警备司令部人员讲话,痛责在战争紧张期间,两部工作疲塌,“应该枪毙!”(谷发脾气时常用的口语)特别点了军法处关着几百名犯人,为何不作处理。当天下午,由看守所押出一百二十名犯人解往雨花台枪毙。

第二天,谷正伦找参谋长朱昌了解南京防御计划进行情况,朱昌战战兢兢,不知所措,推说第一科正在拟定。谷正伦当即传王章和袁滋荣将所拟计划送去审阅。王平时不满苏恂和的作风,便乘机在谷面前说:

“我们计划早已拟好,并建议派人侦察,但苏处长不作处理。”谷正伦看到防御计划进行迟缓,盛怒之下将苏恂和免职,以王章接任。

由于警备司令部附近常遭敌之轰炸,谷正伦便和警备司令部参谋处人员迁移到雨花台地下室办公,南京防御计划才开始重视起来,派我去汤山、大连山侦察,派少将高参陈守常到淳化镇、湖熟镇等地,派宪兵学校战术教官管长治到龙潭侦察,对大胜关到牛首山地区则未派人。在这方圆数十里地区,仅派两三个参谋人员是不能做到详细侦察的,只能用地图对照现地,划定阵地概定位置要图回报。

进入十月,上海战场逐渐向西推移,大本营感到上海战场势难支持,开始重视南京防守问题。于是将南京警备司令部改编为首都警卫军(编制相当于集团军),以谷正伦为军长,负责南京防守任务,直辖于大本营。对南京东南阵地防御计划,蒋介石还要德国顾问团派骑兵中校奈维格到警卫军司令部参加阵地侦察工作,结果,谷正伦派我陪同奈维格到汤山和大连山一带看了看,当天下午就回南京。以后并未到其他地方去过。

首都警卫军番号虽然颁布,司令部组织依然如故,没有大的扩充,仅由军校分发来第十期毕业生数人,担任绘图、兵力登记等工作。

同时,南京虽已制定防御计划,大本营并未指派防守使用部队。至于警卫军指挥的部队,虽规定辖区十五个县市驻的部队都归该军指挥,但调来的部队一到南京,就开往上海增援,没有一支野战部队固定下来作为构筑南京防御阵地基干之用。当时一度指定驻芜湖之贵州部队第一二一师吴剑平部及驻蚌埠滁县一带的第一六七师(北方部队)归谷正伦指挥,但第一六七师不久又被调;第一二一师虽曾受命开往句容、天王寺一带构筑工事,不几天又调赴上海。谷正伦实际指挥的部队,只有守城门、仓库之宪兵第二团(该团系前第四十四军贺耀组遗留下来的老兵)罗友胜部和担任京沪铁路(即沪宁路)沿线护路之第十团陈烈林部,此外,还有在中华门外正在训练的新兵教导团周竞人部。这三个团的装备都是平日值勤务的轻装备,缺少应战的火力。因此,警卫军名义上是成立了,实际上还是一个空架子。

十月下旬,执行部派上校参谋任培生和我到方山、淳化镇、湖熟镇、

汤山等地区再次侦察,确定东南阵地主阵地带之后,还到镇江、金坛、句容、溧水、宜兴等县侦察外围地形,并视察江苏保安处指导民工在镇江、句容一带构筑工事的情况(可能是执行部下令构筑的),以及各县备战情况。我们从镇江经长荡湖西岸到金坛、薛埠镇、大茅山、白兔镇、天王寺到溧水以南之石臼湖东岸地区进行侦察后,再折回天王寺到宜兴、张渚镇、善卷洞、桑庚洞一带侦察,并选定镇江十里长山、大茅山、野鸡山等处为南京外围前进阵地。沿途只在天王寺附近看到江苏保安处派的一个上校正在指导民工数百人挖散兵壕,看不见各县积极备战的情况。

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谷正伦派人到我住处通知我,第二天随唐生智到汤山、镇江侦察地形。我携带东南阵地防御计划要图陪同前往,同行的还有执行部上校参谋李某。唐生智在汤山附近略事观察,即驱车赴镇江向江苏保安处长项致庄了解江苏省备战情况。项致庄向唐汇报省保安团兵力配置情况和准备向苏北撤退的计划。唐听完汇报后,即乘车沿长江南岸到丹阳湖边视察江苏保安团的防御配备。项致庄没有陪唐生智去视察。唐沿江大致看了一下,即返南京。在沿途视察中唐生智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二、放弃东南阵地改守复廓阵地

上海战场撤退后,南京开始紧张,除宪兵、警察外,另无守备部队,东南阵地的构筑计划也未全面实施。大本营除令教导总队的一个工兵连由德国顾问指导,在汤山镇前端构筑野战工事外,还把宪兵学校的官兵学员分派到龙潭、大连山、淳化镇各地发动民工构筑野战工事。首先完成防战车外壕,然后构筑射击阵地。我被派到大连山协同宪兵学校高队长带一队学生指导民工构筑。官兵和民工积极性很高,当地群众还为我们烧饭送水。工作三日,即将完成外壕工程时,忽奉令停止,撤回南京。我回到警卫军司令部,问袁滋荣为何中途停工,袁说,东南阵地计划使用防御兵力,大本营认为后方没有部队可以调来,只能由上海撤退下来的部队来守,这些部队都是残破的,兵力不够,因此,决定放弃东南阵地改守复廓阵地。我看见袁滋荣正在一万分之一的航测图上标

定复廓阵地工事位置。

大约在十一月中旬的一个上午,袁滋荣携带着南京防御计划和阵地工事要图,随同谷正伦去参加关于南京防守问题的会议(地点记不清了)。中午袁滋荣回来很气愤地对我说,会议讨论守不守南京的问题,由蒋介石主持,参加会议的有何应钦、白崇禧、唐生智、谷正伦等人。白崇禧和一个高参(可能是刘为章)认为南京背临大江,敌海军如从江面突破封锁线,陆路进取芜湖、当涂,截断我后方联络线,我军陷于包围之中,决难固守,徒遭牺牲,为保存实力,应该放弃。唐生智则认为南京是首都所在,对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不能轻易放弃,并自告奋勇承担死守南京的任务。何应钦对守与不守未发表意见,谷正伦也未发言。蒋介石没有作出决定。袁极力赞同唐生智的主张,对白崇禧的看法表示不满。过了几天,听说谷正伦因旧毛病(谷素患胃溃疡)复发,向蒋介石辞去首都警卫军军长职,随宪兵司令部撤退到湖南去医病。同时宣布宪兵司令部增设两个副司令,以宪兵司令部参谋长萧山令和前宪兵第一团团长张镇充任。张镇率宪兵司令部去湖南,萧山令则留守南京,指挥宪兵第二团、第十团守城防。

谷正伦辞去首都警卫军军长后,唐生智被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原警卫军司令部参谋处人员,编入卫戍司令长官部,我们便从雨花台地下室迁入唐生智公馆对面的教育部长王世杰的家中。当晚唐生智到王世杰家召集我们讲话,他说:“谷司令有病到后方休养,防守南京的任务,只好由我承担起来了。我是统帅,守土有责,决心与南京共存亡。南京失守,我亦不生。你们是幕僚,和我所处地位不同,我不要求你们和我一道牺牲,万一城破,你们到时还可以突围出去。我只要求你们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坚持工作到底。”他讲话的声音虽然很低,但语气非常沉重感人。我当时深为感动,心想,你当司令长官既有死守南京的决心,我们当幕僚的和你一道为国牺牲,也是无上光荣的。

唐生智以原执行部人员为基干成立卫戍司令长官部,同时发表罗卓英、刘兴(原江防军总司令)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为参谋长,余念慈为副参谋长。司令部开始设在百子亭唐生智公馆和附近的房子内,十二月九日移到中山北路铁道部。

三、战斗经过概述和撤退时的混乱

我在南京保卫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战斗中,先奉命到下关火车站负责运输第二军团至龙潭地区,继而又奉命到下关车站,执行组织列车开岔路口(南京有两个岔路口,这个岔路口在沪宁铁路线银孔山、杨坊山之间的隘路上)阻塞隘路的任务,未参与长官部参谋处作战命令制作工作。

十二月四日,敌先头部队至句容附近。我奉唐生智手令到下关火车站负责调配车辆运送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到龙潭,进入防守地区。我到下关后,京沪铁路运输司令陆福廷亦由无锡撤至下关车站。此时,下关市面呈现战时紧张气氛,商店已经关门疏散,仅有邮电部门及小饭店勉强支持营业。次日,由前方撤退下来的散兵逐渐增多,秩序混乱。商店关门闭户,邮电部门亦撤退。

十二月八日,徐部运输完毕。京锡段铁路员工和陆福廷司令部人员即向津浦路撤退。临走前,他们劝我与其同行,我没同意,仍回到长官部向副参谋长余念慈复命。进挹江门时,城门有两门已用沙包堵塞,仅左面城门堵了一半。经过城门时,第三十六师守城士兵打电话请示师长宋希濂后,始放我进城。这时南京城内隐约可闻炮声。

九日上午,唐生智交下蒋介石用红铅笔亲书手令一张(是蒋介石临走时留下的),大意是:唐司令长官,岔路口至银孔山、杨坊山间隘路,应用火车阻塞,拒止敌战车通过。唐生智在条上批“由三十六师宋希濂师长派兵协助程参谋办理。”我持蒋介石手令到挹江门内中山北路西边一所平房里找到宋希濂军长,他即批令驻下关某团(记不清番号)派兵一班协助。我出挹江门时,左面城门昨天的一半也用沙包堵塞,只留城门口大约两米空隙通行,城门外边也用沙包堆成胸墙。到了下关车站,空无一人,附近也找不到一个铁路工人。我便决定过江到浦口火车站找火车司机。到了江边,江面已经封锁,禁止船舶来往,南岸看不到一只船,据说两岸大小船只有的已调长江下游封锁江面,其余都调往上游去了。经过派兵寻找,傍晚才找到一只小划子过江,到浦口上岸,已经

天黑。浦口是第一军胡宗南部防地,经该军驻车站附近部队协助,找来火车司机两人,他们激于抗敌热情,毫不迟疑地随我过江回到下关车站。到下关已经是晚上九点过了。司机检查后认为锅炉已经熄火多时,无法开动。我将情况立即用电话向余念慈报告,他要我回长官部。第二天清晨,我由下关进城,回长官部复命。

傍晚,增援光华门的邓龙光部某营(记不清番号了)用农民卖菜竹篮挑来敌人首级十余个,以及缴获的日军战利品,有轻机枪两挺、左轮手枪一枝、三八式步枪十余枝,战刀一把,还有钢盔、呢大衣、千人缝等多件,到长官部来报捷。据来说,他们在当日上午驰援光华门时,敌人在护城河南岸以炮火向城墙猛烈轰炸,同时派出敢死队十余人在坦克掩护下冲过中和桥,企图突入城内。守城官兵非常勇敢,一面用沙包堵好城墙缺口,一面集中火力压制南岸敌人火力,同时用集束手榴弹打退敌坦克,但已经钻进城门洞里的敌人,仍顽强继续抵抗,不肯退出。于是该营组织敢死队用绳索从城墙上吊下去,用机枪和手榴弹把占据沙包洞里的敌人全部消灭。据我所知,据守光华门的战斗是南京保卫战中最为壮烈的战斗^①。

十二月十一日,敌继续向我复廓阵地猛攻,以雨花台、紫金山两个地区最为激烈。

唐生智在围城战斗中,每日傍晚在庭前散步,照常由侍从身背大温水瓶,手捧小茶壶和三炮台随侍左右,每几分钟用热毛巾拂脸,品香茗。香烟一枝接一枝地抽,看样子颇为镇定安详。

十二月十二日上午,由镇江撤退到南京之第一〇三师残部,由副师长戴之奇率领从太平门入城,参加南京防守^②。长官部令该部驻于中山门附近,负责中山门至太平门间城垣守备。拂晓,敌重点向雨花台、紫金山两地区发动攻击,上午雨花台失守。敌续以炮火向中华门、水西

^①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唐生智、罗卓英等关于蒋军溃退出南京三文电》中记载:光华门自佳至真被敌突破三次,先赖教导总队支持,继赖一五六师苦战,歼敌获械,幸告无恙。——原编者注

^② 据第一〇三师第六一八团团团长万式炯回忆,该师系十二月十日进城的。——原编者注

门轰炸,我军在金陵兵工厂和中华门外利用民屋建筑抵抗。同时新街口附近的新都电影院、卧尝饭店一带马路、建筑落弹不少。孙元良在中华门城楼上看见由雨花台退下来的本师官兵,在敌战车追击下无法入城(时中华门早已堵塞),又无长梯、绳索等上城工具,只好沿护城河两岸退,在敌火力尾击下,牺牲伤亡不少。

十二日下午五时许,宪兵第二团团团长罗友胜满头大汗,由水西门来到铁道部,神色紧张地对我们原警卫军的几个参谋说:该团在中华门、水西门间城防被敌强火力轰开,已有敌军突入,伤亡甚大,部队在巷战中继续抵抗,他是奉命来长官部接受命令的。说完就到周斓、余念慈的办公室去了。罗走后,我就到食堂吃饭,饭还没有吃完,传令兵跑来对我说:“程参谋,司令长官和参谋长们都走了,你还不走!”因为我们由警卫军合并过来,参谋长周斓、余念慈没有要我们参加参谋处办公,把我们当作联络参谋、传令军官派充临时任务。因此,唐生智当时下令各部队突围和向江北撤退,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放下饭碗,回到参谋处办公室已空无一人。壁上地图、桌上文件也没有收拾烧毁,就撤走了。我慌忙捡了些东西出了铁道部后门,跳上三轮卡车要驾驶兵开往金川门,在萨家湾遇到长官部一些官兵告知金川门已走不通,于是折回中山路,打算由挹江门出城。到了中山北路海军部门口,遇到第三十六师部队在马路上架起机枪封锁交通,不准由南来的部队通过。这时天已黄昏,只见城南火光冲天,炮声震天,尤以紫金山方向枪炮声最烈。中山北路上,车辆、部队黑压压的如潮水般地向挹江门涌来,出城的人们争先恐后,前推后拥,挤做一团,有的被踩倒在地上喊爷叫娘。第三十六师的哨兵在城门口胸墙上架起机枪,大声喊着“不要挤,再挤,就开枪打!”人们依然挤着,我艰难地出了挹江门。在中山桥遇到罗卓英和他的随从参谋王钧。第三十六师一个姓熊的团长看到罗卓英来了,于是命令通信排拆电话,特务排随罗卓英到中山码头。当我们和熊团长走近码头时,码头上铁栏门已经关闭,由江防司令部派兵把守,不许进入,经和守兵交涉,才允许我们通过。到了趸船,江边停有小火轮一只,已经挤满了人,因听说是罗卓英,未加阻拦。上船后,船即开动。靠拢浦口时,受到胡宗南部队的阻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朱昌和他的卫

士带的枪也被缴了。

后来我随长官部人员到了临淮关，听唐生智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司令部人员愿到训练总监部工作的，就随到长沙，不愿去长沙的就到第三战区工作；两处都不愿去的，就听候资遣。我则和警卫军的几个参谋，在当天夜里搭火车经徐州到汉口另谋工作。

20. 南京保卫战中的军话专线台

王正元*

“八一三”淞沪抗战一开始,蒋介石不分昼夜,频繁地径直叫接长途电话,指挥前线部队作战。当时的首都电话局长途台并未因军事而减少手续,女话务员们依然照章办事,无论谁要长途电话,都要问“你要普通的还是要加急的?”有一天晚上九点多钟,蒋介石对长途台说:“要顾总司令电话。”接通时,却是朱绍良,蒋介石为此大为恼火。据侍从室一位姓施的侍从官说,蒋介石有一道重要军令未能及时下达给顾祝同,气得把话筒都砸坏了,并要侍从室主任钱大钧把交通部长俞飞鹏找来,“问问樵峰,他是怎么布置的!”第二天俞飞鹏即采取措施,命令首都电话局局长朱一成为蒋介石加装“军话专线台”,指定电务人员白堉、徐士元和我三人专职、专司其事。

由于安装了军话专线台,蒋介石使用电话更加频繁,白天不太多,主要在深夜两三点钟,有时不停地叫接,刚挂起听筒,随即又叫接刚接话的指挥官,有时连续不断地打五六次。我们三人一直待在“专线台”。蒋介石与前线高级指挥官通话最多的,要数驻苏州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了。十一月五日前后的一个夜晚,为日军在杭州湾登陆之事,他和顾祝同通了二十余起电话。他在电话中听到这一军情后,焦急异常,语气显得惊诧,好象非预料所及。他问:“没有战斗吗?”“……敌人炮火猛烈,配有飞机、兵舰……”顾答。从蒋、顾两人多次通话中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为没有预料到日军会采取远距离迂回的战术突破金山卫而感到紧张。在十一月八日一次电话中,顾说:“前线紊乱,有几个军的位置不明,联络不上……”蒋说:“想一切办法联络,要联络上。你看,派哪些得力部队掩护阻击?……其余按计划撤。”蒋说话时,声音急促。

* 作者当时系首都电话局“军话专线台”话务领班。

有一天上午,顾祝同连打四次电话找蒋介石,都回说:“委员长开会。”

自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后,中央政府各机关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纷纷向西搬迁。十一月中旬,紧锣密鼓的“南京保卫战”开始了。一天,蒋介石电话当时任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厅长并任军令部次长的林蔚:“你看过唐孟潇(生智)没有?最好请他来一趟。”当天下午,林蔚电话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唐孟潇晚七时去官邸……。”

唐生智过去曾反对过蒋介石,还和蒋交过锋,后来到中央干了一个“训练总监”闲职。这位湘军宿将,一直郁郁不得志,经常称病不参加会议。上海战场我军撤退后不久,蒋介石召开了几次军事会议,唐生智参加了。据两位参与会议负责搞作战计划的军官说:唐生智那次重要会议上精神状态不太正常,他不是坐在椅子上,而是蹲在椅子上,一会跳下来,一会又蹲上去。就在这次会上,唐生智承担了保卫南京的重任,并表示:“坚决死守,誓与南京共存亡。”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接着,唐生智张贴布告,宣布戒严。从此南京进入战时状态。

十一月底以前,南京的轮船票就很难买了。自南京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后,逃难者蜂拥逃离南京,一张船票比原值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由于轮船都是停泊在江心,不敢靠岸,即使买到票的,也必须雇小木船登轮,而小木船也是漫天要价;小船挤满了人和行李,江面上,落水呼救时见,舍命夺船迭闻。

十月末,蒋介石曾亲自电话汉口、广州,急催部队星夜赴调。十一月中旬起,日军分兵包围南京的态势已十分明显。一天,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两次电话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赴官邸(军话专线台,除蒋介石有一对专线外,还特为侍从室主任设置一对专线)。蒋曾电话交通部长俞飞鹏,询问船只运输情况、各部门撤退情况,以及南京守备各部队给养情况。俞答,给养问题,已和何部长(何应钦)商量过了。

这时,首都电话局的撤退也大体结束。从十月份起,用户话机,只拆不装,到十月底电话用户已减少五分之四。各种通讯机械十月份装箱西运,所有女职员全部撤离,同时奉令成立“留守工程团”,负责维持

首都最后军事通讯,并划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节制指挥;“军话专线台”隶属“留守工程团”。该团团长由首都电话局总工程师黄如祖担任。该团成立后,除备足应用补充器材外,还采购了足够用六个月的食粮和生活必需品。

十一月中旬以后,民用电信全部停止,专供军用。电话局的“留守工程团”全体工作人员,都由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各发军衣一套,和盖有“卫戍长官部”大印的臂章一个,为戒严时通行之用。

十二月一日前后,钱大钧电话唐生智:“孟潇兄,委员长请你下午四时来官邸……。”同月四、五日,唐生智电话钱大钧:“慕尹兄,委员长何时离京?”“他还没有走的意思……。”钱大钧当时在电话中告诉唐生智:“委员长不愿离京,我又不敢向他进言……。”“我马上到官邸来”,唐说。后来听蒋孝镇副官说:“委员长于六日晨率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钱大钧等及侍从室部分人员,晋谒孙中山先生陵墓后,第二天离京赴赣。”蒋介石的随从副官蒋恒德曾向我描述了当时蒋介石离开南京前的情景:六日一大早,委员长率钱主任及侍从室部分人员,连同送行者分乘十数辆小轿车,从黄埔路官邸出发,路上只有荷枪实弹的武装部队,没有行人。这时正值秋冬之交,梧桐落叶铺满街道。车队出中山门,没有直趋中山陵,而是绕经陵园新村、灵谷寺,车行甚缓。在中山门外绵延的山坡上,有几十幢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的郊外别墅,此时都已人去楼空。绿树掩映中的“美龄宫”,亦显凄清。我们瞥见委员长神情怅惘,满面郁悒。我们早就听第二组(侍从室第二组是军事组)的参谋们说,紫金山一带地区,是扼守南京的要冲,又是孙中山的陵寝所在。在最高军事会议上,将守备这一地区的任务交给了教导总队。这支部队不但装备精良,实力雄厚,而且兵员足额,素质更为全军之冠,可算是当时最精锐的一支得力部队了(难怪蒋介石在十一月下旬一连两次电话召见桂永清)。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满山的铁丝网、鹿砦和各种防御工事。

自蒋介石离京后,战况更是一天紧似一天。党公巷电话局楼顶上架起了机枪和高射机关枪,各街道十字路口都堆放着沙包,做成掩体工事,高层建筑物顶上驻有部队,一场大战不可避免地来临了。

十二月八日、九日,市面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街道上只有一队队

的武装巡逻部队。十日下午,“留守工程团”接长官部急令:把全团人员迅速压缩最低数,只留少数维持通讯,余饬令立即撤离。黄如祖团长立即召开会议,决定“留守工程团”除留下十人外,其余全部撤离,我们“军话专线台”三人也随同撤离。记得半月前,“留守工程团”曾传达长官部意图说,南京城决心要打六个月,坚持下去,国际形势就会起变化,我们就会胜利。言犹在耳,情况突变,深夜我们一行悄悄撤离南京。

出挹江门时,我们遭到了盘问,经出示证件,说明原由,又查点人数,旋即开城放行。到了老江口的汊河湾,把一条早准备好的大木船推入水中,候至午夜,两名约好的船工来后,一齐上船悄悄向江北划去。这一夜,从中华门、光华门方向传来隆隆枪炮声。上午十点,船抵北岸,又沿着芦苇丛向浦口方向摇。见到芦苇丛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立在水中,木船驶经他们面前,看清番号是第一军(胡宗南部)。下午三时许,我们到了浦镇东门。我因回原籍六合东乡探亲,第二天赶回东门镇,“留守工程团”的人已走。浦口守备部队的人告诉我,雨花台、大校场已失守。入夜,我折回六合县城,赶到电报局。他们告诉我:“深夜最后一次通报中断了,估计南京已经陷敌。”十三日凌晨三时许,我和六合电报局人员携带机件,迅即出城向安徽天长撤退。

21. 警卫蒋介石飞离南京

俞洁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日军推进到南京以东句容、镇江、秣陵关一线,实现了对南京的包围,同时对南京城施行日夜轰炸,蒋介石不得不由陵园官邸搬移到清凉山林蔚文的别墅暂住。在离开陵园官邸前,他到富贵山、尧化门、仙鹤门、孝陵卫和下关等处转了一圈,视察了有关军、师的防御工事和阵地设施。这天晚上九时许,蒋介石在防空洞里召见了。他情绪低沉。他先问了一下卫士们的情况,关照我写好卫士名册,并一式两份交待从室。当时蒋介石身边的侍卫官和警务员一共只有十几个人。他命令我率领两班军装卫士,暂留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节制,主要任务是看守两只停泊在下关码头的小兵舰,意在稳住军心,向守城部队官兵说明有蒋介石的卫士看守着兵舰,蒋介石就没有离开南京。

侍卫室的其余人员是十二月五日和七日两天先后撤离南京的。蒋介石是七日凌晨五点多钟,乘敌机尚未出动的间隙,乘坐美龄号机走的。那天我在明故宫机场警戒,送他上机,美龄号在一小分队飞机的保护下,飞往江西庐山,经湖南衡山到达武汉。

蒋介石走后,我与卫戍司令长官部通了一次电话,请示行动位置。接话者说:“你们来指挥部或留原处。”我决定留在原处,并向长官部报领了粮油盐。十日,日军已攻抵南京郊区的孝陵卫、雨花台、栖霞山一线,守军固守城垣。是夜,情况紧急,光华门一带炮声尤烈,我和长官部通话,未接通。十一日晨,我率卫士班驱车至下关,幸两艘兵舰尚在,我们弃车登船,开往九江,经南岳到武汉,归返侍卫室。

* 作者当时系蒋介石卫士队区队长。

22. 第二军团驰援南京述要

郭 浚*

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八师,是原奉系军阀张宗昌三十多万部队中待编留下来的一个师,官兵全是北方籍,他们身强体壮,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抗日情绪很高。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日军占领东北以后,部队中掀起了抗日高潮,个个摩拳擦掌,愤慨不已,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东北籍的官兵喊出了“打回老家去”的最强音。

上海作战正紧张时,军事委员会命令第二军团之第四十一师和第四十八师的士兵全部抽调出来,补充上海作战伤亡较大的部队。限定班长半数以上,连排长三分之一,士兵全部,由营级人员率领,迅速向上海输送。这两个师调走了一万多人,留下来的班、排、连长是经过挑选的,也留下了少数年轻力壮而又识字的士兵,因此,该军成了个空架子。这次变动,部队思想波动更大,有的人请求到前线去抗日;有的偷偷地追赶上船;有的甚至由沙市坐交通汽车赶到武汉。很多人哭哭啼啼地说:“我们也是国家的军人,为什么不要我们去上海抗日……!”其爱国热情甚是感人。哪一个热血男儿不想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报效国家呢?但是,部队还要存在下去,以后的部队还要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老兵抽走以后,很快地接收了新兵,来一批就训练一批。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奉命到河北保定参加抗战。虽然兵员还未补足,训练的时间又不够,但官兵还是乐于上前线杀敌。部队在湖北沙市临上船时,又接收了几百个新兵。他们在船上换上军装,领取枪枝弹药,学习怎样装退子弹,怎样瞄准射击,怎样投掷手榴弹。当我们的船到达武汉时,听

* 作者当时系第二军团第48师第144旅旅长。

说任务突然改变,由武汉直开南京^①,参加保卫首都的战斗,接受负责南京外围栖霞山的守备作战任务。第四十一师先我们出发,等第四十八师到南京时,他们在栖霞山地区已同敌人接触好几天了。

我们是十二月八日在南京煤炭港登陆的。由于在武汉补足了粮弹,到南京后便直接占领了尧化门一带阵地^②。这时,第四十一师也奉命从栖霞山撤守乌龙山要塞。第四十八师的左翼是第四十一师,右翼是装备较好的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从乌龙山到紫金山一线的阵地,尧化门是战略要点。由于第一四四旅是未经训练的新兵,所以在开始对敌战斗中感到力量十分薄弱,有的把头埋在地下盲目地射击;有的投掷手榴弹不知道拉引线;有的把手榴弹扔出去,不但没有炸死敌人,反而炸死、炸伤了自己。尽管如此,第一仗还是打得不错的,这当然归功于身先士卒的老战士和中下级干部。几天的战斗,各团伤亡很大,但毕竟打出了一些经验,战士们越打越强,越打越勇,战斗情绪很高。所以敌人的多次猛烈进攻,都被我们击退,尧化门安然无恙,阵地依然在我们手中。

当敌军开始向我阵地大举进攻时,除大量的炮击外,每天从早到晚都有几十架飞机助战,对我阵地轮番轰炸,炮声和飞机轰炸声使很多官兵在三天后才恢复正常的听觉。我们第一四四旅伤亡的情况是:第二八八团原有兵力一千人以上,最后只剩下六百多人;第二八七团伤亡接近一千人,赵我华团长受了重伤;至于中下级干部的伤亡也不在少数。

本来,尧化门的守备任务是由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二旅和一四四旅共同承当的,可是第一四二旅在南京保卫战中,并没有全部参战。原因就在师长徐继武身上。对徐继武,我并不完全了解,只知道著名的

①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二军团增援南京战斗详报记载:该部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蒋介石之命开赴南京抗战,十二月二日由汉口开始船运先头第四十一师之第一二一旅及其师部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到达南京下关煤炭港登陆,即向甘家巷前进。后续部队于十二月八日先后登陆完毕。——原编者注

② 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第二军团增援南京战斗详报记载:第四十八师(欠一团)占领杨坊山 122.5 高地北麓、薛氏坟、曹村、和尚庄、杨家边下西风头、曹庄之线。——原编者注

“临城劫案”^①与他有关。当时,有一批几个国家的外侨从上海乘火车北上,在临城遭土匪头子孙美瑶劫持。这件事震动了世界,也吓坏了北洋政府,因此,招安了这股土匪。徐继武就是孙美瑶下面的二等头头。后来徐在张宗昌部队中当了营长,打仗非常勇敢,在团长任内同冯玉祥部在南口作战,光着膀子冲锋陷阵。但他当旅长以后便胆小如鼠,与当团、营长时判若两人。我师于十二月八日登陆后,即同敌军开始接触,他控制着第一四二旅,在远离阵地的一个小森林中同身边的卫士打麻将消遣,作战指挥由参谋长担任,而参谋长也仅仅每隔一小时从电话里询问战情而已。直到他知道我们旅伤亡很大时,才增派了一个团由我指挥。

我们第一四四旅的新兵,在老战士的影响下,在战斗中打出了一些经验,战场表现不错。有一次第二八八团曹毅团长发现我阵地右前方有三十多辆敌人的坦克开来,并尾随着很多步兵,我也在望远镜中看到了这一情况,当即命令曹毅,集中一部分轻重机枪和集束手榴弹,以一连以上的兵力隐蔽在敌人必须经过的小森林内,进行伏击。当敌人走进伏击圈后,指挥员一声令下,各种武器一齐发动,敌人的坦克有的被炸毁了,有的被打翻了,有的调头向后逃窜,把自己的前进部队冲得七零八落,一时间尸横遍野。战斗结束后,我们缴获了几辆坦克,可是无法开动,只好把它们炸毁。

还有一次,敌人向我们攻击得最紧张时,我亲临阵地,结果我手上拿的棍子炸断了,贴身的望远镜也炸坏了,而我自己并未受伤。当时只觉得似乎有一股力量推了我一下。那次战斗中,我旅第二八七团团团长赵我华受了重伤。

第一四四旅在进入阵地后与友军教导总队协同很好,双方经常联

① “临城劫案”发生于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当时由津浦路北上的一列客车,在山东临城站附近遭土匪劫持。乘客二百余人,包括外侨二十六人,其中有著名的密勒氏报记者鲍威尔,除少数逃脱外,全被土匪绑架圈禁。此案震惊中外,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最严厉抗议。北京政府派代表与土匪几经谈判,至六月中旬始获和平解决。这批劫车土匪被北京政府收编为山东新编旅,一变而为北京政府的官兵。——原编者注

系,交换情报。可是到了第五天,我们右侧方敌军攻得很紧,这才发现教导总队已经不声不响地撤走了。我们只得两面受敌,所以伤亡更大。

我军由于新兵多,战时盲目射击,弹药消耗很大。而我们粮弹补充点指定在南京城内,军部师部领粮弹的军需人员有去无回;电报电话不通;城里的情况及各友军战斗的情况全不知道;派赴各方面的联络参谋也无人回报。当第一四四旅的弹药快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散兵传来敌军攻进南京城的坏消息,更感孤军作战之苦。经徐源泉军长决定,全军于十二月十三日从周家沙、黄泥荡两码头渡江,经安徽回湖北。

23. 护卫团旗退出南京

韩时忱*

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开始时,我在国民党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第五二一团担任中尉副官,参加了“八一三”上海战役。十一月初,我师奉命自上海撤到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当时沪守铁路沿线的城镇遭受日军飞机轰炸,老百姓相继向铁路两侧较远的地带逃难。十二月六日,我师从镇江乘火车到达南京^①,分担卫戍首都南京的防务。

我部到达南京时,日军步兵、坦克正尾随我军撤退的路线跟踪前进,每天还派不少飞机轮番到南京轰炸。机场、火车站、沿江码头和重要军事设施,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政府重要部门也是日机轰炸的主要目标。商业区、居民区、大学以及文化部门,都落了不少炸弹。炸死炸伤的人比比皆是,被炸起火的房屋几乎每天都有几起。南京城内的山脚下、城墙下,挖了不少防空洞。

我团卫戍南京的防地,先在城东灵谷寺一带,后来撤到孝陵卫一带。这个团经过淞沪战役的消耗,补充过四次,新兵约占三分之二,战斗力大为削弱。

我带领一部分非战斗人员,住在太平门内遗族学校的一个附属单位里,担任向前线作后勤支援。

初到南京,尽管日机轰炸得很厉害,但城郊附近,早上还可以买到青菜等副食品。随着战事迫近南京,轰炸加剧,店铺关闭,摊贩也逃光了,我们不得不到附近菜农家买些白菜、萝卜等物,做好饭菜,供给前方。

十一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各院、部早已迁往武汉。国民党各级官员、富商大贾,也早已撤离。留下来的人,除了有战斗任务的军事人员

* 作者当时系第71军第87师第261旅第521团副官。

① 该师主力时已先期到达南京,这里指第261旅。——原编者注

外,老弱妇女居多。唐生智将军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他曾发出豪言壮语:“誓与南京共存亡。”

由于国民党军的后撤,战场日渐逼近南京,终日炮声隆隆。日机的轰炸于十二月九、十两日达到了高峰,从早到晚,轰炸不停。城内被炸多处起火,遗族学校附属单位附近落了不少炸弹,有些老百姓被炸得血肉模糊。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我和团指挥所还有联系,送去一些物品。回来的人说,前方战斗极为激烈。当天下午五时许,前方电话不通了。我想可能是电话线被炸断了,两次派通讯兵前往查看,都未回来。这时我们这一摊只剩下我和二营徐副官、三个勤杂人员,还有一个挑夫。这一夜,我们彻夜未睡,前方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枪炮声仍不时传来,但已不怎么激烈了。

十二日拂晓,太平门上有枪声,我们出门一瞧,见有日本太阳旗在招摇,知日军已经占领太平门。我赶快跑到里面,说明情况,大伙把文件倾入粪池,用棍捣沉。我把团旗揣在怀里,仓促间拿了一点衣物,和徐副官举着手枪,六人沿小街向挹江门跑去。这时城内有组织的抵抗虽然已经停止,但日军向城内的炮击声和机枪声仍稀疏未停。个别地方有尸体倒伏,军用服装以及械弹遍地都是,有几处房舍浓烟滚滚,正在燃烧。我们跑到街口拐弯处,挑夫张连义被流弹射中头部,当即牺牲。

我们五人打算冲出挹江门,赶往下关,设法过江,哪知城门已经被土屯死,无法通过。城门右边,有一个机构掩体,里面散置些武器零件和衣物,人已跑得净光,也无士兵守卫。我从扫射口向外一瞧,距地虽有三四米高,但早已有人搭梯自此通过,人走了,梯子还靠在扫射口下的城墙上。我们五人相继自扫射口爬出,扶梯下地。我向东北一看,城墙上有很多军人,正用绳子缒城而下。

我们跑到江边,瞧见江面上逃命的军民,有的乘坐木棍扎的木排,有的趴在木板上,有的攀一扇门纷纷向江北划去。船也不知哪里去了。这些过江的人中,有一个人的,也有两三个人的。还有一些妇女抱儿携女,在江边嚎啕。下关很多房屋仍在燃烧。

我们看到有些士兵从沿江一家木厂里扛出些木棍,放在江边,正在捆扎,准备过江。我们跑到木厂一看,已无人看管,厂里木料堆得满满的,但大的我们抬不动,甚小的又缺乏浮力,好不容易拣了几根丈把长的木棍,抬来江边,从马路旁找些打断的电线,捆成木排,又找来几把被遗弃的军用铁锹作船桨。当我们踏上木排时,木排突然下沉,鞋袜、裤腿都湿了。还是徐副官有经验,他说:“不要怕,不要怕,马上就浮上来。”果然不多一会,木排就漂上了水面。天气尽管已经入冬,却还不算怎样冷,我也没有听见谁嫌冷过。这一天是十二月十二日,我记得好清,因为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这天恰好是一年了。

和我一道突围的二营徐副官,三十多岁,福建人,绿林出身,从卢兴邦师补充到第八十七师来,因为营长是他的亲戚,当上了营部中尉副官。此人尽管没有文化,但很有胆量,做事果断,性子也很直爽。在我们过江时,日机几次低空扫射,子弹飕飕,有时打在我们木排附近的水面上,徐副官从不惊慌。满江的呼喊声,有的人落水呼救,他也总是镇静地关照大家,要沉住气,死活都不能离开木排。

我们五人轮流划水,这天虽还算风平浪静,但江流还是急的,而且必须多少逆流斜上,否则木排就可能淌到下游敌火力射程之内去。

我们走得仓促,没有带干粮,却也没有人叫饿。从上午十时渡江,中午还未到达江心,我们五个人,都不善于摆弄水上这些玩艺,又没有好的划水工具,干着急也没有用,只好沉住气。

午后,日军军用小艇自下游傍南岸驶来,向长江里手无寸铁的军民扫射了一阵,被打死的、惊慌失措而掉到江里的人太多了,满江呼救声。大家当时都是自顾不暇,没法相助,眼看着这些悲剧发生,非常气愤。

下午太阳平西,我们终于划到了江北。这时江潮下落,淤泥没膝,我们五个人沿着人家走过的有几寸宽的木板,挣扎上岸。本来已湿透了的鞋袜,又都塞满了泥浆。大家筋疲力尽,肚里无饭,身上也感到有些冷了。这时我看到长江里漂浮的尸体,还有正在江心挣扎的战友,以及多处浓烟的南京古城,顿时悲愤交加,不能自抑。

我们坐在江边喘息了一会,还是徐副官先开口:“韩副官,我们走吧!难过又有什么用,我们先去找点东西吃。这里也不是安全地带,我

们沿铁路向北走,看看有没有收容部队的地方。”

这时,天已近黄昏了,江北防军戒备森严,我们到达一个靠江岗哨,哨兵不肯放行。我们出示符号证件,最后我从身上出示我团的团旗,才叫我们从郊外绕道过去,不得进入浦口镇内。

我们通过了警戒岗哨,看到各处都是堆置的沙袋,构筑的掩体。不用说,老百姓是跑光了,火车已不通行。我们沿郊区小路北去,又走了五六里路,天上透着明亮的月色,还能依稀辨别路面。到了一个村庄,在老乡家吃了一餐饭。从早到黑,才吃上这顿饭,吃起来多么香甜。蒙老乡的照顾,让我们在厨房里铺些稻草,给我们一床棉絮,我们就在这个村子里住了一宿。

十三日早上,天色朦胧,我们爬起来一看,南京城数处火光冲天,枪声间间断断地传来。我们也顾不得吃东西,匆匆继续北走,路上的散兵,三个一群,五个一伙,都向北行。一路上经过滁县、明光、蚌埠,到达符离集,才有火车收容我们。

到达徐州,见到了团长郑国选,始知部队伤亡大半,剩余的官兵已经跑散。我把团旗交给郑团长,报告我渡江前后的遭遇,他对我卫护团旗的精神非常称赞。在徐州住了一星期,就搭车前往郑州,转往河南南阳,也就是三国时诸葛亮躬耕之处。我们就在南阳休整补充。师领导对我卫护团旗,传令嘉奖,晋升为上尉副官,奖现金一百元。从此,我又开始了新的抗战生活。

24. 紫金山战斗

李西开*

南京保卫战时,我在教导总队——蒋介石的铁卫队所属第二旅第三团任团长,亲自参加了紫金战斗。

教导总队,是南京保卫战中装备最好、实力最强、兵员足额的主力部队,辖有步兵三个旅(计六个团,另有三个新兵团当时在湖南训练),直属部队有: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通信兵营、军士营、特务营、输送营(各营均已奉命改称团,因无兵补充,无装备补给,名虽称团,实仍为营)。步兵旅的第一、三、五团的装备和编制,均仿效德国步兵团的编制,每团各有十六个连,即每个团辖步兵三个营,每营三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八二迫击炮排,团的第十三连为榴弹炮连,第十四连为战车防御炮连,第十五连为通信连,第十六连为输送连。总队长桂永清,参谋长邱清泉。副总队长兼第一旅旅长周振强,辖第一、二团,第一团团长秦士铨,第二团团长谢承瑞;第二旅旅长胡启儒,辖第三、六团,第三团团长是我,第六团团长刘子淑;第三旅代旅长马威龙,辖第四、五团,第四团团长睢友蔺,第五团团长马威龙兼。总计全总队兵员约为三万多人。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末,总队接奉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防御命令后,即下达防御命令,要旨如下:

总队以协同友军固守南京为目的,决定于工兵学校、西山、紫金山、岔路口、中山门、太平门附近地区,占领阵地,加强防御工事,阻击歼灭沿京杭公路(宁杭公路)来犯之敌。

骑兵营设置于青龙山、汤山镇(汤山)、麒麟门一带地区,搜索敌情。受敌压迫后,沿京杭公路退回预备队位置。

* 作者当时系教导总队第二旅第三团团长。

步兵第一旅,附工兵一连,担任工兵学校左侧、孝陵卫、西山、中山门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工兵学校之第八十七师,左与第二旅联系。

步兵第二旅,附工兵一连,担任陵园新村、中山陵西侧、灵谷寺至老虎洞南侧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一旅,左与第三旅联系。

步兵第三旅,担任紫金山第二峰、老虎洞至岔路口一带地区之守备。右与第二旅,左与第三十六师联系。

炮兵营阵地置于富贵山地区。

特务营、军士营、工兵营、通信营、输送营为预备队,驻兵于太平门、富贵山一带地区。总队部署于富贵山隧道内。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七日,向南京进犯之敌,在攻占溧阳、句容两县城后,继续西犯,与我淳化镇、汤山镇南北地区友军发生战斗。总队下令各旅各团、队,在防御阵地严密戒备,随时迎击来犯之敌。我们步兵第三团的防御阵地为:由陵园南端之林森公馆起,向北沿中山陵东侧,灵谷寺高地至老虎洞一带地区。团以孙仲猷之第二营为右翼队,占领陵园新村至中山陵东南高地阵地,右与第一旅第一团联系;以邹蔚华之第一营为左翼队,占领中山陵东侧一带地区,包括灵谷寺至老虎洞南端阵地,左与第三旅第五团联系;以卢禹鼎之第三营为预备队,在吴王坟(梅花山)、明孝陵东侧一带地区占领阵地。团指挥所设在朱元璋墓前隧道内。

这天上午,我和中校团附彭月翔、少校团附朱道源巡视各营阵地,见到在陵园新村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的几十家郊外别墅,包括蒋介石为避免敌机轰炸的临时住所——中山门外四方城的一栋小平屋,都已人去屋空。只有部分别墅还留下少数人看守门户和不及运走的家具衣物。在林森和张学良的别墅内,还存放着许多宝贵的古文物、书籍。我对守门人员说:“这些珍贵的文物书画,为什么还未运走?”守门人说:“这些东西,目前无法运走,因南京城内人心惶惶,江边码头要搭船离家逃难的成千上万,轮船都不敢靠岸,出高价买到票的,只得乘小船到江心上轮船……。”我又告诉他们说:“战火即临,赶快设法运走,否则将毁于炮火。”巡视中,经过陈树人、张治中等人别墅后,到达汪精卫别墅。只见他的花园优雅,曲径通幽,亭台楼阁,别具风格,还附有游泳池、网

球场,至于餐厅和地窖存放的中外名酒、矿泉水(汪有糖尿病,常饮矿泉水)、山珍海味等数不胜数。

十二月八日起,日军突破汤山、淳化一线阵地,分右、中、左三路进攻部队,均猛向南京城进逼,我南京外围守备部队陆续后撤。

敌中路主力沿京杭公路进犯,遭教导总队之骑兵团节节抵抗。在抵抗中,骑兵团由麒麟门、仙鹤门、岔路口撤到紫金山以北徐坟一带地区,担任总队左侧之警戒,并与守卫马龙山之第四十八师呼应。午后,防守老虎洞之教导总队第五团,因阵地比较突出,在敌步、炮、空协力猛攻下,伤亡过半,只得逐次抵抗,放弃该地,退至紫金山第二峰东侧山顶与敌鏖战。入夜,敌逐步进展,与我总队前进阵地之各团在老虎洞西侧、体育场、马群、孝陵卫街东侧一带地区激烈战斗。夜半后,我总队前进阵地之第一、三、五团守军,奉命放弃前进阵地,退至紫金山第二峰中山陵东侧、陵园新村、西山一带之主阵地,激战彻夜。

十二月十日拂晓,敌炮兵猛烈向我总队第一、三、五团西山、陵园新村、第二峰之主阵地逐段加强攻击。敌之坦克分两路引导步兵向前猛冲。敌之气球高悬空中观察,指导放炮兵射击。敌空军也时来轰炸扫射助战。左路敌军由孝陵卫街公路向西山第一团进攻;右路敌军由灵谷寺向中山陵、陵园新村进攻。我两团之防坦克炮连奋勇迎击,击毁敌坦克两辆,敌坦克不敢前进。这时,在我总队主阵地上,战斗猛烈、硝烟弥漫,枪炮声震撼山谷,双方伤亡甚众,战斗已达全线最高潮。

午后,攻占我第八十七师的工兵学校及通济门营房之敌,以三辆坦克为前导,敌步兵随坦克后向光华门猛冲,先用重炮轰毁一段城墙外廓,步兵继后猛冲爬城。我总队第二团和军士营及防坦克炮一连,努力反攻,将敌击退,并俘获日军三名。其后,加紧修筑被敌轰毁之城墙,以加强固守。

十二月十一日,南京全线复廓阵地之战事极为猛烈,尤以紫金山第二峰、陵园新村至西山一带的主阵地的战斗为最。因我总队官兵历在孝陵卫营房驻防训练四五年,对地形非常熟悉,而总队之主阵地工事建筑也较坚固,加之我总队官兵有爱国主义的士气,斗志高昂,所以,虽遇敌之中路主力部队猛攻,也能浴血拼杀,英勇奋战,使敌人几日来不能

前进一步。

十一日夜至十二日中午,双方仍在紫金山第二峰、西山这一带主阵地鏖战。枪炮声在山谷密林中呼啸怒号,响彻云霄。双方伤亡俱众。后来,敌人不断大量增援,并以加农炮用穿甲弹直射我阵地。我一些机枪掩体被击毁,新村房屋也有数处起火,烟火冲天。我即派兵增援,仍坚持在主阵地与敌激战。随之,敌炮兵又延伸向我吴王坟、明孝陵一带纵深地区射击。我团指挥所中弹数发,但墓道堡垒坚固,未遭破坏,人员幸无伤亡。战至下午五时,我忽接胡启儒旅长电话:“我奉总队长命令,到下关与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接洽军情,第二旅的一切作战事宜和第六团暂归你指挥。”当时我很怀疑,但未料到当胡启儒得知中华门陷落后,就过江了。激战到下午六时,天已昏黑,防守第二峰的第五团防线被敌突破,使我第一营之右侧背受到攻击;右邻第一团之西山阵地,也被敌攻占,该团撤守卫岗,在农学院高地激战,使我第二营之右侧背可能受到包围。我急令第一营节节抵抗,退守天堡城、明孝陵东侧高地一带,继续奋战。第二营因伤亡过大,令其向后转移至天堡城南麓为预备队;令第三营接替第二营防务,左与第一营衔接,在明孝陵东南高地、梅花山高地及以南地区,阻止敌人前进。

下午六时半,我又接到总队部参谋长邱清泉电话:“你团伤亡过半,现由广东邓龙光军派兵一营前来增援,望即派员前往太平门外冈子脚(冈子村)带领。”我即派少校团附朱道源前往接洽。一小时后,朱回团报告说:“冈子脚已经没有队伍了,只见许多杂乱的部队士兵,由城里向太平门外冲出,沿公路向北奔跑,听说中华门已被敌攻破……。”我急电话旅部,找副旅长温祖铨和参谋廖香,均无人接话,又打电话给总部邱参谋长,也无人接话,原来电路已断。此时,团部副官施重华经由总队部地道内回来报告说:“中华门已被敌人占领,城内四处起火,军民混乱不堪。我由总队部回来时,那里已空无一人了……。”我即令团指挥所转移到廖仲恺墓南端之团预备指挥所掩蔽部内,继续指挥战斗。

夜八时半,我正和彭月翔议论战局,商谈打算,第六团刘子淑团长走进团指挥所,并说:“我们尚在城外与敌拼杀,战事还未到最后决战阶段,桂永清、胡启儒就溜了!”我请他先坐下,然后说:“此时指责,于事无

补。我们还是赶快商讨我旅今后的军事行动要紧。”话音刚落,第一团团团长秦士铨急匆匆地走进来说:“你们知道不?中华门确已陷落,第一旅旅部电话已中断,旅长和旅部人员均不知去向。请问诸位今后作何打算?”我急问:“你团作战情况如何?”秦答:“我团几天来已伤亡过半,现全团官兵不足千人,仍在中山门外卫岗高地及农场地区,与敌激战。”我听后将地图展开,四人坐在前详讨今后的行动问题。

我首先发言,提出突围或北撤的方案,各团的态度都倾向于北撤,认为这样可以跟上总队一起行动。秦士铨说:“我手下无兵,无力突围,还是北撤为好。下关三十六师有个团长是我的同学好友,我先去和他接洽,请他帮忙。”刘子淑也说:“我团都是上月接来的新兵,未经训练,毫无作战经验,怎能突围?还是找船过江为宜。”于是决定北撤过江。他二人说声“江边见”就走了。我立即电话通知各营逐次撤退至燕子矶江边一带,准备过江。

当我到达冈子脚时,正值午夜十二时,四周一片漆黑。从紫金山第一峰和梅花山方向不断传来枪声。

十三日拂晓,我到达燕子矶三台洞江边,只见许许多多失去军官指挥的散兵游勇,三五成群地由下关方向奔逃而来,边逃边骂,惊慌失措。此时,江面上一眼望不到北岸。滚滚激流之中,尽是人,抱着木柱、门窗、木盆等,顺着江水向东漂流。江水翻流,人头浮沉。救命声、嚎哭声,令人毛骨悚然!待我再指挥部队过江已是不可能,时部队早被慌乱的人群冲散。

上午八时,下关方向忽然传来枪声,惊慌的散兵愈加拼命向燕子矶方向奔逃。我令身边的战士自己设法先行渡江,并告知到江北浦镇车站附近集合。这时,第一营营长邹蔚华跑来报告说:“我用电线杆扎成两个木排,请团长和我们渡江。”我知他既会泅水又会划船,就跟他下水上了一个已坐五六个人的木排。大家都用腿夹着木排,水淹到每个人的小腹上。邹蔚华坐在木排后面,用一根扁担做橹,其他五人用手作桨,左右划水,离岸向北强渡。木排沉浮在浪涛中,缓慢地向江心流去。江面上从上游漂来不计其数的抓着各种物件的逃生者,顺水向东流去。突然,三架敌机飞临江面,低空扫射,江面上一片惨呼。我们都还镇静,

皆置生死于度外，只顾尽力用双手划水，木排缓慢地前进。到了午后，才在八卦洲东南靠岸。夜间，从八卦洲老百姓家租到一只小船，渡到江北大厂镇，才算脱离险境。

25. 九九高地阻击战

索本勤^{*}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最后一天,桂永清命令我营开到乌龙山以右地段,担任乌龙山之守备。乌龙山有一个露天要塞,老式的炮,没有弹药。我营到达后,全营昼夜赶构工事。

十二月四日下午,由汉口调来一个师,其先头部队到达下关,派人来乌龙山联络。^①桂永清令我营交防后开至尧化门,沿铁路两侧构筑工事。

十二月五日下午,全营正构筑工事,桂永清派人送来手令,调我营即赴遗族学校附近构筑工事。未待开工,第二天上午,我营又奉命调进城,负责构筑前湖至历部桥一段城墙上的防御工事和堵塞中山门。全营昼夜构筑,于七日傍晚完成。桂永清派人检查后,连夜又令我营开赴麒麟门占领阵地,并指示:与敌接触后,可逐步从九九高地、体育场、林森主席官邸、明孝陵,撤到太平门。“汤山有我军,希望能与他们取得联系。”拂晓,部队布置完毕,我骑摩托车往汤山与友军联系,没走多远,遇汤山退下来的官兵,知汤山失守。

不日,我营在乱石岗之第五连与敌人接火,接着,敌山炮向我乱石岗、麒麟门、九九高地射击。我用电话与总队部联系,无人接。敌军占领乱石岗后,我营迫击炮排向乱石岗集中射击,掩护麒麟门第六连撤退。敌军发现我营指挥部在九九高地,便集中炮兵向九九高地猛击,掩护其步兵向九九高地左侧迂回。时我营第五连撤到体育场一线,正掩护第六连继续撤退。当我指挥第七连在中山陵前占领掩护阵地时,敌人爬上九九高地,被我发现,战士们连连掷出手榴弹,高地发生激战。我从九九高地跑下山时负伤。

^{*} 作者当时系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一团第二营营长。

^① 该部系第二军团之第41师第121旅。——原编者注

26. 伤亡殆尽的宪兵教导第二团

马崇兴*

南京保卫战时,宪兵第二团、第十团以及宪兵教导第二团一并编入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宪兵教导第二团系一九三七年年初在云南招募的一批新兵组成,训练期间,分别编为十三个队。编为战列部队后,九个队改为宪兵教导第二团,由周竞仁上校任该团团长,郭干武中校任第一营营长;我任第二营营长;孙明斋少校任第三营营长。其余一部分编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警卫营。十一月下旬,宪兵教导第二团奉命驻守清凉山、清凉门、水西门、汉西门、雨花台一带防守。

十二月八日起,敌我双方进行炮战,日机不停地轰炸。南京复廓战打响后,敌猛攻光华门,教导第二团第三营第九连向斌排长率加强排增援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唐士哲、梅寒岭、童浚衫、陈坤等机枪射手(云南籍战士)奋身杀敌,击退日军进犯,并掩护谢承瑞团坠城烧毁日面粉厂高楼据点。

当时宪兵教导第二团第一营在棉花堤、上新河一带布防,以增援第五十八师右翼。十日敌军向该营阵地猛攻,第二连连长杨子光、排长凌光欧指挥应战,在战斗中敌军以三、五点放射击准确,我军连续伤亡三十多人,我军特等射手董学仁、苏显汉亦以点放还击,使敌军受创,后董学仁(大理喜洲人)壮烈牺牲。十一日晨,日军大部发起猛攻,以坦克掩护步兵前进,我方又伤亡三十多人。但敌军仍被阻击,无法得逞。十二日敌军又在坦克掩护下发起进攻,三次冲锋都被我一营击退,直至下午四时全营已伤亡过半,仍作坚决抵抗。下午七时接到撤退命令后坚守至八时,始在黑暗中掩护撤退,这时全营已伤亡三分之二。

教导第二团第二营守卫水西门、汉西门、清凉门,敌军每日炮击清

* 作者当时系宪兵教导第二团第二营营长。

凉山要塞和用飞机进行轰炸,我军也以炮还击,双方均有伤亡,二营伤亡三十余人。十二日奉命撤退到达下关码头后,已无轮渡过江,我令第四、五连斩断码头趸船铁链,在连长奋力指挥下,两个连先后渡过长江,但六连在挹江门于混乱中失去联系。午夜我率班长王谣,以及号长、传令兵等四人扎木筏,于十三日凌晨渡江撤退。在燕子矶对岸江边不幸被日军汽艇发现,以机枪扫射,筏翻人亦落水。我遇老乡救助脱险生还,其余三人至今生死不明。

教导第二团第三营所属七、八、九连,在挹江门混乱中挤散。因第九连曾担任过城防检查勤务,熟知南京地形,在代连长向斌的指挥下,从挹江门脚下通过古时地下暗道,全连安全撤出城外,并于夜十二时后登上澄平轮渡过江。

宪兵教导第二团嗣后在长沙收容清理,该团仅存四个连,损失和生死不明者有五个连约八百余人。编至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全部云南籍警卫营宪兵,亦杳无消息。

在撤退中,南京宪兵中将副司令萧山令、宪兵教导第二团少校团附黄观涛在渡江中被日军汽艇机枪扫射而亡。

根据清理及在归回的官兵中相互了解,仅知宪兵教导第二团部分官兵在撤退时未能及时过江的,除一部分随第八十三军某副师长从长江下游突围外,其余二千余名官兵于十三日不幸在乌龙山被日军伏击,损失惨重。

教导第二团中还有十二人于十五日在紫金山隐蔽,十六日在麒麟门附近全部被日军俘虏。因事先改穿便服,未立遭日军杀害,其中窦云鹏由于年纪较小,被日军从监狱中拉去喂马,因而幸存生还。

27. 增援光华门侧记

向鸿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拂晓时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配合小战车多辆,向光华门外红毛山一带我军阵地猛攻。当时是友军教导总队第一旅第二团第一营在该地防守,抵抗中伤亡过半,苦战后已退到光华门城墙上,据城墙继续抵抗。

天亮后,日军又派出飞机前来助战,向光华门城头投弹无数,我军将士伤亡百余名,眼看城门就要失守,守城部队在紧急关头只得向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告急,请求派兵火速增援。

长官部得知情况后,紧急命令我宪兵教导第二团火速派兵增援光华门。那时,我是该团第三营第九连第一排排长,是团的预备队,正驻防于清凉山。

团部接到紧急命令后,即令我排组成加强排,配备捷克轻机枪六挺和充足的弹药,前往增援。那时团部控制六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我排即在西藏路连部集合,带上全部武器弹药乘车前往。

上午十时许到达光华门,见一军官未带领章,独自一人蹲在城墙脚下吃饭,守城士兵见有人来,忙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忙答:“我们是来增援的。”那军官一听说我们是来援助的,高兴得立刻丢掉饭碗口称欢迎,立即带我们到城墙上,并马上指定一块阵地交给我们。我不同意接受阵地,认为情况不明,阵地不能动,我们只能做伍间增加。我命令全排士兵在城墙上全部散开卧倒,因见原来士兵只要从城垛孔伸出头来,敌人的枪马上就响,枪响后我方士兵非死即伤。我们增援后并不知道城下敌军情况。

日机自清晨对光华门城垣大批扫射轰炸后,没有再来。大概由于

* 作者当时系宪兵教导第二团第三营第九连第一排排长。

敌我双方对峙距离太近,怕轰炸伤着自己人,而是时有两三架飞机飞抵光华门内,对第一公园和午朝门一带地区轮番轰炸。轰炸时,有两名操四川口音的连长跑到我排阵地躲飞机,只听他俩说:你我两连新兵刚到监察院墙下,就全部被炸死、炸伤,我俩虽幸免,但如何回去交差。这种悲惨的情景,在南京保卫战中是时有发生的。

为了搞清楚墙外敌军兵力分布情况,避免我方无故伤亡,我命令全排战士不许乱开枪,同时向战士们了解搞清敌情的办法。机枪手梅寒岭说:“我有办法把城下大概情况搞清楚。”说完就从口袋中取出一面小镜子,用两根步枪通条绑接,再在上面绑上小圆镜,然后小心地向城垛口仰卧移动。通过镜面反射,看清楚了城下敌军是在九辆战车的掩护下攻城的,兵力多少看不清楚,幸好城下有条护城河,所以敌人一时未攻进城。敌战车不规则地排列在护城河边马路上,都在向我们城垛方向瞄准。当我了解情况后,认为敌人想用战车破城的企图十分明显;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敌方枪声虽不密,但我方伤亡严重的原因。我马上命令全排士兵轮流用镜子监视,以了解敌情。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有一军官前来阵地视察,看样子象团附。他看到光华门城楼左侧百余公尺处有一座木质小面粉厂,紧靠城墙不到十公尺远,楼顶比我们城墙高过一公尺多。若被敌人发现这一制高点,派兵占领加强火力,我军官兵有被全部消灭的危险,必须尽快派人把这座面粉厂烧掉。当时城下枪声很激。那个军官把当前危险向大家说明,为了光华门城楼及守城官兵的安全,只有组织敢死队去把面粉厂烧掉,谁能完成任务回来后是士兵的升为排长。话音刚落,就有十多人从队伍中站出来,愿意去烧面粉厂。人多不可能一下都去,就按先后排成一队,每人都带上稻草火柴由城上用绳子放下。第一名刚从城垛上放下一米左右,就被敌人发觉开枪打死了。接着第二名急忙站出来说:“我是第二名,让我去!”又照前次方法放下去,还没放下去一半又被打死。在城墙上的人都有些着急,只见第三名士兵马上站出来,请求去烧面粉厂。他说,现轮到我了,但不能照老办法,需换一个城垛口,并把绳子系在腰间,估计绳子长度为城墙高度的三分之二,一下子猛跳下去,到离地面三分之一处再迅速把绳子放到地上。我们照他的话做了。正在这

时敌人也发觉我方意图,派兵攻占面粉厂,但我们的战士抢在敌人前面把面粉厂烧着了,解除了城楼的威胁。

我们一直和敌人对峙着,彼此不时地打冷枪射击。我想,这样下去到晚上对我方不利,敌人可能想探明城上虚实,我决定给敌人一个火力威胁,看敌人是进还是退,再采取相应对策。这时已经是下午五点多钟,我组织了全排的火力攻击,命令六挺轻机枪都必须打三夹子弹,其他人员要集中力量把手榴弹投下去。由于我们居高临下,一阵猛烈射击和投弹后,敌人开始动摇了。枪声刚停就见从战车后有两辆自行车疾驰而来,我马上命令士兵向那两辆自行车射击,是否射中看不清楚,我估计那是敌人传令兵。下午七时许,发现敌人有退却模样,敌战车开动后都掉转车头,我立即命令全排士兵对准敌人猛烈射击,不一会敌人就全部退光了。检查全排士兵并无一人伤亡,只有机枪手梅寒岭的机枪防火帽被敌人打断了。我将战斗情况于晚上八时报到团部,团长周竞人和营长孙明斋,于九时许,步行来到光华门,接我排士兵回清凉山防地。

28. 守卫光华门外机场的战斗

杨熙宇*

我原在第八十八师任职,经南京航空委员会特务团少将团长李良荣与我师师长孙元良协商,一九三七年五月调我到航空特务团任营长。我即到南京郊区上新河营房报到,集中整训航空特务团第二营,不到两个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不久“八一三”淞沪又开战,我营奉命调赴南京光华门外飞机场,担任防守任务。

我当即与副营长带全营各连长到机场内外巡视,共同布置高射炮和高射机枪、火力点与军士哨位置,并组织机场抢修队,以备不时之需。还派员到机场外四周与居民切取联系,预防不法分子潜入。对机场内外防空、防火、防特、防毒等,不敢稍有遗漏和失慎。日空军虽不时飞临机场上空侦察,扫射轰炸,终被我空军和机场高射炮火所驱逐,未造成重大损失;小的破坏随时抢修,不误使用。随着淞沪抗战日渐紧张,我友好邻邦苏联派空军旅飞抵南京,支援我淞沪抗战。南京飞机场的防守任务,日益加重,机场上停留的飞机多到五六十架,少则二三十架。

日本侵略军视南京机场和苏联空军为肉中刺、眼中钉,妄图破坏消灭而后快。经常派飞机到南京空袭,敌我空军在南京上空空战屡见不鲜。有次一架苏联飞机的螺旋桨被击落只剩下单叶一片,飞行员沉着镇静,把飞机安全降落,使人不胜敬佩。他们责任心强,参战返回机场时,不管身体如何疲劳,哨兵未到达前,他们不下飞机。他们生活艰苦,我国空军生活标准,伙食费为四十元一月,他们享受同等待遇,认为太好,要求降低伙食标准。经双方共同决定,我们空军的伙食不变,苏联空军的伙食标准,降低为三十元。

有一次日空军在南京飞机场上空俯冲投弹,把飞机跑道旁炸了个

* 作者当时系南京航空委员会特务团第二营营长。

大坑,同时我机场高射炮火也击落一架敌机,并俘虏该机驾驶员一日本空军少校。后来淞沪抗战形势愈来愈紧,日军对南京愈迫愈近,我空军及苏联空军只能另选其他飞机场使用。十二月八日晚,我奉命率航空特务团第二营官兵,上船直赴武汉。

29. 坚守乌龙山炮台

瀛云萍*

江宁要塞辖有龙(乌龙山)、虎(老虎山)、狮(狮子山)、马(马鞍山)、雨(雨花台)五座炮台,好象还有个象台(记不清了),都是清末遗留下来的。抗战开始前,又增设了甲一、甲二两台现代化要塞高射炮。时要塞司令邵百昌中将,参谋长曹友仪。

从炮兵学校要塞科干部训练班调出来的学生军,是政府用于现代化要塞高射炮的两台人员。他们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至十六日参加江阴封江战役后,即调往南京,编入江宁区要塞的建制中,参加正在建筑中的甲一台甲二台工作。时我为甲一台台附,台长系李诚中少校,另外还有台员、通信员、军械员、特务长,学生军一百三十名,民兵三十名,连炊事班在内(从当地雇用),共一百七十多人,使用八八式高射炮四门。

甲一台建筑在乌龙山上。乌龙山位于南京城东北三十里的大江南岸,紧靠江边。山上有乌龙庙,庙东一里许之另一山头上有一座老炮台,即龙台。甲一台的四门高射炮都安装在乌龙庙的东北侧,在龙台之西,一方面与龙台合力防江,一方面与甲二台合力防空。

我们于八月二十日进入甲一台阵地时,炮位才安装好,其他应有的观测指挥所、掩蔽部、弹药库、营舍等什么也没有。只是一片荒山,一座古庙,四门大炮而已。我们只得暂驻乌龙古庙中。十几天后,司令部派来营房建筑队,在山脚下搭了几十间席棚子,做为我们的营房。同时把乌龙庙拆平,据称它的目标太明显。为了坚守南京,上级还给我们甲一台拨来万斤米面、千斤食油和千发八八炮弹。

我们到乌龙山后,首先向龙台作了访问。龙台的杨台长,是一位白

* 作者当时系江宁要塞甲一台台附。

发苍苍的老少校,是从清朝末年就在该台当兵的两朝元老,积三十多年之劳苦,逐级升任到少校台长。杨台长虽无多少文化,但举止言谈文雅,相貌堂堂,不愧是乌龙山中的小大王。我们待之以老前辈,并请教了防江知识。杨台长在当地威信很高,居民多是逐年在龙台退伍的军人及其后代,杨台长非但有指挥龙台官兵之全权,乌龙山一带居民对杨台长也无不惟命是从,军民团结如同一家。

自我们进入甲一台后,天天处于战斗状态。时上海战场正在激烈战斗,西侵日机随时出现南京上空,差不多一两天就是一战,官兵们把对空战斗看成出操一样的家常便饭。有一次敌机九架空袭南京,突然出现在乌龙山下的江面上,高射炮根本打不着,弄得我们手足无措。以后台上配备了高射机枪来消灭我们的死角。九月中旬的一天,当敌机进入南京上空外围时,我防空部队予以还击,南京市上空立即出现了一片火花彩带织成的锦绣天幕。时太阳已落,看得很清楚。各种高射枪炮完全使用曳光弹,(各部队使用的曳光弹的光花在彩色上、大小上、形状上都有种种区别)。彩光带小者似万道银蛇,大者如千条火龙一齐飞向天空,比正月十五灯花会放的各种花炮更好看。无数条彩带把入侵敌机团团围住,扰乱了他们的视线,只盲目地扔下一些炸弹,大多落在郊外的空地上和水塘中,什么重要目标也没炸着。

江阴失守后,日军步步逼近南京。十二月十日,日军陆海空三军联合向南京城进攻。乌龙山炮台处于最前线,其主要任务是用火力阻止江面西进敌舰。敌舰于十日午进入我炮台前七千公尺远之位置,我甲一台与龙台当即予以猛烈炮击,双方交战,结果敌舰狼狈退去,在我台最大射程以外逗留,不敢前进。因之我们有余力对付敌空军。

在南京紧张的前几天,龙台、虎台、甲一台、甲二台之上增设了“龙虎总台部”,总台长黄永诚上校,总台附赵勋少校。

十二日下午战况恶化。江面无变化,敌舰仍在我台最大射程以外逗留。地面各方守军在日军陆空联合攻击下,东、南方城门陆续被攻破,部队纷纷要求我们支援。根据他们所提供的敌方位置,我台予以回击。由于方位不准确,结果炮弹落在我方阵地上。时敌已越过我甲一台的后背直扑南京城。乌龙山一带守备部队第二军团徐源泉部已退到

乌龙山后山脚下。徐源泉亲自来到炮台了解敌舰情况。不知台长同他说了些什么,我见他只是摇头。几分钟后,他又匆匆下山去了。

徐源泉走后,敌人野战炮从乌龙山背后向我们射击。于是炮台前后受敌,情况十分危险。在李台长的指挥下,全台官兵密切配合,当敌人试射时,我们猛烈还击,当敌炮有效力射击时,我们及时掩蔽,双方交战数个回合,敌炮终于撤走。太阳西下时,龙虎总台台附赵勋来到甲一台,告知总台长已过江侦察阵地,同长官部也失去联系。夜幕将临,东南方的枪声依然激烈,我们一时没有办法。赵勋要我们以保存人力为主,相机撤退到武汉要塞科报到,说完他下山去了。

天很黑,从山顶看,城里火光四起,传来断断续续的枪声。因江中布有水雷,敌舰仍在原地未动。我们将炮门拆下投入江中后,乘夜下山渡江而去。

正当我们走到江边,用小舟分两次渡江时,从山沟里出来一个野炮连,带队的是个中士班长。经过询问,才知道该连的长官全部跑光了,中士班长陈景福,主动出来指挥全连打了一阵,又带领全连到了江边,打算撤往江北。可是没有大船,马匹火炮不能装运,于是将马匹全部打死,火炮沉入江中,也乘小舟随我们过江。我们过江后,在望江亭稍事休息,即向六合方向前进。天将亮时,敌人派来了一群飞机向我们甲一台施以猛烈轰炸,把乌龙山炸成一片灰白色的秃山,敌舰才敢前进。后来我们经六合到张八岭上了火车回武汉要塞科报到。

据后来逃出南京的士兵讲,十三日敌军即进城,拥挤在下关的散兵仍不计其数。敌军向下关追击,一路遭到零星抵抗。有一身着黄呢军服的上校军官在江边被散兵们围住,大家喊着:“长官!你指挥我们回击抵抗一下不好吗?不然,咱们只有死路一条了。”上校说:“我是军医,不懂军事。”士兵们说:“只要您命令我们打就行。”上校同意了,于是他振臂高呼:“弟兄们,向鬼子打呀!”士兵们向敌人的追兵开火了。敌人没有想到,在江边会遭到如此勇猛的抵抗。而这些官兵们又会遭到怎样的不幸呢!

30. 战车第一连在下关

刘树芑 *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我随战车连撤至下关江边,码头右侧已经堆了很多战车连的五加仑汽油桶,以及战车连的其他辎重,因为都是克罗米领章(装甲兵团领章),大家自然地会合在一块。有位排长告诉我,“正在交涉轮渡”。因当时我的军级最高,大家都愿听我指挥。

晚上九点多钟,下关已有数十处着火,我们只好集中到江岸码头附近。这时,一艘小火轮拖着一批木帆船向码头靠拢。我们即刻交涉,拦住了这批木船,并将木船两只一排用跳板连起来,准备把战车开上去运送过江。可是因为两船连结得不牢固,船的吨位又小,战车才开上跳板,船就倾倒了。反复多次,仍无效果。战车不能上,改装汽车也不行,时间已是深夜十二点,小火轮催着开船,我只好集合汽车驾驶兵商量,如何处理这批战车和汽车。有的主张将汽车全部炸毁,有的主张把手榴弹装在马达下面,只要一踩马达,便可爆炸。经商量,决定采用后一种办法。布置妥当后,人员即全部上船。正要开船的时候,有两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对我说:“我们四人决计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说:“上面给我们的命令是去浦镇后方。”

“不,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敌人已经到了面前,应该打了再说。”驾驶兵坚持说。同时两位坦克兵也说:“我们的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不如和日本鬼子干一场。”“你们排长呢?你去请示你们排长一下,我不能作主。”我想劝他们随队行动。两个司机有些不耐烦了,便说:“我们自己负责,我们走了。”我急忙说:“好吧,你们选好武器,带足弹药,主要任务是尽快破坏车辆。”并告知军需上士发给十天伙食。他们接了钱,带上两枝驳壳枪,跳下船消失在黑幕中。

* 作者当时系装甲兵团步兵炮教导队第二营军需。

31. 战车三连卫戍南京纪实

何嘉兆*

南京方山,是国民党最年轻的战车部队——交辘学校战车教导营的训练基地。教育长徐庭瑶,营长彭克定,学兵连连长赵鹄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该连任第一排排长。

一九三七年四月,交辘学校战车教导营改编为陆军装甲兵团,团长杜聿明。我所在的连为战车第三连,连长赵鹄振,我任连部摩托侦察班班长。连的战斗编制是:连部(指挥车两辆),侦察班(摩托车十二辆),三个战车排(每排五辆战车),一个补给排(汽车十辆)。全连由十七辆德国“克芬伯”式五吨重的并列双机枪的新战车和十二辆“春达浦”二轮、三轮摩托车装备组成。在杜聿明团长亲自督练和严格要求下,战三连已成为支援步兵战斗、抗击日军的一支强大的突击力量。侦察班的主要任务,是侦察、搜索与联络。

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向首都南京进迫。装甲兵团其他营连奉命向湖南湘潭撤退,我们战三连奉命卫戍南京。于十一月二十日,由方山迁到城内丁家桥原交辘学校,并夜以继日地做好了战斗准备。

十一月下旬起,日机对南京城郊空袭频繁。在明故宫机场,只停有几架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机,保卫南京领空。

十二月四日,指挥部命令,战三连和装甲兵团战防炮营一个排(两门三七战防炮)编为南京卫戍司令部直属战炮分队。战三连由连长赵鹄振指挥。战防炮排,由该营张营附指挥。必要时,加强战三连作战。当晚,指挥部命令战三连速派战车一排,支援友军围歼窜犯淳化之敌后,即在该地警戒待命。赵连长奉命后,即派战一排和侦察小组(两辆摩托车)去完成任务。战一排钱绍江排长和排附王承德即率领该排到

* 作者当时系装甲兵团战车营第三连连部摩托侦察班班长。

达预定的战车待机阵地。于五时拂晓前,按规定信号,从出发阵地冲击前进,支援友军围歼淳化之敌,遂在该镇附近警戒待命。侦察小组完成任务后调回连部。是役战车被敌击坏三辆、汽车一辆,排附王承德、老班长于振江等四人壮烈牺牲。日军被战车撞辗死伤约四十余人。

十二月五日下午,我奉命率领侦察班,沿京杭国道(宁杭公路)向句容方面侦察搜索,未发现任何敌情,只见到我方一些零星部队往后撤。六日夜十一时许,刘指挥官命令战三连,支援第三十六师补充团进攻栖霞山麓和兴隆镇东北方面高地日军。尔后在麒麟门附近待机阵地。战防炮排配置在麒麟门公路两侧占领阵地。连长即命我去第三十六师补充团张团长处进行联络。我于深夜十二时返回,向他报告:(一)明(七)日拂晓前进入战车出发阵地,按信号冲击前进,支援补充团围歼兴隆镇东北高地日军;(二)该团新兵多,未受过射击和投弹训练;(三)全团缺员多,武器装备不齐全,等等。连长听完后,叫我一同去查哨。

十二月七日拂晓,按协同规定信号,发起冲击前进,支援补充团围歼了兴隆镇东北高地日军后,仍回到出发阵地待命。在返回途中,第二排有一辆战车,在田埂转弯时主导轮出了故障。我请求张团长派兵掩护抢修,他说:“我团奉命另有任务,即将撤退,不能掩护。”我们在敌机俯冲轰炸下,将车抢修好,开回出发阵地。这时参加淳北战斗的钱排长已回来,向连长报告淳化作战人员伤亡及车辆损坏情况,其余人员车辆已回丁家桥待命。连长闻后,至为忧伤!下午五时,连长命我写作战日记,同时又命令欧阳连附和钱排长立即去下关找渡轮,为撤退做准备。两人一去不回,连长则坐立不安,然后对我们说:“你们三人在此指挥,我再去下关看看。”他也是一去不复返。这时南京外围战越打越烈。我们三人商议决定,将战车后撤到麒麟门待机阵地。郭、蒋二排长叫我马上进城请示。

我在上海路一幢小洋房内找到了刘介辉指挥,他正在烤火喝茶。我向他报告后,他同意撤到麒麟门附近待命。我立即开车返回,车抵中山门时,守城门的排长令我停车,并告知:“马上要在公路上埋设地雷,你们战车要迅速撤回城里。”我又开车飞快折回请示,只见炉火正旺,茶水还在冒气,就是找不到刘介辉。怎么办?时间不等人!我又快速返

回中山门说明情况,得到教导总队工兵指挥官同意,限我们战炮分队在深夜一时前,必须撤回城里。我们连就这样撤回城里丁家桥交輻学校内。

十二月八日起,日军开始向南京多处城廓阵地进攻,南京城郊已被日军三面围攻中。除挹江门外,其他城门均紧闭,并以多层沙袋加固工事,各守城部队均严阵以待。

九日晨,我们将连部由丁家桥交輻学校迁到卫戍司令部(在铁道部)对面的交通部,这样便于联系。战炮营张营附就成为我们战炮分队与卫戍司令部的联络官。下午奉司令部命令:派战车两辆在卫戍司令部附近加强警卫,并派摩托车在主要街道巡逻。其余三排战车分别在明故宫机场、中华门内和交通部待命。全连部署完毕已是午夜了。整天空袭警报,敌机对上新河中央广播电台等地频繁轰炸,城内也能听到稀疏枪炮声,城内气氛较前紧张,商店大部分停止营业,老百姓都逃往山西路的难民区。昔日秦淮河畔,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今日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在灯火管制下,入夜全城漆黑,象一座死城。

十日晨,马群上空,日军侦察气球高高升起,敌人气焰十分嚣张,因无飞机,卫戍部队只有望球兴叹,徒唤奈何!中午左右,城郊附近枪炮声不断,郊外有几处浓烟升空。

十日,雨花台曾一度失守,中华门附近房屋多处被敌炮击中起火。中华门内沿街排放很多圆木,防敌骑兵突入城内,我战三排战车做好巷战准备,严阵以待。水西门等处,战斗也很激烈,枪炮声昼夜未停,爆炸声响彻全城,战斗达到最高峰。城内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据说第一五六师李江部队在深夜经常从通济门阴沟出击,夜袭日军。明故宫机场附近的光华门,整天处于敌炮火轰炸之下。日军于夜里从城门外层沙袋缺口处爬入,防守该处的教导总队某团,发现敌人后,在我连五辆战车支援协同下,奋起反击,将冲进日军歼灭,复将光华门城门洞以沙袋堵塞加固。

十一日,奉命去三条巷第一五六师师部联系如何支援该师准备巷战事宜。途中,遇到宪兵司令部摩托车排排长李孔琼同学,他对我说:“我马上向武汉撤退,谷正伦司令等早已走了。我给你二十元钱,准备

将来用。”说完,就飞快开车走了。我去第一五六师师部向李江师长报告后,他同意我连的建议,并指示我要经常和他联系。

十二日,除挹江门外,南京城周围枪炮声整天不停。战斗异常激烈。光华门、中华门等处房屋多处大火,浓烟遮天。中午时有一发炮弹落到福昌饭店门前,当即炸毁小轿车一辆,死伤数人,在电线上还挂有死者的肢体衣服等。午后,第三十六师通信连连长任辅同学,在撤退前,将多余的酒菜送给我,从而饱餐了一顿。因为这几天实在太累,就靠在椅上睡着了。我被“撤退了!撤退了!”喊声惊醒。张营附告知:卫戍司令长官已下达了撤退的命令。

十二日黄昏,我去三条巷第一五六师师部向李江师长请示时,他正给教导总队桂永清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他满面怒容,将电话机用力一摔,边骂边对我说:“老弟,完了,战车不用了,你们开回去吧!”我又去通知战三排郭上岩排长从中华门撤回交通部待命。这时通向挹江门的马路上,挤满了警察、伤兵和零散部队,准备向下关撤退。卫戍司令部已是人去楼空,纸屑满地。我们鉴于情况紧急,遂决定立即撤到下关。出挹江门时,遭到第三十六师守城门士兵鸣枪阻止。在张营附指挥下,我们开车冲出了挹江门。后面的人群也随车队冲出了城门。战三排被阻在中华门的最后一辆战车,也随人群后面,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通过冲出挹江门。

战车在浓烟火海中到达下关江边海军码头附近。江边没有渡船,车辆装备及全连弟兄如何过江?我们焦急万分!等了好久,我建议分头去找船。我先奔向上游轮渡,只见停有一小火轮,船上架着两挺重机枪,警卫十分森严。我回答了口令,前去联系。据告这是为唐司令长官准备的,“谁也不准上!”我返回向张营附报告后,他命令将战车上的瞄准镜、机枪、话报机等卸下;两人负责准备用汽车轮胎、木板等扎木排渡江;同时令我再去找船,如找到船,即鸣枪为号。我即带班长冯道海、士兵陶艺六、邓威、屈成孝(又名世沧)等,向海军码头下游方向走去。不远处发现有两名警察划着一只木船靠岸,我即上前打听,得知是来接警察所蔡所长的。我即鸣枪发出信号,郭、蒋两排长和部分士兵奔向前去,夺下船只渡江逃生。船行江心,闻有敌机多架,飞向下关江边轰炸。

随后,江边火光冲天,爆炸声和人群惨叫声,响彻夜空。我们对此,均十分悲愤!木船顺流疾驶而下。在靠近北岸时,江防部队用机枪向我们射击。我下船踩着没膝深的淤泥,涉水走上岸,到了浦口车站,才知他们是胡宗南第一师的部队。据江防连长告知:“七日晚,已有日军冒充我军伤兵渡江,现正在铁路以西与我军激战中,你们赶快沿铁路向北走较安全。”我们即向北走,于十三日晨到达孝义车站。

32. 高炮连参加南京保卫战简记

沈 咸*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后,建立了炮兵第四十二团和第四十三团。当时,我刚由陆军步兵学校高炮科毕业,被委任为第四十二团(团长缪范将军)第一营第三连上尉副连长,连长是杨秉义。我连配有德国造高射炮六门,每门炮身重两吨,用五吨牵引车载运。高射炮性能为:高射二千五百至三千米,平射四千米。

高炮连于八月下旬参加淞沪保卫战后,十月二十三日,又从上海战场开往南京,保卫首都。

十月二十五日,我们连到达南京市,立即进入阵地。连长杨秉义率领第三排排长吕齐和士兵布防浦口,保卫长江码头、轮渡、车站;第二排(排长姓名忘了)布防紫金山,保卫飞机场;我率领第一排排长王永贵和士兵布防雨花台,保卫中华门、水西门和飞机场。全连三个排,每排各装配两门高射炮。

当时,我军有十几个师的兵力布防于首都周围,由委员长蒋介石亲自指挥,并成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高炮连布防后,蒋介石批准十一月份发给官兵双饷。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团长缪范将军和驻防雨花台一带的某师师长(姓名忘了)到我们高炮排阵地召开誓师大会。缪将军命令我们“为民族、为国土、为生存战斗到底!”南京各界代表也到阵地慰问,召开慰问大会,大家发言激昂,表现了举国一致、军民一心、宁死不屈、抗战到底的决心。我代表第一排炮兵讲话,表示死守城池的决心。会场上充满了同仇敌忾的气氛,至今历历在目。

从十一月初开始,日军飞机就对南京进行进攻性轰炸。当时,敌机没有导航设备,它们从上海起飞,沿着京沪铁路(沪宁线)、京杭国道(宁

* 作者当时系炮兵第四十二团第一营第三连副连长。

杭公路)、长江三线飞行。抵达紫金山上空后,再分散开去寻找投弹目标。这时,驻防在南京机场的我军飞机,虽然英勇升空迎击,终因数量太少,无力制止敌机的疯狂轰炸!

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布迁都宣言。南京城内机关、学校、工厂、商店、社团开始内迁。二十三日深夜,我高射炮第一排奉命移防,保卫飞机场。

二十五日,南京天气晴朗。上午九时,防空指挥部命令:“发现敌机,注意警戒!”我立即向观测兵和射手下达命令后,就和王排长用望远镜搜索,果然发现空中有两个黑点,接着,又发现黑点后边还有三个小黑点。我又命令:“注意观测,准备射击!”顷刻,五个黑点扩大成五架飞机,飞在前面的两架则是我军侦察机。原来,这天凌晨,我军两架侦察机执行任务未返航,即遭到敌机的追击。这时,机场我军战斗机立刻起飞迎敌。当敌机进入南京上空后,在我战斗机和高射炮的夹击下,敌机仓皇逃去,我机安全降落。

此后,日军加强空袭。飞机场、长江码头、轮渡、车站、政府机关和稠密的居民区,都遭到滥炸。与此同时,日军地面部队也沿着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向南京外围的丹徒、句容、溧水等县推进,展开了对南京的钳形攻势。

二十八日,指挥部获悉:日军企图炸开南京城门,突入城内。我高炮第一排奉命移防中华门。(按:南京城墙周长三十五公里,厚十米,高十三至三十五米。东倚紫金山,北临长江,西南以秦淮河为天然护城河。这秦淮河发源于溧水县境,流抵南京城光华门后,即西折绕中华门、水西门、汉中门、草场门到城北注入长江。秦淮河水深二米余,河面最宽处有百米以上。坚固的南京石头城,是一般大炮无力轰毁的。)

三十日,多云天气。上午八时左右,防空测空机测知有两队敌机入侵。指挥部命令我们“注意观测,加强警戒。”等到敌机飞抵紫金山上空,我即命令:“准备射击!”炮手们屏息注视。当观测兵报告敌机已降到二千米高度后,我高射炮立即射击。炮声和敌机投下炸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城内许多房屋起火,但城墙依然无恙!我们弟兄咬牙切齿,恨不得把敌机打个粉碎!当敌机再次俯冲投弹时,我高射炮第一排的

炮手们终于击中了一架敌机，敌机的油箱起火，拖着长烟，坠毁于夫子庙附近。击毁敌机，振奋了南京军民，许多居民不顾危险跑到我们阵地慰问。午后，缪范将军前来视察、慰问，并宣读了蒋介石委员长签署的军事委员会嘉奖令，为全排官兵记三等军功一次，还发给犒赏银洋五百元。

十二月一日开始，排成品字形的敌机大队一次又一次地轮番对我首都实行绝灭人性的排复性轰炸。我还记得：第一天入侵九次，第二天入侵十一次，第三天入侵十五次。轰炸目标集中在中华门、水西门一线。南京城西南隅广大地区，被炸成一片瓦砾，没有一条完整的街道，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为了打击敌机又使自己不受损失，我们排不断转移炮位，有时，一天内要转移七八次阵地。敌机在我高射炮火力攻击下不敢低飞投弹，始终没有炸中城墙。

这时，句容、溧水、丹阳等县相继陷落，敌军缩小包围圈。十二月七日，蒋介石飞离南京城，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

十二月十日，日军逼至南京城下。紫金山、雨花台都遭到敌炮猛烈轰击。下午，我们高炮第一排阵地中弹，一名电话兵重伤。当晚，我排奉命退入城内，布防新街口。我城南守军也陆续退入城内加强城防守备，同时关闭所有的城门，用石块、沙袋等垒实。

十二日，雨花台守军与日军展开了最后的激战。下午，我高炮第一排一辆牵引车轮胎被敌炮炸毁，一名驾驶兵阵亡。敌军包围南京后，敌机空袭减少，我们把高射炮改为平射，向城外轰击。当晚，我们与指挥部、高炮连连部失去联系。这时，枪炮声更急、更密集，只见许多军民向下关江边拥去，城内秩序相当混乱。这天下半夜，枪声突然稀少，我感到惊奇。

十三日黎明，有位相识的李营长（名字忘了）路过新街口时，悄悄告诉我：“昨夜，日兵爬登水西门，守门官兵全体阵亡。中华门也陷落了。”上午七时，枪声转为剧烈。八时，我们与高炮连连部重新取得联系。杨秉义连长命令我：“炸毁高射炮，率领弟兄到浦口集合！”我含泪把这些曾伴随我参加过淞沪抗战，又参加了首都保卫战，还曾击毁过一架敌机、立过战功的高射炮炸毁了！

当我们正想乘牵引车开赴挹江门时,突然一串子弹飞来,牵引车被击中,排长王永贵和七八名士兵阵亡。原来,插到中山路的一股敌兵向我们射击,阻断了我们北撤的路。我们高炮排除军官各有一支木壳枪外,全排士兵仅有两支自卫马枪。我们手中没有武器,只好退入附近一座楼房,再退到国府路(今为长江路)。这时,我军坦克出击,战斗很激烈。下午,我们官兵十九人多次绕过敌人火力网撤退到太平北路莲花桥一带,向江边靠拢,途中又牺牲了三个弟兄。这时,来人报告,有六个敌兵在杀害近百名的老百姓。我当即命令:“向敌人袭击!”终将敌兵统统杀死,收缴了武器。我们也有两名士兵阵亡。

十四日,我们转移到兴中门附近,不料那里已有敌兵把守,并与我少数守军激战。我们又折回到中山北路,发现国际红十字会难民收容所也惨遭日兵袭击。当夜,我们从鼓楼附近西进时,只见中山北路积尸遍地,有的地方的积尸竟有一人多高。在黎明前,我们进入中央大学校园隐蔽。由于敌兵已遍布全城,我们白天活动困难,只好在夜间行动。这时,我们只剩十个弟兄了。

十五日夜,我们摸索到随家仓,路上绕过几处敌兵,又失散了一些弟兄。下半夜,我们到达清凉山,还能听到零星的枪声……。高炮第一排原有官兵四十七人,现在只剩下我和班长程岳(浙江省义乌县人)及一名姓陈的士兵(名字忘了,江苏省人)。当夜,我们偷偷地摸出了草场门,泅过秦淮河,到达三汊河。镇上的居民早已全部撤走了。这时,村庄静寂,芦荻萧萧,遥望南京,仍然火光烛天,不禁悲愤泣下。

十六日夜,我们从隐蔽的芦苇中出来,找到机会,渡过长江,再辗转到达徐州,找到连部,重新编入炮兵部队,继续抗战。

33. 血染挹江门

刘 民*

第三十六师撤离上海战场即转进南京,刚整补完毕就加入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我所在的一〇六旅(旅长李志鹏)奉命守备下关江边、狮子山、象山之线。我所在的第二一二团(团长熊新民)担任守备下关狮子山至象山前沿江边一线。第一营(营长谢菽周)守下关沿江为第一线;第二营守狮子山与象山之线的防御为第二线;第三营(营长陈振先)为预备队,位置于挹江门附近。我营部署是:第四连从下关狮子山的绣球山起到狮子山、小火车站止;第五连从小火车站起,到象山为第一线;第六连位置于金川门附近为第二线,并构筑防御工事及掩体。营部位置于狮子山。

在工事构筑过程中,我军预料日军如在下关登陆,必定先占领下关英商和记公司大楼,与我狮子山相对峙,作为侵占南京的桥头堡。上级指示必须要破坏和记公司,并构筑抵抗江中之敌的掩体工事阵地。我与熊新民团长一起去与该公司交涉。一位该公司的管事(中国人)对我们说:“你们要做防御工事,拿中国政府外交部公函来。”不要说破坏和记公司大楼,就连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设防都不可能。我们怕惹出外交麻烦,因此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构筑防空掩体工事仍在进行。由于材料紧缺,上级要我们就地拆民房取材,从下关狮子山到象山、金川门一带的民房很多都被我营拆了。十一月底,上级又下令将南京城外离城二三百公尺内的建筑全部烧掉、拆光。下关一带的任务由第三十六师执行。一时间江边成为火海,哭声、叫骂声夹杂着火的噼噼啪啪声,响成一片。其中有民房,也有商店。

南京城四周的战斗很快打响了。战至十二日,敌军对南京城的攻

* 作者当时系第78军第36师第106旅第212团第二营营长。

势达最高潮。市面上很乱，逃难的百姓和散兵往下关蜂拥而来。中午，熊新民向我传达上级指示，要我营把守挹江门，禁止各部队通过，以确保交通畅通。并说“如不听制止，可开枪射击。”我当时很犯难，但军令不可违，就派第六连连长喻世杰并带重机关枪两挺在海军司令部门口和挹江门执行了上述任务。

34. 第八十三军南京突围记

刘绍武*

突围前的情况

一九三七年,鉴于上海战场逐次使用兵力,被日军各个击破的教训,我奉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的命令,率第一五六师参谋处长、参谋、中校团附、政训员等十余人组成的幕僚组,先遣赴沪,负责与该军在上海的第一五四师联络,做好侦察、计划、筹备等工作,俟第一五六师上来后,能即时投入战斗。

我们于十一月十三日由汉口乘轮东下,大约十五日抵南京。时南京政府各机关团体已纷纷向武汉、重庆等地撤退。

十一月十六日,我们到参谋本部领得地图一批,乘夜车向苏州进发,至武进,遇敌机轰炸,路轨被毁,迫而乘兵站卡车续进,十七日拂晓抵苏州。当日即见到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得知当面的敌情和友军状态,并得他指示:第一五六师到达后,即占领苏州东南处(地名忘记)至角直之线,构筑工事,阻止敌人,担负掩护友军进入吴(苏州)福(山)线既设阵地的任务。我们正忙于出发的一切准备,忽又奉到新命令: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到达后,即开赴江阴,归江防军总司令刘兴指挥,负确实守备江阴的任务。

第二日我们仍留在苏州,等待部队的到来。那时,由淞沪前线撤退的友军莫不视苏州为给养补给站,到处搜劫食物,强拉民夫。而敌机更乘我之危,轮番轰炸,投弹无数,观前街、公园区大火融融,随处可闻哭声,特别是夜间空袭,地面火箭(汉奸发射,为敌机夜袭指示目标的)几如万弩齐发,有如元宵闹灯,精神大受威胁。由南京至苏州途中已经饱

* 作者当时系第83军军部参谋处处长。

受火箭的骚扰,初不料贴近火线的前方姑苏名城,汉奸的活动,更有甚者,愤恨难言。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于十一月十七日到达苏州,即转向江阴前进。大约二十日夜到达江阴附近,奉刘兴令乘黑夜进入江阴要塞外围既设阵地。由于刘兴总部没有工事位置的要图,只得进入临时阵地,作逐次摸索,逐次进入工事的打算。整整摸索了一个长夜,有的部队找不到工事位置,有的部队找到了工事位置而没有钥匙,不得其门而入。

大约二十三日奉刘兴令:即日驰赴无锡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指挥。随即照薛令集结指定地区。入夜照令占领无锡东北×处(地名忘记)至唐桥头之线。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即用电话报告薛岳该军进入阵地情况,薛接电话后,暴跳如雷,大骂邓龙光违背他的命令,要枪毙。邓问为什么要枪毙呢?薛说:谁叫你占唐桥头。邓说,有命令为据,薛乃哑然。原来无锡东北有唐头桥与唐桥头两个不同的地名。薛岳原意是占领前头那一个的,但下达命令时错看成后一个地名,故有此误会,因而加速了无锡的失守。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执行掩护主力转进的命令后,十二月初又奉到命令归刘兴指挥,占领镇江西南的某某至某某一带的山地(地名忘记)并负责固守的任务。

军命第一五六师依令占领阵地后,我们在观察当面敌情时,目击几个纵队的敌军向句容疾进,并侦悉敌指挥部就在我阵地前约三十里路的一个村庄(地名忘记)宿营。当时我向邓龙光建议,以第一五六师全面出击,解决敌指挥部后,即将矛头指向句容西进之敌截歼之,使南京守城部队赢得准备的时间。刘兴说,守恐不保,还说攻吗?消极地否定了出击的方案。军参谋长陈文复以同乡关系,用电话向唐生智作同样的建议,也不得唐的重视。次日凌晨,因敌陷句容疾趋南京,结果军奉命放弃阵地,经下蜀、龙潭向南京转进。

突围的经过

大约是十二月七日午后到达南京,闻说第六十六军叶肇部已放弃

汤山阵地向麒麟门方面撤退中。第八十三军奉命以第一五四师位置水西门附近归第七十二军军长孙元良就近指挥,其余即进入南京,位于光华门内^①,担任巷战工事的构筑。由于缺乏木材、铁丝、铁钉之类的材料,进展极慢。

十二月十日,第一五六师奉命增援光华门。光华门不断受敌人飞机、大炮的集中轰击,城墙数处被毁,敌即乘飞机掩护,用竹梯爬城,蜂拥而来,势极猖獗。经该师多方苦战,敌焰始减。是役伤亡颇重,向卫戍司令长官部请领弹药、卫生包等必需军品,均以库乏存品,百不得一。

十一日晚,第一五六师挖通城墙积土,将冲入光华门城洞内的约一个班敌军予以歼灭。十二日凌晨军部收到该师缴来的战利品一批,军曹的头颅一个。我们除留一束日军以之壮胆的神符作为军中宣传品外,其余即缴送卫戍司令长官部^②。此时新街口、中华门一带不断传来爆炸巨响,据说雨花台已陷入敌手,有部分敌人窜入城内,因此,城内秩序大乱。

大约下午二时忽接长官部电话,找军长邓龙光去开会,邓与参谋长陈文一同前去。五时左右,上校参议(第四路军总部参议派在第八十三军服务的)柯申甫突然驾驶邓龙光的汽车来找我。他一进军部大门,就大叫一声:“走呀!”这一叫,弄得整个军部官兵仓皇失措。柯转述邓的指示后,我即吩咐各主管负责人立即率所部到中央党部集中,跟着拈了一份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拟乘车先行。詎料车厢内外和篷顶车头均已挤满了人,不能开行。同时广场马路人流汹涌,无法通过。我即弃车步行,黄昏时才到中央党部,见到了邓龙光、叶肇、陈文、罗策群(第一五九师副师长。师长谭邃因肺病,先搭船过江,由他代师长)等,但未见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陈文对我概述了会议的要点和广东部队归叶肇指挥,掩护主力撤退后,由太平门突围出城,经当涂、宣城、宁国集结徽州整训的任务。我问:“军长决心如何,已与李江通话了吗?”陈说:“已通

①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撤进城后,驻守汉西门、玄武门一线担任巷战工事的构筑。——原编者注

② 据程奎朗回忆,第一五六师的战利品是十二月十日送到卫戍司令长官部的。——原编者注

知李江即率部到太平门集中；我们立即向太平门移动，部署突围。”我说：“不是要掩护友军撤退吗？”陈说：“不管呵。”原来他们已作出决定，以叶肇部作先锋（叶部入城后未被使用，故集结容易），邓龙光部作后卫，抢先突围。于是叶、罗、邓、陈、刘等一拥上车。时广场已万头攒动，水泄不通，将军的怒骂，汽车的喇叭，均失作用；只得弃车乘马，但马也无回旋余地，又迫而弃马步行。那时人都准备轻装逃命，不少珍贵行李都视如敝屣。邓龙光的几枝人参浸制的酒和几盒头号的高丽参皆弃诸道旁，无人过问。只见失却节制的队伍蜂拥向太平门方向移动，秩序大乱。我们八时许到达太平门，据报，叶肇、罗策群亲自指挥部队拆除堵塞城门的沙包。我们就在一间守兵用的小房子内静候出城。当时紫金山的敌炮断断续续地向太平门内盲目射击，麇集在太平门内的我军迭有死伤，越城之心愈急。

九时许，忽然人声鼎沸，人流蠕动，据报先头部队已开路出城，我们就争先恐后继续跟上，备显身手，从城门夹缝之中挤出去。由于互相拥挤，造成互相践踏，弱者倒地，强者即踏其身而过。据随后出城的人说，有一个被人践踏，呼天不应的难友愤而拉开手榴弹，造成同归于尽尸塞城门的惨剧。当时紊乱的情形由此可见。我随邓龙光、陈文出城后，紧跟着先头部队沿京杭道（宁杭公路）南进，沿途为防敌的堑壕、地雷所阻，进展迟缓。约十二时到达岔路口，先头部队与据守该处之敌接触，罗策群几次督队扑敌，均不得手，最后他举起马鞭，大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广东话不要丢脸的意思）罗就在这种气愤的情形下壮烈牺牲了。

至此检查部队，只有军直属队不到百人，李江师并未跟上，怎么办？邓、陈等蹲在一间小屋子内一筹莫展，而一向龙精虎猛的陈文，牙缝中哆嗦之声隐隐可闻。我当时也有几分颤动，主张等待李江师到来再作突围打算。邓龙光急不可待地要争取敌人增援部队未到来之前冲过，并立即令特务连用急袭的火力掩护，利用飞机场（似是飞机场）的碉堡逐次跃进，好容易脱离了敌人的火力网。特务连已死伤散失过半，连长不知下落，剩下的一个排长指挥不灵，名为护邓（紧随邓的身边），实则怕敌，不敢向前搜索。此时揣邓心情，大有“谁人救得李世民，你做君王

我做臣”之感。我自忖兵微将寡,长路漫漫,必无生还之望,何如死中求生,冀侥幸于万一。乃自告奋勇,单人匹马,自任前驱,侦察一段,回头领邓跃进一段。很快地掌握了一条规律,乃是有篝火的地方就是有敌人的地方(敌怕我接近用以照明的),远离火光前进,万无一失。我们在一个小高地准备第五次跃进时,不见陈文和柯申甫二人,邓想株守以待,我则认为他们二人是有意识地离队(因柯是上海人),主张不等,赶快续进。大约十三日凌晨三时许到达一个不知名的山脚,隐闻急速的脚步声,乃静伏以观,无何,很清楚地听见“丢那妈,萝卜头”的口音,分明是自己人,这一喜,如获至宝,活似放下了一块大石,即尾随其后跟进,步履也轻快了许多。到一小树林休息,检查自己的一堆,只剩下十几个人,除邓龙光和一个随从副官王志外,其余就是我与邓的卫士三四人,及特务连士兵二三人。拂晓前我们到了淳化镇附近,才知道昨夜在我们前头作向导的原来是莫福如、华振中与他们三四十名士兵。他们备说罗策群战死的经过与叶肇、黄植南(叶肇的参谋长)、司徒非(第一五九师旅长)等踪迹不明的情形,不胜叹息。

我们决定利用山地俯瞰观察敌情,再作下一步的打算。是日从难民口中用望远镜下的观察,知道淳化镇不时有敌出没,京杭公路时有战车巡逻,附近村庄没有敌情动静。我们决心利用黑夜接近公路埋伏,相机钻隙通过。

是日下午六时许,见教导总队旅长马威龙率一小队官兵数十人经过,彼此交换了一些情报和突围意见,我们即利用马部(马威龙部队)为试探前锋,随后跟进。他们很快地过了马路,我们恰遇敌战车三辆向南京西进,故即隐伏,相隔约半小时之久,才通过马路,竟与马等失却联系。因此我们只得用地图校正方向,向南摸索前进,午夜抵秣陵关附近,探知该处之敌正整装待发,乃折回龙都。时东方已白,即昼伏在一个较偏僻的村庄,各向居民买得便服化装难民,利用夜间钻隙前进。至九十里店(苏皖交界的一个地名)遇到一群约百余人由上海战场退下来的广西部队官兵,他们据险截劫,缴去我们先头部队的枪,同时向我们包围。我们以众寡悬殊,只得退避三舍,隔河戒备。十五日夜找得当地居民羌润田(后随邓回到广东,由邓送他入军校,毕业后当过排、连长)

带路,才绕过该处。那时既怕日本人又怕散兵,狼狈不堪。之后,依每日当地情况昼夜交互行进。十九日我们来到一个相当热闹的市镇(安徽境,不记得什么名了),大家都想在这里好好地休息一晚。但据了解,旅馆棉被不够,同时得知离市镇五六十里的外围常有敌人出没。怎么办?邓不假思索地取出他印有官衔的名片叫人去找区公所所长。该所长很恭顺地马上征集了二三十条棉被送来。并说,马上派出保安队去警戒,保证安全无事云云。

本来邓龙光在龙都化装时,就想将名片和唐生智的突围命令焚毁了。我对他说:现在还不是消灭军人痕迹的时候,以后可能还有用处。果然,是晚用上了。我们就在那里大吃、大喝、大洗一顿,既饱且醉,并清除了身上的积秽和不少虱子。

二十一日我们到达南陵上官云相的防地。随得蒋介石、余汉谋复电慰勉有嘉,同时奉令赶赴屯溪收容。到屯溪后,我曾随邓龙光到宁口开会。记得当时有陈诚、白崇禧、罗卓英、薛岳、吴奇伟、陈沛等人参加。我们在屯溪住了十多天,记得与邓龙光、吴奇伟、陈沛、黄占春等在黄山度过了一九三八年的元旦。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各收容得由南京陆续出来的官兵一两千人不等。于是,第六十六军由林伟俦、莫福如、郭永鏖率领,第八十三军由王得全率领,分别向湖南的攸县、安仁等处集中训练。

事后见闻

后来我到了武汉,在武汉先后见到了第一五四师师长巫剑雄和该师参谋长张驰;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和该师参谋处长张显歧。据巫剑雄说,他们是于十二月十二日夜从人喊马嘶,争先出城的部队中获悉放弃南京的企图后,与参谋长等几个主要人员由乌龙山搭船过江的。李江说,他接到电话命令后,与骆应剑(第四路军上校参议)经中央饭店至挹江门目击一片喧嘈紊乱现象,想度过此门非焦头烂额不可。不久,乃与骆走到离城门几百公尺的地方,用脚缚吊出城外,走到下关,经过种

种周折才搭得某部轮船过江,由陇海路回转京汉路回到汉口的。张显歧谈到他脱险经过的情况犹有余悸。

一九三八年一月中旬,蒋介石在武昌珞珈山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会上不少尝过南京逃难风险的“将军们”都说唐生智放弃南京,没有下达命令,弃城逃走,酿成惨重的牺牲,唐生智应负完全责任。据邓龙光对我说,当时蒋介石很冒火,言不由衷地说了很多废话,还要组织军事法庭审判,邓龙光过意不去,由怀中取出唐生智撤离南京前给他的油印的撤退、突围命令,给唐生智解了围。

同年的二月间,叶肇、黄植南先后回到广州,叶肇在中山纪念堂曾报告了他被俘脱险的经过。之后,叶、黄又亲口对我讲了他们逃出南京的情形,略述如下:

十二月十二日晚,叶肇与黄植南冲过岔路口后,即遥望山地摸索前进。天明,至汤山附近,找得便衣化装难民,准备逃往上海。但人生地不熟,两人在山地潜伏了一天,饿得饥肠辘辘,迫而冒险下山觅食。到一个不知地名的地方,忽然枪声大作,两人躲入一个堡垒。至黄昏,一片沉寂,知敌已远去,即离堡垒循小路踉跄而行,见路旁番薯皮一堆,如获至宝,分食之余,各将其余珍藏于袋,以备不时之需。是夜,为着觅食进入一个不大的村庄,摸索了几个房子,阒然无人,最后碰到一个年约六七十岁的老婆婆,也没有得到任何可充饥的东西。正懊丧间,忽然枪声大作,日军蜂拥入村,他们爬入禾草堆中的床底。第二天,看见京沪公路上有不少三五成群的难民往来,他们即混入难民中间东行。走不多远,遇见一队鬼子由东往西,他们只好硬着头皮迎上去,希望侥幸过关,不料狭路相逢,日本兵看中了他俩,要他俩挑担。黄植南先挑,勉强走了六七里路,佯装脚痛走不动,被日本兵踢了几脚,他就索性装死。于是,一个日军上等兵的行李就落到国民党军长叶肇肩上。叶肇生平未尝挑担之苦,忽然压上几十斤的东西,确实难以走动。日本兵看他胡须长长,不能胜任,只好另找壮者代替,他才得以解脱。吸取这次教训,叶肇采取远离交通要道躲过风头再作打算的办法,在京沪公路的一个小村镇里躲了若干天,摸清敌情,逐次接近上海,遂由上海搭轮回粤。

35. 南京突围及广东队伍收容经过

李益三*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的前几天,我因在日本参加左翼世界语活动,被日本警视厅诬陷,无理拘禁八十六天,饱受迫害凌辱。我返国不久,即由朋友们介绍由家乡台山赶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五六师,任政训处上尉科员。三天后随军出发北上。本师于十一月十七日抵苏州的时候,淞沪前线部队已向苏州河南岸后撤。我们随军的后方人员刚抵苏州境内,便得知师部已奉令率队伍由苏州转进江阴,负责扼守江阴要塞。

几天后,部队又奉令由江阴驰赴无锡,负责沿京沪路(沪宁线)节节抵抗,掩护前方的主力转进。我们后方人员便立即先沿着京沪路的无锡、武进、丹阳、句容向后撤退。前方的战况急剧变化,不断传来不利的消息。部队在前方的情况,我们不知道,要撤到哪里,也难判断。为了避免敌机扰袭,每天都白天宿营,晚饭后行军。因不停地急速撤退,我们十分疲劳,好不容易才于十二月二日退到南京,参加南京保卫战。

退入南京后,我们这些后方人员算得到几天的休息。十二月六日左右,便开始听到南京外围保卫战的炮声。本师前线的伤兵已源源运入市,转送过江。政训处后方人员纷纷外出征借碗筷给伤兵喂饭。当时,看到伤兵不怕牺牲,听到前方官兵英勇作战的事迹,并看到南京市民虽已面临炮火的威胁仍积极支援部队,我想:凭南京的坚固的城防工事,看来是可以固守的。尤其我们听到师属第九三二团刚接替守备光华门,立即将以前攻入光华门城廓的一个班的敌人全部歼灭,并割下敌人一颗头颅和缴获一大批战利品的消息后,更坚定了保卫南京的信念(事后根据当时指挥是役战斗的第九三二团少校团附谭廷光的口述,

* 作者当时系第83军第156师政训处科员。

我军是用棉花蘸汽油焚烧,熏迫敌人离开城廓才趁机将之全部歼灭。而根据一九三八年在武汉外围作战时缴获日军“恤兵部”编印的“战绩报导”,竟把那股敌人全部被歼灭的原因,诬我使用毒瓦斯)。我看到报纸登载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表示:“本人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的谈话,便想象着南京保卫战的壮烈场面,想象到最后的街巷战、逐屋战的激烈战斗,自己决心为保卫南京而献身。

大约是十二月八日的黄昏,震荡全城的机关枪声和炮声响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半边天。也是这天晚上,我和刘坚被派往下关看守封用的船只,看样子在做好撤退过江的准备。可是两天后又被调回后方驻地,而且接到通知,要各人买备便服,准备必要时躲入难民区。十一日,再接到紧急通知,凡愿意乘船渡江撤退的,立即报名,等候出发。我们毫不犹豫地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决不临阵退缩。

十二月十二日整天在紧张的气氛中度过。晚饭后,我和刘坚被派到中山路旁观察情况。下午五时左右,突然看到一些杂乱的队伍慌张地沿着中山路向挹江门急速奔跑。我们意识到战局已出现险恶的变化,迅即回去汇报情况。可是,突然接到通知,要部队立即到太平门集结,准备突围。可是沿哪条路去太平门?怎样突?突围以后往哪里去?这一切谁也不知道。后方办事处人员已无影无踪,无从联系查问。事后根据当时率领后方人员行动的师部副官处处长梁岱的记述,是日下午五时左右,他接到师长李江的紧急电话通知,师部已奉令向太平门突围,着他迅急率领后方官兵集合在驻地中山路的路旁,等候队伍经过会合。当时,在电话中听到的只是这么简短的几句,一句话也来不及问便中断了。他即率领大家在指定的地点等候,但见到的尽是狂奔的杂乱队伍挤满了整条中山路,完全看不见本师官兵。他判断已无法联系,仗着自己熟悉南京地形,立即率领官兵于七时左右跑到太平门。可是整个太平门都堵塞着沙包等城防工事障碍物,仅能容个人单身进出,而城门外已挤满了人。他知道出城无望,最后便决定用绑腿从城墙上吊下出城。

我们这些后方人员多是没有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的,加以身上没有武器,手上没有地图,不知怎样去“突围”,而政训处处长凌仲冕,自从

部队开到前线以来,即在军部随同军长邓龙光行动,政训处的工作由秘书邓飞鹏主持。在这紧急的关头,官兵们群龙无首,更加惊恐惶惑(原来凌仲冕也在“突围”中和邓龙光失掉联络,他忍受不住那些夺路奔逃的散兵们的喝骂,感到没有气力冲出城门,便带同卫士转身躲入难民区了)。这时听到政训处几位同事私语着准备躲入难民区。我则想着要设法跟上队伍,拼命也要冲出去,不做难民。但在行走着的人群中,一个人也不认识,我茫然不知所措,只好随着人流挤动。尚好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广东口音,都是走向太平门,我的情绪才稍为镇静。

走了两个多钟头,总算到了太平门。太平门前挤满了人,水泄不通。这时城门洞内的城防工事已被先头部队拆除,由于部队争相出城,依然显得异常拥挤。我侥幸出城,虽然身边全是广东官兵,但没有一个相识的,举目无亲。我向他们打听突围的方向,谁也无法回答。事后,据收容队的营长林诗学回忆说,他曾接到突围的简单命令,指定向太平门突围,第一天经汤山到句容,第二天经大茅山到天王寺,第三天到宁国集中。可是这样的命令,也许只匆匆下达给带兵官,其余的官兵未必知道。因而我虽然多方查问也得不到答复,这是毫无奇怪的。

过了片刻,人们纷纷出发,我本能地跟着,不再询问去什么地方,我感到惟一的生路是紧跟着他们行动。听说,这时已是深夜两点多钟。

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出了太平门后经过休整多多少少还保持着原来的建制,因而逐渐已不再是杂乱的人群,而是稍有秩序沿着公路前进的队伍。公路上每隔一米左右便堆着小小的白米堆,标着“小心地雷!”的字样,大家顺次向后提醒着,小心谨慎地移动着缓慢的步伐,互相关心。广东话把大家拧在一起了。

十三日天亮后不久,我们通过紫金山山脚直走向对面的小山坡。突然那山坡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丢那妈,冲呀!”“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大家都争先向着枪声响的山坡冲去。我十分兴奋,赤手空拳也跟着大伙冲。敌人很快被我们击溃了,枪声也很快停止。我惊奇地询问右侧的一位战士,是不是就这么容易打一个胜仗?突然,从后头飞来的枪弹声代替了回答。“嗖”的一声,子弹从我的右耳边掠过,顿时我失掉听觉。只见人们相继扑倒躲避,原来一架敌机已在距我几百米

远的左前方扔下两枚炸弹。我本能地迅速扑倒在一个小土堆上,突然一连串机关枪弹竟从后方射到我头部右侧几公分远的土堆上,飞沙扑面,我俯卧着不动。及至敌人的枪声转移,我慌忙跟着人们飞快跃过一米多远的山坡岭口,奔向坡背,脱离了敌人的射程。这时,战友们神志自如地缓步前进,纵情谈笑,好像刚才并没有经历一场险恶的战斗。我受到他们轻松情绪的感染,也惊魂稍定。听到他们谈论分析,敌人掌握了我们的“突围”情况,布下“诱敌之计”,用少数兵力在对面的山坡顶上吸引我们冲上去,把我们引进在紫金山山腰布下的火网里,加以消灭。按常识,凡是穿棉大衣、佩短枪的都是军官,正是敌人的特别射手的目标。我这个没有经验的“新兵”竟穿上左臂佩着“南京卫戍司令部通行证”黄色大臂章的棉大衣,跟随战友们在战场狂奔猛冲。我痛恨自己无知,可能有的战友已做了我的替死鬼。因而马上丢掉棉大衣才跟着继续前进。事后知道,那天在那个地方,不知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战斗。由于我们不掌握敌情,又没有统一的指挥和战斗计划,竟接连多次上敌人的当,惨遭重大的牺牲。第一五九师副师长罗策群,就是在那里身先士卒而壮烈牺牲的。

由于经历一次战斗和长途行军,队伍已越行越稀疏,有些人已各走各的路。整天在田间和山岭小路行进,找不到一点可以吃的东西。十三日黄昏前,我跟随一群散兵走到紧靠公路的山坡,看见那里躺着几具尸体,几个广东伤兵在呻吟。一个伤兵用绝望的眼光望着我,哀求我给他加一枪,让他彻底解除痛苦,我没有带枪,也不忍那样干,便飞快向前跑了。我意识到刚才这里发生过战斗,警惕地留意着敌情。忽然看见一群战士正在扼守着前面公路的隘口,阻击着敌人的两辆战车。我手中没有武器,无法参与战斗,便趁着敌人的战车被阻击不能前进的机会,跟着几个战友迅速穿越公路。后来在收容队听到林诗学谈及当晚的战斗情况,得知他在这里曾指挥队伍与敌人激烈战斗,但因众寡悬殊,迫得后退九华山。我由于一步之差,穿越公路就和他走着不同的方向。

十四日早晨,大雾迷蒙,不辨方向。敌人战车不断地向公路上疾驰。靠近公路的村庄,已被敌人烧光,断垣残壁上还冒着烟。屋内外躺

着无人掩埋的老百姓的尸体。偶见几个散兵在游动。

有个过路的中年男子告诉我,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和第一五六师师长李江在墓东村收容散兵,并准备今晚拔队出发。

我匆匆赶到墓东,队伍已开始出发,我报到后编入司令部随同行动。这时才知道:负责收容的是第六十六军军部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鏊,不是军长叶肇,也不是师长李江。我被收容归队,正像孤雁归群,何等高兴!

郭永鏊原是第六十六军参谋处上校处长,不是带兵官。突围出城后,十三日到达句容县九华山脚墓东村。在那里流浪的队伍虽然多是广东人,但散乱混杂,无人率领。郭永鏊看到这些广东子弟兵流离转徙,人地生疏,彷徨无主,便自告奋勇,决定在九华山脚的入口墓东村设站收容。我曾私下问他何来这个胆量,他说:估计突围出城的军官,总会有携带现款的军需;否则,到时再设法解决,不能对散兵坐视不理,见死不救的。

十二月十四日,在墓东设站收容。是晚,郭永鏊随即率队进入山村,分散居住。第一五九师的营附林诗学率领建制较完整的一个连留在墓东,派便衣扼守山坳。几天后,除留下便衣步哨监视山坳外,也一并调入山村驻扎。

这时,第一五九师第四七五旅第九五二团上校团长何全标、第一五九师第四七五旅少将旅长林伟俦也先后经过墓东,遇见林诗学得知办理收容情况,也进入山村会合。林伟俦在突围时脚部受轻伤,他另设旅部率领何全标等随同行动,协助策划。收容工作始终是郭永鏊独负全部责任。几天后,果然有一位第六十六军军部少尉军需翁永年带着万元以上现款前来报到(另一位军需也带来少量现款,已忘其姓名)。这样,不独给养问题得以解决,还可以替官兵购买化装的便衣。我和收容队的官兵每谈到这个问题,莫不佩服郭永鏊真的料事如神。

从十二月十四日起至三十日止前后十七天,共收容官兵约一千三百多人,共有枪枝约三四百支,但轻重机枪较少。全体官兵分为三个营建制。其编配及主要人员姓名如下:

司令部参谋处处长 郭永鏊(原第六十六军参谋处处长,归还建制

后不久,升为该军少将参谋长)。

政训员 李益三(原第一五六师政训处上尉科员)。

军需 翁永年(原第六十六军军部少尉军需,归还建制后升上尉军需)。

军医 ××和尚大师(忘记姓名。他不愿在沦陷区做顺民,随收容队出发,擅长医疗跌打创伤,热情为伤员医治。抵广东后,听说由郭介绍入南华寺)。

第一营营长 林诗学(原第一五九师上尉营附)。

营附 李植生(原第一五九师上尉军械员)。

第二营营长 崔直行(原第一六〇师上尉连长)。

营附×××(原第一六〇师军官)。

第三营营长 谭廷光(原第一五六师少校团附)。

营附 文耀华(原第一五六师上尉营政训员)。

特务排排长 ×××(忘记姓名)。

十二月三十日吃过晚饭后,队伍由墓东开拔出发。沿路经溧水、溧阳、郎溪、广德等县属的大茅山脚、马家、天王寺等地。翌年一月十日抵达安徽宁国。

附一

南京保卫战大事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三日)

淞沪战场施行全线撤退后,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同时向吴(苏州)福(山)线与乍(浦)嘉(善)线突进。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我军吴福线既设阵地和乍嘉线先后失守。

十一月十九日 △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刘兴为副司令长官。

△苏州、嘉兴失守。

十一月二十日 △我军主力部队由苏州退入江阴、无锡一带。

△国民政府发布迁都重庆宣言。

△蒋介石调第二十三集团军刘湘部五个师(第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一四八师)、两个独立旅(独立第十三、十四旅)集结广德、泗安、安吉间,以为策应。自即日起先后向该地运动。

△我军主力由苏州退入江阴、无锡一带。

十一月二十一日 △日军第十军之第六、十八、一一四师团和国崎支队向吴兴(湖州)推进。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军猛攻江阴炮台。

△日军华中方面军向本国大本营呈报:“为了使事态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同日,来自第十军的报告也有同样意见。

△宋希濂率第三十六师残部抵达南京。

△日机空袭南京。警报解除后,蒋介石夫妇同乘汽车巡视全城。

十一月二十三日 △蒋介石到常州,召集前方将领训话。

△从广东赶赴前线的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即日到达无锡,担任掩护主力撤退任务。

- △日军第十六、十三、九师团以主力向无锡推进，二十
十三日起向无锡东面我军阵地猛攻。
- 十一月二十四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布告，任命唐生智为南
京卫戍司令长官。（唐已于二十日视事）
- 十一月二十五日 △沿太湖南岸西进之敌以第一一四师团主力进攻长
兴；以一部进攻宜兴；以第十八师团主力在湖州附
近集结，依次向我守军阵地进攻。
- △无锡失守。
- 十一月二十六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日作战大本营发布南京卫
戍部队战斗序列。
- 十一月二十七日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在中央文化协会召开中
外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愿与南京共存亡”。
- △日军第十三师团兵分两路向江阴猛攻，守军第一
一二师和第一〇三师及江阴要塞守备部队顽强
抵抗。
- △俞济时率第七十四军残部退至南京东郊，被编入
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
- 十一月二十八日 △蒋介石指示南京战略，盼能固守两周以上。
- 十一月二十九日 △蒋介石率唐生智、罗卓英、周斓、桂永清、孙元良以
及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等，到紫金山、雨花台、狮
子山等地视察南京复廓阵地。随行的还有顾祝
同、胡宗南、钱大钧。
- △沿太湖南岸西进之日军已进抵广德前郊。广德、
泗安守军先后向宁国、太平方向转移。
- △日军侵占宜兴。
- 十一月三十日 △我军在南京城东七十五公里处完成弧形防御线，起
自镇江经丹阳、金坛、溧阳而至兰溪。
- △日军占领广德，守军第一四五师师长饶国华殉国。
- △侵占广德之日军第十八师团未追击守军直趋芜湖；
第六师团和第一一四师团北上，形成围攻南京的

态势。

十二月一日 △江阴失守。日舰在江阴被我击伤击沉七艘。守军一部沿沪宁路西撤,另一部北渡长江。

△日军大本营下达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由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军组成);方面军司令官为松井石根。同时又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十二月二日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抵达南京。

△第八十三军(欠第一五四师)在武进一带完成掩护主力撤退任务后,退集镇江附近。

△日军第九、十六师团占领丹阳、金坛,是日续向南京推进。

△日军侵占溧阳。

十二月三日 △第七十一军调赴龙潭,以一部继续留驻镇江,参加守城战。

△日军第十军主力于今日开始行动,以一部从芜湖方面进入南京背后,以主力进入溧水附近。上海派遣军于今日以第十六师团沿句容—汤山—南京公路地区,以第九师团沿天王寺—淳化镇—南京公路,均向南京攻击;山谷支队以攻占镇江为目的,沿常州—丹阳—镇江公路向镇江攻击;第十三师团一部也于四日沿江阴—常州—奔牛镇—孟河城—镇江公路向镇江附近推进。

十二月四日 △第二军团徐源泉部(辖第四十一师、四十八师)奉命从湖北开赴南京,其先头部队第四十一师一部今日抵达浦口,即进入栖霞、龙潭一线阵地。

△我第一线、第二线部队进入阵地完毕。

△蒋介石由林园官邸搬移至清凉山林蔚别墅暂住。

十二月五日 △第六十六军前进部队在句容栗子里附近与敌接触。

△第五十一师与窜入湖熟之日军接触。

△日军第十六师团追击队于今日突破句容附近守军阵

地。第九师团一部进入南京第一线阵地淳化镇附近。

十二月六日 △罗卓英任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

△南京市区实行戒严,划定以新街口为起点至山西路止,中山路以西为难民区。

△第八十七师一部奉命向南京转进归还建制,阻击任务由江阴西撤之第一〇三师接受。

△句容失守。

十二月七日 △凌晨五时四十五分,蒋介石乘机飞离南京。

△国民政府宣布南京为交战区。

△南京警备部队在军火库、飞机库、汽油库及工厂实行有系统的破坏,各军事要点的房屋也开始焚毁。

△第四十八师抵宁,当即开赴南京北郊杨坊山、乌龙山一线布防。

十二月八日 △拂晓始,日军三路兵力同时发起对南京的正面进攻,至晚上进入南京附近郊区,东北面到达栖霞山、东面到达大胡山、南面到达汤山和淳化镇、西南面到达秣陵关和江宁镇。

△晚,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下令守军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如下:

右侧部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第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之线,右与第八十八师及第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第八十三军之第一五六师及第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一线掩护撤退;在镇江之第一〇三师、第一一二师残部向南京急进。

△运输司令部向江北转移。

△夜,唐生智公馆被炸。次日将部分卫戍司令长官部人

员迁置铁道部。唐生智与罗卓英、刘兴、周斓率少数幕僚继续留驻唐公馆，凭电话指挥。

十二月九日 △晨一时许，日军一部以坦克军为前导，由淳化镇与东山间的土路向南京近郊猛攻，由于守军占领复廓未稳，高桥门失守，日军复占领七桥瓮，向光华门紧逼。上午光华门被突破，通济门亦遭猛攻。守军教导总队谢承瑞团和第八十七师一部里外夹击，将大校场之敌击退，盘踞通光营房内及城门洞内之少数日军则始终顽抗。

△牛首山阵地被突破后，第五十八师伤亡严重。至晚，该部向水西门附近集结。

△第四十一师与围攻栖霞山之敌展开要点争夺战，三进三退，伤亡严重。该师于当日退出栖霞山，向和尚桥东西之线第四十八师阵地转移。

△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牒唐生智投降书，劝(限)其十日午前交出南京城。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布命令，要求各守备部队“应与阵地共存亡”，同时派第三十六师担任沿江警戒，禁止任何部队渡江。

十二月十日 △唐生智拒复松井石根通牒，并令炮兵开炮予以回答。同时长官部令城内部队构筑工事，准备巷战。

△光华门战事再次白热化。卫戍司令长官部调第一五六师和宪兵一部增援光华门；以第一五九师控制明故宫附近，策应第一五六师；以新由镇江撤退回京之第一〇三师担任中山门城垣守备，归桂永清指挥。至日暮，光华门守军将城门洞内之敌焚毙，并歼灭通光营房之敌。

△教导总队在紫金山以东地区作战，至今日退守第二峰。

十二月十一日 △日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南京城外部队下达总攻命令，以主力一面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同时以一部攻占杨坊山和银孔山，并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第七十四军右侧背攻击。

△日军连日攻光华门不下，方以主力转向雨花台方面。雨花台右翼阵地被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敌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夜，长官部下令第八十八师缩短阵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右与第七十四军左与第八十七师联系，其城垣防务（除中华门雨花台附近外）由第一五六师及第七十四军分担。

△因银孔山失守，第二军团与城内联系中断，午后战况不明。

△中午，顾祝同用电话向唐生智转达蒋介石的撤退命令。

△当晚十一时，卫戍司令长官部接到蒋介石下达的撤退命令：如情势不能久持，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

△镇江、当涂失守。

十二月十二日 △自复廓战以来，南京各城门均受到压迫。中午起，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水西门、安德门、光华门等先后被突破。

△下午五时许，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守城将领开会，宣布撤退命令，决定以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要求各部本晚开始行动，并对具体时间、路线作了详细规定。（由于情况异常混乱，突围撤退命令无法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涌至江边。）

△晚九时许，唐生智、罗卓英、刘兴等卫戍司令长官部人员在煤炭港乘轮渡江北撤。

十二月十三日 △日军侵占南京。至此，开始了持续三个月的大屠杀——南京大屠杀。

附二

南京保卫战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说明：本表所列内容包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成立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到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沦陷期间所有参战部队和临时配属部队序列，均列正职，错漏之处，请知情者补充。所用代号如下：

集团军：GA

军团：AG

军：A

师：D

旅：B

团：R

独立：S，如 SB 表示独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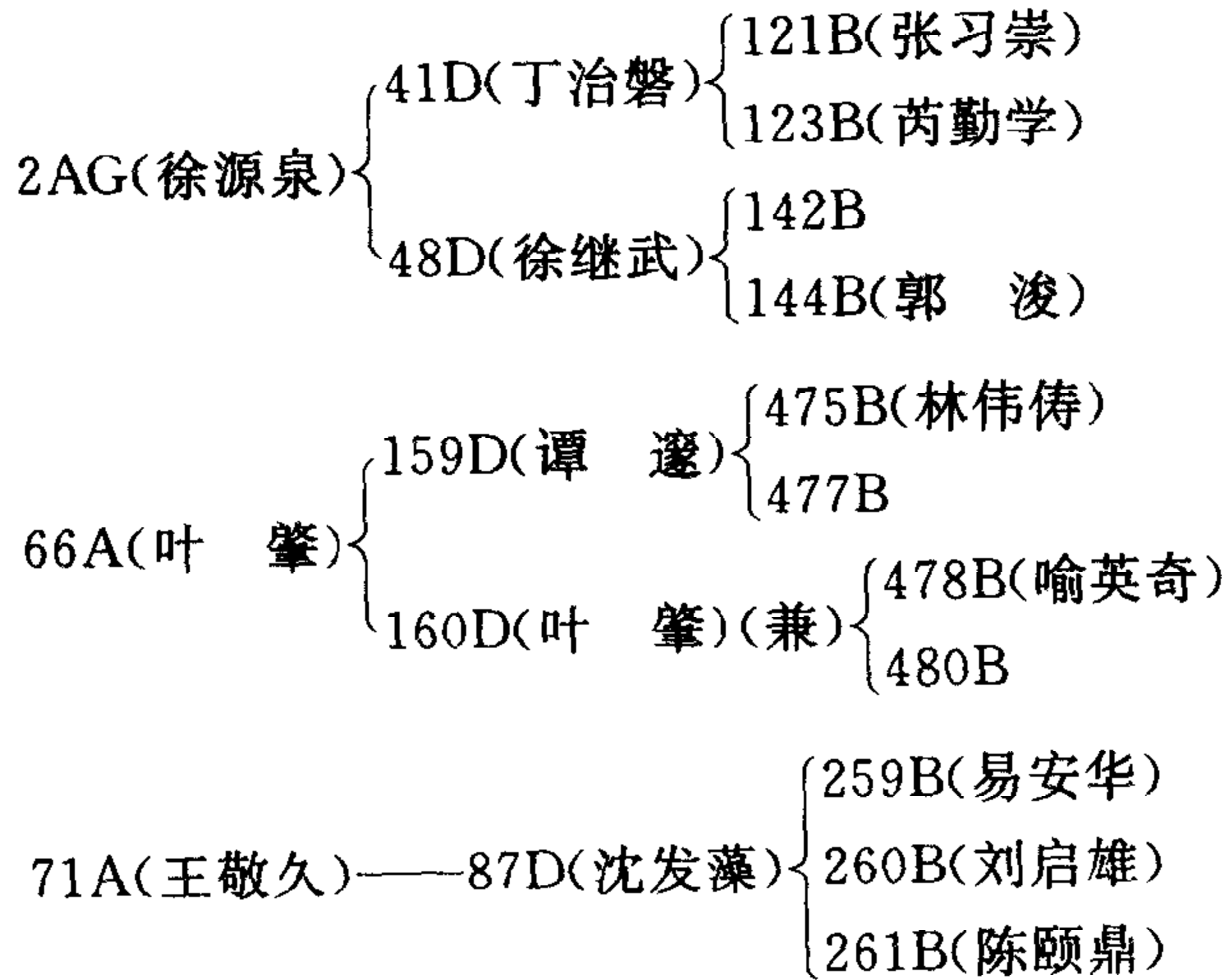
(一)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参战部队序列表

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 刘 兴

参谋长：周 斓

副参谋长：余念慈



72A(孙元良)——88D(孙元良)(兼) { 262B(朱 赤)
264B(高致嵩)

74A(俞济时) { 51D(王耀武) { 151B(周志道)
153B(李天霞)
58D(冯圣法) { 172B
174B

78A(宋希濂)——36D(宋希濂)(兼) { 106B(李志鹏)
108B(刘 英)
补充 B(李钦若)

83A(邓龙光) { 154D(巫剑雄)
156D(李 江) { 468B(黄世途)

江防军(刘 兴) { 112D(霍守义) { 334B(马万珍)
336B(李德明)
103D(何知重)

教导总队(桂永清) { 1B(周振强)
2B(胡启儒)
3B(马威龙)
直属炮 R、骑兵 R、工兵 R

宪兵司令部(萧山令)

江阴要塞司令部(许 康)

镇江要塞司令部(林显扬)

江宁要塞司令部(邵百昌)

运输司令部(周鳌山)

鱼雷快艇文天祥中队(刘功棣)

炮兵(两个团)

防空司令部所属各高射炮队

(二) 23GA^①(刘 湘)广泗战役序列

21A(唐式遵)	145D(饶国华)	433B(佟 毅)
		435B(孟浩然)
	146D(刘兆藜)	436B(廖敬安)
		438B(梁泽民)
	13SB(田钟毅)	
	14SB(周绍轩)	
23A(潘文华)	144D(郭勋祺)	430B(黄柏光)
		432B(唐明昭)
	147D(杨国桢)	439B(章安平)
		441B(石照益)
	148D(陈万仞)	442B(袁 治)
		444B(潘 左)

(三) 其他配合作战部队

9GA(顾祝同)	11AG(上官云相)
	17AG(胡宗南)
19GA(薛 岳)	15AG(刘 兴)
	18AG(吴奇伟)
15GA(陈 诚)	33AG(刘建续)
	16AG(罗卓英)
8GA(张发奎)	

① 1937年11月25日,23GA改编为7AG。——原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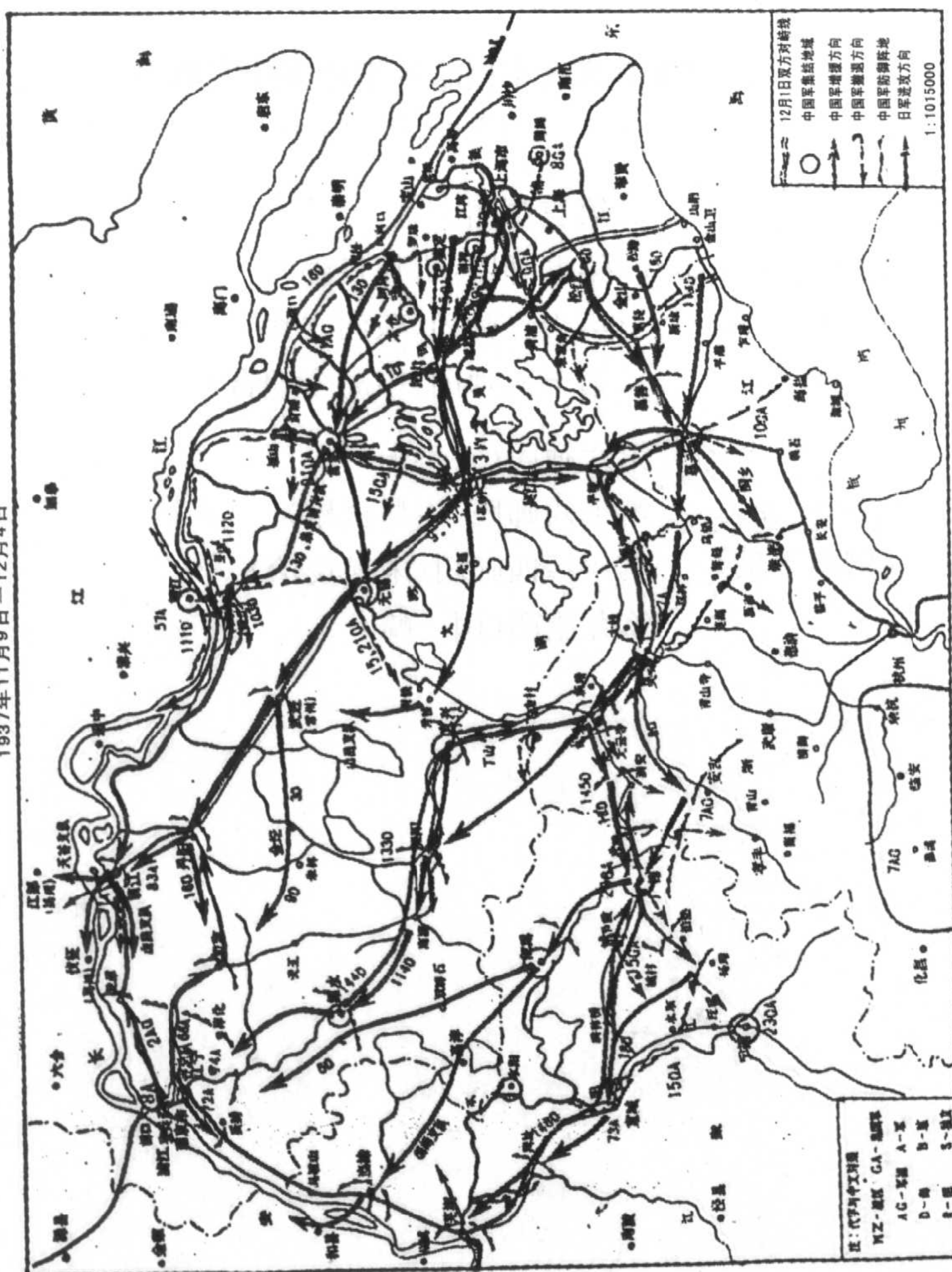
南京保卫战日本侵略军指挥系统判断表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 第三师团
 第九师团(吉住良辅)
 第十三师团(荻洲立兵)
 第十六师团(中岛今朝吾)

第十军团司令官
(柳川平助) { 第六师团(谷寿夫)
 第十八师团(牛岛贞雄)
 第一一四师团(末松茂治)
 第九旅团(国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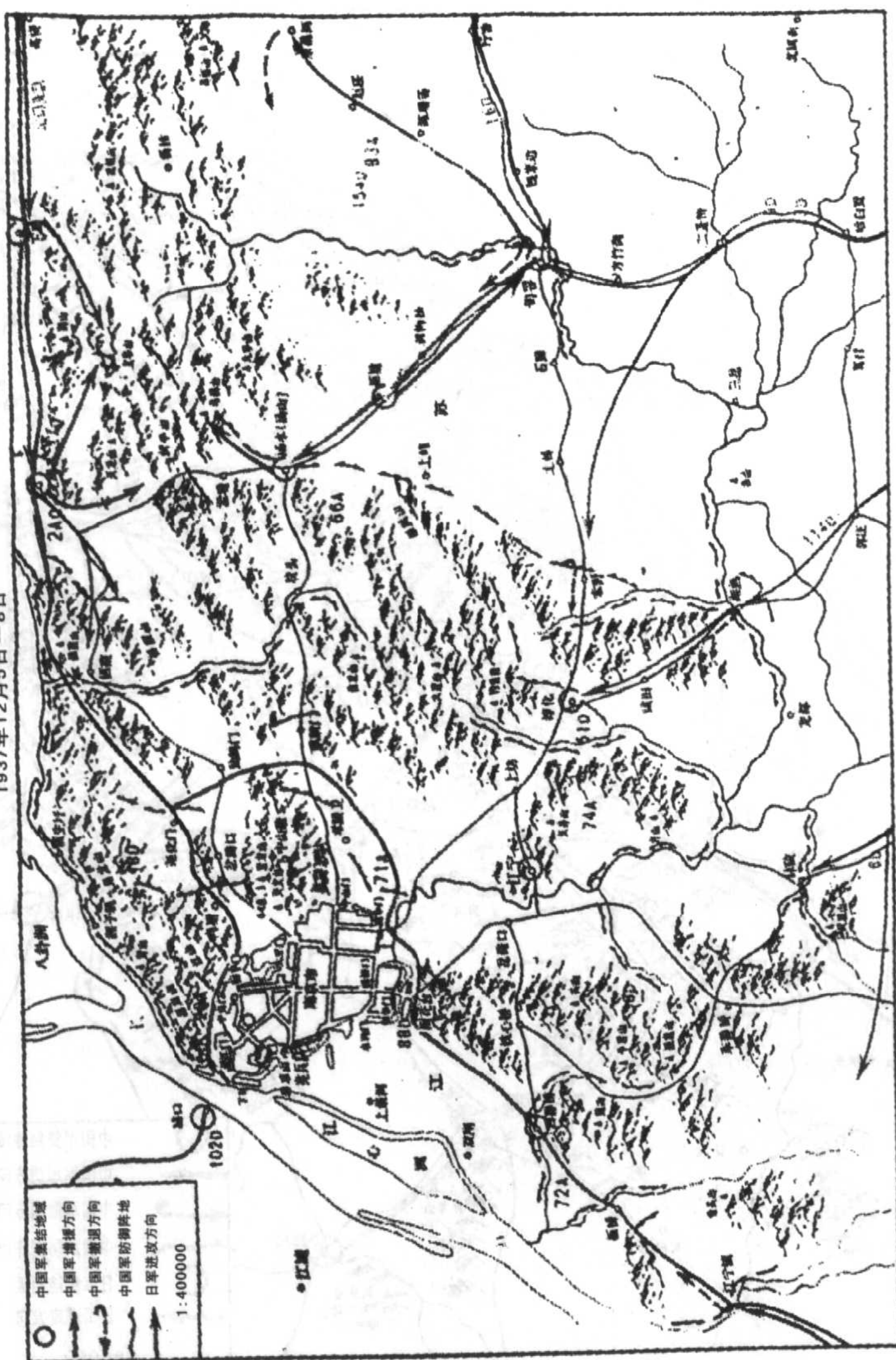
京沪杭沿线战斗要图

1937年11月9日—12月4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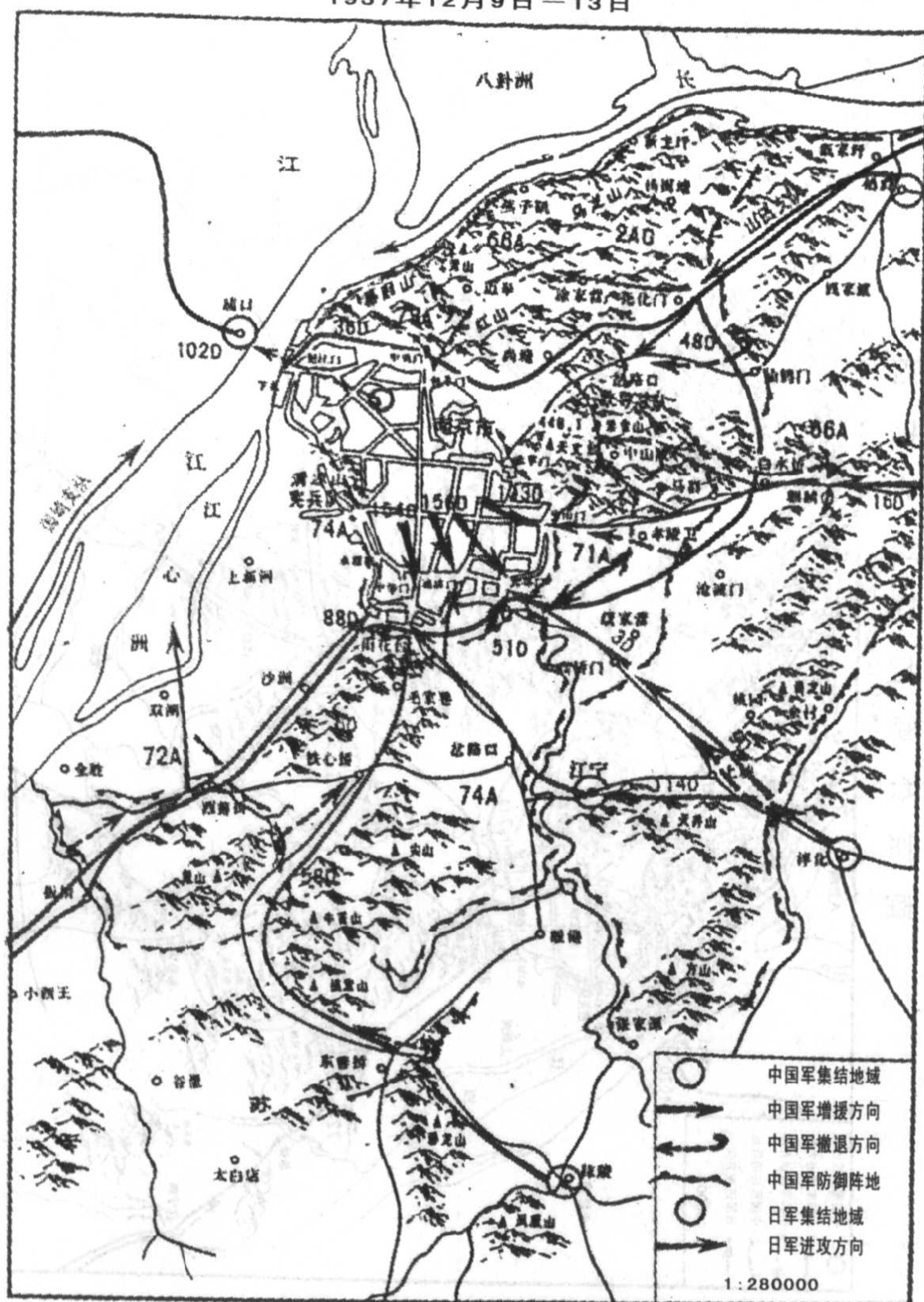
南京外围防御战斗要图

1937年12月5日—8日



南京城郊防御战斗要图

1937年12月9日—13日



36. 南京保卫战的部署及战斗经过

王绵举

日本军国主义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下,国民党政府开始进行全面抗战。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了各战区长官:蒋介石兼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宋哲元为第一战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万福麟为副总司令;刘峙为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为第二集团军前敌总司令;韩复榘为第一战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副总司令;蒋鼎文为第一战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预备军总司令。杨爱源为第二战区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孙楚为副总司令;傅作义为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刘汝明为副总司令;汤恩伯为前敌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为第三战区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为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何应钦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为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为第二预备军司令长官;龙云为第三预备军司令长官,薛岳为副司令长官;何成浚为第四预备军司令长官,陈诚为副司令长官。

敌 陷 上 海

日军为了以武力压迫国民政府屈服投降,向上海发动进攻。沪宁杭地区主要由第三战区及其所属部队防守。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和第三战区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淞沪警备司令张治中亲自指挥下,对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淞沪战役由此展开。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五日,日军成立了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纠集由日本国内增援的第三、第十一两个师团和炮兵、坦克等,先后在张华浜和川沙登陆。国民政府也增援了第九、第十五、第

十九三个集团军,与登陆之日军展开战斗。至九月十日,我守军仍坚守在罗店、江湾、北站一线阵地。九月下旬,日军又增援三个师团参加战斗。我军被迫退至蕴藻浜、南岸阵地。十月上旬,我军增强兵力,以大场为中心与日军激战,但于十月二十五日大场终于陷入敌手。

我军于大场闸北撤退,在从长江口到苏州河沿岸布置新防线,全长三十五公里。

十月二十九日,日军开始向苏州河南岸发动攻势。三十日、三十一日,先后在周家桥、陈家渡、陆家埭各处偷渡,都为我军歼灭或击退。

日军偷渡不逞,改变方针,向苏州河西岸作强渡,遭我浦东炮兵猛烈射击,未能得逞。敌在苏州河沿岸不得进展,又想从长江口浏河一带作登陆战,由于我军防守严密,敌仍无隙可乘。

在此情况下,日本玩弄了两面手法,暗中积极布置登陆部队。蒋介石幻想国际干涉,寄希望于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九国公约会议。正当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郭泰祺、钱泰、金问泗、胡世泽等抵达比利时首都时,日本则宣布拒绝参加会议,并秘密增派第十军于十一月五日在杭州湾实行偷渡。此时中国军队正在换防,又值星期六放假,日军遂乘虚而入。

五日黎明,我杭州湾方面驻军,正值换防之际,日本海军突然乘机发动杭州湾登陆战,于乍浦东北方金山卫、全公亭、潘泾镇取得据点,一路由金山卫趋张堰、松隐、米市渡而直扑松江,一路由潘泾镇趋亭林、叶榭攻取闵行。

国民政府统帅部十一月六日才陆续收到日军登陆的报告。六日上午八时,国民政府军委会情报组派赴淞沪前线的参谋报告:昨在全公亭登陆之敌现已进到距平湖线三十一里之广陈小站一带。又据杭州报告,由乍浦至金丝娘桥水面一带有敌舰五六十艘,今晨拂晓发炮百余发。敌从华北调两师团南下,企图在乍浦方面登岸。十一月七日,又据报:金山卫登陆之敌,现已到达松江南方约七里之米市渡……有敌舰二十余艘在金山卫一带掩护登陆,因乘我松江驻军换防,而接防军队尚未开到,故向松江急进之。国民党军统局的戴笠十一月十日关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情况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敌自以重兵在金山卫、柘林等处

登陆,直趋浦江上游。浦东及沪西我军侧背受敌,浦东我六十二师等部一再围敌无效,自齐日[八日]起,浦东遂陷入极混乱之状态中,居民争先逃避,现南汇以北仅有我别动队一部分散伏活动,及少数之保卫团警察驻留,至于正规军队,均已撤退。沿苏州河线,我军因受金山卫登陆之敌威胁,齐唤十二时奉命向青浦撤退。

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关于日军在金山卫登陆也向蒋介石报告说:十二师师长光中有电称:据三营营附雷镜明等回部报告,本部担任全公亭、金山卫及其以左海防与登陆之敌战斗,敌舰炮、飞机猛烈轰炸,官兵伤亡甚多。同时敌步兵复由我阵地空隙冲入,将全营截成数段。我罗营长文庆当率在金山卫之机连一部及第七连与敌激战,反复冲击,战况甚烈。至午后六时,罗营长身负三伤,犹复率部二十余人向敌四出冲击,并令职等率部三十余人,向全公亭方面冲击,乘昏夜突出敌阵,闻罗营长已经阵亡,职率二十余人绕道金山回部。

在日军杭州湾偷渡登陆的同时,日军上海派遣军第十六师团在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率领下,于十一月十三日在长江北茆口登陆,向上海实施侧后迂回,我军被迫向西撤退。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和战斗的激烈程度是罕见的,中国军民总共约三十万兵力。日军倾其海陆空军,投入兵力超过二十万,五次增援,六度总攻,都未能得逞。日军在杭州湾、金山卫、全公亭、长江白茆口登陆后,迅速向上海等地进犯,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遂沦陷于敌。十一月十九日,日军第十军命令所属部队“以全力向南京追击”。日军华中方面军并决定“利用目前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

南京临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移重庆。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发表迁移重庆的宣言说:

“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的侵略,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

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坚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是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迺者暴日更肆贪黷,分兵而进,逼死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死为城下之监,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其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全国人格斗,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斗,皆无屈服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自由。特此宣言,惟共勉之。”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国民政府特派唐生智兼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十一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发布了关于第三战区及南京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变更及任务的命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仍由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九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兼,副司令上官云相,辖第二十一军团上官云相部、第十七军团胡宗南部;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副总司令香翰屏,辖第十五军团刘兴部、第十八军团吴奇伟部。第三战区应以有力部队扼守锡澄线,保持重点于无锡方面,并各以一部确保南渡镇、溧阳、宜兴各据点,须与南京卫戍部队联系,其应加整理之部队,着向徽州及其以西地区移进。首都卫戍部队迅速构筑工事,固守南京并与第三战区切取联络。”同日,蒋介石颁布首都卫戍部队战斗系列的代电:“(一)司令官唐生智。(二)第七十二军孙元良部。(三)第七十八军宋希濂部。(四)首都警卫军谷正伦:(甲)桂(永清)总队;(乙)宪兵部队。(五)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

与此同时,唐生智奉蒋介石面谕,七十七师、一二一师、五十三师着旧首都警卫总司令谷正伦指挥。

唐生智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后,颁布了南京保卫军的战斗序列,决定了南京城防御计划:一、利用雨花台、天堡城、红山及幕府山已完成的骨干工事编成核心阵地。二、命要塞用全力掩护长江的封锁线,并协

同核心守备队战斗。三、各守备队须作物资及械弹上准备,都要有独立作战之能力。

南京卫戍军作战部队(战斗序列同)为: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 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 罗卓英 刘兴

第二军团军团长 徐源泉

第四十一师师长 丁治磐

第四十八师师长 徐继武

第六十六军军长 叶 肇

第一五九师师长 谭 邃

第一六〇师师长 叶 肇(兼)

第七十一军军长 王敬久

第八十七师师长 沈发藻

第七十二军军长 孙元良

第八十八师师长 孙元良(兼)

第七十四军军长 俞济时

第五十一师师长 王耀武

第五十八师师长 冯圣法

第七十八军军长 宋希濂

第三十六师师长 宋希濂(兼)

第八十三军军长 邓龙光

第一五四师师长 巫剑雄

第一五六师师长 李 江

教导总队总队长 桂永清

第一〇三师师长 何知重

第一一二师师长 霍守义

宪兵部队(约二团)司令 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司令 邵百昌

炮兵第八团之一营(十五榴)

炮兵第十团之一营(新十五榴)

战车防御炮八门、轻战车十辆，防空司令部所属各高射炮队（大小共二十七门）。

城防通讯营、本部特务队。

十一月二十八日，唐生智表示誓死守城，他在告外国记者时说：“中国为一爱好和平之民族，从不侵略他国，距‘九一八’后，日本以数十年之准备，大举进犯中国国土，中国在物质上虽乏准备，但精神上则具无上之抵御决心。自卢沟桥事件以来，我军在各地多遭挫败，但吾人将屡败屡战，至最后胜利为止。本人奉命保卫南京，至少有两事最有把握：第一，即本人及所属部队誓与南京共存亡，不惜牺牲于南京保卫战中；第二，此种牺牲定将使敌人付与莫大之代价。”“南京瞬将变为战场，吾人之牺牲，固所不计，然累及友邦侨民则甚不安，故希望外侨退到安全地带，维情愿留京者，吾人仍将竭尽能力，加以保卫。”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关于固守南京专门给顾祝同、刘兴、唐生智发了电报：“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攻围军。”

作战前敌我双方之情况及布置概要如下：敌在杭州湾登陆后，与淞沪方面之敌策应西进，我乍、平、嘉、吴、福、锡、澄诸阵地及吴兴、长兴诸要点相继失守。当时，南京防御军仅有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及宪兵部队，皆属上海抗战后最近到南京新加补充者，当决定以固守复廓据点及城垣之目的，策定防御部署要旨为：

- ① 以第八十八师（属七十二军）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
- ② 以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
- ③ 以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
- ④ 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
- ⑤ 教导总队之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各部队奉命征集民夫于各地区内赶筑工事。迄后又奉令增加六十六、七十四、八十三各军，乃决定东南阵地为第一道防御阵地，其配备如下：

- ① 第七十二军派出右侧支队到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
- ② 第七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秣陵关、湖熟镇

派出前进部队。

③ 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凤凰)、牛(牛首)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

④ 第八十三军任凤(凰)牛(首)山附近经拜络台至龙潭之守备,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是时,日军以第九师团全部为主力,约二师团之兵力,配备有强大之炮兵及机械化部队,一部由武进向丹阳,一部由宁杭线向南京前进。我第八十三军奉令转进到丹阳、镇江作战,其龙潭至孟塘一段阵地,改由第二军团徐源泉之一师担任守备,乌龙山要塞亦由该军团派队接防。但截至四日晚,徐军到龙潭者只一团,其余南进至栖霞山附近。此时,第六十六军之前进部队,已在句容与日军开始交战。

战斗经过

南京保卫战的战斗是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四日开始。从杭州湾登陆西进之日军先头部队是日到达秣陵关、湖熟镇附近;沿宁沪铁路进攻之日军,其先头亦已达句容县附近。我守军奋起还击敌人,战斗竟旬,但终于十三日城陷敌手。

关于这次南京保卫战的战斗经过,根据有关资料,逐日记述如下:

十二月四日

句容以东四十里处及天王寺西北上葛林附近各发现便衣敌军,与我派在前方之游击队接触。南渡、溧阳间及丹阳以西公路,有敌兵炮联合纵队与机械化部队。我军当即令各部努力搜索敌情,并严加戒备。

我左翼八十三军之一五四师(一五六师尚在丹阳、镇江间作战)奉令调往东昌街策应镇江部队作战后,其接防之第四十一师先头之一团,本日开抵下关,即令向龙潭急进。其他第一线、第二线兵团已占领阵地完毕,努力赶筑工事。

第二军团奉令开赴南京抗战,于十二月二日由汉口开始船舶输送,先头第四十一师之第一二一旅及其师部于十二月四日上午十时,到达下关煤炭港登陆,即向甘家巷前进。

第六十六军之第一六〇师四日到达句容附近后,当即以第四七八旅(欠九五六团)附第九五九团为前进部队,占领句容西方之既设阵地,拒止敌人。第九五六团占领珠山、多子山、青龙山之第二线阵地。

是日,湖熟镇东南方之天王寺附近、句容以东二十公里处均发现敌便衣队,与我前方之游击队发生战斗。又溧阳、丹阳县以西公路,有敌步、炮连合纵队及机械化部队,向我前进。

又据陆军五十一师战斗详报:十二月四日下午二时,由土桥索墅西犯之敌约五百余人、炮四门与我军淳化前进部队接触。同时,由天王寺西犯之敌骑百余,后续步兵五百余人,则直趋湖熟,亦与该处之警戒部队接触。

十二月五日

本日拂晓,第六十六军派在句容占领前进阵地之两团(一营守句容城,主力在句容西北寨子里附近占领阵地)与敌接触,略经射击,敌即后退。午后土桥镇牧马场诸地发现敌部队,似向我两翼包围企图,六十六军奉命严加防范。

湖熟镇方面敌骑颇为活跃,与我在该处之五十一师前进部队接触,当被击毙数名,索墅镇及禄口镇亦有敌骑、敌探出没无常。

第二军团之四十一师部队,本日一团到达龙潭,二团到栖霞山、龙王山之线,正开始占领阵地,其余一团开驻乌龙山担任要塞守备。后续之四十八师俟到达后,准备向龙潭推进,当以情况渐次严重,该军团右翼而不能与六十六军衔接,中间发生空隙,随时有被敌侵入可能。入晚,在栖霞山线上之四十一师部队奉令向保国山、拜金台之线先行推进。本日敌机十余架,轮流轰炸大校场及明故宫机场,略有损失。

十二月六日

昨晚句容之敌约三联队,以一部向我前进阵地正面攻击,主力分两路向土桥镇牧马场前进,并由土桥镇转向新塘市迂回截断我句容部队归路。我六十六军派兵一团向新塘市之敌攻击,并命在东昌街之一五四师向句容前进助战。但新塘之敌得有增援,未能迅速驱逐。我前进部队是日陷于苦战,情况不明,事后调查,该部被敌包围,损失颇大。

午前十时向牧马场前进之敌,突然有一部由九华山北麓侵入孟塘,

虽经我军堵剿,但该敌一面抵抗,一面利用凹地继续西进。午后二时其先头在高家庄大胡山附近发现,金汤大道及六十六军后方联络线有被截断之虞。我三十六师奉命抽兵力一团配属战车、战车防御炮等前往扑灭敌人。四十一师由北、六十六军由南,向孟塘、大胡山间凹地围攻,是晚各部布置完毕,准备明拂晓将敌一举肃清。同时固守镇江之七十一军及一五六师,亦奉命次主力向南京转进,冲击孟塘敌之侧背。

由天王寺经上葛村前进之敌约一联队,本日向湖熟镇我前进阵地猛攻,五十一师守军积极抵抗,后不得已撤回。昨晚由土桥镇前进之敌,本早至索墅镇,向我淳化阵地行威力搜索。更有大批敌机竟日在淳化镇阵地轮番轰炸。我守军沉着应战,并派队向索墅镇驱逐,得敌旗数面、枪十余支,斩获颇多。

本日有敌步炮纵队由溧水向南京前进,其先头向我派在秣陵关部队进攻;另有敌骑绕道向江宁镇方向前进。

十二月七日

午前二时,据六十六军不确情报,进据孟塘大胡山之敌突然失踪,似有向北转进,进攻龙潭模样。当命三十六师之一团暂控制在麒麟门附近待命;四十一师照常占领阵地,并向孟塘前进,与六十六军左翼确实联系;七十一军径开高桥门附近待命。拂晓后得知大胡山附近之敌仍盘踞未去,因令各部继续联系前进,迅将该敌消灭。终以通信困难,乃敌机之骚扰,各部队未能同时进展,未克奏效。是日,我汤山镇前面第一线阵地,被敌突入,不得已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山镇。同日,龙潭、拜金台、保国山之线,亦到处发现敌踪,与我四十一师部队发生混战,双方各有伤亡。淳化镇之敌,本日以步炮、飞机协同向我阵地猛攻,击毁机枪掩体十余座。我五十一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我部队伤亡亦甚大。嗣调该师预备队前往增援,得维持原状入暮。

秣陵关前面之敌,分两路向我进攻,本日已进至杜桥、杨山之线,并有向我左侧大山迂回模样。

第四十八师部队本日到达南京,奉命开往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占领阵地,赶筑工事。八十七师之一团,乘车到达高桥门,准备在河定桥、

上场门、高桥门线上接防原五十一师第二线阵地。

在东昌街之一五四师,本日攻击前进,到达白危镇行乡镇附近,因汤山方面情况变化,半途中止。

十二月八日

晨,敌以主力及炮兵、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第二道防线,与我守军发生混战,至八时许,汤山镇状况不明,汤山及两侧高地则始终在我手中。其后方珠山、青龙山之线,复经一五六师派部接防(该师已有两团于七日晚由镇江到达麒麟门,归六十六军军长指挥),阵地渐形稳固。惟占领大胡山高家庄之敌,昨晚得增援后,本日拂晓向我进攻,并调主力向栖霞山方面包围。我四十一师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反复冲击,毙敌甚多,终以敌机轰炸及敌炮兵优势,到处呈巷战状况,我部队伤亡甚大。

淳化镇方面,本日敌进攻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我军归路。我五十一师部队奋勇抗战,伤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几乎全部壮烈牺牲。因后援不继,该镇遂于午后四时失守。

本日晨进攻牛首山之敌,以战车四十余辆为先导,向将军山附近猛扑,被我战车防御炮击毁六辆,即迅速后退。全日战况极为沉寂,惟右侧支队受敌有力部队攻击,渐显不支状态,下午自动向板桥镇后移。

八十七师本日晚大部到达指定地点,一五六师余部及一五四师正向南京转进中。

鉴于上述情况,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起见,是晚我军下令退守复廓阵地,其部署要旨如下: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第八十八师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及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军之一五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
在镇江之一〇三、一一二师向南京急进。

十二月九日

敌乘我五十一师撤退、八十七师阵地占领尚未稳定之际，跟踪而来，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将大校场通光营房占领（敌约步兵二千，坦克车十余辆）。是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守兵，见情势紧急忙将城门紧闭。敌将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光华门轰击，不一时洞穿二穴，敌军小部突入，当被我军击灭。此后随堵随破，几濒于危者凡三数次。赖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之反攻及直属特务队之增援，至午后四时始将大校场之敌击退，但盘踞通光营房内及城门洞内少数敌人，则始终顽抗。

同日，牛首山方面我五十八师与敌激战竟日，因八十八师派出之右侧支队过早撤退，敌军一部进占大胜关，且有沿江北犯模样，五十八师阵地形成孤立，入晚奉令撤退，与五十一师联合担任双涧镇至宋家凹守备（在八十八师右翼延伸线上）。

十二月十日

敌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二峰同时攻击，战斗较九日为激烈，光华门被敌突破两次，但冲入城内之敌百余人，悉被歼灭。一五六师奉命增援通济门及光华门之城垣守备，于城内赶筑工事，并以一五九师控制明故宫附近，策应作战；另以新由镇江撤退回南京之一〇三师任中山门附近城垣守备，归桂永清总队长指挥。是夜，一五六师选敢死队坠城，将潜伏城门洞内之少数敌军焚毙，将盘踞通光营房之敌歼灭，光华门及通济门方面遂得转危为安。但雨花台八十八师阵地右翼稍行动摇，失去阵地前要点三数处。第二军团方面，本日情况稍缓，惟该军团四十一师以攻击孟塘方面受挫，正撤退收容中。

十二月十一日

敌以主力向紫金山、雨花台攻击，同时，敌一部攻占杨坊山及银孔山，并以一部由大胜关渡江至江心洲，向我七十军右侧背射击。至午后二时，我八十八师雨花台右翼阵地为敌突破，中华门城门亦被敌炮击毁，有少数敌军突入，但被歼灭。我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联

络已断,午后战况不明。是夜令八十八师缩短阵线,固守城外主要阵地,右与七十四军、左与八十七师密切联系,其城垣防务(除中华门、雨花台附近外)由一五六师及七十四军分担。

是日晚,蒋介石接连发了真侍参、真戍侍参两电给南京卫戍司令:“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接电后即召集各军师负责人会议。

十二月十二日

本日拂晓起,敌以飞机、火炮同时猛烈攻击,战况较昨尤为激烈。至正午止,八十八师雨花台主阵地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第三峰亦失。第二军团则被压迫退守乌龙山至吉祥庵之背水阵地。一五四师奉命增援中华门方面之作战,但八十八师退入城内之部队混乱异常,云梯城门撤闭不及,致使敌侵入约三百余。雨花门及中山门城垣均为敌炮击毁数处。

是日下午十三时,南京卫戍司令部下达了关于南京撤退的命令:“本部各部队奉命向徽州附近地区转进。本司令部直属部队及三十六师,着于今(十二)日晚渡江向乌衣、花旗营附近先集结待命。”附各部渡江次序规定表:

第一次渡江开始时刻下午六时,渡江指挥官余念慈,部队:① 司令长官司令部 ② 特务队。集结码头为:津浦码头及三北码头。

第二次渡江开始时刻下午八时,渡江指挥官邵百昌,部队:① 各种炮兵 ② 战车部队 ③ 武器弹药 ④ 防空司令部 ⑤ 炮兵指挥部。集结码头为:津浦码头及三北码头。

不能搬运之火炮及装备等一律毁灭之。

第三次渡江开始时刻下午十时,渡江指挥官萧山令。

突围前还制定了“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

是日午时,唐生智发布了南京卫戍作战命令特字第一号。

卫戍作战命令特字第一号 地名参看卅万分之一图 命令十二月十二日午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十二)日晚冲破前面之敌,向浙皖边区

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前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又芜湖有我第七十六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六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大炮并弹药,应即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毁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毁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实际上述命令未能传达到下属部队,唐生智就弃城而走了。)

是日午后巳时,南京卫戍军司令部召集各高级将领会议,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按蒋介石两电指示,下达命令要旨如下:

(一)七十四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出,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七十一军、七十二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击,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教导总队、六十六军、一〇三师、一一二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击。教导总队向昌化附近集结,六十六军向休宁附近集结,一〇三师、一一二师向於潜附近集结。

(四)八十三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击,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十二日晚十一时后开始,但八十三军为十三日晨六时。

(五)第二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

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三十六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概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三十六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后渡江。

(又最后口授命令要旨: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七十四军、教导总队诸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

十二月十三日

突围部队除一部按照计划实施外,其余多向下关渡江者,各部队遂奉命向临淮、蚌埠集结。

是日南京失陷,日本侵略军象潮水般杀到南京城里,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当日,唐生智、罗卓英、刘兴从安徽临淮关给蒋介石的元电称:

谨将奉到真侍参、真戍侍参两电时情况及以后处置经过概要呈报如下:

光华门自佳至真被敌突破三次,先赖教导总队支持,继赖一五六师苦战,歼敌获械幸告无恙。而真午起,雨花台方面恶报频传,安德门、风台门各要点陷敌手,即令八十八师缩短阵地,七十四军、七十一军与之密切联系,飞调一五四师应援。拒更日八十八师雨花台、八十七师工兵学校、教导总队紫金山第三峰均告失陷,城内各地亦被敌之枪弹炮弹轰炸。十四时,雨花台、中华门突入敌人三百余。中山门城垣被敌轰塌三处,紫金山东部火花四起。据报:敌一部由采石矶渡江进犯江浦,乌龙山江面发现敌舰三艘,徐军阵地亦被突破数处,已退守乌龙山附近,情势亦急。十七时召集各军长会议,决定分头突围,当晚实施(另电呈报)。散会后返铁道部,交通阻隔已不能入,原定偕宋军长渡江计划不克实施,职等于是夜九时渡江,徒步至六合,本晨乘车抵滁。本部官兵五百余人,现已渡江,会集者仅约百人,现在六合、乌衣等处分头收容中。

又据南京一个长期旅居中国的外侨给上海友人的信中说:

“中国军队在十二日午后,已经开始总退却。他们纷纷从南门退入城内,许多士兵穿越难民区,但并无越轨行为。唐生智将军曾请求我们

向日方接洽暂时休战，史波林君允许前往试探，但已经太迟了。唐氏当晚走出南京，全城顿时陷于混乱。”

英烈千古

南京保卫战失败了，敌军的铁蹄践踏着这座历史名城。但在这次战役中，我方将士表现出敌忾同仇、抵御外侮的伟大民族精神，反侵略、卫祖国的坚强斗志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兹根据当时有关资料，摘记数则于后：

据《大公报》十二月十八日载：

为掩护首都退却部队突出敌围，我乌龙山要塞全体官兵，于敌陷南京后犹死守未去，遂全部殉难。

× × × × ×

据《建军》半月刊载：

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营长林弥坚守雨花台战死。林弥坚原名凤仪，粤之平远人也。“八一三”抗战于闸北，努力杀敌，其突入八字桥，活若腾豹，其坚守持志大学也，稳若泰山，其转进苏州河南，疾若扫电，人以矮脚虎目之，及退青浦，激战负伤，就疗杭垣。迨军抵金陵，任卫戍责，以卫国心切，创未痊愈，遽归队，上盖嘉之，即升第五百二十八团第二营中校营长。雨花台血战展开，与敌冲杀肉搏，达三昼夜，歼寇众，上更贤之，不幸于民国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午后七时，壮烈殉国矣。

× × × × ×

据《建军》第一卷第十一期载：

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团长韩宪元、营长符仪廷守雨花台战死。符仪廷，字树茂，世居广东海南岛文昌县龙潭村，黄埔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毕业。“一·二八”淞沪抗日，累功升连长，旋调该师第五百二十七团榴弹炮连上尉连长，迨二十六年春韩宪元擢任第五百二十四团团团长，始升任第三营少校营长。“八一三”战开，率部任闸北宝山路一带攻守责，其壁垒坚若钢铁，二次反击，计斩寇五百余众，上益贤之。后大军奉令转进，所部殿其后，千里长征，乘机歼寇六伙也。及抵首都，八十八

师死守雨花台计决，符仪廷与焉，在强寇飞机炮火下，率部冲杀六昼夜，诨科于是年十二月十一日晚，与团长韩宪元同时壮烈成仁矣，年仅三十有二。

× × × × ×

据陈志澄著文：

十二月十二日，旅长高致嵩及朱赤均守雨花台战死。

陆军第八十八师高旅长致嵩、朱旅长赤，均黄埔军校三期步科生，同于保卫首都大战中殉职雨花台者也。高旅长广西人，性温厚，寡言笑，身躯中等，沉静雍容，额上皱纹特显，一望知为忠毅努力之将领。喜谈中外史书。先是于俞前师长（济时）时，致嵩曾任该部中校参谋，旋调浙江省保安团上校团长。二十六年秋，淞沪抗战时奉命率全团补充谢师，当调任第二百六十四旅上校副旅长，此为其重八十八师之始。闸北退出前后，擘划甚多，旋升同旅少将旅长。旋奉命卫戍南京，高与朱均率所部慨然进入雨花台阵地，高左翼，朱右翼，密切联系。时予奉派协助两旅征集京畿壮丁三千余众，日夜加防御工事，寝食与高、朱二公共。二公严加督率，不弛不懈，故由土山至雨花台两线战壕，计长三十余里，四日夜而完成，其准备杀敌之精神可谓极度振奋矣。朱旅长号亲民，赣北修水县人也。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与余缔交予武昌右旗，时尚任五三八团第二营营长，一见如旧识，公余共研书史，尝至夜深，性和易，敦恕道，身材亦中等，步矩趋规，望之若恂恂儒者。日常除研讨军事外，专治哲学，惯以柏拉图、尼采、托尔斯泰诸学说与吾国易经、大学、中庸相印注，繁征博引，汨汨如涌泉，别有独到也。为人廉朴，勇于负责，孙元良师长暨黄梅兴旅长器重之。民国二十三年，升任第五百二十八团上校团长，御下一寿于诚，临阵惟见其勇，故历年转东南各省，颇著勋劳。“八一三”淞沪抗战，累功升任第二百六十二旅少将旅长，部曲抵京部，即坚抱与首都共存亡之决心。自十二月八日至十一日，与高旅所部，协同一致，据新成之强固工事，指挥杀敌，弹无虚发，使敌人不得越雷池一步。敌酋恼羞成怒，竟于十二日晨，用飞机数十架，重炮数十门，联合轰击逾二时，使此两旅长同其部下誓死不退，粉骨碎身阵地上。呜呼诚忠贞而壮烈者矣。高、朱二公均遗妻一子二，身后萧条，只各有书二千余

帙，志澄谨摭其行状之万一，敬以表之。

论者以首都沦陷，守而殉者似不足事，噫是成败绳人之谬想也。一心为国，一死报国，正成仁取义之极端表现，非深学卓见笃信主义者孰能臻此。况田横五百壮士尚流芳千古，而高、朱二公率全旅奋斗至死不屈，岂不信蕞田横辈之壮节耶。

[政协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1985年7月。（内部发行）]

37. 南京保卫战亲历记

谢耀华

抗日战争前夕,我是炮兵第八团第一连连长。该炮团驻在江阴,编制是:一个团部,两个营部,四个重炮连,一个有线电话通信连。配备的火炮:第一营是日造“三八式”15公分重榴弹炮八门;第二营是沈阳造15公分重榴弹炮八门。

一九三七年五月间,我连单独奉命开赴长江下游南岸刘海沙西界港(原上海辖,现改属江苏沙洲县),担任江防任务。

是年,日寇发动“八一三”侵华战争,我军奋起抗战。敌在杭州湾登陆得逞后,与淞沪之敌策应西进,我驻淞沪抗日部队乃被迫后撤。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连奉命撤回江阴。二十九日,又奉团长娄绍恺命令,撤回南京待命,遂于十二月一日晨,全连到达南京中山门外待命。这时知悉,第二连由营长率领开赴九江担任江防;第二营的第四连、第五连布防在下关至燕子矶之间。为迎击日寇,孝陵卫南面教导总队所住营房,已自行放火焚毁,以扫清射界,显示我“焦土抗战”之决心。南京城内高大建筑物和热闹房屋,屡遭敌机轰炸,已大多倒塌或烧毁,余皆关门闭户。有钱人早已携带着属和贵重物品奔逃他方;贫苦人家多投奔外侨组织的国际委员会所规定的市民避难区内。

十二月七日晚,团长命令我连开赴东流镇附近构筑工事,与友军联系,支援步兵攻击。我们立即行动,于次日晨六时许即到达指定地点,一面构筑工事,占领阵地;一面与友军36师李团长密切联系,准备战斗。此时,日军逼来,我在接到李团长指示敌人位置的电话后,即开炮射击,以猛烈的炮火掩护友军步兵前进,攻击当面来犯之敌。约经半小时的战斗,敌已被击毙百余人,向后逃跑,战斗暂时平息。当晚,我连又奉命撤回中山门外卫岗公路南侧占领阵地。

九日整天,敌军未向我发动进攻,我连也未奉命发炮。入夜后,我

连又奉命转移到明孝陵石人石马附近占领阵地,将连观测所设于四方城东侧。

十日晨八时许,敌步兵向我西山头高地进攻,我即开炮阻止敌军前进。同时接前方电话通知,敌人有火炮四门在西山头高地后面进入阵地,要我炮兵火力速向敌炮射击。我即又以密集火力猛向敌炮轰击,敌炮也向我轰击,双方炮战约半小时,敌炮被击毁。不久,有敌机两架在我阵地上空盘旋低飞侦察,并投弹轰炸、机枪扫射,敌步兵在敌机掩护下又发动进攻,并占领西山头高地。我炮连官兵以猛烈火力掩护步兵反攻,又夺回西山头高地。我连在战斗中,火炮无损,人员也无伤亡。傍晚,我奉团长命令,转移到城内,在军校(又称黄埔军校)东侧至城墙之间占领阵地,将火力指向城东南方向,并将观测所设于中山门城墙上。

十一日上午八时许,敌步兵向我红土山阵地进攻,我连以炮火阻止敌人前进。敌炮兵则炮击我光华门东侧城墙,企图打开缺口。我又将火力转向敌炮阵地,牵制敌炮兵火力,使其无法得逞。就在这时,中华门城门被敌炮击毁,少数敌人窜入城内,旋即被我歼灭。下午二时左右,敌以炮兵集中火力,向我紫金山中山墓两侧,发射燃烧弹。顷刻间,满山通红,形成火海,敌步兵趁势向紫金山第二峰攻击。防守部队八十七、八十八两个师溃退下来,使我军士气甚受影响。晚八时许,团长娄绍恺转达炮兵指挥官邵伯昌命令:将不能搬走之火炮及装备一律毁灭,各部队渡江向皖北地区转移。我们当即将火炮及装备等重要器材毁掉,全部人员携带步枪沿珠江路向煤炭港方向撤退。

十二日天亮,我与两名挤散的士兵沿着小火车道出城,到了煤炭港江岸时,江面上全是争渡的人群,简直看不见江水。此情此景,世所罕见。我们三人为寻找渡江工具,沿江向中山码头走去,在电厂附近发现一根四方木料,三人抬了就向江边跑。木料虽在水中浮起,但一跨上人就往水里沉没,只好放弃不用。后在中山码头约五十公尺处发现杉木五根,即把它集拢起来,找来一圈电话线,捆成个简单的小木排,人勉强蹲在上面。接着又找到木板十余块,放在连结好的木头上,成了一个木排,人在上面也就安全多了,两个士兵一人拿一块木板当船桨划。这时

又跑来一个友军士兵要求带他过江,我认为都是共患难的同胞,便将他带上。有敌机两架在江面上低空盘旋,用机枪扫射;八卦洲航道上的敌舰也开枪向江面漂流的人群扫射,惨死在江中的同胞不计其数。我们避开浦口,直奔浦镇。到了浦镇,因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准备做点饭吃了再走。不料,才把火升起,烟囱冒出烟来,就有几发炮弹落在屋外,把门窗震得直响。看门的老头说,浦口昨夜到了二三千鬼子,炮弹就是从那里打来的。于是,我们又忍饥继续沿铁路北上。

十三日晨,到达乌衣车站时,看见我们团部的同事,并向团长娄绍恺报告了经过情况。早饭后,团部清查人数,合计不足二百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第四连官兵。因该连阵地江边,对过江的船只早有准备,所以人员就没有失散。我第一连脱险归队的仅我等三人。第二营部和第五连虽同在城外,因负责人策划失当,全部散失,无一归队。是日,团长命令我率领剩余人员向滁县撤退。傍晚到达滁县时,适遇友军后撤的一列火车,经洽商后,我们就搭车到了蚌埠,停留三天收容后续人员,后又乘火车开往武汉。

[政协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1985年7月。(内部发行)]

38. 史无前页的首都卫戍战

谭道平

一、伟大决心

古代特洛安城被毁灭的历史遗恨，爱琴文化被埋葬的千古隐痛，是严重地给予我们史无前页的首都卫戍战以肃穆凄厉的教训，一个蛮横的民族，他撕毁“文明”，正像孩子们撕破一册书本，决不会考量他记载着的是怎么珍贵的笔录。纪元前三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拔，以三万军士横行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北部，罗马帝国在十五年苦战中却产生了英雄西庇阿，由于他的智慧和果断的决策，在第二次布匿大战中终于降服了迦太基人。

上海战争结束后，日军遂翘首西向，仰望着我首都这一个灿烂的名城前进，樱花会在短时间内突然盛开，也会在短时间内突然谢落，得意的日本军士们果然赢得了一时的炫耀，但是却留给历史以一个伟大的讽刺。

中国有不少的西庇阿，他们拯救我们的国家，功勋和志愿也不减当年的西庇阿，这是的确的事实，任何崇高的赞扬，却不足以颂誉中国的卓越的将领与无数无名的士兵和民众。汉尼拔使罗马痛苦了十五年，日本军阀却仅在中国骄横了八个年头。他们在我首都的杀戮、焚烧等暴行，诚然是极尽了人间的惨痛，但是八年后我们却立刻清算了，他们的虐待特洛安城和爱琴人的悲剧，终于给我们英勇的战士们阻挡住了，使这一厄运不至延长。

高明的决策，是我们行动的根据，首都的战役，是历史上一件不平凡的大事，当民国二十七年七七事变初起时，日首相近卫曾在答新闻记者的问话中声称：“日本要迫使支那屈膝，早则是来春，最迟不会超过一九三八年的秋季。”照他的预算，三个月内可以击溃中国军队的主力，以

后只需跟踪尾追,那整个中国便会随之瓦解,他们的判断错误,使他们的决策成了万千谬误的总汇结。上海战役终止了,而我首都的卫戍战便继续地展开了。所谓城下之盟,这只是狂妄日本军阀的单方面的一种想望。

反观我们,由于内战的频仍,国力的不足,国防工事的未曾完成,所以主持国家方针的负责人员,都惴惴地不敢把国家的命运孤注一掷,卢沟桥事件爆发时,委员长集合全国英俊,在庐山举办训练,南京由何部长应钦代为处理军事方面的一切措施,何部长得到了北方战争的警报后,立刻向委员长请示,当时,钱大钧将军在牯岭电告何部长说:“委员长的方针是已经决定了!”七月十九日,委员长对于卢案认为是最后关头,坚持最低限度立场的严重表示,将永远成为历史上的珍贵文献,兹摘录决策的最精惕的字句如下:

“……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的准备中。因为我国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国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端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候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国最后的胜利。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系,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

这一篇文告,一面申说我们的决心,一面向日本提出了一个忠实的

警告。

八月六日,全国的军政大员,都赶到首都,共赴国难;同月十一日,立法院起草总动员法;同时,紧接上海战幕的揭开,便于十四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实行自卫。伟大的民族决心,震撼着中外古今,疯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在我们的决心下,开始要受到他所应得的惩罚,我们所进行的,正是要校正世界上某一方面所发生的过失行为的一种伟大举动,在我们政府所发表的自卫抗战声明书中,洋溢着我们磅礴的民族正气:

“中国为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近年以来,中国政府及人民一致所努力者,在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以期获得自由平等之地位,以是之故,对内致力于经济文化之复兴,对外则尊重和平与正义,凡国联盟约,九国公约——中国曾参加签订者,莫不忠实履行其义务,尽认为‘独立’与‘共存’,二者实相持而成也,乃自九一八以来,日本侵夺我东四省,淞沪之役,中国东南重要商埠,沦于兵燹,继以热河失守,继以长城各口之役,屠杀焚毁之祸,扩而及于河北,又继之以冀东伪组织之设立,察北匪军之养成,中国领土主权,横被侵削。其他如纵使各项飞机在中国领土之内不法飞行,协助大规模走私,使中国财政与各国商业,同受巨大损失,以及种种毒辣手段,如公然贩卖吗啡、海洛因,私贩枪械接济盗匪,使中国社会与人种,陷入非人道之惨境,此外无理之要求与片面之自由行动,不可胜数,受一于此,已足危害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生存,吾人敢信此为任何国家任何人民所不能忍受,以迄于今,吾国敢言中国之所以出此,期于尽可能之努力,以期日本最后之觉悟而已,及至卢沟桥事件爆发,遂使中国几微之希望归于断绝。

“卢沟桥事件之起因,由于日本大举扩张天津驻屯军,且屡于辛丑条约未经允许之地点施行演习,日本此种行动,已足随时随地引起事变而有余,而本年七月七日深夜,日本军队竟于邻近北平之卢沟桥,施行不法之演习,继之以突然攻击宛平县城,我守土有责之驻军,迫而为正当防卫,我无辜之人民,于不幸之中,生命财产毁于日本炮火之下,凡此

事实,已为天下所共见。

“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日本之行动有深足注意者,即其口头常用就地解决,及不欲扩大事态之语调,而其实际,则大批军队及飞机、坦克车,以及种种新战争利器,由其本国及朝鲜与我东北,源源输送至河北境内。其实行武力侵略,向我各地节节进攻之事实,绝不能为其所用之语调,所可掩蔽于万一。

“中国政府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独以诚意与日本协商,冀图事件之和平解决,七月十三日,我外交部曾向日本大使馆提议双方即时停止军事行动,而日本未予置称,七月十九日,我外交部长复正式以书面重提原议,双方约定确定日期,同时停止军事动作,同时将军队撤回原驻地点,并曾声明:中国政府为和平解决此次不幸事件起见,准备接受国际公法或条约所公认之任何处理国际纠纷之和平方法,如双方直接交涉,斡旋,调解,公断等等,然而以上种种表示,均未得日本之置答。

“于此之际,中国地方当局为维持和平计,业已接受日本方面所提议之解决办法,中央政府亦以最大之容忍,对于此项解决办法,未予反对,乃日本军队于无可藉口之中,突然在卢沟桥、廊坊等处,再行攻击中国军队,并于本年七月二十六日致哀的美敦书,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此则予双方约定解决办法以外,横生枝节,且为吾人所万万不能接受者,日本军队更不待答复,于期限未至之前,以猛力扑进中国文化中心之北平,与中外商业要枢之天津。南苑附近,我驻军为日本轰炸机及坦克车所围攻,死亡极烈,天津方面,人民生命横遭屠戮,公共建筑文化机构以及商店住宅,悉付一炬。自此以后,进兵不已,侵入冀省南部,并进攻南口,使战祸延于察省,凡此种种,其横生衅端,扩大战域,均于就地解决及不扩大事件之语调之下,掩护其进行。

“当此华北战况蔓延猖獗之际,中国政府以上海为东方重要都会,中外商业及其他各种利益,法当顾及,屡命上海市当局及保安队加意维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发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本官兵竟图侵入我虹桥军用机场,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发生事故,死中国保安队守卫机场之卫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当局于事件发生之后,立即提议以外交途径公平解决,而日本则竟派大批战舰陆军以及其他武

装队伍来沪,并提出种种要求,以图解除或减少中国自卫力量,日本空军并在上海、杭州、宁波以及其他苏浙沿海口岸,任意飞行威胁,其为军事发动,已无疑义。迨至昨(十三)日以来,日军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区猛烈进攻。此等行动,与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向河北运输大批军队,均为日本实施其传统的侵略政策整个之计划,实显而易见者也。

“日本今犹欲以淞沪停战协定为藉口,将使中国于危急存亡之际,尚不能采用正当防卫之手段,须知此等停战协定,其精神目的,即欲于某地点内双方各自抑制,以期避免冲突,不妨碍和平解决之进行,若一方自由进兵,而同时复拘束他方,使之坐而听受侵略,此为任何法理任何人情所不能曲解者。

“中国今日郑重声明,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际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所破坏无余,此项条约,其最大目的,在维持正义与和平,中国以责任所在,自应尽其能力,以维护其领土主权及维护上述各种条约之尊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职之自卫权以应之。日本苟非对于中国怀有野心,实行领土之侵略,则当对于两国国交谋合理之解决,同时制止其在华一切武力侵略之行动,如是则中国仍当本其和平素志,以挽救东亚与世界之危局,要之,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中国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奋斗。吾人深信,凡我友邦既与吾人以同情,又必能在其郑重签字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也。”

我们的决心,我们抗战的目的,已是阐述无遗了,“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这是多么率直坦白而负责任的语句,伟大的决心,是已向全世界郑重地表白了。

上海失陷后,日本军阀迈步要跨向我首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在迫我订盟城下而获得实现,可是我们的决心,是金钢不坏的无可移动,十一月二十日,国民政府迁移重庆,这也是遵照决心而发动的有力的实际行为,这是通知日军,我们已准备着在南京城郊拼一个你死我活的预告,这是向日军,同时也是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持久抗战的决心。聪明的日本帮凶希特勒,他却看出了我们的坚强意志,所以曾劝告日本赶

快与中国订立所谓“荣誉的和平条约”，以结束此一战事，这即是首都失陷前后外面所流传的恶意的中伤，说我们政府有向日本进行和平谈判的谣言滋生的原因，智慧的中国人们，应该明了希特勒固然能够鉴及于此，可是他也太小觑了我们，伟大的决心，岂有给任何的阴谋所可欺骗，所可更动，所可诱致！所以后来德大使陶德曼的奔走，仍然是一种徒劳而已。兹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宣言抄录如下：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还。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煨烬，军心仍如金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迺者暴日更肆贪黷，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国家的决策，委员长的坚决意志，举国一致多年来从未动摇过的抗战到底的伟大决心，经过了岁月的锻炼，就成就了今日长期制胜的基点。那是何等灿烂的卓越，“伟大的决心”，它镇定了人民浮躁的心灵，重使世界对于中国发生再度的认识，他使中国文化重复推起了繁荣的高潮而发着光明！

二、准备着迎战

战争在上海和北中国正激烈展开的时候，我是始终留驻首都，在军

事委员会警卫执行部工作,每天是在整理战事会报的意见要领,经常地要作工到午夜十一点至十二点。十一月五日敌人在金山湾登陆成功,南京首脑部立刻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所以多派中级干部到各处去详察国防工程构筑。我在六日奉命派到苏州,坐了一部福特小车,于午前十时到了苏州车站,正当敌机轰炸十分钟之后,火光和白色的烟焰,正冉冉上升,人民在忙乱中奔走,最难堪的是不完整的尸首和血泊中呼号的伤创者。我不忍细看,就急忙赶到城中,去晋见顾副长官,报告此来的使命,并请示前方的军队配置情形。顾副长官为战争所劳瘁的消瘦的脸上,启示我们,他是那样地生活在战线下,我深深地感到惭愧和敬仰。顾副长官的言词和指示,是庄严但又充溢着希望,慈祥而又带着不惮麻烦的殷勤,他讲到每一次战争至激烈的时候,竟使我要肃穆地站立起来。他说这几天,平均每天要消耗生力军一个整师以上,杭州湾登陆后,上海我军已是腹背受敌,战争似已不可久守,希望在苏常间和太湖南北两岸,再来奋抗一下,乍平嘉线及苏常线的国防工事,我们必要善为运用。顾副长官的有力字句,正是一针见血地针对着当时的实际情形与需要。会谈后,我随着副长官部的高级幕僚,去视察国防工事,一种潜在的力量紧压住我,在我视察的进行中,仿佛见到几千万对的眼睛在凝视着我,他们的安全,似乎在我这次视察里,要给他们在保障。这不是马奇诺防线,也不是齐格菲防线,但我的要求却也提高了,我觉得这一带的工事不够坚强,除掉简单的轻重机枪掩体以外,战壕尚未完成,副防卫工事则尚未构筑,我仔细地把工事的优点、缺点、必需改进各点,详为记录,并且一边视察,一边即草拟苏州国防构筑工事的视察报告。八日那天,日机来苏州整天的轰炸,当晚,秩序就呈现着非常的混乱,普遍地蔓延开来一种恐怖的空气,战争显然地要开始把苏州投到黑暗的深渊里。我是遵照着原定的计划,完成了我的任务,因于八日晚遄回南京,途中随时听到轧轧的飞机声,我感到极大的不安,我怎么把苏州丢弃了,几十万人民将面临着怎样的一个可怕命运?同时,我更感到不宁的,为什么我不能留在那里负起维护国家疆土的责任,然而,我终于回到了南京。

九日晚上,我去晋见执行部主任唐生智将军,把整理的视察报告呈

出并把经过情形,详细地作了一个报告,当时执行部的高级幕僚都在座,因此我立刻参加了这次的会报。首先,大家宁静地听取苏州和上海的作战经过报告,间歇了二三分钟的沉默之后,唐将军肃然地说道:

“……战争形势已起了变化,我们业经决定,放弃上海,往后,战争是将降临到我们的门口。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不能够轻易地把它奉送给敌人,保卫的责任,现在是毫无迟疑的,要我们来担负。诸君追随我工作已经有好几时了,我们平时时常说抗战抗战,难道只是叫人家牺牲的吗?诸君!难道肯让敌人从我们手里随随便便地把我们的首都拿去吗?从前我们所说的话语,要今天的行动来兑现,我向大家说明,我不能离卸这一个责任——保卫首都!……”

宏亮的音调,把朴素的字眼,一个个有力地像一阵寒风直刺入每一个人的灵肉,空气的严肃,森森地使人感到冷颤,唐将军的语调又复和缓了下来,同时又加入了诙谐的一种姿态。

“我们不要害怕,每一个人都开一个年庚下来,让阮先生来推算一下吧,”他指定那一位略知命理的阮君这样笑着,阮君立刻站起来说:

“大家年庚都好,南京永远是我们的!”

会报是轻松地结束了,唐将军就和科长李仲辛在厅屋里下棋,那样的从容恬淡,森严的气氛是一扫光了。在散会之后,才知道唐将军当时已向委员长报告过,愿意接受守卫首都的重任。可是我们也得了解,唐将军并非不知道南京是不可守,只是南京,是我国首都,我们不可随便放弃,他得到了委员长的允可后,所以用着断然的坚决态度,来坚定我们的心理,使我们树立起守城的信心。过了三四天,委员长携同顾祝同(这时适来南京)、唐生智、钱大钧、胡宗南、桂永清各位将领,到天堡城视察工事,面授守城机宜。当时,邵存诚君是任三战区副长官部参谋处的副处长,我是以执行部科长资格,得随同顾副长官与唐主任一同登天堡城。当时,委员长在视察之后,指着起伏的山峦,感喟似的说:

“首都锦带江山,可以说是天然的要塞,要是守卫有方,一定可以支撑一二月。”

我在那时,也深以委员长的智睿神明,岂不知道南京之不可守,然而大风之歌,是在鼓励守城将士的士气。南京的守城战,是中外人士观

瞻所在,富有政略的意义,在战略上看来,也可以吸引追击的敌人向南京前进,使从上海撤退下来五六十个师,至少也可以减轻一些压迫,得到转进喘息的时间。

十一月十一日起,执行部开始计划作守城的准备,十六日,唐将军奉到委员长命令派兼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就将警卫执行部改组为卫戍长官部,因为警卫执行部当时仅担任国防工事的监督,并未作守城的准备,在首都各机关纷纷后移的一个短促时间内,人力物力均感巨缺,即与各机关接洽,也极度困难而不得要领,所以筹划工作,实在是万分不易,然而我们又不能不力为筹办,因此,在万分苛刻的条件下,我们还得努力来克服它。

当时,首都防御军,仅有第八十八师、第三十六师、教导总队,而这些部队,又都是上海激战后新撤到南京补充整理未完的,因之,我们决定以固守首都复廓据点及城垣为目的。策定防御的部署如下:

- (一) 以第八十八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
- (二) 以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
- (三) 以第三十六师任左地区红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
- (四) 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
- (五) 以旅长指挥教导总队之一团及乌龙山要塞部警戒长江封锁线,并且命令各部队征集民伕于各地区内赶筑工事。

讲到保卫首都的战争,不是在南京的城门口,而是在乍平嘉吴福与锡澄各线阵地,最少也应在溧水、句容与镇江之线。

中日战争的行程,是走过了好几个驿站,北国的风暴,上海的怒潮,以及沿京沪线、太湖两侧地区的风浪。现在,我们的首都,也一天一天地接近战线而要领受炮火的洗礼了。

三、在血海中奋斗

首都保卫战的开始,即是我军退出上海战区的那一个日子。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即与淞沪方面之攻击军策动西进,攻我乍(浦)平(湖)嘉(兴)吴(苏州)福(山)线阵地,那是我们的第二道防线,从

江苏长江口的福山，一直到杭州湾的海口乍浦。于是江浙间东太湖的沼泽地带，便成为作战的主要地区。在上海我军退出的时候，十一月七日清晨，日军已密布于松江西淀山湖及嘉善、枫泾之间，而更别出游击军，由青浦、朱家角迂回侵入嘉善境内。当时，一粒微尘，可以蒙乱人家的心眼，更何况日军第五纵队的到处活跃。前线退下来的难民，又带来了使人惊心的消息：十一日我军放弃嘉善，日军主力就沿松江、青浦，穿越淀山湖，猛扑我苏嘉路南段吴江之平望、殿江及嘉兴之王江泾，更以一队化装难民，重舟越杏墩湖而先袭取我吴江之震泽镇。震泽在平望西三十余华里，它竟会先于平望失守，这确是太使人恐慌了。十四日平望失守，十五日王江泾陷落，至是，嘉兴呈现动摇状态。同时，十一月十一日晚，我左翼军开始撤退的时候，安亭附近已发现敌军，后来我第九师赶到，猛烈击退日军，然后得以转进嘉定。另一方面，日军又沿苏嘉路北上，袭取吴江，胁迫苏州。十一月十九日，嘉兴失守，日军即继续西进，迂回企图攻击我吴福线侧背，同时，更在长江口浒浦登陆之日军，猛攻福山。至是，吴福线也难坚守，我军就撤守锡（无锡）澄（江阴）线，可是，我军右翼已放弃苏（州）嘉（兴）线，而沿京沪线日军，又相继向我猛攻，至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军不得已又将锡澄线放弃。十一月二十七日，日舰协同地面军配合进攻江阴要塞，激战五日，终究因援绝于十二月一日被攻陷。这样，太湖东侧的攻守战就告了终结。

继续震泽、平望失守，日军于攻陷嘉兴的同日，攻占了吴兴之南浔镇，复向西猛进。于是十一月二十四日攻陷吴兴城，二十五日攻入长兴。一面沿京杭国道北上，一面又迂回曲折地进犯泗安，攻入安徽广德，争夺芜湖。当时在沪杭路方面为我军刘建绪部，在安吉孝丰方面为廖磊部，在江南铁路方面为川军各部，有的因伤亡过巨，战斗力已经减少。川军饶国华师会于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广德、泗安间，败毁日军装甲车十二辆，而于十二日，日军大举攻击之下，饶师长亦以身殉。及至芜湖失守，日军就复东进指向我首都南京，至是，太湖南侧岸与浙苏皖山地的战争也宣告终止。

这时，日军一面沿京沪线向西北追击，一面沿京杭国道北犯，右侧更沿长江向西进攻，左侧攻入芜湖后，隔离了我们后方的援军使不能东

来,这样就形成了东南西三方面大钳形的围攻,而我庄严灿烂之南京外围防守战也就此揭幕了。

首都防御军第七十二军之八十八师、第七十八军之三十六师、教导总队宪兵部队,部署固守复廓据点及城垣一带(见前)以后,自淞沪担任掩护撤退的第七十四军、第六十六军、第八十三军也先后奉令退回南京担任首都防御战,而这三军又都是久经战役、补充整理尚未完的残缺部队,老兵既少,新兵大率尚未受过训练,要他们如何能担任要塞式的守备任务呢?然而战争局势已到了无兵可调的时候,也不能不迁就事实,当时决定东南阵地为第一道防御阵地,把配备的情形重行划分如下:

(一)第七十二军派出右侧支队,至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

(二)第六十四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

(三)第六十六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附近派出有力之前进部队;

(四)第八十三军任凤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之守备,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后来第二军团徐源泉所部开到,因此改令他们去接守龙潭一带阵地,而以第八十三军调至丹阳、镇江作战。这时,日军以第九师团全部为主力,配合三个师团,并以强大之炮兵及机械化部队,一部由武进向丹阳西进,一部由京杭国道向首都北进,我第六十六军之前线部队在句容首先与来自武进、丹阳之敌接战!

十二月四日,句容以东四十华里处附近发现便衣日军,当与我派在前方的游击队接触。五日拂晓,我第六十六军派在句容占领前进阵地的两团,与日军接触,日军即向后撤退。下午重复在土桥镇、牧马场发现日军,看来似有向我两翼包围的企图。我第六十六军严密加以监视,土桥镇日军又复转向新塘市迂回,企图截断我句容部队归路。当经第六十六军派兵一团进攻,并由东昌街之一五四师向句容前进助战,但是新塘市日军后续部队源源开来,我前进部队为敌包抄,苦战后方始突围,因此损失很大。同时,另一股向牧马场前进的日军,突有一部由九华山北麓,侵入孟塘,我方派部堵剿,但是他们却一面抵抗,一面仍利用凹地继

续西进。午后二时,先头部队已在高家庄大胡山附近发现,南京至汤山的大道及我第六十六军后方联络线有被切断的忧虑。当由我三十六师抽兵一团配属战车防御炮等前往扑灭,同时决定我第四十一师从北面出动,六十六军从南面出击,向孟塘大胡山间凹地围攻,准备在晚上布置完毕,等待拂晓,举行肃清工作。另一方面,固守镇江的第七十一军及第一五六师也调动主力,向南京转进,冲击孟塘敌之侧背,以减轻首都之威胁。然而在七日那天,终于因为通信困难以及敌人的骚扰,各部未能同时进展,没有达成这个任务。而日军却又在大胡山增援,八日拂晓,向我进攻部队猛烈反攻,更以主力北进,向栖霞山方面包围。我第四十一师及第三十六师之一团,双方反复冲击,终究由于日机轰炸以及他们拥有优势炮兵的火力,以致我军到处呈现苦战的状况,进攻部队伤亡甚多,这是句容西北至南京间的战斗状况。

东线的战斗状况,我左翼第八十三军之第一五四师奉令调赴东昌街,策应尚在丹阳、镇江间之第一五六师作战。第十四军第四十一师部队开赴龙潭接防,十二月五日第四十一师一团到达龙潭,二团开到栖霞山、龙王山之线,迅向保国山、拜经台之线推进,其余一团开驻乌龙山担任要塞守备。七日清晨,第四十八师到达南京,当即开往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占领阵地,赶筑工事。这天东昌街之一五四师攻击前进,抵达白兔镇、行乡镇附近,突接汤山紧急消息,就半途中止。同时,龙潭、拜经台、保国山之线也发现日军,我第四十一师与之混战八日,句容西北线大胡山高家庄之日军后援开到,即以主力窜向栖霞山方面,包围我第四十一师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反复冲击,敌机及炮兵密集轰炸,我军苦战拼斗,终未能将日军驱走。

沿京杭国道北犯的日军步炮联合纵队与机械化部队于十二月四日窜入溧阳南渡间,一部分窜经天王寺与武进丹阳间西窜的日军会合于句容以东四十华里处(见前),一部分窜经天王寺西北之上葛村,于五日窜向湖熟镇,与我第五十一师前进部队接触;同时,索墅镇、禄口镇,也有日军骑探出没。六日由天王寺上葛村前进敌约一联队向湖熟镇我前进阵地猛攻,我五十一师守军一度积极抵抗后,始将湖熟镇放弃;同时,由土桥镇窜入索墅镇之日军,复向我淳化镇阵地,施行威力搜索,大批

日机，整日在淳化镇阵地更番轰炸，我守军冒死抗战，并派队驱走索墅镇日骑，斩获甚多。七日淳化镇与东昌街间我汤水镇前面第一线阵地，也为日骑突入，我军被迫于入暮后撤退至第二线，固守汤山及汤水镇。窜入淳化镇之敌，以步炮飞机，协同向我阵地猛攻，毁地数十丈，机枪掩体，都被击毁，我军死亡很多，后来五十一师预备队前往增援，才得维持原状。至八日，日军进攻淳化镇愈烈，并分向东樵村西庄附近包围，企图截断我归路，五十一师部队，奋勇抵抗，死亡累累，其中五营官兵，全部壮烈牺牲，后援不及赶上，淳化镇就于下午四时失守。同日，日军以主力及炮、机械化部队进攻汤山我第二道防线，与我守军混战至八时许，汤水镇为日军攻入，汤山镇以及两侧高地，终究在我军手中，后来我军第一五六师开到，阵地始渐稳固。

十二月六日京杭国道有敌步炮纵队由溧水向南京前进，先头部队向我秣陵关部队进攻，另有骑兵迂回向江宁镇方向前进。七日秣陵关前面日军，分两路向我土桥杨山之线进攻，并有向我右侧大山迂回模样。

到十二月八日为止，日军已进攻到我们首都的附郊了，东北面到达栖霞山，东面到达大胡山，南面到达汤水镇、淳化镇，西南面到达秣陵关和江宁镇。

首都南京到这时已成了一个围城。

四、危城孤守

我们正搭坐在事变的列车里，我们也将跳身在时代的奔波中。

战争一天天地迫近首都了，满城风雨，我们拣起随便那里的一颗石子，也感觉得全是硝磺气味，每天黎明，警报钟即以最不调和的尖锐的声音，警告市民：“日机已飞近来了。”机声轧轧轧和炸弹声轰隆隆，间以“冬冬冬”的高射炮声，是整日地合奏起市民的悲戚的挽歌，要把全市的生命拖向到另一个世界。

从十一月下旬起，大部分比较有一些钱的人，都纷纷地迁离南京，一部分趋向安徽再向内地移动，一部分过江到浦口，沿津浦线北逃。到

十二月初,城里已是感到异常的冷静,的确的,世界已经寂灭,好像坟墓。长官部的幕僚,都深深地感到使命的严重,抱着一死报国的决心,夜深人静,每每在办公之余(这时办公大部分时间是在晚上),听到娓娓的闲谈,他们相互申诉每一个人的身家历史。在生存的空间里,他们是在一起;到另一个世界去,他们也许又是在一起。他们说:假使你或我幸而还能够生存,你可不要忘了我,把我死的消息去告诉我的家人和我的友人;反之,我也和你负起同一的责任。大家都是写好了遗嘱等待它在将来发生效力,到这时,他们早就把一切思虑抛弃,要献身于崇敬的首都,他们明知首都是不可守的,可是没有一个人流出软弱的泪,大家都预期着与城共存亡。这时饷银早已无法寄出了,同时也无法消耗,金钱虽然是万能,但在这个时候,想不到也失去了使用的价值。入暮之后,大家伺候日机最后一次离开了首都上空,于是便从办公室里出来。也有一些抽着闲空,走向街头,那里,数日之前,还是车水马龙,居民和机关,纷纷地在移动,而现在虽是有些店铺,仍然开着,可是很少有顾客。广阔的马路,是显得异常荒凉,死样的沉寂,使人感觉一种不可知的灾祸,行将突然降临。未能离开的人们,踟躅街头,三三两两地私相诉说他们内心的恐怖,事实上,在这风雨前夕,谁能正确地预言明日的命运呢?我们怜悯他们,同情他们,抚慰他们,给他们以希望,同时竟忘了自己也是寄身在这个围城里。

十二月四日,南京郊外的炮声是更其密集了。七日晚上,我们奉到命令到唐生智将军的公馆里去开会,那是怎样的一个会啊,那是雄浑而又悲壮的历史镜头,在那里,我们崇敬的最高领袖委员长召集少将以上的守城将领训话。我是担任记录,奉命也出席参加。委员长偕同蒋夫人和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将军一起来的。

会是开始了,委员长以严肃诚恳而又镇定的态度向全体守城将领宣示:

“……南京,是已经过了十几年的艰苦经营,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缔造:总理的陵墓在这里!数十万生命与他们的希望在这里!全国的至诚瞻仰在这里!全世界翘首切盼付引最大的注意力,也是在这里!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轻易放弃!今日,首都已变成一个围城,我不愿

意离开这里,我仍欲坐镇在这里,坚决地要和诸君共同负起守卫的责任。我自从献身革命以来,我早就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我愿和这个历史名城共存亡,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战争形势,都在继续发展,我不能偏于一隅,所以,责任逼着我离开,这在我内心是感到异常的沉痛,今天,我把保卫首都的责任交给唐生智将军,唐将军是身经百战、智勇兼备的将领,他必定能秉承我的意旨负起责任,诸君服从唐将军,正像服从我一样。

“守卫首都的历史使命,现在已交给唐将军和诸君了,我们应了解这是千载一时的机会,大家能够达成任务,当然是我们报国的最大愿望,我在外面,也自当调动部队,来策应首都的,万一有什么不幸,那也是成了保卫国家的民族英雄。人谁不死?我们要看死的价值和意义,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中,作一件不平凡的工作,那是何等光荣的事实,我今天谨以此一好机会交给了你们——诸君,我敬爱的诸君!”

我们肃然地谛听着世界伟人的至性呼喊,我们感激零涕地深自惭愧,对于国家,对于领袖,我们究竟有了什么贡献呢?国家今日遭受厄运,这是我们的耻辱。——我们是有志向的中国军人,精忠报国,这是我们的天职。伟大领袖的指示,我们要拼力以赴,现在,首都全城的希望是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我恨不得当时立刻喊出:“敬遵领袖的命令,我们誓以生命来遵照领袖的吩咐去工作!”

唐将军是接着发言了:

“本人受国家厚恩,受委员长的殊遇、培植,感激到无以为报。加之,首都的工事,又为我一手设计督造,本人自当敬遵委座命令,与诸君共负守城的责任!即使万一有什么,那也是神圣使命的完成,我们能够做一个无愧天人,无愧党国的军人,那正是自己创造光荣历史,创造伟大的民族历史!诸君,今日正是我们戮力用命的日子!只要我们能以一死报国家,一死报委员长,什么愿望,我们也都达成了!”

在场各将领心坎里所要说的话,唐将军都已透激地代表大家向委员长申诉,这是对于一个伟大召唤的至诚允诺。

今天晚上,我们感到有一些特殊,我们不能说出那时的一种感情。我还记得在散会之后,大家都好像心事重重地回返到寝室里,没有往常

的喧扰,没有往常那样喜笑闲谈,夹杂着一些京调、小曲、救国歌词等等声浪,今晚,在沉静中,仿佛每一个人的脉搏都像海潮一样汹涌地狂跳,这是潜在着的一种骚动,感情的不能压抑的振荡,也好像在彷徨道路中获得了一条行径,——这,也许即是被人称为“感召”的那一种力量在起着作用,的确的,今天领训的每一个人员,都是沐浴在伟大领袖的神圣的召唤里了。

南京城垣附近的矮小破屋和森林等,这将成为可以使敌人利用之作为屏障,同时,也妨碍我们的视线,所以就首先把他们焚烧殆尽,而在南京外围敌人也到处在纵火,晚上红光满天,一百多道的火焰,正像把南京全城放在一只巨大的火炷上,数十万市民正被熬煎着,感受到生命易于逝去的威胁。

天一明亮,日机立刻飞来猛烈轰炸。我们的办公地点,是在防空壕的附近。在百子亭的唐公馆办公厅内,筑有许多的防空洞,工作紧张时,大家都不高兴进入。防空洞四周,有高射炮四五门。白天,整日由着炸弹和高射炮叫嚣,彼此谈话,有时也往往不能听见。有一次,炸毁了办公室里有五六尺地方,大家也仅纳罕一下,并没有离开,事实上也来不及走了。唐将军深怕我们部队和职员要逃命过江,所以下令把南京通浦口的船只,一起交三十六师看管,长官部也没有留下一条船只。唐将军同时下令,擅自过江者以军法从事。但是,在幕僚们中间,也从未有人想到过这一回事。

十二月八日晚上十一时左右,忽然屋顶上霹雳一声,窗门就倒了下来,玻璃震得粉碎,桌上物品在空中乱飞,我们一起有二十多人在那里办公,一齐都惊讶地站起来,大家都以这座屋子不倒为奇怪。走出来看,顺便在地上拾起块破片,原来这是敌人榴散弹爆炸的威力,也许这是气压震荡所致。幕僚们看了一回之后,相视大笑,谁也不生长着一些恐惧心理。忽然间起了一种瑟瑟的声音,也许是飞机飞近,机叶子震撼的声音,突然间又是一颗弹投在玄武湖,那是一颗重磅炸弹,震荡的度数,比榴散弹更厉害。以我猜测,大概敌人已知道我们在这里办公,在暗夜中乱找目标,乱投炸弹所致。接着,日机又接连地飞来我们附近侦察,我当即报告唐长官,我们办公地点给日机发觉了,而唐长官却从容

地说：“我不能为日本的几颗炸弹炮弹，搬走这所屋子，这里，如嫌办公狭窄，你们可以迁移到铁道部地下室去办公，我呢，不能离开这里，刘、罗两位副长官和我留在此地好了。”——这时，日军的炮火和枪声已经停止，天快近亮了，第二天，我们就遵照他的命令迁入铁道部地下室办公。

这时，顾副长官祝同，收容好上海撤下来的一部分部队，开到扬州，他的参谋处副处长邵存诚还和我保持着连系，不时有电话来问我们南京的情形，同时也时常把扬州和江北的消息告诉我。

战争是一天一天地激剧起来，在八日那天，我们已完毕了一个新的守城部署：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山之线；

第七十四军之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河定桥之线；

第八十师固守雨花台；

第七十一军之八十七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铁路北）之线；右与八十八师及五十一师，左与教导总队连系；

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

第二军团固守杨坊山及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

第三十六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

第六十六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

第八十三军之一五六师及三十六师之一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在镇江之第一〇三师、第一一二师向南京急进。

十二月九日，首都复廓的战事是开始了。那天淳化镇的日军趁我第五十一师撤退，接防的八十七师两团阵地尚未稳定之际，即跟踪冲至高桥门，而七瓮桥及中和桥的两座桥梁，我们都不及破坏，所以日军步兵二千、坦克车十余辆，就得于拂晓进至光华门外，占领了大校场通光营房。这时光华门附近仅有教导总队少数官兵，他们看到情势紧急，就将城门紧闭，并将沙袋垒起堆积至半城那么高，以堵截敌人的猛冲，而日军就将野山炮推进高桥门附近，向城门轰射，城门是天倾地翻似的掀了下来，泥沙像河水一样向外倾流，当时即有日军百余人向砂泥的隙孔

里扒入,但立即为我全数歼灭。城门是随堵随破,随破随堵,我五十一师下令反攻,仍然不能击退敌人。那天,城中是极度的紧张。参谋处廖处长向我说:“我亲携电话机到光华门去看看,每十分钟和你通电话一次,要是摇不通了,那么大势也就完了,你们即可作其他的准备。”他说毕了这句话,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我们。不久,他的电话来了,他说进城的日军已全部歼灭。原来日军的坦克车列队大校场上,时常来冲击我们,步枪的射击,当当地在车身上响了一下,即就完了,仿佛小孩子拾起一块小石子,去掷击牛背。日军不断地轰射城门,一团一团的火花,在炸裂那个门的罅缺,我们当在城内调去四门小钢炮,瞄准着坦克车放射,上午,给我们炮毁了一辆,因之,他们便将十数辆坦克车,退回过桥去了,这样,方才设法堵住了那扇城门。后来八十七师的后继部队赶到,直属特务队也来增援,彼此配合后举行一个猛烈的反攻,方始将大校场的日军击退。到晚上,我们重复把城门堵好,可是在城门洞的高处,总有一个不能堵满的缺孔。这是光华门一线上的激战情形。

同日,牛首山方面的第五十八师,与敌军激战了一个整天,后因第八十八师派出的右侧一个支队过早的撤退了,因此日军就乘机向西北追进,一部分竟攻占了大胜关,并且有沿江北犯模样。这时,我五十八师阵地形成孤立,晚上,我军不得已奉令撤退,与五十一师联合担任双涧镇至宋家凹的守备,那是在八十八师右翼延伸线上的作战情形。

十二月十日,日军大集,沿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一线同时猛攻。首都南京,她的坚固的古老的建筑,正在忍受着现代化的武器的挨打。虽然,她是在苦痛中,但是却也足以自豪的了:当时日军组成了一支小的敢死队,队长是一个四十余岁的瘦小的家伙,他野兽般疯狂地率领了他的十几个部下猛冲过来,即在光华门附近,为我教导总队的工兵排坚强地阻挡住了。于是在耀眼的阳光下就展开了白刃的肉搏,我们英勇的弟兄们受伤了,倒了下去,而他们,这十数个可怜的无名侵略小卒,也就一个个完毕了他们的生命。那个队长倒在地下,颤动着他的那一条腿,他此刻却是坠入于“苦痛引起了他的悔恨,悔恨加深了他的苦痛的朦胧不明的时期”里。同时,他们的后续部队也是退却了,他们的同伴已无法来解救他了,因此,我们的工兵排在检查自己的

伤兵时候发现了他,服装证明他不是一个寻常的“弟兄”,为了减少他的可怜的抵抗,就一刀割下了他的首级。他们便派了一个弟兄把那颗人类中间兽性特别发达的脑袋,送到铁道部地下室,他们看到他的耳畔和颌下,尚留有数根半寸长的须髯,在微风中颤动,是那样狰狞的面目,不知多少中国的男女,被葬送在这一个凶暴的刽子手手里。我们的公务兵跑过来,挥了一拳过去,同时叫着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家连忙来阻止他,而在这时,日机却还在我们的头上盘旋。

战争愈演愈激烈下去,光华门又复被日军突破二次,冲入城内的百余人,悉数被我们歼灭。我们更以一五六师增援通济门,并抢堵光华门,光华门的日军是被击退了,可是还有少数的敌军已潜入城门的洞圈里面,我们的火力不能扫射到他们,而天又要黑将下来,于是我一五六师挑选出敢死队数十名,由城墙上缒悬下去,将潜伏在城门洞圈里的少数敌军,用手榴弹汽油把他们全部焚毙,并猛袭通光营房,将那里的日军全部驱逐,而他们在追击中间,也没有一个生还。这数十位英雄的高贵牺牲,使光华门和通济门方面,转危为安。在光华门,我军是由副长官刘兴将军亲自指挥,这一次的激战,使敌人也为之叹服。不过,同时在这一天,雨花台的八十八师右翼,由于敌军冲击的猛烈,致失去阵地前要点三数处,稍形动摇。第二军团的四十一师在南京东面以攻击孟塘方面的日军,遭受挫折,开始撤退收容。至是,首都的防卫战是达到了更艰苦更险恶的阶段。

日军鉴于进攻光华门、通济门的失败,十一日就以精锐部队猛攻中华门,中华门外我驻有守军八十八师,日机三五成群地来更番轰炸,使八十八师无法可以站稳。他们被迫只得退入城内,但是日军却紧接着追踪冲来,以致我军部队混乱,云梯城门,撤闭不及,竟为敌军抢入约三百余人,副长官罗卓英将军亲至第一线指挥,躬冒弹火,在中华门一带和敌人展开了壮烈的巷战,把攻入的敌军全部击毙,始得喘息机会。那天,东线敌人猛攻紫金山,另以一支部队迂回偷袭大胜关至江心洲之地区,向我七十四军右侧背射击,企图围攻我后方,使我通浦口之江面受到威胁。下午二时,我八十八师雨花台左翼阵地为敌全部炸毁,敌军就乘隙突破我阵地,同时,我第二军团因银孔山失守与城内连络隔断,战

至午后,情况即告不明。那天晚上,八十八师为缩短阵线计只得在城外固守主要阵地,城垣防务由一五六师七十四军分别担任,本来还打算策动一次反攻,但经考虑后,认为各部队疲劳已极,丧失了攻击力量,而一二师、一〇三师新自镇江撤回,更感到疲劳不堪。

在那样紧迫的时间里,我是奋发了我所有的能力,对于这次的战争,我是欢欣地来迎受的。坚守南京,这一荣誉的任务,我始终很勇敢地追随诸将领,愿意流我的血和汗来负起我的责任。自四日以来八天中,我没有好好睡一次觉,安稳地吃过一顿饭,我正像天天坐在飞机中,在极迅速的转动中过活,那也是的确的。伟大历史意义的南京保卫战,在我忠勇将领的郑重紧急的策动下,我还肯顾惜我自己?死和生,在当时孤城中的每一个人,上自唐长官,下至每一个兵每一个老百姓,都觉得他们是密切的邻居,从生的境界到死的领域,正像走出甲的门便到邻家乙的门那样容易,迅速,而且是平淡。飞机整天在轰炸,整个南京城内,是变成了一间极大的化学室,硫磺、碳酸、火药气味,霸占了整个空间,云雾把南京城披上了一件苍白色的堆沙[帷纱],是的,是那么地感到一种历史的凛栗。大家希望着部队来救援,但看不到我一机一炮,我是天天在经手办理部队移上前线去调动作战的工作,在字面上明明是一个师或者是一个军开上去,可是,天晓得哪,那是怎样的一个师呢?一个军呢?论实际,哪里算得上一个师,一个军啊,兵员只不过一个营的模样,同时,没有大炮,步枪也不整齐,机枪有一部分已是子也轧了,早就丧失了作战的用处。疲兵再战,到今日想来,我也觉得那时是太可笑了,我们在将领们的命令下计划并调动他们走上前线,事实上等于驱逐羊群去迎受狮虎的咀嚼,战争消耗他们,正像一束的干薪,投入炽红的火炉里。

十一日那天,李仲辛跑来轻轻地向我说:

“现在是快到成仁的时候了!你看,外援未到,反攻无力,长江已断。”

我也知道事态的严重,然而内心的忿恨,使我自然地严肃地切齿地說出:

“反正是一个牺牲,但总得拼他一个半个敌人!”

这时,委员长在庐山,虽则有线电早就断了,而无线电到十一日为止,还保持着联络,每一天有一二个电报来指示我们。

继续着恐怖的黑夜,来的是一个杀气森森的白天。十二月十二日,在南京却呈现出更惨烈的一幅人群搏斗的画图。拂晓起,敌人的飞机大炮,即密集地向我们进攻,城墙受着炮火,正像不断地打鼓,可以惊醒住在美国的酣睡的先生们。机枪是鞭炮似的在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发生;步枪是成了可怜的落伍的家伙,低轻到使人引不起兴趣,不注意也听不清楚的微弱的声音;重磅的炮弹,轰击中华门,坚固的城墙外壳,被震裂的万千的烂石块,飞在空中,掷向所有的住屋,屋子立刻倾坍下去,石壳里面的沙泥飞奔下来,正似湍急的流砂。千余年来城墙的秘密被发现了,城里的士兵们可以看到城外的敌人,是好像仅有矮矮的一个门限,被隔离以低低的城墙底残余基础。三十余架敌机盘旋天空,炸弹和宣传品同时下来,他们劝告守城将领们投降,极力夸耀并渲染他们炸弹下的德[得]意。至正午十二时,八十八师雨花台的主要阵地全被敌军占领,紫金山的第二峰也失陷,第二军团被压迫到乌龙山至吉祥庵的背水阵地,我们就调动一五四师去增援阻击中华门进入之敌,同时,雨花门及中山门城垣有好多地方,也给敌人炮毁,敌军乘隙钻进,这时,有什么障碍物可以作为屏障呢?我可以最诚恳也最坦白的话,向大家宣告,那时,万千无秩序的士兵,自发自动的迎冲过去,把他们的身体当作城墙,因此,得以阻遏一下敌人的长驱,守城的忠勇将士,都因为不想离开,还在拼命挺住,所以,这次南京的军事撤退,要不是因了他们的捐躯,我相信是万万来不及的。所以,这一大群视死如归的英雄们,他们却救了那一大批决心的雄武的将领,而这中间一大部分在今日已成了击退敌人的主要将领。

危城已成了破城了,我三十六师奉调进城,准备巷战。到午后三时,八十八师、八十七师部分溃退部队,经由中山路北走,要想出挹江门,可是走到铁道部附近,却为三十六师及长官部特务队所阻,不听指挥,秩序因此更为紊乱了。

我在十一日夜二时,因为过度疲劳,正想休息一下,可是刚睡了一个多钟头,廖参谋处长却急急地来喊我:

“我们赶快到唐公馆里去罢!”

“什么事呢?”我问。

“不要问,到那里你自会知道的!”

钟是冷冷地击了四下,我轻轻地听到马路上三轮机车行进的声音,我就随着到唐公馆,那时,天尚未明,副长官罗卓英、刘兴,参谋长周斓都在那里,唐长官看到我和廖处长进来,他肃穆地说:

“现在城已击破,无法守卫了,委员长已有命令,叫我们撤退,你们赶快去准备撤退命令罢!”

当然,我是战兢地接受他的命令,我随廖处长下来去起草撤退令了,同时,随罗副长官来的林处长维周也在一块研究命令的要旨。过去,我到苏州,我晋谒顾副长官时,我自己感到惭愧,因为一个中国军人,不能在前线捍卫国家;后来南京保卫战开始,我正欣幸我有机会可以出一些力量,以对得起国家培育我的一片至意,领袖给以我的教育与感召。虽然,我的力量是那么浅薄,我也曾经要求到中华门、光华门、中山门去参加战斗,我时常想像军人们战死者的光荣,但是唐长官却认为贤明幕僚是决策帷幄,可使战机改变,虽失败也可维持战争的延长持久的最有力量的要素,他的贡献是和打仗一样。因此,我始终留在部队担任幕僚工作。飞机大炮轰毁了我的住屋一部分,却愈越使我兴奋,前线的败讯,使我蹙额,使我惭愧,使我引咎,而战事转机了,我又欣喜不已。事实上,的确的,那时我已是没有了小我的见解,我已被熔成为战争,我看作我是争取国家独立自由的手段中的一部分力量,虽则是细小,但却是极愿意毫无保留地献出我的所有。战争的胜败,即是我性情的变化起伏的因素,长时期的不休息,种下了我后来几乎不能医治的失眠病,但我总觉得我的生命是已交给南京城,我没有什么别的想望,因此,今天唐长官命令我起草撤退命令,我实在是感有羞愤,但我又没有失去我的理知[智],我相信自己是很了解于当时的局势的,我有充足的材料,证明南京是无可守,不能守,而也失去了守的价值,决定中国命运的战争是在长久抗持,而不在一城一镇之得失。保留我们的战斗力量,保护我们的作战将领,实在是转败为胜的枢纽。领袖的命令是必定经过周详的考虑,唐将军也决不是爱惜自身生命的平凡军人,他为了成全今后

行将担任反攻重任的将领,所以虽则在沉痛中,也决定遵从这一个意旨。我呢,一再的投笔,搁置,感情和理知[智]起着战争,然而,结果却也终于在羞愤、哀惋、仇恨、报复等等若干种的复杂心理交织下和廖处长起草了这一个撤退命令:

“首都卫戍司令长官作战命令特字第一号

命令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三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又,芜湖有我七十六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六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间、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即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通讯兵团除配属各部队者应随所配部队行动外,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讯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人之运动为要。

七、各部队官兵应携带四日份炒米及食盐。

八、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司令长官唐生智

附表一
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

队号	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一军	第七十二军	第六十六军	第一〇三师	第八十三军	附 记
突 围 时 地 境 区 分				教导总队	第一一二师	线、线上属右 寺各相连之 麒麟门——天王 紫金山北麓——	① 第二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封锁，万不得 始渡江向乌衣附近待命。 ② 第三十六师掩护各机关及直属部队渡江后，开 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待命。
开 始 时 期	十二日午后十一时 十三日六时						
行 军 地 境	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一军	第七十二军	第六十六军	第一〇三师	第八十三军	
	第七十四军 第七十一军 第七十二军 第六十六军 第一〇三师 第八十三军						
	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						
	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按军之次序）						
	教导总队、第一〇三师、一二二师、六十六						
	属右						
	主要道路						
	线、线上						
	相连之						
	溪——歙县						
	宁国——清						
	十字铺——						
	郎溪县——						
	溧水县——						
	淳化镇——						
集 结 地	① 七十四军祁门附近 ② 七十一军七十二军黟县附近 ③ 六十六军休宁附近						
联 络 法							

附表二

各部队转进时联络信号规定表

信号	区分	问	答	备 考
信号弹		红	绿	
号 音		起床号音	吃饭号音	
哨 音		一长一短	一长二短	
口 令		照原规定		
附 记				

当日下午四时，在极度危急中，唐生智将军召集罗卓英、刘兴、周斓、余念慈及师长以上各将领到唐公馆去开会，这是南京卫戍战中最后的一次会议，唐生智将军担任主席，他首先宣布说：

“……南京现已十分危急，少数敌人业已冲入城内，在各位看来，以为尚有把握再行守卫否？”

大家都彼此面面相觑，空气冷寂到使人寒颤。至是，唐将军便把领袖的两真电向大家公布，电文说：“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相机撤退，以策后图”。同时，把撤退命令、夺[突]围的计划与[以]及集结的地方，分别指示。终这个会议中，大家都默不作声，不能言说的静寂刺激着每个人的感情，仿佛居丧一样的大家沉淀在悲哀的深渊里。

后来，终于唐将军又继续发言了：

“……战争不是在今日结束，而是在明日继续；战争不是在南京卫戍战中终止，而是在南京以外的地区无限地延展，诸君应记住今日的耻辱，为今日的仇恨报复！各部队应指出统率的长官，如其因为部队脱离掌握，无法指挥时，可以同我一起过江。”

语句是那样低沉，在静寂中却仿佛缭绕于屋顶，而深深地拨起了每一个人的心弦，夜幕是垂了下来，一切消失在暗黑的怀抱里。

除突围计划所规定之各部队以外，其他各渡江部队，当时决定有如下表所列：

区分 次序	部 队	集结码头	渡江开始 时 刻	渡江 指挥官	备 考
第一次	一、司令长官司令部 二、特务队	津浦码头 及 三北码头	十二日下午 六时	余念慈	
第二次	一、各种炮兵 二、战车部队 三、武器弹械 四、防空司令部 五、炮兵指挥部	同右	十二日下午 八时	邵百昌	不能撤退 之炮兵及 装备等一 律毁灭之
第三次	一、宪兵司令部 二、宪兵各团 三、警备司令部 四、通信部队 五、工兵部队 六、本部机枪连	同右	十二日下午 十时	萧山令	
第四、 五次	第三十六师补充第 十一团	同右	十二日下午十 二时至十三日 上午四时	宋希濂	
第六次	一、义勇军 二、金陵师管区 三、补充兵训练处 四、铁道司令部 五、运输司令部 六、以上五次不能载 运之人员	同右	十三日上午四 时至六时	何志浩	
附 记	一、各次序单位应听渡江指挥官之指挥,按时登船,不得自行拥挤。 二、各部笨重行李一律不许渡江。 三、第三十六师掩护各部渡江后再行渡江,该部撤退时,南京所有建设尽量毁灭之。 四、各部队渡江时,务宜静肃。				

天是黑森森地愈越暗黑下来,紫金山满山都在焚烧,雨花台、中华门、通济门一带,全是火光,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血的昭告:多少的生命与财产,多少人的希望与命运,多少年代的艰苦经营,在纵火者的狞笑中付之一炬,时代被推落后十几个世纪,依然是野蛮人在荒野上驰驱。

五、江上烽火

南京城里，变了一个极度骚动的地方，仿佛已经筑好了一个坟墓等待在外面，而大家正在挣扎着，拒绝那一位接引的顾客的到临——死在等候。城南的人群，涌向城北；城北的人群，又挤到城南，城的四周围，到处发现着枪声，兵荒马乱，世纪是走入了最暗黑的阶段。

十二月十二日夜，城东南隅，已发生激烈巷战，我和李仲辛还在唐公馆迅速地搜集文件，我们并不是不知道危险的近在眼前，但是公文的重要性是超过了自己生命的爱护。我们已熬煎过了一天一夜，什么东西也没有入口，肚里是感到异常饥饿。煮饭呢，瞬息万变的局面，如何再能等待一二小时。刚巧这时，卫士煮就一小锅的粉汤，放置在那里，也没有人在理会它，我就和李仲辛迅速地各吃了一碗。消息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加紧，我们急忙赶出，看见卫士们正将汽油向这所屋子灌烧，原来唐将军上车时，以五百元和二十瓶汽油交给卫士，要他们把这所屋子焚毁。我们离开唐公馆，就走向铁道部办公室，那里除了几个散兵在无聊地来去走动以外，什么人也没有。我们走进地下室，看见一元的钞票，散满在地上，一个死尸倒卧在那里，这真使人太惊讶了，到这时候，还有人为了金钱杀害和他同住在一艘破船里的伙伴。我和李仲辛把遗留的文件焚化了，然后急急地离开铁道部。

我们想从挹江门出城，可是走到挹江门，看见两边却满布着铁丝网，中间仅留有一条小径，三十六师的弟兄们，举着步枪，作着瞄准的姿态，禁阻任何人的进出。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和其他部队退下来的官兵正向他们吵闹着，中间还夹杂一片老百姓的哭叫的声音，四处断断续续的零乱的枪声。紫金山上火光照天，后面难民们扶老携小还在络绎地过来，我们也只得在工事前面停留住。我忽然想到三十六师的这一团是奉令开来城中准备巷战的，因此，我就走向前去，对那守卫的士兵说：

“团长在什么地方？我有重要命令要交给他！”

“你是谁？”他惊问着我。

“卫戍长官部科长，我有符号在这里。”

他检查了我们之后,准许我和李仲辛通过铁丝网,当我们通过时,一下子便有十多个人,也趁此机会紧随我们穿过了这封锁线,赶市集一样又轰然地起了一阵喧哗的人声。我们到了挹江门口,会见了三十六师的一位连长,他盘问我们的来历以后,便问今后应当怎样措施,我便把他们应担当的任务告诉了他。

我们已安然地出了挹江门,看见沿江码头上,秩序是异常纷乱,枪声这边停了,那边又响了起来。人是成千成万,渡船却只有二三只,谁不想早一刻能够渡过那一条白练也似的长江。这长江,在此时已成了生和死的分界线,在种种的混乱恐怖之下,大家都感到生命的脆弱,争夺渡江,彼此互骂互闹,痛哭流涕。一只船刚靠近了岸,便有一群人,跳跃上去,冒率的坠入了江里,也没有人来理会他,几百只手紧拖住渡船的船缘,不给他开驶,他们认为也只有上了船,迅疾地离开江南才可以得到安全。船里的人们怒骂着还站在岸上不让他们开驶的人群,船里有几个弟兄,把枪向天空鸣射,但是有什么效用呢?在生和死的边缘上,除了上船,什么都是死的邀请,水手经过了好多的说话,竭力把船撑动,可怜,有好多的人,还紧攀着船沿,随着渡船驶到江里,也有跌在水里随着江水流向东方,在这个饿殍里,人与人之间什么也没有了。战争的过失,黠武者的罪恶,让万代子孙永远诅咒吧。当渡船驶到了江心时,对岸浦口,又在开枪了,他们禁止南船靠近江岸,因此,渡船只是在江心里团团旋转,一切都在和“生存”开玩笑,原来浦口那边的禁阻渡船靠岸,是有缘故的,因为过去唐将军曾指示第一军军长胡宗南将军,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过江。这次撤退,虽则也已有无线电通知胡将军,可是当时胡将军驻在滁州,命令收到恐迟,还不及传到北岸的守兵,所以有此误会。

当时,敌人也有一部分在江浦县境内渡江,所以隔江枪声很密,我和李仲辛也不知道这些消息,在枪声中向煤炭港匍匐[匍匐]前进,终于到达了海军码头,那里有江宁要塞司令特务连驻守。那里是停留着一只船,我们就一跃登船,船里已住满着三四百人,都是长官部的官兵,可是却不见唐长官、罗副长官、余参谋长。两岸的枪声,使大家都怀着恐惧,许多人主张立即开船,我尽力阻止他们,一定要等唐长官来后再开。

等待了一小时以上,果然唐长官是到来了,他也没有副官和卫士跟从,只由南京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副官陪送到此,已而罗副长官和刘副长官也来到了,余参谋长、廖参谋处长却还没有来,唐长官命令又等待一个小时,后来恐怕误了渡船的六次计划(见前表),所以只得开驶了。现在再来一谈这艘船的来历吧:原先在卫戍战发动时期中,唐长官为防止守城官兵私自渡江起见,把所有的船只交三十六师看管,不准留有一船,违令即以军法论处。十二月七日,江阴江防司令部装运一部人员和军用品开到江宁要塞外面的乌龙山,停留在封锁线外,后来周参谋长坚主把这艘船暂时取来,所以由我通知江宁要塞司令邵百昌,把小筏引港进入,停泊煤炭港。此次卫戍长官部人员得以逃命,是全仗了这一艘船。

十点钟到达浦口,沿铁道北行,想到滁州,可是行不多路,在花旗营地方,发现枪声向我们射来,愈前进枪声更烈,据报江浦敌正要向我们进行包围,因此,就改向扬州行进。我们知道顾副长官在那里,可是却找不到一辆车子,而唐长官又因为身体没有复元,行路是感到困难。陈副官想了许多方法,只觅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屎,唐长官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坐呢?”因此,仍旧由卫士们扶着前进,陈副官也叫车子随着同行,走不了几里路,唐长官委实走不动了,又问陈副官有车没有,陈报告说没有,只有那一辆板车,唐长官叹着气说:“我带兵二十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狼狈。”他就上了板车,一边行进,一边又时时停车问长官部人员都过江没有,“余参谋长、廖处长没有来,莫非是遇难了。”态度是异常沉痛。

由浦口向扬州,走不多远,有一座大木桥,桥长十余丈,可是桥身已大部着火,大概是汉奸在这里纵火的,而我们又非过此桥不可,所以找寻木板,渗入泥土,盖压上去,我们就这样在火光中艰难地通过了,走未一里,听得轰然一声,大概是桥梁中断,大家都纳罕了一下,我们的一行共有四五百人,至是,我们始停下来休息。回顾南京,一片火光,尤以紫金山一带,照耀如同白昼,敌机六架在南京、浦口、乌龙山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仍然在咆哮,乌龙山要塞,还是旧时的构筑,山上的大炮,也是旧式的,炮的威力不大,而轰炸威力却颇是惊人。日本的新式兵舰开驶到要塞外面,我们只听到隆隆隆的大炮的怒吼,一团一团的火

花投向江上,达有几十丈的远程。我一面悲痛首都的沦落,一面痛念未及脱险的同事,同时,又俯视大江,觉得四五里辽阔的江身,不知是如何地过来的,仿佛做了一梦,我并不以过江幸免为喜,而却深以为无益于首都卫戍战而惭愧。

十三日晨七时抵达扬州,顾副长官已移驻临淮关,他留下卡车六辆,供我们输送,因此,我们便顺利地到达滁州,晚上坐车至临淮关,顾副长官请我们便餐,可是一日余未有食物下腹,肴饌虽是普通,而在我们看来,却是胜过山珍海味了。

十四日奉到委员长命令,首都卫戍长官部人员调赴武汉待命,过江部队收容集结。那时,天气已是非常寒冷,同事们大都只有随身衣服,晚上烤火就寝,往往不能成眠。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氏,送来大批棉被,这正是雪里送炭,同事们至是始得温暖。

二十日,我到了汉口,看到委员长十七日我军退出南京的告国民书,勾引起我无限的感触,我含着泪一字一字地读了下去:

“此次抗战,开始迄今,我前线将士伤亡总数已达三十万以上,人民生命财产之损失,更不可以数计,牺牲之重,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抵御外侮所罕觐。中正身为统帅,使国家人民蒙此巨大牺牲,责任所在,无可旁贷,中心痛苦,实千百倍于已死之将士与民众,一息尚存,惟有捐糜顶踵,以期贯彻抗战到底之主旨,求得国家民族最后之胜利,以报党国,以慰同胞。敌人侵略中国,本有两途,一曰鲸吞,一曰蚕食,今者逞其暴力,陷我南京,继此必益张凶焰,遂行其整个征服中国之野心。对于中国为鲸吞,而非蚕食,已由事实证明。就中国本身论之,则所畏不在鲸吞,而在蚕食,诚以鲸吞之祸,显而易见,蚕食之祸,缓而难察。敌苟持慢性之蚕食政策,浸润蚕食以亡我于我不知不觉之间,则难保不有因循苟且之心,解其敌忾同仇之义,驯至被其次第宰割而后已;今则大祸当前,不容反顾,故为抗战全局策最后之胜败。今日形势,毋宁谓于我为有利,且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以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壁垒,以制敌之

死命。故我全国同胞,在今日形势之下,不能徒顾虑一时之胜负,而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与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兹为我同胞约举其要义如下:

一、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必经之途径,中国欲外求独立,内求生存,解放全民族之束缚,完成新国家之建设,终不能不经此艰难奋斗之一役。故对日抗战,乃三民主义与强权暴力帝国主义之战争,亦即被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国际间势均力敌之国家相互战争大异其趣。故抗战之始,非不知我之武器、军备、一切物质力量远不如人,而我之革命精神终不当以此为之屈挠。稽之各国史例,凡革命建国之大业,本非旦夕所可期,所经之险阻愈多,则所获之胜利亦愈大;惟赖我革命精神无所挠屈,再接再厉,愈挫愈奋,则障碍摧毁之日,即最后胜利之时。敌人此次侵略中国,其最大目的,固不仅欲占我土地,屠我人民,灭我文化,而尤在消灭我三民主义与革命之精神;但是我革命精神一日不灭,即我国家民族一日不亡,且今日所遭之挫折,尚未达到艰危之极度,若遂自甘退屈,则精神一弛,国随以亡,奴隶牛马之辱,有十百倍于今日战争之痛苦而不止者。全国同胞须知任何国家,欲解除压迫,完成革命,决非少量代价所可希冀,此日多忍痛一分,将来成功亦增多一分,吾人为国家民族与世世子孙计,牺牲虽巨,无可避,亦无可辞,所谓当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义者此也。二、既明革命过程中之中国当以抗战到底为本务,则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盖抗战虽不能必胜,而屈服即自促灭亡,固毋宁抗战而败,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国家独立之人格一蹶,敌人宰割之方法愈酷,万劫不复,即永陷于沉沦。况战争成败之关键,常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能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如必欲尽占我四千万方里之土地,宰割我四万万之人民,所需兵力,当为几何?诚使我全国同胞不屈不挠,前仆后继,随时随地皆能发动坚强之抵抗力,敌之武力,终有穷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所谓当坚决抱定抗战必胜之信心者此也。三、日本侵略中国实为其侵略世界之开始,中国自抗战之初,揭櫫二义,

为民族生存独立而战,同时即为国际和平正义而战。数月以来,虽国际之制裁尚未充分发挥,而公理之是非固已大白於天下。吾人对此种伟大使命,既已毅然承当,则不问国际形势前途如何,必当尽其在我,初不必遽形失望,尤不可稍存依赖,但使世界正义不终灭亡,则吾人之目的必有达到之一日。任重道远,不容少懈,此尤全国同胞所宜深念者也。中正受命党国,有进无退,当此存亡呼吸之际,愿与吾同胞共勉之!”

我不堪缅想那蒙羞的首都南京,残酷的历史遭遇,土地沦陷,主权被剥夺,人民受宰割,必须忍耐下去,可是,我们只是战败,并不是投降,南京也并不是像订盟城下的那样不易翻身,委员长昭示我们“战败终有转败为胜之时,灭亡永无复兴之望。”所以,我依然是很兴奋、积极,并没有气馁,虽然在极度紧张与过分疲劳中失去了我的健康,使我患着长期失眠,但是我的意志却更为坚决,必胜的信心,将更益加增。

我并没有忘了江上烽火,我也一定要驱逐那心头上的仇恨。

附一

参加战争的将领与作战的部队

兹依战斗序列将参加此一有名之首都卫戍战的部队及将领,开列如下: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	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	罗卓英
	刘 兴
参谋长	周 斓
	余念慈
第二军团军团长	徐源泉
第四十一师师长	丁治磐
第四十八师师长	徐继武
第六十六军军长	叶 肇
第一五九师师长	谭 邃
第一六〇师师长	叶 肇兼
第七十一军军长	王敬久
第八十七师师长	沈发藻

第七十二军军长	孙元良
第八十八师师长	孙元良兼
第七十四军军长	俞济时
第五十一师师长	王耀武
第五十八师师长	冯圣法
第七十八军军长	宋希濂
第三十六师师长	宋希濂兼
第八十三军军长	邓龙光
第一五四师师长	巫剑雄
第一五六师师长	李 江
教导总队总队长	桂永清
第一〇三师师长	何知重
第一一二师师长	霍守义
宪兵部队(约二团)司令	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司令	邵百昌
炮兵第八团团团长	姜绍恺
运 输 司 令	周鳌山
其他参加之部队	
炮兵第十团之一营(新十五榴)	
战车防御炮八门 轻战车十辆	
防空司令部所属各高射炮队(大小炮共二七门)	
城防通信营	
长官部特务队	

附二

卫戍兵力伤亡概数统计

参加南京卫戍战兵力伤亡概数，兹表列如下：

部 队	战 前 兵 力				备 考
	战斗兵	杂兵	统计	伤亡及踪 迹不明数	
第二军团 第四十一师 第四十八师	12 000	6 000	8 000	5 000	该军团老兵拨归各师补充， 此次作战，有五分之四为训 练不到一月之新兵。
第六十六军 第一五九师 第一六〇师	4 500	2 500	7 000	3 000	该军历战各地未经补充
第八十三军 第一五四师 第一五六师	4 000	1 500	2 000	15 000	同右
第三十六师	4 000	2 000	7 000	1 500	该师于战前在南京补充新 兵约三千名
第五十一师	4 000	2 000	6 000	4 000	该师于战前在南京补充新 兵约二千名
第五十八师	4 000	3 000	7 000	2 000	同右
第八十七师	3 500	3 000	6 500	3 500	该师于战前在镇江补充新 兵约三千名，但在守镇江时 已损失一千名。
第八十八师	4 000	3 000	7 000	5 000	该师于战前在南京补充新 兵约三千名
教导总队	7 000	4 000	2 000	7 000	该总队于战前在南京补充 新兵约五千名
第一〇三师第 一一二师宪兵 及直属各部队	2 000	4 000	6 000	3 000	多系勤务队，无战斗力。
共 计①	49 000	23 000	81 000	36 000	

① 表内共计一栏数字有误，原表如此。

一、各军转战频繁及新兵时有潜逃,致兵力数目略有参差,上表系各军呈报卫戍长官部之概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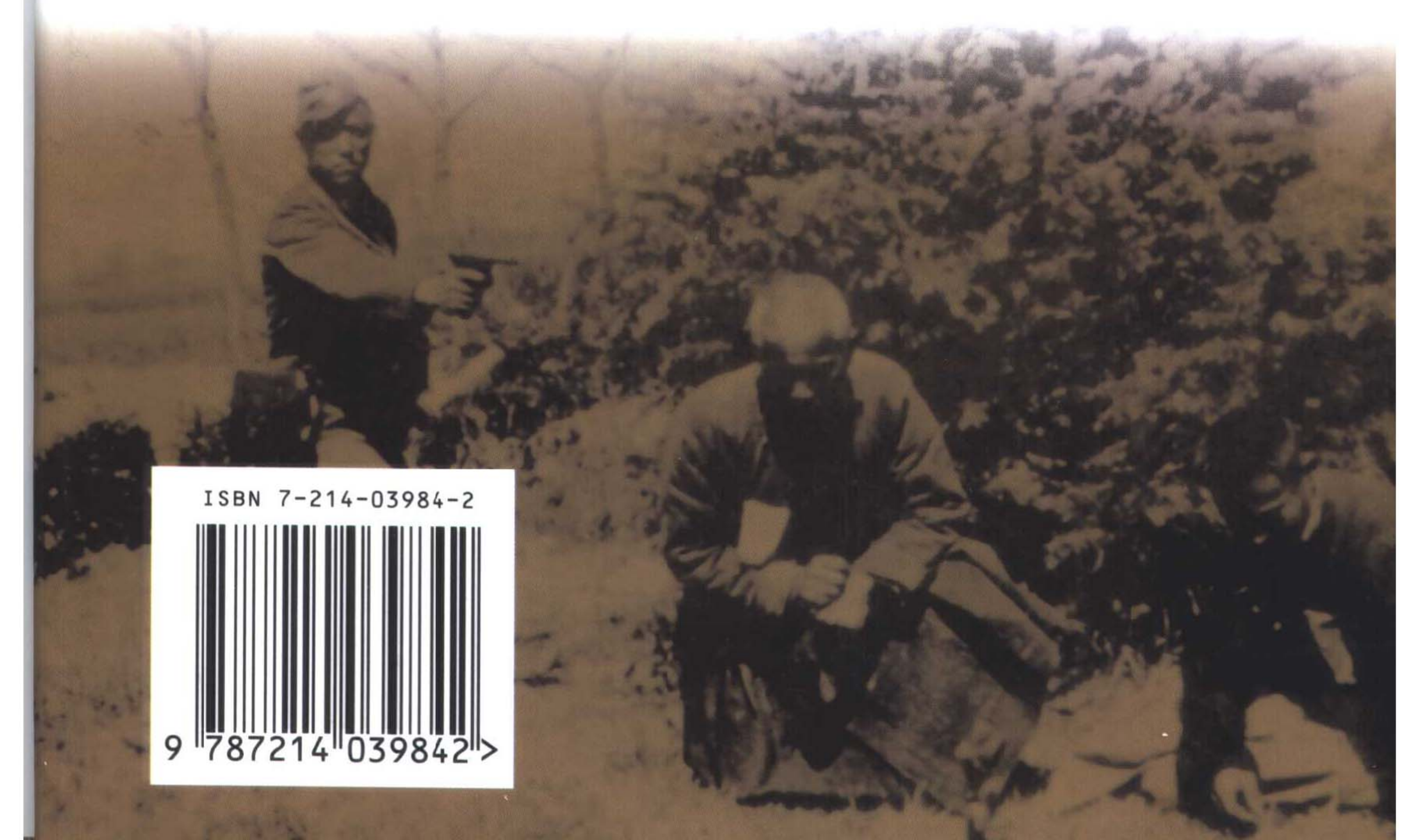
二、各军历战后虽战斗兵损失甚大,但单位并未缩小,致杂兵甚多。

[谭道平著:《南京卫戍战史话》,东南文化事业出版社印行,1946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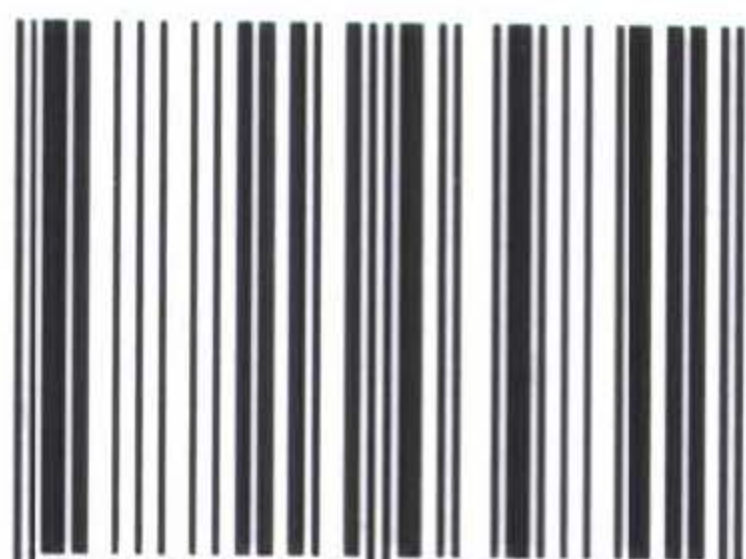


南京大屠杀 史料集

② 南京保卫战



ISBN 7-214-03984-2



9 787214 039842 >